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雨果传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前 言

人们最先认识的是雨果流传世界的文学名著,最熟悉的是有口皆碑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为什么雨果逝世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国葬?为什么雨果逝世一百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一九八五年为“雨果年”?为什么雨果受到历史仅仅保留给拿破仑的殊荣,成为法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历史伟人,两座历史高峰?要理解和认识这些,就不能仅仅阅读雨果的文学名作,还要了解他伟大、天才、丰富的一生。《雨果传》中走出来的雨果形象,从诗坛走进舞台,从文学走进历史。天才雨果一生写下的最精彩的一部小说,就是他自己的一生。《雨果传》精彩地记录了雨果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一生——一个伟大崇高的雨果,一个喜怒哀乐的雨果,一个天才的雨果,一个活生生的雨果,“沉浸在雨果之中,就象沉浸在大海之中。”《雨果传》熔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笔于一炉,既有丰富的史料,明晰的分析,又见机智老练的运笔,结构严谨,既有极高的学术性,又有极高的文学性,是一部难得的雅俗共赏的优秀名人传记。

编译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雨果传

第一章 金色的花园

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圣伯夫

一 非凡之美

雨果不同凡响的技巧，并不妨碍他的天才。

于勒·勒纳尔^①

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二九年，雨果写得很不少，学得也很不少，又有着相当的创造。衡量他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内所获得的巨大成果，仅仅关注作品发表的日期就大错特错了：《颂歌集》（一八二六年底），《克伦威尔》（一八二七年），《东方集》（一八二九年）。许多时候他会将一篇作品放上两三年，比如他一八二六年写的诗也包括在《东方集》里。《克伦威尔》里那首令人赞不绝口的《弄臣之歌》，曾在《颂歌集》中当作卷首题词。所以最好是指明他探索的过程中所贯穿的一条总线。

这段日子，他明白自己游刃有余，诗歌对他而言变成了一种精美的游戏。官方赞许的《颂诗》所可以给他带来的一切，他都已如愿以偿。而今他拥有了一批读者群。出版商拉伏卡卡刚因为他的《杂诗集》而支付了四千法郎。他的数次远游，诺迪埃的对话，以及对十六世纪诗人所作的探究，一边启迪了他对德国和苏格兰“歌行”的注意，进而写出了《鼓手的未婚妻》及《两个弓箭手》；另一边，又启发了他对炫耀技巧的爱好。他写了一些幻想曲，正如他以后所言，是一些“吉他曲”。政治和宗教上的意义在当时他所写的作品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他已经疏远了自己在一八二四年时会拥护过的思想，即任何作品都应该站在拥护君主政体或基督教立场上。但如下这首诗歌仅仅是令人向往而已：

当夕阳已经西下，
你出门看看机会，
到处走走。
小心不要失足，
黑夜里大地处处
夜色茫茫。

狡诈成性的海洋，
让迷雾纷纷扬扬，
罩住沙丘。
你瞧，更远的天边，
竟没有一丝人烟！
一丝也没有！

小偷们紧紧尾随你。
这种事件在夜里
经常发生。
森林中的个林妖
经常会对我们

^① 于勒·勒纳尔（1864—191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

心怀忌恨。
她们到处游荡。
如果谁和你遇见，
你就忧伤。
小林妖们都很淘气，
皓月之下即将一起
翩翩起舞……^①

诗中有着强烈的音乐性。常常，他就这样派遣自乐（《城堡卫戍官出猎》）：在八页多的内容中，在每行八个音节的诗句里，将一个单音节词交叉出现，作为对应：

伫立于圣哥特弗里德^②阴暗的墓地，
卫戍官的述说终于结束，

很严肃……

偶尔，他会用三个音节的诗句写出一首很长的“歌行”（《约翰王的比武》）。这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出：技巧精湛？是不是更应当说，这真是非凡的技巧，是以超人的轻松自如完成的绝招？

雨果在劝告一位青年诗人维克多·帕维时说：“对用韵的丰富要十分认真，诗韵丰富是我国诗歌最大最优美的长处。尤其要全力以赴，要把自己的思想固定于整洁的诗节这种模式之中……^②”他接着认为，这是探索了我国抒情诗的特证之后，不管研讨的正确与否，所获得的硕果。一个世纪以后，其余的伟大的法国诗人告诫大家：一旦有一个触动灵感的词出现，就是美的因素；并说，我们的语言重音尚不明显，这意味着找到更准确的节律和整齐的韵脚；最后还认为，诗中最重要的是音乐。雨果的上述想法和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在悄然有序的《颂诗》之后，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变比。在《颂歌集》出版之后（一八二六年），拉马丁从佛罗伦萨写信给他：“我想以一个朋友的名义对您重提一个严厉的劝告：不要追求哗众取宠！……您仔细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并不是您所要得到的……^③”，《环球报》是一份沉稳，有头脑的报纸，一直到那时对维克多·雨果都没有多少好感。作为自由派的报纸，又报道国际文化界的消息，曾对《法兰西诗神》以及沙龙式的天主教色彩很讨厌，并时常大为光火。但是《环球报》社长保尔一弗朗索瓦·杜布瓦，是一个教授和专制的，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新闻记者，在被领到索菲·盖伊所谓的“天使维克多”家里去过之后，发现自己被这对年轻夫妇迷住了：“在沃日拉尔街，在一家小木匠作坊的夹楼上的一间不算

^① 维克多·雨果：《弄臣之歌》（《克伦威尔》，第四幕第一场）。——原注

^② 哥特弗里德（1061—1100），下洛林公爵，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曾占领耶路撒冷。

^③ 雨果：《城堡卫戍官出猎》（《颂歌集》）。——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⑤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拉马丁与维克多·雨果》，此文刊于《巴黎杂志》（1904年4月15日）。——原注

太大的客厅里，我遇见了一位青年诗人和一位年轻的母亲。母亲的胳膊里摇晃着一个才几个月的小生命，她教他把小手合起来，向着几幅拉斐尔的木刻圣母像和孩提时代的耶稣像做祷告。虽然这种场面在事先有些安排，却并不矫情，那份真诚使我感动，也很愉快……^①”，雨果呢，也向杜布瓦这位《环球报》的社长表达了“真正和诚挚的好感，这种感情是我在您身边度过的虽然短暂却使我感受到的……”^②

对于沃日拉尔街这个“神圣家族”，杜布瓦很有好感。《颂歌集》出版之后，他将此书送给了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这位他从前在波旁中学时的学生，如今是《环球报》的一位批评家。他对他说：“这是那个叫做维克多·雨果的小子写的，很有才气……我知道他，有时还看见他。”圣伯夫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赞扬雨果，在文章中他也理智地提醒作者，要注意不要太放任自己：“诗歌和其他的东西一样，没有比勉强自己更危险的了。如果大家对此熟视无睹，它就会毁掉一切。由于勉强，许多应该是独特和新鲜的事物会搞得十分古怪，而精彩的对比会流于矫柔造作的反衬。作者如果刻意追求优美与朴实，就会落得做作和简单化的下场。他只是专心追求英雄气概，那么会显得大而无当。倘若以后真想越大越好，终将少不了幼稚可笑……”^①

这位比诗人还要小两岁的批评家，学识渊博，善于掌握尺度，是当代思想最深刻的才子之一。他有着细致入微的鉴赏力，判断准确的天赋。他身上残存的基督教信仰和由于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现实主义与怀疑的精神在进行搏斗。他既是抒情诗人，又是实证主义者，只向往一种幸福——爱情，而且时常因为未能激起爱情而烦恼。相对于优美的语言，内心世界更使他怀有兴趣。他喜欢那种“象火一样、形象跃动、和谐有致的风格。”可他在《颂歌集》里尤其赞颂的，是部分几首维克多·雨果不以技巧为目的，而是为他心爱的人所写的，发自内心的诗歌。”请大家尽情想象一会儿爱情中最完美的内容，婚姻里最贞洁的内容，以及在上帝俯视下两个灵魂汇合时最神圣的内容；总之，让大家向往着一种乘着祈祷的翅膀朝天国飞向的销魂时刻。纵然这样，在《还是对你说》与《她的名字》这两首韵味深远的诗篇中，人们还是不曾将雨果先生所抵达的稍纵即逝的境界想象出来。仅仅说出这些诗歌的名字，就足以让诗中那种含蓄而细腻的情感黯然失色了……”真的，这些诗情深意长：

我爱你，如同爱重于生命的亲人，
如同从前的母亲，说着有远见的话，
如同弱怯的姐妹，对我小鸟依人，
如同晚年得子，分外珍惜和怜爱。
唉！我爱你如此深沉，说起你，我就禁不住泪如雨下……^①

人们可以知道，在一八二七年一月一日，这对年轻夫妇在一份从来严厉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的〈东方集〉》。——原注

^② 此信由加布里尔·福尔先生提供。——原注

^① 圣伯夫：《月曜日丛谈初集》第1卷。——原注

^① 圣伯夫：《月曜日丛谈初集》第1卷。——原注

的报纸上，看到对他们心中报为珍惜的诗篇所说的这些赞语时，心里有多么高兴。有所保留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语气足够友善，并且是恭敬的。歌德读了此文，也没有看错。他在一月四日对艾克曼^②说：“维克多·雨果是一位真正的才子。德国文学对他有过影响。只是，古典主义的学风削弱了他早期诗歌的价值。但是现在他得到了《环球报》的支持，也就是说，他成功了……^③”——真是英雄识英雄！

《环球报》的这篇文章署名为 S.B.。维克多首次写信给杜布瓦问谁是 S.B.，第二次写信向这位社长致谢。

一八二七年一月四日，维克多·雨果致保尔-弗朗索瓦·杜布瓦：“我以为杜布瓦先生的工作极其重要，纵然我要表白自己的感激之心也不敢冒然打扰。但如能有幸向先生致谢，则不胜荣幸之至，先生也一定是会俯允的。恳请告知圣伯夫先生的地址，我想面陈我对他大作的感想。即使在他的大作中有些想法和我不一样，甚至有损我的自尊心，可语气是崇高、真挚而善良的，这使我十分愉快，并足够让我理解到他的宝贵建议，纵然这些建议没有因为其杰出的才华更被人所赏识也罢。^④

“在我有机会向圣伯夫先生当面说这些话之前，敬请杜布瓦先生代我转致深切的谢意。请他同意我向其本人表示：初识即有好感，使我引以为荣，也使我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这样的人不多，他乃是其中的一位……”^①

杜布瓦回信说：“他就住在您家不远，沃吉拉尔街九十四号。”于是雨果便兴冲冲地去拉响这位邻居的门铃。圣伯夫不在家；但他次日旋即回访了雨果夫妇。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害羞、瘦弱且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说话有些口吃，有着一个长鼻子。他棕红色的头发，和同肥硕的脑袋相比身材显得过分小巧。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自惭形秽。他的五官其实并不丑陋，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应该说，才情使这张脸显得神采奕奕。当圣伯夫摆脱拘束时，他说起话来是娓娓动听的。他说话总是说一半，仿佛他“话一出口，就会觉得厌恶而不愿说完”似的。可他的思想实在准确而深邃。

当时主要由雨果在说。圣伯夫侧耳倾听，“被才气横溢所深深吸引住了”。他偶而看看雨果夫人；她坐在那儿，非常漂亮：

穿着清晨的便装，光艳迷人，那么自然，
她看人的目光使我坐立不安。
我，将眸子从她脸上移开，我又害羞，又困窘，头上沉浸着阳光，
洗耳恭听诗人，他作的长篇大论，
而后滔滔不绝，并一直汹涌流淌……

年轻的妻子，站着被锁链拴住；
我想这惊涛骇浪中什么最配合默契，
可以同海边的这棵棕榈树连于一体？
她听得全神贯注，继而有些疲倦，

^② 维克多·雨果：《还是对你说》（《颂歌集》）。——原注

^③ 艾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曾是歌德的秘书。

^④ 《歌德晚年谈话录》（1822—1832），艾克曼辑录，第1卷。——原注

^① 此信由加布里尔·福尔先生提供。——原注

她那似有似无的思想逃离了岸边。
她的纤手在为家务事而忙碌，
可是天上的云车却把心灵带向远方。
在我离去时对她频频再见了三遍，
她要不是他告诉，肯定什么都无法听见。^①

圣伯夫第二次登门。雨果所说的一切，象韵律、色调、想象、节奏以及他的诗歌理论，在这位听得入神的青年批评家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那时他正从事写作十六世纪诗歌的概况。他听了雨果的谈话之后，为他在风格及语言构思方面打开了清晰的思路。第二次拜访后，他将自己悄悄写过的一些诗歌送给雨果看。这些诗歌和雨果灿烂夺目的作品一比较，相形之下就相形见绌了。但它们也并非无可取之处：风格清新，内心感受优美自然，而雨果又是个能真正赞赏精品的人：“先生，请速来，您的佳作拜读，并引为知己，我要向您表示感谢……”^②圣伯夫说，从此刻起，“我已走到以他为首领的浪漫派一边了。”他来的时候是批评家，出门却成了弟子。“雨果读过各种各样的书，记住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常常带着卖弄的味道向人们展示他的知识……”^③但他擅长于赞美，所以被公认为盟主。《环球报》评道：“如今的文学是雾月十八日^④的前夕，但波拿巴在哪里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这一切。

这一年来维克多·雨果在写一部戏剧：《克伦威尔》。他从来就喜欢戏剧，并且从孩童时代就尝试写剧本。他把凡是有关奥利弗·克伦威尔生平的书全部读了一遍，将近有一百本。一八二六年八月他开始动笔。维尼的朋友泰勒，被查理十世封为贵族，做了法兰西剧院的王家督察。他曾问雨果怎么可以在戏剧上毫无建树，雨果便提到了《克伦威尔》。泰勒请他和塔尔马^⑤一块儿吃饭。诗人向塔尔马解释了他的想法：用正剧取代悲剧，用莎士比亚取代拉辛，风格和情调多样，既有英雄气概，又有世俗风情；取消大段的台词和只求效果的诗句。“啊，说得太对了！”塔尔马说到，“不要华丽的诗句！”

但是当年塔尔马就过世了。剧本写得过于冗长，演出似乎没有可能，或者说遥遥无期。维克多·雨果打算把《克伦威尔》用朗诵的方式在朋友中传听。当时正好盛行朗读作品。大伙儿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十七世纪的“女才子”时代。昂塞洛夫人回忆说，每当念完一首颂诗之后，人们便显得很冲动，向诗人走过去，“紧握他的手，仰首朝向天空”。瞬间寂静以后，人们听到：“大教堂！——尖形拱顶！——金字塔！”紧接着是一会儿深沉的静默。^⑥在塔斯蒂夫家里念了一段《克伦威尔》之后，雨果邀请“圣伯夫先

^① 圣伯夫：《讲给阿黛尔听的故事》（《爱情之书》，一八四三年印行的初版本，未署名，无出版社名）。

——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③ 夏尔·布律诺：《法语史》第12卷。——原注

^④ 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法国共和历雾月十八），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解散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

^⑤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⑥ 参见维吉妮·昂塞洛：《巴黎的沙龙》。——原注

生”在一八二七年三月十二日来寻午街富谢夫妇家里倾听全剧的朗读。“人人看到他之后都很高兴，我更是这样，他是我肯定要挑选的听众之一，我十分愿意听到这些人的高见……”^①

和每次情况一样，朗诵极其成功。而且这次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一些场次中喜剧性的诙谐，新鲜的用词，四个弄臣仿莎士比亚式的戏谑，都使《克伦威尔》成了一座杰出而独特的作品，实在值得上演。维尼对作者说：“《克伦威尔》令当今全部的现代悲剧都黯然失色。该剧一旦登上舞台，便会使舞台经历一场革命，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第二天，三月十三日，圣伯夫写了一封信给雨果，这是一封重要的信件。他在称赞这部动人的“悲喜剧”的同时，也有所非议：

“所有批评一言以蔽之，即是我曾斗胆向您提过的：毫无节制、滥用才华，请允许我借用两个字：过火。您剧本中的严肃部分使人惊叹不已。不管是信笔写来也罢，倾尽全力也罢，都毫无益处，您对主题的发挥总是无法越出崇高的境地。在接待各国大使的招待会那一场次，第二幕中紧接招待会的那两场，克伦威尔在与罗伯特·威利斯爵士会见后的自白；第三幕中内务院及弥尔顿跪在克伦威尔脚下的场面——这些都不错，很美，差不多每行诗都使人情不自禁拍案叫好。所以我主要是对滑稽部分提出一点看法。把滑稽部分和使人恐惧的主要情节汇合、交叉在一起的念头是美的源泉之一，这您已充分使用了。对比法产生的效果越大，使用就更应该节制。我觉得您已经超过了限度，特别是“旁白”很长，也很多，我认为可以稍为含蓄一点：滑稽的模仿应该有些限制，只要暗示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我不喜欢的是过分，是“细节”，只是细节。说老实话，昨天有一阵子，我对这些作品感到有些失望。可您不要误解以为它们“使我感到无聊”。您作品中没有任何让人觉得无聊的地方。但这些东西使我不快，让我心烦意乱。我真不能大声地对它们叫道，犹如克伦威尔生气时对他的弄臣们说“安静！站住！走开！”对不起，亲爱的先生，原谅我的这种放肆无礼。不过我妄自尊大之处越少，越可以得到谅解……

“我多么无礼，您的作品如此美不胜收，可我竟然这样评头论足，这是我很过意不去的回报。对您的风格禁不住再说一句：它确实优美，特别是在剧本的严肃部分尤其如此。但在其它方面，形象稍为外露了许多，蜂涌而来，有时显得怪诞……您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重目标：既做高乃依，又做莫里哀。高乃依您如愿以偿了，但莫里哀却没有。倒不如说更象是勒尼亚尔，^①特别是象博马舍。^②您的剧本中有着浓重的《费加罗的婚礼》的味道，……”^③

两种相反的气质充分显现出来。雨果精力充实，不会也不应放弃向顶峰的攀援。圣伯夫敏感纤弱，只会在“平稳的山坡”上喘息。他心中所理解的浪漫主义，犹如他理解的其他事物一样。但在他的思想中却把“一出滑稽模仿的通俗喜剧”和这一伟大剧本联系在一起。他对自己的激情永远是一个警醒而严肃的见证人。“我属于古典派，”事后的某一天他承认说，“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非理智、荒唐、可笑或趣味低下，这足以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① 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作家。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作家，《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

^③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让我对一部作品感到寡然无味而将它抛掉。”雨果天生是个诗人，他感觉到由韵律、节奏所暗示出来的思想的价值，这就如米开朗琪罗^①从大理石中暗示出来的形象的价值一样。圣伯夫做为散文家，信奉思想与思想之间必须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因此，他的诗句从未有过这种有节制的迷狂——即诗歌。雨果则更为全面，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去顺应散文的需要。《克伦威尔》的序言充分说明了一切。

序言写于剧本之后，它得到空前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对于雨果来说，序言就算是一种抉择和信心。雨果被许多恼火而愚蠢的古典派纠缠个没完，干脆就站到叛逆者的最前沿。

他不再象在一八二四年那样认为：“究竟是浪漫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更重要呢？”他在创造“他自己的”浪漫主义，为自己的浪漫主义提出一种理论。必须恢复语言的本来活力，恢复“古代作家直率、厚重的风格”，消除德利尔的影响，重返马蒂兰·雷尼耶^②的道路上去，戏剧必须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因为此乃一切现实的基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应该是既有冲突又密不可分的，从而使人得到强烈的感受。“黑暗”与“光明”，“地狱”与“天堂”，同样这样。雨果头脑中萦绕的是摩尼教^③的二元论。他后来的错误，和原始民族犯的一样，是企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体现崇高和可笑。他眼中见到的都一清二楚，由此出现了他笔下那些奇怪的人物。这种类似于《冰岛魔王》的幼稚性之于《克伦威尔》的影响也不小，但剧中雄浑的诗句的气魄却是无以伦比的。

然后时代在弘扬气魄。怎么可以想像，在帝国的咚咚鼓声中成长的年轻人，会喜欢思想保守的颂歌和新古典主义的悲剧呢？一位年轻的上校对斯丹达尔说：“从俄罗斯战役之后，我感到《在奥里斯的伊菲革涅亚》^④就不是如此杰出的悲剧了。”观众已由一个新的阶级组成，而不仅仅是“上流社会”的人。新生的阶级不害怕过激的行为，并且“日益期待着强烈的刺激”。^⑤在一八一六年，人们也许还相信路易十八就是自由；可在一八二七年，大家就不能想象查理十世是本世纪的精神。维克多·雨果开始清楚，政治上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在他母亲及富谢一家的影响下，宗教上接受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神学。圣伯夫和《环球报》的那些新朋友们向他宣传一种反对王朝的自由主义。雨果将军呢？则向他敞开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目，让他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他敬仰伟人，但怎么又不知道，在比如拿破仑这样的一生中就充满了诗意呢？

一八二七年，有几位帝国元帅应邀参加了奥地利大使馆举办的一次舞会。一位帝国元帅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执勤官：“塔朗托公爵”，执勤官通报：“麦克唐纳元帅”。另一位元帅说：“达尔马提亚公爵。”执勤官通报：“苏尔特元帅。”……“特雷维佐公爵。”“莫蒂埃元帅。”……“勒佐公爵。”“乌迪诺元帅。”欧洲力图将法兰西的胜利从历史中一笔勾销，元帅们坐上自己的马车中途退场，因此在巴黎引起了群愤。雨果将军伯爵的儿子理所当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及诗人。

^② 马蒂兰·雷尼耶（1573—1613），法国诗人。

^③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宣扬善恶二元论，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源。

^④ 《在奥里斯的伊菲革涅亚》，拉辛于一六七四年写成的一部古典悲剧。

^⑤ 斯丹达尔：《什么是浪漫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第2卷）。——原注

然地感到自己蒙受了侮辱，立即写出一首《旺多姆广场铜柱颂》：

当心！——法兰西的新时代在来临。
她尚未彻底死去，怎可以受人如此欺凌！
各种党派根除恩怨，不管谁胜谁负。
为报仇雪耻，人人勇敢，人人战斗，
人人准备好，把战刀擦拭得锋利，
旺代的磨石就是拿破仑……

让奥地利跪下将你们上下围绕，
踏过它王冠的是法兰西两位伟大的人！
历史翻开先贤录，从祖庙中捧出
查理大帝的统鞭和拿破仑的马刺。
这一只日耳曼秃鹫早就死去，
两脸被踏过的痕迹清清楚楚……

我是保持缄默？！还是离开家门
出于萨克森^①的骄傲，在沙场上献身！
我曾追随胜利的大旗处处欢跃！
我曾在号角声中时断时续地痛哭！
剑柄上的银饰是我最初的军鼓！
当我还在孩提时代，就注定是一名士兵！

不可以，兄弟们！不可以，同胞们！
我们都是军营中长大成人的豪杰。
是被驱出高空的雄鹰，只可以要和平。
但至少，我们要承继祖先的荣耀，
反击侮辱，保护好家园，无愧于父兄！
我们是一代骄傲的卫兵！

事实上，除了以前在王家科西嘉军团的花名册上仿佛游戏一样登过记之外，他队来没有参加过军。但他喜欢以这种身份自居。年轻人受到感动；只发一半薪水的军官^②们大声叫好；波拿巴分子和自由派赢了。“我们的想法现在成了他的想法，他的信仰成了我们的信仰。他对奥地利的冒犯感到耻辱，他为国外的威胁所激怒。每当他仁立铜像之前，唱起神圣的赞歌，这赞歌就使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回想起以前在热马普^③反复唱过的这一乐章。这首副歌和这些合唱……”^④《克伦威尔》的序言将他领上了浪漫主义一派理论论坛上的领袖地位。《铜柱颂》使“环球报派”和他站在了一起。在文学帝国中，诺迪耶的摄政时代宣告结束，从拉马丁—维尼—雨果三驾马车执政中，雨果分离

^① 雨果认为自己是洛林世家的后裔，姓氏似属日耳曼语，故有“萨克森”之称。

^② 维克多·雨果：《致旺多姆广场铜柱》（《颂歌集》）。——原注

^③ 指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被政府解职的第一帝国军官。

^④ 热马普，旧属比利时一村镇，今属法。一七九二年法国将军迪穆里埃在此战胜奥地利军队。

^⑤ 摘自一篇佚名文章，刊于《潘多拉》（1827年2月10日）。

了出来，成为首席执政。雨果将军的儿子接过了“青年法兰西”的指挥权。

二 沃日拉尔大道

维克多·雨果体现了形式对内容的追求，并最后找到了内容。

克洛德·鲁瓦^①

假如说雨果以前拥有过幸福的时光，那便是一八二七年和一八二八年这两年了。一八二六年，儿子夏尔出生。沃日拉尔街的夹楼已显得太拥挤，雨果一家便搬到了田园圣母街十一号的一整幢住宅中了。它“隐蔽在浓荫护道的小径远处，是真正的诗人安居之所”。^②屋后有一片富有浪漫情趣的花园，依傍于边的还有一片池塘和一座乡间小桥。花园尽头处有门通向卢森堡公园，要想到达蒙巴纳斯、曼思及沃日拉尔等街区，可从马车用的栅栏门出去。十足的山村已立在诗人的面前。高耸于远处的几架风车，俯视着一片苜蓿田和驴食草田。在沃日拉尔大道两边，林立着不少有葡萄架的市郊小咖啡馆，到这里来消遣的大多为领取半薪的军官、追求民主的青年和年轻的女工。

圣伯夫已难分难舍地溶入雨果一家了，他便安顿在邻旁的十九号里，同母亲住在一个套间中。这里拉马丁也来过，赞叹“这静谧的环境，这位母亲，这个花园，这些鸽子……这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那无比热爱的本堂神甫住宅和善良慈祥的乡村神甫。”每天晚上雨果都与圣伯夫在一起，讨论圣伯夫研究的七星诗社^③诗人。古代的，而且也是新颖的格式，灵活的歌行体，就是在龙沙、贝洛、杜贝莱等人影响下他爱上的，这可以比井然有序的颂歌更加有利发挥他高超的技巧。

看待大自然，每一个人都要通过一定的气质。沃日拉尔街是条平民百姓街，雨果对这些歌声，这些喧闹，这些毫无顾忌的接吻爱得发疯发狂。但是喜欢挑剔的圣伯夫叹息道：“啊！这是一片多么空旷凄凉的原野！”所以，每天黄昏，雨果在疲劳工作需要休息一下眼睛时，并不经常和他一起步行去“欢乐居”和看日落。他的周围还有一个小圈子，其中有大哥阿贝尔，内弟保尔·富谢，以及一大帮艺术家和诗人。

他们是一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引荐着加入雨果的友谊雪球，雨果的天赋中有一股吸引年轻人的磁力。只要崇拜者来信，他便回答：“我是否是诗人我不了解，但我知道其中的一位是您。”昂热^④的一位文学青年维克多·帕维，为《颂歌集》热情地写了不少颂语。于是，他便收到一封又一封的来信：“这是一篇我们的文学大师们都可以署名的作品……给《昂热专栏告示报》上那些出色的文章提供素材便是我那本书的主要优点……”^⑤还有比这更好的话吗？但最溢美的颂词也不如作者的思想。后来帕维在巴黎受到了令他幸福得啜泣的接待。之后二十年，他还激动万分地说：“差一点就要疯了。”^⑥

^① 克洛德·鲁瓦（1915—），法国作家。一九五二年我国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雨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时，他曾应邀来我国参加纪念活动。

^②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的〈东方集〉》。——原注

^③ 七星诗社，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结社，有龙沙、杜贝莱、雷米·贝洛、若代尔、巴伊夫、蓬蒂斯·德·蒂亚尔及佩尔蒂埃·杜芒等人。

^④ 昂热，法国曼恩—卢瓦尔省的首府。

^⑤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原注

经帕维介绍维克多·雨果与雕塑家大卫·德·昂热^①相识。大卫那时因捍卫一种富有生气的现代艺术而闻名法兰西。另外加入诗人小图子的又有几位画家与石版画艺术家：阿希尔·德韦里亚和欧仁·德韦里亚，^②两个高傲的漂亮小伙子，他们与路易·布朗热^③共同拥有一个画室，而且巧得很，他们也住在田园圣母街上。布朗热比雨果小四岁，经常像影子一样跟着雨果。他的画也经常以雨果的诗为题材，如《马泽帕》和《巫魔半夜的舞会》。他还为维克多和阿黛尔画过像。之后，布朗热也成了圣伯夫的好友。而雨果也以“我的画家，我的诗人”称呼他们。黄昏时的散步，欧仁·德拉克罗瓦，^④保尔·于埃^⑤也参加。一代作家和艺术家通过雨果结合在一起了。

夏天的傍晚，大家成群结队地到黄油磨坊这家店里去吃烘饼，之后围在一家咖啡馆的木桌上吃晚饭，同时唱歌或争论不休。有天傍晚，阿贝尔·雨果听到树林中传来“沙格大娘隐隐可辨的提琴声”，便走进一座花园。他在葡萄架下吃了很是满意的晚饭。人们花二十个苏便能买到一盘鸡蛋，一份炸子鸡，奶酪随便吃，白葡萄酒随便喝。星期天，阿黛尔也到这圈子中来。这些青年人全都尊敬她，崇拜她。泰奥多尔·帕维总觉得她“殷勤好客却心不在焉”。^⑥大家谈话时她精神恍惚，突然的插话也是文不对题。她害怕丈夫斥责的目光而不大说话，这种情况也就不多。在一八二七年十月六日，她母亲富谢夫人去世了。

她的小妹妹朱莉只比蒂蒂娜大两岁，已送到修道院念书去了。在维克多·帕维第一次拜访雨果时，对此实是惊异：雨果和他谈的不是诗歌，而是绘画。因为，在这段时期，雨果觉得诗歌和绘画是互通经脉的。当他带着他的一帮人来到黄油磨坊下面：

……就是在这个时候，
雾霭渐升，而雌猫正在哭泣和散步，

雨果先生去探望将要咽气的金发日神^①并望着暮色降临在格勒内尔^②的一家花园上空，他把形状和色彩记下。第二天，他的眼睛望着远方“那东一朵西一朵紫红的云彩”，并把一首《落日》朗诵给围坐在草地上他身边的弟子们：

我爱黄昏，我更爱美丽、迷人的傍晚，
沉没在树丛中的一座座古老田庄
闪现出一片金灿的颜色；

^① 大卫·德·昂热（1788—1856），法国雕塑家，曾为许多名人塑过像。

^② 阿希尔·德韦里亚（1800—1857）及欧仁·德韦里亚（1805—1865），法国兄弟画家，前者则重石版肖像画，后者为历史题材画家。

^③ 路易·布朗热（1806—1867），法国画家及石版画家。

^④ 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的领袖。

^⑤ 保尔·于埃（1803—1869），法国风景画家。

^⑥ 转引自安德烈·比利的《圣伯夫》第1卷。——原注

^①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玛多施》，1。——原注

^② 格勒内尔，巴黎旧郊区之一。

有时，暮霭在远方变成为火的沙洲；
有时，蓝天上阳光千万条，又密又稠，
撞上了云岛而被折弯。^③

另外，《东方集》中的诗篇他也常常给他们朗读。他又从何而来描绘一个传统的东方的想法呢？时尚是这样。希腊为自由而战，拜伦也刚刚为她献身，全世界的自由派都在为希腊而奋起捍卫自由。雨果的艺术家朋友也都是自由派。德尔菲娜·盖伊、拉马丁、卡西米尔·德拉维涅^①等都写了一些虽然平淡无奇但激烈声援希腊的诗歌。雨果呢，他则有戏剧感，他要用一幕幕的场景描写“东方诗”。他爱好抑扬动听的词汇。他在高兴时可让词汇跳起狂热的 zapateado，^②如垂布沼特和金色，苏丹后妃与单桅三角帆船，吉他与鞑靶的，伊斯兰教的与旗舰，他要的音节都妙不可言地押韵，同时，诗节也收得极为和谐。他把在格勒内尔见到的夕阳当作背景，从中吸取了斑斓和绚丽的色彩。田园圣母街就是他心中的东方：

正当我孤自凭窗，头脑里思绪条条，
正当走廊深处的暗影却越来越浓，
噢！是谁，是谁将要从天边突然升起，
一座摩尔人的城市，新奇，又光艳四放，
许多金色的塔尖刺破了这层薄雾，
有如一朵朵烟火在盛开，艳丽无比！^③

就画画的美而言，《圣经》是他的借鉴，他在斐扬修道院时就曾反复拜读过；还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富伊内的东方学家为他提供意见，此人是一位酷爱阿拉伯诗歌的办公室职员，是以前在诺迪埃家中相识的；另外还有拜伦的诗篇；更重要的是还有西班牙：《罗曼采罗》中的西班牙和他回忆中的西班牙。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想象为一座这样美丽和古老的西班牙城市，人们在城市里看到宏高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同时，也看到“在另一头城市中，东方清真寺掩映在埃及无花果及棕榈树从中……每一扇门上都刻着一段《古兰经》经文，一座座令人头昏目眩的宫殿，石块路面铺设精细，寺院墙壁镶嵌精美……”^①与其说是伊斯坦布尔，^②不如说是格拉纳达。^③这又有什么关系？东方的或不是东方的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使人陶醉于其中。“七星诗社”那种脍炙人口的诗节他又轻松地重现了：

盛得荡满的水池一边，
有泉水徜徉，

^③ 维克多·雨果：《落日》（《秋叶集》）。——原注

^① 卡西米尔·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诗人，擅长写悲剧与悲歌。

^② zapateado，西班牙语，指一种西班牙踢踏舞。

^③ 维克多·雨果：《幻想》（《东方集》）。——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东方集》序。——原注

^②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历史名城，即君士坦丁堡。

^③ 格拉纳达，西班牙城市。

引自伊利苏斯的河水；
萨拉这懒洋洋的而人，
在上面逍遥，
晃动着吊床没有入睡。

这架纤细柔嫩的秋千，
清晰地展现
在这一片透明的水镜，
这位皮肤暂白的浴女，
低下了身躯，
低得可以把自己瞧清……^①

《东方集》是一串叮 悦耳、难以确信的宝石诗节，在这之中还带有嘲弄与眼色。诗人在诗里不知不觉渴求起了真正的东西而忘记了正在做文字游戏。诗中透露出了诗人青春年少时的真正情欲，而异国情调的词汇只能反映表面的情欲；浴女萨特从诗中她纪念册版画的缕花方框中走出来引诱作者和读者，他们一下子都色迷迷地瞪着。

赤身裸体的纯洁玉女
刚刚才出浴
两条玉臂上叉着双手……”^②

也许这些诗中最有神韵之美的一首，是使诗人脱胎于东方和西方、超脱时间和空间的那首《山神》：

星光灿烂的夜晚，我独自站在海边。
天上没有云一片，海上没有帆一点。
我正极目远眺着现实世界的前方。
重重森林与山峦，以及整个的天地，
大家在唧唧啾啾，好象小声地询问
天上的星光，海上的波浪。

金光闪闪的繁星，多得数也数不清，
此声高而那声低，和谐地相与呼应，
星星在回答，并把闪光的冠冕压低；
蓝色的涛涛波浪，无拘无束而自在，
波浪在回答，浪花从浪尖向下弯腰：

“是主呀，主呀，我们的上帝！”这里，《静观集》中的雨果产生了。他如贝多芬一样，善于把一个概念如一种感情似的，升华到和谐高度，并已证明是无懈可击的。

^① 维克多·雨果：《浴女萨拉》（《东方集》）——原注

^② 克洛德·鲁瓦：《读诗人雨果诗札记》，刊于《欧罗巴》杂志（1952年2—3月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出神》（《东方集》）。——原注

雨果用《东方集》“达到了浪漫主义的团结”。青年们为之陶醉了：“维克多干的事总是令人无法想象地利索，并赞叹不已……他不时把‘东方诗’扔到我们面前，好比一块大青石砸在蚂蚁脊背上一样。”维克多·帕维更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维克多闻所未闻的东方诗令人佩服，又岂止是闻所未闻……没有一个字是差劲的！他把各位都压服了……”^②画家和雕塑家感颂伟大的诗人为他们带来了不朽的题材，和捍卫艺术家自由的色彩。在这圈子核心中，《环球报》的人已在圣伯夫劝降下投顺了。雨果对这位可贵的盟友充分肯定，并备加赞扬：

来，让你我兄弟般的手牢牢握在一起。
诗人，请弹响诗琴；雄鹰，请张开双翅；
星星，请升起吧，星星！^①

在这般蓬勃朝气面前，连古典主义自由派杜布瓦也屈服了。人们的思想正被这股多年毫无生气填诗押韵之后的朝气唤醒。国内的反对派对雨果十分感激，因为雨果作为桂冠诗人，王室年金的领取者，敢于宣布是亲希腊派，宫廷中对此印象极坏；尤其感激他甚至提到拿破仑时有一种难得的同情心：“他无时不在！他无处不在！”如果学校的热血青年一样，“他的全身因听到这伟大的名字而发抖”：

你统治我们的时代，不问天使或魔鬼！
你这雄鹰带着我们气喘喘地飞行。
不想见你的眼睛处处见你的形象。
你的英魂时时闯进我们的画幅。
拿破仑，在世纪门槛上挺身而出，
神采奕奕，沉思永远……^②

只有保王派才对此感到恼火，也是《法兰西诗神》的那些老朋友。他们耐心等待，因为雨果以前曾给过他们保证。但是“善良的诺迪埃”的反应却不是那么善良。他对当这个运动的摄政王当上了瘾，这从兵 27 时代时就有了。可是年青的雨果崛起了，夺走了他的权力成了青年的导师。他发表了一篇批评《东方集》的文章，题为《拜伦与莫尔》。诺迪埃说，这两位英国天才受人崇拜的作品，任何一个法兰西的作家也没写出过。“有一些人，他们认为杰出的天才可以靠打打各个方面人的交道就会产生；认为天生的，具有各种珍贵禀赋的天才，只有具有名扬天下的需要和角逐荣誉的刺激，就可以产生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中……”^①他的讽刺是针对沃日拉尔街雨果这一帮人。雨果对此很是烦恼，相当难过这种早年幸福伙伴的背叛。维克多·雨果致夏尔·诺迪埃：“您也这样，夏尔！我十分难过昨天读了《每日新闻》。因为，

^②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的〈东方集〉》。——原注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东方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他》（《东方集》）。——原注

^① 此文载于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二日的《每日新闻》。——原注

把悠久深厚的友谊从心里连根拔掉是对生活最猛烈的打击……”^②诺迪埃屈服了：“我的整个文学生涯都寄托在您身上。如果以后有人记得我，那是因为您愿意如此……”这一友谊的裂缝重又愈合了，但是不见了那种构成友谊的甜蜜和信任。

善良的埃米尔·德尚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妒忌，他是田园圣母街一位善良的熟人。“我喜欢您，而且对您更加佩服。”在每次拜访后，他照例写一段话。埃米尔·德尚致维克多·雨果：“亲爱的维克多，我昨天把一片惆怅留在你家，还有我的一把伞。请留下我的惆怅，而把伞还给我吧。伞在您家客厅的门旁边；而凡是您没有到的地方都有惆怅。我觉得维克多夫人极为和蔼、极为动人。她领我参观了您宫殿的里里外外以及花园。你们住得好极了，你们住的是令人赞叹的自然博物馆，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景色了……”^③

一八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埃米尔·德尚致维克多·雨果：“下星期六，您一定会来主教城街十号来吃晚饭，拉马丁和阿尔弗雷德也会来。我已安排好了。我将要宣读我的诗《罗德里克》，我需要向您请教这首诗的全部，麻烦您了，好吗？我必须把您当作朋友中“捉刀代笔的佼佼者”……这篇令人钦佩的《克伦威尔》序言拉马丁没有读过，我把序言借给他读了，他对序言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去读……请告知维克多夫人的近况，我们要了解她的情况，从而可以了解我是否健康……请用三个元音组成的词^①回信就好了，拜托……”^②

然后，把蒂蒂娜带来玩玩，
没有她，大家吃不好晚饭，
这小天使，小仙女，小坏蛋……^③

和德尚在一起时，雨果夫妇总是极为开心的。他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那拙劣的文字游戏也不得不接受：“这好比一位公而不证的公证师……”^④他在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道：“发发善心吧！作为新年祝福，求您在一八二九年不要再有比一八二八年更多的天才；也不要拥有太多的幸福在维克多夫人身边……”^⑤对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表面上相当地忠诚。一八二五年二月，他在波城与一位在印度出生的英国姑娘莉迪亚·本布里小姐结为夫妇。他原以为她很是富有。维尼相当喜欢英国女人，他动心于那些“峨眉^①笔下的金发脸庞”。“您要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民族！”^②他把这件婚事告诉了维克多：“我们的妻子会如我们一样相处得很好，我们四个人会如一个人似的……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③ 此信未曾发表。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① 指表示肯定语气的副词“oui”。

^② 收信未曾发表。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③ 收信未曾发表。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④ 此信未曾发表。日期为一八二八年六月九日。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⑤ 此信未曾发表。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① 峨眉，传说中三世纪时的苏格兰诗人，实际上是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1736—1796）的伪托。

^② 转引自乔治·阿斯戈利在巴黎大学开设的课程“浪漫主义戏剧”。

亲爱的阿黛尔的友谊我已向我妻子许诺了……我们想如你们一样生活，并有可能到你们身边来……”^③但莉迪亚却是极为冷淡，如果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的话，她是一个例外。她冷傲，常生病。她流过两次产，生儿育女不断苦恼她，她拉着维尼到拉特雷穆阿尔公爵夫人、利尼公主及马耶公爵夫人那里去，而不到田园圣母街上来。

但这两位盟友依然如故，并且经常互相赞美，这也是加深友谊必要的。维克多常送给他新书：“我送给你《东方集》和《死囚》，这是需要的，您可不要生气，您不要说‘维克多忘记我了’，我佩服您，我爱您胜过任何一个人……”^④阿尔弗雷德则称赞：“这是一盒盛在金制香匣中的东方香料”而且吻维克多的两颊：“一个吻您头脑里的东方，一个吻您头脑中的西方；您的脑袋是一个世界……长久以来，我拥有您，我守着您，亲爱的朋友啊，我没有离开您，您白天追随着我，直到黑夜，而我又把您找到在第二天早晨。我从您那里来，又到您那里去，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东方集》到《死囚》，从市政厅到巴别塔，^①您是无处不在。您始终令人满意地色彩鲜明，激情深沉，表情真实，到处都是诗……”^②

这也不过是文人的假话，在维尼的《日记》里却暗中责骂这位朋友。

一八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刚见到维克多·雨果，他与圣伯夫在一起……矮矮个子，丑陋脸庞，弯着脊背，有一种阿谀奉承的怪相，象一个老太婆……维克多·雨果……政治上被这个灵慧的年轻人控制住了。他不久时带着日复一日、有说服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观点和看法……他已深思熟虑地向我表明他已脱离右翼……那个我曾爱过的雨果不再有了。他狂热得如少女贞洁般笃信宗教和保王主义。我喜欢这对他有利的转变。现在，他喜欢轻佻的言论而成为自由派，这不适合他。——怎么搞的！他开始进步时是壮年，而现在又回到青年时代。人写东西应该在生活过以后，而他是写出东西来再生活……”^③

维尼称赞《死囚末日记》是一篇感人的篇幅不大的散文。雨果假称这是在监狱中一个将要上断头台的死刑犯在临刑前一小时写的。这本书未加署名就在《东方集》出版后一个月发表了。长久以来，他已深深感兴趣于死刑这个问题。他第一次见到死尸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时；在格雷弗广场，^④他的目光不敢对着那台断头机。为了写这本书，他用极为认真的态度查阅了文献资料，并到比塞特^①目击了苦役犯上镣铐及去服役的情景。他用强有力的想象教育人们要有怜悯心。雨果真诚希望通过努力能废除死刑。因为这是一种酷刑。他想用文学来进行这个目的的尝试。维尼高傲地说他“算计得不错”，但雨果有的只是感觉而不是算计。

不过维尼也看准了一点。雨果就像许多青年时代就刻苦生活的人一样，

^③ 此信由路易·巴尔都发表于《两世界杂志》（1921年2月1日）。——原注

^④ 转引自乔治·阿斯戈利在巴黎大学开设的课程：“浪漫主义戏剧”。——原注

^① 巴别塔，《圣经》中挪亚的子孙未建成的通天塔。

^②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通信集》第一部分（1816—1835）。科纳克出版社。此信日期为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原注

^③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诗人日记》。——原注

^④ 格雷弗广场，巴黎的刑场，直到复辟王朝时期。

^① 比塞特，法国一所古老的济贫院。

他到二十七岁才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他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自己的成果，虽然他所渴求的幸福并未得到满足。戏剧评论家于勒·雅南^②写道：“在整个欧洲，想要找到一位比创作《东方集》的诗人更令人羡慕，更幸福的王子、国王或者统帅，那都是不可能的……”^③他还说：“《东方集》的成功使他情绪非常好，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曾经有谁跟维克多·雨果先生笑得一样的欢快、无忧无虑……”^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内心曾经历过一场悲剧。这位年青的丈夫交游于画家和他们的模特儿之间，受到过他们的诱惑；人只有受到过挫折才会省悟，而雨果也意识到了沃吉拉尔原野的道德观念跟寻午街的是不同的。

阿黛尔几乎不是怀孕就是给孩子喂奶，她对这种生活简直腻烦透顶了；另外，她对这个“收割葡萄的醉汉”的旺盛欲火感到恐惧与不安。雨果总是控制不了自己去想念别的女人；有时候，他曾对朱莉·迪维达尔·德·蒙费里耶大献殷勤，但是朱莉当骑兵上尉的哥哥坚决干预他们来往。阿贝尔·雨果则对朱莉情有独钟，并于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娶了这位曾经当过绘画教师的女人。雨果兄弟们欢聚一堂，他们都喜不自胜。维克多觉得这是一种安慰，便写下了这首祝婚诗：

你应该属于我们，可这是命运决定的
没有人帮助你摆脱……^①

一八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阿贝尔结婚后不久，雨果将军就象“被子弹射中要害”似地突然中风，死在了阿贝尔家里。一八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维克多·雨果致信维克多·帕维：“我失去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他是一个品道高尚、性情善良的人，对我是深深地爱护，并且因为我而感到骄傲和自豪。”^②同年的十月二十一日，他的第二个儿子^③在田园圣母街降生，家里似乎又重新有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凡是描写过年近三十的维克多·雨果的人，都喜欢用“幸福、充实、欢乐”这些词汇来形容他。然而，随着青年时期信仰的发展变化，其结果是对政治和宗教产生了怀疑，他正为此感到痛苦。“我们父辈的宗教信仰已成为一具腐烂的尸体，躺在我们的心中。”不过，当时他的信心战胜了怀疑，这种信心是对自己充沛精力的自信。虚弱的童年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了，他现在是精力旺盛有如虎豹，牙齿锋利有如豺狼，能够咬碎坚硬的桃核。在他一八二九年的诗中，人们可以感到他那将军时期血气方刚的性欲冒出来了。人们大概很奇怪，写出“颂诗”的这位品行端正的诗人的谈吐竟然十分地放肆。

《东方集》中，在《初恋的叹息》的诗神身边，引人注目地站着“一位光彩

^② 于勒·雅南（1804—1874），法国作家和戏剧评论家。

^③ 于勒·雅南：《戏剧文学教程》。——原注

^④ 于勒·雅南：《戏剧文学教程》。——原注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③ 这个孩子于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圣稣尔比斯教堂受洗，取名维克多。一八四九年，他决定自己改名弗朗索瓦-维克多，一是因为他那时正为《时事报》撰稿，得把自己的署名与父亲维克多·雨果区别开来；二是因为儿子的信件都给父亲拆了。——原注

照人的仙女，她一天比一天的美丽”。

这是对自己在人间取得成就的信心。他住在一幢漂亮的，有一个大花园的宅子里。他的写作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东方集》的初版他就从博商日书店得到了三千六百法郎。从另一个出版商戈斯兰那儿，他又得到七千二百法郎，作为出版十二开的《东方集》；《布格—雅加尔》；《死囚末日记》以及一部还没有写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的稿酬。由于他曾在窘困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所以他非常看重优裕的生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作家创作的独立。后来他对丰塔纳^①说过：“我要每年挣一万五千法郎，每年也花费一万五千法郎。”这是地地道道的巴尔扎克式的抱负。不过巴尔扎克债务缠身，这倒是雨果非常害怕的。他每天晚上一分钱一分钱地算帐，而且要阿黛尔也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她太会花钱了。

最后，这是对自己取得荣誉的信心。从一八二九年起，他成了青年们眼中的大师。波德莱尔说：“维克多·雨果是一个人人都向他转过脸去的人，他们都在等待他下命令。就像没有任何统治是由于更合法、更理所当然地得到公众的承认，并且由于没有力量地反叛而更加巩固……”^②成功会遭人妒忌而产生敌人，因而只有宽广胸襟的人才能忍受别人的荣誉。不例外地，他也有敌人，甚至还有几位真诚无私的对手。斯汤达和梅里美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觉得他非常惹人讨厌，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家长式的诗人。缪塞则滑稽地模仿他，不过这是没有恶意的。这些对于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很清楚自己是新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是自由文学的捍卫者。在田园圣母街他的家里，正是汇集了他这样的一代人。他的一只放草稿的箱子里面，尽是他的一份份计划：

雨果要写巴黎圣母院
是他的心愿，
他已经开始了安排
如何攀向教堂。

他的一个叫作《待写的剧本》，里面包括即将写成或已经写成的《玛丽蓉·黛罗美》、《孪生子》、《吕克莱丝·波基亚》，以及另外一些从来未曾动笔的计划：《路易十一》、《安吉安公爵之死》、《尼禄》等。有上页上写满了题目并且题了下面这样一句话：“等这些完成后再作打算。”这样充沛的精力蕴含着极大的自信心。一八二九年《东方集》的序言里就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艺术是不分界限、手铐为什么的。艺术对你说：走吧！您就留在这个诗的大花园里吧，这儿的果子任你选摘……”作者也知道有些人指责他“自命不凡、自吹自擂，而且这些人，已经把他当作年青的路易十四：穿上皮靴，手里执着一根马鞭，来处理种种最棘手的问题。他敢说，这样看他的人一定错了……”^①

毫无疑问地，他有国王的气派，更有皇帝的威风。他像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一样，他的统治权利不是依靠出身的高贵、不是神授予的，而是靠那天才的征服得来的。他气度不凡满心欢喜地大喊：“未来啊，未来！未来必将

^① 丰塔纳（1803—1837），法国诗人。“文社”的成员，是圣伯夫和雨果的朋友。

^② 夏尔·波德莱尔：《浪漫主义艺术》，19：《对我某些同时代人的感想》。——原注

属于我！”紧接着下面又是他自己回答：“不对！未来不属于任何人，陛下。”他后来向我们描绘展翅的雄鹰在天空中翱翔，“一阵突如其来强劲狂风折断了它的翅膀”^①不久，他就坠入了无比痛苦的精神深渊。他需要这种痛苦的经历，正是这种坎坷的遭遇才使他成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

不管《克伦威尔》的序言怎样说的，浪漫主义既不是喜剧和滑稽的混合物，也不是不断变换词汇，也不是诗句可以自由停顿，而是某种要深刻得多的东西。它是本世纪的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满，一种不安。是一场人与世界的冲突。所有的古典作家是不了解的。“这种是对生活不满的感情，这种是要人们囿于生活，生活便显得奇特、令人难以相信的空泛的感情；这种心灵永远不会平静，时而激动，时而呻吟的奇妙的反复……”^②这颗心除了“品尝自己的痛苦的挑战”是一种快感外，有的只是对自己的厌恶。这便是继卢梭之后，歌德和拜伦给人们的影响，这就是在一八三〇年前后，因得不到荣誉而陷于感伤之中的整个一代法国青年所追求的东西；这就是那个幸福地生活在沃吉拉尔平原上的、写出了《东方集》的那个雨果还不能给予法国一代青年的东西。

然而，只有雨果一个人有此高明的手段。没有任何诗人，即使是拉马丁和维尼这样的诗人。能够运用如此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诗歌韵律精致为他的时代服务。对雨果而言，他只缺少这种不安、彷徨和伤感而使自己的天才成熟，只有这些才使他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当时他绝对没有想到，促使他由痛苦变为深沉的竟是他那位年青貌美并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是他那位其貌不扬的，并对他的作品提出了非常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的朋友。当他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成果的同时，他却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极大的灾难。然而，我们必须把他在短暂而又无比幸福的这几年中的形象表现出来：一位温情脉脉的丈夫，慈爱安详的父样，并且身后有一大批子弟追随。在他的脚下，巨大的城市沉睡了，一座座钟楼之间有迷人的烟雾，他大量地把：

他青春时代纯情的迷人魅力，
倾注在雍容典雅的、充满着激情的情书里。

^① 以上三次引诗都引自雨果《暮歌集》中的长诗《拿破仑二世》。

^② 阿尔芒·奥格语。——原注

三 征服戏剧

我在演《艾那尼》时穿的并非大红背心，而是一件古式的粉红紧身短上衣。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泰奥菲尔·戈蒂耶^①

对于始终勤奋的维克多·雨果来说，一八二九年又是最为艰辛劳苦的一年。《巴黎圣母院》他已开始动笔，还创作了不少诗歌，而他最大的想法是征服戏剧。《克伦威尔》没有公演，但是浪漫派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今后观众已不再迫切需要那些伪古典主义的悲剧了。伟大的高乃依、崇高的拉辛都已成为过去，对这一点否认的人头脑肯定发了热。他们固有的才华过分夸大了一些老教条的威信：三一律，古代或东方题材，梦境或感激，高贵的语言等一切。这一些严规厉律到了十八世纪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作家手中，便形成了平庸和单调。维尼说：在什么地方都不通的前厅里，哪里也不去的人应该安排几个，不谈任何事情，思想优柔寡断，不着边际的比喻，温柔的感情和安静的激情让他们有点激动——这般如此，最后便会优雅地死去，如果不是那么便是虚假的叹息。啊！无聊的虚情幻景！虚影般的自然中幻影般的人物！空虚的世界！^①

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聊的呆板戏剧的抗议，观众反而喜欢情节剧。制造大众喜剧的莎士比亚、皮克塞雷古^②形成了一个模式：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一个好狠的小人，一个小丑。他把这种滑稽和悲剧结合起来，早在《克伦威尔》序言发表之前很久就提出来了。伟大的塔尔马亲口对拉马丁说：“您不要再写悲剧了，而应该创作正剧。”还对大仲马说：“努力吧，加油赶上我这个时代。”

一八二二年，一个剧院经理让·图森·梅尔，是个企业家，因为从英国请了一个剧团来演莎士比亚，而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击。路易十八也被盖上亲英派的帽子，这便直接对《麦克白》喝了倒彩。而梅尔的海报上也是措词拙笨：“《奥瑟罗》，作者：万分杰出的莎士比亚；演员：十分谦恭的英王陛下的奴仆。”正厅后座上便叫了起来：“打倒外国佬！不要莎士比亚！这是威灵顿^③的副官！”梅尔便服输了。后来直到一八二八年，一个英国剧团才又在法兰西的都城中出现。但，这时氛围已改变了，剧团是很出色的，有基恩、肯布尔和招尔喜欢的哈丽特·史密森。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莎氏的作品便不止被一个作家企图译成法语诗剧。埃米尔、德尚和维尼共同改编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维尼又依据《奥瑟罗》开始写《威尼斯的摩尔人》，他的那位英国妻子肯定在翻译时帮了他不少忙。

从一八二二年开始，雨果取材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坎尼尔华斯》^④而创作了一个剧本《艾米·罗伯萨特》。他一直让它躺在抽屉里，虽然后来

^①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早年曾热心参加浪漫主义运动。

^②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就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晚的演出及一种戏剧体系致×××勋爵的信》——原注

^③ 皮克塞雷古（1773—1814），法国多产的情节剧作家。

^④ 威灵顿（1769—1852），滑铁卢一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名将。

^⑤ 《坎尼尔华斯》，司各特于一八二一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

修改过，但是连他自己对这个剧本也没多大把握。一八二八年，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奥迪翁剧院使他的剧本上演了。但他只是借内弟保尔·富谢的名字去碰碰运气。保尔·富谢当时才只十七岁，而且对这件事无一丝兴趣。

一八二八年一月，保尔·富谢致维克多·雨果：“几天之后，这部讨厌的《艾米·罗伯萨特》就要公演了。但我估计对我，它除了给我加一个傀儡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的名声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唉，有些人真是不幸啊……”观众是糟糕地反对该剧。雨果小心翼翼他说作者不是自己。

一八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维克多·雨果致维克多·帕维：“您知道保尔头上落了一件倒霉的事，这是一个小而小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尽可能去掩护他了，因为这个不幸是我带来的。那些为《艾米·罗伯萨特》喝倒彩的呆头呆脑的笨蛋，还以为这又是在为《克伦威尔》喝倒彩呢。这个不幸的小花招是古典派搞的，不值一论……”而且，不许这件事提更好。

在下一个题目的赌注中，他决心用自己的名字，这便是最初题为《黎塞留时代的一次战斗》后改为《玛丽蓉·黛罗美》的那部戏剧。剧情是发生在路易十三时代，情节平淡无奇，说一个妓女爱上了贞洁，朴实无华的青年狄杰而弃娼从良的故事。少年狄杰英俊潇洒，但是郁郁不乐，他注定永远是个不幸的人物，而且遭到放逐，这使人们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拉奥里悲剧气息的同情。关于那个时代，维克多·雨果读过不少小册子，回忆录和传记。维尼的《桑·马尔》^①为他提供了一位浪漫主义的黎塞留的形象：“昙花一现的红衣人”。他把“风雅女才子”的腔调把握得极为恰当，有不少写得很美的诗句。总之，有许多优点在这剧中，也显得“完整”，完美，带有雨果当时的种种特性。

一八二五年受封的泰勒男爵要求朗读剧本。一八二九年七月十日，在那间“饰有金百合花的房间”中举行了朗读。朋友们都到场了：维尼、大仲马、缪塞、巴尔扎克、梅里美、圣伯夫、德尚兄弟、维尔曼，^②还有经常到家中的几位画家。“维克多·雨果亲自读，读得很好，很有意境……应当观察一下他那张苍白、令人赞叹的脸，尤其是他那双专注的目光：略带一点迷惘，射出一种激动的光芒……剧本很有趣味，有许多值得赞赏之处。不过，简单的赞美那时一钱不值。应该极度兴奋，跳起来，并激动得抖动，应当和菲拉曼特^③一样兴奋得喊：‘大家高兴得要死，吃不消、都要晕倒了！’这些惊呼也只不过是并不达意的，表现出一种倾倒程度不同的激动。这一些只是面上的情况，细节上的也更是轻松愉快。瘦小的圣伯夫围着肥大的维克多转……大名鼎鼎的大仲马极其兴奋地挥舞着粗大的手臂，他那时还没有脱离这个小团体。我甚至记得，他在朗读完后抱住诗人，把他像大力士举重一样举起来，并且喊道：‘我们要把您抬上光荣的皇座。’……埃米尔·德尚呢，还没听清但响起了鼓掌；他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偷偷瞧着在场的女士。有人端上来饮料和小吃，我看到粗大魁梧的大仲马猛吃狠嚼，大吃糕点，嘴里塞得满满的，还是不停地从心中发出含糊的：‘精彩！精彩！’紧接着那场凄凉的正剧出现了这场喜剧，气氛十分轻松，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算告终……”^④

^① 《桑·马尔》维尼于一八二六年发表的历史小说。

^② 维尔曼（1790—1870），法国作家和政治家，王政复辟时期是自由派的领袖。

^③ 菲拉曼特，莫里哀五幕诗体喜剧《女学者》（1672年）中的女主角

^④ 弗雷德里克·索尼耶：《爱德华·蒂格蒂》。——原注

七月十四日，这个剧本在法兰西剧院里被一致欢呼通过。三天之后，维尼朗读了他的《威尼斯的摩尔人》，这批作家还是听众，而又加上了不少的上流社会人士，蒂格蒂说：“门口通报的都是伯爵和男爵。”在雨果家里，有着浪漫主义的气氛，而且亲切随便；在维尼家中，虽也是浪漫主义气氛，但是带有贵族气急。

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四日，维尼致圣伯夫：“十七日，星期五，晚上七时半整，《威尼斯的摩尔人》将当着您这位朋友的面或则生，或则死。如果您希望约瑟夫·德洛尔姆的幽魂也到这个丧宴上来，那么像班柯^②的坐位一样，他的坐位早已准备好了……”剧本受到了不下于《玛丽蓉·黛罗美》的热烈欢迎程度。

但是，《摩尔人》被有权势的审查机关批准了，《玛丽蓉》却禁止上演。对审查机构的决定，马蒂尼亚克^③子爵批准了，他认为君主制度受到诗人笔下路易十三形象的威胁。维克多·雨果认为自己并不违背历史，便到国王查理十世那儿去告这位大臣，并在圣克卢^④很快受到召见。在会见中，亲王态度和蔼可亲，诗人也表现出坦率与尊敬。《巴黎杂志》报道了会见的情形，文章署名为该社社长路易·韦隆。而实际是圣伯夫写的此文，由维克多·雨果说的。雨果说国王对他说：时代已从《费加罗的婚礼》上演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由于绝对君主政体下被迫保持缄默的反对派，便企图用戏剧来表现自己。在立宪制度下，报刊应为一个安全的出气筒。对“可怕的”一幕，即第四幕，国王答应谈一谈，但读后却仍维持原裁。不过，由于雨果一向和国王有交情，因此要通过恩赐来安抚他，就又给了他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他写信予以了庄重严词的拒绝：

一八二九年八月十四日，维克多·雨果致内务大臣拉布多内伯爵：“……因此，大人，请上禀国王：我恳请他允许我恢复以前他的恩赐未来时的状况。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毫不犹豫地向您保证：任何敌对情绪我都不会有。我只有用忠诚、正直和忠心耿耿之情来证明我不会负于国王的期望……”^①

他立刻用出奇的猛劲，另外写了一个剧本，《艾那尼》，主人公名字艾那尼来于一八一一年他经过的一个西班牙村镇的名字（多了个“H”），^②它的主题接近于《玛丽蓉·黛罗美》。卷首题词为：TresParauna。人物是三男加一女：一个是年轻人，热情开朗，但也被放逐，这就是艾那尼，狄杰的化身；第二个人，堂·吕伊·戈梅兹·德·西尔瓦，一个狠毒心肠的老头；第三个，查理五世，既是皇帝又是国王。剧本的出处不甚明了，但肯定有《罗曼采罗》、高乃依的作品及西班牙的一些悲剧的影子。可以确定的是，诗人的爱情题材不少取自他自己《写给未婚妻的信》。他和阿黛尔所经历的爱情折射在《艾那尼》当中，诗人回忆起两个年轻恋人与命运的搏斗。阿塞林叔叔这个酷如查理五世的专制资产阶级，对自己美丽的侄女非常亲近而随便，雨果对此经常大发醋劲。雨果青年时代的夙愿只是与阿黛尔拥有一夜枕衾之

^② 班柯，十一世纪苏格兰省长。他对自己国王被麦克白所杀一事保持缄默，随后自己也为凶手所疑而杀。莎士比亚据此所写的《麦克白》一剧中，班柯的幽魂在宴会中出现，只有杀他的凶手才能看见。

^③ 马蒂尼亚克（1778—1832），法国政治家，查理十世的内务大臣。

^④ 圣克卢，巴黎郊区地名，有著名城堡，查理十世常在此办公。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② 主人公“艾那尼”原文作 Hernan，西班牙小镇名 Ernani。

欢便死而无恨了。雨果选取的这个背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西班牙色彩。人们经常比较《艾那尼》和《熙德》，^①这是极为正确的。虽然风俗习惯不同，但是有着豪壮的气氛的共同点；但是，雨果的作品更为夸张，而且“过分使用了动物形态的比喻，”^②如狮子、雄鹰、老虎、鸽子等。

雨果用惊人的速度写这个剧本。八月二十九日动笔，九月二十五日完成，三十日给朋友们朗读，十月五日在法兰西剧院朗读时被一致通过。审查阻止虽然不少但是最后批准了，有谣传说，这是为了补偿《玛丽蓉·黛罗美》的被禁，而且《艾那尼》将在《威尼斯的摩尔人》之前上演。维尼为此大为不快。雨果的一封西班牙式宽宏大量的信在《环球报》上发表之后，失和的议论已充满文社。雨果在信上写道：“我很明白，不管《奥瑟罗》是在哪一天被批准下来的，我会不以在《艾那尼》之前上演为怪的；但是《艾那尼》要在《奥瑟罗》之前上演，这是永远不可能的……”^③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法兰西剧院的演员在排演时，他们对维尼的傲慢态度感到难以忍受，便主动提出了要雨果照顾的要求。但他明白别人正在盯着自己，在嫉妒自己。他给圣伯夫写信说：“我头上正在酝酿一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卑鄙的新闻界对我是怀有无比之大的仇恨，我已不再对这有任何顾忌了……”^④的确，在“新闻报纸的洞窟”里，磨刀霍霍的雅南、拉图等人，不但为了对付《奥瑟罗》，更是为了对付《艾那尼》。对这种团结一致的必要维尼却看不到。但是有一位维埃内^①却同时怒斥了“这两个年轻的疯子，荒诞的文学已在他们荒诞的理论下准备着。”而对这一种“扫荡一切的冒险和破坏精神”，这位脾气粗暴的古典派举了《威尼斯的摩尔人》中的三行诗作为说明的证据：

明天晚上，或星期二上午，正午时分，
或星期二的黑夜，或星期三的清晨，
我求求你，请务必和我定一个时间。
《奥瑟罗》首先上演，但是《艾那尼》将展开巨大的战役。

^① 《熙德》，古典主义代表作家高乃依的著名悲剧，也是西班牙题材。

^② 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平与作品》。——原注

^③ 参见莱昂·塞歇：《约瑟夫·德洛尔姆的文社》第1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① 维埃内（1777—1868），法国政治家，文学家，浪漫主义文学的坚决反对者，一八三〇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

^② 参见比埃尔·儒尔达：《忆维埃内》，载《两世界杂志》（1929年7月1日）。——原注

四 ETNENOSINDUCAS……

我的心在欲望的荆棘丛里受扎刺……

圣伯夫

整整的一八二九年中，从早到晚，甚至通宵达旦，雨果都在工作。他如果不是在写作，便是找出版商、跑戏院，再不然就是为寻求古老的巴黎而围着巴黎圣母院徘徊，或是一边思考一边行走在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一种愉快的习惯已在圣伯夫生活中形成，每天下午来到田园圣母街，而且经常一天来两次。这时他会看到雨果夫人坐在那座乡间式的小桥上独自呆住，草地上是玩耍的孩子们。开头，在这两位作家的友谊中，阿黛尔的作用是极为小的。弗朗索瓦·维克多的出生以及为孩子喂奶，使她进入一种少妇生理的幻想之中；不少妇女的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产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圣伯夫由于对她“尊敬之极”，而“对她的了解是一片模糊”。在他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出，她只有她那大名鼎鼎的作家丈夫不在时才会把心理话慢慢讲。对别人的家事，圣伯夫有一种打听的欲望，对听忏悔的神甫角色天生喜爱。“他是天生当教士的料，”帕维说，“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如果改朝换代，我早就遁入教门了，当个红衣主教也许是我喜欢的……’”^①但是，在特拉伯苦修会^②和德廉美修道院^③之间，这位走错了路的教士又拿不定主意了。而且，他这方面的气质再也没有谁比他自己分析得更好：

我把刺探隐私、了解他事作为兴趣，我有研究房屋细节的癖好。我总会有满心喜欢的发现在我走进一家人家的屋里时。我一踏进门口，我就会为之精神一振。一转眼，室内的范围我已兴致勃勃地把握住了；家中人事各种细微的关系立刻会发现。可见，我的这种天性，我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及时明确目的，而且向相反的方向冲去，把这一种天性磨成一种无聊的、有害的艺术。我就这样度过许多白天黑夜的时间：紧贴着花园象小偷一样走过，专门向女眷的内室窥探……^④

他告诉了雨果夫人自己当时的感受并用了坦率的诗句：

啊！夏日长得悠悠，而生活长得忧忧！
时光如何好打发，我内心多么悲愁！
尤其当日炎炎的正午赤热时分，
有的只是酷阳，有的只是飞尘。
经常是一过上午，便盼傍晚时光，
就在三点前后，我来把你看望。
见你只身在家，啊，母亲，贞洁的爱妻！
你的孩子正在远处草坪嬉戏，
你的丈夫不在家，外出去悠哉游哉，

^① 泰奥多尔·帕维：《维克多·帕维的青少年时代及其和文学家的交往》。——原注

^② 特拉伯苦修会，始建于十二世纪，教规极为严格：祈祷，劳作，朴素，缄默。

^③ 德廉美修道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中杜撰的，信条为：“做你所愿做的”，提倡体力和智力自由发展。

^④ 圣伯夫：《情欲》第1卷。——原注

我就进门。你美丽，你也未站起来，
就叫我坐下；我们聊天；我对你必须
打开我迷茫的心，与我漠然的空虚，
我的青春，已被吞干一半，
而你向我的回答，友情充于字字句句……
我们谈起你自己，聊起人类的幸福，
正如天上的乌云，笼住了你的前途，
聊起可爱的孩子，玩得欢天喜地，
聊起你丈夫，你的骄傲、珍贵的皇冠。
当你谈完你的满意生活，
你向天空抬起你自己乌黑的眼珠，
愁云密布，说了下面的补充话：
“唉！也不是，人世间没有哪个妇女
能承认我的生活不如她们美满。
只是，有的时候，我会长吁与短叹，
为什么也不知道，我又会哭哭泣泣。
生活越是在我的周围展现魅力，
世界越变得美好，枝叶越变得绿嫩，
天空越蓝，空气越新，草地越清嫩，
我的丈夫越爱我，爱得如初恋时候，
我的孩子越欢快，在东奔西走于树下，
微风越轻拂地吹，轻得都不敢叹息，
自己真想要哭，我就会越感到……”^①

为什么她要哭呢？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会哭，因为哭可得到愉快的别人同情，因为她感到与一位天才结婚具有压力，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丈夫有充分的精力，她无法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因为她已生了四个孩子，她害怕生孩子，因为一种压抑感她已隐隐约约感觉得到。圣伯夫对自己不断告诫不能把不慎重的冒失话说出来；他赞扬了维克多的崇高，但也有点“同病相怜”之感从而和美丽的谈话者站到了一边，听任自己十分惬意地“被她领到上帝面前”。

后来他给奥当斯，阿拉尔写信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神话，这种神话已经绝迹了，我可是学了一点。就我来说，这象是勒达^②的天鹅，这种手段是获得美人以及过更甜蜜的爱情生活必需的……”^③

在一八二九年，他远不是这样厚颜无耻。由于他仍藕断丝连于自己童年的信仰，让这个女人使自己“返朴还真”，这是他喜欢的，他心神不定于她的美貌。他们谈到上帝，谈到了长生不老。圣伯夫引证圣奥古斯丁^④及约瑟夫·德洛尔姆的话：“我极为愿意，我愿意，主啊！为什么不行？”被一个文社视为极为聪明的人认真看待，这使阿黛尔·雨果为之自豪。她有一个长

^① 圣伯夫：《慰藉集》。——原注

^② 勒达，据希腊神话，勒达系廷达瑞俄斯之妻，为天神宙斯所爱。宙斯变成天鹅与勒达结合，生了两对孪生子。

^③ 转引自安德烈·比利的《圣伯夫》一书，第1卷。——原注

^④ 圣奥古斯丁（354—430），神学家，天主教会的主要理论家一。

处，她的绘画极出色，写作也可以；而生活在一个利己主义的大师身边，有时她会受到不公正的屈辱。圣伯夫又安慰这受到伤害的小小自尊心。这位家庭主妇几乎在有时下意识之下流露出一個卖俏的动作。在无法坐在花园的冬天，她又邀请这位朋友到她的房间里。她“对事物随便马虎”，会忘乎所以穿着晨装。有时候，晚上雨果因有事耽搁在外面，在灭了火的炉边，两个被遗忘的人会孤零零地坐到深夜。“啊！这些时候是我当时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时刻……至少，我不会为这个回忆而脸红的……”^①

在圣伯夫去旅行时，他给雨果写信，并让他转达对“夫人”的问好，那种凡是情人都熟悉的那种幸福感他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切是给您，我亲爱的维克多，以及维克多夫人的；我思想里她和您是分不开的。请告诉她，我极是思念她；并转告夫人，我在贝桑松为她写信……”^②

一八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圣伯夫致阿黛尔·雨果：“真的，夫人，我那个想法是多么蠢笨啊！你们家殷勤对我，那给人鼓励、给人启发的维克多的谈话叫我如何不想去，而且我一天两次的拜访，其中一次是为您而去的，所有这些，我为什么毫无理由地抛弃了呢？我有时感到不安，因为我空虚，无目的，无恒心，无作品。我的生活随风飘荡。我有如一孩子，失魂落魄地在我只能在身上找到东西而去身外去找。对没完没了的漂泊，我已是极度的厌倦，只有我始终抓住的一点是固定的，坚实的，这就是您，是维克多，是你们的家，是你们家的房子……”^③

回信是她自己写的，因为维克多有眼病。丈夫为她起草了一封。对于吃醋，他从未想过：圣伯夫是“自己的”好友，而且其貌不扬。圣伯夫和阿黛尔也自认自己无懈可击，行动正真；终于有一天，在阿黛尔让她的这位朋友三点钟来安排好后，维克多看到她在梳妆打扮，而这时大概魔鬼也快接近他家了。

你站着把解开的头发散在四周；
我那时正想出去，你却对我说：“别走！”
你用雨点样的手指很快一拢长发，
散发出一阵清香，直冲进我鼻子。
看到你手握梳子当武器，完全就象
头戴黑色铜盔的青年女神的样子。
你出现在我面前，象是苔丝德蒙娜，^①
啊！美丽的女战士，我看你全身上下
都是神仙的化身……^②

这可是危险的嬉戏，尤其对于一个正派女人来说，而且加倍危险。“热情占了上风，心神不宁互相交染。她的一言一行都似是有意的一种显示。在

^① 圣伯夫：《情欲》第1卷。——原注

^②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③ 苔丝德蒙娜，莎士比亚《奥瑟罗》一剧中的女主人公。

^④ 圣伯夫：《爱情之书》。——原注

那些时光中，她的头发都漫不经心地盘在头上，就好象随时一摆头叹口气就会垂下来盖住您的脸。一股销魂的芳香从她身上发出，好像从盛开的花枝上传出……”^③

一八三〇年元旦，圣伯夫来到田园圣母街，他带来许多玩具给孩子们，并念给两位朋友一段《慰藉集》的序言。序言是献给友谊的，献给维克多·雨果的。这种友谊应该是灵魂为了上帝而结合，因为别的虚伪的友谊都是轻率的，不久会枯竭的。通过丈夫说给妻子听的，不止一句充满纯洁感情倾吐虔诚的话语。有两首写得相当优美，语气非常亲切的诗，是题词献给维克多·雨果夫人的。雨果很信赖他，也未看出有别的用心；但圣伯夫呢，也是诚心实意的：“《慰藉集》只是从生活的一个季节反映了的精神，有如我一生中的半年如天堂般稍纵即逝的时光……”^①不是吗？六个月以来，他在一部优美的并认为是纯洁的小说中生活着。他自怜地说：“为什么这天使不早一点来到我的生活中呢？啊！如果他象他的朋友一样，拥抱一位白皙的美人于胸中，人们就不会看到他：

清晨出门的时候，
低着头往前走，没有思想与目标，
沿着墙根徘徊，
可耻地拖着自己夭折的天才到处荡。

人们也不会看到，在一些寻花问柳的地方经常出现他和缪塞的身影，想把自己的苦闷与忧郁在放荡中忘记。但是这种放荡并不成功，因为圣伯夫办事并不利索。

唉！一八三〇年，这天堂生活、稍纵即逝的时光在元旦时结束了。在乱哄哄的气氛中雨果夫妇度过了一月的时光。法兰西剧院正在排练《艾那尼》，而作者和演员之间的长时间战斗在每次排演时都会发生。当然，如果等待文坛一件大事一样，观众等待着公演，演员们是知道的；而且，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光彩夺目的光荣”的年轻英俊的作家，演员们也为之倾迷。但是，他们被随便的语气、猛烈的激情和舞台上的死人吓坏了。颇有才气的马尔斯小姐^①也在认真的排练，但是每天诗人都受到她的一点难堪。这位惹人恼火的女演员的作为，雨果是冷静、彬彬有礼而又严格地注视着。他的怒气在克制之下有增无减。有一次，他认为自己不能再忍下去了，便命令马尔斯小姐退出堂娜·莎尔一角。“夫人，”他说，“您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但您不懂一件根本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告诉您：这就是，夫人，我同样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请您记住这一点，所以，对我要客气一点。”马尔斯小姐在这年轻人的凛然正气中感到有种兴师问罪和威严的东西，她只好屈服了。

维克多·雨果在排练上全心全意，很少待在家中。他写信给他朋友们说：“你们知道，我现在是债务压身，疲劳不堪，操劳过度，已喘不过气来了！法兰西剧院，《艾那尼》，排演，幕后男女演员的敌对，报界和警方的阴谋；

^③ 圣伯夫：《情欲》第1卷。——原注

^① 圣伯夫：《说明与注释》，由皮埃罗刊用于《〈月曜日丛谈〉总目录及其分析》一书中。——原注

^① 马尔斯小姐（1779—1847），法国著名女演员。

另外，我的私人事务也是乱七八糟：父亲的遗产还未清理……已经在索洛尼想卖了二十个月的沙滩地；布卢瓦的房产，继母在与我们争夺继承权……所以，在一大宗残剩的家产中，我除了打官司和伤心事外是捡不到东西的，要捡也少得可怜。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当人当自己都不属于时，却有办法完全属于自己的朋友们。”^②

他，曾得意于自己有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之风，现在自己这个家却无暇顾及了。《艾那尼》必须取得成功，要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夫妇俩的积蓄已为打官司和各方的奔走消耗殆尽。阿黛尔也已囊空如洗，她也全身心地支持丈夫，投身于取得《艾那尼》成功的战斗中去。他们已在《艾米·罗伯萨特》的失败中明白了搞阴谋诡计的厉害。雨果决心要让自己的人在首次演出的晚上占领法兰西剧院。人马他是有的是。因为捍卫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就是年轻一代画家们的抱负，以此来反对古典主义这个老古董。“用青春对抗老年，用长发对抗秃头，用热情对抗腐朽，用未来对抗过去，这还不简单吗？”负责招兵买马的是热拉尔·德·奈瓦尔，^①一张张上面盖着神秘印戳：Hierro的小红方块纸塞满他的口袋。这是阿莫加瓦尔人^②的呼叫振喊声：Hierrodespiertate！（剑啊，你醒醒吧！）

现在，当圣伯夫作每天三点钟的例行拜访时，他发现一群蓄着长发的小伙子们包围着维克多夫人，大家在俯身看一张剧院的平面图。女人都喜欢英雄，而且丈夫的命运，家庭的荣败都系在这一场她感兴趣的战斗中了。阿黛尔才二十五岁，她已被这群激情的年轻人振作起来，往常的幻想已摆脱了。当然，对这位“忠实的阿加特”，这位年轻的女卫士非常欢迎，他可以当主人的副手。“啊，您来了，圣伯夫，”阿黛尔说，“您好，请坐。我们正在进行战斗呢，您看……”，^③他很为她不再是一个人待在家中恼火。这些漂亮的年轻人都使他嫉妒，并向雨果生气。本来雨果希望他的剧本能在报纸上由圣伯夫赞扬。但是，他感到自己没有对《艾那尼》奔放的激情，他感到受了污辱；而且对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也不喜欢，这就使他反对这整个战斗。现在他伤心失望地发现可使自己寄居的安乐窝“如此吵闹，如此乌烟瘴气。怎么？自己再也不能和心爱的爱人单独在一起了吗？啊，真叫人心痛透了啊！……”

^①一场无法通过讲悄悄话弭消的怒火起初不过是压力，最后终于爆发了。首场演出后的几天，他写了一封生硬得令人吃惊的信给雨果，为他没写有关《艾那尼》的文章表示歉意：

真的，看到这一时期发生的往事，看到您的生活要永远地被人折磨，失去了闲暇，加深了仇恨，时间久远、高贵的友谊已阴云密布，蠢货和狂人将取而代之，看到您额上不仅仅因为伟大的思想造成的皱纹和愁云，我只能悲伤与哀痛。怀念以往，挥手向您致敬，我不知道何处是我之藏身之穴。我觉得与其作皇帝的拿破仑不如当首席执政的波拿巴。

现在，只要想上五分钟《艾那尼》，这伤心的所有念头，我就不能不接二连三地在头脑里出现；不能不想起已经影响了您那贞洁的抒情诗

^①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早年热心参加浪漫主义运动。

^② 阿莫加瓦尔人，西班牙中世纪以抢劫为生的职业兵痞，曾组成所谓“大卡塔卢尼亚公司”。

^③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圣伯夫的小说》。——原注

^④ 乌尔里克·古廷格给圣伯夫的信。转引自亨利·布雷蒙的《一次改变信仰的传奇故事》一书。——原注

的声誉，想起您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就会指导着您的全部行动，想起您不得已会见那些卑鄙的小人。我晚晚给您讲出来，并非想改变您的方向，因为，不可动摇像你们的人的思想，因为，这样的人都有不可动摇的使命。我向您说这些，只是为自己，为我解释一下对您未作说的沉默，解释我的无能……

请您撕了这封信，忘了吧。但愿您本已烦恼的头中不会因这信再加一个烦恼。我早应该为您写信了，因为与您个别交谈已不可能，还因为您那个乱糟糟似遭劫后的家。您不受侵犯的，伤痛的

圣伯夫

夫人如何？您的歌吟，只有当人们匍伏在地上倾听时，您的诗琴上才会回响起这个女人的“名字”。也就是她，整天被褻渎的眼睛观看，发戏票给八十来个几乎昨天才相识的年轻人。这群嘈杂的人群玷污了这种正派作风、富有魅力的亲昵，践踏了“忠诚”二字，先于一切的是“实用”。物质的手段占了上风！！！！^①

附言是模写在边页的空白处的，字体怒气直冒。这么大发脾气地谈论“夫人”，所作所为酷似一位妒忌的情人。维克多·雨果居然克制住了，这使人惊奇。他不大可能对圣伯夫感情性质有怀疑。但是正在斗争的自己人争吵只能给敌人以有利可图，两个人依然并肩作战。以“忙得不可开交的朋友”的名义，圣伯夫给崇拜者们寄去正厅坐位的戏票。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首场演出那天，他和雨果一块儿，在开演之前八小时就来到还没开灯的昏暗的大厅，监督着拥护者入场。一群手持红色票的人由年轻的泰奥菲尔·戈蒂那率领着进入，他穿着他那件著名的粉红色紧身短上衣，很淡的水绿色长裤和黑丝绒翻领的上衣。他是为了吓唬那些凡夫俗子而穿这一身装束的。对这恐怖现代派的古怪头发包厢人不断相互指点，而对楼厅里露出来的光秃秃的脑壳的古典派，画家们不断喊着“上断头台！跪下来！”，这支由作家、画家和雕塑家组成的铁骑并非是一小撮卑劣的无赖。他们为了捍卫自由艺术，分布在每一个可能喝倒彩的角落里。他们的精力充沛，热情。在这个美好、热情和激烈的时代里，保王派和自由派，浪漫派和古典派，等待着在舞台上交锋，为将来到街垒上厮杀作准备。

铃声终于响了三下。从第一句诗开始，争吵就爆发了。“楼梯/是暗梯”，“已经几点钟？/快午夜了”，这一切使一派入反感，又使另一派人发狂高兴。如果没有那帮人造成的威势帮助，那些叽叽喳喳的不满者早就大声抗议了。两军开始战斗。“对，是随从，国王啊！我就是你的随从”这句诗，成了“一大帮‘长上不长草的坏蛋’对有些地方无法忍受的借口”。可是，任何一个动作、一个姿势、一个声音不是热情赞美和欣喜若狂的，都是“艾那尼”的捍卫者所不允许的。在法兰西剧院广场上，在幕间休息时出版商马姆向雨果开了五千法郎，^①要获得这个剧本的版权。“您不了解您要买的东西，下面也许不会成功。”“不过也许会成功。第二幕时，我计划给您两千法郎；第三幕时想给您四千；现在我给您五千……到第五幕时，恐怕要给您一万了。”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① 《雨果夫人见证录》的“见证者”（此书在《艾尔那尼》一役之后三十多年才写成）说是六千法郎，但契约上为五千。——原注

^②雨果对此持疑不决，马姆立刻递给他一千法郎的票子。这时，五十法郎已是田园圣母街家中仅剩的。雨果收下了钞票。

欢呼的剧终声爆发出来了，“全场都投向一张女人的迷人的脸。她苍白的过度操劳和激动的脸反映出了作者丈夫的胜利。”^③

散场时，报社印刷厂里立刻聚满了《环球报》的编辑们。圣伯夫也在，还有将要写文章的夏尔·马南。“有人议论，有人佩服，有人保持沉默。即使在这欢乐的胜利中，也有令人诧异的不统一。《环球报》要走哪一步棋呢？到底要不要对一部报社理论只承认一半的剧作进行赞颂，大家都决疑不下。这时，一位很有才气的编辑的声音从大厅里传来，这人便是杜夏泰尔先生，以后过来了财政大臣，“就这样吧，马南！我对给它‘令人赞叹’四个字是没有什么不安的。”^④于是，一份胜利的公报发表在《环球报》中。相反，持敌对态度的《国民报》，对作者的朋友们不满，批评他们“无分寸，极不得体”。必须叮咛当班的拥护者，不能凑在邻座的脸上鼓掌。雨果亲自对后面的演出作了周密安排。反对意见始终是对准那几句诗。“蠢老头啊！他爱她！”这一句，埃米尔·德尚建议删去。

下面是吕伊·戈梅兹一角的第一位扮演者若阿尼的日记：

“一个疯狂的阴谋集团！卷入其中的甚至有名门仕女……群魔乱舞，总是同样的叫声。只有票房听着高兴……”

一八三〇年三月五日：“客满。充满口哨声。真是有点矛盾：要是剧本的确糟糕，那么为什么大家来这儿呢？既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来了，那来了又吹什么口哨喝倒彩呢？……”^⑤

法兰西学院院士维埃内的日记：

“一连串的虚话、蠢话、荒唐话……这些就是文坛上一批流氓想用此来代替《阿塔莉》^⑥和《梅罗普》^⑦的作品……得到一位泰勒男爵令人不解的保护，而当初科比耶尔^⑧大臣引他到这乱糟糟的地方的初衷是让他推倒法兰西的舞台的……”^⑨

演出大大地超出意料地卖座。这对年轻夫妇由《艾那尼》救活了。以前家中一千法郎便是稀世之宝，现在阿黛尔的抽屉里堆了一大堆。维克多是个胜利者，他已习惯于别人的崇拜。“他经常对一篇不中意的文章大发其火”，蒂格蒂说，“他认为自己享有官方的重要身分。您能相信吗？因为《每日新闻》一篇文章中的几个不入耳的字，他对那位批评者威胁说要一棍子打死，而圣伯夫在批评时手里挥舞着一把钥匙……”

一八三〇年三月八日，圣伯夫致阿道尔夫·德·圣瓦尔里：“我亲爱的圣瓦尔里，今天晚上，已是第七场《艾那尼》的演出了。事情已变得明朗了。

^② 《雨果夫人见证录》第2卷。——原注

^③ 转引自埃尔内斯特·杜皮伊的《浪漫派作家的青春》一书。——原注

^④ 圣伯夫：《新月曜日丛谈》第5卷。——原注

^⑤ 兵工厂图书馆，隆代尔赠书。本件的复制品，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绘画工艺美术》纪念维克多·雨果专号。——原注

^⑥ 《阿塔莉》，拉辛的五幕诗体悲剧。

^⑦ 《梅罗普》，伏尔泰的悲剧。

^⑧ 科比耶尔（1767—1853），法国当时极有影响的极端保王党人，一八二一年后出任内务大臣。

^⑨ 参见维埃内：《一位古典派作家浪漫派作家》。《两世界杂志》（1929年7月1日）。——原注

头三场因为得到朋友们及浪漫派的观众支持而成功了。第四场虽然胜利还在浪漫派一边，但已吵得天旋地转。第五场不好不坏，阴谋分子还算没有动弹，无关于此的观众则对此冷笑，最后当然被征收了。由于朋友们帮忙，收入很好，已经确定绕过好望角了。这就是整个过程的情况。维克多十分镇静，他的眼睛注视着将来，以求寻得写另一本剧本的灵感。他是名副其实的恺撒或拿破仑等等。明天就付印刷本。他与书商作了一个不错的买卖：一万五千法郎；在限期内出三版，每版二千册。我们都已疲力竭了，无法再进行另一场战役了，已像一八一四年那场战役一样，没有生力军了……”^②

这些话出自这位此刻恼怒万分但是正直的副手圣伯夫手中。他得知，五月份雨果全家将移居，住到让—古戎新街上唯一的一幢房子中。对于《艾那尼》的那些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画家们，田园圣母街的房东极为害怕而下了逐客令。但是，莫特马尔伯爵把新建的邸宅的三楼租给了他们。他们因刚到手的钱财而向往爱丽舍田园大街了。阿黛尔又要产第五个孩子了，雨果并不对把她和圣伯夫分得远而难过。每天那些甜蜜的拜访没有了。而且，这种拜访已不可能坚持下去了。约瑟夫·德洛尔姆是既恨又崇拜雨果，也难以忍受这种双重感情。现在他意识到他喜欢阿黛尔，并非由于友谊，而是实在的爱情。有人认为，他当时告诉了雨果他的不安，而雨果便对妻子提出警告；另外一些人认为，后来才发生了争吵。但是，争吵的确是实有的事。这件事，圣伯夫在《情欲》一书中描述过。从一八三〇年雨果便感到苦恼，这可以从这时期的诗中反映出来。但是，他给当时人在鲁昂、住在朋友古廷格家里的圣伯夫的信中，恳切还是如平常：“我在这段时间内是如何思念您，您要是知道就好了！离开您而迁到弗郎索瓦一世这座空旷的城市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空虚，多少忧伤，即使置身合家欢聚以及孩子中也不能消除。我们对您的忠告、您的帮助、您的关心在什么时候也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您的谈话我们是多么需要，任何的时候，您的友谊我们永远需要！都完了。心中已经成了自然。我希望，以后您不要狠心地扔下我们，离开我们……”^①但是也就在这个五月，他写了一些看破人间红尘的诗来，同那本得意非凡的《东方集》大不相同。在重读他自己《写给未婚妻的信》时，他沉思这个“希望用骗语欺我，嘴里荡漾”的伤感时代：

唉！我一张张爱情、圣洁、青春的书信！
正是你们！你们的醉意还使我心醉，
我跪下双膝！我读你们！
请让青春恢复，哪怕只有一天！
幸福和智明的我，请让我闪在一边，
让我捧着你们涕泣

啊！这甜蜜的昔日，纯洁的年少青春，
与她维系着我们爱情的白色裙袍，
都回归到我们身边；
让人有多么留恋！面对青春的迷梦，

^②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如今手上只留下枯萎的残片一捧，
有多么辛酸的眼泪！^①

阿黛尔经常流泪，维克多痛楚地注意到这一点：

啊！为何你要躲避？而独自在此流泪。
在你沉思的眼前经过的到底是谁？
什么影子在你心中浮现？
这可是遗恨缠绵？抑或不祥的预感？
还是昔日沉睡中回忆又死灰复炽？
还是女人家泛泛的弱点？

这时圣伯夫正住在浪漫的鲁昂的乌尔里克·古廷格家里，在绣球花与杜鹃花丛中徜徉。他对阿黛尔的爱情，他又冒冒失失却得意非凡地告诉了乌尔里克·古廷格。忏悔师自己进行了忏悔；而在浪漫的圈子中，古廷格也是情场的老手，虽然他自称雨果的朋友，却对这些有罪的想法进行鼓励。这次逗留也是在毒害圣伯夫，唐璜主义是有传染性的。他在回到巴黎后又见到雨果夫妇，但是很为尴尬。

一八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我想给您写封信，因为之前我们非常尴尬，非常冷淡，几乎是不欢而散。我为这一切而难过。回来后，我整日苦恼而夜里也如此。我想，经常用这种代价来看望您是不行的，反正我不能老见到您。实际上，我们相互要说、相互要讲的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因为以前什么都一致的我们已不复存在了，请相信，就是我不去您那儿，但我仍然在爱你们，爱您和您夫人，一如既往……”^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五日，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啊！别责难我了，我敬爱的朋友。求您，至少请您，深深如往昔一样记着我，毫不保留，永不忘怀。您对我的思念，在我苦恼时我就想起。我有着可怕而糟糕的思想。我恨，我妒忌，我愤世嫉俗。我已不再能哭得出来。我心中不是个滋味地厚颜无耻地分析着一切。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好好闭门自思，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那就应让他的辛酸因少搅动污泥而沉淀下来；就得对自己、对您这样的朋友认罪，正如我正在做的一样。不用回信了，老朋友。也不用邀请我去看你们，我做不到了。请转达雨果夫人，请她怜悯我，为我祈祷，为我祝福……”^①

这是一种真诚的表白，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呢？可能两者兼有之。他在过去非常崇拜、非常热爱雨果，他无法把过去认为雨果对自己极为宽宏大量的感情忘记。但同样确实是他也恨他，并且找出一大堆恨他的理由来，可能因为以前爱他爱得太多了。为了找到对雨果才华安慰的理由，这种才华被说成是“既幼稚又过分”，这是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偷偷记下的。在希腊的柱形中，他责备雨果只理解“独眼巨人的巨石状”，^②并且把巨石柱状描涂成独眼

^① 维克多·雨果：《秋叶集》，第14首。——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秋叶集》，第17首。——原注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② 独眼巨人的故事见希腊神话。相传希腊迈锡尼时代的笨重建筑物为独眼巨人用巨石建成。希腊建筑上柱形多精美，“巨石型”喻其粗鄙。

巨人波吕斐摩斯，^③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在扔。他写道，雨果在《死囚末日记》中“狂妄地宣洒慈善眼泪”。总之，他发现他沉重得叫人难以难受，好像一个哥特人^④刚从西班牙回来。“雨果是一个不成熟的年幼国王。在创作《慰藉集》时，我曾努力使他变得文明，但是并没有多大效果。”他的断语是：“呸！什么独眼巨人！”^⑤之后，他又试图画一条界线在他自己与敌手之间：“雨果有伟大一面，也有粗陋一面；圣伯夫有细心的地方，也有莽动之处。”^⑥他而且无奈但明智地加上一句：雨果有天才，圣伯夫只有才华。

^③ 波吕斐摩斯，独眼巨人，据荷马史诗，波吕斐摩斯以人肉为食，捉住奥德修斯及其伙伴。奥德修斯戳瞎其独眼，回到海上。巨人为发泄其愤怒，仅能以巨大的岩石向大海乱扔。

^④ 哥特人，德国古代的蛮族之一。

^⑤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

^⑥ 未曾发表。——原注

五 街垒边的颂诗

毕竟，这是一个垮掉的王朝；其他许多王朝也会随之而垮台。

夏多勃里昂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经过维尼及圣伯夫介绍，热爱文学的瑞士青年朱斯特·奥利维耶走进了让-古戎街九号，拉响了三楼的门铃。一个女仆指给他：“请进先生的书房……”在书房里，他看到大卫·德·昂热的一些浮雕，以及布朗热的一些石版画：巫师与灵幽，吸血鬼与大屠杀。花园和树木从窗户中送来清香。残老军人院的圆屋顶隐在远处。终于走出了维克多·雨果。奥利维耶说他是圣伯夫介绍来的，但雨果好似对此毫无了解，后来说：“这是我出的主意。”两人聊起了希荣、^①日内瓦和古老的世家。这时又来了一位夫人，高大美丽行将分娩的雨果夫人。还有两个小孩，伟大的诗人叫其中一个女孩叫“我的小猫”，很讨人喜欢，面孔黑里透红，富有神情，这是莱奥波特蒂娜，又叫蒂蒂娜，也叫“洋娃娃”。奥利维耶发现真实的雨果同他画像上有些不一样。黑黑的头发——实际上已成了栗褐色——有点润湿，有一种波浪式的起伏。很宽的额头，并不像他无比地白洁；显得活跃的褐色眼睛，优雅自然的表情。黑色的晚礼服，黑色的领带；白色的衬衫，白色的长袜。^②

晚上在维尼家里，奥利维耶谈起了他的这次访问。他说，他发现现实的雨果要瘦于肖像画中。“啊，哪里哟！”圣伯夫口是心非地说道，“他在发福呢。”之后，大家聊起《艾那尼》，批评说演员们自行其事地在剧中演出，什么东西都已是变了一个样。例如查理五世的那段独白，米洛本应读：“上帝的这两部分应是：教皇和皇帝。”但却念成：“世界的这两部分就是：人民和皇帝。”这样一来就并非一句诗了。^③“现在，天真的观众认为，作品并非传闻中那么荒唐。”同道们却是哈哈大笑。圣伯夫又讲了一例，菲尔曼念作“……我就是，”就乱窜一通，避开说：“对，是随从，国王啊！我就是你的随从！”，在舞台上跑了一气后又回到前台悄悄加上一句，“你的随从。”而且有些倒彩也是针对一些诗句的。法兰西剧院鼓掌班的头头瓦谢证明说：“我可以把这句诗救下来！如果左边再加六个人。”总之，这是一场巴黎式的闲谈：大家像野兽作游戏似的，在谈话之间，把朋友和老师用爪子扯得遍体鳞伤。

最后，年轻的瑞士人和圣伯夫一起告辞，并和他作伴出来。他立刻发现圣伯夫的喋喋不止、动辄发火的性情。“一个可怕的时代啊！”圣伯夫说道，“要想忘掉这一切，要绝尘弃尘，而且有点财产、有点消遣。我们不能去自杀，因为自杀是愚蠢的。但是，生活！……我认为，最好的解脱方法是脱离城市，退遁乡野，望望弥撒，领领复活节的圣体……”“您说服了雨果先生了吗？”“噢！维克多·雨果可不是一个苦恼于这些事情的人。他那天才带来的那么伟大，那么纯洁，那么细腻的乐趣，他一生都享之不尽！他写这么

^① 希荣，瑞士古堡，建在莱蒙湖畔的山岩之上。

^② 参见朱斯特·奥利维耶：《一八三〇年的巴黎》。——原注

^③ 原诗句共十二个音节，是诗体剧惯用的“亚历山大诗体”，被演员读成十三个音节，现译成十五个字以存其“伪”。

完美、绝妙的东西！他高兴极了！……他也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他很是快乐——也许太欢乐了。这是一个幸福的人，快活的人啊……”^①应该注意，此时一直听天由命、闷闷不乐、看破红尘的诗^②刚刚由这个“幸福的”人就幸福的事而创作出来。但是圣伯夫再也不常到雨果家中探望了。他们家中他的坐椅一直在空着，而《环球报》的这位批评家月底之前又到鲁昂去了。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波里尼雅克^③反对自己疯狂敕令震怒了巴黎。“又一个政府，”夏多勃里昂说，“从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摔了下来。”二十七日，街垒又筑起了。居斯塔夫·普朗什^④来探望雨果夫妇，并要带“洋娃娃”到王宫广场吃冷饮。他驱车前行中不断碰到一群又一群的人和士兵，为了孩子的安全，普朗什只好把她送回家去。二十八日，阴凉处的气温已降为三十二度。在毫无生气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一带的旷野上，往常菜农的天下挤满了满副武装的军队。在这个偏僻地区，人们与世隔绝，闭塞消息。园子里流弹在飞啸。昨天夜间，一个小阿黛尔出世了，胖乎乎、圆滚滚的。大家听到了轰轰的炮声。杜伊勒里宫上，二十九日升起了一面三色旗。如何办？建立共和国？本来可以领导共和国的拉斐德^⑤却害怕承担责任，虽然他喜欢赢得民心。结果他把共和国的国旗放到路易·菲力蒲手上。从此再也没有法国国王了，可是还有一个法国人的国王。细节经常战胜原则。

对新政权，维克多·雨果立刻接受了。自从《玛丽蓉·黛罗美》被禁演以来，他和朝廷的关系已很冷淡，但他认为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时机并不成熟。他说，“共和国是我们需要的事物，但君主制却是我们需要的词汇。”^①他是反对暴力的，各种骚乱中脏卑的一面，他母亲也曾为他描绘过。“我们不去寻找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是我们急需的。”很快，他就反感那些谋取职位和赏赐职位的那些革命投机家了。“看到这些把三色旗放在锅中煮着吃的人，真是叫人可怜！”^②虽然，他曾创作了一些颂诗为那些已被赶下台的贵族，但他毫不为此而担心。和站在街垒下向夏多勃里昂欢呼的那些年轻人一样，他不也刚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吗？“革命和革命，如同狼群一样，是不会互相吞食的。”他又向被轰下台的国王致敬。“啊！这已经垮台的王朝从流放中来，/又流放而去，让我为他们哭泣致哀！”他认可了七月王朝，现在的问题只是让七月王朝接受他了。他极为巧妙地用颂诗转了弯，但并不更改他的观点。

从文学上看，他献给年轻的新生的法兰西的颂诗，大大好于从前正统主义的颂诗。这是标志着一种真诚：

兄弟们！你们一样，也有你们的节期！

^① 朱斯特·奥利维耶：《一八三〇年的巴黎》。——原注

^② 雨果：《幸福究意在何方？》（《秋叶集》之十八）。——原注

^③ 波里尼雅克（1780—1847），一八二九年任首相及外交大臣。他派兵远征阿尔及尔，起草反动的“四项敕令”，从而导致了“七月革命”。

^④ 居斯塔夫·普朗什（1808—1857），法国文学批评家。

^⑤ 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及政治家，曾积极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法国，他作为自由派保王党人也积极参加了一七八九和一八三〇年的革命。

^① 维克·雨果：《一八三〇年一位革命者谈思想和意见的日记》（《文哲杂论》第1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一八三〇年七月后述怀》（《暮歌集》）。——原注

有你们铺满鲜花和橡树叶的胜利，
也有公民的战功，有牺牲被埋入土，
也有你们的胜利，在生命之初多亮，
也有年轻的军旗但已弹痕累累，
 奥斯特里茨也产生嫉妒！

自豪吧！你们和父辈们一样高低。
全民族历尽斗争才能取得的凯旋，
被你们从尸布中拯救出，才幸免于难。
七月为解放你们家园的男女老少，
给你们三个骄阳，去把城堡焚掉，
 你们父辈只有一个太阳！^①

他希望把这首诗发表在自由派报纸《环球报》上。圣伯夫从诺曼底回来后，对这次立场的转变也商议过。雨果曾到报社印刷厂探望过他，请他做自己女儿的教父。圣伯夫在确知阿黛尔希望如此之后便不再坚持他的犹豫不决。是他带领这首诗“穿越了骄傲自大的自由主义那些极为狭窄的通道”。为这首诗，在《环球报》上他专门写了一篇宽宏大量的“按语”。“他善于调和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不幸所要求的礼仪，而且恰到好处。”他评论维克多·雨果说。“他仍然是新法兰西的公民，而又不必脸红于怀念旧法兰西……”^②说得精辟，技巧高明。所以，圣伯夫很是为由此得意。“我用正在开创的政权的名义，用新的法兰西的名义，要求这位诗人回归。我在使他成为非保王派的成员……”^③

对这个新的角色，雨果感到极为自在，何况扮演这种角色他早在写《铜柱颂》时就开始了。“如果说某某人的政治观点，”他写道，“四十年来而没有改变，那这并非是赞美他……这是在赞美水是死水，树是枯树……”^①“一八三〇年一位革命者”的日记代替了“一八一九青年正统主义者”的日记。“要让她们生孩子，有时期的确必须强奸宪章。”^②一切对他说都挺顺利。他是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团第四营的战士，是惩戒委员会的书记，这样值班他就不必参加了。他的剧本上演了，他对新政权的归顺得到了认可；《巴黎圣母院》，他终于可以开始构建了。

任务很是紧迫。出版商戈斯兰出版过《东方集》，一份一八二九年向他交书的合同握在他手中。但是，雨果头一次恶劣地对待戈斯兰先生，因为雨果提出要修改《死囚未日记》；接着雨果夫人又不客气地接待他：《艾那尼》演出的次日，他为获得该剧本的版权而来到田园圣母街。阿黛尔似西班牙公主般地向戈斯兰投去“鹰隼般的一瞥”，把马姆和五千法郎经过高傲轻慢地告诉了他。戈斯兰激怒是不可避免的，下令《巴黎圣母院》交书，否则每迟一周，罚款一千法郎。雨果重又写下去的过程被七月革命打断了，最后截止时日为一八三一年二月，不可能再指望这一次还能拖延了。维克多·雨果“为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三〇年七月后述怀》（《暮歌集》）。——原注

^② 《暮歌集》纪事。——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一八三〇年一个革命者谈思想和意见的日记》（《文哲杂论》）。——原注

^④ “宪童”在法语中是阴性名词。

自己买了一瓶墨水和一件灰色的厚毛衣，从脖到脚把自己包紧，又锁起自己的衣服以防止任何出门的念头冒出来，一头钻入他的小说象钻入监狱一样……”^③

因为雨果整天创作不离开写字台，阿黛尔又变得孤零零的了。这对圣伯夫是一个无法忍受的诱惑，他又在向周围自我忏悔了。

一八三〇年九月十七日，致维克多·帕维：“哎，为我祈祷吧，我的朋友，体贴一下我吧，因为我的灵魂正在受到虫兽的咬噬。我那受到压抑的诗歌，我那走投无路的情感，都在我的内心中激忿起来了，都在杀害我。我的性情又不够好……”^①自称性情不好也有好处：可以在发脾气时原谅自己。《环球报》内部争得不可开交。比埃尔·勒鲁^②圣面门式的胡说八道使杜布瓦讨厌而想把他清理出去。但圣伯夫即令人吃惊地表现出怀疑论者对光明异端派那种偏爱，因此圣伯夫挨了杜布瓦一个耳光。圣伯夫便和他以前的老师进行决斗。虽然没有伤害彼此，但雨果夫人却显出不安的关怀。在小阿黛尔洗礼时，圣伯夫又和她见了面，他便象从前《文学保守者》时代的那位未婚夫，用同样的方法，向她表明了自己的感情所归。此时，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狄德罗与沃朗小姐^③通信的文章，便向心上人说了从中摘录出的一些极为美妙的片断：

我的朋友，不要再使我们的生活中有任何谎言了。我越是对您敬重，您对于我也越加珍贵；我越是显得对您情操高洁，您会越加爱我……其中，那些您所及以及我散心的地方，我是经常地回忆起。与您在一起，我在感觉，我在爱，在听，在看，我全身心感到一种快意，这是一种我最为喜欢的生活。四年多了，我一直认为您是天使，今天我觉得您比天使还美。这是纯洁忠贞起生的魅力，是我们情操中最为珍贵、最为罕见的情操……啊！我的天使，让我们别干傻事，让我们相爱彼此，让我们更加完美地结合；让我们如昔如往，彼此做一个诚实的批评者吧……

这里爱情和敬慕被圣伯夫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之后，他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四日，在一篇关于重印《约瑟夫·德洛尔姆》的文章中，借这个可怜虫他再次作了一番自我怜悯：“他拙笨，腼腆，贫穷，骄傲。他把这些毛病告诉他朋友而毫不留情，不知羞耻。”他的朋友雨果和维尼，圣伯夫预言他们会得到荣耀。“而这位可怜的约瑟夫，毫无指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而且，这种种不同的危机他也没有力量克服，他已泡在自己的泪水中而萎靡不振了……”^②总之，读者得到消息，象查特顿^③一样，德洛尔姆已自投绝路了。雨果对这种假托的自杀大为震惊。他搁下《巴黎圣母院》一天，写了一封亲切、善意的信给他的朋友：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四日，维克多·雨果致圣伯夫：“您那篇写您自

^③ 《雨果夫人见证录》第2卷。——原注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② 比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沃朗小姐（1717—1784），狄德罗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八四年间的主要通信

^① 圣伯夫：《月曜日丛谈初集》第1卷。——原注

^② 圣伯夫：《月曜日丛谈初集》第1卷。——原注

^③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维尼在一八三五年写有《查特顿》一剧，主人公在剧终时自杀身死。

己的文章在我刚读完之后，我哭了。朋友，我的好朋友，求求您，做做好事吧，别这样自暴自弃，考虑一下您的朋友，尤其是现在正在给您写信的朋友。您应该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过去对您是怎样地推心置腹，而且现在、将来他都这样。您知道他的幸福将因您这被败坏的幸福而败坏，因为您的幸福他要知晓。因为求您不要灰心丧气；请您不要对您高尚的东西，不要对您的天才、您的生命和您的品德开玩笑。您要考虑到您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您还要想想，这里还有两颗心，您永远是他们最经常、最珍重的支持与帮助……来看看我们吧……”^①

圣伯夫前去向雨果道了谢，雨果同他情同手足地谈话。他恳求对他那种正在毁灭他们崇高的友谊的爱情放弃。维克多·雨果有如乔治·桑，也有如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尊重这种“激情的权利”。虽然对圣伯夫，他也有《艾那尼》中的堂·吕伊·戈梅兹那样的念头：“这就是我因为殷勤好客而得到的报答！”但是，这种心胸宽大的英雄角色，他可不喜欢别人来充当，对爱争风吃醋的丈夫的角色他也不喜欢。他和圣伯夫之间，他提出让阿黛尔自己选择，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如果这是他的某一部戏剧，这可是一场很美妙的戏，但是，无论宽广襟怀的雨果如何伟大，在这种事情前也只是笨拙对待。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圣伯夫的那种不可想像的钟情。阿黛尔已和丈夫生了四个子女，而圣伯夫的生活也只能糊口。他感觉到，这是一个残酷胜于宏大的建议。谈话者对这种高尚磊落的态度无言可对，但这种态度并未改变他的思想。圣伯夫在一部描写这幕情景的小说中，借用阿莫里的嘴巴说：“这样的一幕发生以后，我很是局促不安。我非常激动于强者的这种温情，我的回答无法周详地给予。另外，我害怕抬起我的眼睛，以免碰到他那严厉而纯洁的脸颊上的突然发现的红晕而感到不安。我马上握住他的手，喃喃而语我一定听从于他的一切劝告，于是我们便扯开谈别的话题了……”^②

圣伯夫应诺努力忘却不愉快与爱情，而且象过去的朋友一样再来拜访。但他是怀着屈辱走的，在十二月七日他写了一封使人心碎的难以平静的信：

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我的朋友，我难以忍受了。我日日夜夜是如何度过的如果您知道了，如果我是陷在何等的矛盾的激情之中您知道了，这个得罪了您的人，您就会可怜了，您就会希望我赶快死掉，永远不再去责备我，而从此也绝口不提我了……我已绝望，您要知道，我发疯了，我想杀死您，的确有时想暗杀您。请饶恕我这些有罪的可怕念头吧！您是一个有着充实思想的人，但是请您思考一下，对这样一场友谊留下的真空好好想想！——怎么？就算永远完了！——我也不可能再来看您了，您家的门槛我也再也不会踏上一脚了，这都是不再可能的了。但是，我并不在乎这一些，至少可以这么说……我从此不再见您的原因，是不可能使我们之间这样的友谊的温度降低冷却的。要么存在，要么一刀两断，这就是友谊。在我活该受到您的不信任，当我们之中爬满了猜忌的杂蔓时，当您不安地提防着我，而且，不先征求您的许可雨

^①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② 圣伯夫：《情欲》第1卷。——原注

果夫人的眼光便不能和我的目光接触时，这一切的一切，还使我有
什么意思继续到您家中逗留？因而我三思后还是退避为安，自我克制就
是一种职责……”^①

雨果在第二天便亲切地回了信：“让我们彼此敞开宽敞的胸怀吧，我的
朋友。我有我的创伤，您有您的伤疤。震动与痛苦不久会过去的，一切伤口
会在时间治疗下愈合。让我们充满希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
里面只有互相尊爱的理由。您的信，我妻子也读了。经常来看我，永远要给
我写信……”^②这里他不是再说来看“我们”，而说的是来看“我”。圣伯夫
^①没有再去过。但是，这次悲剧的交谈，雨果也告诉了阿黛尔，他向圣伯夫提
的没有被接受的建议，十二月份他们互相往来的信件，他都给她知晓了。这
种做法不应是一个善于洞察内心世界的人的。她会激动于这种痛苦的语气。
她也怀念这位往昔的知己。她认为她已占有了这个人的灵魂。而且我们可以
设想，她可能接受丈夫竟然产生了会失去她的想法，但不可能接受圣伯夫拒
绝了一个虽说荒谬的建议。但这些只能藏在她这个小小的高傲的乱纷纷一片
的脑袋中。

一月一日，雨果在收到圣伯夫寄给他的孩子们的玩具后给他写了一封短
函：“我的朋友，您对我的孩子们太好了。我们，我的妻子和我，应当向您
表示感谢。请您来和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吧，就在后天星期二，我们恭候您，
一八三〇年已经过去了！您的朋友，维克多。”^②之后没有回音。

那时，圣伯夫正在信仰一种政治结合宗教的思想：圣西门主义，以此作
为一种消遣。他写道：“我的心已生锈，我的心在作痛，陷入了激情之中。
为了打发时间，我玩着许多精神上的小游戏……”^③而此时，雨果又开始建筑
《巴黎圣母院》；阿黛尔呢，则是又一个人了，没人管她，只是整天幻想。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②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③ 参见安德烈·比利：《圣伯夫》第1卷。——原注

^②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这封短简没有收在维克多·雨果的《通信集》中，也没有收录
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第四卷的《补遗》里。——原注

^③ 圣伯夫：《当代人物肖像》第1卷。——原注

六 天命的秃鹫

圣母院已经衰老，巴黎看着她诞生，圣母院终有一日会埋葬巴黎城……
拉热尔·德·纳瓦尔

一八三一年一月初，雨果完成了他的《巴黎圣母院》。他是在戈斯兰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内，用了六个月时间写完这部长篇作品的。其实，有关资料在前三年中便已搜集齐备。他只需要构思和写作。编年史，历史书，清册，证书，这些东西雨果读了很多。他看过老巴黎旧房子的遗迹，考察了路易十一^①时代的巴黎。特别的是他对那个大教堂了如指掌：它那神秘的小石屋，螺旋形的楼梯，古代和近代的题铭。他希望这个小说的各方面都符合历史：人物，背景，语言。“虽然这样，这在书中并不重要。假如说这本书的优点的话，那就是它是一部想象的，信手写来的，虚构的作品……”^②其实，假如说旁征博引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一个个人物则是超现实了。卡西莫多，一个大头中充满了雨果式的想象的，相貌丑陋的矬子；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是一个魔鬼；而爱斯美腊达，与其说是一个女人，不如说是一个优美的幻觉。

但是，这些人物将生活在世界上各个种族和各个国家的人民心中。因为他具有史诗般的神话必有的威力。因为和作者的幻象有无形的联系。这些人物将具有更深层的真实性。在贞洁和欲望的心愿之中痛苦斗争的副主教身上，隐隐绰绰地带着某种雨果身上的气质。而爱斯美腊达，一个有着安达卢西亚女人的金色光彩，苗条身体，黑黑的大眼睛的褐发女郎，在她身上则带着某种贝比塔（以及少女时代的阿黛尔）的影子。还有一个对雨果说来的主题思想，即围绕这位吉普赛姑娘的三方追逐的主题，驼背敲钟人，副主教和队长弗比斯·德·沙多倍尔。三男对一女。最后，副主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这反映了一八三〇年雨果当时的混乱心情。没有直白的忏悔。脐带已被割断了。但是整个作品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一直吸收作者的营养。读者感到这些不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又不能很好地抓住这个关系。但这些有力的，无形的对应关系使小说充满了生气。

特别是这部作品是以事物的生命为生命的。“巴黎圣母院这巨大的教堂”才是真正的主角。“繁星布满的夜空中，映衬出它的两座塔楼，巨大顶部屋面的黑影和石砌的柱槽棱角，好像一座蹲在城市中的巨大的双头狮身人面像……”^①在描写方面，雨果有和他在绘画中一样的才能：用强光照亮人物形象，在明亮的背景上投射出黑暗的，奇特的侧影。“一个时代在他眼前好像一束束的光线，出现在城墙，岩石，屋顶，水面和平原之上，出现在密集的军队和聚集的人群之上，在那里照亮一件服装，在这里照亮一条白沙，又在别的地方照亮一扇彩绘的玻璃窗……”^②他对没有生命的事物能恨也能爱，能赋予一座城市，一座大教堂和一个绞刑架以一种十分奇特的生命。他这本书以后对法国的建筑起了深刻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建筑物，当时被看成一种野蛮的东西，此后便像石刻的圣经一样受到人们的敬仰。一个历史性的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 在位）。

^② 《巴黎圣母院》纪事。——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原注

^② 埃米尔·法盖：《十九世纪》。——原注

建筑委员会成立了。雨果（在诺迪埃的影响下）在一八三一年决定了一场情趣上的革命。

《巴黎圣母院》既非一部基督教作品，也不是一本天主教作品。一位被欲望折磨的教士对一个吉普赛姑娘怀有性爱的这样一个故事，令不少人感到恼火。雨果脱离了他刚建立不久的信仰。他在作品开头时便写着天数（原著为希腊文）……天命，而非神意……“天命的秃鹫啊，你抓住了人类吗？”作者被仇恨所困扰，却由于对友谊失望而遭到伤害，准备回答说“是的。”一种残酷的力量主宰着世界。纯洁无辜的姑娘爱斯美腊达陷入教会法庭的罗网的悲剧是天命，苍蝇被蜘蛛逮住的悲剧是天命，而最大的天命，则是人类内心的天命。圣伯夫，阿黛尔，自己，是些可怜的苍蝇，他们徒劳地挣扎，妄想挣脱命运附在他们身上的罗网。他们也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同样地有可能，作为自己时代的回响，他向周围的反教权主义在作让步：“这个会消灭那个……印刷机会毁灭教会……所有文明都开始于神权统治，最后以民主政治结束……”^①符合时代的话。

拉梅纳看了这部作品，批评这本书天主教的味儿不足，却赞扬了他想象的丰富多采。戈第那赞美这种花岗岩式的风格，就像大教堂一样地坚不可摧。拉马丁写道：“这是一块年代久远的巨石，一部庞大的作品。这是小说中的莎士比亚，是中世纪的史诗……只是这本书中上帝并不怎么明显地存在，所以这本书是不符合道德。在您的神殿中，除了缺少一点宗教之外，什么都不缺……”^②对圣伯夫“虽有前嫌，雨果仍然希望他能写一篇评论《巴黎圣母院》的“大文章”。他认为，他在一八三〇年中十二月间的行为，应该由文学上的友谊，甚至是整个友谊将他从家庭纠纷中解救出来。他力图把圣伯夫对阿黛尔的爱情设想成有罪的爱情，但纯洁却又毫无希望的，则是“维特”式的爱情。但维特对夏绿蒂的丈夫阿贝尔是尊敬的。反正，尽管三个月以来未通音讯，他仍相信，他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圣伯夫恢复崇拜和责任。

他错了。圣伯夫在这段不通音讯的日子中变化甚大。他从《慰藉集》中悠扬柔和的语调，又回到了《约瑟夫·德洛尔姆》中那怀疑苦涩的语调。他对任何朋友，甚至是对修道院长巴尔布和拉梅纳这样的教士，说到阿黛尔都是那样肆无忌惮。古廷格写信给他：“我听到不少人在讲您的风流韵事呢。”的确，这是在巴黎盛传的流言蜚语中的一个。雨果在三月间寄给圣伯夫一封信，一是告诉他，已给他寄去一本《巴黎圣母院》；二是告诉他，说已把他推荐给当时正在“革新”《双世界杂志》的弗朗索瓦·比洛。他认为这种不请自来的帮助太俗气了，好像是在预先酬劳希望得到的好感。他错了，这一次主要是帮比洛的，圣伯夫则在其次。但他却不明白这点，又一次吃惊于雨果的“可怕的利己主义”，没有回信。雨果很不安，并不善罢甘休，建议要去找他“作一次深入的，长长的，亲切的叙谈”。这些形容词只会惹恼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雨果收到了一封日期为一八三一年三月三十日的信。信的口吻很冷酷，不是在形式上，形式很隐晦，而是在实质上。崇敬？爱慕？不错，这些仍旧未变，圣伯夫对此可以肯定。“可是我要对您说，这种爱慕仍然和过去没有两样，要是对您说这种崇敬在我身上依然像是一种出自内心的，驯服的，亲人般的崇拜，那我就是在对你撒谎了。我可以对您说上二十

^①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原注

^② 《巴黎圣母院》纪事。——原注

遍，您也不会相信的……”^①他倒是有委屈，真是想不到的事！

“不管我的罪对您有多么大，也不管我的罪在您看来会有多么大，但我仍相信，我的朋友，您在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中，因为缺乏坦率和信任，因为未能倾心相待，对我确实也是有错的。并不想重提伤心的往事，但创伤却全在这几。如果您愿把您的行为公之于众，在世人眼中，您的行为将是无可指摘的，这种行为稳重，可敬，高尚；我却远不这样看，这种行为在我们当时无与伦比的友谊中，已经做到应有的良好，温柔和不同寻常与‘无与伦比’……”

任何人得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都会万分惊讶的。当时雨果就目瞪口呆了。过了几天，他才在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八日回信给他：

“我不原意按您的信给我的最初印象来给您回信。您的信太尖刻了，太叫人伤心了。如果我当时回信，也会是不公正的。我想等几天再说。今天，至少我还冷静，我能够重新读您的信，却又不会加重这封信给我所带来的重创。我不相信，我应该告诉您，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世上只有我知您知的事以后能够忘记。……在我一生中最痛苦时，在我必须在您和她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之间的事应当是记得起来的。请您回忆一下我对您说的话，我对您所作的提议和建议，这些，您也知道，我将准备坚决地实现我的诺言，准备按照您的愿望行事。请您仔细地回忆一下，再想想我最近给你的信，却说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倾心相待”，缺乏“坦率”和“信任”！这就是过了三个月以后您写给我的信了。从现在开始，我原谅您这件事。也许，有朝一日您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圣伯夫在信纸上“世上只有我知您知”这句话的页边上，写了（当然是写给后人看的）：“谎话。把我没说的话强加到我头上，好在她身边炫耀。”在“请您回忆一下我对您所作的提议”这句话后，他愤怒地反驳：“他当时就在说谎，耍两面派。”在信封上，他写上“他在耍两面派。给我的信写得道貌岸然，做起来却相反，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互放暗箭。”

两个男人在为争夺阿黛尔拼斗，而这些旁白似乎表明！阿黛尔对此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否认，在一八三一年夏季那段时间中，她不再爱她的杰出的丈夫了。他痛苦万分，并向情敌承认了这一点。为何会造成这种后果呢？可能和他父亲一样，雨果的肉欲超过了常人。阿黛尔希望暂时松口气，并且她自己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欲望，于是拒不从命。圣伯夫在他的诗中对此大为高兴：

“阿黛尔，你这羔羊！暗中有多少挣扎！
你那嫉妒的雄狮大发脾气地回家，
硬要在你身边占有一席之地，
又提出他的权利，要享受你的美丽，
你在他的铁臂下累得晕倒的时候，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①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你总是找得到借口，足智多谋，
以便能对腼腆的征服者保持忠贞，
他只要你的芳心，没有其他非份之想……”^①

其次，一个声名卓著的丈夫不一定是个可爱的丈夫。恰恰相反，就像母亲把全身心献给孩子，诗人的全身心献给他的作品。他变得盛气凌人，武断，苛求。正像她订婚时便预见到的，阿黛尔发现维克多变成了专横的领主。她思念那位顺从的腼腆的知己。可以认定，她会悄悄地见过圣伯夫，并且是单独会见，还轻率地把丈夫的话说给他听；甚至可以肯定，这对秘密约会的情人习惯于背着“独眼巨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他。

夫妻间的忠贞变成精神和心灵的背叛经历数月。四月间，在经过费劲的信件交通之后，她对两个男人施加压力，劝他们重归于好。因争吵她生病了，令两个男人十分感动。圣伯夫写信给雨果：“我能来和你握手言欢吗？”雨果回答：“您哪天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吗？”必须指出：圣伯夫此时已读过《巴黎圣母院》，并且虽讲了些赞扬之类的话，但他却并不喜欢这本书，因此也不会去写文章。雨果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邀请是无私真诚的。这种虚情假意的和好并不快乐，双方都缺乏信任。但当阿黛尔和他在一起时，便和她吵架。最初，她试图用一种柔静把他平息下来，后来她失去了耐性：“你折磨我时，我对你的爱变小了，难道是我的错吗？”^②接着他跪倒在她脚下，写信给她：“饶恕我吧。”为使他放心，她请他以后在圣伯夫来时，充当第三者。这恐怕只是女人的一个手段而已，但却更增添了维克多的担心。

将近六月底时，雨果得到一个希望。阿黛尔和孩子们要去巴黎郊外贝尔坦家的“石居”城堡避暑。这幢美丽的房子靠近皮埃弗村，建在一座大公园中，俯临河谷和“一抹赏心悦目的地平线”。路易—弗朗索瓦·贝尔坦，人称大贝尔坦，是《辩论日报》的创办人，安格尔^③有一幅他的神采奕奕的肖像画。他在“石居”城堡过退休后的生活。邻居都是朋友：多尔富斯一家，勒诺曼一家。两个儿子，一个是记者阿尔芒·贝尔坦，另一个是画家爱德华·贝尔坦；还有女儿路易丝，是位音乐家，她常在家中组织演出取材沃尔特·斯科特的歌剧。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有教养，热情好客的小圈子。雨果在一八二七年便和他们结识了。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颂歌集》的文章以后，他去向贝尔坦先生致谢。后者也和杜布瓦一样，对诗人的“神圣的家庭”非常迷恋。雨果和贝尔坦两家之间结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路易丝小姐，一个身材丰腴，近乎肥胖的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但她举止端庄安详，“内心情感是女人，思想见解是男人”，是“幸福河谷中善良的仙女”。她同时也变成了维克多的知己和孩子们的第二个母亲。

在“石居”城堡，他放下了浪漫主义的面罩和一派领袖的权杖，重新变成一个普通的人，恢复了巴黎市民和家长的面目，充满了纯真的感情。那时，眼中看到的不再是尘土迷漫的大街和大街上灰蒙蒙的树，重新看到树木葱郁和芳草如茵的山坡，这是他的一种乐趣。“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却不能放弃‘石居’城堡；我可以放弃任何人，却不能放弃你们全家人。”他写信给路

^① 圣伯夫：《阿黛尔的童年》（《爱情之书》）。——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圣伯夫的小说》。——原注

^③ 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

易丝小姐这样说。还说：“‘黑森林’里所有的机树都比不上‘石居’城堡中那棵金合欢啊！”在那儿，黛黛又看到她喜欢的一头母牛，多多和夏洛^①得到了父亲搭建起来的硬纸板马车，而稳重的蒂蒂娜（大家叫她洋娃娃），央求路易丝小姐给她弹钢琴。一八四〇年五月十四日，维克多·雨果致路易斯·贝尔坦：“如果人们可以找回逝去的年华，我真愿再次渡过如此迷人的一个夏季：在您的钢琴边，我渡过了一个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孩子们在身边嬉戏，您卓绝的父亲让我们兴奋，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迪……”^②回到巴黎后，孩子们个个都给路易丝小姐写信，或求父亲代他们写。当他们发现信没有写时，便责备他“爸爸没按我说的写信”，蒂蒂娜附言说。

这个一八三一年的夏天（对他来说充满了风暴），贝尔坦一家让人心气平和的效果十分好。诗人在月光下，在“站立在河岸上沉思和低位的垂柳下”散步，只有孩子们的声音和音乐传进耳中。他忘却了“注定不幸的城市”，融合在大自然中。他的妻这样，好像被如此的生活魅力征服了。据说圣伯夫已接了在列日^③的教授的职位。如此一来，情敌将远走他乡了。可惜的是，七月初，雨果十分愚蠢地给他去了封信，告诉他一切很好，阿黛尔又重新幸福了。圣伯夫不肯认输，结果辞掉了教授的职位。于是雨果顾不上骄傲，更谈不上谨慎，向他承认自己的不安，可见多大的打击。

一八三一年七月六日，维克多·雨果致圣伯夫：“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写信告诉您的事，这使我深感痛苦，但我必须给你写信。如果您已出发去列日，就可以不必写这封信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期待着您的离开。既然你不走了，我也承认你有充分理由不走，亲爱的朋友，那么我们应该倾心地交谈一次，哪怕是最后一次也好。因为你等在巴黎，所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状态……因此，在当前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为的是我们有一天能重新再见，终生不渝……给我一个回音。就写到这里……看过之后就把它毁掉，让任何人都再也看不到这封信，甚至也包括您。再见吧。你的兄弟和朋友，维克多。一这信我只给一个人看过，这个人也应当在您之前看到这封信。”

圣伯夫十分狡猾，故意回信写得温情脉脉。角色颠倒过来了，他自鸣得意，装成一个无辜的人。雨果受到什么伤害了呢？他真的这样吗？而他，圣伯夫，曾经把这位朋友的脸色越来越阴郁的原因归结为年龄的影响，并把他的沉默的原因归于大家心照不宣的事。至于“另外一个人”，他并没有单独地见过她。“再者，我亲爱的朋友，这封使我大为痛苦、十分难受的信一点也不让我生气。我痛恨到了极点；我为自己成了您的友谊的一块绊脚石，一块伤口中的破刀片，一块体内的结石而暗中痛恨。为了饶恕自己这样地成了在您伟大的心灵上折磨您的凶器，我仅有把自己托付给命运罢了。请您小心，我的朋友，像您这样的诗人请别用自己的幻想去充填现实，别让您的幸福生

^① “黛黛”、“多多”和“夏洛”分别是妻子阿黛尔、二子维克多和长子夏尔的呢称。

^② 此信由魏斯发表在《辩论日报》百周年纪念集（1789—1889）中。未收进维克多·雨果的《通信集》。

——原注

^③ 列日，比利时城市。

^④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此信有一部分曾为安德列·比利在《圣伯夫》第1卷中转引。

——原注

活产生猜忌，请别用您的耳朵去倾听您的歌声产生的最平凡的共鸣，当我向您说这些时我一点也不难受。^②

对此，可怜的雨果答道：“您在每一件事上都会找到理由的。您的行为完美、正直，您从未，也不会伤害任何人……错就错在我可怜的头脑里，我的朋友！此时，我爱您更甚于任何时候。一点也不夸张，我恨自己，恨自己病态，糊涂到这个地步。您什么时候需要我为您效劳，我的生命便属于你，这算不上牺牲的。因为，我只向您一个人透露：我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我已确信，我全身心地爱的那个人不再爱我了；我也知道这对您并算不上什么。我徒劳地反复考虑所有您对我讲的话，但这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了。只要那么一滴毒药，就足以毁灭我的一生了。好了，可怜可怜我吧。我的确十分不幸。我再也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到底怎么了。您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爱我吧，可怜我吧，一定给我写信……”^①对圣伯夫来讲，读这封信简直是其乐无穷。这个神亲口说得一清二楚，他在外人们的威信已不复存在了。圣伯夫用胜利者惯常有的心平气和的笔调抚慰他。

一八三一年七月八日，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请让我再次问你一句：您是否确信，在您和如此亲爱却如此软弱的人的关系中，在这样不幸的想象力影响之下，您并没有带进某种过分的，让她害怕，并违背您的本意却让她痛苦的东西吗？结果您自己由于疑心并使她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你怀疑她，她也怀疑你，并且对你的怀疑更厉害。我亲爱的朋友，您十分有力，十分伟大，在我们这些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之中超凡脱俗，因此您肯定对周围的世界放射出，并且看到了您自己幻想的反射和目光的色彩，在当前的如此激动的时候更加这样。所以，我的朋友啊，请努力让这股清澈的流水重新从您的脚下流过，却不要去搅浑它，那么不久您便会在水中看到自己的模样了。我不会对您说：‘您要仁慈，您要宽大’，因为，感谢上帝，您本是仁慈和宽大的。但我却要向您说：“要在小事上随和一点，要仁慈得马虎一些。”我始终认为：一个女人，做为一个天才男人的妻子，就像是塞墨勒：^①天神的仁慈在于收敛它的光辉，在于减弱它的雷电，他只要什么时候认为自己在发挥作用，在闪闪发光，他常常会伤害人，直到把人化为灰烬为止……”^②

好一个正人君子！与此同时，他又在和阿黛尔通信。阿黛尔的信有时以“西蒙夫人”的名义留局待领，有时则通过马蒂娜·雨果转交。这是雨果的一个穷亲戚，雨果收留了她，她却用背叛来报答他的恩情。圣伯夫在写给心上人的诗中，用富有诗意的你我相称，更加使他们之间变得亲近了。他把那些爱情的悲歌当作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她在回信中，称圣伯夫为“我亲爱的天使……亲爱的宝贝……”可怜的爱黛尔啊！这是一个富谢家的小姑娘，干净整洁的小公务员女儿，既不适合演爱情的喜剧，也不适合演浪漫主义正剧。她是一个不出家门的，出色的，深情的家庭主妇。她始终没有激动的欲望。她想同时保留朋友和丈夫，但对两个人都要保持贞洁。“那么你去爱他吧，”

^① 斯勃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① 塞墨勒，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恋人，中了天后赫拉的奸计，要求宙斯显灵，不幸被宙斯的雷电击毙。

^②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朋友同意了，并且让她放心；“纯洁铭刻在我们的脸上……”对于一个习惯把卖淫和肉欲联系在一起的人，这种纯洁相对说来是轻而易举的，但他离开自己崇敬的女人后，便去和某一个放荡姑娘幽会了。但是他是想得起阿黛尔的；他对雨果的报复，只有当她委身于他的那一天才会心满意足。

七 悲 歌

让大家了解另外一个所遭受的痛苦，这很有好处。

歌德

我不喜欢人们对女人太严厉，她们所要忍受的苦痛太多了。

富谢夫人

为了安慰维克多并且转移他的注意力，圣伯夫像过去那样，在文学上尽力为他效劳。八月一日，他在《双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诗人的传记，并推崇备至。雨果当时在圣马丁剧场为《玛丽蓉·黛罗美》的排演忙得不可开交。七月王朝批准了这部过去曾被查理十世禁演的剧本。玛丽·多尔瓦尔^①将扮演玛丽蓉，她对这个角色充满热情，却要求在剧本最后处狄杰要饶恕人。雨果赞成狄杰要铁面无私，但最后让了步。有人告诉他，圣伯夫曾说过：“狄杰是雨果，他的激情大于感情。”圣伯夫否认这句话，并愿为《玛丽蓉》出力：“我的朋友，我很愿意在这件事上对您能有所帮助……”^②但他却继续给阿黛尔写悲歌。他想象着被“阴沉的丈夫”禁锢起来的情人在想念那位“腴腆的征服者”，并且他从她那里“只要她的芳心，别无所求”。夏尔·马南是《环球报》的一位同事，圣伯夫怕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死了，于是把盖有封印的大包的诗了。

后来，在九月间，他居然争取到她去会见他。起初是在某个的教堂里，两个人躲在一根柱子的后面，悄悄地卿卿我我，后来就在他的小房间里。他有什么办法让这个顾虑重重，虔诚的有夫之妇作出如此轻率的举动呢？利用她的嫉妒心。他假装——或者也真的尝试过——向另一个女人寻求安慰，而她，突然害怕失掉他，便给了他——啊！一点微不足道的表示，却已足够令他确信，他已生平地第一次征服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致公认为无法接近，但她却说她爱他。

甚于初生的儿子，甚于诀别的依依——
甚于著名的丈夫，甚于女儿和上帝！……
头靠我沸腾的胸前，你告诉我：
“朋友，我尝遍了一切，你却什么没感到。”

对一个很不会谈情说爱的男人所作的奇特的表白。他是宣布：

每当我俩忘情时，你从未受到爱抚，
也从未听到一切置之度外的言论；
你对我爱得很深，可我既没有满足
虚荣心，也没有感到销魂。

对一个谨小慎微的情妇来讲，这过于苛求了，因为让女人的头靠在自己

^① 玛丽·多尔瓦尔（1798—1849），法国女演员，多次主演浪漫主义名剧，曾是维尼的情人。

^②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③ 圣伯夫：《爱情之书》。——原注

“沸腾的胸前”，一定会感受到某种快感的。而虚荣心，也满足了，因为全巴黎都在议论这一次的胜利。圣伯夫告诉丰塔内说，雨果是个可怜的，出于嫉妒他把妻子关了起来，以致于她生病了。但他对想把他带到罗马去的拉梅内说：“本来我会十分满意的；但是有些持久紧迫的理由令我走不开这里。”他对修道院长巴尔布说：“激情，过去我仅仅模糊地向往过、感到过，现在我体验到了。这激情经久不衰，被固定了下来，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少非做不可的事，带来牺牲的责任，带来不少包含甘甜的苦涩，将会产生良好社会效果，但也要我们的天性付出很多代价……”^①

维克多·雨果呢？流言蜚语肯定会传入他耳中。他向朋友们提出计划一次旅行，到西西里，埃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去走走。若不是他痛苦非常，他怎会想到单独离开法国一年呢？而他怎么不痛苦呢？他曾经为这一爱情把一生都豁出去了；他曾为得到这个女人奋斗三年；他已在他盲目崇拜偶像的错觉中生活了八年。他曾梦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既是浪漫的，又是肉欲的，又是纯洁的。因为他专心于战斗和创作，他却没有料到自己身边的这颗心已失望了。要醒悟到这一点是可怕的：“爱别人却又不为别人所爱，这种人是多么不幸啊！啊！这真是可怕的事。看看这个女人吧。这个活生生的女人是多么迷人啊。她单纯，温柔，白皙。她是家中的欢乐和钟情的对象。但是她却不爱您。她不爱您，就这么一回事。若是您有胆量，您去试试这失望有多深沉。您看她，她一点也不理解您，您和她讲话，她却没有任何听到。您所有的情思都放在她的身上，她却丝毫不动地让它们飘走，她既不去驱赶，也不去挽留。即使是大海中的礁石也不会比她更冷漠，更无动于衷，更无所触动，更冷若冰霜的了。而您却爱着她。唉！您完了。我从未读过比《圣经》中这些更加可怕，可令人心寒的话了：‘像天真纯洁的少女一样冷漠和愚蠢’……”^①这真要让人发疯了。但是一个诗人，却可通过神奇的提炼，可以把他的苦痛化为歌唱。一八三一年十一月，《秋叶集》问世了。

这本集子远远地超过了《东方集》和《领歌集》。圣伯夫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客人，他却曾经是一个出色的教师。约瑟夫·德洛尔姆抒发心中的诗篇，经过魔术师的坍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同时也未失去它“我也讲不清的某种哀怨”的味道。就像作者在他的序言中讲述的：“这种诗歌对做父亲的谈家庭，对青年人谈爱情，对老年人谈回忆。”正因为这样，这种诗歌是不朽的，因为“以后总会有母亲，有孩子，有少女，有老人，总之会有人。他们将会有欢乐，有痛苦，有爱情……这不是吵闹和喧嚣的诗歌。这些是安详与宁静的诗句；是些有关住所，家庭和个人生活的诗句，是些自出心底的诗句。这是信手投向现实的，漫无目的的事物，尤其是投向过去的事物那无可奈何、忧郁的一瞥……”^②

写人人心中之所有，写人人笔下之所无，就是雨果现在想做的事。他成功了。在《秋叶集》中，人们可以找到写仁慈，写孩子，写家庭写得最好的诗。“只有孩子一出现……”或是：“施舍吧，富人！施舍就是祈祷的姐妹”，这些诗句人人都记得很熟，反而令那些诗失去了动人的力量。但是，像那些被信徒吻得光溜溜的圣人雕像，它们之所以变俗，是因为太受人尊敬了。整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爱情》（《碎石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秋叶集》序言。——原注

个集子充浸了无可奈何的忧郁感，令一八三一年的读者既感动又吃惊。确实，这些看破红尘的诗句，其实就是一片片的秋叶，就是随时会凋零的枯叶。诗人在诗中为自己哭泣：“他那美好的年华已消逝无踪，/去年已带走欢乐，今年又带走爱情……”怎么回事？人们会想。他年纪不到三十，但沉思起来却这样哀伤呢？

今晚，太阳已在浓厚的云中落下去。
明天将会有雷雨，还有傍晚和黑夜，
接着是黎明，曙光交织着点点飞霞，
又是黑夜和白昼，光阴可永不停歇！^①

曾经支持了他好几年的宗教信仰，在人世间的景像前动摇了。他在山上沉思冥想：

我思忖着：为何我们生存在此地？
这一切到底为了个什么目的？
灵魂有何用？什么更好？是存在？生活？
为何主独自把命运的大书定夺，
在永恒的颂歌中，永远不会有尽头，
把人的呼喊、自然的歌交混在一起？

只有对女儿莱奥波特蒂娜的信念才会维持着自己的信念。他为这个脸色庄重、脸色憔悴的孩子写了《为人人祈祷》：

女儿呀，这并非我的责任：
为世上的芸芸众生祈祷，
为每个失落信仰的人，
为每个禁锢在坟墓中的幽魂，
祭台深入坟墓才能站牢！
我的心灵虚妄，充满谬误，
我的信仰虚空，不该由我
为整个人类祈祷和祝福，
这是因为我的声音，上帝，
为我向你祈祷仍嫌微弱！……^①

这是早熟的秋天落下的几片树叶。虽然灵魂活着，却早已蜕化变质了。“越向前走，人就越彷徨，思想或犹豫。/人人都在路上的荆棘丛留下东西，/羊群留下的是羊毛，人留下的是美德。”对这些感人心肺的痛苦和隽美的怀疑主义，没谁说得更比圣伯夫说得好了：“少年时期热烈的信仰，稚嫩的信任，禁欲的基督徒心灵所作的纯洁无瑕的祈祷，对动辄流下的眼泪，对朦胧中唯一一个人狂热的崇拜，坚定的表白，都象年轻人刚毅的侧影，被包容于

^① 维克多·雨果：《落日》（《秋叶集》，第6首）。——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山上听到的声音》（《秋叶集》，第5首）。——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为人人祈祷》。——原注

勾画得很明显的轮廓之中。所有这些在这里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事物虚无性清晰得令人辛酸的认识，是对一去不再复返的风流倜傥和对正在逝去的青春难以表达的诀别。爱情被父爱所代替。新的雅气十足，喧闹不已的优美形象，在眼前奔跑，却使焦虑爬上了额角，并令慈父为之烦神和关心。泪水滔滔……几乎再也不为自己祈祷，因为他不敢，何况现在的信仰也是模糊一片。他若幻想，他会感到晕眩；他若自暴自弃，他则面临深渊。他越是向高处攀登，地平线就变得更加阴沉。就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也有沮丧，这种沮丧好像证明了命运的胜利。话已匆匆地说了很多，象是从絮絮叨叨的老妇人的嘴里掉下来的；但在语气中，在节奏中，有着姹紫嫣红，千变万化，简洁而有气魄，极尽巧妙之能事。通过如此手法，手指似乎在习惯性地拨弄，并作为基调的深重的哀怨却一点不受影响……”^①

对这种翻来覆去的固执的哀怨之情，圣伯夫很清楚其中隐蔽的原因。也许他怀着羡慕的心情，惊讶地看到诗人接受了怀疑和苦恼，却同时保持一种阴沉而高傲的达观。“这可见要何等坚强和奇特的心灵啊！”他说。“人们在希伯来国王的智慧中也许会发现某种相似的东西。”不错。在这种没有反抗，没有希望的清醒中，有点儿像《圣经》中《传道书》^②的味道了。但是逆来顺受的关键在此处是诗歌的天才。就像一首“安魂曲”动听的和音，用纯洁和节制压住了凄楚的呼喊，把灵魂从苦痛中超渡出来，同样地，雨果在他失去最主要的友谊和爱情以后，给自己的苦闷加上简单完美的形式，从而控制住自己的苦闷。一样地值得佩服的是，圣伯夫也善于放下积怨，奉承这部艺术作品的完美。在这些悲哀的诗篇中他不无伤感地对腐朽的爱情和逝去的友谊反复拨弄以后，看到秋天的色彩更比春天丰富，看到艺术像大自然一样，借事物变化去造就永恒的生命，这是很可取的。

雨果在一册诗集上题词：“赠给善良而忠实的朋友圣伯夫，虽说这些沉默像江河一样横亘在我们中间，无法逾越。”

^① 圣伯夫：《当代人物肖像》第1卷。——原注

^② 《传道书》，相传为所罗门王所作，宣扬一种看破一切的哲学。

第二章 奥林匹欧的爱情与悲哀

一 天才的时代

大家对我这个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维克多·雨果

一八三二年。虽然维克多·雨果才三十岁，但是悲伤和斗争已经给他打上了烙印。面颊丰腴，身材肥胖。他身上再也看不到新婚后那征服者的神情，和十八岁时那天使般的烙印了。帝王味加重了，权威中的骑士调减少了。但在并不少见的快乐时刻，一种开朗的迷人神情又重新显现。目光转向内心世界，时常凝神沉思。后来雨果写道，在他身上有四个“我”：诗才奥林匹欧，^①情人赫尔曼，^②欢笑的玛格里亚，^③战斗伊耶罗。^④他是喜欢战斗的，但他需要有人在战斗中支持他的感觉，但他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圣伯夫心怀恶意地观察，等候时机。拉马丁则始终保持距离，加上一八三二到一八三四年间他在东方旅行。文社觉得自己被别人忘了，所以有些酸溜溜的。雨果在青年时代潦倒时，圣瓦尔里和加斯帕尔·德·帕斯以前对他很是照顾，现在抱怨他们被一些新朋友取而代之。被雨果和圣伯夫嘲弄地称之为“绅士”的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无法承受过去曾是“亲爱的维克多”取得的成就。《双世界杂志》谈到雨果：“小说，戏剧，诗歌，今天没有一个不是属于这位作家的。”此时，“亲爱的阿尔弗雷德”抗议，并要求更正。当时圣伯夫向雨果发誓，维尼的名字将再也不会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后来这个诺言并未兑现，并且开始便不该发这个诺言。

假如说朋友在一个一个地疏远，敌人却在一个一个地增长。居斯塔夫·普朗什以前很友好，现在则有了敌意。雅南、尼扎尔^①对雨果紧追不舍。人们也许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他一向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作家，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正直的同行。但是他近来几年取得的成就，已超出了竞争者的自尊心所能忍受的限度。从《巴黎圣母院》、《艾那尼》和《秋叶集》问世以后，因为拜伦已长眠地下，而歌德和沃尔特·斯科特行将就木，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销声匿迹，他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头号作家。这根本无法使别人感到快乐。“任何诗歌和他的诗歌一比，顿时相形失色。”无论是散文或诗歌，他的句子有“大胆的顿挫”，^②有着钻石般的对称。在他之前，语言平庸无奇；但他却用有棱角的字眼，用明的有力对比令语言活泼生动。他只是有些超过了限度。他的自信和他的自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就像是“意识到身负神圣使命”，他把自己尊称为“一座活生生的神殿”。

在《玛丽蓉·黛罗美》的序言中，他嘲讽那些声称当今不再是天才的时代道：“让他们去说吧，年轻人！若是有谁在十八世纪末说还有可能出现查

^① 奥林匹欧，雨果在三十年代后期抒情诗中自用的别名。参阅《光影集》的《奥林匹欧的悲哀》。

^② 赫尔曼，原系日耳曼姓氏。参阅《静观集》的《两个骑手在森林里想什么》。

^③ 玛格里亚，雨果思想中经常酝酿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富有哲理头脑的乞丐。

^④ 伊耶罗，西班牙文，意为“剑”。

^① 尼扎尔（1806—1888），法国文学批评家。

^② 保尔·布尔热：《研究与画像》，第1卷。——原注

理大帝式的人物的话，当时的怀疑派肯定会耸起肩哈哈大笑的。到十九世纪初，大家经历了帝国，又有了皇帝。查理大帝之后有拿破仑，为什么莎士比亚之后就不会有一个诗人呢？……”^①大家猜得出他想到的诗人是哪一个，并且他也有权利去想。但是同代人却责备指摘这种傲慢态度。年轻的尊敬雨果的安托万·丰塔纳诧异地听他说：“若是他知道不该出人头地、一马当先的话，他明天将去改当公证人了。”^②实际上仍是那句话：“我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别无他志。”那是十五岁时，他在笔记本上偷偷地写下的，但现在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说，于是这种话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到处传播。

“我错把一个爱嫉妒的人当成朋友。他对我并不怀好意，由于这种敌意来自悠远的手足之情，所以隐蔽得严严实实……”^③圣伯夫的情况却很奇特。他在文学方面虽有保留，但在公开场合却俨然一位盟友；但在为人方面，他却背叛了雨果，用感情冲动为自己辩护。他不去雨果家的时间，仅限于一八三二年春，小夏洛^④患了霍乱，或是大家认为是得了病，他才派人去打听“这亲爱的一家”的消息。但是他和阿黛尔却偷偷地幽会。

圣伯夫致维克多·雨果夫人：“我亲爱的阿黛尔，昨天你是多么美，多么温柔啊！在小教堂角落中渡过的半个小时，将在我身上留下甜蜜的永恒的回忆。我的朋友，我已有十四年没来这里了。十四年前，我也是怀着同样十分愉悦，十分强烈的激动心情来到这儿。当时是我来巴黎的第一年，我非常地虔诚……啊！我的朋友！时隔十四年，我并没有虚掷光阴，因为我重又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并且几乎是在原来的立柱旁，而且心头更加虔诚，更加愉快，被人如此温柔地爱着……”

原因是他继续在那种通奸形式的爱情上涂一层淡淡的神秘色调。既出自天生的气质，也是为了取悦阿黛尔。他把他的艳遇写了一部小说——《情欲》。为写此书，他读了一些惩恶扬善的作品。雨果严厉地管着妻子，但进攻总是胜于防守的：

像个武装的小偷，嫉妒者徒劳巡守。
我比他更有耐性，要胜利先要等待。
我这拼命的斗士，忠于自己的岗位，
日复一日月复月，一动不动躲起来；
她也在家中窥伺，感到他守在周围……^⑤

无从得知圣伯夫是在那一年或是下一年在家中接待阿黛尔的。虽然他的正式住址是母亲的家，起初在田园圣母街，后来在蒙巴那斯街，但是，为躲避兵役，并且更自由些，他住在商业大院中一座可怜的“鲁昂公寓”中。他用假名租了个月租二十三法郎的小房间。

^① 维克多·雨果：《玛丽蓉·黛罗美》序。——原注

^② 安托万·丰塔纳：《日记》，一八三二年九月六日。——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我》（《碎石集》）。——原注

^④ 夏洛是雨果次子夏尔的呢称，当时六岁。

^⑤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⑥ 圣伯夫：《爱情之书》。——原注

像去年一样，雨果一家在石居城堡渡过了夏天。路易斯·贝尔坦小姐在搞音乐。她唱着：“永不去这好地方”，或者“弗比斯，时光向你召唤”。她取材《巴黎圣母院》写了一部歌剧《爱斯美腊达》，并要求雨果马马虎虎地为这出戏写几句诗。蒂蒂娜活泼，用功，温柔，很讨父母和主人人们的喜爱。光明的乐土啊！听不到“任何嘈杂的人声和城市的喧嚣”。^①诗人对于这种静谧特别高兴，那时他正“因喜欢孤独，也因为性格忧郁”而回避着人群。他描写阿黛尔道：“我妻子每天步行两法里，她明显地发胖了……”^②一个女人每天走上八公里，并感到很舒服，这件事肯定涉及感情上的原因。很有可能，这种大有益处的散步把她带到了皮埃弗那座小教堂中去会见圣伯夫。

圣伯夫在一篇名为《内心的小说》中写道：“任何对爱情有主见的女人，假如初恋萌发得比较早的话，很有可能她会萌发第二次爱情。十八岁时的初恋，假定它十二分强烈，又有十二分的机会去充分发展，那么初恋不会持续到二十四岁，接着出现一个间歇期，其间又酝酿新的激情……”^③他在给阿黛尔上课呢。但是对于雨果，他继续发表一些捧场的文章，并和他通信，并组织对宣布了戒严令的政府的一次抗议活动，信的结尾是：“我爱您。”雨果在自己信中的签名是：“您的兄弟维克多。”两人都清楚他们做的事，并且都把这种友谊的硬币当作能花的一点钱。

一八三二年十月，雨果一家再次搬家。他们在王家广场六号，位于盖梅纳公寓三楼的地方，在七月间租了一个大套间。这是一幢建于一六〇四年左右的非常气派的住宅，面朝巴黎最漂亮的一个广场：^④粉红的砖墙，葱郁的草木，带有阁楼的青石板屋顶。房租很贵：一千五百法郎，房间却是很宽敞。雨果一直热衷于搜集旧货，他用红色绵缎把房间四壁装饰起来，摆满了有裂痕的小碟或花瓶，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的家具，还有他那群普通画家的画和威尼斯吊灯。这时候，这些房间还颇有些王家气派呢。

第二年夏天，当雨果夫妇在家中招待朋友和敌人（往往是同一批人）时，窗户洞开，一间间客厅中灯火辉煌，粉肩袒露的年轻女士在窗口笑容灿烂，好一派迷人的景像。即使兵工厂街的客厅也相形见绌了。阿黛尔是个妩媚动人的高贵美女。她招待客人要比善良的诺迪埃太太的周到。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补偿了饮料的平常。上她家只能带“整个大脑，而把胃口留在前厅”。^⑤雨果要负担一个九口之家，家庭的每月伙食费需五百法郎；另外，还要拿出一笔钱来改善欧仁的命运。但一切的经济来源于他的笔杆。但圣伯夫，虽穷得叮 响，却在他们搬家不久便在不远的圣保罗公寓又租了一个房间。阿黛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步行去那里。

虽然他们的广场和住所气派华贵，但经济上却并不怎样理想。雨果爱说：“我们这些人是圣安东尼郊区可怜的工人啊。”有可能是装模作样，不过却是真诚的感情。因为他尝过穷困的味道，听以他理解并且同情穷人。成功并未让他心安理得。一八二八年，他发表了《死囚末日记》，一八三二年，发表了《克洛德·格》。两部书的题材相同，都是关于不公平的判决和抨击一

^① 于勒·雅南：《神怪故事》，第2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③ 圣伯夫：《妇女画像》。——原注

^④ 即今孚日广场。六号住宅现为维克多·雨果纪念馆。——原注

^⑤ 阿尔塞纳·乌塞：《忏悔录》第1卷。——原注

个为权贵和富人建立的法律。他童年时见到的流放犯仍在他脑中萦回。他向往写一部叫《贫困》^①的小说，特别写一个受到追捕却又情有可原的犯人。从那时起，他便物色一个超绝的主教作原型，并且对迪涅^②的主教——米奥利斯主教大人作了笔记。他是一个圣人。雨果的愿望是成为穷苦人的辩护人，成为一位社会问题作家。令人奇怪的是，与此同时他又想发财，和出版商签合同同时拼命地讨价还价。为了四个孩子的前途，他必须有钱。以前，正是穷困教会了他点滴不漏地，兢兢业业地算帐。他小心翼翼地做任何事。丰塔纳对他的刮胡子方式最恼火：“看着他磨剃刀时那股慢劲，真叫人无法相信。接着，他把剃刀放进背心的小口袋中暖上一刻钟，然后，便开始用玫瑰水洗手，用一整壶水倒在头上……”^③

要想在文学上发迹，当时最好的捷径似乎是戏剧。一出戏演足五十场，每场二千法郎，便可“捞”十万法郎的进款，即作者可得一万二千法郎。另外，出版剧本还可以得五千法郎。《艾那尼》头三版挣了一万五千。《巴黎圣母院》后来到手只有这么多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雨果知道戏剧可以——也应当——发挥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戏剧是讲台，戏剧是论坛。”他心爱的戏剧主题仍是反对压迫者，为受到谴责、遭到放逐的人的辩护。这是对充满了悲剧事件的童年的一种模糊记忆。而在所有歧视中，最不公平的是因畸形（《国王寻欢作乐》中的侏儒特里布莱）和因出身（私生子，《玛丽蓉·黛罗美》中的狄杰）受到歧视。

后面的这部戏是构思于布卢瓦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权臣特里布莱，出生于靠近雨果家的地方。在父亲家中的《布卢瓦地方志》上雨果发现了这个人物。他围绕弗朗索瓦一世构思了一出情节剧，完全舍弃了真实的事件。特里布莱在剧中为放荡的生活拉皮条，但在父爱中却遭到了惩罚。有几段很美的大段台词光彩夺目。情节是一连串不真实的巧合，却有点缀其间的滑稽激情和强烈的戏剧效果为它烘托。朗读剧本时圣伯夫也在法兰西喜剧院，他作酸溜溜的评注：“对于如此样式的戏剧和它合乎人情的真实程度，我有一点小小的个人意见；但是我毫不怀疑它将会产生印象，也毫不怀疑创作这部光芒四射和隽美的作品中展现出的巨大才华……”^①他却在手记中悄悄地写：“有一天雨果吹了一句大话，结果大话变成一只气球，把他带走了。他上了修辞学的当，被拴上了自己的球。今天，他是真诚的。”^②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国王寻欢作乐》首演。虽然青年法兰西派，鼓吹民主的青年，泰奥菲尔的一帮人，德韦里亚的一帮人全来了，剧场中仍是很冷清的。但是第一幕中圣瓦里耶的大段台词赢得了成功。即使这样，整个剧院已经躁起脚，一边唱着：“法兰西学院完蛋啦——哎哎哟……”。但是在第二幕结束时，小丑帮贵族老爷们去劫走他半裸的女儿白朗雪时，包厢中因为蒙莫朗西、科塞和其他几个名门望族遭到攻击而有人大叫伤风败俗。“你们的母亲却都做了奴才们的姘妇！——你们全是杂种！”特里布莱向他们喊着。他们听不得如此的话。谢幕时，全场混乱异常，甚至连演员利日耶都没

^① 《贫困》是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初名。

^② 迪涅，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省会。

^③ 安托万·丰塔纳：《日记》。——原注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②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此文未曾发表。——原注

有报出作者的名字。第二天，部长阿尔古伯爵“认为很多段落有伤风化”，宣布此戏禁演。真正的原因是，宫廷无法容忍君主在舞台上受到嘲弄，即使是弗朗索瓦君主制也不行。

在剧本的出版者欧仁·朗迪耶尔的支持下，维克多·雨果提出了诉讼。维克多·雨果致欧仁·朗迪耶尔：“我亲爱的出版家，我认为，有一点对您，对我，对本书的销售的成功都很重要的是：这件事得在前一天让报纸有力地披露。此处我给您寄上七份简短声明，请充分施展您的影响，让声明可以在明天七家主要反对派的报纸上登载……”^①他具有包括把倒霉事变成广告的天才的各种天才。丰塔纳日记：“《政府禁演了《国王寻欢作乐》。这给维克多帮了大忙！我去他家，他的戏演得不错：‘从他的口袋中有人掏走了二万法郎……’”^②

商务法庭宣布无权受理这件诉讼。原告到庭强烈谴责七月政府，控告政府把大革命后得到的权利骗走了。拿破仑不是不尊重自由吗？可能这样，但他却没有偷走自由。雨果说：“雄狮是不会有狐狸的习性的。所以，有人夺走我们的自由，不错；但是人家向我们演出了一场十分壮丽的戏……人家有检查书报的机构，他们把我们的剧目从海报上抹掉，但是人家回答我们的每一个指责说：“耶拿！^③马伦哥！奥斯特里茨！^④……”^⑤要知道，当时这位演说家正在和拿破仑通信。他写信给拿破仑说，如果雷希施塔特公爵^⑥保证自由的话，那么维克多·雨果将会比任何人都更忠诚地支持他。

^① 参见阿道尔夫·朱利安：《浪漫主义与出版家朗迪耶尔》。此文发表在《两世界杂志》（1895年12月1日）。——原注

^② 安托万·卡塔纳：《日记》。——原注

^③ 耶拿，德国城市。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战胜普鲁士军队。

^④ 奥斯特里茨，今捷克城市。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

^⑤ 维克多·雨果：《玛丽蓉·黛罗美》按语。——原注

^⑥ 雷希施塔特公爵，即拿破仑之子拿破仑二世。

二 天使和火鸟

抱有一种世俗的福音主义的雨果，在朱丽叶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动了怜惜心……他和托尔斯泰有着相似的东西。

比埃尔·利耶弗尔

雨果将军的儿子从来就不曾害怕过战斗。《国王寻欢作乐》禁演，他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产生了要立即进行反击的愿望。他已准备了一个剧本：《费拉拉的晚餐》。这个三幕散文剧是他受了马尔尚吉^①的《诗情画意话高卢》的后发后写成的。他的构思是这样的：一群领主在一心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敌人家里愉快地享受着晚餐；上最后一道菜的那一刻，进来几个修道士，听取客人们的忏悔。“恐怖”扣响晚宴厅的大门，紧接着饮酒歌的是临终者的祈祷——黑与白，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他深为感动。他的一生曾多次（拉奥里在饭桌上遭警察逮捕，欧仁在婚礼晚宴上突发精神病）被“主宰”者可怕的脚步声所惊动。雨果移植了马尔尚吉的轶事，在描绘了女主人公吕克莱丝·波基亚的种种邪恶行径之后，再用母爱为她恢复名誉，就像他用父爱突出特里布英的形像一样。也许是这个题材吸引了他，只花了十五天时间，他便写出了剧本。事实上，作者在《吕克莱丝·波基亚》这个剧中并无创新之处，它的主题只是继《玛丽蓉·黛罗美》、《国王寻欢作乐》后的老调重弹：一个因邪恶而堕落的人在一种伟大情感的帮助下获得拯救。雨果戏剧的价值远比不上他的抒情诗。然而舞台有其特有的美学效果，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情节剧已战胜了悲剧。《吕克莱丝·波基亚》在曾在演过《内斯尔之塔》^②的剧院里演出，这是顺理成章的。

这个剧院名叫圣马丁门剧院。经理哈雷尔的情妇乔治小姐是从法兰西喜剧院投奔过来的著名演员，因为与皇帝的一段故事而身价百倍（她曾是拿破仑的情妇）。尽管乔治已年近半百，她仍然渴望担当情人的角色，而且舞台上和生活中的她都能将这一角色胜任自如。维克多·雨果第一次朗读剧本就是在他家里为她朗读，不久他又在圣马丁门剧院的休息室里读给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③听。第二次朗读时，一位叫朱丽叶·德鲁埃的女演员也参加了，她年轻漂亮，很希望演个小配角纳格罗妮公主。“在维克多·雨果的一部剧本中，”她在给哈雷尔道的信中写道，“是没有小角色的。”雨果并不认识她，只是在一八三二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在一次舞会上见过她。她“年轻，高大，皮肤白晰，眼睛黑亮，脸上是春天般的光彩”，她浑身戴满首饰，是巴黎最具光彩的美人之一。那时雨果不敢和她说话：

她走过来，走过去，就像一只火鸟，
她在人心里撒下火种，自己不知道，
大家随她迷人的舞步忽东又忽西，
你，你虽然凝视她，你却不敢靠近她，

^① 马尔尚吉（1782—1826），法国大法官，文学家。其名作《诗情画意话高卢》于一八一三年出版。

^② 《内斯尔之塔》，大仲马的戏剧，作于一八三二年。

^③ 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1800—1876），法国演员，擅长演浪漫剧和情节剧。

因为，满桶的火药对于火星就是怕。^①

朗读的时候，他好几次碰上了这种目光，他从中读出了她的好感与充分的信赖，为此他感到落漠与哀伤。一见钟情使他经常打听她的消息，他了解到朱丽叶小姐，二十六岁，一八〇六年生于富热尔。^②她的父亲朱利安·戈万，是个裁缝，是一七九三年逃入丛林的朱安党人。朱莉安娜（人称朱丽叶）出生时便是孤儿，由她的叔叔勒内·德鲁埃少尉抚养。他是布列培尼海岸警备队的炮兵。这位正直的人带给她的童年却是逃学和孤僻的性格，小朱丽叶承受着各种磨难带来的痛苦。她十岁那年被送到巴黎本笃会女修士的永敬会寄宿，在那儿有她叔叔的两个女亲戚。朱丽叶是女修士们的掌上明珠，很受宠，教养却极好。一天巴黎大主教德·凯朗拜访修女院，注意到这位漂亮的女孩，与她经过一番交谈，他深信她不适合修女院的生活，便放她自由。如果不是这位大主教颇有睿智的干预，她或许早就贸然立誓出家了。

一八二五年，朱丽叶十九岁。她那令人惊羡的美貌——“上帝赐予的倒霉礼物”——以及她那无懈可击的身段，把她带到了雕塑家雅姆·普拉迪耶的画室。其间的原委如何，始终没有弄清楚。朱丽叶认识他时，他已三十六岁。按照出身，他是个日内瓦的胡格诺派。^③他的职业和天性造就了他目光阴鸷、长发披散、穿着招摇的浪漫主义放荡鬼形像。他经常的一身打扮是：紧身短上衣，带流苏的靴子，紧身裤及火枪手穿的短斗篷。在他的画室里可以舞剑、弹琴。心眼不坏但好色、感情不专一的雅姆使朱丽叶为他摆出大胆无比的裸体姿势之后，第二次再来时，便已有了他的孩子——克莱尔。他从不肯承认他的骨肉，却也未曾否认过。一八二七年，雅姆迈进法兰西研究院的大门之后希望找一门像样的婚姻，于是朱丽叶不断被怂恿投身戏剧，雅姆不仅教给她许多如何当好女演员的宝贵经验，而且给了她看透尘世，如何诱惑男人的劝诫。“我的劝诫从来都不是感情冲动下的话语，那是无私的劝诫。只要你有资格，那我对你的友情永不消逝……，”^④人们似乎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是指什么。

与其说是朱丽叶的才华，不如说是她的美貌使她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演的一些小角色获得小的成功。她没有受过训练，又没有经验，因此，她写信给普拉迪耶，她只能“在当铺里得到契约”。^⑤她因为害怕出不了名而痛哭过。“见鬼去吧！”普拉迪耶回信说，“振作些！……你必须想象自己是一个出色的人，那样你才会出类拔萃……特别是要让那些在任何国家都很厉害的女演员们喜欢你。哪怕剧院散了场，你也要演戏。”末尾署名：“你忠诚的朋友、情人和父亲”。^⑥

画室里的那些腐朽糜烂的生活腐化了她。卖身给众多情人之后，她也未曾改变对男人的看法：五十三岁、自耀英俊的意大利人巴托洛梅奥·皮内里；

^① 维克多·雨果：《致奥×××》（《心声集》）。——原注

^② 富热尔，伊勒—维莱讷省省会。

^③ 胡格诺派，十六至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称呼。

^④ 参见路易·甘博：《认识维克多·雨果以前的朱丽叶·德鲁埃》。此文发表于《欧罗巴》杂志（1952年2—3月专号）。——原注

^⑤ 保尔·苏雄：《克莱尔·普拉迪耶》（未发表之手稿）。——原注

^⑥ 未曾发表。乔治·布莱佐收藏。——原注

穷得付不起钱的舞台美工师夏尔·塞尚；厚颜无耻的记者阿尔方斯·卡尔，他答应过要和她结婚，还向她借钱；最后是游手好闲的巨富阿纳托尔·德米多夫亲王。长相俊美的他性情暴躁，动辄用马鞭抽人。一八三三年，他为朱丽叶在棋盘街购置了一间设备豪华的套房。朱丽叶从事着高级妓女的职业，却并不妨碍她保留着真挚的情感，保留着布列塔尼人爱幻想的性格，保留着对子女淳朴的爱，保留着温柔的目光——这种目光“时刻让人读到她那天使般的心灵”，还保留着一种魅力四射智趣横溢的活泼。

后来，维克多在关于朱丽叶的手记中这样写道：“在你我目光初次相遇的那一刻，你那发自心坎的光芒顿时注进我的心田，犹如残垣上投射下的第一缕晨光。”其实，当时两人都处在不知所措的境地。失去了阿黛尔的雨果需要得到新的爱情以恢复自信。而一直在淫欲中长大的朱丽叶自十六岁起便渴望成为“一位翩翩君子的恩爱伴侣”。卑鄙的情人阿尔方斯·卡尔要把她带到花街柳巷去的那一刻，她正言道：“我感觉，我的灵魂就像我的肉体，也有欲望，而且要更强烈千百倍……您虽然给我快乐，紧跟而来的却是疲惫与羞辱。相反，我更期待一种宁静、和谐的满足与快乐。请您听着，我很自豪，所以我不想欺骗你：如果我找到一个能以他的心灵爱抚我的心灵的男子——就像您喜欢和爱抚我的躯体一般，那么我一定会离开您，丢弃您，丢弃整个世界，甚至丢弃生命……。”^①

朱丽叶趁着《吕克莱丝·波基亚》的排练，紧盯着雨果，大肆卖弄风情。雨果被动地保持守势。他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吗？不清楚；但他处理头妻关系和对待子女感情的态度与情意要求他是忠实的。一贯惧怕女演员，惧怕“幕后纠缠”的雨果始终对此持一种“恭敬而慎重”的态度。他已从《国王寻欢作乐》所遭受的哄乱中接受教训，以一种伟大将帅般的细致筹备着他的首场演出。有一次朗读，他特意请来了“《艾那尼》的战士代表”，演出终于取得了成功。

演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治小姐和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的才情。至于朱丽叶，尽管她露面时间很短，却令观众着了迷。泰奥菲尔·戈蒂耶评价说：“她只有两句台词，仅是在舞台上走过场。可她竟然设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这么少的话塑造了万分迷人的形像，一位真正的意大利公主，嫣然巧笑，摄人心魄……”。^①作者自己则是幸福万分地记录下当时观众对她的评价，同时这也是他自己想赞美的：“她真是漂亮！真是美丽！多好的身材！双肩太妙了，侧影多迷人！多有魅力的演员啊！气派有多华贵、端庄！她准确地领会了意图，表情恰到好处，情感深刻细腻。她很有味道。那音质、那姿态与多尔瓦尔夫夫人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天性与素质上又有那么大的差别！如果再多一年经验，她就完美无缺了。她会成为我们第一流的王牌演员。多精彩的表演！多美好的心灵……”。^②

可是，他错了。不是错在她的惊艳绝伦的美貌，而是错在她的才情禀赋上。朱丽叶是一个“过于做作”的演技拙劣的女演员，而爱情的光芒使雨果的判断力变得毫无水准。一个个夜晚，他到圣马丁门来寻觅这副美丽的双眼，这道来自舞台上的闪电始终牢牢射向他的眼睛。可怕的诱惑袭击着他。很久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泰奥菲尔·戈蒂耶：《当代人画像》。——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以来，他遭到了阿黛尔的坚决拒绝。他那不为人知的揪心之痛一直掩盖在年轻的征服者的面具之下：

在我的心中，我十分悲伤。
我家有该死的客人居留。
我是座高大而富丽的塔楼，
楼里的钟声却低沉凄惨……^①

去朱丽叶的化妆室看望她，是他每晚的必修课，他帮她出主意，他沉醉于这个美人带给他的快乐。雨果在首场演出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二月六日向她表白：“我爱你！”这正是她期待已久的事情。二月二十六日是封斋前的星期六（他俩却一辈子都认为是星期二，可他们又记错了日期或星期几），演出完《吕克莱丝·波基亚》之后，有一场剧院的舞会等着作者和女演员参加。这一夜决定在朱丽叶圣德尼林荫大道的家中度过，当时，棋盘街的“窝”还未营造好。朱丽叶给雨果留了个便条：“维克多先生，请你今晚到克[拉夫特]夫人家里找我。要等到那时我才爱你，为的是要培养耐心。晚上见。啊，所有的一切，都在今夜！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您……”，^②八年之后，她依然记得这一天：

我亲爱的，你还记得吗？我们的第一夜，是个狂欢节之夜，那是一八二三年封斋节前星期二的晚上。已记不清是在哪个剧院，曾举行过一次什么样的晚会，总之，我俩都得参加，（搁笔，吻你美丽的唇。现在，让我继续写下去。）我深信，没有任何力量，包括死亡，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那一刻。此时此刻，那个夜晚的每一个小时在我脑中——地重新演过，一个片断连着一个片断，一个细节连着一个细节，犹如黑夜中的一颗颗星星掠过我心灵的双眼。不是吗，你本该去参加舞会的，可是你因为等我而没有去。可怜的天使！你的人多迷人，你的爱多深厚！那间小巧的卧室里溢满了静谧和谐的气氛。窗外，是巴黎城在嬉闹，唱歌，那些头戴面具的人喧嚣而过。举国上下沉醉在欢乐的气氛中，我俩却悄悄藏起我们自己的甜蜜节目，慢慢咀嚼品味。比起我们千真万确的沉醉，巴黎的沉醉显得名不副实。我可爱的天使，你永远不能忘记这改变你今后生活的奇妙时刻。一八三三年二月十七日，那一夜象征着一件伟大而神圣的事物在你身上孕育。喧嚣，嘈杂，光怪陆离的假像以及熙攘的人群在那一夜被你远远地丢弃，为了追求那神秘莫测、孤独寂寥、充满爱情的世外桃源……

维克多·雨果被迷醉。他曾热烈追求过的阿黛尔给予他的是一个新娘怯怯的顺从。然而顷刻之间，他又拥有了一个美艳欲滴的情人，“清澈的双眸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她的额光洁宁静……足具古韵的粉颈、香肩和玉臂更是无懈可击。她的美足以激发雕塑家的灵感，足以使她有资格参加选美，使

^① 维克多·雨果：《致朱丽叶小姐》（《暮歌集》）。——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周年纪念册》，转引自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她能与那些在构思维纳斯像的伯拉克西特列斯^②面前揭下自己面纱的少女们一比高下……”^①这个能与古代最出色的大理石雕像相媲美的肉体有着“布列塔尼亚妇女丰满的乳房”，在他的面前变得热情万般，灵巧活泛，极尽缠绵之能事。朱丽叶天生具备这种禀赋，她不但自己享受并且给别人带来这种快乐，在那“神圣的一夜”，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感到欢乐无比。二十岁就结婚的他只在夫妻床第间得到满足，真正教他懂得亲热爱抚温存也像诗歌一样是门艺术的人是朱丽叶。

和朱丽叶交谈是另一种快乐。布列塔尼，赤脚的小女生，修道院，贫困是她众多话题中的几个，她也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故事。她的艰辛生活的故事满足了这位作家不少的好奇心。“我是个平民百姓。”她很骄傲地宣布。“雨果男爵”也是迫切地想了解百姓的生活，尽管天真无知的贵族虚荣心在他身上有所发展。更何况，诗人也渴望别人的理解。比起阿黛尔，朱丽叶在他一开始为她写诗时表现出的喜悦心情要强烈得多。他的妻子总是没精打采，对手稿、草稿提不起兴趣；而有着“酷爱收集的天性”的朱丽叶却虔诚地保留着一切。荣耀本身是平淡无味的，因为有了她，荣耀才变得津津有味。因而她无愧于雨果一次次呈献给她的赞美之辞。“献给您，我的美人！献给您，我的爱人！”这是写在第八版的《东方集》上的话语。一八三三年五月出的第四版《冰岛魔王》上则有这样的诗句：

请你沉思的时候不要听，我的天使！
怪声怪气的巴黎在远处呼喊哭泣，
不如听取我的心在你的身边诉说。
你一边休息，一边听听我的心歌唱。
听吧！心儿的叹息比起城市的叫嚷
能表达的内容更多。^①

经过了一年低声下气的生活，爱情的力量使雨果起死回生。一贯颂扬家庭天伦之乐的他起初还对在外找情妇、过夜担惊受怕，不久之后，他居然以此为自豪，并把他对女子的征服告诉所有人，甚至是圣伯夫。圣伯夫嘲笑道：“雨果很坦诚地面对我，似乎要说明他只有一个缺点：太喜欢女人。他声称他可以根本不考虑荣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缺点：承认缺点和隐瞒缺点……”^②毫无疑问，整个巴黎城的人都在对那件风流韵事品头论足。他的一些好友，像维克多·帕维，为他担心。可雨果却宁愿相信，这么伟大的幸福没有罪过。雨果写信给帕维：“我从未犯过像今年这么多的错误，可也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完美。我觉得我现在比那个你替我惋惜的纯情时代更优秀。如果说以前的我是纯洁的，那么我现在则是宽容的。上帝也会懂得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在我的身边有位高贵难得的女友，她是天使下凡，她也清楚

^② 伯拉克西特列斯（公元前约四世纪），古希腊雕塑家，以雕刻体态优美的女像著称。

^① 泰奥菲尔·戈蒂耶：《朱丽叶小姐》。此文发表在由巴尔扎克、奈瓦尔、戈蒂耶、雨果、桑多、罗歇·德·博伏瓦等人合编的《巴黎美人传》中。——原注

^① 参见雷蒙·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②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未曾发表。——原注

这一点。您敬重她就像我一样；她宽容我，她爱我……”^③

阿黛尔是一个宽容的天使。说真的，对于她，要超脱得像个天使并不很难。她怎能不宽恕？她既然已不想再做他的妻子，又怎能勉强她的丈夫忠实？何况，家庭生活在表面上维持着。蒂蒂娜写信给路易丝·贝尔坦：“我的路易丝，好久不见……可爱的姑姑朱莉〔·富谢〕从修女院回来了……多多和黛黛刚剪了头发……朱莉声称她不喜欢篡权的人；她厌恶路易—菲力浦。”^①雨果，这位道德世界里的罪人，又添上几句：“小姐，请原谅我用“洋娃娃”留下来的一点空白之处……可怜的巴黎城仍旧令人讨厌。我还是念念不忘那闹事的夏天和出霍乱的夏天……我在废纸堆里搜集材料编这两册《文学杂谈》（也确实够杂的），以此来消磨时光……日暮时分，我和妻子去拉佩^②堤岸街，沿着河边漫步……”^③——田园牧歌般的画面，格勒兹^④式的家庭生活。

阿黛尔每年夏天都要带着孩子们去石居城堡小住一阵，这时圣伯夫便来到谷地里徘徊。“既然弗丽内^⑤枪走你高贵的丈夫，”他在《赠阿黛尔》这首诗中大胆地写道，那么

现在，一切在明朗，一切也都在变化。
更加明媚的春光使树林美如图画，
为你我让千金榆长得郁郁葱葱。
好在关你的牢宠已终于有所放松，
好在他骄傲无情，冒犯后嫉妒成性，
自己也糊里糊涂掉进爱情的陷阱。
他被追求的目标日日校夜地抢走，
每有短暂的间歇，我们要急着享受，
就近奔向树林里，同样也急不可待……^①

阿黛尔总是在雨果一离开皮埃弗以后就步行出门，约好了和圣伯夫在路上碰头。圣伯夫早就租了辆马车，于是他俩尽可能地享受幸福。这并不算什么。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便带着暮色的沉重。“爱情漫布在我们所去的一座座教堂中，”圣伯夫在给雨果夫人的信中写着，“和暮霭沉沉的夜色融合着……即便是沉醉于幸福，悲恸也是常来的不速之客。我似乎一向不对事情抱很大希望。我对任何事感到若有所失。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我的感情也总是缺了点阳光的热力……”^②与此同时的巴黎，朱丽叶被雨果带到了王家广场的家中。第二天，她写信给他：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原注

^① 路易—菲力浦（1773—1850），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出逃英国。

^② 拉佩堤岸街在塞纳河右侧，在巴黎市区东南方向。

^③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收藏。——原注

^④ 格勒兹（1725—1805），法国画家，其作品常以家庭生活为题材。

^⑤ 弗丽内，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名妓。曾是著名雕塑家伯拉克西特列斯的模特儿。

^① 圣伯夫：《故事》，（《爱情之书》），8）。——原注

^② 此信转引自勒内·泰尔努瓦：《圣伯夫的悲哀》，发表在《全国教育》上。——原注

您知道，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您能向我敞开您家的大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使我认识了您生活、爱恋和思考的地方。可是为了不对您撒谎，我必须告诉您，这次拜访带给我的却是忧愁和可怕的沮丧！我更深切地感到，你我离得多远，我对于您又是多么不谐调！错不在您，我可怜的心肝，也不在我，又似乎是我的错。我不能荒唐地把不幸过多地归咎于您，但亲爱的，即使不是这样，我还是想向您倾诉：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最可怜的女人。只要您还有一点可怜我，就请您帮助我逃出这忍辱负重的窘境。这是一个同时折磨我的精神和肉体的境地。请求您帮助我站起来，我善良的天使。我要依赖您，依赖未来！我求求您，求求您。③

这种低声下气的哀求出自肺腑。在此之前，她早就完全堕落成高级妓女，并且觉得向这个那个德米多夫亲王之类的人索要最起码的奢华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男人身上，除了厚颜无耻和野蛮粗鲁之外没有别的发现，这就是朱丽叶的悲剧所在。现在她爱上的是一位鄙视买卖行为，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他的快乐，为了忌妒而痛苦不堪，又非要事事明白不可的苛刻的主人。他“全面、深厚、体贴、热烈、无穷无尽”地爱着她，不但要求她美貌还要求她纯洁。可她除了有钱的护花使者，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她用在剧院挣的很少的钱来抚养女儿克莱尔。她的一往情深却不足以使她下定决心打乱原有的生活，所以才决定搬进棋盘街的那套漂亮房间。在那儿，她也许会继续迎接那位富裕显耀的施主、粗鲁的德米多夫，以及他的那些朋友。因而维克多认为她像狄杰·玛丽蓉·黛罗美一样无可救药。如果是巴尔扎克对此会一笑置之，而雨果当时正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爱情。有时，雨果“侮辱性的猜疑”令朱丽叶伤透了心，要断绝来往。她出走逃离；又返回来请求这位严厉的法官和卓越的情人“使她变得神圣，使她身上善良、贞洁的品质再现光彩”。

如果她决心改过，他会原谅她。可她服从之后立即发现自己穷得一无所有。一八三四年一月，她去了趟当铺，出来时，手里多了张长长的清单：四十八件绣花细麻布衬衣、三十六件细麻布衬衣、二十五件长袍裙（其中两件无袖）、三十一条绣花衬裙、十二件绣花短上衣、二十二件晨褙、一条镶边横格开司米大围巾、一件印度开司米披肩，等等。①这张凄凉的清单让人感觉仿佛是清理死者遗物的清单。纳格罗妮公主早已死去，朱丽叶·德鲁埃还必须为生存而奋斗着。她被债主们团团围住，这令维克多醋意大起。这位勤俭节约的有产者在朱丽叶向他无奈地坦露了部分忧虑之后勃然大怒，他愿意帮她还债，浪漫主义的英雄如此表示。

维克多·雨果致朱丽叶·德鲁埃：“这笔钱是我刚给您挣来的。我愿把这一夜的剩余部分留给你。今天早上有人来向我索要东西，我必须准备好。笔一次次从手中滑落，但只要是为着您，我要继续下去。我不同于别的男人，我会考虑命运的力量。我始终认为您是心肠最善良的人，是最高尚、最尊贵的女人，即使在您堕落时，那也只是命运对您的惩罚。我不会附和别人再来压迫一个已摔倒在地的可怜女人。谁都没有权利向您扔第一块石头，除了我，万一真有人扔，我会挡驾的……”①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随后，他把她同以前所有的男人隔绝，让她做一些事，因为他不能和她住在一起，作家总喜欢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做他的秘书。就像朱丽叶给雨果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现在还不到晚上六点，我刚刚抄完你昨天交给我的诗……”她每做一件事都要向他汇报：“我昨天回来的。我已读过你的诗。我吃了晚饭，我记了帐。接着我去睡觉。我读了你的报纸。我睡着了，我梦见了你。今天早晨我醒来是八点，几乎立刻起身。我做了一些家务，缝补了昨天穿的衣服……两点半时，我开始抄写。抄完后就接着给你写信。我的司令官，这就是简要的情况汇报，你满意吗？值班长本人也表示满意。晚饭过后，我要让孩子们背书，并数一下《秋叶集》有多少行……”^①

当然朱丽叶得到了丰厚的酬答。他替她买了本黑角镶金的记事本：《舞会、晚会录》。每晚，他回王家广场之前，总要在上面写些琐屑、缠绵的思想，然后才离开。“在一年的第一天，我要写下：我爱你；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要写下：我仰慕你……——你的爱恋使我热爱土地，你的目光使我理解蓝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我可怜的朋友：来自地狱的天使……——你拥用美貌、智慧、情感，如果社会像大自然那样公平地对待你，你早就出人头地了。但你千万别伤心，社会顶多使你成为王后，而大自然早已赋予你女神的禀赋……”^②这位情人实在是钟情，然而狄杰的脾气仍很犟，总把这位玛丽蓉·黛罗美想像成堕落天使。她自己轻视自己。维克多那令阿黛尔生厌的肃穆深重的情感却令朱丽叶喜欢，有时与学生般的活泼气息交替出现，她就更感高兴。

演戏生涯是她的另一个希望。多次争执以后，雨果应费里克斯·哈雷尔的要求为圣马丁门剧院新写了一个剧本《玛丽·都铎》。他把两个都很重要的角色分别给了乔治小姐和朱丽叶小姐，前者演英国王后，后者演珍妮——一个令人同情的穷姑娘犯了错终于得到情人的宽恕。几次排演都纷乱吵闹、毫无头绪。专横的乔治小姐颇具贵族气势，容不下一个与她抗争的对手。她不喜欢雨果，因为他对配角恭敬有加。她尖刻地指责合作者演技拙劣。俊美的比埃尔·博卡日在她的教唆下在排练时对朱丽叶傲慢无礼，不久退出吉尔伯特这一角色。作为大仲马的好友，他不希望雨果成功。在人们看来，大仲马和雨果这两位浪漫派剧作家是理所当然的竞争对手。博卡日、圣伯夫、甚至哈雷尔操纵了首场演出前的舆论，说剧本中充满了暴力与罪恶，舞台上会有刽子手出场，朱丽叶更被称为是个叫人生厌的人。

首场演出前夕，剧院经理劝作者：“朱丽叶小姐无法出演此角，刚好大仲马的情妇伊达^③对这一角色很熟，她已准备就绪。”对朱丽叶一往情深的雨果正气凛然，不肯让步。哈雷尔大为恼怒，在最后片刻拒绝给他部分赠券。大仲马颇有风度地把他的坐位全部让给了这位对手。演出在狂风暴雨般的紧张气氛中开始。前两幕演完了，还算顺利；可第三幕时，台下有人给朱丽叶喝倒彩。同伴和观众们的敌视态度使她十分难堪，事实证明——唉！——事前的种种担忧和批评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圣伯夫、阿黛尔及“《艾那尼》的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和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③ 玛格丽特—约瑟芬·费朗，人称伊达·费里耶，于一八四〇年嫁给大仲马。她先离开戏剧界，后又离开丈夫，去意大利与维拉弗朗卡公爵同居。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在热那亚去世。——原注

老战友们”施加压力，第二天，雨果愤怒而伤心地被迫同意让朱丽叶退出角色，理由是身体不适（事实也是如此，她已不得不卧床）。

雨果致朱丽叶：“您的语调始终是真诚的，充满激情，悲壮深厚。尽管让那些不想听却抱怨听不到的人嚼舌头去好了。结束时，您很美，很动人，就像开始时你也很美，很迷人。您念的每句台词，感情都很细腻，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件在激动时很难做到的事您做得很好。结束时反抗王后的那一出戏能顶下来真是出色，浩然正气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两个女性间的狭隘争斗，而是珍妮顽强地反抗玛丽，是羚羊反抗豹子。您放心，终有一天，大家会替你说一句公道话……”^①

可怜的朱丽叶仅有的一点戏剧天分终于被观众们严厉残酷的态度埋葬了。“我再也不敢了，”她说，“我的自信被他们剥夺，我再也不能背台词，我已僵化。”这是一段令人伤怀的不公平的遭遇。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三 法兰西之盾

两个好友反目成仇，是因为他们处得好过了头。

保尔·瓦莱里

圣伯夫写下自己的思考：“我寻思着：近年来美好、繁荣、发达的事业怎么一下子全垮掉了！拉梅内沦落到默默无闻、倾家荡产、没有弟子的境地；拉马丁失去爱女之后，在“荒芜的东方”封闭自己。我们的诗人一个个垮掉，天使一个个堕落！雨果——《她的名字》和《还是对你说》的作者，拜倒在朱丽叶的石榴裙下；《埃洛阿》^①被多尔瓦尔夫人俘获，当了她的受气包；安托万发疯了，埃米尔变得嗲腔怪调。^②啊，只有我们，我的阿黛尔，循规蹈矩完成我们肩负的使命。我可爱的天使，让我们紧紧拥抱，结合融化，活着如此，死后也是。我爱你……”^③这翻思索看起来大彻大悟，事实上远非如此，时间老人不久就证明他们的爱情是脆弱的。圣伯夫和维克多·雨果一家在一八三四年彻底反目，这也是朱丽叶漂泊无依的一年。

并非感情的纠葛使他们互相仇视，而是两位文人的基本气质不合。一八三四年初，雨果的《米拉波^④之研究》发表。他为什么要写米拉波？因为他可以通过这个题目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巴尔扎克把几年来流年不利的雨果写成一个“可怜又可恶”的人。这几年人们确实很不公平地对他动辄就批评。圣伯夫为显出他的关怀，假惺惺地对人们的严厉态度作出吃惊状。“几个月来，批评界几乎一致声讨他的作品和为人，无法设想那聒噪之声四起的场面……”^⑤而米拉波有过类似的遭遇和痛苦。于是巴纳夫被抬出来与之抗衡，巴纳夫^⑥尽管有与他相似的政治思想，至于才气，却是无法比拟的。就像比起一七九八年的波拿巴，人们更敬仰莫罗；也如同一八三四年，有些人丢下雨果去为大仲马喝采。

“不过，人民不会妒忌，因为人民是伟大的，”雨果写道，“人民站在米拉波一边……”^⑦雨果开始期待着有一天人民会为他向那些“并不正直的正派人”讨回公道。他曾经写过：“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现在他说：“我们召唤着一个进步的伟人紧跟着出现在我们这批革命伟人的身后……法国大革命为各种社会理论打开一本巨著，一部伟大的圣约书。米拉波在书中留下自己的英名，罗伯斯庇尔也是。而路易十八则在书上大笔一挥，查理十世撕下了一页纸，八月七日召开的议会差点把书页粘住。这就是事实：书在，笔在，可有谁敢写？……”^⑧他听见自己低声答道：“是你！”除了文学的荣耀，他隐约感到政治的光芒向他召唤。

^① 《埃洛阿》的作者是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原注

^② 安托万·德尚与埃米尔·德尚。——原注

^③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转引自莫里斯·阿莱姆的《圣伯夫与〈情欲〉》一书。圣伯夫把这张秘密的字条写在拉梅内邀他去橡树林小住的信的背面。——原注

^④ 米拉波（1749—1791），出身贵族，是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

^⑤ 维克多·雨果：《论米拉波》（《文哲杂论》）。——原注

^⑥ 巴纳夫（1761—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

^⑦ 维克多·雨果：《论米拉波》（《文哲杂论》）。——原注

^⑧ 维克多·雨果：《论米拉波》（《文哲杂论》）。——原注

同年，朗迪耶尔书店帮他合集出版了一本《文哲杂论》，收入他青年时代写的一些文章，经过了一些加工润色。作者把一八一九年作为“青年正统主义者”的自己与一八三〇年“革命者”的自己相比较，表明：如果他的思想发生变化，那也是正真无私的变化。这本集子未引起人们关注。居斯塔夫·普朗什对此在《两世界杂志》上评论说：“雨果无论如何不该把这本书从厚厚的尘埃中挖掘出来，如果他想保持声誉的话……”^①雨果读了圣伯夫发表的一篇赞扬《米拉波》的文章之后有理由认为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维克多·雨果写信给圣伯夫：“我可怜的朋友（文章对你我两人才有此效果）。文章里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辞，修辞华丽的恭维在实际上——这令我深感悲哀——居心叵测……我宁可你多些同情与怜悯，少些溢美之辞……维克多·雨果备受赞誉，可是您从前认识的维克多，现在陷入了深深的苦恼……”^②圣伯夫发誓他的友谊“不管如何，首先考虑的因素是文学，就像我在生活中首先考虑崇高感情一样”。^③这些虚假的客套在继续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传入两个人的耳中，两人的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着。破裂突如其来。一八三四年三月三十日，圣伯夫致信维克多·雨果：“虽然如此，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保持现状。说什么‘可鄙的人们’——我不会像您这么用词——太过分，还是说一个可鄙的话题好一些。你写些美丽的诗过来，我尽量把文章写得负责认真些。请你返回你的事业中来，就像我重返我的旧行当。我没有圣殿，不轻视任何人。您有一座圣殿，千万别从里头闹出什么丑闻……”^④

雨果又于一八三四年四月一日写信给圣伯夫：“今天要和我分担仇恨与迫害的要求早就深深地教育了我：友谊，即便它久经考验，也会遭唾弃、也会瓦解。我的朋友，再见吧。让我们独自悄悄埋葬在您身上已泯灭的善良和我身上被您的信所扼杀的信赖……”^⑤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以后由于工作需要而见面，依旧握手问好。每年元旦，圣伯夫要给他的教女送去一份礼物，但没有友谊的延续。

一八三四年是维克多·雨果和朱丽叶·德鲁埃面临的最乱无头绪的一年。经历了生活的顶峰和谷底的他们靠着唯一稳固的因素——彼此全身心的爱来应付千变万化的生活。她动情地昭示他们的爱情：“如果生命可以换来幸福，那么我的生命早就为之消失殆尽……”^⑥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又写道：“日安，我亲爱的；日安，我伟大的诗人；日安，我的神明！今天，这个充满爱与阳光的美好日子里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令人回想起你诞生的那一天……”^⑦“我爱您，我的多多。昨夜你令我幸福万分。如果这一夜能一直延续，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不会有任​​何后悔，也不会有其它任何奢望……”^⑧她被她的仇敌称为是个缺乏思想深度的女人。多不公正！人们可以笑她信手拼写的单词，但不会笑她的风格。她爱在信的开始模仿他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题词的习

^① 居斯塔夫·普朗什发表在《两世界杂志》上的文章。——原注

^②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③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1卷。——原注

^④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⑤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⑥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⑦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⑧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惯显得迷人风趣，她用各种方式表达：“我爱你”，绝妙无穷。“我正在给您写信，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把像天上的仙女样爱您的心用养鸡养鸭姑娘的话语来向您倾诉。……我用我心中的爱情充实您头脑中的思想……”^①这种语句与气势可与葡萄牙修女媲美。雨果看出她天生具有抒情的禀赋，将她的信珍藏起来。

人们不能靠着爱情和思想过日子。朱丽叶已是债务累累：欠金银匠雅尼塞一万二千法郎，欠开司米商勒布雷东、热拉尔两位夫人两千五百法郎，欠手套商普瓦万一千法郎，欠口红贩子维兰四百法郎……总计二万法郎（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万法郎）。^②起初，她由于惧怕那位多心的老爷和主人，所以尽量和债主们商量，把衣服拿去典当，她忠诚的朋友雅克—菲尔曼·朗万夫妇^③做中间人帮她借钱。结果，这一切举动反而令人怀疑，并引得摆出一副“大法官架子”的雨果产生妒忌。这一年里，他们好几次险些分手。雨果在一八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的手记里写道：“今天还是情侣，明天又会怎样？……”那已是晚上十一时半。为了保住她的情人，朱丽叶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并且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面对他如此严酷的态度，她只能暗自伤怀：“在您眼中，一切都无可饶恕。直到今天，您还认为我是一年前众人眼里的那个女人：穷困可以将她扔进任何一个第一个愿意买她的富人的怀抱。这就是我们各奔前程的症结所在，令人悲哀却无法抗拒。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④

此外，还有一些令她痛苦的事情：她与雨果在王家广场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毫无缘份（有时她在家等他等得烦了，便会悄悄地跑到他的窗下徘徊，就像他从前站在图卢兹大楼前，瞧着闪烁的灯光，聆听着响彻夜空的笑声）。其次是雨果很容易相信别人对朱丽叶往事的流言蜚语。这些话往往出自伊达·费里耶或已经不年轻的乔治小姐之口，她们假作关心地问他何以在众多女人中偏偏选中这么一个“虚伪、虚荣、妖冶、放荡的女人”？最后，是他太不关心她的戏剧生涯。他已帮助她在一八三四年争取到法兰西剧院的雇用，年薪三千法郎，这笔钱可用来付清棋盘街三十五号那套房间的房租，德米多夫当然不再出钱。可人家不给她任何角色。她有理由认为，她的情人对她这位演员的看法就像《玛丽·都铎》的观众们一样，令她无法忍受。前途茫茫啊！依然是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的穷姑娘，继续当一个藐视自己又爱妒忌的人的情妇吗？当她被债主们吩咐人将她逐出家门、家具被一样样抬走的那一刻，她真的想到了自杀。

维克多，昨晚，您用和乔治小姐一样的诽谤中伤的话语来凌辱我过去遭遇的不幸。您嘲笑了陪伴你十五个月的爱情与苦痛……我请求您不要拒绝我对您的真挚的爱，对您的纯真而又强烈的情感。别像那些孩子一样，看到走过身边的老人，就不敢相信他也曾有过年轻和健壮的岁月。我，我曾以我心灵的全部爱过您，您所有的信我都珍藏着；还有您送我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括号内的折价指本书初版时一九五四年的数字。

^③ 雅克—菲尔曼·朗万的妻子安托瓦内特—爱莉莎·韦隆是朱丽叶·德鲁埃的心腹女友。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的这块手帕，现在它已不属于我的了……

她把以前向他讲过的《玛丽·都铎》中珍妮一角的对白重复了遍。她已无法忍受：

今天，这已不仅是个角色的问题，而是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现在，流言已完全压垮了我；现在，我在生活中经历着你剧本中的角色同样的遭遇，人们不理解我；现在，这场得不到利益、得不到荣耀的战斗耗尽我所有的健康和理智；现在，我被看成是个毫无头脑、毫无出息的女人。我再也不敢、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真的：我再也不敢活下去了。恐惧萦绕着我，使我想到了了结此生……^①

雨果那比自尊心更理智的肉体与情感使他带着后悔返回到朱丽叶的身边。他望着她的睡姿，写道：

你醒来时，会发现这封短笺，折成四折躺在你的床上。你会对我微笑，是吗？我希望这双因哭泣而变得可怜的动人双眼再次漾出笑意。睡吧，我的朱丽叶。你会梦见我爱你，梦见我站在你的脚边，梦见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梦见我的生活离不开你，梦见我对你朝思暮想，梦见我在给你写信。等你醒来，你会惊讶地发现：梦想成真了！吻你那小巧的脚，吻你那双大眼……^②

他把她带到巴黎郊外，在那儿看他珍爱的皮埃弗河谷，看那片郁郁葱葱的闲情逸致。一八三四年七月三日，他们在儒伊—昂—若扎^③的“法兰西之盾”旅馆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亲爱的维克多，此刻我仍沉浸在我们的昨晚带给我的兴奋激动中……昨天，即一八三四年七月二日，晚上十点半，“法兰西之盾”旅馆，我，朱丽叶，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值得骄傲的女人。我声明，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懂得爱你和被你所爱的幸福的意义。这封信是一份书面证明，是证明我心情的一份证书。这份证书将在我今后的生命中起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想起它，我都保证我的心情像今天一样，心里只有唯一的一份的爱——对您的爱，只有唯一的一份思念——对您的思念。一八三四年七月四日下午三时，朱丽叶立证于巴黎——证明人的签名作证便是信上我的千百个吻。”^④

又到了去石居城堡度夏的季节，他们为她在离贝尔坦一家不太远的地方物色了一间房。这是一对姓拉比西耶尔的夫妇家中的一间房，座落在莱梅村绿荫覆盖的山岗顶上，矮小白色的乡村房屋上配着绿色的百页窗，葡萄藤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③ 儒伊—昂—若扎，反埃弗河畔的一个小镇。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墙上疯长。维克多预付了九十二法郎一年。不久他们又回到巴黎。一八三四年七月九日，雨果给朱丽叶的信中写道：“我的最爱，我的天使！再也没有比你嘴里吐出的歌更令人沉醉的了——除了从那儿采摘到的吻。永远不要忘记：这封信是在你的床上完成的，那时你裸着可爱迷人的身子轻偎在我怀中，你为我吟唱着写的歌，歌声使我心迷神乱。经你一唱，粗陋的歌也变得动听美妙！是你使这些歌的诗句变成了诗……”^②七月十九日，她带着“对这个房间的刻骨记忆，他们在那儿享受了多少欢乐，也经历了多少不幸”离开棋盘街，搬进天堂街四号乙一间很狭小的屋子。“呵，这条街名字多好，我的朱丽叶！对于我们来说，天堂就是这条街，就是这座房屋，就是这间屋子，就在这张床上……”^①

（一八三四年）八月，这间天堂之屋变成了地狱。债主们嗅着踪迹跟踪而至，吵吵嚷嚷，朱丽叶只好向她的情人坦白她共欠债务两方法郎！曾经长期只有一天两个苏收入的雨果将军夫人的儿子，当然那时他是个孩子，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忍不往地勃然大怒。他声称，哪怕会损害健康和生命，债务也由他一个人来逐步偿清；他的许诺中也透出了严厉的斥责。她都干了些什么？她的无与伦比的懊悔，让人猜疑她是否还犯过什么别的更严重的错误。朱丽叶致信维克多：“啊，算了吧，你不可能得到比我这个坏女人能给你的更纯洁、更真实、更长久的爱了。你要我如何补偿这一场并非由我造成，我也不知由何而来，而且我的肉体 and 灵魂都不曾参与的罪过呢？你尽管宣判吧。只要不宣判我们的爱情死刑，我接受任何惩罚……”^②

她带着爱女逃向她姐姐勒内（柯克夫人）住的布列塔尼的圣勒南，一对情人分开之后又开始反醒他们以前的荒谬行动。比起深厚的爱情，金钱算得了什么？债务又算什么？“手忙脚乱”的雨果想方设法荒救贫困中的朱丽叶。他甚至求助于普拉迪耶（被雨果称为“菲尔斯滕贝格亲王”，这是这位雕塑家住所所在的街名），要他至少负担他女儿克莱尔的生活费。结果遭到普拉迪耶无情的拒绝。他说除非雨果能帮他争取到凯旋门上一组群像的订货，他才可能承担——多么无耻的讨价还价！行程中，朱丽叶寄来一封封的信：“在遥远的地方，我即将死去……你憎恨我，你厌恶我，你蔑视我，这是真的吗？……无论你要求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做。我的上帝！请你告诉我，你还要我吗？……”^①他当然非常愿意要她，因而毫无保留、竭尽全力地帮助她。”刚刚会见过普拉迪耶先生。我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表现很恰当。事情已商量好，你孩子的父亲和我将尽全力搭救你。他答应必要时像我一样承担对你的责任，不过你的人必须在巴黎。这一点，他和我看法相同，你必须在解决和处理问题的现场。至于我，我刚刚弄到了一千法郎，你瞧爱的力量有多伟大！我要去问问邮车的情况，如果有位置，我星期二就动身，那我们星期五就可以见面了……我已有整整三十个小时没吃过一点东西，但我爱你……”^②

他迫不及待地飞往布列塔尼，却把阿黛尔和几个孩子丢在石居城堡不

^②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①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管。两位有情人终于相会在布雷斯特。^③天是蓝的，海是蓝的，天气在雾气沉沉了一阵之后终于放晴。他们发誓彼此再也不能伤害对方。

追逐情妇的同时，雨果还要安慰妻子。雨果致信阿黛尔：“再见，我的阿黛尔。我爱你。过一阵子再见。给我来些又长又多的信。你是我生活中的欢乐与荣耀。吻你那漂亮的额，吻你那美丽的眼……”^④这是一八三四年八月七日在雷恩写的。八月的时节，阿黛尔正与圣伯夫逍遥自在地漫步在皮埃弗的绿荫下。对雨果的顺从讨好作个表示，这对于阿黛尔并非什么难事，也不是特别值得。“我无法在你身边安慰你，”阿黛尔的信中说，“所以我不想远远地说话刺伤你。况且，我相信你在心底里还爱着我；另外，你久久不归，一定过得很好。这两种想法都让我感到高兴……”任何事情，淡然对待，就会宽宏大量。

回程中，朱丽叶与维克多每天走得不多。她在驿车里，伏着他的肩睡着了；他则在布雷斯特看到了苦役犯，在卡那克看到了史前期的巨型石柱，教堂更是随处可见。他在图尔观看了《吕克莱丝·波基亚》。于是，自朱丽叶于九月二日回到自己在莱梅的人屋，维克多回到石居城堡后，两人开始了六星期的简朴而特有的生活。在拉比西耶尔大妈家里（女友安托瓦内特·朗万充当朱丽叶与普拉迪耶间的联络人，常给她把女儿带来），朱丽叶得亲手做些家务，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她只有两件长袍裙，一件羊毛的，另一件是粉红和白色横条的印度薄纱质地的。她的贫困、铁皮匙子、粗笨的皮鞋、没有任何消遣的难熬时光，这一切都体现着她对他的服从与爱。雨果那奇怪的统治欲终于在他施加给她的苦行主义中得到满足。他在送给她的《克洛德·格》中写道：“赠予我令我长出新的翅膀的天使。一八三四年九月二日于莱梅。”

^①阿黛尔对于他的每天步行穿过树林前往朱丽叶处假装不闻不问，心肠好时也爱嗅一下爱情的味道的老姑娘路易丝·贝尔坦对此也心照不宣。朱丽叶几乎每次都在林中一棵历史悠久的栗树窟窿中恭候她的情人。“乳房丰满、脸颊红润、略张着小口、模样可爱诱人的她仿佛是粗糙的栗树的花萼中脱颖而出的一朵鲜花。”^②她一见到他就跳起身拥抱他从林中带来的满身雾气，拉着他走向铺满青苔的矮树丛。

爱情与大自然天人合一一般的地相融。“这深林中的鸟巢里传来悠扬的鸣叫”，^①和两个情人的叹息绝妙地融合、融合。幸福包围了他们。一贯津津乐道于解释世界，解释上帝，解释万物的雨果终于从这位美丽的梅过者身上找到了自己优秀且顺从的学生。因为下暴雨，他们在老栗树的窟窿里躲雨的那一天成了她的一个珍贵记忆。他尽量让冻得发抖的她感到暖和。雨水顺着他的头发落进了她的脖子。他一边说着话：“你那充满关怀和富有教益的话语会一辈子回荡在我耳边。”她是那种对不仅夸其貌美，而且夸其心灵高尚的男人感激不尽的女人。朱丽叶曾经受过众人对她的严酷评价，她自己也对往昔作了总结谴责，她需要别人给她这样的安慰：

^③ 布雷斯特，布列塔尼最西端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④ 维克多·雨果：《布列塔尼与诺曼底》（《旅途》第2卷）。——原注

^①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②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① 引自雨果《心声集》之《致维吉尔》。

当我的诗歌遭到凌辱，遭到了放逐，
途中靠在你头上才能有片刻休息，
当找哀伤的思想由你的思想保护，
如同黑夜的火炷握在白皙的手里；

当我们俩在河谷双双坐下的时光；
当你的心灵突然出现在你的眼睛，
借助四处飘泊的姐妹的泪水凝望
地上的某个善人，天上的某颗星星……^②

她喜欢听他讲述他寄予上帝的希望，她喜欢他的情人变成布道者：

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我们的痛苦。
可怜的天使，也许我们长跪不起身，
等上帝祝福过了一切清白和无辜，
一切悔过和自新，总也会祝福我们！^①

她应该算是一个值得幸福与骄傲的女人了，因为十月二十五日，那棵经常递送两人信件——她最多一天送去五封信之多——的老栗树中，躺着一首雨果送进去的诗：“赠给您，我敬爱的人；赠给您，我所爱的人。一维。”这首题为《在某教堂内》的诗是他们散步后在皮埃弗的小教堂里伫留很久的那天傍晚写成的：

这是一座简陋的教堂，低垂着拱门，
我们俩走进了教堂，
这三个世纪以来，又有多少个灵魂
在此哭泣，在此悲伤。

正当落日的时分，教堂凄凉而宁静，
我们俩走进了教堂，
祭台下没有信徒，像心中没有爱情，
早已经灭掉了火光……^②

她也许曾在此作过祈祷；也许曾在这儿向某位她真心实意敬仰的神明倾吐过作为女人的失落：她“没有欢乐温馨的居所，没有甜蜜温暖的家庭”，她“两手清清白白，面对此冷酷无情的世界”；她的这位朋友也曾这样安慰她：“发现她严肃、温柔，无愧于神圣的教堂”。真挚的情感，亲切的语词，反复的咏叹，思想与韵律的完美结合使这首诗无愧于成为他所写的最隽秀的诗歌之一。然而他传叹出的朱丽叶的种种哀怨无疑证实：他们因相爱至深而结合，但却充满了不幸。

^② 维克多·雨果：《海边》（《暮歌集》）。——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寄希望于上帝》（《暮歌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在某教堂内》（《暮歌集》）。——原注

四 奥林匹欧

最能提高维克多·雨果的价值的，除了卓越的女性朱丽叶·德鲁埃献给他的温情脉脉外，别无其它。

保尔·克洛代尔^①

朱丽叶开始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悔过的幽禁生活，这是除了在修道院外，任何女人所没有经受过的。雨果答应对她既往不究，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她昨天还是浑身缀满花边和首饰的巴黎最受人崇拜的女子之一，今天她已只为一个人活，外出时必须和他一起，舍弃浓妆艳抹，舍弃荣华富贵，以苦行来赎罪悔过。她秉着以“爱情赎罪”的狂热信念接受了一切。她的主人兼情人每月点点滴滴的供给她八百法郎，她虔诚地把开支一一记录下来：

日期		法郎	苏
1 日	我爱人挣的钱	400	
4 日	我爱人挣的钱	53	
6 日	我多多的伙食费	50	
10 日	我的好人儿挣的钱	100	
11 日	我心上人的伙食费	55	
12 日	我亲爱的挣的钱	50	
14 日	我爱人皮夹里的钱	6	4
24 日	我亲爱的爱人皮夹里的钱	11	
30 日	我的好多多皮夹里的钱	3 ^①	

这些钱中，扣除还债的钱、房租和女儿的寄养费后，就所剩无几了。她的房里难得生火，天冷得厉害的时候，就躺在床上遐想、看书或记帐。她的主人每晚要求她一定记帐，并仔细核算。她的食品往往是牛奶、奶酪和鸡蛋，晚上一只苹果。因为没有新的长袍裙，她只能把旧裙“加工复修”，这位声名赫赫的作家每晚在她耳边唠叨：“梳妆打扮对一个漂亮女人毫无作用。”她买了一盒什么牙粉，怎么把旧披肩改成了新围裙都要一一向他汇报。出人意料的是，她不仅愉快地接受了这种禁锢的奴隶生活，而且对此心存感激：“只要不负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我不愿意做！我的天！欠债是多么令人厌恶而又可耻的事！我的爱人，你不计较我的过去而施舍给我爱情，你多么伟大而崇高啊……”。

她总觉得在闲暇时为情人抄写手稿和缝补衣服是很甜蜜愉快的事。而也有令她痛苦的事，那就是不能单独外出，有时得像笼中的鸟儿渴望蓝天一样等上他好几天。雨果空闲了，会陪她去圣芒代看望上寄宿学校的克莱尔；去巴黎残老军人院探望濒临死亡的德鲁埃叔叔；有时也会去逛旧货店。他喜欢小克莱尔，并写信给她：“我可怜的克莱尔，既然你有些想你的老朋友多多先生，他必须在这儿亲切地问候你一声。你要努力学习，做个好孩子，长大有出息，像你母亲一样做个高贵而可敬的人……”^②他迟迟不来的时候，那种幽禁对于她是最痛苦的折磨，甚至连那种在林荫道上溜达溜达的“放风的快

^① 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外交家及作家。

^② 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乐”也得不到了。她埋怨道：“我愚蠢得像条狗，被人牵着鼻子四处走：一点汤，一间狗窝，一条铁链，这便是我交的好运！然而主人还整天带着他的爱犬，可我呢，没这福气！我的链子给扣死了，您别想解下它！……”^①

她仍然希望通过戏剧来实现自己自立的愿望，屡遭挫折之后仍很顽强。雨果又写了部新的散文剧：《帕多凡的暴君安日洛》。这同样是一出《吕克莱丝·波基亚》式的情节剧，剧中有受了高尚情感鼓舞而重新做人的高级妓女（拉蒂斯贝），有被拯救的柔顺女子（卡塔丽娜）。这是一部有意外相认、有秘密通道、有毒药瓶、有母亲的十字架的典型而全套的情节剧。法兰西喜剧院欣然接受了这出剧情紧凑的剧。在该院领取固定报酬的朱丽叶也曾指望过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角色。然而当她考虑到雨果可能不放心把剧本交给一个演技有争议，又有人要阴谋拆她台的女演员，却又不敢对她明说时，她宽宏大量地让了步：“让我们在戏剧的前途上各奔前程吧。”她放弃了自己的戏剧前途，离开法兰西剧院时什么角色也没演。马尔斯小姐和多尔瓦尔夫人分别接受了两个角色。

作为演员，最大的屈辱莫过于此；作为恋人最担心的是玛丽·多尔瓦尔夫人那充满诱惑的妖冶和四射的魅力。多尔瓦尔曾玩弄过“绅士”维尼。断定她会向一位年轻英俊的诗人发起进攻的朱丽叶致信雨果：“我嫉妒那个生动真实的女人，她淫荡不羁，她每天和你在一起，盯着你，和你说话，又碰到你的身子。呵，对，就是她，我嫉妒！这事令我难以忍受……”^②《安日洛》的首场演出（欢呼啊，兴奋啊，狂热啊，尤其要归功于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是对朱丽叶的又一次折磨，然而她的忠诚说服了她：“如果你得知我有多大度无私地为多尔瓦尔大鼓掌，那你就会至少分一点神来留意我这颗可怜的心，不说使我伤心的话，不做令我伤心的事，我的心一想到不是由我，而是由另外一个女人来演绎你崇高的思想，就有一点痛楚了。算了！我知道你在这个女人身边，又难免伤心起来……”^③她从人们的阵阵赞扬声中看到了“女演员和作者这种在智力上天作般的结合”；她为自己不是那种“把崇高的思想传达给观众的女人”感到很不好受。

她有得到补偿的资格。她首先得到了一些隽永的诗：

既然我的嘴喝过你还满满的酒杯，
既然我苍白的脸曾倒在你的手中，
既然我有时间到你心灵里的芳菲，
这一阵暗香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你曾经对我把情话说得悄悄，
不可思议的话中有心儿跳得轻轻，
既然我见你哭泣，既然我见你微笑，
笑时嘴唇对嘴唇，哭时眼睛对眼睛……

我现在可以告诉匆匆流逝的光阴：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流吧！不停地流吧！我不怕早生华发！
你们和落叶缤纷迟早会同归于尽，
我心中开着一朵采撷不去的鲜花。

“使我解渴的水罐已盛得又满又多，
你们的翅膀想要拨翻它绝对不行。
你们冰冷，冷不下我那满腔的热火！
你们健记，忘不了我心灵里的爱情！”^①

接着的一年夏天，他们作了一次旅行。雨果竭力应付两头的开销。《安日洛》演了六十二场，平均收入二千二百五十法郎。书商朗迪耶尔买下了书稿。他又于一八三五年花了九千法郎买下十八个月内重印《颂歌集》、《东方集》和《秋叶集》的再版权。不久他又付一万一千法郎再印一次《暮歌集》和新的《心声集》。朗迪耶尔三年中（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八年）共付了四万三千法郎。^②钱财从出版商处和剧院滚滚而来，王家广场是一条滔滔的河，天堂街只是一条小溪。

七月底，阿黛尔想去昂儒^③参加他们的朋友维克多·帕维的婚礼。雨果尽管受了邀请，但他不希望在那儿碰到圣伯夫，他宁愿和朱丽叶一起自由自在地出去旅行。于是他派他妻子去参加，她父亲比埃尔·富谢陪同前往。这次别离，两人间的夫妻恩爱更像兄妹之情，信件往来频繁。雨果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蒙特罗写信给阿黛尔：“你好，我可怜的天使！你好，我的阿黛尔！路上情况怎样……”八月一日在拉费尔：“我希望你玩得痛快……”八月三日于亚眠：“你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身体可好？……”八月六日于勒特雷波尔：“大海真美啊，我的阿黛尔。我希望哪天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看大海……”八月十日于蒙蒂维利耶：“我希望这趟小旅行对你有好处，希望你体态丰腴，精神焕发……”阿黛尔致信维克多：“我很相念你，我善良而亲爱的维克多。我多么希望你就在我身边……”^④“我不知该如何告诉你，这一切令我多激动，我可怜的朋友。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和分享到我激动的心情……”八月十九日：“总之，只要你玩得开心，我觉得你就没什么过错。何况，在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亲切而可爱的信之后再埋怨你就显得太不公平了……”^⑤

敦厚而纯真的比埃尔·富谢陪着自己的女儿，他承认他们的融洽有点令他吃惊：“我们返回昂热时”，他写道，“阿黛尔发现她丈夫已寄来好几封信。正在拉布里和香槟旅行的他……对我们的阿黛尔非常关心。他信上说，希望她过得开心，希望她想念他，希望她爱他，结尾这样写道：“我祝愿帕维有一位你这样的好妻子，叫他得到之后感谢上帝吧……”^⑥昂热人喜欢举行

^① 维克多·雨果：《暮歌集》，第25首，——原注

^② 约合一九五四年时的九百万法郎。——原注

^③ 昂儒，法国西部地区名，首府为昂热。

^④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⑤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⑥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庞大固埃”^④式的婚礼；整整四天，人们都在帐篷里或汽船上大吃大喝。美丽的阿黛尔是位大人物的妻子，令“参加婚礼的人不胜羡慕”。圣伯夫含着激动的热泪朗领了一首很长的祝婚诗，受到大家不耐烦却不失礼貌的欢迎。阿黛尔致信维克多：“等你回了巴黎，我的朋友，要请你给他写上几行以示对他的关心的感谢……”^①

阳光明媚地照耀着大地。乡间的空气令人心情愉快，卢瓦尔河畔风景袅娜怡人。可这一切并没有使阿黛尔变得快乐起来。尽管她那位头发稀稀拉拉、呈棕红色的朋友向她大献殷勤，可这不足弥补她丈夫不在身边的缺憾。阿黛尔致信维克多：“一见到卢瓦尔河就令我想起我们一起看着它已经有十年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旅行？……”^②“提到兴趣，我已太老，有时没有烦心的事情、也觉得伤怀……”^③不管是圣伯夫还是生活，一切都已令她感到厌烦。嫉妒唤醒了她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十一岁的蒂蒂娜怯怯地责备父亲：“妈妈有时候思想你不在她身边，都哭了……我的好爸爸，你可千万不能忘了你的乖女儿啊。丢开那一块块石头，别管它们了，和我们呆在一起吧，我们有多么爱你……”^④

此时维克多和朱丽叶正陶醉在旅行的浪漫情怀中。朱丽叶写信给维克多：“还记不记得我们出去时的情景？还记不记得在驿车的车蓬里你我紧紧相偎？心手相连的我们，摒弃了爱情之外的一切东西。每到一处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心里便充满着激动赞美所有的一切。有那么多杰作令我们激动不已！你多么擅长告诉它们背后的奥秘，因为你喜欢这些！我爬了那么多级台阶，终于登上塔楼顶部！因为你在我的面前攀登！……”^①这是朱丽叶纯洁真挚的心里话。她宛然觉得这次旅行是结婚；而维克多则向往这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犹如重返童年时代的纯真无邪。旅行时，他喜欢不带行李，不安排日程，他在废墟上爬上爬下，一会儿画画，一会儿又去采花，要么捕捉灵感。随遇而安的朱丽叶是他消闲作乐时的理想伙伴。

远离了巴黎的维克多不再扮演预言家和大法官的角色，快乐得简直像个在度假的大学生。那些糟糕至极的旅店的墙上涂满了他的怒斥的诗句：

见鬼去吧！肮脏的旅舍，臭虫的客店，
一清早，全身都是一点一点的红疱；
厨房里臭不可闻，晚上又无法睡眠，
耳听东游西逛的店伙计哼着小调！

一八三五年的这趟旅行他们一直来到底卡底^②和诺曼底。库洛米埃的教堂不值一提。普罗万有四座教堂，点缀于两个山岗间的城堡主塔很吸引人。距离苏瓦松两法里，一座十五世纪的令人赞叹的小城堡——塞特蒙城堡，座落

^④ “庞大固埃”是拉伯雷十六世纪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巨人式的人物。

^①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24号。——原注

^③ 参见雅克·卡斯特尔诺：《阿黛尔·雨果》。——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29号。——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底卡底，法国旧行省，首府为亚眠。

于远离任何道路的幽静峡谷里。“如果有一天这座城堡以约摸万把法郎的价格出售，那我就为你买下它，我的阿黛尔……”^③圣康坦的建筑物，正面很漂亮，是一五九八年的木雕。“我现在正在亚眠。大教党将花费我一整天的时间。这儿真是个奇观……”在勒特雷波尔，雨果写信给阿黛尔：“我亲爱的朋友，昨天既令我愉快又让我悲伤，愉快的是接到了你的来信，悲伤的是却只有一封……我期待着还能等到你的来信，为此我在阿布维尔^①待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可我两次去邮局都是一无所获。……不久以后再见，我的阿黛尔。拥抱你的那一刻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②这都是些模范丈夫式的信件，然而这些热情动人的形容词却出自这样一位男人之口：他和另外一个他所爱的女人一起来看待这一切。

回来以后，他要安排两个家：阿黛尔在石居城堡，朱丽叶在莱梅。忙里偷闲地消遣作乐成了他的习惯。一八三五年九、十这两个刮风多雨的月里，朱丽叶常一人独自呆在拉比西耶尔大妈家她的小房间中，望着窗外风雨大作，为她可怜的女儿——“几乎被我们忘了”——担忧；要不她就在那儿缝一件晨褙，或是重读她“亲爱的好人儿”的作品。她不厌其烦地读着这些作品：“我熟悉你每一部作品，真的。喏，每一次重读，总比初读时得到更大的乐趣。这就像我熟悉你那俊俏脸庞上的每一个细节。你的每一根发丝，每一根胡子，我都叫得出它的名字。这并不阻碍我对每一份出人意料的美感到惊讶，感到依恋……”^③此后她还常常冒雨来到那样棵老栗树下，却因见不到情人，也见不到信件而大感失望。“除非整个苍天化作雨水，否则我一定要到我们那棵大树那儿去。这棵树今年对我毫无作用。它至今未给我捎来只言片语。它是棵负心树，尽管我爱它超过其它更年轻、更可爱的树！忘恩负义实在是男人和树的本性……”^④只有当她不时收到一页写得很精彩的信时，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维克多致信朱丽叶：“让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记住昨天！让我们永远记住，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这场可怕的狂风暴雨对于我们却是意味着柔情蜜意。暴雨倾泄而下，雨水冰凉地顺着树叶落在我们头顶。惊雷滚滚。赤裸的你拥在我的怀中，对我微笑时，你才转过那埋在我奴膝间的美丽的颊。雨水淋湿的衬衣紧贴住你俊俏的肩。这一个半小时的暴风雨中的每一句都是我们的情话。多迷人呵，你！我爱你无可比拟，我的朱丽叶。我们的身后有多么可怕的喧嚣；而我们的身上有多么绝妙的和谐！让这一天凝固成我们今后生命中赤金般珍贵的记忆吧……”^⑤

诗人在朱丽叶那危险的近乎虔诚的狂热崇拜下把自己神化起来。浪漫派作家把自己的忧郁和抱负一古脑地加于自己创造的化身。^⑥以逃脱世俗的命运。拜伦以“恰尔德·哈罗尔德”首开先例；维尼有“斯泰洛”；缪塞有他的“福丢尼欧”与“方塔西奥”；乔治·桑有“雷丽亚”；圣伯夫有“约瑟

^③ 维克多·雨果：《布列塔尼与诺曼底》（《旅途》第2卷）。——原注

^① 阿布维尔，法国索姆区首府，位于索姆河畔。

^② 维克多·雨果：《布列塔尼与诺曼底》，第2卷。——原注

^③ 参见保尔·苏雄：《奥林匹欧与朱丽叶》。——原注

^④ 参见保尔·苏雄：《奥林匹欧与朱丽叶》。——原注

^⑤ 参见保尔·苏雄：《奥林匹欧与朱丽叶》。——原注

^⑥ 关于这个问题，见埃米尔·昂里奥：《浪漫派作家》。——原注

夫·德洛尔姆”；夏多勃里昂有“勒内”；斯丹达尔有“朱利安·索雷尔”；歌德有“威廉·迈斯特”；邦雅曼·贡斯当有“阿道尔夫”……雨果则把自己体现在“奥林匹欧”身上。

“奥林匹欧像兄弟般有着与他类似之处，这个半神明的人物，夹杂在自豪、大自然、爱情的气息间孤独地来到人间……”^④

选用这个名字是一时的灵感。既是来自奥林匹斯山的天神，^①又是给雷电击倒却不忘自己高贵出身的巨人堤坦；^②又是个能比常人看得更清更运更透彻的超人；既来自神界，又是神明的牺牲品。朱丽叶的狂热崇拜使他惯于这样评价自我，然而他也明白自己正在经受一个遭人厌恶、遭人诽谤的痛苦时期。“几乎他所有的老友”，亨利·海涅^③写道，“都抛弃了他，况且说实话，他们是被他的利己主义伤害之后。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才摒弃他的。”因此他需要对他自己的化身好好安慰一翻：

以前人们曾崇拜你那冷峻的双眼，
祥和却愤怒的前额；
年轻人，你的大名令人惧怕而敬爱，
哎！不过此时此地，

要让你声名俱裂，坏人匆匆赶至，
张口咬住你的小性命，
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个个迫不及待，
低下脑袋，看个究竟！……^④

是激情，从整体的和悲剧意义上讲，正在完成着塑造一位诗人的任务。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已远超过了《颂歌集》和《秋叶集》时的诗人。朗迪耶尔在十月底出版的《暮歌集》是一部杰作。书名中已散发出一种柔和的气息，而且看过光彩夺目的《东方集》之后，人们会发现朴实大方的语调与紧凑严格的形式已在《暮歌集》中合二为一。即使最平常的话也被提到史诗的高度。比起《拿破仑二世》，或比起出自儿子肺腑般的、向皇帝的幽灵呼喊出的声声渴求，还能有什么更美好的吗：

安睡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去寻找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灵，而不是向导！
因为，我们曾为你悲戚的命运而哭泣，
不论三色旗还是王旗在招摇飘舞，
这条可恶的绳索把你的塑像拽倒在地，
我们任何人都未出过力气！

好吧！我们为你举行隆重宏大的葬礼！

^① 奥林匹斯山为希腊圣山，相传是天神宙斯及众神的居住地。

^② 堤坦，希腊神话中巨神族，因对诸神造反，被天神宙斯用雷电劈死。

^③ 亨利·海涅，即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作家与诗人。

^④ 维克多·雨果：《致奥林匹欧》（《心声集》）。——原注

也许，我们终会有自己战斗的胜利。
我们将用胜利安抚你那可敬的灵柩。
欧洲、非洲、亚洲，都要邀请它们参加！
还要把新生的诗歌呈送到你脚下，
新的诗句咏唱新的自由！^①

《赠路易·布〔朗热〕——钟》这首诗，可以说明作者的政治立场。难道雨果才称颂过国王，又要咏唱皇帝了吗？——有什么不可以的？钟楼上的大钟，“钟，这天堂在大地旁叩响的回声”，镌刻的历代的纹章和印迹。钟“犹如一个洪亮的回音写进乾坤”，同样叩出每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因此，诗人必须为祖国的一切荣耀与屈辱而颂扬叹唱。匆匆的路人可以为了上帝除外的任何人让钟声叮 响起。

不过，无须费神于我的心，我的钟，
一到时间，圣明的精神就一一呼唤，
摸过钟，又摸过我的心，说：“请歌唱！”
刹时，从各个方面，从四面八方，
从彼此被震颤的晦暗重重的胸口，
透过各自的表层，透过肮脏的污垢，
透过使人尴尬的一层锈斑和灰烬，
天空中将会敲响某种浩瀚伟大的声音！……^①

在《暮歌集》中，他特别赞叹了他和朱丽叶·德鲁埃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婚礼。有十三首诗在不同程度上暗暗为她^②题写。那些热衷于丑闻的人是作为法官而非朋友来阅读这部诗集，而他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些诗的灵感来自他的妻子和孩子。对阿黛尔的美德示以敬意的这首《看那百合花》，力图否认所传夫妻不和一事，也是对往昔情感的铭记，对目前的一种友好表示：

啊，如果，你能在天空下的某个地方，
遇见一位庄重、沉稳、眼睛温柔的女郎，
跟着的四个孩子，最小的摇摆晃动，
悉心照顾每一个，如果她身旁走过
一个贫寒的盲人，而且老态龙钟，
她拿出一块施舍，放入幼女手中……

啊，请为她祝福，无论你是谁。
众所周知，她是不朽灵魂的姐妹！
我的保护与帮助！我的自豪与期望！
款待我的青春时光，抚慰我的迟暮年华……^①

^① 维克多·雨果：《致铜柱》（《暮歌集》）。——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赠路易·布……》（《暮歌集》）。——原注

^② 见《暮歌集》（14，21，22，23，24，26，27，28，29，30，31 及 33 各首）。——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看那百合花》（《暮歌集》）。——原注

这首压轴之作，可使整部诗集超凡脱俗，却激怒了圣伯夫。不能自己的他给《暮歌集》写了从头至尾很不公正的评论。结尾处他攻击道：“也许可以这么说，作者完成时想朝别人眼里撒一把百合花。我们遗憾的是作者居然相信这种细致不可或缺，于是，他的诗集在统一性方面无可避免遭到损害。

《暮歌集》并非一定要这种二元论不可。文学上的缺乏分寸感（尽管色泽亮丽、笔触道劲）……使他组成诗集内容时，涂了两种相抵触的色彩，点燃了两炉相排斥的香火。他未曾看到，大家的印像是砍掉一个方面，则事物反而更受尊敬与好评……”^②

阿黛尔为这些冒失的评论而痛苦。如果说，唱给朱丽叶的众多赞歌令她伤心，那么这些诗可能令她感动：

你呀！要永远为你祝福，
不受果实诱惑的夏娃！
对！美德使你满足，
请在纯洁的巅峰安居……^①
“不受果实诱惑的夏娃”……

是她丈夫分给她一个并非叫人不悦的角色。雨果重又萌生的爱情使他合法的妻子产生了重新接近他的是感情而非肉体上的欲望。她从来不是一个多情女，甘心情愿只当个名誉伴侣。

阿黛尔致信维克多·雨果：“你不要放弃任何东西。我只要安宁，我不需要娱乐。我确实老了^②……我在世上只有一个愿望：愿我所爱的人都幸福。生活中的幸福，于我，已经逝去，我在别人的满足中寻觅我的幸福。无论如何，这样确实很甜蜜。因此，当你说我有“宽宏大量的微笑”时，你说对了。我的上帝！你可以干任何事情，只要你觉得幸福，我也就幸福了。不要以为我是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对我来说，这是对生活的忠诚和超脱……我永远不会滥用婚约赋予我的权力来约束你。我考虑的是你像小伙子一般不愿受拘束。可怜的朋友，你二十岁就结了婚的呵！我不愿意就这样把你的生活和我这个可怜的女人系在一起。至少，你愿意给我的东西，你一定会坦诚地、无拘无束地给我的……”

《暮歌集》出版之后，圣伯夫被她渐渐从生活中摒弃。她不仅责备他那篇文章有失分寸，而且责怪他四处宣扬说《暮歌集》败坏风气。雨果甚至考虑过要和这位曾经的老友决斗。朗迪耶尔只好出面干预，他说：“在你俩之间，在两位诗人之间，决斗得起来吗？”圣伯夫写信给维克多·帕维：“我很遗憾，我们真的动了气，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至少，我看不到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间的有些文章无法消掉、也无法收回……”^③

^② 圣伯夫：《当代人物画像》，第1卷。——原注

^① 《暮歌集》（第36首）。——原注

^② 其时阿黛尔·雨果三十二岁。——原注

^③ 参见雅克·卡斯特尔诺：《阿黛尔·雨果》。——原注

^④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2卷。——原注

令人惊诧的是，朱丽叶得到他这么好的赞美，却表现得比阿黛尔更妒忌。她看到评论家们把最后一首诗《看那百合花》说成是有“对家庭回心转意”的意思后非常不安，她于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二日，写信给维克多：“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发现，事实是，一年来，你变了，你的习惯，你的情感也变了。我也许会是唯一因此而忧伤至死的人，但这与你有何干？既然家室很‘快乐’，家庭很‘幸福’。”^②她更是抱怨他相念她太少。“我向您保证，不是开玩笑，我亲爱的好多多，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令人感到可笑。是结束的时候了，两个情人在无法忍受的贞洁中煎熬，该结束了，这种荒唐的事……”^③她要的是一个一往情深而非忠心耿耿的维克多：“我是作为一个被爱的情妇，而非一个依赖旧日爱情的女人，和你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我未有过别的想法。我不要求也不愿意要退休金……”^④她用相爱中的女人才有的清醒头脑判断，在艺术领域里已经得心应手的他，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其他舞台上继续取得成功，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预言家。她把這個想法告诉他之后，被他反驳道：

你和我谈荣耀的时候，

我置之一笑。

你轻易相信这些声音，

而这是谎言，这我知道……

荣耀不久会被铲死。

当荣耀坐在坟墓中央，

嫉妒擎着带血的火把，

才肯放过这一尊雕像……

你唱吧！我整个身心也会欢畅。

笑吧，这是我唯一所要。

我才不在乎，

不管远处众人的喧闹！……^①

然而她可以认为，他对于“众人”，对于“喧闹”，并非都无动于衷；而且，一个爱情和荣耀都得到了极大满足的人，又要在一个新的时期里，重新为雄心壮志而奋斗。

^②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③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④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光影集》（第24首）。——原注

第三章 如愿以偿

时光一点点流逝，眼看着他一天天变成一个花花公子，伤心欲绝的她埋怨道：“邦雅曼，您除了梳妆打扮，已经不再爱我了。”

圣伯夫：《德·夏里耶尔夫人》

一 泉水边的池塘

写情诗对于年轻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已近不惑的诗人所期待的另有其他。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〇年，在社会地位上无足轻重的雨果为此焦躁不已。歌唱树林、太阳和朱丽叶固然不错，但这对于一个渴望成为“精神领袖”的人来说并非生命的全部内涵。

可怜！正当仇恨与丑闻遍行于世，
人民惶恐不安、心忧如炭，
有谁想穿上鞋子，一走了之。
思想家如果丢下责任，
独自迈出大门，离开城市，
便成了无用的歌唱者，可耻！……^①

这个时期，有诗集《心声集》（一八三七年）和《光影集》（一八四〇年）出版。这些作品针对事物和生活的本质提出了作者的疑虑。诗人矗立在山巅，面临无底的深渊，和上帝对话：主呵，你正在干什么？你何必辛勤操劳？

何必大江滔天？何必电闪雷鸣？……
何必推着这个硕大无比的地球，
还有那座座城市，处处山丘，
以及环浮在四周的海洋绕地轴转动？
主呵，你何必反复拨弄地球？
让黑影笼罩它，让白昼照耀它，
时而面朝着茫茫黑夜，时而朝着黎明太阳……^②

没有回答。Pensar, dudar——^③思索即怀疑。诗人猜想，世界的面貌只是大自然的脸容，它的背后有上帝在主宰。但这位无形无声的上帝从不露面；当命运将人攥住，向他发问：“您相信什么，灵魂？”那么此时

站在称之为世界的斯芬克斯面前，
可怕而深沉的犹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抓住我们迷惑而更可怖的思想，
吓得它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

我们这才意识，原来我们缺乏信念，
信念，是一把火炬，照亮人的心和眼，
书上末页记下的这一词：希望

^① 维克多·雨果：《诗人的职责》（《光影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世界与世纪》（《光影集》）。——原注

^③ Pensar, dudar, 拉丁文，雨果《心声集》第二十八首诗的篇名《思即疑》。

是一艘小小的救生艇，免去船员的死亡！……^①

行本身并不来源于形而上学的信念。“伟大强盛的本世纪，禀着崇高的本能来引路。”^②雨果当时渴望成为塑造民族形象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楷模夏多勃里昂，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驻外大使、外交大臣。这也是他希望自己以后所能走上的康庄大道。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一位作家要想取得贵族院议员称号，他必须是法兰西学院院士。雨果对文学界了解得太清楚了，却不曾想到学院会因为他和他的朋友曾在《克伦威尔》和《艾那尼》时期粗鲁地攻击过学院而一直记恨这位天才。如果他们不喜欢，又为什么恨得这么厉害？从一八三四年开始，雨果为自己的勃勃雄心设定目标，第一个便是孔迪提岸街^③，于是他施展浑身解数攻克它。“雨果想进法兰西学院呢，”圣伯夫不无酸意地评论道，”他为此而奔波忙碌。他会一本正经、接连几个小时跟您谈论此事。他会心不在焉领你漫步，而当你从圣安东尼林荫大道返回马德莱娜教堂时，仍在谈论这件事。一旦雨果下了什么决心，他会一心一意地全部投入。于是，他思想上的骑兵大队、炮队和辎重部队，再添上隐喻，便呼啸着朝人们迎面而来。”^④

绿色的院士服，最令朱丽叶和他的女儿蒂蒂娜讨厌。她们自小便在厌恶这种绣花衣服的氛围中长大，并且一直未曾改变看法。朱丽叶害怕竞选，因为她担心由此引起的社交活动会影响她和情人的厮守。她被获准陪伴他进行拜访活动，这样可以在他拉门铃时蜷缩在车中安心等候，对于她，这是“一路上跟随他拾起点点滴滴残羹冷炙”的大好机会。她心怀嫉妨地说：“这样，我会计算好您在院士们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待的时间。”^⑤渐渐地，她喜欢上这种陪同的工作：“今天的天气最适合用来找”不朽的院士们”，白白浪费的话实在太可惜了！”

一八三六年二月，选举的日子来到了（为了弥补莱内子爵的空位），她高兴地预言雨果的失败。”也许三小时以后，您当选不上院士，我亲爱的好多多，您应该为此庆幸。至于我，一点也不屑于您穿上院士服会在政治上得到的利益。我和蒂蒂娜小姐心愿相同。我预先感到高兴的是我不用加一点点香料就能把您‘保存’好……”^⑥不出所料，昙花一现的滑稽喜剧作家梅西耶·杜帕蒂是那天的当选者。雨果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曾以为艺术之桥是人们通往法兰西学院的途径；看来我错了，人们通过新桥去那儿。”^⑦不过，为人豁达大度的杜帕蒂在王家广场投下的名片上写上了这样一首四行诗：

我只是比你早登一步祭台。
我的年龄使我敢如此奢求。

^① 维克多·雨果：《思即疑》（《心声集》）。——原注

^② 雨果《心声集》首篇的首句。

^③ 孔迪提岸街，法兰西学院所在地。

^④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

^⑤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⑥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⑦ 参见大仲马：《回忆录》第4卷。——原注又：新桥，巴黎民间的热闹场所。此句喻法兰西学院院士趣味不高。

你可用你的时间耐心等待。
因为你早已做到真正“不朽”。

一八三六年，他进行了新一轮的拜访。泰奥多尔·帕维把他的悲观的预测写信告诉兄弟维克多·帕维：“膝部受伤的拉马丁大概不会回来。由基佐^①推荐准备与梯也尔^②的候选人米涅^③相抗衡的雨果还未被接纳，所以无法投票表决。除了正在利穆酿白葡萄酒的吉罗，只有夏多勃里昂和苏梅还算坚定可靠，而诺迪耶已转向古典派，他倒戈了，消沉了……”^④尽管学院的两位天才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投了雨果的赞成票，最后获胜的还是米涅。“如果按分量来算选票，”德尔菲娜·盖伊说，“雨果会胜；可惜是计数选票。”她是雨果青年时代的女友，嫁给了一位厚颜无耻、蛮横粗鲁、却有着翩翩风度的记者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她现在越发变得有影响力。她沉醉过浪漫主义，又倾向于反浪漫主义一边，她追随过斯泰洛^⑤之后，又崇尚拉斯蒂涅。^⑥她所崇拜的丈夫刚刚办了一份《新闻报》。她本人以“洛内子爵”的署名在报上写了些精彩文章。雨果在应邀为创刊号写的纲领性文章中提了一套既保守、又忠于一七八九年各项原则^①的政治原则。他为该报撰稿，同时他的女友德尔菲娜则揭露“本周重大丑闻内幕”来斥责那些院士：“先生们，法兰西要求你们为她所崇尚的事物添光增彩，要求你们嘉奖那些在国外为法兰西争得荣誉的天才……”^②她说得很有道理；但那些机关团体都是头脑简单的蠢货，他们对事物反应极其迟缓。

竞选虽然失败，可雨果又开始了日常的生活。他对儿女们感情日渐深厚。婀娜多姿、善解人意、反应灵敏、处事慎重的蒂蒂娜是他的掌上明珠，并日渐成为他的知音。不太和谐的家庭气氛使得莱奥波特蒂娜变得早熟、不苟言笑。她那充满才气的母亲，为她画了几幅出色的铅笔肖像。作品的再版和重印，使他家的经济状况日渐好转。他们每年提取一大笔买公债，但维克多仍要她妻子坚持每天严格记帐。他交给她一本上面画好了各个栏目的本子：“伙食”、“阿黛尔用款”、“孩子们用款”、“教育费”、“服饰”、“杂用”、“仆人工资”、“车马费”、“借出”等等项目。每项开支都有稽可查，包括十二生丁的公共马车费，以及在圣安东尼街三十一号理发师兼卖化妆品的埃姆里先生处花两法郎理发，都一一入帐。从帐中看出，维克多·雨果夫人在一八三九年共理了十八次发。时间的流逝并未把这位家庭主妇锻炼得更出色。王家广场里这幢豪华的住宅并未被治理得很好。雨果“在一间狭窄的冰窖里写作”，至少带有成见的证人朱丽叶·德鲁埃看到：他的床垫裸露着钉头，衬衣的纽扣掉光了，而衣服无人缝补。

阿黛尔仍间或与圣怕夫通信。他认为，她只是把这种“爱情”当作对往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④ 参见爱德蒙·比雷：《一八三〇年后的维克多·雨果》，第1卷。——原注

^⑤ 斯泰洛，维尼写于一八三二年的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⑥ 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高老头》等小说的人物。

^① 彼埃尔·奥比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② 一八三七年一月七日的《新闻报》。——原注

昔的一种思考，他并未看错。”她觉得自己在衰老，她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没人知道这个善良的女基督教徒会否尽到职责，断绝这种有罪恶感的交往，这种带有罪恶感的交往再也找不到借口说成是无法抗拒的冲动。”^①被失败激怒的圣伯夫在本子上严厉无情地评论着雨果：“作为戏剧家，雨果是冒充莎士比亚的卡利班^②……他指责我只写小题目，是否不满意我不再写他了呢？……雨果，是被装扮一新的诡辩的化身。”他甚至也如此评价阿黛尔：“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会完全不要求他所爱慕的美人有思想，会不要求对自己崇仰的天才作出评价（我从雨果，从他和她的身上感受到这一点）……”^③如此清醒的头脑无异于一把锋利的刀片，即使对使用它的人也是一种威胁，圣伯夫为此感到痛苦。

一八三六年五月到十月的整个夏天，雨果夫人带着孩子们和日渐衰老的富谢先生一起度过，是在富克（位于马尔利森林）而非石居城堡。八月间，丰塔纳来此度过了一天，十分痛快：“这是好久来最快乐的一次晚餐。维克多没穿外套，很随变地裹了件他妻子的晨衣，神采飞扬……牛排堆积如山。本堂神甫到访。富谢先生及其毛毛虫……”^④父亲的到来是孩子们的节日。当他离开孩子又要和朱丽叶去旅行时，蒂蒂娜给他来信：“我同情你，我可怜的好爸爸，必须步行那么多旅程，而犒慰你的只有那糟糕透顶的晚餐。但我并不为此生气，因为我希望那会施（原文如此）你立即回到小小的富克来。在这儿，你所见的只有一心一意挨（原文如此）着你的人儿……”^①当他回到王家广场，妻子已赶回来，孩子们仍在富克。莱奥波特蒂娜致信阿黛尔：“我们八点钟左右起床。然后去做弥撒、吃中饭。我在学弹钢琴，黛黛则在玩……本堂神甫先生每天来这儿给我布置作业，用晚餐，以便消磨掉晚上的时光……问一下好父亲，能否送我一本名为《修道院的洗衣妇》的抒情歌谣？这本诗集美秒（原文如此）极了。要是他不肯，由你来买，当然由他付钱……”^②她正为初领圣体礼作准备。同时作准备的还有富克的富谢神甫鲁塞尔教士，还有她虔诚的为她写了几首感恩诗的外祖父。现存的有一本蒂蒂娜的九十二页的《我初领圣体时预备教育之剖析》“避静手册”。九月八日星期日圣母诞辰那一天，维克多·雨果、罗布兰和泰奥菲尔·戈蒂耶来到富克教区教堂参加典礼。领圣体的是莱奥波特蒂娜，她使每一个现场观众深受感化。没有哪个人，即使是最不信仰的人，面对如此纯真无邪、朴实无华的场面能不为之感动。德·夏蒂荣将彼时彼景画了下来。八月二十日，雨果夫人让人给富克的富谢神甫送去一套她丈夫的作品全集，是二十册精装本（价值四十法郎），并叫书商朗迪耶尔从作者帐上“悄悄”扣除这笔钱。领圣体时穿的那件白氏袍裙——哇，多浪漫！——是朱丽叶用她一件旧的蝉翼纱长袍裙改制的。这件薄得透明的长裙还是荣华富贵时期的一件遗物。雨果做完弥撒便回了巴黎，这一举动令比埃尔·富谢父女及被招待的附近全体教士用餐时的宾客大为扫兴。雨果夫人犹如惊恐的会计，写信报告维克多：“蒂蒂娜初领圣

^① 安德烈·比利：《圣伯夫的生平及时代》，第1卷。——原注

^②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又：卡利班、莎士比亚童话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畸形侏儒。

^③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④ 安托万·丰塔纳：《日记》。——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42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42号。——原注

体的花销不超过二百法郎……这笔花费确实相当大；等夏蒂荣作完画一走，我也会谢绝一切客人登门……”^①富克的一切都循规蹈矩。

一八三七年四月十六日，雨果和圣伯夫参加了丰塔纳年仅二十一岁的情妇，加布里埃尔·多尔瓦尔的葬礼，她是玛丽·多尔瓦尔的大女儿，是位“十全十美的美人”。此次会面令两人尴尬。一八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圣伯夫致信乌尔里克·古廷格：“我们坐在同一辆出租马车里，车里有五个人。雨果、巴比耶^②、我、博尔内（《两世界杂志》）等；唯独缺了德·维尼！倒是有三个人，雨果和我，博尔内和我，互不讲话，谁都不认识谁。五个人中的三个，面面相觑地坐在车中。多尴尬的葬礼！……友谊在他们心中死去比这位死去的姑娘更彻底。“雨果平静漠然地和可怜的妻子^③闲聊着。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的圣伯夫事实上焦躁不安。要是他有翅膀，想必他会逃走……”^④

有一阵子，他仍然努力使自己相信阿黛尔会回心转意。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日，他致信古廷格：“她足不出户，不坐车又不走路。我得费尽周折还要隔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她的确切消息。唉！有个夜色极美的傍晚，我却像头受伤的雄鹿哭嚎着冲过幸福的人群……”^⑤他企图重新赢得她的爱，于是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露骨的中篇小说《德·蓬蒂维夫人》。小说叙述一个婚姻不如意的女子爱上一位足具“作家的一切细腻情感”的名叫米尔塞的朋友。困扰在失落、孤寂中的她由于羞怯的孤僻而不为人们理解。“她的生活如同群山环抱的山谷，太阳的光辉直到烈日当头、将近上午十一点时才能照耀到那里……”^⑥“冷若冰霜”的德·蓬蒂维夫人终于尝到激情的滋味，她总是满足这位朋友的一切欲望。这并非因为她要分享，而是她要使他尽量感到幸福满足。后来，这段爱情因其本身的底气不足而渐渐消退。米尔塞独自徘徊于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一个人自言自语：“撒下我！一切随风而逝。”小说里，米尔塞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终于使这对有情人在最后一刻重修旧好，一起幸福地踏入暮年。

然而，生活并非艺术的再现。现实世界中的雨果夫人给这篇明显针对自己的小说惹恼了，因为不久前她收到一首圣伯夫寄来的诗，诗里盛满了米尔塞的抱怨：

撒下我！一切随风而逝！春天重归大地，
夏天已在涌动，愿望却成空。
沟渠有某种翻动，心灵有希望升起。
撒下我吧！一切随风而逝！

^①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54号。——原注

^② 巴比耶（1805—1882），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这话引自奥斯特·巴比耶所述，但巴比耶弄错了。丰塔纳把加布里埃尔·多尔瓦尔从她母亲，托养的修道院里拐了出来，与她在西街二十号过同居生活。但他害怕这种婚姻会危及他的外交生涯，所以一直拒不和情妇结婚。他患有肺结核病，只比加布里埃尔多活了两个月。——原注

^④ 奥古斯特·巴比耶：《私人回忆录》，一八八三年。——原注

^⑤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2卷。——原注

^⑥ 圣伯夫：《德·蓬蒂维夫人》，收入卡尔曼—莱维出版社一九二一年出版的《金钉》。——原注

^⑦ 圣伯夫：《爱情之书》。——原注

维克多·雨果也在杂志上读到了《德·蓬蒂维夫人》这篇小说，当他得知圣伯夫四处宣扬，此故事为安抚“一位非常矜贵的人”而写，不禁愤怒起来。看来，夫妻俩曾达成共识要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叫到王家广场来告诉他中止一切来往。这一热闹场面约摸发生在一八三七年十月左右。要在洛桑开一门关于“王港修道院”课的圣伯夫几乎立即动身去瑞士，此时出国换一下环境真可谓适得其所。圣伯夫致信古廷格：“在人生方面，我这一辈子都错了，我明白这点，我只有力图在文学上拯救自己……”一八三八年五月十八日：“我十月间离开巴黎，感觉凄楚悲凉，我完全有这么做的理由……王家广场那边的事，我只用两句话来解释你就能明白：一面是可耻而又赤裸的阴谋诡计，颇有独眼巨人的味道；另一面是我无与伦比、极为愚蠢的轻信，这终于令我明白此人有多聪明，而爱情永远不会懂得这些……，”^①恼羞成怒的他阿黛尔作出了最严厉、最不公平的评价。他回到巴黎后，写道：“我又回到了阿……难道我真能体会拉罗什福科那句话的真谛了吗？‘人只要有爱，就会宽容。’但在我看来爱情已彻底破产。”三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憎恨她。”不过他经常自豪地回忆起唯一的一次自鸣得意的征服，尽管当记忆触及到令人难堪的决裂时，又会变得忿忿不平。他一直未彻底中断和阿黛尔会面，也未彻底停止通信，只不过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他于一八四五年写信给乔治·桑：“再也不爱人，再也不被人爱，这是我眼前的苦痛，而深陷苦痛中望不到希望的明天，这也令我痛苦——在这个人们如此不幸的美好时代中，类似的事情从未停止过演绎……”^①

这次决裂意味着维克多·雨果有责任在妻子和情妇之间摆平。朱丽叶给他的是纯粹的爱情，但充满暴风骤雨和贫穷。他把她安置在离王家广场不远的沼泽区的圣阿纳斯塔兹街十四号。小套间里挂满了一家之“神”的画像和他的画作，四处摆放着这对情人在旧货店里碰巧购得的哥特式小雕塑和古代织物。朱丽叶在卧室里的床与“火势旺盛“噼啪作响”的壁炉间为诗人腾出一席空间，供他安心工作。削得干干净净的鹅毛笔、摆放就位的灯盏、天蓝色的稿纸，一一准备就绪。她则在自己床上，闲静地观赏着这颗“亲爱的小脑袋”孕育神圣的事物。“刚才我望到你，你那崇高、英俊、灵感四溢的面庞令我充满敬慕……”^②她的屈辱在这种时刻得到补偿。

她说：“确实如此，我没有自知之明。
光阴就如此飞逝而去。
你坐着，我的眼睛不离开你的双眸，
望着你的思想在眼前飘来飞去……

我蜷伏在你身旁一角，自觉渺小。
我是你的白鸽，你是我的雄狮。
我聆听你的纸上有声音轻轻跳动。
你有时掉下笔杆，我立即俯身拾起……^①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2卷。——原注

^①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6卷。——原注

^②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暗中细语》（《静观集》，第2卷，第15首）。——原注

他为这种爱的甜蜜感觉深深打动。这种爱并非盲目。朱丽叶有时有其合情合理的怨言和嫉妒。从王家广场有条外人不知的通道通往雨果的工作室。朱丽叶有时自己去那儿，她并非对一些女子迷醉于她主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朱丽叶致信维克多·雨果：“您太俊美了，真的，您和我一起的时候，我都会妒忌，更别提您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了……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爱您，因为我的一颗心，能向您奉献出任何女人所具有的任何爱情……”^②她对他情人的不贞有怨言，或许一些偷偷摸摸的寻欢作乐可以证明。曾几次，她当面揭穿他“我得下乡去看看家里人”的谎言。她发现他的一家明明待在王家广场。他为何要这样背着她跑出去？

曾经嫉妒过乔治小姐和玛丽·多尔瓦尔的朱丽叶，又担心起自己的女制帽商和歌剧院的舞蹈演员利宗小姐。异性追求者紧随不舍这位抵御不了诱惑的男人。一心渴望演个角色的女演员、社交场中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年轻妇女、刚刚崭露头角的女作家，纷纷跑来拉暗门的铃。他们坐在长沙发上谈论诗歌。”如果我是王后，”朱丽叶声称，“只准你戴着严密的铁面罩出门，只有我知道面罩背后的秘密。”然而真正被锁链铐起的却是她，没有负心人的陪同，她依然不被允许外出。”这种囚禁的生活为的是什么？”她们心自问。“我爱您，我的多多，这就是我最牢不可破、最厚实粗重的门闩……”^①她不能适应这种压制：“四年来，您对我的爱一泻而下，压得我无法动弹、无法呼吸。我寄予您的信赖也许会淹没在我们私情的残垣败壁中……”^②

要不是一一次次旅行，她或许早就熬不住。每个夏天，当那一位（阿黛尔）和四个孩子去了乡下或是富克或是去塞纳河畔布洛涅，这便是朱丽叶的生活旋律中最美妙的插曲。这六个星期里，一对情人成了实实在在的夫妻，双双去往朱利安娜·戈万的故乡富热尔；或是去那有着令雨果着迷的排钟、钟楼和古老房屋的比利时。

阿黛尔每天收到他一封来信。一八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我亲爱的朋友，布鲁塞尔令我着迷……市政厅简直是块瑰宝“堪与沙特尔^③的箭形塔楼相媲美……告诉蒂蒂娜和黛黛，也告诉夏洛和多多，以我的名义，彼此亲亲……这些教堂令我想到你。当我迈出教堂的那一刻，我深爱你们大家，如果这能够办到……”^④一八三七年八月十九日：“马林^⑤大教堂确实披着一件绣花边的衬衣……”^⑥》他乘火车从安特卫普前往布鲁塞尔：“速度是前所未有之快。路边的花再不是原来的花，而成了一条条红白相间的缎子。点连成了线。小麦酿成厚厚的黄色发束，苜蓿宛若一条长长的发辫……”^⑦这位旅行家的记事本上画满缤纷的速写，煤烟般的色彩，颇有伦勃朗的遗风。

既然阿黛尔已不再把圣伯夫作为自己的感情所托，自然也就无法对丈夫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沙特尔，法国城市，以建于十三世纪初的哥特式大教堂著称。

^④ 维克多·雨果：《比利时》（《旅途》第2卷）。——原注

^⑤ 马林（即梅赫伦），比利时城市。

^⑥ 维克多·雨果：《比利时》（《旅途》第2卷）。——原注

^⑦ 维克多·雨果：《比利时》（《旅途》第2卷）。——原注

一次次的外出视而不见。“明年，若是你再不带上我，我就不让你出去旅行。我已下了决心。我有这个权利，我要实现它。这些活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才向你说的。如果我们旅行不成，那我就在这儿租一幢房子，过舒坦日子，把父亲和朱莉^①也带过来，让他们一起消遣一阵。你就不用每天去巴黎，尽可以住在乡下，因为那儿联系很方便。这样，我的朋友，你就能让我这一年过得开心，我知道你能满足我这小小的要求。每回你说事情不可能如此，我为了不使你为难，总是佯装相信你，事实上我并不相信……”^②维克多模棱两可的来信仿佛说明他作了让步。一八三七年九月八日于迪耶普^③：“旅行只是让人在瞬间迷惑，真正的幸福，家里才能找到……”^④任何爱粘花捻草而心眼又不算坏的男人，总是说的比考虑的多，答应得快而办到的少。

朱丽叶得到的另一个奖偿是红封面的周年纪念册。平时它被藏在枕头底下，每到每年的二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及其他鼓乐齐鸣的重大节日，都有新诗添上。她大喜过望地感谢道：“我相信，如果上帝哪天显灵，一定是你的模样，你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你就是我的宗教和未来……上帝按他模样造就的肯定是你，因为我爱上帝就是爱你，我崇拜你就是崇拜上帝……”^⑤这又呼唤起维克多奥林匹欧的感觉。本来她热切盼望着他带她去莱梅，去重游一下给过他们那么多幸福的旧地。一八三七年十月，他并不带着她，而是只身前往重温旧梦。拉马丁和缪塞也是在这般重游之后写出一首首杰作；他希望自己站在他们的领土上与他们一比高下：

他盼望一切重现：那泉水边的池塘，
他们那旧房，在那儿为了施舍掏空钱包
那歪歪斜斜的老栎树，
那深林尽头十分静谧的幽会之处，
在那棵树下，以灵魂之印相吻忘怀一切！
他找寻那花园，那孤独的家园，
透过栅栏看得见小径上下穿梭，
和那果园的斜坡。

他迈着步伐，脸色发白，每棵树上，
随着他的脚步，刻写沉重与忧伤，
往事如烟，斑驳绰约！……^①

他在曾经最柔情蜜意的地方，流连徘徊，这种牵肠挂肚的日子结出了《奥林匹欧的悲哀》这么个果实。饱尝了种种欢乐，却又变得忧伤起来，这是何故？面对大自然永恒持久的美丽，人间稍纵即逝的幸福变得弱小无力，这种永恒与短暂的对比，令浪漫派作家痛苦无奈！

^① 其妹朱莉·富谢当时十五岁。——原注

^②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③ 迪耶普，法国城市，濒英法海峡。

^④ 维克多·雨果：《迪耶普》（《旅途》第2卷）。——原注

^⑤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奥林匹欧的悲哀》（《光影集》）。——原注

世事已然别样面貌，时光短暂如梭！
大自然安宁祥和，却如此健忘！
你千变万化，你轻而易举就割断
两颗心的千里情牵！……

我们初识之地，别人也来相约。
我们盘桓的场所，别人也来涉足。
你我两颗心灵开启这个迷梦，
别人也来延续，永无终止！……

好哇！歌唱吧，鸟儿！流淌吧，小溪！
成长吧，树荫！
好哇！忘记我们，树林，花园和家园！
野草遮住门槛，荆棘复平足印！
被摒弃的人永不摒弃你们。

因为，对于我们，你们是爱情的保护神！
你们是荒漠中的绿洲！
山谷低徊，就是人间的世外桃源，
我们的眼泪在此驻足，彼此携于前进！

月华流逝，激情抹去，
刺刀、面罩，残留的物证被带走，
人群嘈杂，流连忘返，
山坡背后，渐入佳境……^①

这是首与时间追逐的诗她，想象中的境界体现在最平凡的一景一物和最琐屑、最生活化的点滴回忆中。《湖》^①写得很美丽，这一首毫不逊色。朱丽叶誉写这首诗时；无邪单纯地说是“写我们过去散步的诗呀！”这一次，她未像以前一样对赠与她的礼物作出一贯的热烈反应。也许，她并不乐意把她期待着永恒的事情写成为往事。她只希望重返河谷，她相信她更有把握找到他们共度幸福时光的老地方。呵，女性好精确的现实感！你和她们谈抽象的永恒，她们却告诉你具体地形如何。

评论界也像朱丽叶一样，未曾意识到这些诗的价值有多大。居斯塔夫·普朗什在评论《心声集》的文章中一再称，雨果的诗属于语言范畴更甚于思想范畴；他认为，作者“像老练的战术家般玩弄音调与韵脚”，而在表现“人类大家庭中的人”这方面不算成功！^②他承认，在《秋叶集》中有一阵，诗人注重表达的是情感而非技巧的精湛程度；但是，普朗什指出，雨果还是回到了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上来。

^① 《湖》是拉马丁写相同题材的一首抒情诗。

^② 居斯塔夫·普朗什：《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心声集〉》，此文发表于《两世界杂志》上（1837年7月15日）。——原注

《奥林匹欧》一诗触怒了《两世界杂志》的批评家。“可恨的是，根本就不存在奥林匹欧这个名字。但他创造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意图很显然是把自己与奥林匹斯圣山上的朱庇特这个概念相联系……如果说‘我是本时代天字第一号人物’，显然这种粗俗之语不附他高雅的身份，于是雨果先生登上宝座，自冠“奥林匹欧……”^③下文还提到：“雨果先生再也无法明察秋毫。他既扮演教士的角色，又要充当一座祭坛。他创立了一种可称之为‘自我神论’的教义……”^①总而言之，他指责雨果以光彩夺目的形式掩盖了思想内容的贫乏，并且由于过高的奢望而把自己郁囿在孤高的堡垒中。“如果经过了对书本和人的研究还未使他的诗具有他一向缺乏的人的味道，那他只是守着这样一种荣誉：即他教会同代人某种玩弄乐器的指法，但他从未给这种乐器谱过曲……”^②仇恨使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一八三七年三月五日，可怜的欧仁·雨果死去了。精神病刚有时，他还有些清醒。丰塔纳拜访圣莫里斯^③收容所时，曾碰巧看到过他。一八三二年四月三日：“去夏朗东……院子里站着一群躁动的疯子。维克多的哥哥站起身，他还记得起诗歌和图卢兹得奖的事……”^④不久，可怜的他就神志错乱，记不得任何事。他的哥哥弟弟曾来探望过他，但因为圣莫里斯（夏朗东）离得很远，巴黎的繁忙生活使他们抽不开身，而医生又闭口缄默，为此他们来得很少。雨果写了首《致雨×子爵欧仁》来祭奠他那挥之不去的灵魂。

诗人，既然上帝令你不设防守；
既然是上帝执意以硕大强劲的手掌，
紧紧挤压你的脑袋；
用来做成盛满欢笑的圣壶，
放入天才，用铜印封存
不让开启……

他又忆起童年时的游戏。“你应铭记我们的童年，你应铭记那片葱绿，斐扬派修道院……’他们有过那和乐融融的日子，他们一起发现世界的奇妙，他们一起第一次走向草地。一切终结，对生者，对死者，那个幼稚纯真的梦幻或回忆，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你，将长眠，在葱山翠岗间，
隆冬，寒风四面袭来，
就以苍穹为屋顶；
你化作尘土，安睡在泥土中央；
而我，留在尘世，和芸芸大众
说话，行路，不停止！
而我，留下来，忙碌受苦，

^③ 居斯塔夫·普朗什：《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心声集〉》。——原注

^① 居斯塔夫·普朗什：《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心声集〉》。——原注

^② 居斯塔夫·普朗什：《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心声集〉》。——原注

^③ 圣莫里斯，旧称夏朗东，设有法国著名的精神病院。

^④ 安托万·丰塔纳：《日记》。——原注

且看自己姓名招摇于世；
又演绎古代斯巴达的传说，
终被长袍下嫉妒的狐狸
咬中胸口^①！……^②

生者嘲笑生活不也是安抚死者的好方法吗？“不要懊恼，你安息吧。”
生者说。于是，他可以忘却。阿贝尔·雨果却给他寄来没有忘却的帐单：

已付安葬时车费及其他开支：17.60
欧仁结帐时尚欠：165
总计（法郎）：182，60
维克多分担一半（法郎）：91.30^①

这种演算令人心寒！然而雨果兄弟们长期来受的就是这种锱铢必较的教育。如果他们的西班牙贵族头衔还未失效，那么哥哥欧仁死后，维克多成了雨果子爵。这又朝着贵族院议员迈进了一步。从此以后，阿黛尔写信总是这样签名：维克多·雨果子爵夫人，即便是给她最亲密的女友写信也是如此，夫妻间宽容以待的裨益也就显而易见了。

^① 相传古代有青年途中拾到小狐狸，上课时怕被发觉，藏狐于怀中，结果被咬。此处“嫉妒的狐狸”喻针对著名作家的攻击。

^② 维克多·雨果：《致雨×子爵欧仁《（心声集）》》。——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64号。——原注

二 荣誉的黑森林

大部分名人都过着出卖自己的生活。

圣伯夫：《手记》

荣誉是同自己的思想睡过觉之后传染上的一种绝症。

保尔·瓦莱里

一八三七年，埃莱娜·德·梅克伦堡公主成为了奥尔良公爵的妻子。维克多·雨果与这位王位继承者保持着比他与路易——菲力浦之间更好的关系。除去几件私人恩怨（如《国王寻欢作乐》遭到禁演一事）之外，雨果还抨击了七月王朝政府背叛了原来的宗旨。七月王朝诞生于革命之中，却鼓动反革命。雨果愈来愈意识到作为诗人对侮辱与侵害的受害者所该负有的责任。从一八三四年起，他就在一篇关于浪漫主义词汇的雄辩的宣言——《答一份起诉书》^①里指出，各种词汇都是自由平等且成熟的，从而摧毁了“诗韵里的巴士底狱。”不过他“并非不知道，一只手不畏强暴，/解放词汇的同时，便也解放了思想”。

这个政权的共和派对手，即《国民报》^②的那些人，当初曾寄希望于能把维克多·雨果给拉笼过去。但他认为法国并没有成熟到可以成为共和国。如果出现一种社会波拿巴主义，他早就会被吸引住了。然而该是哪个波拿巴呢？雷希斯塔特公爵已经死了，可是他眼见着七月王朝日益巩固他们的政权。他的朋友埃米尔·德·吉拉尔月，一个职业机会主义者（其报纸唯政府是瞻），竭力想要维克多·雨果加入自己的行列。圣伯夫“觉得他是在钓一条大鲸鱼，他会成功的。”雨果认为既然国王过于谨慎，且对他缺乏热情，他便投向奥尔良公爵了，这一位成了所有向往自由政治者的希望所在。他曾出面替一位老教授请求帮助，带着献媚语调——“亲王，王太子殿下能接受一个无名小辈为另一个提出的请求么？”在很快得到恩准之后，雨果以诗致谢，从此亲王与诗人有了来往。路易——菲力浦在凡尔赛宫的镜廊里举行宴会庆祝其长子的婚礼，雨果成为受邀请的嘉宾之一。可他断然谢绝。出席一场一千五百位宾客云集的宴会似乎没什么稀罕，却也教人厌烦。加之国王与大仲马之间关系一直冷淡，他被拒绝于受邀请者之外。雨果说他会去；除非大仲马也受到同样的礼遇。奥尔良公爵亲自干涉此事，并在他的坚持下大仲马终于重新得宠。由于没有宫廷礼服，雨果和大仲马都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去赴宴，并在凡尔赛宫里遇上当时以侯爵身分出现的巴尔扎克。

维克多·雨果对这场宴会风波（他最终赴宴）无须后悔：他被安排在和奥马尔公爵^③同一餐桌。国王对诗人赞不绝口。奥尔良公爵夫人是位博学、高尚的王妃，迷人的脸庞上有的的是率直、坦白和真诚。她说很高兴能见到他，以往常跟歌德先生谈到他；她还说自己能背诵他的诗，尤其喜欢这一首：“这是一座简陋的教堂，低垂着拱门……”这些都是实话。这位德国姑娘自她十六岁起就密切注视着法国文学的各种动态。”她的梦想，是巴黎；她的诗人，

^① 此诗以后才在《静观集》中发表。——原注

^② 《国民报》，一八三〇年初创立的自由派政论性报纸，反对波旁王朝。

^③ 奥马尔公爵（1822—1897），路易——菲力浦的第四个儿子，将军及历史学家。

是维克多·雨果。”她还对他说：“我参观过您的巴黎圣母院”。大家显然希望并也做到了能让这位大名鼎鼎的客人高兴。婚宴过后三个星期，他的荣誉勋位勋章又晋升一级。佣人替王家广场送过来一幅颇具浪漫情调的画“《伊内丝·德·卡斯特罗^①》——奥尔良公爵暨公爵夫人赠维克多·雨果先生，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成了法兰西未来王后的“诗人”。在马桑楼里，不管是每逢星期二例行的正式招待会，还是被称之为“围炉聚会”的知己式的密谈，他却每次必到。这个圈子里的人们互相打听：“您明天去围炉聚会？”而每次在聚会上，人们总可以发现维克多·雨果“在和比他小八岁的公爵谈得很起劲，还说这是上帝把诗人当作他的发言人安置在亲王的身边。”^②

雨果有没有对他那位未来的女王产生一种留恋之情呢？大有可能，一位绝色、浪漫、同时有着王后头衔的年轻女子，一下子激发起男子的青睐以及骑士般的忠诚。这一点跟《吕伊·布拉斯》的主题——“一条蚯蚓爱上一颗星星”——倒并无抵触，然而这份恋情一直保持在尊敬的范围以内，没有外露出来。至今我们仍保存着诗人当年写给公爵夫人的一封奇特的信的草稿。一八三八年一月，雨果夫妇邀请亲王夫妇到他们王家广场的家来做客。路易斯·贝尔坦叫一群小女孩合唱了一首《拉爱斯梅拉达》里的曲子。这次欢聚确定了后来雨果夫妇对王朝的立场。

奥尔良公爵很惊异地发现维克多·雨果已经不搞戏剧了。雨果则声称他已经失去了剧场。“法兰西的喜剧院是死人享用的供品，圣马丁剧院里全是些蠢人在出丑。”于是，亲王通过基佐赋予这位剧作家一种极少有的特权——他可以新建一座剧院；这就是后来的复兴剧院。大仲马和雨果请来一位报社社长安泰诺尔·若利让他管理剧院。同时雨果得创作一部新诗剧以庆祝新事业的开端。

《吕伊·布拉斯》的创作素材从何而来？拉图什的一部情节剧《西班牙王后》、莱昂·德·瓦伊的一本小说——关于一个画家雷诺兹^①的故事，画家安排那个对他不屑一顾的安日莉卡·柯夫与一个佣人成为夫妻——还有德·奥努瓦夫人^②的《西班牙游记（以此为背景）》，这些都成了题材的来源。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来源。这部诗剧融诗意、诙谐、梦幻与政治于一身，大体上属于雨果的风格。吕伊·布拉斯善于幻想，他靠的不光是他的才能，更是他的女王使他大权在握，梦想成真。“这部诗剧中一方面有着神怪故事的气氛”，另一方面却也有“宣言”内容。吕伊·布拉斯就“属于那种拥有未来，却不把握现实的人……于贫困交加中爱恋着在他眼里唯一放射出圣洁光辉的人”——王后。

这个剧本花了他一个月时间，也是他所有剧本中最出色的一个。豪迈的诗句音韵语调铿锵有力犹如出自伟大时代的古典作家之口。韵脚多样而响亮，一些雄辩有力的章节因此读来抑扬顿挫，其中至少有一段（如第三幕里的演说辞）成为诗与史的千古佳作。吕伊·布拉斯一角由弗高德里克·勒梅特饰演。维克多·雨果知道朱丽叶对完全退出舞台生涯所感到的痛苦，而

^① 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约1320—1355），西班牙贵族之女，出逃嫁给葡萄牙继位王子，后遭葡萄牙国王阿尔方斯四世派人暗杀身死。雨果少年时曾据此题材写过一部三幕情节剧。

^② 让·塞尔让：《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代》展品目录。——原注

^① 雷诺兹（1723—1792），英国画家。

^② 德·奥努瓦夫人（约1650—1705），法国作家，其《西班牙游记》于一六九一年出版。

他也无法对自己隐瞒对此他所负的责任。如果伟人的爱情没有留给她过亮的光泽，她本可以继续扮演一些小角色，就像其他很多人那样。最后，他想补偿性地给她一个机会，他决定让她来演王后玛丽亚·德·纽堡这一角色。当时大仲马已经授意复兴剧院让他的伊达·费里耶（一八四〇年情妇成了妻子）得到雇用，因此雨果完全有理由让朱丽叶享受同等的待遇。她欣喜之极：“为你那动人的戏演上一个角色；当我从你那里得到这种可能性之后，就一直像个可怜的梦游人，被人灌了过多的香槟……”^①然而过于美满了，她有一种会失望的预感。“我在登上复兴剧院的舞台之前就会死去。那些人轻而易举便会让我走到这条永生之路上去。”而雨果许完愿后又说需带她到蒙密赖、兰斯、瓦伦及武其埃等地去玩，游程共八天，于是可怜的姑娘又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我爱你，我的多多；我崇拜你，我的好人儿。你就是我的太阳。我的命……”^②

太阳很快被遮挡住了。阿黛尔·雨果乘其丈夫不在，成功地炮制了一桩心狠手辣，理当谴责的阴谋。她和孩子们住在布洛涅，她就在那儿给安泰诺尔·若利发了一封信——

您如果看到我插手一件终归只跟您和我丈夫有关的事，肯定会感到吃惊。可是，当我发现这件事将影响我丈夫剧本的成功而他却是若无其事甚至甘心如此时，先生，我想最起码我有权利这么做。成功确实已经受到威胁，至少我担心结果会是这样，因为他们把王后的角色派给了这样一个女人，她曾使《玛丽·都铎》这部剧遭受到非难……不管公众舆论公正与否，对朱丽叶小姐总没有好处。我希望您能想办法为这个角色再物色另一名演员。其实无须多说，我之所以坚持如此建议，只是因为出于剧本自身利益的考虑。维克多照顾这位青年女子，让她在您的剧院里演戏，这本是善事；可一想到一部杰出戏剧创作的成功将由此受到影响，我便受不了……^①

阿黛尔·雨果用她对艺术创作所谓的关注爱护来为自己的存心嫉妒掩护。她让收信人为这件事严格保密，同时夫妻之间本该有的坦率真诚因此受到损害。剧院经理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等雨果一回来便通知他王后一角已经易主。阿塔拉·博谢恩是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的情妇，因而无可争议地有了资格。为了这次具有纪念意义的演出，她恢复了原名路易丝·博杜安。

雨果对他夫人的这封信并不知情，然而他心底里清楚若利的担心不无道理，就作了让步。他很委婉地向朱丽叶传达这一不幸消息，他没有针对她的才能提出任何疑异，只是怨别人的阴谋与偏见。这是一次太大的打击：“刚刚你还万分体贴我的，我可怜的心上人！我知道你在不停地努力，为的是不致于让我尴尬、伤心。对于你的努力我很欣赏，算了罢……”^②《吕伊·布拉斯》使朱丽叶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苦难：“我真难过，可怜的心上人呵，我正在用心为一个美丽、值得赞赏的角色披麻戴孝呢。就是这个角色，对我而言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②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她已永远消亡，玛丽亚·德·纽宝再也不是依赖我和为了我而存在了。我的悲哀超出你的想象。我已经连最后的希望也丢掉了，我受了当头一棒。”随后，她满心忠诚，向命运低了头，穿着让人订做的新长裙出去参加首场演出，她使劲鼓掌直到磨破了手套。《吕伊·布拉斯》断绝了她想重新靠演戏维持母子生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某一天她失去了雨果会成什么样子呢？就算雨果情意忠贞地待她，又置她的自尊心于何地呢？她这一生就只是个靠情人过活的女子了。

就在这一年里，她日渐强烈地感到：如果她自立不成，无法得到合法的婚姻，便不存在任何补救的可能了，只有“在精神上为他俩爱情的婚姻干杯”了。她希望能在精神、心灵世界里做他的妻子。她没有指望过这位贪好美丽的农牧神能在如云环绕的美女面前保持肉体上的忠贞纯洁。他的洒脱、他穿的紧身裤、他刻意的精心穿戴，就跟圣阿纳斯塔兹街家里的床总是空着一样的不言而喻。“真的，我跟您说实话：‘男人食言，便会被人看作是没心没肺的情人；而那些明知自己天亮才能回家却还要在床沿看着晚装是否熨贴的人则被视为蠢货。’”此时，朱朱，^①要对她的多多说的是：您不理解人之常情！您任凭心灵之果坠落于地，任凭虫子们啃噬，却不把它们当作天国里的仙果，以爱情之心去采撷并饶有兴味地品尝、享受……”^②她希望至少能相信维持这种关系，要天涯海角地陪着他；她希望拥有一份彼此心照不宣的权利：把他和别的女人分开。

雨果在一八三七年对她提出的要求和心迹的种种表露报以瞋目。他心里极不舒畅，顿生烦恼。《吕伊·布拉斯》只获得一半的成功。浪漫主义戏剧失势了。严厉的居斯塔夫·普朗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对情理和鉴赏力的蔑视……大儒主义令人义愤填膺……一些虚假的场面被幼稚地堆砌起来……雨果先生过早地出了名……他把自己囚禁在对自我的崇拜之中，象是自囚在一座城堡里一样……在这种过多的自负与丧失理智之间仅有一步之隔，而雨果先生的《吕伊·布拉斯》刚刚使这一步跨了过去……”^③在这场交锋中若确有不明智之举，那么责任也该在评论者，而非作者。这出戏在情节方面的夸张可以不受欢迎，而不能被忽略的则是这部戏的美。但新一代的人照样和圣伯夫一起，讨厌“这些金碧辉煌的豪放的言辞，它们就象他戏里的那伙差役，还镶了金饰带”。

而此时雨果又开始创作另一个新剧本——《孪生子》了，并声言自己已疲惫不堪。朱丽叶忧虑着是否单是写作让他觉得如此疲乏？“你好，犀牛；你好，猛虎。”她对这个心情正糟透的情人说。每当她埋怨的时候，他又总发誓，说除了她，他从来就没有为了爱情而去爱过。这是不是男人为息事宁人而惯用的一套说辞呢？她不愿相信他，她希望他是在对上帝盟誓而不是对人，以此证明他们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一个晚上，他答应了。他发誓永远不抛弃克莱尔和朱丽叶。朱丽叶也打算放弃舞台生涯作为回报。这并非一场交易，而是一桩秘密婚姻；而克莱尔·普拉迪耶总算被人收养了。

^① 朱朱，朱丽叶的昵称。

^②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③ 屠斯塔夫·普朗什：《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剧作〈吕伊·布拉斯〉》，此文发表于一八三八年八月十五日《两世界杂志》上。——原注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让我们的婚礼没有一丝缺憾，新婚第一天的种种激动兴奋之情我一一尝遍：无法言表的幸福感，心神不宁，如痴如醉，失眠，惊奇，昨晚我百味俱尝，虽然我很晚才起身，但只勉强睡了几个小时。毕竟，我可怜的好人，您几乎已经是我丈夫了，这不要紧，今天早上我起身作祷告时，感觉还是新娘。啊，我真是你的妻子了，是么？你无须红着脸向我承认，我的亲亲；可是我的首要名份，在一切名份之中要保留的就是你的情妇……”^①

而他那一方面又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呢？他赞美这个心灵高尚、心胸宽大的女人——她的绝色美貌，她的狂热受情，她的谦逊品质。

他感激朱丽叶给他带来的幸福的七年——正是使他恢复了自信的七年。他诚恳认真地保证，要以父亲的心善待小克莱尔；她的尴尬处境令她不幸。但雨果仍旧强加给“他神秘的妻子”一种隔绝而荒唐的生活——没有空气清新花园，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所谓的树木唯有那火炉的烟囱，所谓的太阳唯有卡塞尔牌煤油灯。这种生活残酷地折磨着这位来自大自然的布列塔尼姑娘。“多多，您对我不太好啊！”更有甚者，他更听任自己心血来潮，朝三暮四，放荡不羁。不过这样那样的规矩对天才是不适用的——雨果就是雨果。在此后的一八四〇年，她和他双双旅行了两个月，从比利时直到科隆和美因茨^②。直到此时，他才发现了黑森林^③。这个名字唤起了他童年的记忆——那是一片阴森森的密林。他们一直来到莱茵河畔。建筑物上黑色的尖形穹隆，映衬在灰暗的天幕上。荆棘丛生在古老的塔楼上。旅途中，他一如既往地“亲切、温柔无以复加”。外出换换环境是有益于他俩爱情的灵丹妙药。

一八三九年，以及后来的一八四〇年，她为了学院的事又作了一次次拜访，并在马车里一点一点地抢到了时间。雨果依然热切地盼望着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且习惯于对想要的东西志在必得。一八三九年，米肖，这位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的去世空出了一个席位。众所周知雨果是朝廷方面的候选人，尽管他对此否认，但事实确实如此。打那次凡尔赛宫晚宴后，他与路易-菲力浦便一直眉来眼去。其时阿尔芒·巴尔贝斯^④因持械袭击巴黎裁判所监狱的岗哨，混战中守卫队长丧生而被判死刑。雨果向杜伊勒里宫呈上四行诗：

为了你如同白鸽一样飞翔的天使！
为了这温柔、纤弱、芦苇一般的王孙！
请再次开恩吧，请以坟墓的名义，
以摇篮的名义开恩！^⑤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科隆、美因茨，均为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城市。

^③ 黑森林，位于德国西部山区，与孚日山脉相对。

^④ 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法国革命家

^⑤ 《一八三九年七月十二日逮捕令颁布后，呈路易-菲力浦国王》（光影集）其时路易-菲力浦之女玛丽，即二十六岁的亚历山大·德·乌唐堡公主刚歿。“王孙”为年幼的巴黎伯爵，即奥尔良公爵夫妇之子。

国王的答复既和蔼可亲又合乎宪法：“我的考虑先于您一步，当您要求赦免时，我已在心中决定赦免了。下一步便是要使之实现。路易—菲力浦。”其后诗人就此事对国王加以评论道：“路易—菲力浦^③象路易九世一般温和，象亨利四世那样善良……他是历代王座上最好的君王之一。”^①

这一次，在学院里雨果的竞争对手是贝利耶^②。曾经是对手的政府书刊检查机构现在支持雨果反对这位正统派的演说家。一份支持贝利耶的报纸欲登一幅漫画，法兰西学院被画成一个好心肠的老太婆，正在玛扎兰宫大门口迎接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大仲马，所附说明为：“你们身材槐梧，体格强健，却还想进残老军人院！莫非想抢贫穷老人的面包？……干活吧，懒虫们！”此画被检查机关禁止刊登。选举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第一轮：除三票弃权外，贝利耶十票，雨果九票，邦儒^③九票、瓦图^④两票，拉梅内零票。第七轮后选举延期三个月，卡西米尔·邦儒著有几本平庸而枯燥的作品，他得到的选票说明一部分人“不要贝利耶”，另一部分人“不要雨果”。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巴黎大主教德·凯朗大人——当初就是他使朱莉安娜·戈文还了俗——的逝世，新的空缺又出现了。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日，两个席位的选举同时举行。莫莱伯爵^⑤在三十一票中获三十票当选，接替凯朗的席位；弗路朗斯击败雨果而接替米肖的席位。内波米塞恩·勒梅西耶^⑥反对雨果最起劲。大仲马吓唬他说：“勒梅西耶先生，您拒不把自己一票给维克多·雨果，但您迟早终有一天不得不把一样东西给他：您的交椅。”

事情果然如此。一八四〇年六月七日勒梅西耶去世。库赞^⑦对圣伯夫说：“雨果该进学院了，这事也该了结，大家已感厌烦了。”果然，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雨果以十七票对十五票击溃三流剧作家塞洛。投他票的有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维尔曼、诺迪耶、库赞、米涅；还有政治家：梯也尔、莫莱、萨尔旺迪、鲁瓦耶—科拉尔^⑧。他想这种迹象可能是一种劝诱。基佐是赞成雨果的，但他那天因迟到而未能投票。圣伯夫在其记事本中写道：“好，好，很好！法兰西学院需要不时被人操一下……”^③这事发生在皇帝的骨灰运回巴黎后不久，因此一首匿名的四行诗出现在《新闻报》^④上：

彼此都显赫荣耀，不怕明枪暗箭，

——原注

^③ 此信发表于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时事报》。——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四部第一卷第三章：《路易—菲力浦》。——原注

^② 贝利耶（1790—1868），法国律师，政治家。

^③ 邦儒（1795—1856），法国剧作家。

^④ 瓦图（1792—1848，法国历史学家。

^⑤ 莫莱（1781—1855），法国政治家，路易—菲力浦时其曾任首相。

^⑥ 弗路朗斯（1794—1867），法国生理学家。内波米塞恩·勒梅西耶（1771—1840），法国作家

^⑦ 库赞（1792—1869），法国哲学家。

^⑧ 鲁瓦耶—拉尔（1763—184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

^③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维克多·吉罗把这句话在《我的烦恼》一书中发表出来时，换成“给人睡它一下？”——原注

^④ 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原注

两人各得其所：
当拿破仑已在残老军人院长眠，
维克多·雨果也入主法兰西学院。

朱丽叶反对这第五次竞选。“我并不希望有法兰西学院、剧院、书店；我希望世上只有一条条大路，一辆辆驿车，一家家旅店，只有一个朱朱一个多多彼此相爱……”^⑤但雨果当选的那个晚上，她扑上前去搂着他的脖子：“真棒，我的多多！真棒，我的院士！……您现在已经有地位了，但还没有酸味……”^①为了参加新院士接纳仪式，她特意做了一件漂亮的长袍裙（由于她无权独自出门，得由这位新院士带着去裁缝店试衣）。她心急火燎，赶在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之前到达孔迪堤岸街。但见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人们认出了德·吉拉尔丹夫人、路易丝·科莱夫人、梯也尔夫人及不少女演员。阿黛尔和朱丽叶尤为注目。亲王们十几年来首次光临学院。奥尔良公爵与公爵夫人（她戴的白帽内饰有几朵淡雅玫瑰花，衬得她美貌绝伦）在玛扎兰宫大门口受到终身秘书维尔曼的热情接待。维尔曼说：“大人，我想两位殿下首次光临本学院，对吗？”王储答道：“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雨果走进学院时气宇轩昂如帝王一般。他那棕色头发经过精心梳理而显得滑溜服贴，衬出那金字塔般的前额，绣有绿花的衣领上垂着一绺绺发卷。微陷的小而黑的眼睛，闪烁着能自我克制的喜悦光芒。他的第一个微笑给了朱丽叶，她看到雨果走进学院时脸色如此苍白，心情如此激动，几乎晕厥。

“噢！我的爱，谢谢你想到了那可怜的深爱着你的小女人，在这样庄重的时刻——我甚至能说在这至尊的时刻，如果在场的多是些无耻之徒……”^②这位离群索居的女隐士也很满意于见到长凳上坐着“我那些可爱的小天使：迷人的蒂蒂娜、可爱的夏洛，还有宝贝儿小多多，他象大多多一样，脸色苍白，似乎不太舒服。”^③

雨果的演说让人深感意外。他花了二十分钟讲拿破仑，赞誉了国民公会、君主制和波旁王族，还有法兰西：“是她谱写了天下思想的过程。”以及法兰西学院：“您是教权主要中心所在。”他的前任勒梅西耶也享受到此等殊荣，但只有匆匆带过的几句话。结束语是对马尔泽尔布^④的盛赞，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大臣和公民。”为何提马尔泽尔布？”听众们议论纷纷，甚为失望。深谙内情者如圣伯夫答道：“显而易见的伎俩。”或如夏尔·马南所说：“贵族院和大臣职位^②就是答案。”圣伯夫说：“雨果这个人啊！他坐上勒梅西耶的交椅时，神气得象接拿破仑的班。”作为执行主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纳西斯-阿希尔·德·萨尔旺迪（梯也尔说他是只“远近闻名的孔雀”），对这位新院士可没少待以传统的刻薄。朱丽叶认为这粗鲁之人“丑陋，脸涨得通红，刚愎自用，浮浅自夸。”他的演说开头带有嘲弄意味：

^⑤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马尔泽尔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曾倡导新闻自由，保护出版《百科全书》。

^② 夏尔·马南：《一场政治决斗》，发表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十五日的《两世界杂志》。——原注

古人为了炫耀而把祖先形象与自己相提并论。拿破仑、西哀士^③和马尔泽尔布不是您祖先，先生。可有些声名显赫的前辈与您一样：让-巴蒂斯特·卢梭^④、克莱芒·马罗^⑤、品达罗斯^⑥和大卫王^⑦。在此，还有哪些更高贵的谱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雨果曾说过拿破仑都可以请高乃伊作大臣。

“不！不！”萨尔旺迪说。“果真如此，我们岂非失掉几部不朽剧作？但他难道能肯定，我们将多一名好大臣？对您，我们曾深表谢意：您勇猛地捍卫了作诗人的天职，小受种种政治野心诱惑……”^①

言辞甚为恶毒，这是讲给一个人听的，此人的政治抱负众所周知。忠诚的朱丽叶看出“此致答辞人蹙脚的嫉妒心”，但开始时那激动兴奋的心情却成为美好回忆：“打你走进学院大厅那一刻起，我那美妙无比的惊诧之感始终保持着，介乎陶醉与狂喜之间。恍若上帝显灵，而我则看到了他，大威赫然，仪态万方，光彩眩目，无比荣耀……”^②可大会的态度并不同于情妇，而是为德·萨尔旺迪先生喝彩。

现有一封维克多·雨果写给萨旺迪的饶有趣味的信。会后执行主席曾告诉新院士，国王厌烦被雨果在演说中称为“迪穆里埃^③的长官”，因此人声名狼藉。雨果答道：“国王的希望一定照办，我亲爱的同僚。传记向来正正式式，而我宁可相信国王而不是传记。我将永不再提迪穆里埃，而是改为“克勒曼^④的副长官。即刻便送此演说去迪多出版社。适才有幸在《辩论日报》上再次拜读您的演说；很高兴对您说：作为个人，它打击了我的一些大概是梦想的事；但作为作家，我为它而欣慰……”^⑤如此这般巧妙灵活。但人们发现印出来的演说词中却是迪穆里埃及克勒曼的副长官”。^①

鲁瓦那一科拉尔这位尖酸刻薄爱嘀咕的空论家昂着头对维克多·雨果说：“先生，尽管集会极其渺小，您的演说却非常伟大。”新闻界方面没有弄错，这篇伟大的演说展现了伟大的宏图：“这是迈向议会讲坛的第一步，是在为使他能进入一院、甚至可能试着进两院而作竞选。更妙的是此乃一份内阁纲领……”^②《风尚报》颇为幽默地在一条社会新闻中宣传：“当埃莱娜王妃梳妆时，她看到自己将戴上这顶法兰西王冠，便会拟出这样一份内阁名

^③ 西哀士（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

^④ 让-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诗人。

^⑤ 克莱芒·马罗（1496—1544），法国诗人。

^⑥ 品达罗斯（前 518—前 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⑦ 大卫王，相传是《圣经》中某些诗篇的作者。

^① 一八四一年六月三日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大会演说词汇编。——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

^④ 克勒曼（1735—1820），法国元帅。

^⑤ 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未曾发表。——原注

^① 一八四一年六月三日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大会演说词汇编。——原注

^② 夏尔·马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八四一年六月十五日的《两世界杂志》上，——原注

单：

“国防大臣兼首相：维克多·雨果先生；

外交大臣：泰奥菲尔·戈蒂耶先生；

财政大臣：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先生；

海军大臣：德·拉马丁先生……”^③

圣伯夫说：“人们看着他朝这儿走来。”是的，人们看到他朝这儿走来，因为他想展示于人前，且坦诚相告他的志向：“夏多布里昂，除此之外别无他志。”幻想之后接着行动。几年来他一直堂而皇之在作准备。他与王位继承人及其妻子关系更加亲密。他获得了文学家协会主席的职位。为了迎回皇帝的骨灰，他所写过的关于皇帝的所有诗歌被编集成册并出版。^④王家广场的家里不断举办招待宴会——瑞士乳品店向维克多·雨果夫人提供了冰淇淋（每百份三十法郎）、三明治（每百份二十法郎）、冰镇咖啡（每客四法郎）及热潘趣酒（每客三法郎）。^①家庭经济状况有所调整。他把从前的全部作品给了一个叫代洛伊的出版商，出版期是十年，在二十五万法郎的价钱中有十万是现金。这次他大发一笔，足够支付为获得贵族院议员选举权所须缴纳的税金。然而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两个家里依然提倡节约：不动用本钱，靠利息生活。

但一种特殊的爱好使他开销不小，他变得爱打扮了。他当初得到朱丽叶的时候，对打扮是很随意的；她因长期受到德米多夫亲王他们的影响，还为这事取笑过他。现在她后悔莫及：“在我启发您要注意穿戴的那天，我就在给自己添麻烦了！不过，谁会相信您以后会有如此摆阔的嗜好呢？这与象您这种人极不相称。我为自己的这种成功而气恼。唉，如果有可能，我一定会把您从前老实本分的手指、朴素的裤背带及乱蓬蓬的头发，还有那满口刷不干净的牙齿统统还给您！……”^②有一天她又说：“多多收紧腰身象个轻佻的裁缝姑娘，多多卷起头发象个裁缝小伙儿，多多的表情就象一个时装洋娃娃。多多很有趣，他是个院士……”^③他听任她这么说。一个未来的政治家应该具备十足的气派。维克多·雨果夫人对他们两人拥抱相亲密的关系感到很不安，便企图以抱负来对朱丽叶进行攻击。

我承认对你日后的物质生活感到不安。你的住处应该收拾得比现在的样子更相称些。你应当象别人接待你那样去接待别人。我清楚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窘，这还无关紧要。但你必须明白的是，如果你想继续这种生活，它会阻碍你达到希望中的目标……我担心有朝一日，你身上的负担会迫使你花费一部分钱，那可是你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的积蓄……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担心你的努力会白费而得不到理想的结果。无论是你还是你的一家，都不该过着窘迫的生活，你们应当过体面的日子。在这里我得提醒你我所说过的话——在我的思想中，我已对你所可能有的财产放弃了一切权利。至于我和你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管家，我的责任是尽量把你的家看管

^③ 《风尚报》，一八四一年第2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皇帝归来》（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黎代洛伊出版社），八开小册三十页，售价一法郎。——原注

^① 瑞士乳品商店发票。——原注

^② 参见马德莱娜·杜布瓦及帕特里斯·鲁塞尔：《维克多·雨果如何生活》。——原注

^③ 参见马德莱娜·杜布瓦及帕特里斯·鲁塞尔：《维克多·雨果如何生活》。——原注

得有条理；同时，我又当自己是我们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上面我讲过的，是我们的孩子。在这一点上，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所有权利。所以正是为了你，我的朋友，也正是出于你一个人的利益，我才恳请你考虑考虑这些。我象你的姐妹、朋友一样和你讲话。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你相信我没有半点私心。请你考虑考虑你的前程吧！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你的负担……”^①

所谓减轻“负担”，就是最好和朱丽叶断绝交往。他没想过要这样做。与当初相比，肉体上的关系已不那么紧密；但朱丽叶依然具备那些阿黛尔不会有、也不愿意有的各种优点：勇敢的旅行者，勤快的誊写员，不可多得的奉承者，以及诗情画意的化身。充满了感激之情的赞美诗照旧献给了她：“朱丽叶，这个迷人的名字在我的心中发芽，在我身外怒放而成诗篇。你不仅是我的心灵，你还是我整个的思想……如若我还有点天赋，那么你就是它的源泉。”^②元旦那天：

新年的翅膀上会带来什么东西？
我将少一份柔情，你少一份美丽；
你我两心十年间永远是青春妙龄。
算了，不要向光阴横加指责和抱怨。
光阴流逝，使我们离天国渐已不远，
但丝毫没有远离爱情！^③

至于这位妻子，她负责所有与外界往来的事务。自从圣伯夫不再为“王家水牛”唱赞美诗，她就摆出媚态讨起另一个朋友的欢心。这人便是泰奥菲尔·戈蒂耶，人们叫他“好心的泰奥”。他在《艾那尼》上演那阵开始和这一家来往，现在他在戏剧、书籍、绘画方面都是很有影响的一个批评家。

一八三八年七月十四日，阿黛尔致泰奥菲尔·戈蒂耶：“我很想搞清楚，您为何不设法多来我们家呢，天天来都行。两种坏事当中，小坏事就算是好事，我宁可天天看到您，也不要根本见不上您！我甚至要说我非常愿意天天见到您，因为见到您就是一个节日，然而我真不明白，您怎么不给我尽可能多的节日。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出时间来写一篇专栏稿的！而我倒可能有空写上一篇关于《弗蒂尼欧》^④的文章。我很喜欢这本书，就象喜欢您的半个人一样；可另外的一半也是一样的漂亮，什么时候您能为我们“制造”出来呢？我盼望着您。我有些容易脆弱；我无法不如此，您说我该怎么办！我就象那些替人缝补浆洗的女人，象制帽女工，象女佣人，甚至象个厨娘。您答应过要为“这种人”写本小说的；我在精神上正属于“这种人”，因而我催你为我们把它写出来……”^⑤

一八三八年九月一日，于布洛涅：

一个人喜欢她的朋友却不被他们所喜欢，这让人非常烦恼。我知道

^①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②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③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④ 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八三七年出版。——原注

^⑤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自己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到关于我和这些朋友的话，因为这些朋友有许多比“友谊的圣火”更重要的事，故而这个女神（是一个女神么？）便不那么重要了，对你而言尤其如此。[……]我所写给您的这些不会改变目前的情况，因为人们能把这同一个问题谈上一百年，又写上一百年，就是毫无改变而依旧烦恼得很！我奢望着能求您来看我几个小时，中午来，晚上离开……请先来，然后再写信，在任何事情上，机缘常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好些。您丝毫不体贴我，但我并不因此而减少我对您的爱，因为您具有得到这种爱所必需的品质。您亲爱的阿黛尔·雨果。^②

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明天是星期四，请您到我们的朋友布朗热^③的画室找我……您五点钟来，我将带您去布洛涅，当然是在那儿和伟人一起共进晚餐。我得想多少方法才能和您谈一会儿呀……^④

这封信没有日期：

我过分担心您明天会来，因此给您写封信，如果您来了却见不着我，我将十分遗憾。所以决定写信告诉您才叫人放心。也许这是在提醒您应该到布洛涅来与我共度几个小时的办法？怎么说呢？不管原因如何，我明天不在这里，我星期三等您来。[……]您要是来了，我奢望能占据、拥有您。如果我不是个对您还十分忠诚的女人，我一样会这么做。阿黛尔·雨果。^①

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请把您的书^②给我们带过来！真不象话，人家先于我们读到您的作品！完了，您对我就不再特殊关照了！的确，我发现自己正变得让人厌恶了。[……]我得告诉您——您是个保得住秘密的人——我发现那位伟人身上有个缺点：您不愿意谈到堂·塞扎尔^③，这可真教他伤心。我觉得他对友谊很敏感，这一点是具有人情味儿的……

我认为您要比您所承认的更富感情。不管对与否，我心里就这么想的，并且珍惜这一想法。我在我的头脑里为您编了部无足称道的小说，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使您更加完美，我被迷了进去。女人们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当她们抓住笔把手弄脏的同时就变得愚蠢可笑了。[……]请您相信，在对这种生活的种种幻灭之中，友谊却是我毫无怀疑的东西，我把它放在祭坛上，象对待我最珍贵的财富那样呵护着它。不久再见，是吗？阿黛尔。^④

以下先后三封信，都没有署明日期：

^②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③ 画家路易·布朗热一八三九年九月间正为阿黛尔·雨果画像，此画于一八三九年美展展出。塞勒斯坦·南特伊对此画用腐蚀版雕刻。目前此画陈列在孚日广场的维克多·雨果故居。——原注

^④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①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② 指泰奥菲尔·戈蒂耶刚由代泽萨尔出版社出版的《魔鬼的眼泪》。——原注

^③ 显然是指《吕伊·布拉斯》。此剧于十一月八日在复兴剧院上演后刚刚出书。——原注

^④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正如您所希望的，我一直在认真读你的专栏文章。今天我发现在专栏里您没有提到我的画像^⑤……麻烦您讲一声画像放得太高了，这样就会有人把它放低下来！我很不好意思让您为我操这份心，平时我为这种事关心得太少了；不过这将有助于一位年轻人的前途，他需要一些成就以生活下去……^①

昨天晚上，我曾满心期待您来次小小的访问。您如此可恶地抛下我！如果您还想重新和好，那就请您明天星期一到圣雅姆^②家里吃晚饭。尽量早点来，我们可以在布洛涅森林里散步。这次请务必准时！……^③

我亲爱的戈蒂耶先生，如果您愿意下个礼拜天参观隆尚温泉浴场，它将为您大人阁下开放。您可以和我们一起用晚餐……要是您能在专栏文章中谈到这个地方，您以前也曾住过的王家广场地区将非常感谢您。我不想再惹您厌恶了。您请便罢，只是您得把我看成最好最老的朋友那样爱我。——维克多·雨果爵夫人。^④

她依然相信男女之间的友谊。她非常害怕引火上身，却又爱玩火。一个被丈夫撇在一边的女人感到一种需要能使自己平静下来。

一八四〇年五月至十月，阿黛尔·雨果及其父亲还有她的两个女儿住在圣普里一幢取名为露台的大宅院里，就在蒙莫朗西森林的边上。男孩们在圣卡特琳文化街（现在的德·塞维涅街）的若弗雷私立学校上学，学习查理大帝王家中学的课程。他们寄宿在学校，不时地向母亲或蒂蒂娜要“四个苏（非常急需）跟一罐果酱……”^①“妈妈，我爱你，”夏尔写道，“我非常爱你，好象你是我的天使、我的生命……让蒂蒂娜明天给我送一罐果酱来吧，以便啃那些一顿顿的干面包……”^②他回到住读学校时总要哭：“我时时刻刻都会因想起那些蝴蝶，它们停在客厅的窗帷上，停在一幅幅画上、华盖上、红桌子上……要是你一年不让我看到你，我会自杀……”^③浪漫主义原来是遗传的！夏尔觉得自己成了父亲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埋怨自己是个“一位伟大而幸福的父亲那渺小的儿子”^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雨果并不关心他的儿子们。但大约在一八四〇，他对他们的学业表示关心，尤其是拉丁文受到他高度重视。一八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当他得知小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雨

^⑤ 系欧仁·彼奥（1812—1890）所绘。——原注

^①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② 圣雅姆是讷伊一个区。戈蒂耶已住进该区隆尚街三十二号的一幢小楼。一八七二年在这儿去世。建筑师夏尔·罗布兰在圣雅姆街四号造了一家府邸，饰有“彩绘玻璃塔楼和尖拱形窗户，还有釉彩陶瓷装饰和两块有拉斐尔及米开朗琪罗头像的大理石浮雕”。——原注

^③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④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代》展品目录，第 377 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代》展品目录，第 378 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代》展品目录，第 382 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代》展品目录，第 388 号。——原注

果在中学优秀生会考中荣获拉丁文翻译奖时，他感到高兴和自豪。他到圣普里与家人一起庆祝这桩喜事。这群孩子一个个部长得漂亮、聪明，他们把露台别墅变成一个快乐的天堂，就和以前在石居城堡时那样。雨果帮助儿子们用树枝搭起小棚屋，帮助黛黛喂鸡、养小兔，还深情地望着莱奥波特蒂娜。此刻他激动地想起那种美妙时光——他要在他的婚姻和为父这两方面，也要象他在诗歌上那样出众。可是从这以后他的生活就吱吱嘎嘎地不时发出不协调的怪音，而这情况也无法挽回。“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意愿几乎总是不合拍。”

三 在莱茵河上

你深谙我的嗜好：长途旅行，日行不多，孤身一人，与童年时代的老友维克多·塔西伦相伴。

维克多·雨果：
《莱茵河》

不仅仅是维克多和塔西伦，朱丽叶就陪过他三次去莱茵河旅行（三次时间分别是一八三八年、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〇年）。这是考古学家和幻想家的一次遥长而奇妙的漫游。然而每天傍晚阿黛尔都会收到一篇日记，虽然是信件，却能图文并茂，留着以便写书时用。雨果“把一位可贵的挚友留在巴黎，必要的责任使他一刻也离不开这座大城市，几乎没时间去那座位于城边栅栏门外四法里的乡间别墅。”^①这位“挚友”就是他妻子（难得有时是指画家路易·布朗热）。旅行家另外还有一本更严肃认真的日记，还有关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评论。一八三九年，他有两个多月时间天天在旅行，很多个夜晚他都在奋笔疾书。朱丽叶在一边看着他，等待着属于她的、爱情的时刻到来。

这条充满了传说的大河，对维克多·雨果具有一种奇特的、几乎是魔法般的吸引力。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住在斐扬派修道院里，他曾躺在床上一夜夜地欣赏那些画有一座倾斜倒塌的古塔楼。这也正是他的幻梦和绘画中出现破烂、阴沉幽暗形象的根源。如果说他对德国小说了解得太少，那他还是象他的朋友索瓦尔和戈蒂耶那样，也读过霍夫曼的美文《故事集》。他甚至在《莱茵河》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并不隐瞒德国是他热爱的一块土地，也是他所钦佩的一个民族。他对这个高尚、神圣的所有思想家的祖国，几乎怀有一种儿女般的感情。如果他不是法国人，他愿意成为一个德国人……”^①

或许，在这种想要理解并表达出来的德国的诗情画意的愿望中，他还搀和了要感动德国公主、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愿望。特别是在法德关系上，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作家可以发挥其作用并参与公众事务的途径。因此在一八四一年，他在构成《莱茵河》一书内容的传说、景物和对往事的沉思之后，加上一个政治性结论。在此之前一年，已有迹象表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冲突。德国诗人贝凯尔写下了《德国的莱茵河》一诗。缪塞对此的回应很是出名：“德国的莱茵河，我们早已得到手中。河水斟入我们的酒杯。”雨果在长篇严肃的结论当中提出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普鲁士将莱茵河左岸归还给法国，此地“法国化程度超出德国人的想象。”作为交换，普鲁士将会得到汉诺威和汉堡这两座自由城市，它们是通往海洋的门户。普鲁士将从中得到的好处便是拥有两座自由港并使之统一起来。因此，天生该合作的法德两国将团结一致确保世界和平。“莱茵河应该是团结两个国家的河流，却造成了它们的分裂。”

这篇文章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练达的文笔以及大胆的解决方法，看起来显得稳重、踏实。它是否在预示一个政治家的出现呢？人们对此可能有所

^① 维克多·雨果：《莱茵河，致一位友人的信》（《旅途》第1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莱茵河》序言（《旅途》第1卷）。——原注

怀疑。一个真正的谈判代表头脑中不会有如此之大的信心。鲜明的对比、精彩的提法掩饰不了对人认识的缺乏。在法国谁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拥有通往海洋门户的普鲁士呢？居维里耶-弗勒里在《辩论日报》上激烈地反驳：“您说‘由历届会议产生出来的普鲁士发育不全’。的确是大不幸！正是您想重振普鲁士来跟法国作对；是您把通往海洋的港口奉送给它，将汉诺威归于它的领土致使它边境向外推移，还十倍地增强它的精神力量！目的何在？原来是为了得到蒙托内尔省……”^①

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反对大天才。诗人凭的是一些强烈而生动的印象去寻求解决某个历史问题的办法。他要从游侠骑士们一览无遗的古老城堡中，找到昔日的秘密，揭示未来的奥秘……”^②他所看到的莱茵河是一条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河流，是“埃斯库罗斯式”的。他从莱茵河带回来的画很美，每一幅都被照射一种悲剧性的、超自然而强烈的、如梦魇一般的光亮——这种光亮与其说来自莱茵河畔的风景，还不如说来自雨果本人的气质。他身上的两种风格愈加明显：一种正如圣伯夫所说的那样，总是去不掉“他的阔气和pompose”；^③另一种（《见闻录》里可见）依然是完美的记者风范。好心的维克多·帕维给大卫·德·昂热写道：你有没有去莱茵河作过这样一次旅行：“既不坐船也不乘车，而是凭借维克多·雨果的一本书就能逛一圈？这个漫无目标的诗人好几次把他的身影倒映在这条大河中，他到处捕捉声音，撷取火花。他居然用这种奇特的唯我主义来创造世界，使整个风景都只对他五体投地！时间长了，一副如此粗糙的铠甲会把您给擦伤的。人们读完这本东西后觉得透不过气来，象是从魔爪里掉落的猎物一样受到了扼杀……”^④

巴尔扎克并不是总对雨果很客气，然而他认为《莱茵河》是一部杰作。曾有人告诉过他说维克多·雨果就象自己的兄长那样变得疯疯癫癫，早该被关进精神病院了！他甚至把这件事写在信里说给韩斯卡夫人^②听。《莱茵河》作了有力的辟谣。自从夏多勃里昂之后，法国的散文中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壮丽、和谐的作品。以下摘抄的真象是《墓畔回忆录》^③中的一段，出现在维克多·雨果的一幅画上那惨淡的白光中：

这片废墟在此时以这种方式被照亮并让人看见，它有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忧郁、温柔和崇高。从树林和荆棘丛模糊难辨的婆娑声中，我感到某种说不出的庄重和值得尊敬的东西。我听不到有一声脚步，一点人声和一丝气息。院子里没有暗影，也没有光亮。一种梦幻般的朦胧在衬托一切，照耀一切，而又蒙住了一切。裂口与缝隙相交错，使微弱的月光能照到最幽暗的角落。在深邃的黑暗之中，我看见一点白光在拱穹和难以到达的走廊下面慢慢地移动……^④

象是从鹰爪里掉落的猎物一样……”帕维曾这么写道。但是鹰自己也会

^① 《辩论日报》，一八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居维里耶-弗勒里在其《旅行与旅行家》一书中重刊了这篇文章，标题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在莱茵河畔》。——原注

^② 莱奥波德·马比约：《维克多·雨果》。——原注

^③ pompose，意大利文，意为“豪华气”。

^④ 参见亨利·儒恩：《大卫·德·昂热及其文坛交往》。——原注

^② 韩斯卡夫人（1800—1881），波兰人，一八五〇年嫁巴尔扎克。

^③ 《墓畔回忆录》，夏多勃里昂的自传，文笔具有古典散文的魅力。

^④ “维克多·雨果：《莱茵河》（《旅途》第1卷）。——原注

掉落下来。“正在苍穹下翱翔/一阵强劲的狂风折断它的翅膀。”^①就在这一八四二年，他的朋友兼保护人，未来的君王奥尔良公爵，在一次车祸中因马匹脱缰而丧生。事情发生在那条当时被人们称作“动乱之路”^②的林荫道上。当时亲王想要跳下车，结果摔在路上，脑袋开了花。尽管雨果很悲痛，他还是一定要去亲自看一看。他到公爵遇难的地点去查看。那是从马约门数起左边第二十六棵和第二十七棵树之间的地方。他注意到亲王从临终到死去，是在“一家漆成绿色门面的杂货店的一块本色红方砖上”。即将死去的亲王头靠在破火炉边。墙上贴着一些廉价的彩色画像，有“犹太流浪汉”、“菲埃斯基行刺”^③、“拿破仑”以及身穿轻骑兵上校军官服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诗人喜欢反衬与对比，他在想，年轻的公爵曾是无忧无虑、幸福美满的，他每次去讷伊城堡都要经过这扇绿门。要是他有时朝门上看一眼，他肯定会认为这是家寒碜的店铺，或是间破屋子的门。然而这最终成了他的坟墓之门！当维克多与朱丽叶启程返回巴黎时，他们在墙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讷伊游园会。”追求对比的人又有一次大的收获。

奥尔良公爵心灵高尚，是所有精神自由者的希望。他死后一切关于未来的打算都必须重新有所安排。此时已是法兰西学院主席的雨果负责代表该院向国王表示吊唁。他赞颂这位年轻早逝的亲王，“唉！陛下，您的鲜血就是国家的鲜血；您的家族与法兰西两心相连，一方遭受打击，另一方也会受到伤害，此时此刻，法兰西人民正怀着溢于言表的同情关注着您的家族，关注着您陛下。您将活得长寿，因为上帝和法兰西都需要您。人民还关注着王后——这位在所有母亲之中的一位尊贵而又经受了考验的母亲。最后，人民还关注着这位王妃，她的情感和婚姻无疑早已使她成为一名法国妇女，她为祖国奉献了两个法国公民，为王朝奉献了两位亲王，为未来奉献了两种希望……”

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会出现摄政的情况。埃莱娜王妃不正是事实上的王后吗？维克多·雨果是否能上任首相一职呢？只是他首先应该取得贵族院议员这一称号并能接近年老的国王。

这个悲剧过后一个月，雨果去拜访奥尔良公爵夫人。他忽然想出一个奇怪的主意让朱丽叶在城堡门口等候，他要带她一块儿去。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

我对什么都感到害怕，而出发时一切又都使我绝望。我承认你带我去是出于一番好心，可是这次去拜访奥尔良公爵夫人正成了对我的折磨，因为没有适宜的时间和场合。我还没有穿戴的，显得有些脏乱；而这个女人却因为这场巨大的不幸而散发出某种魅力，也就是说在她身上，除了优雅的体态还有可能使你更加为之着迷的东西。我得承认，无论我的爱情有多么勇敢、对你的忠诚有多么信任，当我必须徒手进行搏

^① 引自《暮歌集》中的《拿破仑二世》一诗。

^② 我们可在《见闻录》中读到：“此路称‘骚动之路’”。“之所以获得这个不样的名字，是因为十月六日发生了由平等菲力浦所策划的反路易十六的暴乱。当载着平等菲力浦的孙子的马匹，跑进这条路时，狂奔起来，‘骚动不安’……马车驶过这条送命的路三分之二以后，亲王倒下了。”——原注

^③ 菲埃斯基（1790—1836），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行刺路易-菲力浦未成而被处死。

斗时心里总不踏实……^①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那位亲王的遗孀裹在重重的黑色沙巾里，心里只装得下自己的悲伤和她的孩子。但她仍然接待了她的诗人，和他谈起明天的那些无法预言的事情。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四 城堡卫戍官

爱过别人的人很清楚这一点，而没有爱过的人就不知道。我同情他，却没有答复他。

拉科代尔^①

一人四三年一月，朱丽叶发现“她亲爱的好人儿”郁闷烦乱，心里惴惴不安。他那“可怜的小脸”似乎“异常阴郁”。^②他是否有什么心事或者忧虑在瞒着她呢？但这一年里似乎充满希望。雨果有部新戏《城堡卫戍官》将要上演了。这是五年里的头一次。女儿莱奥波特蒂娜和一个叫夏尔·瓦克里的青年订了婚，他受到这一家人的欢迎。婚礼定于二月份举行，而《城堡卫戍官》也将于三月份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另外，这一年夏天，朱丽叶和维克多要去西班牙旅行。这无异于一份精彩纷呈的节目单。

然而，“维克多·雨果似乎无法摆脱与幽灵之间的搏斗”。^③他很喜欢瓦克里家的这两个青年——他们出于崇拜而闯入他的生活。夏尔和奥古斯特兄弟俩——前者一八一六年生于南特，后者一八一九年生于维勒基埃——是塞纳河边一个渔民和领港人的古老家族里的后裔。他们的父亲夏尔·伊西多尔·瓦克里，在勒阿弗尔当船主时发了一笔大财，便在维勒基埃塞纳河畔建了幢白色的大府邸。他的事业该由大儿子夏尔来继承；二儿子奥古斯特在上鲁昂中学时就深受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和雨果的影响，且学业成绩十分优秀，曾有位巴黎的校长远道而来，把他当成是个“考场上的能手”，并提出让他免费念书直到毕业。这个小伙子后来入了查理大帝中学，充满热情，更不乏浪漫气质。一八三六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负责在查理大帝节那天上演一出戏。他们选中了《艾那尼》，并跑去征得此剧作者极为必要的同意。雨果非但一口应允，还作为观众出席了这次演出。

稍后不久，在《玛丽蓉·黛罗美》诉讼案发生之际，诗人雨果在听众席里一眼认出这个年轻的瓦克里。“一脸喜悦的大师径直走到我面前/我握住他的手，像君王的手一般……”其后，这个年轻的诺曼底人和他的一个同学保尔·默里斯便成了王家广场忠实的朋友。他们曾受嘱托招募一群义勇之士为《吕伊·布拉斯》助阵。年轻的奥古斯特病倒了，阿黛尔·雨果悉心照料他，小伙子因而对这位迷人出众，俯身向着他的女人留下了醇美的回忆。一八三八年，维克多·雨果在莱茵河旅行时，阿黛尔和孩子们一道应邀到勒阿弗尔奥古斯特的大姐家作客。他姐姐已经出嫁，姐夫即《新格拉维勒报》的创办者尼古拉·勒费弗尔^④。雨果的四个孩子至此才第一次接触到大海。离开勒阿弗尔，这一家子又去了维勒基埃。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十月初。

一八三八年十月九日，奥古斯特·瓦克里致维克多·雨果夫人——
我亲爱的夫人，你们从这儿走了之后，家里空荡荡的，气氛颇为沉闷。
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念您和您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冷清没法跟热闹比呀！

^① 拉科代尔（1802—1861），法国修士，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保尔·克洛代尔：《立场与建议》。——原注

^④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见安德烈·杜比克的《维克多·雨果生活与作品中的维勒基埃》一书。——原注

心情迫切急于写信给您。自从你们动身之后，我们的日子冗长而乏味。哥哥和我尤其如此，我们和您并没有道别，我们已经过惯了这种甜蜜的生活。此刻我们都在思念您，谁都无法代替您……^①

雨果家的孩子们在这个假期里过得十分惬意。第二年，他们又拖了父亲一起重游故地。奥林匹欧从维勒基埃匆忙动身赶赴斯特拉斯堡，而家人们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天。其时莱奥波特蒂娜十五岁，夏尔·瓦克里二十二岁——他预感显赫的社会地位正在等着他。“近海和远洋的航行使他们家生活非常富裕。”虽然家产丰殷，可“这个家庭依然有着简朴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得到敬重。”^②老夏尔·瓦克里年迈多病，希望能告老引退。莱奥波特蒂娜，一个非常朴素，恬静的姑娘，对法定继承人小夏尔来说，恰是个理想中的妻子。两家结亲的事被提出来，阿黛尔表示同意。

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七日，星期四，奥古斯特·瓦克里致维克多·雨果夫人——屋子里死气沉沉，仍在为您而哭泣，我们总觉得这个家庭里缺了些什么东西……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个家在无形中与我们千丝万缕地相联系。然而人们更偏爱自己的心为自己所挑选的家。您也知道我的心里只有您；此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您的友谊对我是多么重要，而我又是多么想跟您和您的家人在一起！虽然我们相距六十法里，可我和您仍生活在一处，我大半的思想都围绕着您。^③

原本幸福和谐的瓦克里一家，经历过接二连三的居丧之后沉浸在一片悲恸里。可怜的尼古拉-勒费弗尔-瓦克里夫人，在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〇年相继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夏尔和保尔，紧接着一八四二年大夫又撒手西归。当时她父亲的病情加重并相当危险。^①在这种悲哀的气氛中此时已订婚的一对年轻人丝毫不敢提及婚事。维克多·雨果却同意他们结合。“诗人们无法拿出丰厚可观的嫁妆交给他们的女儿，却有着更贵重的礼物……高贵的思想，慈善的心肠，窈窕的体态……”^②婚礼终于在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五日举行。在场的全是至亲，维克多·雨果的朋友们都没有得到消息。朱丽叶按理不方便参加这场婚礼。她忍住没去教堂，但她向新娘要了一件小纪念品，“一件当姑娘时用的，现在成了夫人使用不到的小玩意儿。”这将成为沟通两个最爱雨果的人——情妇与女儿之间的联系。新娘的父亲为她转达了这个奇特而动人的请求。莱奥波特蒂娜理解并接受了这种暧昧的局面，她把自己望弥撒用的书——一件远比小玩意儿更加珍贵的礼物赠给了朱丽叶。而维克多·雨果则在教堂当场写了首短诗送给年轻的新娘——

再见，我们的宝贝！和他美满地欢聚。
现在成了他的财富，你要爱你的丈夫。
为你祝福，孩子！去吧，从此家在那屋。
把烦恼留给我们，但要把幸福带去！

^① 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② 安德烈·杜比克：《维克多·雨果生活与作品中的维勒基埃》。——原注

^③ 一八四三年三月，夏尔-伊西多尔·瓦克里在儿子婚后一个月去世。——原注

^④ 参见安德烈·杜比克：《维克多·雨果生活与作品中的维勒基埃》。——原注

女儿、妻子、孩子、天使，尽你双重本分。
这里大家想留住你，那头有人在等你。
流着泪离家而去，含着笑走进他屋里，
把惋惜留给我们，把希望带给他们！^①

诗人十分难过地眼看他的大女儿离去。她是他的掌上明珠；少年老成，和他非常贴己。“完全没有必要为你的蒂蒂娜担心，”朱丽叶在信中说：“她将是最幸福的一个女人了……”^②的确，一切看来都在表明结果会是这样；然而事实上，雨果感到痛苦，怀着难以言表的忧虑。莱奥波特蒂娜将在勒阿弗尔定居，那时往来于勒阿弗尔和巴黎之间，需要坐两天驿车或“用马拖的驳船”。

寄过来的一封封信里洋溢了幸福的喜悦。莱奥波特蒂娜·瓦克里致维克多·雨果夫人——“来这儿一个月了，我完全置身于幸福之中，非常幸福、非常甜蜜，我常常会突然间对这样的幸福感到害怕。我觉得这一切过于完满，终究不会长久。后来我又想到在天大的幸福里我仍然缺了我慈祥可爱的母亲在身边，便因此聊以自慰……”^③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可怜的大使呵，我盼你拥有更大的勇气，希望你不再为你所心疼的这个孩子的幸福流泪、失望……”^④

《城堡卫戍官》的排演活动让他摆脱了稀奇古怪的预感。他对这部戏期望很高；他力图把一种史诗中才有的宏大气魄注入这个剧本。在莱茵河的旅程中，他夜以继日地在那些零乱荒芜、杂树丛生、荆棘遍地的城堡前凭吊，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似乎看到了城堡卫戍官们谋反暴动的壮大斗争场面。

“这些莱茵河畔不可一世的达官贵族，窝在雉堞遍布的巢穴里，军官跪侍在一旁……这些凶暴的傢伙一个个犹如座山雕和猫头鹰……”^⑤他要凭他的想象进行创作。后来在这个剧本中，雨果又添进一个他一惯擅长的题材：兄弟不睦。大家肯定记得他的那部诗体剧《孪生子》，叙述的是铁面人因其兄弟路易十四妄图独霸天下而最终成了牺牲品的故事。他搁下了这个计划，但在《城堡卫戍官》一剧中，福斯科（即卫戍官约伯）还是摈弃了他的兄弟多纳托——后来的皇帝弗雷德里克·巴鲁斯，事情起因于他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叫日奈弗拉的女子。约伯伯爵为悔恨苦苦折磨，每夜都要跑到荒凉的地下墓穴凭吊。他从前就在这里抛下了他兄弟的尸体。雨果亦是如此，在一部又一部的戏里，出现在他脑海的总是活埋者的形象。^⑥

一部艺术作品引发出作者的痛苦，便说明作品定有其感人之处。《城堡卫戍官》是“先予华格纳^⑦出现的怪物”，^⑧它有俯视一切的城堡，有骑士兼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五日》（《静观集》），第4卷。《献给我女儿的诗》，第2首。

——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参见安德烈·杜比克：《维克多·雨果生活及作品中的维勒基埃》。——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莱茵河》第14封信（《旅途》第1卷）。——原注

^⑤ 有关创作主题的反复出现及雨果的心理情绪，可参阅夏尔·博杜安的《维克多·雨果的精神分析》一书。

——原注

^⑦ 华格纳（1813—1883），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擅长歌剧创作。

^⑧ 让-贝特朗·巴雷尔：《维克多·雨果》。——原注

强盗式的四代奇人，还有命运违抗神旨的搏斗。这出戏气魄宏大，被法兰西喜剧院热情地接受。但时局对浪漫派戏剧愈来愈不利。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女子拉歇尔，在好几个戏剧节上使古典主义悲剧再度风靡于世。人们已经对“新奇”产生厌倦，认为“这在人世间只是过眼烟云，瞬息即散”。维克多·雨果希望能再搞一次《艾那尼》之战。他曾委派他现在的胜利组织者瓦克里和默里斯去从画家塞勒斯坦·南特伊^①那里要三百名年轻人——“三百名血誓胜利的斯巴达勇士。”南特伊摇晃着一头长发答复两个青年：“年轻人，请转告你们的大师，再也没有什么青年啦！”^②更确切他说，是再也没有浪漫派的青年了。

首演平安无事。因为观众全是朋友。美丽的诗句并没有消除人们对这出的一本正经的戏所产生的厌恶，“年轻人，闭上你的嘴！”长辈约伯对六十岁的马格努斯说这句话的时候，引起哄堂大笑。第二场演出受了几声倒彩。从第五场开始，每场都闹得不可开交。朱丽叶指责这群奸党，说她真想“让那些惹恼她的人饱尝一顿拳头，朝他们的肚子狠踢几脚。”^③据当时剧院的董事比洛回忆，有天夜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雨果和他一起从杜伊勒宫前经过时放声说：“如果拿破仑还在宫里，那么法国只剩下这一件伟大的事——《城堡卫戍官》，而皇帝也会亲自观摩我们的排演！”^④然而拿破仑——也已经不在了。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多数观众——那些皮罗托、^⑤卡缪索^⑥的追寻者们对浮华的语言已感到腻烦。圣伯夫^⑦民高兴地这么写道：“有人喝倒彩——雨果不喜欢这个词，还对他的演员们说：“有人跟我的戏捣乱。”演员们也很聪明，从那天起所有的“喝倒彩”统统被说成是‘捣蛋’了。“第十场的演出收入下降到一千六百六十六法郎，而拉辛剧演员拉歇尔一晚上便“挣”五千法郎。三月十七日这天，巴黎上空掠过一颗雪星，《喧嚣报》^⑧上刊登了这样一首四行诗：

雨果死盯着蓝色天幕，
低声咕哝着求上帝答复，
为什么星星尾巴又长又粗，
而《城堡卫戍官》没有尾巴？^⑨

这场不该发生的灾难反而严重起来。“《城堡卫戍官》三部曲？让人三倍的讨厌而已。”亨利·海涅写道，“无数张表情木然的面孔……凄凉的傀儡游戏……冷冰冰的激情……”^⑩四月里，整个巴黎狂热地欢迎蓬萨尔^⑪的《吕

^① 塞勒斯坦·南特伊（1813—1873），法国画家，石印艺术家。

^② 泰奥菲尔·戈蒂耶：《浪漫主义史》。——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玛丽·路易丝·帕耶隆：《最后一批浪漫派作家》。——原注

^⑤ 皮罗托，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人物。

^⑥ 长缪索，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人物。

^⑦ 圣伯夫：《巴黎轶事》。——原注

^⑧ 《喧嚣报》，一八三二年于巴黎出版的一份讽刺报纸。

^⑨ 《喧嚣报》，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原注

^⑩ 亨利·海涅：《吕代斯》。——原注

克莱丝》，这位外省的新古典派剧作家作为反雨果式的人物出现在人们面前。巴尔扎克忿忿不平：“我读过《吕克莱丝》！在巴黎人眼前故弄玄虚……别的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幼稚、空洞。更象中学生习作的悲剧了……五年之后，人们便不会记得这个蓬萨尔是何许人物了。雨果的愚蠢招来上帝派遣蓬萨尔做他的对头，也真活该……”^④雨果表面上安之若素，然而以如此深广的仇恨作为获得巨大成功的代价，使他感到震惊。在第三十二场演出之后。剧本被撤回，雨果也从此中断了舞台剧创作。一八四三年三月七日成了“浪漫主义戏剧的滑铁卢之役。”^①

尽管遭到阿黛尔反对，朱丽叶·德鲁埃在翌年夏天还是得到了她那“可怜的一年一度的小小幸福。”这一年的旅行计划是去西南部和西班牙。这趟旅行对雨果来说，可以唤起他对童年时的回忆，并由此治愈他从二月至今在巴黎似乎一直纠缠不休的忧郁。莱奥波特蒂娜已怀孕三个月，她莫名其妙地忧虑起来，再三恳劝父亲打消这次远行计划。七月九日星期二，他来到诺曼底与女儿道别，后来又写信道：“我的女儿，你要知道我在想念你时多像一个小孩呵！我热泪盈眶，我真想与你永不分离……待在勒阿弗尔的这一天，是我心中一抹光芒，我这辈子都会记得……”^②

然而远足计划在诱惑着他。在他的记忆中已约讷依旧是个鲜红而亲切的地方，那里是他“心中最深远的回忆”。^③但他从前掀起头巾来偷窥雪白胸脯时所在的那间房子，他已经认不出了。那个小姑娘现在什么样子呢？是否结了婚？做了寡妇还是已经死去？或许即使他遇上她也认不出来。永恒的天宇底下一切都不复存在。但是，当诗人一看到西班牙牛车，听到它那并不悦耳的音乐，他突然感受到一阵幸福。就在此时此刻的此种感受中童年时的珍贵回忆重新有所寄托。“我觉得往昔与今日没有距离，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呵！啊，美妙的时光！啊，甜蜜、幸福的年代！那时我是得人宠爱的小孩。我不懂世事，可我有我的母亲！现在我身旁的游客都捂住耳朵，而我心头无比欢畅……”^①

伊伦真教人失望。现在的伊伦很象巴蒂尼奥尔区，^②“往昔何处寻呵！诗人何在？”在印象中丰塔拉比曾经是一个金光闪耀的村庄，有着尖顶的钟楼，位于蓝色海湾的尽头；但现在他只能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城镇。景物和他的人一样，衰老了许多。不过仍和初来时一样，西班牙的语言，袅娜多姿的女子，粗犷的景色无一不使他大喜过望。“这里是诗人和走私犯共同的天下。”^③在圣塞巴斯蒂安附近的帕萨赫斯村，他发现吉普斯夸省^④有一处特别美妙而迷人：高大的房舍被漆成白色或是桔黄，街道两旁的阳台上

^④ 蓬萨尔（1814—1867），法国诗体剧作者。

^⑤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友书》，第2卷。——原注

^① 莫里斯·勒瓦扬语。——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452号。——原注

^③ 雨果：《比利牛斯。巴约讷》（《旅途》第2卷）。——

^① 雨果：《比利牛斯山。牛车》（《旅途》第2卷）。——普莱在《内心的距离》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这即是“普鲁斯特的那种非自主记忆力”。——原注

^② 巴蒂尼奥尔区，巴黎市郊的一个穷区。

^③ 雨果：《比利牛斯山。圣塞巴斯蒂安》（《旅途》第2卷）。——原注

^④ 吉普斯夸，西班牙省名，首府即为圣塞巴斯蒂安。

飘荡着各式玩意儿，破旧的衣衫色彩绚丽，有红色、黄色和蓝色，另外还有迷人的 bateleras（船家女），漆黑的大眼睛，一头漂亮的头发。

他一直跑到潘普洛纳，^⑤随后取道比利牛斯山，回到法国境内的欧什·阿让，佩里格和昂古莱姆。九月八日奥莱龙岛上，朱丽叶发现他正愁眉紧锁。一脸苦闷。荒凉的岛上“见不着帆影，见不鸟迹。日落之时，天幕下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圆盘，象是月亮留在灰白色雾霭上的一个印痕，颜色通红，金色的光辉消褪逝去。死亡阴影笼罩住我的心头。那一夜，什么都是凄凉、忧郁。我仿佛觉得这座岛像口大棺材漂浮在海里，月亮当它的烛台……”^①

第二天，他们逃离荒岛，来到罗什福尔，并由此踏上归途。雨果想去勒阿弗尔看望瓦克里夫妇。阿黛尔跟另外三个孩子也就在他们附近，女婿为她在格拉维尔租下一幢别墅，她在家画些花卉。很快就要全家团聚了！雨果一想到这儿便重又感到欢乐。到了苏比兹村，朱丽叶建议去咖啡馆喝些啤酒，顺便看看报，他们已经好久没读到报纸了。

一八四三年九月九日，朱丽叶·德鲁埃日记：“在一个象是大广场的地方，我们看到“欧罗巴咖啡馆”几个大字。我们走进去，发现白天这时候咖啡馆里生意很冷清。只有右边第一张桌子上有个年轻客人，正对着左边的老板娘，他一边看报一边抽着烟。我们走到最里面，差不多挨着一座小型螺旋型楼梯的下面坐了下来。楼梯扶手拿红布披着。侍者端上来一瓶啤酒就退了下去。对面桌上放着几份报纸。突然，我可怜的人儿朝我这边俯身过来，指着 he 手里那份报纸给我看，声音哽咽：“瞧，这下可真了不得了！我抬头望着他——那张高贵的脸庞上那无以形容的绝望我至死都不会忘记。刚刚还见他微笑着，很愉快的模样，可转眼间，我看到他一下子就被击垮了。他嘴唇煞白，眼睛呆呆地凝望着。泪水弄湿了他的脸颊和头发。他把可怜的手按在胸口上，象是阻止他的心蹦出胸膛。我拿起这份可怖的报纸，看到……”^②

《世纪报》报道了一则可怕的事故，是九月一日星期一，发生在维勒基埃的。莱奥波特蒂娜和她丈夫两天前离开勒阿弗尔，前往维勒基埃去度周末。在那里他们碰上了曾当过船长的比埃尔·瓦克里叔叔和他的儿子，十一岁的阿尔蒂斯。“星期天下午，夏尔让人从勒阿弗尔开过来的一艘赛艇泊上了码头。这艘赛艇本是他叔父一时兴起，叫人在造船时按他的设计建造的。在一次翁弗勒^①竞舟赛中夏尔就在这艘船上获得了头等奖。赛艇上张起两片很大的斜帆，顺风时速度极快，可唯一不利的是船体过轻，不宜于在塞纳河上作一般航行。第二无清晨，他自告奋勇要驾着船去科德贝克，他的公证人巴齐尔律师正在家里等他……”^②

星期一早晨天气晴朗无风，水面坦荡如镜，晨霭低迷。前一天已经商量

^⑤ 潘普洛纳，西班牙北部城市，纳瓦拉省省会。

^① 雨果：《比利牛斯山。奥莱龙岛》（《旅途》第2卷）。——原注

^②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艺术》周刊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至十六日的一期上发表了朱丽叶·德鲁埃这部“未发表的日记”片断。——原注

^① 翁弗勒，法国位于塞纳河口左岸的小城。

^② 安德烈·杜比克：《维克多·雨果生活和作品中的维勒基埃》。——原注

好，莱奥波特蒂娜将陪丈夫、叔叔和侄子一道去。可她婆婆出于船太轻的考虑，让她不要跟去。于是两个男人和孩子出发了，可几乎立刻又折了回来。船晃得厉害，他们用两块大条石压住船舱。这次莱奥波特蒂娜动了心。她让他们稍候片刻，待她匆忙套上件红格平纹细布长裙之后，大家便上了船。去的一路时间不长，平安无恙。

他们要把巴齐尔律师带回维勒基埃共进午餐。律师建议坐他的车去，他对这艘赛艇丝毫没有好感。夏尔和比埃尔叔叔为了让他放心，又从科德贝克码头上拿了些大石块压舱。公证人勉强跟他们上了船，可由于途中船颠簸得更厉害，他在巴尔-伊-瓦小教堂附近就上了岸，说剩下的路他要步行前往。船又启航了。风扬起帆。几分钟后，山坡与水面之间吹来的轻风突然一下子使小船转了方向。这时，船上那些用来保护的石块滚动起来，反而使小船更加剧烈地晃动。石头、船、风、水和人乱作一团在毁灭与幸存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但结果很惨。船上最后只剩下一个夏尔·瓦克里。这个游泳好手在底朝天的船身四周拼命努力，想救他的妻子，此时她正紧紧攀住小船。他直至精疲力尽仍未见成功。于是这位从来没有离开妻子身旁的丈夫，索性让自己沉落下去，这一次他也要陪着她……”^①奥古斯特·瓦克里在深夜将这一惨剧通知了维克多·雨果夫人。他安排她星期二去了趟巴黎，“余下的三个孩子和她同行，没有在维勒基埃停留下来参加让人伤心的葬礼。”

大家用一种充满感情和浪漫主义的方式，把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合葬在一口棺木里，并背着把他们从白色的住宅送往毗邻教堂的小公墓。

一八四三年九月十日，维克多·雨果于索米尔致路易丝·贝尔坦——

“我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爱她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您肯定会记得她有多么可爱呵！她是最最温柔、动人的女性了。啊，我的上帝！我究竟哪里对不起您了呢……”^②因为不管是大至天地宇宙间的奥秘，还是小到几分钱的琐事，雨果习惯于结算。他扪心自问：“一个父亲能不能不为弃家人于不顾的情人付出代价呢？”所以曾有一段时间他对朱丽叶表示出厌恶，跑回去“依偎在自己妻子身边。”^③他在苏比兹那家不祥的“欧罗巴咖啡馆”给他妻子发了封信：“可怜的女人呵，停止哭泣罢，让我们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让我们把这个天使送还到上帝手里罢。啊！她过于幸福了。啊，我伤心欲绝，恨不能跟你和另外三个叫人爱怜的孩子一起流泪。我亲爱的黛黛，勇敢起来，你们大家也都要拿出勇气来。我很快就能跟你会面，我亲爱的阿黛尔。这一次可怕的打击至少也能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贴得更亲近更紧密……”^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雨果在他的记事簿上写下几个不成篇的句子：

在我思考时，我是诗人，我也拥有才智，
但当我苦难时，啊，我又成了凡夫俗子！……
这塞纳河多么美丽！当你静静凝望，
你万不会料到：“这将是你的坟墓？”^⑤

^① 雅克·亨利·博纳克：《维勒基埃的教训》。此文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世界报》。——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1卷。

^③ 雅克·亨利·博纳克：《维勒基埃的教训》。——原注

^④ 此信由莫里斯·勒瓦扬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的《两世界杂志》上。——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一八四三年手册。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旅途》，第2卷）。——原注

阿黛尔·雨果想在勒阿弗尔河堤街一号——蒂蒂娜和夏尔共同生活了七个月的那幢“哥特式建筑”留下一些纪念，便派她的画家路易·布良热去那里。

一八四三年十月十九日，奥古斯特·瓦克里致维克多·雨果夫人：

“夫人，我为了让您放心给您回这封信。布朗热已经把他们的房间画了下来，而且画得很象，就算没见过这房间的人以后看到了，也能认出它来。这件事就是这样。我回巴黎时把画交给您。……星期天再见。在此之前我要清理完您的帐目。一切都很方便……至于那个花匠，他又来了，而且为拿到他的一百零四法郎，坚决不顾法官的裁决。我把他赶了出去。……在这期间，您是否将您从我姐姐那儿借的那只黑箱子和三只行李箱弄混了？我估计她想索回的就是这个罢……”^①

阿黛尔是一个勇敢的信教徒。“我的灵魂，”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四日，她写信给维克多·帕维，“已经离开我的躯体，去和他们的灵魂互相团聚了……”^②很长一段日子里，王家广场的家中蒙着一层凄哀的阴影。母亲整日握着溺死的爱女的一束头发；雨果把小黛黛抱在自己膝上，沉默无言。外祖父富谢一下子又老了二十岁。死去夫妇的画像在墙上，桌上到处可见。在一只绿花小口袋上写着几个字：“神圣的遗物：我的女儿离开时穿的衣服。”维克多·帕维曾提议圣伯夫与雨果一家说和，“凭借这次巨大的创伤”和他们重新密切往来，但遭到他的拒绝。从这多难的一年（一八三七年）起，他先后三次收到这样的建议，而在第三次之后，据他说出现了不公正的决裂。“要我回他们家去，即便是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也该由她向我正式表达这一愿望，这样就成了一个命令。可她并没这么干。现在一切于事无补！真是可怕，然而又是事实……”^③但阿尔弗高德·德·维尼说：“在如此的不幸面前说什么话都靠不住，未免太残酷了。”

维克多·雨果因爱女的早逝而一蹶不振。直到十二月他还没从这场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当时正忙着竞选院士的巴尔扎克来看望他。从王家广场出来后，他写信给寒斯卡夫人：“啊，我亲爱的安琪儿，维克多·雨果看起来老了十岁！他很可能把女儿的死当作是朱丽叶一事给他四个孩子的惩罚。不过他对我相当重要，他答应会投我一票。他讨厌圣伯夫和德·维尼。啊，亲亲，这场十八岁就恋爱的婚姻，对我们是多么深刻的一个教训！维克多·雨果夫妇为人们留下了很好的教材……”^④这桩事表明，就是痛苦也躲不过流言蜚语的伤害。

朱丽叶恳请雨果多散散心，以期从他那无法摆脱的因伤恸而生的冷漠中得以自拔。诗人无法提笔，便让朱丽叶为他们比利牛斯之行的最后行程作了记录，将这个始于愉快的记忆而最终在一场灾祸中结束的故事收了尾。他时常跑去维勒基埃，在种了玫瑰的坟墓边寻觅那个“哀伤的地方/心中贪婪地渴

^① 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② 参见爱德蒙·比雷《一八三〇年后的维克多·雨果》，第2卷。——原注

^③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5卷。——原注

^④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友书》，第2卷。——原注

求那悲观绝望……/呵，无穷的想象啊！模样恐怖的重叠山峦！”以后好几年里，每逢九月四日他都要写首诗以作纪念。这些诗写得哀伤朴素又有种凄美：

我三十岁时，她是十岁的孩童，
而我是她整个的宇宙。
呵！森然茂密的大树郁郁葱葱，树荫下的小草们有清香
扑鼻外透……

她来时有多欢快，天真无邪，
温柔的天使，单纯的思想……——
这一切都已远去海角天涯，
如云烟、清风一样！——一八四四年

春天！黎明！记忆滚滚涌来！
阳光和煦，温暖人心，平添人愁！
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
她妹妹更小得只是个丫头……——

你们是否知道那片山岗？
在蒙蒂尼翁与圣勒之间，
上面有座平台侧身斜躺，
一边是暗林，一边是蓝天。

我们在此生活过。——请进来罢，
我的心，步入醉人的往昔！——
清晨，我听见她在我的窗台下，
正在悄悄地玩她的游戏……^①

——一八四七年

明晨天一亮，田野上空曙光微明，
我立刻动身。你瞧，我知道你在等我。
我越过广阔森林，越过崇峻山岭，
我再也无法长久远离你而生活。

我将无视日暮西沉的金色斜阳，
也不看远处飘来的点点帆影。
我一到，就赶忙献在你坟头正中央，
一捧鲜红的欧石南，一束翠绿的冬青。^①

——一八四七年

^② 维克多·雨果：《献给我女儿的诗》第6首（原书误注为第9首），《静观集》，第4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献给我女儿的诗》第9首（原书误注为第11首），《静观集》，第4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献给我女儿的诗》第14首（《静观集》，第4卷）。——原注

在他深沉的悲哀中，搀和着悔恨的心情，然而这种心情得不到解释，除非这位好色的农牧神为自己在悲剧发生时远离亲人，倒与一个情妇在一起感到不安，并因此无法原谅他自己。0

五 情人的一头银发

今夜，请把我引入王后的花园。

维克多·雨果：《诗琴集》

肉欲是如此强烈的一种状态，一个人在遭受精神极度错乱时，自然会想到借助感官新鲜而强烈的刺激来忘却自己。一八四三年，雨果陷入极度忧伤，只得求救于激情来躲避苦难。还会是朱丽叶吗？不行，朱丽叶已经无法使他得到满足。可怜的姑娘这十年里一直过着囚徒的生活，憔悴万分。她刚三十岁出头，一头秀发过早地花白。她依然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副高贵、温柔的神情，可她再也不是那种“人们难以形容的貌若天仙”，再也不是纳格罗妮公主时代里他所熟悉的样子：衣着华丽，珠光宝气，多么亮丽动人。有时候她让他觉得厌倦。尽管她聪慧机灵，但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一年一度为时一个月的旅行之外，对于外面的人和事，她一无所知。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千篇一律，尽是一些单调冗赘的赞美和牢骚。“说到底呢，就象是一位柱头隐士^①，歇在他的石柱顶上，目光茫然望天，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不停地咀嚼同一首圣诗。他竟能如此毫无节制地表白看来已无新意的崇敬之情，实在令人钦佩。人们就很难理解，受到如此推崇的这位圣灵对这种单调乏味的表示居然会不生厌烦……”^②她的信他还在看么？这一点她有时不免怀疑。

我根本无用、即使要让你幸福也无能为力。这两年半来，很难看得出你是明白我的，明白我只是为了爱你和得到你的爱而活着的。你做了最崇高、最慷慨的牺牲精神所能做的一切。但这决作爱情，而只不过是超出任何语言的极端正直和善良。我对自己没有心存幻想。再者，我爱你至深，非要让头脑冷静些不可。我明白，这两年里，你对我已无爱情可言，尽管你的言谈举止被冠以爱情的华盖。这充其量只证明了你的教养。对一个心里装了爱情的人来说，激烈的口角有时比冷冰冰的情话更具有说服力；肚子上挨几脚比额角唇边的吻印更觉浓情蜜意。两年多来，我悲哀地体会到这些……^①

她说的是事实。维克多·雨果承认她所作的巨大牺牲，也承认自己对这种献身精神该负起很大的责任，但他对她已经没有欲望。他找出诸多借口，强迫朱丽叶扮演一个她并不倾心的贞洁女人的角色。她只有三个节日才能快活起来：一月一日，二月十七日（为第一个夜晚的纪念日）及五月十九日（圣朱莉节）。可在一八四四年，他竟忘了五月十五日这一天！习惯迈着碎步疾行的，谨虑慎重的富谢先生病了，维克多告诉正被冷落一边的哀声叹气的情妇，他正在照料岳父，还说他“要对这位慈善的老人无微不至”。^②朱丽叶猜到，实际上此时已有别的女人在满足她情人的肉欲。已经有不少的女演员或是痴情于文学的年轻女子踏上了王家广场的暗梯。

^① 柱头隐士：古时待在高柱上冥想的人。

^②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七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我很清楚地觉察到了，有些女人在纠缠着你，她们讨你欢心，讨好你那作为男人同时又是诗人的自尊心，而你既好奇也有愿望将她们一个个看够认清。我并无意于破坏。只是感到，我会因负心之事的出现而死去，就这样……”^①

一八四四年初，朱丽叶对那位年轻的金发姑娘的得宠并不知情。这位新宠妃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并常常会象“胆怯的小白鸽”那样垂下眼来，但转瞬间一丝狡黠的微笑又使这种神情消失得踪影全无。她叫莱奥妮·多内，出身于一个真正的小贵族之家，长大后成了上流社会的一个小姐。十八岁那年与一个画家弗朗索瓦—泰蕾莎—奥古斯特·比阿尔私奔并同居，住在旺多姆广场画家的画室里。

比阿尔是个蹩脚的画家，才庸气俗。他的成功全是有赖于那次国王为他凡尔赛宫中的画廊搜集历史题材且气魄奢华的“巨幅作品”，而奥古斯特·比阿尔便能成批炮制这种玩意。他曾去挪威·拉普兰^②旅行，并因此获得了某种浪漫的声誉，可能就是凭这种声誉感动了莱奥妮·多内。一八三七年，她与他同行去斯匹次卑尔根群岛^③。在岛上她显得很勇敢，也不会调情卖俏的举动。返回途中，她在明克尔多姆城堡逗留，为的是能在特殊背景中再读维克多·雨果的《冰岛魔王》。

一八四〇年，画家同这位已有六个月身孕的女伴结为夫妻。他们在塞纳河畔临近萨穆瓦的地方购置了“一幢住宅、一个花园、一片园林、一个水池和一艘游轮。”一八四二年前后他们接待不少的艺术家的。从北极区归来的比阿尔夫人，作为“第一名远游涉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法国女性”一时声名大噪。她的签名簿上写满了名人的题诗。诗人们是被一位当时已六十七岁的老妇人带到她那里去的。此人名叫福蒂内·阿姆兰，曾是督政府时期最为著名的“穿着古希腊罗马服装的时髦女士”之一。她是约瑟芬·德·波阿尔内^④的克里奥尔同乡^⑤，才华出众，品性温柔，是夏多布里昂、雨果他们的朋友。她同乔治小姐及另外许多女人一样，也曾昙花一现般地得到过拿破仑的宠爱，后来她一直把拿破仑视为“她的明星”。雨果是皇帝的称颂者，使这位铁杆波拿巴主义者大受感动；而雨果也喜欢听她讲关于历史上五种政权的回忆：君主制、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和复辟王朝。

每年夏天阿姆兰夫人都要租赁一个供打猎聚会的场所（名为“马德莱娜乡间别墅”），距离比阿尔家的石膏窑产业不远。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关系渐渐亲密起来。漂亮风流又拥有亡夫遗产的寡妇，对拉皮条这类的事自然喜欢。于是我们的诗人雨果被介绍给画家的妻子。两人都满足于对方并再次见面。但一八四三年，由于相继发生了《城堡卫戍官》、比利牛斯山之旅，和后来的蒂奥波特蒂娜之死这一系列的灾难，才使朱丽叶免遭这次负义的背叛。一八四四年，雨果仍沉浸在哀痛之中，想方设法要摆脱这种痛苦。他想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拉普兰，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名。

^③ 斯匹次卑尔根，挪威北部的群岛。

^④ 约瑟芬·德·波阿尔内，拿破仑的原配夫人。

^⑤ 克里奥尔人，南美洲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白种人的后裔

利用写作，官方活动（人们经常发现他在法兰西学院和宫廷里出入），无疑还有崭新的爱情来麻醉自己。此时比阿尔夫人与画家生活得非常痛苦，他对她不好。维克多·雨果所具有的同情心又激发起他内心更旺盛的欲火。两人互表同情，于是晚间散步的诗人身边有了新的同伴。雨果还把自己的巴黎：从巴黎圣母院到格勒内尔的磨坊，一一指给她看。诗人写了一首首诗，献给朱丽叶以外的一位天使：

那时节，正是阳春四月里
那第一个晚上。
我的亲爱，我真难以忘记，
你可记挂心上？

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正当万籁俱寂，
我俩在城中静静漫游，
城市大得出奇……

古老的市郊有一片屋顶，
巴黎圣母院的
巨大钟楼酷似两个鬼影，
在夜空中高悬。

塞纳河把重重浓影裁剪
成一个个黑角，
座座影绰约模糊的桥下面
水镜泛白闪耀……

你说：“我又平静，我又骄傲。
真的！我深爱你！”
我在沉思，迎着你的光照，
感到目眩神迷。

啊！那时刻有多神圣喜悦，
你可记挂心上？
那时节，正是阳春四月里
那第一个晚上！……^①

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你说，你可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星期天？
——那是六月九日！——阳光照射白色窗帘，
把金色玻璃的阴影勾画清楚。

^① 维克多·雨果《四月之夜》（《最后一束诗》第70首）。——原注

他说你是他的美人、宝贝和财富。
你在他怀里入梦。韶华已匆匆流逝！
啊！你的种种思绪全化成柔情蜜意！
窗外阳光灿烂；你周身容光焕发，
你真迷人连老天对你也毫无办法。
在两情相悦、却又相视无言之时，
我忘不了你那双微微含笑的明眸。
他看到你深思的小脸一会儿桃红，
一会儿粉白，时而娇羞时而情浓，
如那水中映射出天上的天光云影。
天使才能享受到这般舒适的佳境！
他不时地感觉到你那可爱的光脚
搁在他的脚上，啊，这才叫绝妙绝妙！^①

一八四四年九月三十日，雨果写下这首著名的情诗：

夫人，你的绰约风姿优雅绝伦，
你又活泼诙谐，你又温情脉脉，
盼顾犹若天仙，软帽更是可爱，
神情又象女神，又象侯爵夫人。

你具有的魅力撩人，大胆，清新，
和喀耳刻^②媲美，跟阿密特^③齐名，
使最胆小的人也会抬起眼睛，
使最熟悉的人也会压低声音。

夜晚，我在没有云遮掩的天顶
看到金色的星，我就想起了你；
白天，年轻的美人，你含情凝睇，
当我看见你时，我又想起了星星。^④

看到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语句在别的法则支配之下为其服务，真让人感到不甚愉快。树林与鸟巢又互相勾结在一起，迷人的光脚板在爱情的倾吐中再次发挥作用，又一位女性成了天使。莱奥妮收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

你是一个天使，我要吻你的脚和你的泪。我收到你那迷人的信，而我整日整夜地工作，成了可怜的苦役犯人，几乎抽不出空来给你写上几句。然而你占据着我整个心房：我崇拜着你，你是我眼中的光明，是我心脏搏动的力量之源……我爱你，你懂么？……我爱你，所有的言语、

^① 维克多·雨果：《诗琴集》，第6卷，第48首。——原注

^② 喀耳刻，荷马史诗中美丽的女巫。

^③ 阿密特，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史诗作品《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迷人的女巫。

^④ 维克多·雨果：《最后一束诗》，第72首。——原注

眼神、热吻都无法帮助我传情达意……最温柔、最热烈的爱抚一样不足以表白我对你无法压抑的爱慕……^①

星期三，凌晨三点：“你回家前隔着面纱吻我，犹如冲破离别而给我的爱……你的吻甜蜜而忧伤，却让人心醉其中。阻碍是存在的，但我们彼此贴心，身靠身……此时你不在我身边，可我拥有了你，我看见了 you。你那迷人的明眸正凝视着我的眼睛。我在对你说话，我问你：‘你爱我吗’？然后我听到你那激动的声音在低语：‘爱的’。这是幻觉，亦是现实。……你就在我面前，不是么？是我的心使你出现在我面前。我爱让你那迷人可爱的幻影在我身边徘徊……可是说到底，还是我在思念你呵！我不会长时间被自己蒙骗住……我只想求这个幻影吻我一下，幻影就没了踪影；只能在睡梦中将这个幻影躺在我身旁……唔，你明白吗？思念你有多美妙。但我更喜欢活生生地感觉到你，对你说话，抱你坐上我的膝头，拿手臂搂着你，全身爱抚你，使你热血沸腾，看着你的脸蛋被我吻得红一阵，白一阵，又看着你在我的怀抱中颤栗……这才是生活，充实、完整、真正的生活。这是太阳的光辉、天堂的光芒……”^①

唉！这些与他以前写给朱丽叶的信毫无区别。这是因为男人本性难改，心中的情人角色又总是同一个模式，加之男人只限于把这一角色派给更年轻、更适合这个位置的女演员去演，如此而已。这女演员的才华和气质每次都会给角色带来不同的情调。莱奥妮·比阿尔和朱丽叶·德鲁埃所不同的是，她并非一团烈焰。野性十足。尽管她也自称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她正因此而感动了雨果——但她的撅嘴，她的笑容，更能使人想起华托^②笔下的形象，而非德拉克罗画里的人物。当时的文坛风尚对她也有利。那时的戈蒂耶、缪塞、奈瓦尔已经对中世纪感到厌倦。开始重新推崇十八世纪的雅致。好几年来，雨果给朱丽叶的献歌也已经成为歌曲。“吉他曲”、“壁炉画”了。那首出色的《泰蕾莎家的游园会》是为朱丽叶写的，还是为莱奥妮而作？大家可以众说纷坛，但重要的是，这是雨果用来处理《戏装游乐图》^③这一题材的高明技巧。他所反映的究竟是萨穆瓦园林中的哪一次狂欢节，或是哪一场化装舞会呢？他的诗更容易让人想起朗克雷^④的画。^⑤

一八四五年，雨果的敌对者似乎觉得他已停止笔耕。他们错了。他完成了一些有关女儿的隽美诗篇，也为莱奥妮写了些精诗。他还在写《贫困》。但诗人外表上的放荡行为使他的敌人产生了恶毒的期望。三付家的重担全都压在一个男人的肩上，三个女人都在抱怨。朱丽叶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诺言，他说：“你要我说什么好呢……过去你一直是我的欢乐，现在你是我的慰藉……你受到了祝福，你要快活起来。你要从你那美丽的额头上，宽阔的胸膛里，把那些短暂的悲伤、那些阴影、那些正在掠过的乌云全部驱散……天

^① 此信未曾发表。让·蒙塔吉藏品。——原注

^① 此信未曾发表。让·蒙塔吉藏品。——原注

^②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作品多描写贵族生活场面。

^③ 《戏装游乐图》，是华托画中常见的主题，也是法国诗人魏尔伦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诗集名。

^④ 朗克雷（1690—1743），法国画家，风格近华托，但色彩更红艳。

^⑤ 有关《泰蕾莎家的游园会》所引起的问题，请见保尔·苏雄的《维克多·雨果的爱情轶事》，路易·甘博的《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及让-贝特朗·巴雷尔的《维克多·雨果的幻想》。——原注

国对您来说是受之无愧的…^①…”她倒希望在人间能多一些天堂的味儿呢！然而，与去“鲁德埃”夫人家相比，那时他到德·吉拉尔丹夫人和阿姆兰夫人家去显得勤快多了，在那儿他和比阿尔夫人幽会。幸好朱丽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比阿尔夫人一无所知。她只责怪福蒂内·阿木兰。

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四日：“唉，我觉得你只把修改校样和写信的事交给我一个人去干……而别的却让其他人享受。所以昨晚我梦见把你那个克里奥尔女人^②（即后来的阿木兰夫人）痛打一顿。我真不想住手，而在白天把这夜间的惩罚继续下去！……”^③

在法兰西学院，雨果则显得兢兢业业，神情严肃，目光阴沉，下巴庄重有力，有时显得倔强而又极其威严。而实际上他在学院里对同事们的交谈作了摘录，用的是自己作品中那种含蓄的幽默和讥讽的语调。“那些老院士们，”雨果说，“正簇拥在这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周围，就象炼狱中的幽灵困住埃涅阿斯和活生生的但丁^①，见了个实实在在的肉身就惊恐万状。大吃一惊了。”他希望巴尔扎克、大仲马和维尼当选。这说明他有公共的评判，同时又表现出他的心胸宽阔，因为这三个人都曾有愧于他。

当圣伯夫成为候选人时，他的肚量更大了。圣伯夫承认自己确实有些野心，但也是有所克制。“我已感染上这种野心”，他说，“但我的野心还不至于到天花发作的程度，只是刚接种了牛痘疫苗。”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有野心的，而雨果的当选已经为浪漫主义一派找到了出路。然而除非维尼放弃角逐，否则圣伯夫就没有机会。这就取决于雨果了。他对这两个他都有过间隙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高尚的好意。他帮他们出谋划策，并且“君子不记小人之过”，^②在王家广场接待了圣伯夫，并安慰维尼让其宽心。这时他还不知道《爱情之书》一事。一八四四年三月十四日，圣伯夫最终当选。那天晚上他母亲去给圣母献了花。雨果由于在圣伯夫的前任——卡西米尔·德拉维涅去世时是执行主席，因此必须在学院接见他。雨果没有回避，反而很高兴自己的大度施恩让对头消受不了。整个巴黎都在等着看好戏，人们成群结队地涌来，结果却不得不拍手叫好。维克多·雨果称赞这次竞选选得很好。

诗人，您善于在朦胧中找到一条您自己的路……您的诗句几乎总是饱含忧伤，也往往深刻，去寻找一切苦难中的人……为了接近他们，您的思想深藏不露，因为您不愿意惊动他们藏于内里的那片阴影……于是产生了一种既透辟又腼腆的诗歌，它小心谨慎地拨动了神秘的心弦……通过把渊博学识与丰富想象融为一体——它使您作为诗人的一面永远不会为了作为批评家的一面而消失，而后者也永远不会与前者完全断了渊源——您使本学院回想起它最可贵，最令人缅怀的成员之一：杰出而富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② 福蒂内·洛米耶—拉格拉夫，即后来的阿木兰夫人（1776—1851），出生在圣多明各。——原注

^③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但丁在其《神曲》中，曾描写维吉尔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

^② 比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有魅力的诺迪耶，他是如此的高明，如此的亲近……^①

提及《情欲》和《德·蓬蒂维夫人》这两本书，他狡黠地加以暗示，他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圣伯夫“探索了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方面”。这是一种巧妙的说法，说这些可能的事情并未成为现实。谈到《王港修道院》时，他为詹森派教义^②及信仰说了许多好话。总之，他得违心地夸赞一番。圣伯夫致了谢词。雨果致圣伯夫：“您的信让我非常感动。我是真心诚意地对您的谢意表示感谢……”^③他叫人把这两篇演说稿装订成册，然后送给阿黛尔并题了词——“赠我的妻。双份敬意，亲爱之情，为了她的迷人；敬重之情，为了她的善良。”他用别针把圣伯夫的信夹在扉页上。法兰西学院里的新奇事便是如此。

有野心的人是不幸的，一切都难以使他们感到满足。维克多·雨果穿上了那套绿色的院士服之后，又眼瞅着王国贵族院里议员们的金色衣装念念不忘。朱丽叶为他着想，她不希望他从政。“当学院院士，当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甚至当大臣，这些对仁慈的上帝所造就的多多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④而比阿尔夫人恰好相反，她竭力鼓动并支持这种野心。雨果在国王左右勤恳谨慎，路易-菲力浦也友善相待，视同知己。诗人曾对国王作过一番描绘，经过别人添油加醋之后的国王已被描画得可以与雷斯^①或圣西蒙^②相媲美。国王被说成是个很有人情味，油滑、聪颖，并时时很尖刻的人。“雨果先生，有人对我的评价可不那么好呀……他们说精明，说我圆滑。这无异于在说我为奸诈。这可真让人伤心。我为人坦荡磊落，也确实如此：我正笔直地朝前走去。熟识我的人就知道，我心坦坦……”^③国王亲密地握他的手，差不多要让雨果信以为真了。

不过他还是在采取行动。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她那位令人敬畏的公公身上下功夫。学院里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动人的演说。正象圣伯夫所描述的那样，他用上了“他所有的重炮。”这种方法使他得胜凯旋。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一道皇诏，擢升雨果子爵——维克多-玛丽·雨果——成为贵族院议员。共和派报纸纷纷出来加以嘲讽。《国民报》的阿尔芒·马拉斯特，对诗人步入卢森堡宫殿的场景如是描绘：“不知何处而来一束亮光穿透玻璃窗直射进来，大个里那些苍白的帷幔被染成鲜红色……帕斯基耶^④先生头戴一顶圆形法帽，宣读了那道授予：维克多·雨果子爵先生”以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头衔的敕令……我们捧腹大笑……我们不知道原来他还是子爵呢！曾受他欺辱的民主，从此可以为此大笑一场：这样民主大解心头之恨……”^①夏尔-莫里斯在

^①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兰西学院大会演说汇编。——原注

^② 詹森派是天主教教派之一，教规严格，对法国十七世纪宗教和文化生活有较大影响，其大本营即为王港修道院。

^③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④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雷斯（1613—1679），法国红衣主教、政治家及作家。

^② 圣西蒙（1675—1755），法国作家。

^③ 维克多·雨果：《在杜伊勒里宫，一八四四。路易-菲力浦国王》（《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④ 帕斯基耶（1767—1862），法国政治家，路易-菲力浦时曾为大法官。

^① 《国民报》。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原注

他的《戏剧通讯》中写道：“维克多·雨果先生被任命为法兰西贵族议员，这是‘国王在寻开心，^②……’^③在巴黎，有人传说他目前想要进驻西班牙大使馆。“可以肯定的是，他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当上大臣……”^④而朱丽叶呢，她在一日两封的信中问他：“仁慈的上帝呵！他为什么让您成为院士又成为法兰西贵族议员，而让我做您的情人？他为什么让我满头银发，而同时却慷慨地赠给你一头乌发和旺盛的青春？——这一切对过了时的职务可是丝毫无用啊…^⑤…”

比埃尔·富谢正好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儿当上贵族院议员夫人。这位谦逊的老人一八四五年五月离开人世。死亡使他免遭一次丑闻，要不然这位一家之长的宗教信徒将受到巨大打击。七月五日凌晨，旺多姆区警察局长在奥古斯特·比阿尔的请求之下，以法律的名义敲开了圣罗克街的一间密室，当场捉住“正在通奸”的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情妇。当时通奸是要受严厉惩治的。莱奥妮·多内，这位“比阿尔之妻”，因丈夫的毫不留情而被捕并送入圣拉扎尔监狱。维克多·雨果利用贵族议员的不可侵犯使警察局长犹豫片刻之后便让他开脱。但比阿尔向大法官帕斯基耶提出控诉。第二天，《祖国报》、《国民报》和《每日新闻》都含糊其辞地提到这次可悲的丑闻，还说贵族院有责任对其成员的通奸丑行进行审判。国王不得不从中干涉，将画家召进圣克卢宫并让他撤诉。有人传言画家因为凡尔赛宫中那些定制的壁画而忘却了自己妻子的放荡不羁。

朋友和敌人一起取笑这次的桃色事件：前者掩面而笑，后者则放声大笑。温和而严厉的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致西古尔伯爵：

“我对这件事感到生气，但这种事不久就会被人淡忘。法兰西是有弹性的，人们就是从长沙发里也能重新站立起来。”

又致达戈——“我那可怜的朋友雨果的艳事叫我难过……他应当感到痛心的是，在他自由之际想到还有个可怜的女人正在牢里……”^①

国王曾经劝说维克多·雨果离开巴黎一段时间，然而他宁肯把自己囚禁在朱丽叶·德鲁埃的屋子里，同时正如圣伯夫所说的那样，他是在撰写“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巨著，他希望拿这部书引起的轰动能遮盖住那件事的坏影响。”^②朱丽叶对丑事丝毫不知情，她那远在偏僻的布列塔尼的姐姐路易·科克夫人写信来询问：“《国民报》和《祖国报》上的那些文章都是怎么回事？”在她接到警报之后，还真心实意为之辟谣。至于维克多·雨果子爵夫人，她在出事的当天上午便宽容地接受了负罪者的坦白，甚至还到监狱里去探望了比阿尔夫人。

^② 雨果于一八三二年上演并发表过一部五幕诗体剧，剧名《国王寻欢作乐》。

^③ 夏尔·莫里斯“《戏剧与文学轶闻》，第2卷。——原注

^④ 泰奥多尔·帕维给其弟维克多·帕维的信，转引自爱德蒙·比雷：《一八三〇年后的维克多·雨果》，第2卷，——原注

^⑤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拉马丁通信集》，由瓦朗蒂娜·德·拉马丁出版，第6卷。——原注

^② 圣伯夫：《书信全集》第6卷。——原注

六 欢乐与孤独

超凡入圣具有一种可怕的摧毁人的力量。

维克多·雨果

圣罗克街事件并没有使维克多·雨果的事业长时间遭受影响。莱奥妮·比阿尔成了唯一的受害人，她还在圣拉扎尔监狱里，置身于那些妓女和淫妇之中。阿姆兰夫人对莱奥妮的丈夫，也是她在萨穆瓦的邻居进行斡旋，她要求他还妻子自由，或者至少将她解送到圣心修道院去，他有权这么做。“我的邻居，”她若无其事地对他说，“只有国王和那些戴绿帽子的男人才有赦免的权利。您要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他大笑起来，判决于是停止继续生效。接着，漂亮的莱奥妮一连好几个月被禁闭在纳夫-德-贝里街的一所奥古斯丁教派修女院里。诗人仍不停地给她送来美丽的诗篇，但身边少了诗人，她在修女院里百般无聊。然而她使修女们着了迷，并让修女们拜读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一八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夫妇俩被宣判分了财产，从此分居。

这位美人离开修女院后，没见有多少悔改，躲到外祖母家去住。开始，社交界拒绝接纳她，但阿姆兰夫人帮助了她，而维克多·雨果夫人本人也自愿保护莱奥妮·多内，她便成了王家广场客厅里常设的一只花瓶。这对阿黛尔说明了什么问题？是要显示自己宽大的胸襟，还是仅仅作为同犯的妻子而和丈夫一致对外呢？是罪过而又悔悟的妻子在赎罪，还是在表现超于常人的通情达理呢？或者这是在对朱丽叶·德鲁埃进行大快人心的报复吗？不过她一直是把莱奥妮看成是朋友来接待的，而后者也在衣着眼饰方面成了她的亲密顾问。拉马丁说对了：在法国，人们从任何事情上都能爬起来。这个被休的女人生计还没有着落。她写了些文章并发表过几篇，后来又出了几本书。雨果表现得十分慷慨，但低于她原本希望的程度，可据他说已经超出他可能有的力量，“我愿意从我血管里抽出血来，可是它并不值钱……”^①

应当承认，当时他的“收入”相当微薄，因为他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经过此番喧闹之后，他奉行着缄默政策。他并非停止写作。他已在重新着手一份原先的计划，即长篇小说《贫困》并和朗迪耶尔、戈斯兰签订了合同。这部社会小说与欧仁·苏^②的小说有相似之处，将包括四部分：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苦役犯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奥古斯特·瓦克里阅读了“这部史诗的开头一部分”并“佩服得五体投地”。人们对此不难理解。在这本书里，维克多·雨果表现出对穷苦人的真诚的同情——这曾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他还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的过错感到抑郁不平。他似乎接受了这个社会，可内心里他忿忿然。朱丽叶负责誊抄《让·特雷让》——该书有一段时间曾以此命名，它使它大为震动。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拿来让我抄吧。我急于想知道那位善良的D城主教后来怎么样了……”

一八四八年二月三日：“我历历在目，好象我就在书里似的。我感受到了这可怜的让·特雷让所遭受的种种可怕折磨。我禁不住要为此可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② 欧仁·苏（1804—1875），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等。

悲的牺牲品的命运而哭泣，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可怜的芳汀更悲惨，比可怜的蠢人商马第更痛苦。我和这些人物生活在一起，分担着他们的痛苦，就象他们是真实的血肉之躯一样。你把他们刻划得多么逼真生动啊！我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跟你说，但我知道，我全部的智慧、情感和魂灵都被这本绝妙的书吸引住了，你恰如其份地叫它《贫困》……”

①

因为莱奥妮·比阿尔被关押起来，后来又不得不销声匿迹，朱丽叶自然受惠不少。她得到比平时更多的机会和她的情人兼主人在一起。一八四六年，一场和发生在维勒基埃的悲剧同样可怕的不幸，使她与雨果愈加亲近。她的女儿克莱尔·普拉迪耶——那位“菲尔斯滕贝格亲王”已经结婚并有了合法儿女，现在他不允许她再用这个名字——早已非正式地成了雨果的养女。他帮她缴膳宿费，教她念书，送给她不少礼物，也很真心地喜欢她。她长成一个亭亭玉立、气质忧郁的少女，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遭遇的不幸，由于内心的绝望而不愿再活下去。克莱尔曾写信给维克多·雨果：“永别了，多多先生，希望您能继续善待我那亲爱的妈妈，她是多么善良、可爱的人儿啊！请相信，您的克莱尔将会为此而感激不尽。”有一次可能因为企图自杀，结果她病得十分厉害。普拉迪耶让人把她送到奥德伊^②的“店铺内一间可怕而又破旧的狭小屋子里”。维克多·雨果不止一次停下手边的工作，乘公共马车前往看望她。总而言之，这种诚挚之心是合乎情理的，可朱丽叶却把这一次又一次的探望看成是一位神明同意对凡人显灵。她疼爱女儿，但即使在克莱尔垂危之际，她依然每天写她的“涂鸦情书”：“我内心很绝望，但我爱你。仁慈的上帝要是愿意，可以任意折磨我的心灵；可是从我心里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将是一声我对你爱的呼唤，我最最亲爱的……”^①

当克莱尔·普拉迪耶在圣芒代公墓下葬时，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维克多·雨果子爵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和他在一起的是死者的父亲，他在女儿垂危期间显得格外亲切。一场丑闻风波刚刚平息，又极其暧昧地如此惹人注意，这对雨果是危险的。他毫无惧怕，勇敢而爽直，向死者及其母亲尽可能地表露他的感情。作为一个功成名就又有现在那些短处的人，他还是这样富有人情味，有朝一日他会因此而得到拯救。他为悲伤的朱丽叶和克莱尔的亡灵写了不少一首的诗篇：

怎么说呢？你女儿也随着我女儿离开！
母亲，深情的母亲，你徒然地让家门
敞开着不关，可她还是没能再回来，
那边青草丛中的这块墓石是新坟……

黎明降临的时候，她已经一去不回，
她是熹微的晨光，蓝天上的贞女，
小嘴只是睡梦中尝到亲吻的滋味，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奥德伊，当时是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庄。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灵魂只在上帝的床第上以身相许！……^②

克莱尔死后，诗人与“菲尔斯滕贝格亲王”就一直保持着真挚的联系。如下一篇有关这位雕塑家艺术的文章，是由维克多·雨果向朱丽叶·德鲁埃口授而成的——“有这么一位雕塑家，他的不少精湛的作品使他能凌驾于他人之上，这就是普拉迪耶先生……普拉迪耶先生是位大师。任何竞争者在他面前都应退避三舍……作为年轻而又成熟的天才，普拉迪耶先生是雕塑艺术中所出现的最出色的高手之一……”^①维克多·雨果有时在普拉迪耶家和阿尔方斯·卡尔共进晚餐。这样，朱丽叶·德鲁埃的三个情人聚在一张桌子旁。一八四五年，也就是雨果和比阿尔夫人被当场抓获的那一年，普拉迪耶自己也碰见他尊敬的妻子正与另一个奸夫“私通”。他把她赶走之后，常常在默东的树林里和一些年轻的模特儿游荡。朱丽叶被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咀嚼自己的悲痛。“如果你不爱我，”她对维克多·雨果说，“我将活不过两个小时。”她失去了比她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因为克莱尔在有生以来这二十年当中，没怎么在母亲家里生活过：普拉迪耶把她交给奶妈去带。后来她作为一所寄宿学校的住读生，又留校担任女学监。在朱丽叶的绝望中有一部分是难以言表的内疚。

一八四五年六月，继比阿尔事件之后，雨果子爵在贵族院里感觉到一阵冷冽的寒风刮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开始登台演讲。当一个人被认为是让人担心时，不露锋芒才是明智之举。维克多·雨果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商标图案，这就让人放了心。而第二次，他参加一场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时，便没有受到欢迎。这些傲慢的老家伙对他心怀宿怨：他曾经“在泥淖中玷污了他们那配上白鼯鼠饰带的礼服。”而实际上贵族院里不乏通奸的议员，只不过他们没给捉住。仅此而已。他拿嘲讽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派头十足的角色，并且对他的这些同事给予幽默的评价，就象以前在法兰西学院那样。关于法布维那将军他说：“我期待能看到的是头雄狮，而我看见了一个老妈子。”关于布瓦西侯爵他又说：“他坚定沉着、口若悬河，他具备了成为一名伟大演说家的次要条件，他只不过缺了才华。”一方面可见《见闻录》里那种冷若冰霜，意味深长，足以与斯丹达尔相媲美的嘲弄，另一方面显示出他那富丽堂皇的演讲辞中具有雄辩的反衬与均衡，这两者之间产生了无比奇特的对比。有时候雨果-玛格利亚可能会嘲笑雨果-吕伊·布拉斯的。

但有一次演说他取得很大成功，那次目的在于支持热罗姆-拿破仑·波拿巴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一家人返回法国的请求。雨果提到自己的父亲——一个“皇帝的老兵”时，说父亲在命令他“起立发言”。他描述了拿破仑在全世界的声誉，还问究竟拿破仑犯了何种罪而致使他全家族的人受株连。“罪行列举如下：宗教得以复兴；民法得以制订；法国版图得以扩张，甚至已延展出它的自然边界线以外；此外还有马伦哥，耶拿、瓦格拉姆和奥斯特里茨。这是一位伟人在强盛与荣耀方面给一个伟大民族所能带来的最丰厚的妆奁……”^①一个过去曾任营长的会议庶务员在演讲坛下流了泪。福蒂内·阿姆

^② 维克多·雨果：《克莱尔》（《静观集》，第6卷）。——原注

^① 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在贵族院作的《一八四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演说》（《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兰与莱奥妮·多内这些波拿巴主义者得胜了。

而雨果，确切地说来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皇帝偶像的崇拜者？或是资产阶级王朝的鼓吹者？还是穷人的朋友？只要还没有下决心约束自己，一个人又如何能知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他高兴与否，他是雨果子爵、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他“面颊丰满，四方端正”。^①他在大使和大臣们家里吃晚饭。在这儿，在离他相当远的一张张餐桌尽头，他见识了这么些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满头金发，侧面看上去象只鸟，最近因身为孔迪堤岸街的候选人而变得亲切起来；圣伯夫，一个秃顶的小矮个；普拉迪耶，头发很长，虽然年已六十，可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安格尔，“他的下巴与桌面平齐，使他的骑士缓带象是从餐桌布上挤出来的。”雨果出席了杜伊勒里宫的演出。大厅如此忠诚胜过观众，依然保留着帝国式样的装饰：古希腊竖琴，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棕榈叶花饰及希腊方形回纹饰等。很少有美女。阿黛尔这个已不再年轻的西班牙女郎依然是最美的。昔日嗓音洪亮、自鸣得意的乔治小姐，如今已龙钟老态，神情快然。她走过来和雨果攀谈：“您说到那儿去呢？瞧我这么胖的女人！况且作家在哪儿？剧本，角色又在哪里？……那可可怜的多尔瓦尔也不知在何处，在图卢兹或在卡邦特拉，^②在谷仓里演戏谋活路！她和我一样地落魄，光着个脑门，在没有刨平的戏台上就着四支羊脂蜡烛拖了把者骨头走来走去！……”^③亲王们把雨果当成朋友对待，他甚至也对自己成了他们的熟人这一点习以为常。他被荣誉和死神推上了最前线。有谁能文学方面超越他呢？一八四七年，夏多布里昂已经老迈瘫痪，每天三点钟他被送到失明的雷卡米耶夫人^④旁边。马尔斯小姐是个“机灵的演员，愚蠢的女人”，她在《艾那尼》那阵子曾折磨过雨果。她安葬时雨果发现身着工装的巴黎民众在人群中寻找着诗人们。“这些民众应当得到此荣誉。如果他们没有马伦哥，也没有奥斯特里茨，他们也会想要并且爱戴大仲马、拉马丁这样的作家，”还有雨果这样的作家。

总之，生活显赫顺达。从《秋叶集》到《光影集》，这十年里他写了四本卓越的法语诗集；《悲惨世界》有望与《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他还会有机会晋升大臣。他经历了几次狂风骤雨，但等暴风雨过治，他的荣誉完好无损。可是他并不幸福。当他从安葬了小克莱尔的公墓回来时，他对这种动荡不安的上流社会生活的空虚浮华进行了一番思索——

在各种阴森沉闷的会议上大发议论，
面对临头的命运，面对追求的目标，
感到强大和软弱，又是伟大又渺小；
人流之中是浪花，暴风雨中有灵魂；
万物有来有往，时而欢悦，时而愁困；
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努力拼命……
接着是死亡巨大而又深沉的寂静！^①

^① 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② 卡邦特拉，法国西南部的中小城市。

^③ 维克多·雨果：《戏剧·乔治小姐》（《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④ 雷卡米耶夫人（1777—1849），法国贵妇人，以广交社会名流闻名一时，和夏多布里昂有深交。

^① 维克多·雨果：《献给我女儿的诗》，第11首（《静观集》，第4卷）。——原注

这些晚会很精彩，树上的枝叶伴着歌剧院的灯光，在夏夜的微风中轻轻摇曳。他从晚会结束后回来时，向人群中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和那些绸缎着身的男人投去忿懑、阴沉的目光。这位贵族院议员，不断增加对国家公债的投资的有产者，竭力想抚慰自己的良心。奢侈的生活不是使人人都受益么？花钱的富翁不是在发薪水么？但他也曾是个不幸的人。曾经隔着玻璃窗看到幸福的人们在跳舞。所以他很清楚，人民所要求的不仅仅是面包，还有平等。“当大众运用这种眼光去打量富翁，此时每个人的头脑里就不是在想什么了，而是在酝酿一场风暴。”但是怎么办呢？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构造精巧的社会大机器把他从汽缸送到汽缸，从轧机送到轧机，从舞会送到舞会，从晚宴送到晚宴，每天都在把他轧得更扁。他身边有妇女、孩子和受保护者，总共二十口人，他不得不让他们在这种社会中生活下去。为了不随波逐流，他必须作出一种决定或是展开一场革命。正在写《悲惨世界》的维克多·雨果对这两者同时考虑。他认为自己有罪，因此为了能赎罪，他渴求某种严厉的贬斥。他既想遭灾受难，又想飞黄腾达；既野心勃勃，又是个受虐狂，两者兼而有之。

他迷罔失措，想忘却自己，于是“求助于深渊”。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〇年，面对黄花少女，女冒险家、女仆、妓女，他对新鲜肉体的欲望似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这位浪漫诗人装扮成一副放荡形骸，有着瓦尔蒙^①的作风。他给“文坛名妓”^②他朋友埃米尔·德·吉拉尔丹的情妇埃斯苔尔·吉蒙写过这样轻浮的一封信：“何时便是天堂？您认为在星期一吗？星期二、星期三呢？就星期五您怕吗？至于我，只恐怕迟到了！维·雨。”他参与和泰奥菲尔·戈蒂耶、画家夏塞里奥及他自己的儿子复尔的竞争，最终成功地把全巴黎最美的玉体占为己有：艾丽丝·奥齐。

这个绝色美妙、举止轻佻的女人与年轻的夏尔有过来往（一八四七年他时值二十岁），他曾向他表示希望能在签名册上得到大诗人的几行诗句。雨果来到她家，看到漂亮气派的卧床，由浅红色木料制成，上面镶嵌着古老的塞夫勒瓷器。艾丽丝得到了许诺中的四句诗：

在此美妙的时刻，夕阳换上了淡妆，
浩然无际的天宇充满金色的光辉，
柏拉图曾经希望看到维纳斯出水，
而我呢，我更喜欢看到艾丽丝上床！

维纳斯女神声称对如此放肆不高兴，大概她是想让年轻而不安的夏尔开心。于是又有了一首四行诗用以纠偏：

沉思者有时会使崇拜的对象生气。
不过，要说我胆敢对新的天地追寻，
可我今天第一次才听到有人说起，

^① 瓦尔蒙，法国十八世纪书信体心理小说《危险的关系》中的人物，放荡而无耻。

^② 弗朗西浙·昂布里耶：《文坛名妓埃斯苔尔·吉蒙》，此文发表于《密涅瓦》杂志上（1845年9月29日）。——原注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连柏拉图的愿望也让维纳斯伤心！

事情在预料中发生。老子继儿子之后取得胜利。胖乎乎的夏尔对此感到痛苦，可依旧不得不恭恭敬敬——这是“父王”（子女之间都这么称呼他）施威于他。他也是名诗人，后来，他便写诗鞭笞这个负心的女人。

你的玉体和生活我是又恨而又爱！
唉！你的爱情生活以及豪华气派，
又叫人欢喜，又让人气愤。
我时刻都在两个极端中游移不定：
我对你又恨又爱，我很爱你有爱情，
可我又恨你另有情人！……^①

天才战胜了青春年少，后者终于屈服，夏尔·雨果致艾丽丝·奥齐：“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我父亲，一方面是因为儿子怀有一颗纯洁的心，怀着深沉的爱和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出于父亲享有的光荣。您选择了父亲和光荣。我不会怪您，任何女人都会作出同您一样的选择。只是您要知道，我未必能承受得了您如此分配您的爱情所带给我的一切痛苦。”^②而阿黛尔·雨果就象对任何事情那样，她对这场悲剧的内中详情十分了解，还安慰了儿子一番。朱丽叶·德鲁埃仅是听说夏尔情场失意后伤心难过，便建议把他送到维勒基埃的奥古斯特·瓦克里那儿去。在雨果家的历史上，侮辱再次“由做父亲的加给儿子”。

这样随便草率地就和女人同床，再也无法用激情为之辩护，却为事后种下了苦果。“生活麻木，根本谈不上有欢乐。”雨果希望能再次摆脱诱惑，哪怕要遭受痛苦。

自从维勒基埃的悲剧发生以来，自从莱奥波特蒂娜和克莱尔离世之后，在他身上又萌生出一种新的需要——他需要一种信仰，这样他就可设想有朝一日能重新看见这些已故的女孩子。“甜蜜的天使，难道真的行不通/搬起这一块墓石，再稍微讲上几句？”他思考着冥府里的生活，力图为自己找到一种宗教哲学。他研读起那些迷信科术者的著作，这些书中告诫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和亡逝的灵魂相交谈是可以实现的。这些思想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年富力强、表面上得意洋洋的人会有那种失意、含糊的眼神。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九日，他坐在贵族院里自己的议席上，某种莫名其妙的幻觉抓住了他，促使在纸上写着：“贫困引导人民进行革命，而革命又重新把人民引向贫困。”有一刻工夫他思考了可能采用的行动；紧跟着又因为自觉孤力无援便放弃了。“与其独自站起来，不如别站起来。”他对达律伯爵说道：“我喜欢冒险，但我讨厌因此被人嘲笑。”^③所以，他继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心中不无痛苦。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一八四八年。质询》（《见闻录》，第1卷）。——原注

第四章 抉择的心灵

收割季节不见人，摘葡萄时才出现。

维克多·雨果

一 林荫道的枪声

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八年里政体一直没变的法兰西感到了厌倦。自由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他们的宴会上要求进行选举革新。那些正统派人士和波拿巴分子人心激动，一些人提出要干革命。对此国王路易-菲力浦一笑置之，并对曾受封为王的热罗姆·波拿巴^①说：“我无所畏惧。”待他沉默片刻，又加上一句：“我是必不可少的人物。”维克多·雨果以一种艺术家的超然姿态，注视着这躁动不安的海洋。他对选举革新并不十分感兴趣，与议会的事务相比，他对社会问题关心得更多。老国王依然待他很亲切，甚至完全想把他当成一位王朝的名流去和拉马丁相抗衡，这个人正利用他的名誉和声望效力于革新运动。然而雨果没有这么做，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内阁垮台还是国王逊位？那样他那个亲爱的埃莱娜王妃就会代理朝政，而他本人也将成为权势显赫的顾问。关于共和国，他并不认为那是当时人们所期待和所能办到的。

二月二十三日，他去议会打听消息时，看见满街的士兵和身穿工装的人，他们高呼“路线万岁！打倒基佐！”士兵们在闲聊，谈笑风生。在休息厅里，他看见一群正在紧张忙碌、神情不安的人。他对着这些人说：“内阁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条船靠危险的海岸太近了。一场骚乱能使一个内阁更加坚定立场，可一场革命会倾覆一家王朝。”

胆大的雨果热衷于各种所见所闻，而且凡事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跑去协和广场，混在人群之中。军队开枪射击，有人受了伤。他竟然有暇顾及一群“身穿工装”的人里面有个很漂亮的女郎。她头戴一顶绿色丝绒帽，肆无忌惮地撩起裙摆露出她那迷人的大腿。这位好色的农牧之神真让人难以想象！他朝尚武路走去，碰上头发最多的秃子于勒·桑多。桑多问他对时局怎么看时，“骚乱终将平息”，他回复说，“但是革命将取得胜利。”

重大的事件并没有使小小的乐趣失去魅力。就在骚乱发生的这天晚上，他回家前去美貌的仙女艾丽丝·奥齐家吃晚饭。不久前她成了画家夏塞里奥的情妇；画家非常爱她，却遭受着她的折磨。“她有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她的披肩是条奇美无比的开司米红色大围巾……”^②她当着情夫的面拉开长袍裙，让雨果看她那“诗人愿为之吟唱，银行家愿花钱收买的酥胸”，然后她“把鞋根搁在桌子上，长袍裙被翻了起来，露出世界上最漂亮的玉腿，腿上套着透明的长统丝袜，一直让人看到了扣上吊袜带的地方……”^③夏塞里奥气恼之极。维克多·雨果写了一页火热的文字，以记录这一幕情景。人们可以在《见闻录》里读到这篇名为《写实》的文章。文中夏塞里奥被称作“塞里奥”，而艾丽丝·奥齐则为“居比莉”。正在这时，嘉布遣会修女院林荫道上一阵枪响使骚乱转而成为革命。^④

深夜，当他赶回王家广场时，整整有一营士兵埋伏在那儿的连拱廊下，刺刀在黑夜里隐约泛着寒光。第二天一早，即二月二十四日，他从家里阳台

^① 热罗姆·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幼弟。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在德国境内建“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热罗姆·波拿巴被封为“威斯特法利亚王”。

^② 维克多·雨果：《写实》（《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写实》（《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④ 这夜是在哪一天（迄今为止《见闻录》的几个初版本都说得不准确，已由亨利·吉伊曼在《维克多·雨果与艾丽丝·奥齐》一文中巧妙地更正了。此文见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法兰西水星》，——原注

上看见人民正涌入区政府。区长欧内斯特·莫罗派人来叫他，告诉他嘉布遣会修女院林荫道上发生了大屠杀。筑起的街垒随处可见。八点半左右，在一阵锣鼓声之后，区长宣布基佐内阁被驱逐下台，由改革的支持者奥迪隆·巴罗^③夺取了政权。王家广场上，人们高呼“改革万岁”。可是当欧内斯特·莫罗于巴士底广场再度宣布此事时，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勇敢的“潜水员”雨果和这位区长一起投身到群众的激流里。并在暴风骤雨般的喧闹声中来到波旁宫，^④那儿的梯也尔先生用有点刺耳的声音告诉他议院已经解散了，国王退位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代为执政。“啊，涨潮了！涨啦！涨啦！”矮小的梯也尔说这话时抑制着自己的欢快。基佐的倒台使他对一切都感到安慰。梯也尔企图说服雨果和第八区区长到内务部、奥迪隆·巴罗家去，并能与其联袂：“在如今这种时刻，你们区（即圣安东尼郊区）可能是决定性的所在。”

剧情的展开似乎正如雨果的想象。他找到了奥迪隆·巴罗。巴罗把手插在礼服里，象平时那样优柔迟疑。他举止象皇帝，却不如皇帝坚定。是要实行摄政吗？“噢，是的！”巴罗说。“可是议会能否批准摄政呢？”他接着又说，“奥尔良公爵夫人应当带着巴黎伯爵到议院去。”雨果回答他：“议院已经解散。要说公爵夫人该有个去处，那便是市政厅了。”雨果与区长随即直奔杜伊勒里宫去劝说埃莱娜·德·奥尔良。遗憾的是，她已经到议院去了。

他们又急忙赶回王家广场，想在那儿宣布摄政之事。雨果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宣告国王业已退位（引起一致的掌声），将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叽叽喳喳的人群一片沉闷）。维克多·雨果说：“现在，我必须前往巴士底广场，去宣布这条消息。”区长沮丧地说：“您也知道这是徒劳。人们不接受摄政……到巴士底广场，您会遇上来自郊区的革命群众，没准他们会对您不客气。”雨果回答说他曾对巴罗允诺过这件事，他要信守诺言。于是雨果在国民自卫军的两个军官的搀扶之下。登上七月铜柱周围的平台。他没有受到欢迎，正象区长所预料那般。“不！不！不要摄政！打倒波旁一家子！”有个穿工装的人用枪瞄准他，嘴里喊着：“打倒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他的驳斥雄辩有力，可是为了表明君主立宪政体能与自由相并存，他竟口笨舌拙：“你们看在英国，维多利亚王……”“可我们，我们是法国人！”人们向他喊叫，“不要摄政！”他徒有勇气玩着这场败局。那天把巴黎掌握在手里的诗人不是维克多·雨果，而是拉马丁，“他曾让自己的一缕银色月光洒落到断头台上”，他因为他所著《吉伦特党人的历史》而闻名于世。当拉马丁被催促着表态对摄政持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时，他考虑了一阵便声明自己赞成共和国。继他之后，勒德律-洛兰，加尼埃—帕热斯，克雷米厄、马利及杜邦·德·厄尔等人^①签署了一张旧纸片，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大势所趋之下，雨果觉得很满意。把思想保守但并非愚蠢的路易-菲力浦换下来，替之以这个“目光茫然的老杜邦·德·厄尔”，他认为这是个坏招。他想起了母亲曾讲过的那些故事，担心共和国会成为无政府状态。不过临时政府中有受他尊敬

^③ 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

^④ 波旁宫当时是立法团的会址，今天是国民议会所在地。

^① 勒德律-洛兰（1807—1874），加尼埃-帕热斯（1803—1873），克雷米厄（1796—1880），马利（1795—1870），杜邦·德·厄尔（1767—1855），均为法国政治家，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成员。

的拉马丁与阿拉戈。^②第二天早上，二月二十五日，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愿望要去市政厅，要再次投入喧腾的群众中去。他大清早便和二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动身了。他是逛马路方面的能手，就象喜欢喧闹的波涛那样他喜欢这种喧闹的人群。此刻城市显得一团喜气。一队队的人在举旗击鼓，高唱《马赛曲》和《为祖国而死》。

在市政厅广场，他被吵闹的人群挡住去路。但是在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是个金匠弗罗芒·默里斯，他的兄弟保尔·默里斯是雨果的一名学生。“给维克多·雨果让路！”他喊道。于是，雨果公民能够径直走到拉马丁公民身边，发现他身穿一件扣上钮扣的礼服，肩上交叉披着三色带。后者则张开双臂对他表示欢迎：“啊！您上我们这儿来了，维克多·雨果，您是共和国为之骄傲的新战士。”

雨果对伸出的手臂敬而远之。他说自己原则上是共和党人，而他本来是由国王选拔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这要求他作出恰当的保留。况且，他认为成立共和国有待时日，因而如果摄政有可行性，他是会衷心支持的。拉马丁对他宣称他被任命为其所在区的区长，还说雨果如若嫌弃此职，而要当个部长，那么“维克多·雨果，共和国教育部长的职务该不错罢！”雨作了辩白，他认为毫无理由在第八区取代行事耿直的欧内斯特·莫罗。然而他还是把委任令塞入口袋。这时，广场上传来一阵枪响，一扇玻璃窗被击得粉碎。“唉，我的朋友，”拉马丁说，“这个革命政权真是难办啊！”他指着广场上拥挤躁动的人群：“您看，这可真是汪洋大海啊！”就在这天，天才身上隐约之中有了种友爱精神，使两个天生难以和睦的人靠拢到一处。

次日，雨果在巴黎城内闲逛，对这场很快即将结束的变化赞叹不已，要知道六十年来仁慈的上帝还从未如此迅速地变换场景呢！

好一场闹剧；大家开场就笑声阵阵，
滑稽演员是独裁，任命小丑当大臣。^①

胜利广场上路易十四的塑像被戴上一只很大的红色无沿软帽。他边走边构思诗句：

忽听“波里尼雅克或基佐都要打倒！”
市郊顽童高歌，向由一个人代表的
这八百年的历史发起猛烈的进攻。
他取笑巴黎，简直和占领罗马相同。
地上有血流如注，抵抗是自取灭亡。

他胜利了，依然是孩童，但已成国王。
他攻下卢浮宫，走进杜伊勒里宫，
顽童占有王位和高大的长廊重重，
并带着马拉斯特这朝臣到处游玩，

^② 阿拉戈（1786—1853），法国科学家、政治家。

^① 这两行诗（《见闻录》中被居斯塔夫·西蒙遗漏了）首先由亨利·吉伊曼发表出来。他查清了所提到的人是：“滑稽演员”系指杜邦·德·厄尔，他的“小丑”是马拉斯特。——原注

从马桑楼逛起，一直玩到花神馆。

《国民报》社长阿尔芒·马拉斯特是未来的议长。在维克多·雨果看来，他是个富有的革命者，从一八三〇年起就遭到雨果的不满。“仁慈的上帝在道出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的同时，为什么还要生出个马拉斯特先生呢？”雨果对所发生的事不甚理解，也不太明白是什么使他的整个希望全部落空。他接到一些匿名信，指责他“态度傲慢，目中无人，贵族派头”，^②，这让人感觉到有一七九三年的味儿。他有一阵子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我鞠躬尽瘁，尽力而行，熬红了眼睛，
我经常看见别人在讥笑我的苦恼。
我遭受许多痛苦，也有过不少辛劳，
这是仇恨的对象，真正让我吃一惊……
每当百般无聊之际，我已经简直
不屑于回答嫉妒、诽谤我的小人。
啊！主啊！请你为我打开长夜的大们，
就让我从此离去，就让我从此消失！^①

但他的朋友埃米尔·德·吉尔丹天生是个机会主义者，前一个晚上还是赞成摄政的，可马上又改为投奔临时政府，还给共和国奉送了《新闻报》的十二万名读者。这是一个迹象。雨果和这个政权保持着很长一段距离，但仍想有所作为，他想着普选结果是否是不会拥护王朝了。四月选举之时，他放弃了候选人的权利，却派人张贴出一份《告选民书》，他在这份文书中把尊严与抱负两者结合得颇为得体。

先生们，我属于我的祖国，它可以支配我。我尊重选择的自由，可能尊重得过分了。请允许我尊重选择的自由以不自荐为限。……如果同胞们自由地并自主地认为合适，召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在即将掌握法国与欧洲命运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将虔诚地接受这次严峻的委托……^②

他没被选中，但到四月二十三日为止他总共得到六万张选票。为此所作的声明给巴黎选民增了光。这次一半的成功使他在五月间的补充选举中得到了普瓦捷街委员会，亦即是保守派的支持。这种支持缺乏热情。人们真能寄希望于这位诗人么？“善良的人们”这么想。雨果在他公开言明的信仰中把可能出现的两种共和国区别开来：

一种共和国是：把三色旗砍倒在红旗之下；把铜柱铸成一个个铜板；推倒拿破仑的塑像，而竖起马拉像；摧毁法兰西研究院、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及荣誉勋位团；给庄严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加以可怕的选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札记。近代史实之三》（《海洋集》）。——原注

^② 比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我到了，我见了，我活过了》（《静观集》，第4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告选民书》（《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择、“或者死亡”……另一种共和国，从今往后将是全体法兰西人民神圣的集合体，而且总有一天在民主的原则下成为各国人民神圣的集合体；它将建立一种没有滥用权力、没有暴力的自由，建立一种承认每个人都可以发展其天性的平等；建立一种自由人之间的而非修道院里修士们之间的博爱……这两种共和国，后者称为文明，前者叫做恐怖。我已准备献上我的一生，使一种共和国得以建立而不让另一种共和国出现……^①

圣洁的想法，错误的立场。他不喜欢普瓦捷街的那些“城堡卫戍官”。这些人自贬身份去支持他，却并不信赖他。较之他们，他的确更喜欢拉马丁；然而在雨果周围，没有人把他推向共和国一边，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没有什么比这些骚乱更叫我恼火的了，而你却拼命追逐之……只要这个政府不再闹革命，不再有演变，不再让人莫测高深，我就支持它！请您为了这些话吻我吧，并请您争取按时来我房间出席一次例行议会^②。您是我们所有人一致选出的代表。我请您尽责守职，不要辜负我对您的信任……您知道我能应付局面，而昨大的共和党人对我已无甚可教，要是我愿意，我甚至能用这些东西去教导明天的共和党人。但是我不愿意。我唯愿被您亲吻至死，仅此而已……”^③

一八四八年六月六日：“我的亲爱，我越是想起此刻巴黎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越不希望你选举成功。应当让民众的这种狂热自己冷却下来，它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再也区分不了真伪……我相信自己的心和法兰西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维克多·雨果当选了。是由哪个党派选的呢？他只知道自已“支持弱者、反对强权”，赞成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是他的地位不明确，这使他并不满意。在这届足够温和的议会看来，国家工场^④是个很大的危险，在财政方面是个灾难，又是骚乱的温床。雨果想就着这个棘手的题目发表演讲。由于不明确，演说词模棱两可：

国家工场是一种注定不幸的权宜之计……我们已经熟悉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而你们又造出一批穷困的游手好闲分子，这对于他们、对于别人都要危险百倍，君主政权产生过闲人，而共和国将产生懒人。这种刻薄的忧虑之言肯定不是我说的，我不会说这些的。不，从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中过来的光荣的人民，是不会蜕变的……永远也别想把我们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维克多·雨果告同胞书》）《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

——原注

^② 法语“房间”一词也可作“议会”解。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⑤ 国家工场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巴黎及一些外省大城市中建立的劳动组织，目的在于消除失业。但不久即被解散，并因之而引起一八四八年六月骚乱。

这些值得尊敬的、头脑聪明的工人——他们在读，在想，在讲，也在听——变成 lazzaroni^①，变成上阵的土耳其士兵……^②

用这些如此笨拙的长句子是因为人们把他所否认的话当作是由他讲出来的。在议会中，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没有权威；他谈起观念、道德，而听者只想着利害关系和争取大多数。他说，根本问题是要有“民主”的事实而非“共和”这一名词。他提及贫穷，失业工人，没有窗户的破烂小屋，光着脚的小孩，卖淫的少女和无处安身的老人：

问题正在于此……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些痛苦在让我们担心吗？不认为我们被唤起了最温柔的敬意、最温柔的爱，还有最感动人的同情心吗？啊！你们错得厉害……^③

但是他劝告人民不要急于求成。而慷慨有力的雄辩似乎被污夸的恐怖主义所压倒。拉马丁对阿尔方斯·卡尔说：“我立即辞职，因为如果我三天内不离开，他们就来把我赶走。”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维克多·雨果致拉克勒泰尔：^④

拉马丁所犯的错误和他本人一样伟大，这样说并不够！但他废除了死刑，把红旗踩在脚下，半个月来在这光景黯淡的革命之中他显得光辉夺目。如今我们不要光辉夺目的人物，而要光芒四射的人物，不要拉马丁而要勒德律-洛兰，下一步我们就更不要勒德律-洛兰，而要布朗基。^①让上帝助我们一臂之力！……^②

人们在国家工场里玩瓶塞游戏赌博，使这位勤奋的实干家感到不安。因为他热爱人民，不喜欢人民被有组织的懒散和讨厌的布告所腐蚀。“崇高而可敬的人民正在被腐蚀、被欺骗！你们什么时候不再用红色的共和国和蓝色的美酒来麻醉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的糟糕！我倒喜欢二月二十四日那时所做的事情……我时时在心底哭泣……”^③一队队的人群经过王家广场，他们唱起《卡玛尼奥拉》，^④高喊着：“打倒拉马丁！”

六月二十四日，由愤怒和贫困激发起一场暴动。“暴动突然显得可怕而陌生。”这是一场冷酷、悲惨的内战。人民和社会两方面都感到失望。雨果勉强站在社会一边。要结扎好一场暴乱不是一次简单容易的外科手术。他很反感有些同事情绪高昂，他们不知羞耻地感到心满意足，对此有机会能把人

^① lazzaroni，意大利文，意为“无业游民”。

^② 维克多·雨果：《制宪会议，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日。国家工场》（《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制宪会议，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日。《国家工场》（《言行录》，第一卷《流亡前》）。——原注

^④ 拉克勒泰尔（1766—1855），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① 布朗基（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一八四八年革命领袖之一。

^② 维克多·雨果：《私人回忆录》，亨利·吉伊曼汇编。——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私人回忆录》，亨利·吉伊曼汇编。——原注

^④ 《卡玛尼奥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一首流行歌曲。

民的任何反叛镇压在血泊中表示欢迎。但他认为应该制止那些卑贱之人对人民的反叛，制止群众“错误地对构成其生命的各种原则使用暴力”。“正直的人费尽心思和这些人进行斗争，为的就是爱护他们。但在对抗过程中又觉得他们可以原谅！……”^⑤雨果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代表之一，毫无畏惧地到街垒前宣读法令。他鼓励捍卫秩序和人们：“该结束了，我的孩子们！这场狙击战会带来死亡。越是勇敢地朝着危险前进，死亡就越少。向前进啊！”^①他没有任何武装就跑到马路中间，亲自对叛乱者们做工作，劝他们投降。但是如果说他是希望社会安定，并为恢复这安定而斗争，那么他又不喜欢梯也尔，“这个小矮个想用他的小手去摸那张在革命中吼叫的虎口”，还有卡芬雅克，这是位正直却又粗暴的将军，他“脸上除了鼻子以外就只有毛”。

上午十一点，他在街垒上完成使命后，重又回到议会。他刚坐下，红色共和党人，代表贝莱就走过来坐在他身边，对他说：“维克多·雨果先生，王家广场失火了，有人放火烧了您的房子。叛乱分子是从盖梅内死胡同的小门进你们家的。”“我的家人怎么样？”“平安无恙。”“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就从那儿来的。因为没被人认出来，我才穿过街垒一直跑到这里。您的家人原先躲在区政府里，我也在那儿。我看到危险越发严重，就劝您的夫人到别处去避难。她和孩子们在一个叫马尔蒂尼奥尼的砌炉匠家里安顿下来。他就住在您家旁边的连拱廊下面……”^②雨果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跑去问拉马丁：“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完蛋了！”拉马丁回签说。他是错的一一政治上已败了这一局，然而采用恰当的战略还能把它赢回来。议会授予卡芬雅克将军所有的权力，他撤离东部工人区，把部队放在西区。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疯狂地拼杀。“富人的狂热和穷人的发狂不分高低。”卡芬雅克彻底取得胜利，但他强行狠狠地报复，使胜利完全失去价值。几千名叛乱者未经审讯就被流放。一条血淋淋的壕沟横在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

织成二月革命的裹尸布只花了四个月时间。议会宣称卡芬雅克对祖国贡献很大，这表明祖国目光短浅。人们都在认为这位将军将被选为总统。唯独拉马丁例外。他天真地以为，如果举行普选他也有机会。对雨果来说，这是一段痛苦心碎的时期，没有头绪、令人悲哀。因为他的当选得利于普瓦捷街，所以他不得不对他所指责的卡芬雅克投赞成票。“治理着我们——治理得过分了——的各位将军先生，如今利用自己光荣使自由倒退。应该让奥地利人往后退才好……我不相信戒严，它会导致政变……”^③虽然与起初的传闻相悖，他家并未在大火中遭殃，但是家人已被骚乱吓坏了，不再愿意住在王家广场（从二月份起它已被重新命名为孚日广场）。他只得在马德莱娜区的伊斯利街五号临时找个栖身的地方。阿黛尔抱怨“这儿的噪音和烟尘使人喘不过气来”。福蒂内·阿姆兰和莱奥妮·多内两人都住在蒙马特尔的一片阳光充裕的坡地上，她们赞美那儿的花园、那儿宁静的高地和长满青色野草的街道。她们在奥弗涅塔楼街三十七号为雨果一家找了一个华美的旅馆。十月十三日星期五这天，他们迁居过去。当他们在安装壁炉的镜子时，看到墙上有个黑炭写的数字十三。一个不详之兆！

^⑤ 维克多·雨果《悲修世界》，第5部第1卷第1章。——原注

^① 参见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六月的日日夜夜》（《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私人回忆录》。——原注

仔细想来这预兆是有道理的。一切都很不妙，议会正在草拟一部荒谬的宪法。“未来会这样法国将由单一的议会治理。换句话说，海洋将归飓风统治……时刻都要选举，时间就用来擦粉笔灰了……”^②卡芬雅克上台了，这个耀武扬威的军人口头上赞成共和，行动起来又粗暴野蛮。这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作为家庭和公债的所有者，雨果站在捍卫富人利益的立场上；而作为一个诗人和不幸者的朋友，他讨厌自己周围那些富有的城堡卫戍官，以讥讽的语气谈起他们那危险的胜利：

喝完武若酒，大家谈谈

布朗基、卡芬雅克、阿尔贝、^①比若^②、动乱；笑声不断……

然而大家没有想起那个可怜的工人，
他已经走上街道，“二月”后十分贫困，
他不到区长家里乞求施舍与怜悯，
而靠艰辛的劳动赡养年迈的母亲……^③

在一次反对卡芬雅克采取侵犯新闻自由的措施而提出的抗议中，他流露出很坏的情绪。因为这位将军取缔了十家报纸，并逮捕了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将军对这次演说很反感，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冷淡。但普瓦捷街对自己的救世主已经感到厌烦了。如果说郊区的民众把他叫成“刽子手卡芬雅克”，那么沙龙小集团则把他当成是富有者利益的敌人。“卡芬雅克？他是坚实的木筏么？”蒙塔朗贝尔^④说，“不，仅仅是一块朽木而已。”巴尔扎克说：“至于卡芬雅克这个人，一个微不足道，头脑简单的家伙……一个下级士官，仅是如此……”^①雨果在议会中质问这位将军：“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这个有思想的人，来向您这个有权力的人解释……”议会一片哗然。思想，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代表着思想。议会都是敏感的，要使议会明白道理却不惹它发脾气，这是一门艺术。而雨果没有掌握这门艺术。

他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地位的虚弱——一八四八年七月，他想办份《时事报》以获得另一种影响公众舆论的途径。他还指望使这份报纸能成为“思想的喉舌。”第一篇社论便针对一些不值一提的事实提出了高于一切的思想。然而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特别顽固，一定要得到思想家们的承认。每期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句题词：“恨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爱人民情深意重。”吉拉尔丹对这位新同行毫无嫉妒之心，还向他提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银行家夏尔·马莱尔，特别是金银匠弗罗芒-默里斯提供了资金。维克多·雨果写了封信祝《时事报》办刊顺利。他不让自己为这份报纸写稿，即使是授意也不行。但没人相信这一点。编辑部里全是他的家人，包括有：他的两个儿子—

^② 维克多·雨果：《私人回忆录》。——原注

^① 阿尔贝（1815—1895），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

^② 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

^③ 维克多·雨果：《政治》（《海洋集》——《碎石集》）。——原注

^④ 蒙塔朗贝尔（1810—1870），法国政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①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友书》，第5卷（未发表）。——原注

—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前者是个胖子，“柔弱得惊人”，^②后者则是个得过且过的花花公子。另外就是他的两个学生，保尔·默尔斯和奥古斯特·瓦里克。瓦里克的一部诗剧《特拉加达巴》不久前在奥迪翁剧院上演。这部剧被大喝倒彩。巴尔扎克说这是一出“快活雨果式的糟透了的戏”。他写信告诉塞斯卡夫人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的致词更加滑稽的了。他在这场混乱不堪的演出结束后跑出来：‘先生们，女士们（摆出如骑士般优美的姿态），刚才我们荣幸地为各位演出的戏，乃是公民奥古斯特·瓦克里之杰作。’作者的一班朋友指责那些喝倒彩的人，骂他们是蠢驴，要不是被雨果制止的话……”^①巴尔扎克向她追述了《艾那尼》的那场斗争。

《时事报》上发表了维克多·雨果夫人的一些回忆录和她女儿小阿黛尔的两篇短篇小说。圣伯夫保存了“他的阿黛尔”所写的一篇关于诺迪埃的出色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下面写了几个蝇头小字：“加框的段落非她所写。”^②事实上，这些段落完全有雨果的影子。莱奥妮·多内负责搞风光习俗及沙龙新闻专栏，她在署名为泰蕾莎·德·布拉吕而撰写的一篇《社交信札》中大谈住宅装饰、花卉以及如何给孩子穿衣打扮之类的话题，有些地方人们可在字里行间辨认出那头雄狮的爪痕。然后当人们看到戏剧专栏被交给了朱丽叶·德鲁埃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但奥古斯特·瓦克里写的戏剧评论也很不错。巴尔扎克也应邀撰稿。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巴尔扎克在致塞斯卡夫人的信中作了过于简单的评论：

雨果家那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打断了我的工作，他们就快要办一份报纸了。我们将因此拥有雨果式的政治和雨果式的党派，诸如此类。我要完成四页《人间喜剧》，可以从中拿到四百法郎而不是两千八百法郎。整个二月革命都要写在里头……

尽管维克多·雨果不承认，《时事报》的读者依然认为社论系出自他手。实际上，文章风格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这种风格具有传染性；不仅是瓦克里还有夏尔·雨果，他们整天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刻意模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报的路线”是雨果式路线，目前是反对卡芬雅克，从根本上说是要努力调和秩序与正义，利益与怜悯、金钱与良心的关系。

^② 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①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致外国女书友》，第5卷（尚未发表）。——原注

^② 这份材料存洛旺儒尔图书馆。——原注

^③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致外国女书友》，第5卷（尚未发表）。——原注

二 决裂就要发生

站到这多数派的一边吗？跟在别人后头转而失去良心吗？不！

维克多·雨果

在一八四八年的补充选举中，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与维克多·雨果一起进了议会。这位由奥坦斯·德·波阿尔内和（可能是）一位荷兰海军上将所生的儿子，身上没有一点拿破仑家族的血统，但他拥有这个富于魔力的名字，“拿—破—仑，拿得稳！”人们在林荫道上高声唱道。他的一小批追随者们想要提名这个奇特的人当新共和国的总统。在议会里，人们刚开始只对此一笑置之。他很少登台发言，他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一口结巴的日耳曼语腔调都让人感到放心，“一个蠢才！”矮小的梯也尔尖着嗓子说。但梯也尔同时也想到一个蠢才容易支配他。此外，由于憎恨卡芬雅克这个共和派的强硬分子，普瓦捷街区也开始用赞许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眼睛无神的冒牌波拿巴。

阿姆兰夫人，这个枕头边上的波拿巴主义者，为她的这位亲王大肆宣传制造舆论：“整个天下都在归顺于他呢。”在莱奥妮·多内的支持之下，她想拉维克多·雨果进入自己的阵营，还敦促路易-拿破仑去拜访这位诗人。亲王怀着敬意和狡黠的企图来到奥弗涅塔楼街。^①“我来对您解释，”他说，“有人在诬蔑我。您是否觉得我头脑不清醒了呢？有人猜想我要替拿破仑重振旗鼓。有雄心壮志者可以列举出两个楷模——拿破仑和华盛顿。一个是雄才伟略，一个是德高望重……如果说拿破仑更加伟大，那么华盛顿更为卓绝。在有罪的英雄和善良的公民之间，我选择作后者。这就是我的理想……”^②

雨果觉得他貌不惊人，老是闷闷不乐睡不醒的模样，但他举止高雅、态度认真，待人亲切、和蔼而又审慎。奥坦斯王后曾告诫过她的儿子要在适当时机才能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反复地认真说道：“我是个赞成自由与民主的人。”这句话在诗人身上产生了神奇的、但又是意想中的效果。维克多·雨果考虑问题总是是非分明，可这次却迷失在灰濛濛的一片模糊之中，没有识破一个“充满梦想和欲望”的冒险家的阴谋。他知道亲王以前曾受烧炭党^③事件的牵连，还写过一本谈到《消灭赤贫》的小册子，他为此感到高兴——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种和《艾那尼》的第四幕很相像的情形。他可以扮演一个浪漫的角色；他还看到自己有机会作为一名思想家去引导一位自由党派的皇帝。这正是他的夙愿。除此以外，那另一个拿破仑始终能激发起他的灵感去写最优美的诗篇。透过这只大鼻子和这种无光的眼神，他看到了凯旋门、残老军人院的穹形屋顶，还有他那未来的一首首诗歌。

几天以后，《时事报》紧跟着《新闻报》也套上了亲王的马车。在这次十月份的会面以前，雨果家办的这份报纸原本一直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大家承认这个名字很有声望，却又强调这种声望属于那位伯父，而不是属于侄子

^① 大概在一八四八年十月，日期有所争议。见比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一件罪行的始末》。——原注

^③ 烧炭党是十九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王政复辟时期在法国国内也有活动，旨在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

的。^①但是在十月二十八日,《时事报》突然改变了态度。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将法国的命运和皇帝的荣耀送到亲王手里。接着雨果在议院里积极活动,以便尽力清除那些在亲王通向总统职务的路上可能出现的障碍,他错误地投票赞成从普选中选出总统,拉马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以为这是在帮他的忙。因为雨果反对单一议会制的原则,所以他投票反对总统宣誓最终就是反对宪法。

右派们拥护君主政体并支持路易-拿破仑,因为他们确认有把握很快就可以将他一脚踢开。他们已经决定下次不再让他当选。于是这仅仅是一段短小的插曲。“我们送几个女人给他,”梯也尔蔑视道,“那么他就被我们握在手掌心里了。”法兰西举国上下都已作好准备去迎接这个新的安排。农民们和有产者们被六月的骚乱惊吓住了,便把这位冒牌波拿巴分子看成他们的大救星。而工人们呢,自从工场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生自由派的气,再者,他们仍然保留了原有波拿巴主义的沙文主义基础。《时事报》为了亲王发动一场竞选运动,其热情程度让人吃惊:“我们说过:‘人们害怕卡芬雅克,景仰德·拉马丁先生’,而对路易·波拿巴,‘人们期待他’^②……”在投票选举之前,该报开辟了整整一版增刊,上面一个接一个地写满了一百个同样的名字: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崇拜有胜于支持。开票结果是,亲王得到五百五十万张选票,而卡芬雅克、勒德律-罗兰和拉马丁分别只得了一百五十万、三十七万和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张票。当右派们最终听到这些数字时,他们笑得很痛快。

《时事报》取得了胜利:“拿破仑没有死去!”现在,人们将要完成伟大的业绩。雨果在一篇有浪漫主义色调的帝国宣言中勾绘了一幅关于未来事业的宏伟蓝图。这就是他在政治上写的《(克伦威尔)序言》。在序言中他表达了这些思想:对于国外,他要实施裁军;建立国际联盟这种高级权力机构,以便解决一切棘手的国际问题;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教化中国殖民埃及利比亚。对于国内,他要为消灭贫困而斗争;在工业与进步方面争取胜利;尊敬和推崇艺术、文学和科学。对于这个美好的梦想——甚至可以说也是美好的纲领——雨果只会吟唱却没办法付诸行动。因此,他的那些不计其数的敌人说他是想谋取一个部长的职位。他请求总统“选拔出新名流”,这就又给那些攻击留下口实。然而他认为自己的才能远超出一个部长之职:“我们不会跟在任何人后头去掌权,这样做高不可攀——也太下贱了。”事实并非如此,他希望能在亲王身边做个无人知晓的精神顾问。他丝毫没有怀疑,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人一心只想着能千方百计待在命运给他安排的地方。

十二月二十三日,亲王总统在爱丽舍宫第一次举行晚宴招待会。雨果得到了邀请但迟到了。总统站起身来迎接他。“我临时安排了这场晚宴,”他说,“我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希望您也愿意是其中的一个。我感谢您的光临。”维克多·雨果以其优秀记者的敏锐眼光,看出那宴席上的餐具只是普通的白瓷器,银器既陈旧又粗俗——这个政权是在贫困中起步的。宴会结束后,总统把雨果拉到自己身边并向他询问对时局有何见解。雨果有所保留地说,应该让有产者宽心,保证人民都有工作,还说这三百年里光彩熠熠的法

^① 伯父系指拿破仑一世,侄子即指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本人。

^② 《时事报》,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原注

兰西是不会愿意败落下去的。总而言之，国家应当拥有更美好的和平。“再者，法国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当不靠刀剑去进行征服时，就要用思想。请清楚这一点，行动起来罢！否则您会完蛋……”^①这位预言家的语气咄咄逼人。总统离开时似乎在想着什么——可能是在想：“空话家！让他走。”雨果从爱丽舍宫出时想着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搬迁，这个初次尝试的提法，这个有产者、共和派和皇家的大杂烩……”^②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末那天，他去拉马丁家——每个礼拜六拉马丁都要招待客人。那时，雨果看到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腰背佝偻，忧心忡忡，满腹心事的人，十个月他仿佛衰老了十岁，但又显得豁达，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当时吉拉尔丹正猛烈地攻击指责总统，因为由总统刚刚组建的政府懦弱无能，并且起用了奥迪隆·巴罗那个爱讲排场，双手插在礼服里装作一本正经的人。吉拉尔丹说：“本来推出的政府是有分量的，象梯也尔、莫莱、比若、贝里耶、雨果、拉马丁……”^③拉马丁答称，本来他会允命出任的，雨果却没有表态。

第二天，也就是一八四九年一月一日，他思考着那刚刚逝去的经历种种变化的不同寻常的一年。路易·菲力浦在伦敦，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埃姆斯^④，教皇庇护九世在加埃塔^⑤。教会丢失了罗马，而巴黎也抛弃了有产者。以圣马丁门剧院，艾丽丝·奥齐扮演夏娃，全身一丝不挂地登台表演。四八年七月，夏多勃里昂逝世了。雨果参加了葬礼，但却郁郁不欢，因为仪式太马虎了。“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德·夏多勃里昂先生举行王室的葬礼：巴黎圣母院，贵族院议员的长袍，法兰西研究院院服，逃亡贵族的佩剑，骑士团的颈饰，全羊毛勋章，各种团体全都出席，一半驻军动员起来，战鼓蒙上黑纱，每五分钟鸣炮一次，否则就干脆去乡村教堂，用穷人的柩车……”^⑥对夏多勃里昂的葬礼他看不下去，就象以前夏多勃里昂对理查十世的加冕礼看得不入眼一般。

国家公债年息五厘，每一百法郎的牌价为七十四法郎，当时一斗^⑦土豆价值八个苏。路易·波拿巴常常在晚上举办隆重的宴会招待梯也尔和莫莱伯爵。前者曾被人抓了起来，而后者曾被判过罪。前威斯特法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担任巴黎残老军人院的院长，此人至少还有一张脸长得象皇帝，他称呼自己的总统侄子为波赫尔内先生。当雨果走进议会，他惊诧地听到卫兵对他说：“向乱党的敌人致敬！”这个卫兵是国民自卫军里的于勒·桑多。“向站岗的哨兵^⑧朋友致敬！”雨果答道。在法兰西学院里，人们正在为一项诗歌大奖而进行投票评选活动。拉马丁说：“雨果，如果我去参加评选，他们不会把奖发给我。”“而我呢，拉马丁，他们连我的作品都不打算读完。”两人都是对的。

^① 维克多·雨果：《第一次晚宴》（《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第一次晚宴》（《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在拉马丁家》（《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④ 埃姆斯，德国城市，以温泉著称。

^⑤ 加埃塔，意大利港口，濒地中海。

^⑥ 维克多·雨果：《夏多勃里昂之死》（《见闻录》，第1卷）。——原注

^⑦ 斗，法国古容积单位，约合十升。

^⑧ “乱党”的法语是 factions，亦作“站岗”解。此为雨果的幽默。

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七日，雨果夫妇应邀去新总统的府邸参加一次舞会。阿黛尔就此事给于勒·雅南写了封信——敌人过去是雨果家的对头，现在成了朋友——“我在舞会上重又遇见了路易-菲力菲几乎全部的手下，又添了两三个山岳派^①和几个正统派，如古什公爵、格拉莱公爵及贝里耶^②之流，这些人曾反对过老国王。我徒劳无获地想找出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是作家。一个自始至终脆弱不堪的政权竟把唯一的一种不朽力量抛得干干净净，真让人反感。正出于此对拿破仑这个崇高伟大的名字所怀有的热爱，我才为这种排斥感到加倍的难过，我就不提我丈夫了，他受到邀请是另有动机……”^③泰蕾丝·德·布拉吕（即莱奥妮·多内）在《时事报》上用有如戈蒂耶-谬圣般的文笔对这次舞会大为赞赏。然而路易-拿破仑的威望正日趋下降。他的那些情妇们开销太大，而议会拨给他经费时又显得不够大方，于是他进交易所和阿希尔·富尔德^④一起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而此时亨利五世^⑤这颗星星正从天边升起来。有位比若元帅在准备动手写本小册子《巷战》，关于这本书他说：“这是些实用的小建议，就象介绍如何消灭霍乱的卫生须知。”每个人都在想：“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过有的人感到不安，而另外一些则在期待着。

为人谨慎的圣伯夫到列日去度过这段混乱时期。阿黛尔不时在暗中看到他，并一直跟着他到了列日。她责怪圣伯夫对女友缺少关心，而且态度也过于矜持。他为自己辩解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虚弱，烦躁，各个器官时常不顶用了。您告诉我说：‘别灰心，别毁掉奉送到你面前的东西……’什么？难道因为我写信给您一封让您不怎么愉快的信。您说认为这份友谊本身会有被毁的危险吗？”他说他需要一种可靠的友谊，而不是某种虽然更热烈些、但不时中断的、苛刻专横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变成了这后一种情况。“当我总是讲起我在变老时，这只能说明我已放弃了这后一种关系。”^①这封奇特的信表明可怜阿黛尔已经全面失败了。

五月份，人们又举行了新的选举。雨果以位居巴黎第二的十一万七千零六十九张得票数当选。这次反动派们轻而易举获得了胜利。普瓦捷街区的那些城堡卫戍官里有四百五十名代表，其中大多数为君主主义者，但由于被成长房派与小房派^②这两个派别，所以他们的力量并不强大。雨果的名字出现在右翼多数派的名单上，这身份越来越有违于事实。普瓦捷街区发布一道道命令，而雨果声言自己只遵照良心办事——他的良心允许他在选举中向某一个政党登记。此外，他还保持着一种赞成民主君主制的偏见，他一直是“很规矩、安分的人”。不过要是说他有点国民自卫军的军人气质，那么这也是个“有史诗般气质的国民自卫军军人”。^③他的戏剧作品中那些大段大段的主

^① 山岳派，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制宪会议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团。

^② 出席晚会而维克多·雨果夫人未提及的有：玛耶公爵夫人、普瓦公主、瓦朗塞公爵、莫莱伯爵、尚加尼埃将军、卡芬雅克将军、梯也尔先生、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雷米扎伯爵、蒙塔朗贝尔伯爵等。——原注

^③ 参见克莱蒙·雅南：《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原注

^④ 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法国政治家、银行家。

^⑤ 亨利五世即尚博尔伯爵（1820—1883），波旁王族长房的最后一位继承人。

^① 此信未发表。乔治·布莱佐收藏。——原注

^② 波旁王室从路易十三起有两支，长房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八至查理十世；小房亦称波旁-奥尔良，如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在位的路易-菲利浦。拥护长房执政的人又称正统主义者。

^③ 巴尔贝·多尔维尔语。——原注

人公理想主义的台词，确实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讨厌犬儒主义。在他周围的人主要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各种委员会和走廊上大吹牛皮，这很快便使他感到恶心，当他知道了法卢^①和蒙塔朗贝尔在工人的处境问题上的真正意图，他怀着“某种恐惧的心情”^②和他们分道扬镳。

有一位阿尔芒·德·默伦子爵，为人正直，却被他政界的一些朋友叫成疯子。从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他就一直建议，要指派一个大型议会委员会去对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方面的状况进行调查。这项提案被推迟了好几次。正当大多数人以为这提案已被他们埋葬时，默伦却亲自交了一份建议，这使得城堡卫戍官们惊慌害怕起来。于是一些狡猾的家伙马上采取行动——直接反对这一提案想必失策，而抽空它的内容看来才算叫上策。“这些先生”当着维克多·雨果的面说话时肆无忌惮，他们把雨果看成一个略微有些天真、但言听计从而无关紧要的角色。雨果听到他们鼓吹“在无政府主义时期只有武力才是一帖灵丹妙药”，听到他们说默伦的提议是经包装过的社会主义，应该将它体面地埋葬，另外还有一些浮夸之词。

雨果虽然得到了普瓦捷街区的提名，但他还是《悲惨世界》这部书的作者。他曾经跑到圣安东尼郊区，到里尔^③的贫民窟去亲眼目睹了什么叫贫穷。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决心不仅要把自己的所见讲出来，还要揭露那些他最近听到的狠心恶毒的话。这是高尚而愤怒的呐喊，什么？一个支持秩序的党派成员竟然敢讲出“我也认为贫穷可以被消灭”这种话……他甚至于把一些私人间的谈话也昭然示众。“在这里，公平讲的是说给群众听的，而背后讲的是为选举投票之用。那么，当事关人民的前途和国家的法律时，我不接受背后讲的话，我要把它们公布于众。对于那暗中施加的影响，我要把它们曝于天日。这是我的义务……”^④这席话把那些窃窃私语的听众给惹恼了。大家本来就明白作者总是有些危险，但最终还是吸收他进了最神圣的核心；可是现在他却泄露了他自己的隐私！“必须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狂热被迫沉静的机会让群众的利益发言。（全场一片喧哗……）必须利用革命精神的消失让进步精神重新出现！必须利用安定重新建立起和平——不仅是大街上的和平，不是真正、彻底的和平，是在思想上和心底里的和平！总之一句话，鼓动和宣传的失败应该是人民的胜利！……”^⑤一八四九年八月，在议会停会期间，巴黎举行了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来自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维克多·雨果被选为会议主席。在一段时期内，他在反对无良心者和反对无套裤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仍然保留着一种错觉去和爱丽舍宫保持相一持。《时事报》希望在红、白两党之间建成一个蓝党，并且希望总统担任其领导人。可是此时雨果在议院里的权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小，保守派嘲讽他，而左派也不支持他，他孤立无援。他那些演说虽然滔滔不绝却没有收到丝毫的效果。在议会中，重要的不是讲什么，而是为什么要讲。维克多·雨果对议会中的策略一无所知。另外，因为他不是即兴演说，而是事先背熟讲

^① 法卢（1811—1886），法国政治家，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时是教育部长。

^② 亨利·吉伊曼：《十二月二日政变》。——原注

^③ 里尔，法国北部省省会。

^④ 维克多·雨果：《立法议会，一八四九年七月九日的演讲——贫困》（《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⑤ 现象“维克多·雨果旅馆”。——原注

稿，所以他对会议的进展和其间的变化无法适应。在估计会被打断的地方他都有所准备，但如果没人去打断他，他的辩驳就成了无的放矢。而他自己也将失去镇定。路易-拿破仑不会与一个变得无足轻重的人长期合作。决裂即将发生，而一旦发生起来又是那么突然。

为了讨好天主教中绝大多数人，总统组织了一次远征以支持教皇，他出兵讨伐马志尼^①的罗马共和国。乌迪诺将军^②攻占了罗马城，从而恢复了罗马教廷的世俗政权。路易-拿破仑感觉出城堡卫戍官们那种偏激的教权主义不受欢迎，便写了封信给他的副官埃德加·内伊，在这封后来被公布的信中他表示希望能看到罗马人民被给予一些自由并得到大赦。《时事报》开出一张支票：“法兰西的旗帜将保护意大利的自由。”庇护九世无视他的保护人，在以一道谕旨 *Motuproprio*^③作答中，他重申自己的专制主义。梯也尔建议作出让步，蒙塔朗贝尔多数派对他此举表示欢呼。雨果却对梯也尔的建议投了反对票。十月十六日（或是十七日），他在爱丽舍宫吃晚饭时^④，亲王决定将给政府总理奥迪隆·巴罗写篇公文的取代写给埃德加·内伊的信——这既不符合宪法，亲王的派头也太大——然后由巴罗在议会中宣读这份公文，再由雨果表示支持。亲王喜欢打手而非君子；喜欢政客而非思想家。但在那一天，他无从选择。教权主义的大多数人中没有一个演说家愿意接受这个困难艰巨的任务。对雨果来说不幸（或是幸运）之处在于，在那顿晚饭之后到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总统与巴罗、托克维尔^⑤两人就达成一项一关折衷方案的协议。巴罗将不宣读公文，他不管事实如何，居然敢认为总统的信和《自动敕书》谕旨两者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事实上它们却有天壤之别。背信弃义的事从来不受约束过，人们言谈自由。

难道雨果事前不知道阵线发生变化了吗？还是已经知道，却拒绝接受这新的决定？奥迪隆·巴罗对雨果没有好感，也就完全有可能把他推入这个陷阱。“我不是从事政治职业的人，”雨果说道，“我只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尽管是这样，他还是作了一场战略性不够的演说。他替总统给埃德加·内伊的那封信辩护，同时又承认自己本是希望这封信能再深思熟虑些的——这样便是对总统的冒犯。他说信和谕旨是对立的，向教皇要求的是大赦，而他批准的却是“大规模的流放”——这使奥迪隆·巴罗感到难堪。他建议梵蒂冈要去理解自己的人民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使多数派大声喊叫。“那么，你们就眼看着在罗马国土上，绞刑架在三色旗的阴影里竖起在你们面前？……这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法国已经把自己的旗帜抵押了出去，就是已经挥霍掉自己的和受苦受难的人民所有的钱，就是已经有法兰西士兵光荣浴血，就是做完这一切而又毫无收获……而又毫无收获！我说错了，是而又感到羞耻！……”^②

^①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一八四九年时是罗马共和国的三执政之一。

^② 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

^③ *Motuproprio*，拉丁文，意为“自动敕书”。

^④ 《时事报》在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的一期中提到了亲王总统在前一天所设的这次晚宴。《言行录》纪事（第1卷《流亡前》）也证实这次晚宴的日期的确是在十月十六日。——原注

^⑤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② 维克多·雨果：《立法议会，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九日的讲演——远征罗马》（《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从来没有一篇演说能说服一个已经作出决定的议会。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左派们为之鼓掌吹呼——雨果为他们提供了炮弹。而蒙塔朗贝尔说这些掌声是对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惩罚，雨果回答说：“我接受这种惩罚，并为此感到光荣（左派中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请德·蒙塔朗贝尔先生允许我对他本人深表遗憾，有一段时间里——他当时正为波兰辩护，就象我现在为意大利辩护一样——他较好地发挥了自己出色的才能。那时候我支持过他，而今天他却反对我。原因很简单，他已转向压迫者一边，而我依然站在被压迫者一边……”^①

他就这样与城堡卫戍官们决裂了，而与爱丽舍宫的决裂不久也将来临。路易-拿破仑对两面派作风很感兴趣，因此不会同意轻率行事。他希望能到最后时刻采取一种其有节制性意义的态度。”维克多·雨果的激烈态度扰乱了他的计划——一个有野心，另一个有信念。一时间谣传四起，说诗人与总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口角。《时事报》上写道：“两天以来，右翼们对爱丽舍宫的阳谋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另外一些人宣称雨果曾要求得到部长一职，因未得逞便投靠反对派了。“我对此只有一句话回答。就我和路易·波拿巴先生的关系而言，在我与他之间，或是我与任何一个以他的名义说话的人之间，从来没出现任何问题，近期和长期以内都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我想知道有谁能提供丝毫的反证……”^②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种证据，丝毫也没有。

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时事报》上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新闻——“自从星期一以来，也就是辩论前三天从总统府邸的晚会回来之后，维克多·雨果先生再未曾去过爱丽舍宫，与共和国总统先生再无任何联系……”^①就是从这一天起，这家报纸坚决采取了反对亲王总统的立场。“难道路易-拿破仑先生没有发现他的那些顾问全都是如此可恶，而他所有的崇高热情正是他们妄图浇灭的吗？……”^②对于这样一种前后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变，人们无可非议。当人们所支持的那位亲王表明要做有违于他期望的事时，继续效忠于他便将是对自己的背叛。三 情感与背叛

雨果是一个如此罕见的人：他始终以自由为本，就象自由是一切美好事物之源。

阿兰

对于维克多·雨果，一八五〇和一八五一这两年是进行政治上的搏击、感情上的崩裂的时期。政治上，自从跟爱丽舍宫决裂后，他的处境十分危险。虽然左派为他欢呼，因为他以精彩的演说响亮地支持种种自由的权利，但左派始终没有把他看成自己人；右派的人嘲骂他，那些人把他当成叛徒、摆出一副蔑视他的架势、咒骂、诽谤他，极力欺压他。他象拉马丁一样，受到了教训，使他明白了名望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一八五〇年一月。五年以

^① 维克多·雨果：《答德·蒙塔朗贝尔先生》（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日）（《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

——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碎石集》。我》（《海洋集》）。——原注

^① 《流亡前》纪事（《言行录》，第1卷）。——原注

^② 《时事报》，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原注

前，我差点做了国王的宠臣；今天，我又要成为人民的宠儿了。我当初不是国王的宠臣，今后也不会是人民的宠儿，这是因为独立的人格早晚会显露出来，我忠贞的信念也早晚会街头激怒这一方，或在杜伊勒里宫激怒另一方……”^①

路易·拿破仑继续冷静地推行自己的计划。目标——继续掌握大权；策略——控制军队和警察，以使用完全效忠他个人的“马穆鲁科”^②来代替“城堡卫戍官”。在这样行事时，要装作支持多数派的政策来抚慰他们。蒙塔朗贝尔说：“应该在国内进行一次罗马式的远征”。换句话说，应该把共和党人象从罗马赶出去一样，把他们从学校赶出去。路易·拿破仑把这根肉骨头丢给城堡卫戍官们去啃。法卢法案实际上不是确立教育自由，而是确立为教权主义服务的教育垄断。这是圣会^③与中庸政权^④的联盟！维克多·雨果在一篇精彩的演说中表示抗议。他的提议很简单：各级学校免费教育，小学强制教育；“让人民的心脏和法兰西的头脑相通”；政教分离，使两方得益。

这不是说他想排斥宗教教育。正好相反，“消灭人间的贫困，让人人仰望苍天。”他要的是宗教，而非教权主义：“我不会把你们教权主义和教会混为一谈，正如我不会混淆槲寄生和橡树一样。你们是教会的寄生虫，是教会的病根，你们只是自己也不理解的某种宗教的宗派分子，在导演宗教剧，请别将教会扯进你们的事物，你们的阴谋，你们的伎俩，你们的教义和你们的野心中去。别将教会称为你们的母亲，以使教会成为你们的女仆而任意驱驶，不要藉口教教会政治而折磨它。尤其请莫将教会与你们自己等同起来。看看你们给教会带来的损害吧……”^⑤

一八五〇年四月，爱丽舍宫的马穆鲁克卫队提出了一项建议对政治犯实行流放的法令草案。以流放代替囚禁！此乃精心策划的对未来的放逐行动。2月革命废除了的对政治犯的死刑，如今代之以慢性死亡。雨果对议会说：“那么好吧，有这么个人，特别法庭定了他重罪……这个人，一些人以为他是囚徒，罪犯，另一些人则尊他为英雄，时代不幸的原因即在这里……”（右边席位议论顿起。）

立法会议长大杜潘喝喊道：“法庭判决后，罪犯就是罪犯，这是人人赞同的事实，只有他的同伙才当他是英雄！”（右边议席一片叫好声。）

“我谨请杜潘议长先生注意：一八一五年受审被判有罪的内伊元帅^①，我认为他是个英雄，可我并非他的同伙^②。”（左边议席长时间热烈鼓掌。）

驳词巧妙，杜潘议长顿时哑然。这一天，雨果真正成了人类良心的唤声：

^① 维克多·雨果：《流亡前》纪事（《言行录》，第1卷）。——原注

^② 马穆鲁克，古埃及苏丹的卫队。

^③ 圣会，一八〇一年在巴黎成立的宗教团体，为王权及宗教效忠。波旁王朝复辟时曾左右政权，一八三〇年解散。

^④ 指路易-菲利浦政权。当时这是两股彼此对立的力量。

^⑤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五日的演说，论教育自由》（《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① 内伊（1769—1815），法国元帅，一八〇五年被拿破仑封为公爵，一八一五年“百日王朝”期间，又倒戈支持拿破仑，失败后被判处死刑。

^②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〇年四月五日的演说，论流放》（《言行录》，第1卷《流亡前》）。——原注

先生们，每当我们从“良心”一词去汲取我们认为应该汲取的一切时，总免不了不幸的要被一些伟大之至的政治家们所笑。最初，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病入膏肓。他们怜悯我们，同意要治疗我们的这种疾病——良心，善意地告诉我们还有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顽固不化，他们就生气了。对我们断言，我们对事理一窍不通，不懂政治，不是认真的人，还有……我如何对你们讲呢，老天！他们用所能找到的两个最粗陋的字来骂我们，称我们为“诗人”……^③

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确立了普选制。城堡卫戍官们为废除了限制性选举而愤愤不平。亲王总统允诺给他们一项选举法令作为补偿——户籍和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这两项花招，一下子取消了四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选举权。而奸滑的他则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由十七名城堡卫戍官组成的委员会。雨果挺身向炮口迎去，捍卫普选——这是唯一的缓和大众激愤情绪的武器，是建立合法政权的唯一方式，是反对无政府状态唯一的堡垒，是在激烈动荡中稳定的中心点。他嘲讽亲王总统这个受十七位厄革里亚仙女启示的努玛王^①。好吧，他对右派们说，你们砍掉了四百万张选票，可是“那前进的时代，那鸣响的时代，那旋转的地球，是你们砍不掉的！不管你们是否乐意，过去已成过去，你们就把这选票当作自己的祭品吧！把老朽的车轴车轮整修整修，要是你们愿意，将十七位政治家套上车去。作为增援哪，就将这破车拉到当今时代的天空下来吧！怎么？这永远还是过去！反而将破车的颓败老朽看的更一清二楚。就这些……”^②

多数派用两种手段与他抗衡，以图自卫：一是讥讽嘲笑，二是提醒他注意过去发表的看法。蒙塔朗贝尔说他对什么事都说好，对什么事情又都不好。雨果猛冲猛打，奋力自卫。然而他的态度不是没有危险，议会正流传着种种不详的谣言。多数派希望能来一次骚乱，必要时可由警察当局挑起来，再把骚乱扼杀在血泊之中。对哪个碍事的手都可飞过去一颗流弹。夏拉斯上校（自由派）对维克多·雨果说：“您要当心啊！”他答道：“唔，叫他们壮着胆子来对我下手好了。我家里的每个角落只有诗，零零碎碎不成篇的诗。真是可笑！”有人受命被派来做说客，“友好地”劝说他不要对选举法令发表言论。“这样反而促使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讲。再说这样不是反而更好吗？从一七九三到一八五〇年，这些小人便挥舞着大马刀，梯耶尔生下一个大玩意儿，这使我越发觉得有趣……”^①他感到的是他们滑稽可笑，而不是令人恐惧。他错了，他们既滑稽可爱，也令人恐惧。

如果他的私生活不是那么放荡不羁，而更为检点的话，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也许会更强有力些。责任、感激、爱情和欲望，使他成了旧日私情和贪婪女人的奴隶。三个女人——几乎就是三个妻子——阿黛尔、朱丽叶和莱

^③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〇年四月五日的演说，论流放》（《言行录》，第1卷《流放前》）。——原注

^① 努玛王（前约715—前约672），传说中的第二个罗马王，他自称在某一山洞中接受仙女厄革里亚（一译埃吉丽亚）的启示。

^②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演说，论普选》（《言行录》，第1卷《流亡者》）。——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流亡前》纪事（《言行录》，第1卷）。——原注

奥妮。都住在蒙马特尔高地他的附近，整个生活圈子很小。他得对每个人都分出一部分时间，从这个女人跑到那个女人那儿去；当怀里抱着朱丽叶时，总难免不会撞上阿黛尔和莱奥妮、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也经联手反对三个人中最得宠的这一个了。

朱丽叶一直暗中跟着她的这位老爷子把家搬来搬去，把“她渺小的个人和伟大的爱情”掩藏在罗迪耶区尽头的一条凄凉的死胡同里。在那儿，她生活在“空虚和无聊的单调环境”中^②。唯一的幸福，就是偶尔可以陪着情人到议会和学院去听他演讲；在雨果难得的外出拜访时在外面等候，还有便是每天早上在两个窗口前遥望她的心上人。雨果（在一八四五年）终于同意她单独步行外出了。她依然不了解莱奥妮·多内在维克多·雨果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对别的女人存有戒心——这点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雨果越来越抵制不了送上门来的诱惑了。如才能平常的女演员约瑟芬·法维尔，上流社会的罗歇·德·热内特夫人，因偷窃判过刑的埃莱娜·戈森，女诗人路易丝·科莱，来历不明、泼辣的女人纳塔莉·勒努，还有女冒险家劳拉·德普雷，法兰西喜剧院的走红演员西尔瓦妮·普莱西，以及所谓杜·瓦隆子爵夫人，此人据维埃尔·卡斯泰尔说：“她让自己三个年轻貌美的女儿到处卖相，象签发商业票据似的。”^①另外还有高等妓女埃斯苔尔·吉蒙，可能还有拉歇尔。雨果在他纯洁的青年时代是那么看重贞洁，现在却在爱情上宣扬起雪莱式的理论来了：

人能克制爱情吗？为何两个人相爱？
去问飘忽的轻风！去问淙淙的流水！
去问夜晚扑向火光而去的蚊蚋！
去问来亲吻累累葡萄的金色的阳光！
去问飞禽和走兽，它们都成对成双！
去问阳春四月间激动不安的鸟巢！
发狂的心儿在喊：“我，我怎么能知道？”^②

正当这颗慌乱的心灵向四面八方有求必应时，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福蒂内·阿姆兰中风死。对维克多·雨果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他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对莱奥妮·多内来说，这是一个灾难。她在判决分居后离了婚，在这位聪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一位知己，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她在一起，或倾心交谈，或同去歌剧院。前比阿尔夫人从此失去了这位当年情场老手、年龄一大又添了几分智慧的女人的点拨，便沉湎在对自己危险的沉思冥想之中。她开始想到，为维克多·雨果她已经毁了自己的一生，有权要他把自己生活中更大的一部分给她，至少，他有责任为她丢弃朱丽叶。她不时试图从她情人本人手上得到这一牺牲，但却遭到断然的回绝。

一八四九年，她第一次威胁雨果，扬言要向朱丽叶和盘托出，他对她很不客气。

^②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① 奥拉斯·德·维埃尔-卡斯泰尔伯爵：《回忆录》，第1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爱情》（《静观集》，第3卷）。——原注

昨天，您对我气势汹汹他说，要是我有所行动——四年的忍耐和痛苦给了我充分合法的权利——那么我的行为将很不光彩，我将失掉您的尊敬，您对我讲了这些，尽管这是多么不公正，尽管我从中看出了您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这一事实，然而这个威胁使我比对死亡更感到害怕，我就此止步。好吧，我要干的事就不干了。对一个哪怕我要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也会高高兴兴杀了的人，对一个我把自己一生幸福全都毫无保留奉献给他的人，对于他我最深恶痛绝的幸福和幻想，我一定会超人的勇气加以尊重……^①

她气急败坏地提出问题来责难雨果……

如果他一点也不具有一个情妇的种种权利，那还有什么可跟她讲的呢？如果相反，她有这些权利，那么我也只有这么办。既然您不愿向她说清这一点，说明您把属于我的这些权利让给她。我已心如死灰，宁可放弃这些权利也不愿与人分享。[……] 我还同意您已把她当作朋友，但您竟敢对我说，要是我作出的举动，将我们大家放在各自真正的位置上，我就算了，这事别再提了……

这四年里，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她才有权利认为自己是您唯一所爱的女人……您可以为所欲为，让上帝审判您吧！……我将生活在绝望之中，但至少不会再每天受我良心和荣誉的谴责……我已把您留在这里的东西收集起来，您可以派人来取……^①

两年以后，莱奥妮·多内改变了其性情，她不仅没有放弃权利，反而制造出麻烦。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②一大包信件寄到了罗迪迪区二十号。包裹用丝带扎着，封有维克多·雨果亲自绘刻的纹章，上面题有“我是雨果”几个字。这笔迹出自那个朱丽叶所热爱、尊崇的人。她不安地打开包裹，贪婪地看起信来。从信中她骇然得知“从一八四四年起，她的情人便已倾心于另外一个女人，他给这个女人写的信情深意重，和她这十八年里那些被她视为唯一的幸福和光荣的信件一样令人感动：“你是个天使，我吻你的脚和你的泪……你是我眼中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生命……”这形象也是他曾为朱丽叶所创造的形象。包裹里附有莱奥妮几句话，她明确指出自己与他仍保持着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社会上，甚至是在维克多·雨果的家里，都是值得尊重的。朱丽叶也许最好也能尊重这种关系，他必须主动断绝这种诗人已无法接受、与其说维持着毋宁说是死缠着的往来……”^③人们无法想象，对于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仅有的一次爱情的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事实更为可怕：每天都不是忠贞，却足足隐瞒了七年！朱丽叶痛哭着出走，几乎象疯了一样，整整一天徘徊在巴黎街头。晚上她回到家里，幸好已是疲惫不堪。她希望维克多能来，她下定决心听完他必要的解释然后就到布雷斯特她姐姐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② 这日期有误，与朱丽叶二十八日写信一事不符。《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中保尔·苏雄注为二十八日，见该书 391 页。本书下文也提到是“二十八日”。

^③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家去隐居。

雨果丝毫没有抵赖，他哀求朱丽叶原谅自己，并提出愿为她牺牲那个情敌。可他在同时又夸赞这个情敌的优点、容貌和教养；还给她弦外之音，即诗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对多内夫人深表了同情和爱慕。这使朱丽叶处于此种境地更觉痛苦。她非常高傲，拒绝接受一种被说成是牺牲的爱情。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看在你最神圣的事情的份上，也看在我极端痛苦的份上，我亲爱的人呵，你就别伪装慷慨了。你别为了安慰我而让自己伤心。这种牺牲无论你得怎样彻底，都不会使我长期地产生错觉；我觉得我如果牺牲你的幸福，并因信任你而再次受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此时此刻，我的主啊！要是您认为我已完全赎够了罪孽——我身不由己降临人世的罪孽，那就请您可怜可怜我吧。怜悯、同情吧，我的上帝，别让我看到因为我的过错而使我爱人遭受到痛苦，我爱他甚于爱自己的生命，甚于爱幸福，爱天堂里神圣的欢乐。这最后一滴苦酒，就让我免了罢？就让他和另一个女人快活作伴，而不要与我一道痛苦。啊，我的上帝，我双掌合十，祈求您让他自由地作出选择，赋予他真实的慷慨、启迪他真正的责任、赐给他真正的幸福吧！我一定为您祝福，我一定听天由命而毫无怨言……”

①

对这种慷慨的代价日渐昂贵。朱丽叶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提出断离关系。这时雨果就象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男人一样，乞求她的怜悯。他抱怨自己失眠、喉咙疼，还要为受到政府迫害的两个儿子担心。在这场献身竞赛的上空笼罩着那个有一张孩子气面孔的倒霉女人莱奥妮的阴影。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日，朱丽叶致维克多·雨果：“我感激这个女人毫不留情地证明了你的不忠。她胆敢把你这七年中给予她的宠爱，一直插入我的心底。这样做无耻而又残忍，却无可指摘。这个女人有足够的资格做我的刽子手。她会很成功……”^①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她们彼此仇恨却又为了狂热的爱情而相互敬重。

后来，诗人与他这位情妇依然气质浪漫，他宣称人有满足情欲的权利，他善于把自己肉体的享乐变成神秘的感情流露。而且只要他愿意，便能“快乐、随和、亲切、迷人”，由于以上这种种原因，朱丽叶再次被迷惑了，同意由三个人一起经历一段“考验期”，然后雨果再做出抉择。这段时间被定为四个月（从不幸的六月二十八日开始）。这样便保证了这出戏的男主角暂时能过上一段开心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可以随便去看两个女人当中的人任意一个。莱奥妮提出自己要有权利，而朱丽叶“除了爱情一无所求。”

一八五一年九月九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

我亲爱的，比起昨天写信给你的那人来说，我幸福得多，我不承认对你有任何权利。你从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岁月中取走的这十九年，在你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的休憩，你的地位和幸福这架天平上没有什么份量……^②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直到此刻，我仍不明白是什么（一个谜）使你和一个你认为是美貌、年轻、聪明、出色的女子不再来往。她的爱情，忠贞和奉献精神，在你看来无可置疑，你却要一个窘到不及她一半长处的可怜的女人……你为人正直又善良、宽容又高尚，竟然为一件区区小事不惜牺牲一个可怜的为爱你而要死的年轻女人，她对你拥有七年的权利，现在生活安宁，有着美好的未来，而为了战胜一个遭人践踏的可怜女人，她正在用血泪痛苦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绝望之中……”^①

朱丽叶必须觉得有十分的把握，才敢用这种口吻说话。对维克多·雨果而言，所谓“考验”，便是“让两个女人在爱情的吊桥上通行，以测试这桥的结实程度”。这种考验是一种惬意的赎罪。上午，他在家工作，朱丽叶则在自己住处誊写《冉阿让》。然后她到洛雷特圣母院的门廊下去同他会面，下午陪他出门做事。晚上他和家人一起吃顿饭。他把夜晚留给了莱奥妮，第二天却兴致勃勃地讲给朱丽叶听，真让人伤心。考验长达四个月之久，但这时命运之神在他作出决定的那天来临以前，间接而又意外地作了安排。

当时，雨果在忙碌的生活中正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从一八五一年二月起，他采取的立场已不仅是反对政府，还反对路易-拿破仑本人。“我们投拿破仑的票并非因为他是拿破仑。我们投这个人的票，是因为他在政治犯监狱中已变得成熟，并为了穷苦阶级的利益写过几本好书……我们曾对他怀有期望。我们的希望落了空……”^②

他承认自己曾对共和国有过长期的犹豫不决。后来，因为看到共和国“被视为叛逆，连捆连绑的，还封住了嘴”，他便“趴伏在共和国面前”。有人对他说：“小心！你会和共和国一样的下场。”他答道：“那我更有理由这么做！共和党人，请敞开大门。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在说漂亮话，还是气话？在一方面来说也许是这样，可另一方面也是对“正派人”的憎恶，是临危不惧、神圣的愤怒。波旁宫门口传来刺刀碰撞的声音——议会在自杀。议会既然容忍一个由“马穆鲁克”组成的政府，就相当于把所有权力都对亲王拱手相让。议会知道，如果不能得到连选连任，这个冒险家会在途穷日暮中发起一场政变，于是议会竟然同意让他从唯一能保护议会的尚加尼埃手中夺去军队的指挥权。“这是朱庇特要他们灭亡……”议会早已是 *dementat*^③了

在总统周围，政变集团的头目们纷纷希望能采用暴力。路易-拿破仑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在一切时机都成熟以前，他不会去冒险。他必须有自己的警察局长——莫帕，有他自己的国防部长——圣阿尔诺，还有巴黎军区司令官——马南。在部署就绪之前，他还有谈判，因为他可能希望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修改宪法，让自己掌权十年，另外还有相当于一位君主的国家元首一年的俸禄。他的伯父是从这条路来过来的，而人们知道它是通往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dementat*，拉丁文，意为“土崩瓦解”。

帝国之路。然而，为了能修改宪法，这些阴谋家必须在议会中获得三分之二票数。所以不少的保王党人士对一八五二年抱着某种希冀。路易-拿破仑坚持要得到他那数以百万的金钱和几年的时间。梯也尔说：“一个铜板都不给，一天时间也没门儿。”无疑产生了决裂。

七月十七日，维克多因为进行斗争以反对修改宪法，而遭到右派们无法想象的辱骂。他们对这位伟大作家无所不为：大吵大闹，哄堂大笑，还打断他的讲话，等等。诚然，他既抨击了原则上的或是合法意义上的君主制，又攻击了波拿巴主义者所谓的“光荣的君主制。”

你们说它是光荣的君主制。啊！你们的光荣呢？拿给我们看一看！我倒是很乐意看看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的光荣……怎么说呢？因为曾有人^①打赢了马伦哥战役，还执过政，你们就想凭在萨托利^②取得的那些胜利上台执政了！……说什么呢？在奥古斯特^③之后又出现一个小奥古斯特。^④还说什么好呢？我们有过一个拿破仑大帝，于是也该再也有个小拿破仑……^⑤

在议会里，这是人们第一次敢于这么说。如此激烈而又合乎情理的言辞使那些害羞的同谋感到尴尬。而象蒙塔朗贝尔之流的那些君主主义者，正暗中倒向帝国一边。左派在鼓掌，右派在起哄。《通报》承认说这里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右派议员走到讲台打断演讲，并说：

“我们再也不要听下去了。讨厌的文学产生讨厌的政治。我们以法兰西语言和法兰西议会讲坛的名义提出抗议。把这些都送进圣马丁门剧院去罢，维克多·雨果先生！”

您看上去还知道我姓甚名谁”，雨果高声说道，“可我不知您尊姓大名？”

“波布孙。”^①

“那比我所期望的更好！”（一阵笑声）

修改宪法的事被否决掉了，而合法途径因此就行不通了，拿破仑的后代便铤而走险。要是成功了，他便会如马莱将军所说拥有这个法兰西，此刻的法兰西正对吵闹不休的议会感到厌倦。雨果因为站在绝对无望的共和国一边，便没把灾难放在心上。司法部极不公正地对《时事报》的编辑提出起诉。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被判处九个月的监禁，保尔·默里斯同他一样，奥古斯特·瓦格里则是判了六个月（夏尔·雨果已在狱中）。后来，《时事报》因遭查禁而更名为《人民掌权报》并重新出刊。维克多·雨果每天都要去巴黎裁判所监狱探望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朋友，陪他们喝监狱食堂里的劣质红

^① 指拿破仑。

^② 萨托利，位于凡尔赛南部的高地，设有军营。

^③ 奥古斯特（Auguste，前 63—后 14），古罗马皇帝。

^④ 小奥古斯特（Augustule），指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本名罗慕路斯（Romulus，475—476 在位）。他由其父亲扶持上台，借取罗马帝国开国皇帝的封号“奥古斯特”。罗马人出于辛辣的讽刺，将 Auguste 和 Romulus 合成 Augustule，正好是“奥古斯特”的小称。

^⑤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的演说，论修改宪法》（《言行录》，第 1 卷《流亡前》）。

——原注

^① 波布孙，保王党人，此姓氏近似法国“波旁”王族小称的谐音。

葡萄酒。这种命运将很快临到他身上。“尽头骷髅遍地，^②而光荣也在尽头。”他想到这儿便感觉一种苦涩的快乐。一方面，这种想法使他的良心摆脱了“非自愿地沦为奴隶的”悔恨；另一方面，很早以来他便在内心为自己安排了流亡的命运^③……有无数次，放逐的主题响彻了他生命的交响乐，时而凄凄切切，时而又近于自鸣得意。拉奥里被放逐，艾那尼、狄杰、弗雷德里克·巴布鲁斯^④被放逐，拿破仑大帝也被放逐——“不要放逐任何人呀！噢！流放有多肮脏！”——对芸芸众生来说的确如此，可对这位“沉思者”而言，难道流亡不是正如他所喜欢的那样，意味着自由、超脱、意味着问题得到某种气慨豪迈而有浪漫色彩的解决方式吗？

他需要在私生活中同样作出判断。情感的考验转而对朱丽叶有利。莱奥妮·多内因计谋没有得逞，已在狼狈中失势。朱丽叶的爱情更有戏剧性。她一次又一次地去扫墓，并以两个守护天使（蒂蒂娜和克莱尔）的名义发誓要永远忠贞不渝。朱丽叶偷偷地跑到奥弗涅塔楼街去看他，几乎就在那位妻子的身边与他亲热接吻。“我再也看不出你的错误，我只感到我的爱情。我不想明白我在你心目中是否是残缺的形象，但我知道在我的心你是完美无缺的……”^①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期间，他们重游秋天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在我心中撒满了由我的幻想留下来的片片枯叶。但我感到有股活力正从心田升起，只等你吹来充满生气的气息，鲜花就会盛开，果实结满枝头……”^②维克多为朱丽叶写下动人的诗句：

让眼泪里的希望，让黑暗中的光芒，
让黑夜之女黎明，让痛苦之子爱情，
你我经历过各自的哀伤，
——重新返回你的心灵……

最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她写了一封比得上朱莉·德·莱斯皮纳斯^①的短信。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

我的爱情如此真挚以致于无法留给自己丝毫的自尊心。我要在我发现幸福的地方拾起它。我日日夜夜在街头寻觅、乞求我的幸福。为了它我可以恭顺从命、苦作哀求，可是不达到目的我不肯罢休。我用心和手接受您大发慈悲给我的任何一点施舍。不管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我表示同情，我都会道声谢谢。我所骄傲、自豪的是，我爱您至深，胜过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旁人。我不自夸，但我认为自己在这桩事情上是成功了。能够为您而死就是我的理想……”^②

^② 骷髅地，《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

^③ 夏尔·博杜安：《维克多·雨果的精神分析》。——原注

^④ 弗雷德里克·巴布鲁斯：《城堡卫戍官》中的人物。

^①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静观集》，第2卷第24首。——原注

^① 朱莉·德·莱斯皮纳斯（1732—1776），法国著名贵妇人，其沙龙为文化界人士聚会之地。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莱奥妮·多内是不会讲出这些话的。最伟大的爱情将胜利地通过火的考验。命运又提前使这件事得以解决。

四 黑暗中的光芒

一个国家，倘若只寄希望于某个人来拯救，它是不可能长久统治的，即便是由这个人来拯救也一样；更何况，它根本就不值得去拯救。

邦雅曼·贡斯当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无法避免的一场政变终于到来。路易-拿破仑在他的一帮人的支持下极力想保住政权。他们并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某种主义，他们只想能永远地享受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借用武力来威胁议会，因为议会拒绝发给他们俸禄和延长他们的任期。他们拥有一支可调遣的军队；并且由忠于总统的指挥官指挥巴黎的驻军，这是经议会批准的。拥护君主政体的人不可能捍卫自由，因为一八五二年五月的选举让他们感到害怕。人民不可能捍卫自由，因为自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后，他们就已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关系破裂了。在这种情况下，阴谋分子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制裁，他们选在十二月二日动手，一来据国防部长圣阿尔诺的意见，他们要等全体议员都在巴黎时再动手，二来这天是奥斯特里茨战役和皇帝加冕礼的纪念日，对波拿巴分子们来说是个特别盛大的日子。

雨果正处于危险之中。他的两个儿子都关在狱中，为了救出心上人，忠贞的朱丽叶密切地注意着政变动向。十二月二日上午八时，已经睡醒了的雨果正待在床上写作。忽然仆人进来通报：“有位人民代表想见您。”“是谁？”“韦尔西尼先生。”“快请他进来。”韦尔西尼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他告诉雨果：议员们要到布朗什街七十号的科邦男爵夫人家集合，因为波旁宫已经在昨夜被包围了，由于杜潘社长的无能，办事人员也被抓走了。宣布武装政变的告示贴满了墙头。

正当雨果穿上衣服，打算出去，一个名叫拉尔的失业细木工从街上赶了过来。他是雨果的一个被保护者。他告诉雨果，人们对于那些告示毫无反应，都去上班了，听了布告前那些串通好了的人解释说“反动的多数派已经被赶走”人们都不屑地耸耸肩。了解了这些情况，雨果预测到“要打起来了。”于是他走进了妻子的房间，把情况向她说明清楚。正在床上看报纸的阿黛尔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她拥抱着他，“去干吧！”话中充满了勇气。面对着儿子的被捕入狱及政府当局的残暴，她依然是那么得勇敢。

布朗什街七十号的客厅里挤满了人，除雨果之外还有米歇尔（布尔日）、博丹^①、埃德加·基内^②等议员。首先发言的雨果告诉大家：一定要以牙还牙，立刻开展斗争。米歇尔却对此提出异意“现有情况已不同于1830年了。那时议会中的二百二十一名代表都在人民中享有信誉，现在却不是这样。因此要延长时间以便人民了解所发生的事。”象往常一样，雨果走上街头，用自己的眼睛去证实，一大群人挤在圣马丁门剧院门口。鼓声震天，走过来一长队步兵。一个认识他的工人让他出主意，他说：“把政变的布告撕掉，宣布宪法万岁。”“如果他们开枪呢？”“拿起武器。”“宪法万岁！”的高呼声响了他的回答。陪他的朋友害怕因此而引来拿破仑士兵的枪击，要求

^① 博丹（1811—1815），法国医生、政治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政变时死于街垒上。

^② 埃德加·基内（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

他保持冷静。

回到布朗什街，在向其他人说清情况后，他建议要向人民发表一项简洁的声明，仅十行字。内容由他口授“告人民书。路易-拿破仑撕毁了宪法。违背了誓言，他是人民的叛徒，他罪恶深重。如果人民愿意推翻他，走在起义队伍前列的将是共和派的议员。……”^①为躲避警察的监视，会议转到热马普堤岸街二号拉封家里继续进行。会上设立了一个由卡诺、^②弗洛特^③、于勒·法弗尔^④马迪埃·德·蒙若^⑤、米歇尔（布尔日）及雨果等左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有人想以“暴动委员会”来命名，雨果坚决反对，“路易·波拿巴才是制造叛乱的人，应该叫“抵抗委员会。”会后，雨果在街上遇到了正在寻找他的蒲鲁东^⑥。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蒲鲁东告诫他：“你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不明真象的人民是不会起来斗争的。”雨果谢绝了他的好意，不愿放弃自己的计划，认为第二天人民就会有所行动的，此时已是半夜了，他无处栖身。一个名叫埃罗埃勒里的年轻人把他领到家中，唤起已经睡了的妻子给他安排住宿。生性浪漫雨果即使是在危险境地中也没有丢掉他的浪漫情趣，他形容埃罗埃里太太“她很迷人。白皙的皮肤、金黄的秀发，虽然穿着睡衣，头发也有点乱，却依然光彩照人。一开始，她有点吃惊，但待人却很热情。”夜里，雨果就睡在沙发铺就的床上，因为床太短了，他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天刚亮，他便回家了。仆人伊西多尔惊喜地告诉他，就在昨天夜里，有人来抓他了。

十二月三日的街垒战中，博丹光荣地牺牲了，死前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为二十五个法郎而死的。”幸免的议员们通告说：博丹是为了祖国而牺牲的，他应该被安葬在先贤祠。事实告诉人们，这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作斗争的。巴士底广场上，雨果正在对一群军官和警察进行宣传、动员，一直陪伴着他的朱丽叶无不担忧地告诉他：“您会因此而牺牲的呀！”

大屠杀的那天是十二月四日，当局残酷地镇压了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的抗议行动。据称，巴黎有四百人被杀。雨果则认为有一千二，维埃尔·卡斯泰尔也认为远超出这个数字，至少有两千，但对当局新闻机构来说，谎报死亡人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正如那些极端分子们在白色恐怖时期所主张地那样：丢掉宽容与同情之心，作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要靠镇压反抗而统治整个世纪。在这危险时期，勇敢的朱丽叶依然紧紧伴随在雨果身边。在她美丽但已衰老的面容之下，有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她总是跟在雨果的身后，以便在危险时刻用自己的身体去挽救情人的生命。斗争中，她虽然常因工作而离开他，但很快，她就会又找到他。雨果在他的《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德鲁埃夫人我为她献出了一切，也牺牲了一切。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那段危险日子中，是她那伟大的牺牲精神使我得以活了下来……”^①八年之后（一

^① 维克多·雨果：《一件罪行的始末》——第一天：埋伏，第十六章。——原注

^② 卡诺（1801—1888），法国政治家。

^③ 弗洛特（1817—1360），法国海军军官及政治家。

^④ 于勒·法弗尔（1809—1880），法国政治家。

^⑤ 马迪埃·德·蒙若（1814—1892），法国律师及政治家。

^⑥ 蒲鲁东（1809—1865），法国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五六年手记》。欧仁·普拉内斯藏品。——原注

八六〇年），雨果把《历代传说集》一书献给朱丽叶，并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辞：

我之所以没被抓走、免遭枪杀，之所以现在还活在人间，都应当归功于朱丽叶·德鲁埃夫人。她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保护着我。她充满智慧、充满热情、充满勇气地照顾着我、为我寻找安全处所。洞察一切上帝会因此而善报她的，她小心而谨慎地在夜间一个人出现在巴黎的街道上，躲开哨兵和暗探，冒着遭枪击的危险寻找着我。并总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出现在我身边……虽然她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往事，但我想应该让别人记住她……

十二月六日，朱丽叶把他安排在纳瓦兰街二号萨拉赞·德·蒙费里耶家中。^③她是以前在莱梅村认识这极右派蒙费里耶一家的。雨果在他们家中隐藏了五天。安排好住宿之后，朱丽叶又送来了可口的晚餐及其它一些必需品。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雨果在给朱丽叶的信中写道：“我的朱丽叶，那些困难日子中，你的行为让我感激。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带来了爱情。每当我在危险的境遇中，经过漫长的一夜等待，听到你转动门上钥匙的声音，我便感到危险和黑暗消失了，光明来临了。啊！愿这些充满危险又令人感觉甜蜜的时刻永远驻留在我们心间。战斗之余，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毕生都会记着那个黑暗的小房间，那几幅古老的壁毯，那两张紧挨着的扶手椅；记得在一张桌子上就着你带来的冷食小鸡用餐时的情景；记得那些舒畅的交谈、你的抚爱、你的忧虑和你的忠诚。在你的面前，我的沉着、镇静让你感到吃惊，可是你知道吗？这种沉着、镇静是你给我的……^①

局势逼迫着雨果离开祖国。朱丽叶的朋友雅克·菲尔曼·朗万以去比利时吕待罗印刷厂办事的借口去警察局替他申请了一份护照。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雨果就这样离开了巴黎。现在他就持着这样一份护照“姓名：朗万（雅克·菲尔曼）。身份：书籍排字工。住址：巴黎守斋者街四号。年龄：四十八岁。身高：一米七〇。发色：灰白。眉毛：栗色。眼睛：栗色。胡须：灰白。下颌：圆形。脸部：椭圆。”他一幅工人打扮，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件黑色宽袖长外套。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人认出他来。虽然暴乱时有人曾抓过他，就连女儿小阿黛尔在给她的信中还后怕地忆起那个“可怕的要抓您的夜晚”，^②但有关当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宁可放他逃走。

病卧在床的维克多·雨果夫人没能直接参加战斗。她和女儿孤单地守在家中，一边应付着警察不断地上门查问，一边小心地保管着雨果留下的东西，并和被捕的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及奥古斯特·瓦克里保持着联系。在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瓦克里从监狱中通过一个送货的人给她捎来了亲笔信：

我们都很好，我们有胜利的信心。我们希望了解您的情况。两点钟了，一切情况我们都不清楚。您千万不要到外面去，待在我家或其它什么地方都行——如果有您丈夫的消息，只要用“我们都很好”暗示给我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② 参见《言行录》纪事，第2卷：《流亡中》。——原注

们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通信有可能会落到别人的手中。——我们只有官方报纸可看，上面的消息我们不敢相信。——希望您能经常来信，好让我们放心。同时，也请您放心，别为我们担心。永远忠实于您。

四点了。——……枪声很近，战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胜利在向人民招手。我们在狱中很安全，希望您也没事。——又进来了五十多个犯人和伤员。他们就住在书记室和囚室之间的走廊里。我很为您耽心，您千万不要出去。我们想了解您的近况，让送信的捎句话来。——忠于您的，A。

十二月十二日，维克多·雨果在给妻子的信中告知了他的联系地址“布鲁塞尔，朗万先生，留局自取。”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巴黎，奥弗涅塔楼街三十七号的里维耶尔太太”，其中的破绽很容易看出来。可愚蠢的巴黎裁判所却没有能看穿。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欣喜若狂的阿黛尔给维克多·雨果回信：“亲爱的朋友，我们高声欢呼。我刚收到一封多么美好的信啊！它是受到了上帝的祝福的……没有人来搜查我们，倒是拉弗里耶尔街被搜了一次，惊挠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你尽管放心，我会照管好你的东西，不让其他任何人去碰它……”^②“那个可怜的老太婆”是指莱奥妮·多内，阿黛尔一直在照顾着她。而单独和流亡的人待在布鲁塞尔的朱丽叶则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通过了火的考验。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雨果在给阿黛尔的信中写道：“苦难的一年已于今天结束了。虽然两个孩子还在狱中，我又在流亡途中，不过这也许也有点好处。经受了冰霜的农作物，会有更好的收成。感谢上帝，我现在很好。明天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我不能一一拥抱你们，但我会想着你们的，我的心时刻和你们在一起……在这里，和在巴黎一样，身边总是有许多朋友。今天早晨，我还和以前的议员、部长们待在一起……拥抱你们，我亲爱的朋友及亲爱的孩子们，我把全部的情思随信寄上。回信时，你只要在我寄的空白信封上写上‘波尔多，多内夫人，留局自取。’然后让人付邮就可以了……”^①

信中充满了信心，激励着其他的人们。“喜悦的果实总是长在痛苦的大树上”。从离开祖国的那天起，雨果就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在当时的法国，反动的统治者貌似强大，但诗人相信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无数苦难的岁月终将消失，
全世界胜利的人民将对影子，
说：“已经过去不再重来。”

^① 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未曾发表。——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第五章 流亡岁月

人到老年，会更加疯癫，也会更加智慧。

拉罗什福科

走向年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毕加索^①

^① 毕加索（1881—1973），著名西班牙画家。

一 见证者的怒火

“成功的喜悦最易导致失败”。流亡对雨果来说是一次打击，也是一次拯救。维克多·雨果是显赫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曾被生性多疑的老国王奉为贵宾，又被许多轻桃的女性崇拜者所追逐着。这一切的虚荣曾使他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救。女儿的死第一次拯救了他，使他产生出一种完全纯正的无私的痛苦。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又使他尝试着成为一名引导人民前进的诗人。然而这次尝试是失败的。事实证明他不能适应忙于应付党派间勾心斗角的政治生活。“有一种清高的孤独，是巨人和天才所必不可少的……”^①正是流亡的生活使他享有了这种清高的孤独。他需要用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感受来换取内心的安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这场突发暴乱让他有了机会，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流亡者”、复仇者及沉思者。“这时，我们的四周全是那些活着只为得到物质上的享乐的人。我们更尊敬那些为保存清白而身处异地的人。”^②他从心底里对自己的行为满意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给奥古斯特·瓦克里的信中他说：“刚刚经历的斗争让我明白了一个诗人所应担负的责任。人们终将会明白这样一条真理：正如只知享乐的人是懦夫，有智慧的人才是勇士。”^③

为了使自己的体验更加深刻，流亡中雨果一直过着一种清贫的日子。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化名为“菲尔曼·朗万”的雨果来到布鲁塞尔。在朱丽叶的关照下，她的朋友洛尔·吕特罗^④把他安排在一些简陋的旅店里，一开始是林堡旅社，后来又搬到堇菜街三十一号的绿门旅社。他在给阿黛尔的信中无不快乐而自豪地说：“我现在过着一种修道士似的清贫生活。我的床很小，屋子里没有生火，仅有两张草垫椅子。我每天只用三法郎五个苏……”^⑤现在我不怕再往下掉了，我居住的是社会的最底层……^⑥十二月十四日，雨果在布鲁塞尔海关的货棚下见到了刚来布鲁塞尔的朱丽叶。她带来了手稿。她知道，她的无私的牺牲精神消除了那位妻子的敌意，她的行为不再是一种罪恶：“我真得已经得到祝福，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了吗？我真得有了公开地为爱情而献身的权利了吗……”^①

然而，事实并不是她想象地那样。流亡者的身份使得伟大的雨果不能公开地和自己的情妇一起生活。朱丽叶只能悲哀而又无可奈何地住到位于亲王胡同的朋友吕特罗家中。但她理解他，“你如果为我做出无意义的牺牲，你会感到懊悔的，你决定了我的生死……我时刻挂念着的心上人啊，我保证再也不会做出让人非议的事情来……”^②她下决心只在雨果规定的那个狭小的范围内与他来往。“我只希望能作为你的朋友，给你勇士的勇气，母亲的关怀

^① 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2部第7卷第8章。——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④ 吕特罗是一位法国记者，布鲁塞尔的《复兴报》总编辑和一家印刷厂的厂主。——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⑥ 保尔·克洛代尔：《人质》，第三幕第二场。——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及一个死者似的全部的奉献……”^⑧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啊！

一到布鲁塞尔，朱丽叶就开始了替雨果誊抄文稿的工作。此时的雨果正处于一种神圣的悲愤之中，一股“见证者的怒火”使他激动，他要把这种悲愤，这种怒火用笔写出来。他要“弹响青铜的琴弦”，要成为法兰西愤怒的良心，要以历史的重任为第一己任。他决定要把发生的十二月二日的罪恶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后来写成《一件罪恶的始末》）。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写作工作。后来，大批陆续流亡到比利时的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他比邻而居的众议员韦尔西尼又是那场反政变的先驱者。他们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材料。十二月十九日，阿黛尔来到布鲁塞尔，接受了从巴黎用假名、假地址给他寄小册子和文件的任务。为躲债而来到布鲁塞尔的大仲马也接受了传递书信的责任。雨果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要节俭，常以破产的贫苦人自居，甚至还接受了比利时首相罗齐耶送的几件衬衫。他担心自己已被法国政府列入放逐人员的名单中，财产将被没收。事实上，不仅作家协会如期地向他支付版税，就连他在法兰西研究院的每年一千法郎的薪金也从没扣发过。政府可不愿给世人留下迫害一位伟大诗人的话柄。因此，阿黛尔才能顺利地三十万法郎的法国公债转交到他手上。谨慎而又精明的雨果很快就由这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成为比利时王家银行的股东。这是一家新开的银行。这一消息是由那位每天都来拜访他的布鲁塞尔市长夏尔·德·布鲁凯尔先生告诉他的。据这位市长先生透露：“雨果比他自己所说的要富得多。我知道，他是带着一笔钱上路的。”

然而，在给妻子的信中，雨果说：“我们很穷，又要好好地走完这条不知长短的危险之途。我可以穿着破烂不堪的旧鞋子、旧衣服，而对于你，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这一切都不再那么简单。你得时常忍受着贫穷，忍受着拮据到了顶点的痛苦。可是宽容的你却默默忍受着这些，并以此为幸福……”

①雨果的“吝啬”受到了人们的嘲笑，人们嘲笑他假装哭穷，嘲笑他每个月只给儿子二十五个法郎的零用，嘲笑他生活简陋。雨果对此不以为然，依旧过着节俭的生活。这是因为：第一，过去那段贫穷的岁月在他的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痕。他在成名之后，毅然放弃令他厌倦的贵族生活，重新住在年青时住过的陋室和蟠龙街的顶楼上。十二月底，他离开旅馆后，租了一间位于大广场十六号的小屋。屋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张粗布沙发，一桌、一镜，一只铁铸的火炉，外加六把椅子仅此而已。他住在那里，每天只吃一餐，这是因为他每个月只给自己一百法郎的生活费。时刻关心着他的朱丽叶从每月一百五十法郎的预算中省下钱来，每天让女仆苏珊娜送一杯巧克力，为他加强营养……第二，为了保证他死后全家人的生活，他必须留住资本，仅靠进项来过日子。因为他知道，家里的人是不可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等他卖了手稿后，他就不再会如此节俭了）……第三，他认为，如果能让那些比利时或英国的出版商了解到他一年只需一千二百法郎，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急切要求，也许，他会在谈生意时更占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真实的；雨果一直具有节俭的品质，他不喜欢乱花钱，而愿意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以便留个后路，生活平平安安。这原本也就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⑧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留在巴黎的阿黛尔显得很勇敢。比起丈夫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在政治上的功绩，后者更使她骄傲。每当朋友们来看她，想了解她与雨果的近况，并敬佩地谈起雨果在斗争中的勇敢表现，她总是很高兴。她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中这么说：“你让你的朋友们感到惊讶了。过去他们曾怀疑过你，他们说：‘雨果只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但在革命斗争中却不敢肯定他会是个勇敢的人。’现在，你的所作所为让他们为自己的怀疑而羞愧。你让他们大为满意……”^①和雨果一样，她也从崇高的革命理想中获取力量：“你的流亡，儿子和朋友的被捕都曾让我心痛，让我失去生活的信心。是革命的斗争使我得到安慰，消解了我的悲伤。它将与我永远地同在……”^②待在巴黎的她总是把革命形势的进展向雨果汇报，起到了很大作用。一段时间里，她竟然会愉快地想着：是她在引导着雨果的行动。

然而，更多时候，她的情报是不很客观的。她总是凭着主观感情来报告情况，她一会儿说现政权就要完蛋了，一会儿又称路易·拿破仑将进攻比利时，捉拿流亡者。她劝雨果到伦敦去住，因为她认为：“法国没有正直的勇敢的人，不会有人愿意救你……”^③这也是弗郎索瓦·维克多的意见。在狱中发出的那封信上，他极力劝他的父亲：“去英国吧，在那里，人们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你的那些参加过和平代表大会的英国朋友，还有科布登，^④必要时，他们会为你安排好一切……。”^⑤但考虑到其它一些情况，雨果不愿去伦敦。流亡在伦敦的路易·勃朗^⑥和比埃尔·勒鲁希望雨果能去伦敦，与他们合作办报，为了不失掉“目前孤独的处境”，也为了能保持“今天所拥有的纯洁”，雨果不愿与他们为伍。而且在伦敦他又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他提出可以考虑去会讲法语的英吉利海峡群岛。^⑦

一开始，当阿黛尔知道朱丽叶也在布鲁塞尔时，很生气。雨果对此却很坦然：“阿黛尔对默里斯说了蠢话。朱丽叶确实在布鲁塞尔。是她救了我，没有她，也许我早就会被捕入狱或被枪杀了。这一切你们以后会明白。她给我的是一种二十多年从未动摇过的忠诚，还有伟大的无私奉献和对一切逆境顺受的精神。我绝不欺骗你，即使在上帝面前，我也要说不，是她使我逃脱了死亡和终身流放的悲惨命运……”^⑧

阿黛尔原谅了他，心中却依然憎恨着朱丽叶。同时，阿黛尔还在照料着莱奥妮·多内。雨果在给阿黛尔的信中，为此表示感谢：“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心存谢意。请多多照料多内夫人，这是我的义务，我没理由不去履行。你对于她的体贴与关怀让我感动……”^⑨同时，雨果也和这位前比阿尔夫夫人保持通信联系，并满足了她的贴补要求。雨果在给她的信上说：“这些钱没问题，三笔阿歇特出版社的汇票，共计七千法郎，都已存入您的名下，用起来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③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④ 科布登（1804—1865），英国经济学家、工业家。

^⑤ 《言行录》纪事，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⑥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及政治家。

^⑦ 英吉利海峡南端的英属小群岛，与法国隔海相望，主要岛屿有泽西岛、根西岛。

^⑧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⑨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很方便。还有一千法郎，我也会很快交给您。我们之间不存在‘借’的问题。这些钱是我奉赠给您的，并十分荣幸地看到您收下了它。收到后请来信……”

^③这位漂亮的金发美人得到了比三个孩子的总数还要多的钱，她就不受节俭要求的约束。雨果对待本金，处理得很精明，在收入分配上却有点不公了。

阿黛尔保管着雨果的“各种不能外传的文件和事物”，防止好事者的多事。她已成为了雨果的秘密所有者。许多显示雨果不忠诚的私人信件充满了雨果房间里的床头柜，“多得连抽屉都关不上。”面对这些，阿黛尔唯一遗憾就是不能锁上抽屉。她给丈夫写信：“这件事得怪你。我不知道仆人是否看过并拿走了其中的一些信件。这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不过我希望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一个不显眼的抽屉……”^①

渐渐地，她开始为孩子们烦心起来了。小阿黛尔已经二十二岁，早该结婚了。然而讲究门第的上流社会早已将雨果一家视为异端分子，而拒之于门外了。痛苦万分的小阿黛尔只能在音乐和幻想中寻找安慰。雨果在给妻子的信中鼓励女儿：“让我的小黛黛知道，我不希望她为此事而伤心、憔悴。她应该相信，善良的人们终会得到好运的……”^②可是，雨果并不知道，小阿黛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圣伯夫先生在我们家中闲谈了好长时间。他说政治是虚假的东西，他不屑于参预到政治中去。可能过不久，他就会把德·萨尔旺迪先生写得关于泽西岛的文章寄过来让我们欣赏……”^③

一八五二年一月，刚刚被释放的胖夏尔就到了布鲁塞尔，与父亲住在一起。房子坐落在大广场二十七号，只有两间房。但四周的景致却不错，屋前是一座雕花的涂金鸽棚（一个门面就是一部杰作，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再远处，是市政厅的建筑，“建筑师们依据浪漫的想象而设计出的结构，给人赏心悦目之感……”^④夏尔·雨果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他总是做得少，睡得多，每月还要用掉一百法郎，令雨果大为生气，他的另一个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也在拿破仑亲王（文被人称作“普隆普隆”）的帮助下出了狱。“我们没有去求人家。”阿黛尔解释说。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拿破仑亲王这一家族是雨果一家的朋友，甚至热罗姆王在成为元老院议长之后还不顾异议，邀请阿黛尔参加他的招待会。阿黛尔说：“他是出于好心才这么做。他很爱我们，他希望能和我们继续友好下去。他希望人们互相友善，和他一样幸福，并能和他一起分享他的钱财……”^①

据阿黛尔自称，她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热情、温柔、伟大”的维尔曼不仅替他们在法兰西学院方面斡旋，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八日，阿黛尔在信中告诉雨果：“维尔曼说他敬慕你的伟大、勇敢、能为理想而敢于牺牲。但他一再强调，你有一个伟大的错误，那就是过于相信了人民的觉悟。我反驳他说，要拥有未来就必须相信人民。人民是未来的缔造者。不能单靠眼前所发生的事去否定

^③ 参见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布鲁塞尔》（《旅途》，第2卷）。——原注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人民的力量。不能把眼下的事同六月事件联系起来，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他临走时真诚地对我说：‘夫人，有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才好。作为一个老朋友我想能帮您点什么，但又怕会伤了您的自尊。您丈夫是匆忙出走的，一定没来得及替您们安排好日后的生活。关在狱中的两个孩子又都需要花钱。那么多痛苦的事已使您烦恼，您还得忍受生活的拮据，真令人无法想象。我想借给您二千五百法郎，请您务必收下，就算是帮我的忙，因为钱在我手里会很快花掉，不如让您和雨果还保存……’^②

对于这类帮助，阿黛尔是一例谢绝的。“我自尊得甚至有些无情，别人也许会说我不尽人情……”^③贝朗瑞也常来拜访她，就连那位自欧仁死后已被雨果遗忘了的阿贝尔·雨果也来关心她们。阿黛尔母女两人住在一间屋子里，用焦炭取暖，喝着牢房里用的劣质酒……^④这一切都是按照雨果生活节俭的要求去做的，走在街上，许多认识、不认识的行人都向她致敬，对阿黛尔来说，这足以补偿生活的清贫之苦了。

住在布鲁塞尔的维克多·雨果正在强烈激情的促使之下，努力地进行创作。他感到了一种身心的愉悦。四月，巴黎传来批准他回国的消息。他却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只有维克多·雨果有批准波拿巴先生回国的权利，波拿巴先生则无权干涉他的是否回国的行动。”五月间，他中断了《十二月二日事件始末》的写作，他的见证材料太少了。其实，他也可以就这样把这本没写完的书付之出版，可惜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与之合作。不愿招惹麻烦的比利时政府是不敢得罪强大的法国的。雨果很快完成了《小拿破仑》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工作。这是一本即兴的政治批评性小册子，是一份拉丁传统的指控书。包容了西塞罗的激情，塔西伦的气势和尤维纳利斯^⑤的诗情，诗人把诗歌的美溶入到这篇散文作品中，作品的情感基调跌宕起伏，奔放的激情抑制不住地要迸发出来。语气既有严厉的斥责成份，又有幽默讽刺的意味：

波拿巴先生，我知道良心对您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世上的善与恶对您来说也是新鲜的知识。您应当明白，撒谎不是善，恶就是背叛，就是谋杀。道理谁都明白，就是触怒了您这位大人先生……反对它、不准它、禁忌它的就是您——波拿巴先生，只有您才有权这样。您是一国之主，有八百万张选票为您遮掩罪恶，有一千二百万享乐资本，有包括了西布尔先生^⑥的元老院，有大批的军队、大炮和雕堡，还有无耻的奴仆特罗隆、^⑦巴罗什^⑧供您驱使。您独裁一切，您无所不能。但是，每一个被您欺压的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起来反对您，告诉您：“你无

^② 此信发表在《法兰西文学报》。——原注

^③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④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⑤ 尤维纳利斯（约55—约140），拉丁讽刺诗人。

^⑥ 西布尔（1792—1857），法国主教，一八四八年任巴黎大主教。

^⑦ 特罗隆（1795—1869），法国高等法官，法学家，一八五四年任元老院议长。

^⑧ 巴罗什（1802—1870），法国政治家，一八五〇年被路易·波拿巴任命为内政部长。

权这么做！”^③

为了加紧工作，雨果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一个流亡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工作使他感觉幸福，忘记了流亡者的苦痛。“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快乐而满足。”他知道，不幸的遭遇使他成为法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于勒·雅南大信中告诉他：“您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上帝……在人们心目中，您是复活了的耶稣，您是生命的象征。您虽然远离了您的人民，但却让人更全面地了解了您的伟大。现在，只缺少那种耶稣殉难的伟大了……三天前，圣马克·吉拉尔丹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开了一场讲座，在举一个有关修辞的例子中提了一下您的名字，立刻全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向这个伟大的名字而表示敬意……”^④雨果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中写道：“被放逐的是自由，而不是我；被流放的是法兰西，而不是我。”流亡期间，他与另外一些流亡者保持联系，如舍尔歇^⑤、吉拉尔丹及精通军事学的夏拉斯上校。埃采尔也是一位流亡者，他是共和派的积极分子，是作家，同时也是出版商，他与雨果关系很好，两人商议要组成一条作家和书商的联合阵线，以此为武器向拿破仑进攻。于勒·埃采尔一边负责着巴尔扎克、乔治·桑的作品出版工作。担任这条战线的技术指导是不成问题的。^①问题是这条战线应该建立在哪儿？比利时司法当局受到法国皇家警察的重大压力，不会允许他们组建这一战线。“布鲁塞尔不能建，我们就到泽西岛去……”^②

朱丽叶依然很少有机会见到雨果。她一边经常让苏珊娜送点“可口的小菜”去雨果那儿，一边不断地写着她的情书。她至今还牢记着每个周年纪念日。但她极力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安慰自己：“初恋的狂热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只剩下义务、怜悯和相互的尊重，又何必强求那些形式呢？”“丢掉那些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少女感情。”也许会更好些。“……人到了一定年龄，便不该再有那种细腻的感情，不应该再假装年轻了……”^③四十六岁的朱丽叶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出了老态和迟钝，她自知自己已不再年轻，便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雨果出于一种流亡的需要考虑，限制着两人的见面，同时，他却愿意和那些整日无所事事，只知探听的闲人见面。朱丽叶不禁怨恨他：“你就这样不经意地抛弃了我，那么残酷无情，那么不公平。你出于一种自尊的考虑，却不管我多么伤心……”^④到了布鲁塞尔，雨果越发注意自身的形象而不准她的接近。“不见你已经两个月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有八年了……”^⑤她不知道，他是否也限制与别的年轻的情妇见面，她告诉他：“你可以更狠心些，肉体上、精神上都不再忠于我……那些完全拥有你的日子已铭刻在心。但我也记得你以健康为借口而拒绝肉体接触的那一天，我知道，那时，你心

^③ 维克多·雨果：《小拿破仑》，第6卷。——原注

^④ 克莱芒·雅南：《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原注

^⑤ 舍尔歇（1804—1893），法国政治家。

^① 参见帕尔梅尼及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出版商埃采尔及其作家的故事》。——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⑤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中正藏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身影……”^①这位可怜的情妇只能以抄写《小拿破仑》、替雨果缝补袜子或眺望飘过天际的云彩来打发时间。

为了不让莱奥妮·多内看到他的近况，他极力阻止她到布鲁塞尔来。一八五二年一月，当他得知莱奥妮将到布鲁塞尔来，他立刻写信给妻子，寻求帮助。

他说：“她二十四日就要出发来布鲁塞尔，你马上去阻止她，她的到来只会给我增添麻烦。现在，我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人注意。我以刻苦努力的工作、检朴的生活赢得了别人的尊敬，这一点你也清楚……我不想破坏它……把这些向她说清楚，你要好好开导她，让着她点。她总是冒冒失失的，那么孩子气……信不必给她看。看后立刻付丙丁。请转告她，我会常给她写信的。不要让她一时冲动……”^②

已成为他的同盟者的阿黛尔写信告诉他：“请放心，我会阻止多内夫人出发的，我刚约了乌塞见面商议《旅行记》出版的事。^③戈蒂耶、乌塞还有其他两个人，他们共同负责《杂志》^④的工作。我尽力使多内夫人对艺术产生兴趣，并以此做为一种有效的解闷方式。你呢，最好能常给她写信，让她得到自尊心的满足。你应该在精神上与她多沟通沟通。在繁忙之中抽空写几句话也就可以了。亲爱的伟大朋友，尽请放心，一切有我注意着呢……”^⑤

对雨果来说，征服年轻女郎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的是如何能让她们有自知之明，少了她们，别人也一样地过日子。莱奥妮坚持要到布鲁塞尔来。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维克多·雨果又向妻子告急：“今天早晨又收到多内夫人的信，她说即使只待几天，她也一定要来……她还说会对你不辞而别。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去说服她……她的冲动会破坏一切。她的性子很暴躁，写信向她解释是行不通的。虽然我也曾单独给她写了信，那只不过是安慰她。你也知道，她什么话都爱对别人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在巴黎，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在布鲁塞尔，大家从不谈起巴黎的事，再说，我又与众人生活在一起……你要去阻止多内夫人的行动。她不顾夏尔在这里，坚持要来，你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她来了我只有走……你要拦住她，否则会坏事的……”^①

精明能干的维克多·雨果夫人成功地阻止了多内夫人的计划，让雨果大为感激：“我首先要对你说，你的高尚的行为让我敬佩。从你的来信中，我读到了尊严、力量、质朴、勇气、理智、公正和温情，真令我感动。你对政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二卷。——原注

^③ 指莱奥妮·多内写的《一位妇女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旅行记》一书（巴黎阿歇特出版社，一八五三年）。——原注

^④ 指《巴黎杂志》。《旅行记》一书自一八五二年起先在该杂志发表，随后才出版——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治问题的见解精辟而独到，涉及家庭事务，你又是一位贤妻良母……”^②阿黛尔在丈夫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中显示了她的才华。从一月到四月，雨果过着一种一层不变的生活。除了工作，他就是与一帮人一起去饭店吃客饭。这帮人是指大仲马、诺埃尔·帕菲、夏尔·雨果，有时还要加上埃德加·基内。大家都为吉拉尔丹担心，他太缺乏信念了。有时，他会发作起波拿巴主义，对雨果说：“我妻子和您一样革命，她也常骂当局为强盗。”迹象表明，他可能再一次投降，投降也是一种天性，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医生诺埃尔·盖诺·德·米西来到布鲁塞尔后，告诉雨果，王妃为他们之间的对立而难过：“什么？他怎么可能已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了呢？”雨果一方面回答说他对这位王妃极有好感并甚为尊敬，另一方面他又说：“作为共和国的一分子，我永远不可能与奥尔良家族有共同的未来。”对于共同的过去，他只字未提。

法国政府曾有一条法令，要对在国外违反出版法的法国公民施以罚款并没收财产的惩罚，情况很清楚，《小拿破仑》一发表，留在法国的家庭和财产便有了危险。于是雨果决定全家迁移，如果比利时政府愿意保护他，就把家安在布鲁塞尔，要是布鲁塞尔当局因他违反了攻击友好国家元首的禁令而赶他出境，他只好去泽西岛。一开始，雨果打算把他留在巴黎的那些心爱的家具运到泽西岛，那些可是他精心从旧货店挑选出来的，象威尼斯的玻璃制品、铜器和瓷盘等。阿黛尔劝阻了他，她说不打算长期住在国外。“我们要力求简便，能说走就走……我们已两次被赶出了家，还会有第三次的……没必要白费那么多钱，把家具运到泽西岛……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还记得吧，有一次我们竟用了十八辆车来搬运东西。现在，家具又比那次增加了……”

^①因此，她主张把奥弗涅塔楼街的租约出盘，把那些哥特式家具，那些让她头疼的旧东西，还有包括了《龙沙作品集》的藏书一起拍卖掉。他们就这样把那些不幸的年代留下的所有遗物，包括圣伯夫的纪念物在内统统简单而廉价地处理了。

这次拍卖由阿黛尔全权处理，她把需要拍卖的物品列出清单，登在报刊的广告上，把需要留下的家具堆上阁楼，锁也没锁，虽然里面存放的是一些私人信件。拍卖结束后，她一收齐钱就匆匆忙忙与多多和黛黛（夏尔早已去了父亲那儿）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天正是雨果一直在焦急而又幸福地盼望着的。他那精彩的即兴之作《小拿破仑》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版了。这本书很受大家欢迎。每天，都有一些象拉莫里西耶尔将军^①这样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人来到他这里，津津有味地凝听着他读《小拿破仑》。“他们能在仇恨中品尝到一种不可以言传的喜悦。”

对雨果来说，拍卖家具不仅不使他感到痛苦，相反，公开作出这样的举动，更为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增添了一层崇高的光辉。阿黛尔则在拍卖中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表面上，她是讨厌丈夫收集的那些破损的盆碟，可以因它们的廉价而讽刺他几句：“你一点也不识货，只会买一些旧布料和破损的瓷器……这是一桩最不合算的生意……”^②她似乎只为了证明，丈夫的节俭主张是错误的。其实，她所痛恨的是这些破烂货是雨果与朱丽叶一起从拉普街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① 参见帕特里斯·布塞尔及马德莱娜·杜布瓦：《维克多·雨果如何生活》。——原注

^① 拉莫里西耶尔（1806—1865），法国将军，亦在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购买的。拍卖一共才得了一万五千法郎，其中还有雨果的一些朋友用重金购买了他写字台上的用品。一本《法兰西学院字典》卖了二十六法郎，雨果的一枚印章卖了一百零一法郎，裁纸刀卖了二十四法郎。清单上列在第二十六号的《龙沙作品集》以一百二十法郎售出，由住在格拉蒙街六号的书商布莱佐小姐购得。随后，她又把它转卖给公共教育部长夏尔·吉罗，售价一百五十法郎。

当时，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于勒·雅南撰写的有关这次拍卖的文章：

作为一个热爱形式与色彩的诗人，这些财富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能用来填充拍卖清单上的空格，成为拍卖员报价的依据。然而，这些用来点缀的饰品确实能让您的房子棚壁生辉。现在一切就绪，墙上贴了拍卖广告，那些爱收藏的人手中握着拍卖目录，谁都可以从这里取走他们想得到的。您可以对这些珍奇物品表示好奇和喜爱。可是这样，人们就会把您当成一个纨绔子弟，当成一个没有后代的死人！……^①！

《新闻报》和泰奥菲尔·戈蒂耶^②都对这次拍卖进行了记录。为此雨果在给戈蒂耶的信中向她郑重地道谢：“亲爱的诗人，这次拍卖有了您的记录而不朽，它不再是一种不幸……”^③拍卖的那天晚上（一八五二年六月九日，星期三），雅南借着月光又一次来到位于奥弗涅塔楼的雨果家。他在给雨果的信中这样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屋子周围很安静！那颗属于您的明星，把它那清幽的光辉撒向您散步的小花园……那扇开启的窗前，您的女儿正默默地注视着这座明天就要离开的城市，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把一个静静的身影留在窗边。您的妻子和儿子正在那紧闭的窗后小声交谈着。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但话语平静而略带伤感。可以猜想，他们是在向这座印有父亲光辉业绩的家园做最后的告别……啊！以前没有人能预测，在斗争的岁月中，在丈夫取得的胜利之中，她赢得了王后才能有的人们的欢呼。现在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维克多·雨果夫人将离开我们去流亡……”^①

事情是早已决定好了的，七月二十五日，阿黛尔在雨果的催促之下离开了圣赫利尔（泽西岛）。雨果自己和夏尔也在一次流亡者聚餐会后于八月一日离开了布鲁塞尔。这样做，一来是趁着费代法令^②还没颁布，自己主动离境，二来是雨果不愿因《小拿破仑》一书给比利时政府增添麻烦。雅南特意到布鲁塞尔去当面送行。经过广场上的那间阴暗的店铺，穿过一道小门，沿着梯

^① 于勒·雅南：《戏剧文学史》，第4卷（此文发表在一八五二年六月七日《辩论日报》上）。——原注

^② 参见泰奥菲尔·戈蒂耶：《浪漫主义史》一书中“维克多·雨果家具拍卖记”章。还请看阿道尔夫·仲马的《此屋山售出》一诗，转引自克莱芒·雅南的《流亡中维克多·雨果》一书。——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① 参见克莱芒·雅南：《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原注

^② 费代法令，比利时司法部长夏尔·费代提出、并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法令，规定要对攻击外国元首的著作提出诉讼。

子，我来到这位这位法兰西贵族议员、这位护民官、这位金羊毛勋章获得者^③的小屋前，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他真正有权获得金羊毛勋章。他创作了《艾那尼》和《吕伊·布拉斯》象在他巴黎的家中一样，我随意地由打开着门中走进了小屋。他睡在地毯上，睡得很沉。我走进来的声音也没能惊醒他。我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位领导革命运动的领袖。打量着他那健壮的四肢、那宽阔而智慧的胸膛、那饱满的前额，还有那双魔术师般神奇的手……他呼吸平稳地安睡着，象个孩子。^④

只有问心无愧的人才能睡得如此安稳。

^③ 金羊毛勋章，一四二九年由勃艮第公爵所创设，现在是西班牙及奥地利两国的主要勋章。

二 泽西岛

泽西岛四周是温驯的海涛，包裹在美丽纯净的晴天里，呈现一派西西里岛的模样，被围在一片蔚蓝的海水中……

维克多·雨果

这是一八五二年八月的一个炎热夏日，维克多·雨果夫人带着女儿，在她忠实的朋友奥古斯·瓦克里的陪伴下，于泽西岛登了陆。在南安普敦，^①他们吃了第一顿的烤牛肉，印象差极了。对他们来说，圣赫利尔天气的炎热程度与圣赫勒拿岛^②是没什么两样的。两天后，在“金苹果”旅店里，他们见到了雨果和夏尔。这里的流亡者在地位上要低于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但人数挺多。他们与城里居民一起，在码头上向诗人欢呼，表示欢迎。阿黛尔明显感到雨果和夏尔都长胖了。尤其是雨果，他的变化很大。他精心设计自己，一改那个一头鬚发、风流迷人的上层社会人物形象，而故意不注意穿着，整个一苦力劳动者形象。历尽沧桑的面容、神情热烈而专注的眼睛，使人感觉他正在沉思。但不久，他又恢复了以往讲究实际的生活作风，重新快活起来。

随着熟悉程度的加深，他们越来越喜欢泽西岛这个地方了。在给夏拉斯上校的信中，雨果这样说：“泽西岛作为一个流放地，它实在太美丽了。以致，流亡也成了一种幸福。它座落在万顷碧波中，呈现着一种粗犷的使人悦目的风格。对我来说，真是一张宠大的床，它有八法里见方，而且草木葱茏，景色优美。我住的那间白色茅屋就位于海边。透过窗子，能够看到海对岸的法兰西。一个很好的预兆——太阳从我这里升起，我听说，我的那本小书已在法国露面了。它正一点点地敲打着波拿巴的心，可能会给他造成麻烦……在这里，我真倍受亲睐：圣马洛^③的海关人员、宪兵和密探人数增加了三倍之多。他们竟愚蠢到想用武力来阻止一本书的传人……”^④

被一片海水所环绕的小岛上，零星地分布着一座座洁净的房屋，美丽得如同一座花园。住在哪儿？成了全家人讨论的话题。按雨果的想法，应该住在离海近的地方；女儿则希望能住得离圣赫利尔近些；儿子夏尔则更喜欢荒芜、没人烟的小山坡。最后，大家还是顺从了 Paterfamilias^⑤雨果的意愿，住进了一幢名叫 MarineTerrace^⑥的单独房子，它正面对着大海。雨果形容它“象一座坟墓，方方正正的，显得很笨重，颜色是白的。”实际上，这是一幢漂亮的小别墅，附带着平台、花园以及菜园，一点也没坟墓的那种阴森气氛。朱丽叶乘坐另一艘邮船也来到了这里（她的到来为大家提供了方便，连阿黛尔也同意她来）。一开始，她住在客栈里，后来又搬到一座名叫“纳尔逊”大厅的乡村别墅里。这个名字气魄可不小。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朱丽叶·德鲁埃写信给维克多·雨果：“让我们拭目以待，是不是大海的景色比布鲁塞尔的大广场更能激发您的创作灵感。是不是我现在的这幢乡村别墅比

^① 南安普敦，英国港口，濒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

^② 圣赫勒拿岛，大西洋中的孤岛。拿破仑失败后被放逐于此，直至死亡。

^③ 圣马洛，法国西海岸小城，与泽西岛相对。

^④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收藏。——原注

^⑤ Paterfamilias，拉丁文，意为“一家之主”

^⑥ MarineTerrace，英语，意为“海景台”。

圣于贝尔胡同的房间更能吸引您的光顾……”^①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雨果在海景台的家中给夏拉斯上校写信：“激烈的战斗中，是您高喊的那句‘勇敢些！’鼓励着我，使我感到格外亲切。也使我忆起了过去我们一起为议院工作的那段美好时光……我总是想起在布鲁塞尔的那段日子，多么甜蜜的时光！友谊哪怕是在流亡中，依然是甜蜜的。现在，我失去了很多，没了晚上的聚会，少了共同的理想，还有不受拘束的闲聊。雨和雾把我住的这片田野与城市分成两极。我的面前只有咆哮的大海和微笑的上帝。我只能说：“够了！”^②

在这个小天地里，为了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开支，雨果必须出版些什么才行。他有一本编定好了的抒情诗集——《静观集》。主要写爱情、写死亡、写朱丽叶与莱奥波特蒂娜……但雨果和埃采尔又都认为，在政局动乱不安的时期，出版这样一本抒情诗集是不合时宜的。愤怒的年代里，最好还是保持住愤怒的情绪。《小拿破仑》一书用薄纸印刷了，通过各种渠道，或藏在衣服的衬里中，或放在拿破仑第三半身像的空洞里，一册册地流入了法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大仲马在都灵^③公开朗读它时，让听众“个个出神，情绪激动”。用英文出版名《Napoleon the Little》共印了七万册。还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名为《Napoleone l Pequeno》。全世界共印发了一百万册。事实证明：思想强于暴力。人们的愤怒不能用行为表现出来，雨果却用笔发泄了这种愤怒，人们看到了希望。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作家不能搁下愤怒的笔。这次他主要是进行诗歌创作。“这个混蛋只被烤了一面，我要接着烘烤他的另一面。”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人们总能见到这个用笔来发泄愤怒的诗人，正在向着罗泽尔山崖的方向上的沙滩、沙丘上慢慢地散着步。一个秋天，他在愤怒的激情促使之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有《土伦》、《黑夜》、《赎罪》等，还有《良心》、《基督和坟墓的初次相会》^④等。连同在巴黎抨击“正派人”时所作的诗，至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他已经完成了一千六百行。他的计划是三千行。诗中到处充满了讽刺和诅咒。流亡往往会使政治家变得拙劣，同时也使诗人更伟大。在这方面，但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雨果正是向但丁学习，用诗的形式把心中的愤懑渲泄得淋漓尽致。^⑤

在对《复仇者之歌》、《复仇女神》、《复仇诗集》、《惩罚》等几个名字的比较中，雨果最后选中，以《惩罚者》为那本声讨罪行的诗集的名称。“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部诗集，我感觉波拿巴的统治不会长久了，我得抓紧时间，帝国的建立只能使他灭亡的速度更快些，而与蒙蒂约^⑥的婚姻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收藏。——原注

^③ 都灵，意大利城市。

^④ 后两篇诗作属于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历代传说集》。

^⑤ 参见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平与作品》。——原注

^⑥ 蒙蒂约，西班牙贵族世家，此处指与欧也妮·德·蒙蒂约（1826—1920）于一八五三年结婚一事。

则彻底毁了他……我们没多长时间了，行动要再快些……”^④这虽然只是一种流亡者的感觉，但事实证明它是对的。一八五三年春天，雨果在完成了《事物的力量》、《皇袍》两部作品的创作外后，便开始了诗集的编定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这部诗集围绕着表现愤懑的感情这一主题，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笔调。可能，人们会把它同欧比涅^①的《惨景集》默尼佩^②的《讽刺诗》、塔西伦及尤维纳利斯的作品相提并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雨果在批评的力度、韵律的新颖、语言的优美、讽刺的尖锐及史诗般的气魄方面确实比他们要更好一些。《惩罚集》融合了讽刺诗的摧毁力量及史诗的吸引人的魅力，支配着人们的思绪由辉煌的过去走到黑暗的今天，再幻想那光明的未来。它的激烈程度令埃采尔感到不理解。雨果为自己辩解道：“沉睡的群众会对轻微的敲击声置若罔闻。我的大声呼喊也许会惊吓了那些有产者，但只要能唤醒人民，我不能顾及及其他……但丁、塔西伦、耶利米、^③大卫、^④以赛亚、^⑤不是都很激烈吗？……温和是胜利以后的事情……”^⑥

诗集所涉及的题材不多，总的来说，就是诗人所幻想的复仇故事。具体有：叔父与侄子、英雄与强盗的对比；政权当局走狗的可悲；践踏誓言的事件；对镇压革命的厌恶之情；妇女、儿童的惨遭杀戮；诗人期盼惩罚降临的预言；把皇帝及其帮凶投进苦役犯监狱的幻想；等等。诗人还善用技巧，常常把一些被人诅咒的名子，如马尼昂、莫尔尼、^①莫帕等巧妙地嵌在一句完美的诗句末尾的韵脚上，把他们投在节奏的监狱中，使其成为音响的囚徒，使读者在欣赏之余也感到吃惊。“只有雨果，才能得心应手地玩弄词藻，得到一种快乐。”^②诗集中的内容包括罗万象，有为那个四号夜晚被无辜杀害的孩子唱的哀歌，有模仿民歌《马尔波罗》曲调写成的《加冕礼》：“巴黎在哀伤；哦，痛苦！哦，不幸！”有对警钟的呼唤：“圣母院的大钟啊，今天响起他们的丧钟，明天，为我们把警钟敲得更响。”《一位保守派谈某个捣乱鬼》是一首尖锐的讽刺诗，史诗性的《赎罪》是对残酷的战争的描述，还有对光辉过去的缅怀：“哦，战旗飘扬的瓦格拉姆！哦，孕育着伏尔泰的地方！昨天的赫赫战功，是自由，是力量。”《皇袍》一诗中则对群蜂发出号召：

啊！你们用劳动创造了欢乐，
呼吸着来自天国的芳香，
就以此为生活的食粮。
十二月一日的事变赶走了你们。
你们偷来鲜花的浓香，
为人们酿造了甜甜的蜂蜜。

^④ 维克多·雨果：《惩罚集》纪事。——原注

^① 欧比涅（1552—1630），法国作家，《惨景集》为其在一六一六年所写的一部揭露性讽刺史诗。

^② 默尼佩（前三、四世纪），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以诗文间用的讽刺诗著名。

^③ 耶利米（前约 627—前 587 间有活动），犹太四大先知之一。

^④ 大卫（前约 1000—前 972），以色列国王，也是诗人和先知。

^⑤ 以赛亚，公元前八世纪犹太四大先知之首。

^⑥ 帕尔梅尼及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出版家埃采尔及其作家的故事》。——原注

^① 莫尔尼（1811—1865），法国政治家，拿破仑三世的同母异父兄弟，曾任内务大臣。

^② 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平与作品》。——原注

童贞女^③用露水酿成美酒，
你们娇美得象个新娘，
飞上山坡去看盛开的百合。
啊！你们停在金红的花瓣上，
蜜蜂，你们恰似光明的女儿，
快从这件皇袍上飞出来！

.....

追逐着，我们要把他刺痛，
让人民为胆怯而惭愧，
要狠狠地咬他，
戳瞎这个骗子的双眼，
所有的蜜蜂都来进攻他，
让他在你们的面前而害怕。^①

面对着自己所处的困境，诗人发出了这样的宣言：

我承受着流亡的刑法，哪怕是无期惩罚，
我不愿知道，也不愿去了解，
原说留下的人是否已经离去，
原来自称坚定的人是否已经投降。

哪怕只有一千个人，我也是其中一个！
哪怕只有一百个人，我也敢反抗暴君！
在仅剩的十个人中，我是第十个人！
如果仅有一人，我愿做唯一的那一个！

诗集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三年间的那个冬季完成的。一页页漂亮的字迹中充满了战斗的力量。雨果常常坐在岩石上，面对着大海波涛沉思，他的创作灵感前所未有的畅达。他用文字把愤怒的情绪表达出来，赋予了更高的意义。时间在他的创作中飞逝而过。可是，对于雨果夫人，这段流亡生活却并不令人满意。失去了往日她在巴黎过惯了的生活，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那一堆家务事。她打算把她的见闻记录下来，名字就叫《雨果夫人见证录》。应该说她的创作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自她与雨果认识起，她也在无形中受到那些有交往的文人熏陶，建立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她拥有许许多多材料，一本她父亲的手稿^①及一部雨果未曾发表，她曾帮助润色并誊写过的回忆录，她还能得到雨果的指点。然而，她却仍然感到困难：“我没办法写得更快些。我不是作家，光靠摘录事件是完不成创作的。一想到要自己去独立写成一本书，我就傻眼了……”^②

^③ 采密的工蜂为雌性，但不承担生育职能。

^① 维克多·雨果：《皇袍》（《惩罚集》，第5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最后的话》（《惩罚集》，第7卷）。——原注

^① 《比埃尔·富谢回忆录》。——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她在离开巴黎的时候，曾写信给莱奥妮·多内，劝说她搞些创作：“你要坚强些，试着写点东西吧！你要知道，在创作中，你会得到享福，获取力量和尊严……致以亲切的问候，友谊长存……”^③在泽西岛的那段日子里，她继续对莱奥妮表示着关心，不时向她透露“我们亲爱的流亡者”的近况。善谈的夏尔·雨果和奥古斯特·瓦克里以他们的大嗓门在泽西岛的法国人中很引人注目，爱好摄影的他们为雨果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照片，照片中的雨果显得有些冷峻，脸庞是痉挛而略带浮肿的。正如克洛代尔所说的那样：“威严、深沉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颗伟大而痛苦的心。看着照片，我感觉得到有种东西正透过这咄咄逼人的外表直视着我……”^①小阿黛则因爱情的无望而痛苦，总是埋着头，一副忧郁的表情，每天弹弹琴，幻想幻想虚假的爱情，忍受着这种与世隔绝生活的痛苦。

留在巴黎的弗朗索瓦-维克多迷上了一个漂亮的游艺场女演员，她名叫安娜伊丝·利耶维纳。为了供应她那无休止的挥霍，弗朗索瓦用完了他身上所有的钱。他的行为让雨果夫妇大伤脑筋，也受到众人的指责。雅南在信中责备他玷污了雨果的名字，小仲马则劝诫他：“真情的妓女只有到浪漫的戏剧中才能找到。”这句话倒好象是针对大仲马的《茶花女》而言的。为了挽救那堕入荒唐中的儿子，雨果夫人冒险回到了巴黎。她的到来，令她在巴黎的朋友们十分欣喜。雅南却在致夏尔·德·拉克勒泰尔的信中无不担忧地说：“维克多·雨果夫人的行为太大胆点了，让我们在欣喜之余，很为她的安全担心……”^②弗朗索瓦回到泽西岛后，他那美丽的情妇也随后跟来。最后，在被雨果描述的可怕的流亡生活惊吓之后，她才拿了钱去华沙了。她走了，痛哭一场的弗朗索瓦-维克罗也就渐渐淡忘了她，也象家中其他人那样，致力于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名为《泽西岛史》的作品。这样一来，雨果在海景台的这个家就象一座专门造书工厂一样。

离他们家很近的朱丽叶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考虑到利害关系，她只能远远地从窗口看着她的情人，看着他和妻子待在一起，而遵守着雨果给她定的规定——不同他讲话。看到雨果和他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夫人互相挽着，从她眼前经过，她有说不出的痛苦。自身的那些破烂衣衫又令她在雨果夫人的丝绸长袍裙面前自惭形秽。自幼生活在布列塔尼海边的她，对泽西岛并无厌倦之心，他只是不愿意整天一个人守着自己的情书而暗自伤神。她无不埋怨地对雨果说：“只要您同意，我们是可以外出散散步的，而不会象现在这样，我整天只能以拍照打发时间……”^①她妒嫉那些逃亡者，因为他们能和雨果待在一起：“这些讨厌的政客总是在这么一个美妙的天气里聚会，真搞不懂为什么？……”^②她不明白，雨果为什么要把阳光明媚的春日浪费在这些丑陋而愚蠢的流亡者身上。为什么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而不出来呼吸健康的空气。事实上，雨果把这些人当作朋友，当作主人，丝毫不愿怠慢他们。这些人是很难相处的，就连他们之间也不团结，那些因一八四九年事件而流亡的与那些因一八五一年事件而流亡的人互相不能相容。其中，一个

^③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比阿尔夫人》。——原注

^① 保尔·克洛代尔：《立场与建议》。——原注

^② 参见克莱芒·雅南：《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名叫比埃尔·勒鲁的人最惹人讨厌。他是个厚脸皮、爱预测未来的“专掏别人腰包派”的家伙。较长一段时间里，他冒充天才，扰乱了乔治·桑的生活。雨果戏谑他为“谄学家”。圣伯夫也批评他：“我认识的是一位人品高尚的勒鲁。从他变坏以后，我们就断绝了往来，虽然他出了名，而我只是个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③

雨果在为着流亡者的团结而努力。他在墓地上发表演说，接济穷人粮食，主持公共储金会的工作。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法国政府同意那些保证不再反对当局统治的人回国，并既往不究，有人因此而回国了。看到这一情况，雨果说：“对于这些承认‘听信谗言，误入歧途’的人，这些为回国而写保证书的人，我表示谅解和怜悯……”^①就连乔治·桑也这样劝说她的朋友埃采尔：“那些因考虑到对家人的责任和感情而甘愿被责骂的人，比起那些认为办点手续便丧失了人格的人来说，也许更有值得赞同的地方……”^②雨果全家毫不为之所动，即使危险依然存在。夏尔·雨果要购买照像器材，就在他秘密去卡昂^③的途中被一名警官盯上，行李也被搜查。泽西岛上也布满了法国当局的密探，稍有一点反对意见，就会引起盯踪。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诗人又开始了《新惩罚集》的创作。全家人或作品、或写作，都在痛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在法国境内，新政权似乎已经开始稳定。雨果却依然坚定他的信念：

看这大理石执政，他的名字叫庞培。
端立在柱座上，意气飞扬地持着剑，
象个身披金袍的幽灵，目光炯炯，
站在罗马元老院的门槛上凝想。
他在等待着，布鲁图斯！上帝最公平！
这是在很久以前，恺撒打败了庞培，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凯旋而归，
却不料坟墓中庞培在等待着。
不祥的罗马元老院中，
雕像已经给尸体定下了约会。

^③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言行录》纪事，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② 参见帕尔梅尼及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出版家埃采尔及其作家的故事》。——原注

^③ 卡昂，法国西部城市。

^④ 庞培和恺撒都是古罗马执政。两将争雄，庞培失败后逃至埃及被杀。恺撒即将在元老院被宣布为罗马国王时，又被布鲁图斯用匕首刺死。

^① 维克多·雨果：《新惩罚集》——《惩罚集》补遗。——原注

三 显灵的转桌和招魂的亡灵

苍白而孤独的我，眼睁睁看着裹尸布似的“无穷”裹住了我幽灵般的生活。

维克多·雨果

一八五三年九月，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的十天拜访给雨果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她还是一个年轻女郎时，与雨果在夏尔·诺迪耶的沙龙里相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在雨果流亡在外期间，忠实的德尔菲娜一直和他通信联系，把她所反对的小波拿巴斥责为“布斯特拉巴”。

一八五三年四月六日，她在信中告诉雨果：“您对那位漂亮的欧仁尼还有印象吗？您曾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同她交谈过，就在我的家中。现在，她与布斯特拉巴结婚了……这真委屈了这位可爱的姑娘，奇怪的是，她在读了您的那本书^①后竟然还同意嫁给他。那本书是她偷看的。如果是我，看了这本书，我就得重新考虑了……”^②

见面的喜悦之后，雨果感觉她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那患了两年癌症的好友刚刚去世。这对她有很大影响。她一身黑衣，更突出脸色的苍白。似乎对有关死亡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她带来了召魂术、显灵的转桌、召唤亡灵等流行于巴黎和欧洲的法术。

对于这种法术，雨果在理智上并不相信。但天性使得他对此又有些半信半疑。他总爱在头脑中出现一些神秘的想象，甚至还会产生幻觉，就象他在《死囚末日记》中描写的那样。他相信，每个思想家都能在夜色中看到一些神秘的东西。他自己每当在夜间听到墙壁敲响的声音，便总是把它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联系起来。例如在莱奥波特蒂娜出事的时候，毫不知情的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郁。克洛代尔就说，他常常处于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③情绪之中。他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他也相信灵魂轮回之说，相信存在一个从无生命的事物到上帝、从物质到理想之间的升华过程。他认为有无形的生命存在，并给人们一种它们在空气中飘浮的感觉……精神上所受到的流亡的打击，铭刻在心的莱奥波特蒂娜的身影，及当地关于魂灵的传闻，都让他不得不相信德尔菲娜的法术。人们传说，“白衣夫人”经常在暴风雨之夜出入于“海景台”。屋外回荡者响亮的怒号声：

深夜里，
狂风中的森林发出巨响，
山上那可怕的石屋在默默凝想；
凄迷的夜里，石屋成了幽灵，
惨淡的月光下，巨大的怪物

^① 指《小拿破仑》。——原注

^② 参见《言行录》纪事，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③ 保尔·克洛代尔：《立场与建议》。——原注

正从石洞里露出凶光。^②

第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便准备把灵桌招魂地试验表演给大家看，雨果却对此表示反对。用了一张四条腿的桌子没有试验成功。德尔菲娜解释说，要用那种独脚脚底分为三支的小圆桌。可是，第二天当 she 从圣赫利尔市场上购得这种小圆桌继续做时，仍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五天都是这样。受到别人嘲笑的德尔菲娜十分生气，她告诉大家，亡灵是否出现只有他们自己能决定。这就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了。并且，没有主人的参加，这可能也是他们不愿出来的原因。为了不扫大家的兴，雨果不太情愿地来到试验现场。谁知，他一到来，桌子便在喀啦一声中抖动起来。“有谁在吗？”德尔菲娜开始了询问，桌子回答：“有。”“谁？”“莱奥波特蒂娜。”桌子的回答吓坏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阿黛尔开始哭泣，雨果也激动不已。人们整整询问了这个幽灵一夜。瓦克里在他的作品中记录了这次试验的最后情景：“最后，在她的‘别了’声中，桌子停止了抖动……”^①事情的发展让雨果激动，他盯着那无形的幽灵，想发现什么：

我们在这凄惨的空寂中窥伺声息，
又在静听黑暗中游来游荡去的呼吸，
浓影重重为之轻轻发抖；
我们在不在底的黑夜里迷失了方向，
又不时地看到有样子可怕的光亮，
把永恒的大窗通体照透。^②

从这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雨果一家便常招来魂灵询问。雨果夫人对此深信不疑：“好长时间了，我一直都在与那些死去的亡灵交谈。灵桌证明，这并不是我的错觉……”^①除了雨果一家，勒弗洛将军、驼背的埃内·德·克斯勒、以及匈牙利人泰莱基等一些流亡于此的人都参加过晚上的招魂试验，他们招来了各种亡灵，其中有：莫里哀、莎士比亚、阿那克里翁、但丁、拉辛、马拉、夏洛特·科尔代、^②拉蒂德、^③穆罕默德、基督耶稣、柏拉图、以赛亚……后来，竟然连昂德罗克莱斯^④的狮子、挪亚方舟里幸存的鸽子、巴兰^⑤的母驴……等一些动物的幽灵也出现了。象“墓冢之魂”、“白衣夫人”……

^② 维克多·雨果：《泽西岛》（《精神四风集》，第3卷，第14首）。——原注

^① 奥古斯特·瓦克里：《历史的花絮》。——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站在无穷的边缘》第14首（《静观集》，第6卷）。——原注

^③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④ 夏洛特·科尔代（1768—1793），法国贵族之女，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刺杀当时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马拉，数日后即为革命法庭处决。

^⑤ 拉蒂德（1752—1805，法国冒险家，因被控谋害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被囚狱中三十五年，法国大革命后获释。

^⑥ 昂德罗克莱斯（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奴隶，因从主人家逃路被送去喂野兽。他饲养过的狮子认出了他，便在他身边躺下保护他。

^⑦ 巴兰，《圣经》人物。摩押国王要他诅咒以色列。耶和华命一天天使剑阻其道。他骑的母驴受惊不肯前行，巴兰受到感召，反而为以色列祝福。

等一些不知道的幽灵也曾出现过。更奇特的是，有时还会出现“小说”、“戏剧”、“评论”、“构思”等之类似乎只有文学家才能具有的一些概念的幽灵。而且，这些幽灵都能很快地诵出明显模仿雨果风格的诗作来。幽灵的出现也带来了些奇怪的事。有时，“白衣夫人”说她凌晨三点要来拜访，于是三点钟时，便会响起门铃声。大家都知道这次拜访，是没有谁敢去拉铃的。还有一次，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晚上从屋外回来，空荡荡的客厅里，一个烛台也没有，却灯火通明的。小别墅里还常常有凄厉而奇怪的叫声。在事实面前，雨果开始相信了。他亲自来招魂了。夏尔和雨果夫人坐在桌边，小阿黛尔在一边替父亲记录，雨果告诉埃斯库罗斯的幽灵：“我们都是对这类神秘事物有着极大兴趣的人。”埃斯库罗斯则用诗人自己的风格的诗句来回答着他的询问。雨果还问莫里哀的幽灵：

你们的衣服是否和我们不同？
在天上路易十四是否听命于你？
弗朗索瓦一世成为特里布莱的臣民？
克雷苏斯^①跟随在伊索身边？
“墓冢之魂”代替了莫里哀的幽灵回答他：
天国里不以衣服区分贵贱，
弗朗索瓦一世不会做谁的臣民，
地狱里不需要化了妆的小丑，
管理戏装的也不会成为地狱主宰。^②

这些幽灵似乎具有和维克多·雨果相同的智慧与才华。这实在令人费解。这些幽灵通过夏尔所传达的思想竟与雨果和奥古斯特·瓦克里不谋而合，瓦克里无意识中就模仿了雨果，两人风格极为相似，都是诗人，都能即兴赋诗，这倒也不足为怪。凡是有雨果在，安德列·谢尼耶就模仿起艾那尼的说话方式，“评论之神”也会发表雨果式的评论。不过，这一点雨果倒是没能意识到。这些由他向幽灵们诵读的诗作从没有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出现。他还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只有那个名叫艾伯特·平逊年轻英国军官的现现，才能让拜伦的幽灵用英语同人交谈，才能抒展开小阿黛尔那紧锁的眉头。

只有朱丽叶·德鲁埃没有参加这种招魂试验，她没有住在这座鬼气冲天的屋子里，她也对这种把戏不感兴趣：“我认为，做这种把戏只能是浪费时间，使人丧失理智……加入一点虚假，便成了一种亵渎宗教的行为……”^①她不无讽刺地说：“我可没什么能招来幽灵的神桌，倒不如你能安静下来，读一读现成的文章好了。你想，我也可以成为但丁、成为伊索、成为莎士比亚。你们所招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罢了。很久以前，这种招魂把戏就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地中海地区了。现在，我要轻轻地把你从迷幻中唤醒……”^②

然而，雨果对此却信以为真。他对幽灵们能用他的语言阐述他的思想感

^① 克雷苏斯，公元前六世纪吕底亚国王，相传古希腊寓言诗人伊索曾投靠过他。

^② 参见克洛迪尤斯·格里耶：《招魂者维克多·雨果》。——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到有点吃惊，他意识不到这是他自己一身两分的原因。多次的召魂成功引起了雨果性情变化。他相信之所以能在泽西岛的这张桌子上召来这么多亡灵是有一定理由的。“他相信，他的思想得到了上帝的赞许。他让瓦克里给他拍了张照。照片上，他微合双眼，一副神往的表情。于是他在照片上题了几个字：‘维克多·雨果正谛听着来自天国的声音’……”^③

幸亏雨果有着极强的表现能力，有着健康的身体，否则整日处于这样一种迷信的精神状态，他是会受不住的。而且，他在散步（les mille passus post prandium）、^④骑马、洗海水浴及夜跑等消遣的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精力。这在别人，一定精神失常，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超常的健康。“超出常人用脑的限度，他还能有剩余的脑力，而不会精神失常……”^①一边是相信那些形而上的幻景，另一方面又不曾脱离现实。他可以夜里在与幽灵门对话，白天却提笔把邻居的鹅群毁坏了他园子里有菜豆的事讲给埃米尔·德夏内尔^②听，或在信中精明地与出版商讨论合同中的话语。

他一面极具理智，另一面却对亡灵信以为真。当亡灵们告诉他，他是上帝派来引导人们前进的麻葛^③后，他就当然地以“先知先觉应有的架势……”^④而自居了。他还听从了“墓冢之魂”的劝告，放弃了有关宇宙起源诗篇的创作，主要出版一些能让人民直接了解他思想的作品。

这种召魂活动一直持续了两年。一八五五年，其中一位参与者于勒·阿利克斯突然发疯了，引起了其他参与者的不安，联想起欧仁的死，阿黛尔很为家中成员，特别是爱沉思的女儿及丈夫担忧。每当雨果谈起夜间鬼魂的敲门声和出现，她都会责怪他：“你整日里就记得这些亡灵的出现！”她的责怪使雨果觉出了自己的荒唐。他不再搞召魂把戏了，亡灵再也没被召唤了，桌子也恢复了平静。

^③ 保尔·贝雷：《评一八五九年的〈历代传说集〉》，法兰西文豪丛书版引言。——原注

^④ les mille passus post prandium，拉丁文，意为“饭后千步”。

^① 保尔·贝雷：《评一八五九年的〈历代传说集〉》，法兰西文豪丛书版引言。——原注

^② 埃米尔·德夏内尔（1819—1904，法国作家。

^③ 麻葛，原为古代波斯拜火教的祭司，在雨果的语言中，带引导人民前进的思想家。《静观集》中有一首长诗，题为《麻葛》。

^④ 德尼·索拉：《维克多·雨果与人民之神》。——原注

四 百兽、草木和岩石

泛神论对人具有诱惑力；只有了解了它，才能最终战胜它。

维克多·雨果

从有在创作中才能得到幸福。生活的不幸使诗人被拒之于上流社会的门外，但诗人却拥有了完全的自己。创作时候，雨果有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觉。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少了法兰西学院那烦人的会议，少了议会无味的争辩，更少了花费他时间和精力的人。很轻松地，他就在泽西岛上完成了《静观集》第二册。这部诗集中有致女儿（《献给我女儿的诗》）和朱丽叶的优秀抒情作品。更主要的是些阐述哲理的诗篇。他在法尔杜埃石屋前的午夜沉思中，在大海汹涌的波浪声中悟出了他思想的真谛。

他的作品中，真实的现实景象的描绘中夹杂着出现那些有着模糊不定的形体的幻想。他的语言很混乱。“一种无法描述的怪物……挤成一团的人、兽以及海蛇悄无声息……”在描绘这个世界时，他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惊愕的”、“黄褐色的”、“凶险的”、“苍白的”、“阴森的”、“畸形的”、“神奇的”、“青灰色的”、“惶恐的”、“黑暗的”、“幽灵般的”等等，他从那些幽灵身上，看到了早已消失了的城市的城墙，覆灭了军队的队伍；目光向前推进，是远古时期的巨兽和森，是《圣经》上所描绘的，退去洪水满是泥泞的大地。更前，是天地初开时的星辰，是混沌中的太阳、是创造世界的上帝。^①

生与死的问题一直缠绕着雨果。他相信灵魂不会死亡。他认为，如果人一死便什么都没了，那么人活着也就失去了他的意义。真是这样，那么拿破仑三世与维克多·雨果就会同样因死亡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恶人的灵魂就是为了承担恶人在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应受的惩罚，自由的灵魂才是永生的灵魂。他把生命与梦相提并论。认为生命就象是做梦。一个个的梦后，人依然是人；一次次的生命之后，永远不变的是“我”的存在。人死后，“我”不过是以亡灵的形式出现罢了。

一八四四年之后，雨果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极力想寻找一种能包容这些内容的理论。理论的基础就是秘术，特别是从怪诞的亚历山大·韦伊先那儿了解到的，关于犹太人对《圣经·旧约》所作的传统解释，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以对恶所做的解释上，《佐哈尔》^②一书中的原话变成了哲学家雨果的话。^③如果上帝就是无穷的‘我’，如果上帝就是一切，那他为什么又制造出一个残缺的世界来呢？对于这个问题，雨果在《静观集》的那首《黑暗的大口在说话》诗中的回答也和《佐哈尔》上的话极为相似，上帝为了使这个世界与它区别开来，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他必须让它有所残缺：

上帝创造了伟大的人类。

上帝赋予人类开朗、天真、

^① 他自己开列的清单更为完整。见《碎石集》。——原注

^② 《佐哈尔》，又称《光辉之书》，写成于十二世纪的一部犹太人秘传之作，解释《圣经》摩西五书，其重要性与《犹太教法典》并列，对犹太宗教思想具有很大影响。

^③ 参见德尼·索拉：《维克多·雨果与人民之神》。——原注

可爱、美丽的特征，
上帝却又让它失却完美。

否则，人类就会与上帝处于同一位置，
人如果是完美的，并一直完美下去，
就会与上帝区别不清了。
人类如果明白了一切事理，
就会成为上帝，而不可能存在人类。
人类是上帝思考和创作的产物，
他一定要不完美，才能存在。
这是一个深刻的道理。^①

.....

恶的现实表现就是物质。上帝与物质同时存在于一个生灵身上。也就是说每个生灵身上都有上帝和恶的存在。恶也是善的源头。上帝使造物不完善以示区别，正是这种不完善造成了人类的自由。上帝不能永远地处罚着自己所创造的恶。“面罩掩盖下的依然是面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魔鬼也是上帝，生灵总是在由石头到草木，到动物，到人、到天使，最后才是上帝。“这个阶梯的起点就在不完善的世界上”，在黑暗的深渊中。在这个深渊里“黑色的太阳散发着黑夜的光芒，”由魔鬼到天使，这个阶梯的终点是无穷中的上帝。特质附着在理想之上，“融合了灵性和兽性使天使成为色鬼。”这种两重性质的色欲表现在人身上，既是一种兽性的体现，又是一种神圣的欢乐，爱情便由此而诞生。

生灵的面前有一张连续不断的阶梯，每个生灵都存在不等量的灵魂。就连动物、植物，以至于石头也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上帝惩罚人类，赋予我们以恶的灵魂，一旦恶的灵魂占了上峰，我们便会向万恶的深渊堕落。负担的轻重决定着堕落速度的快慢，上帝还罚有罪的人改变形态：“蒂贝^①成了岩百，塞让^②变为毒蛇……——囚禁在陡峰上的宁录^③成了一只会嚎叫的狼，而死了的弗丽内则变为了癞哈蟆……”

百兽、草木和岩石，
都是仅有生命的怪物，
思想只有人类才具有。^④

.....

人则处在这一阶梯的中间，天使可以堕落为人，动物也可以得救而为人。“被惩罚的天使与被宽恕的怪物”混迹在人之中，因此才有这种可能，有时人会发出野兽的叫声，有时人又会展露他天使的翅膀。世上的一切，包括了

^① 维克多·雨果：《黑暗的大口在说话》（《静观集》，第6卷）。——原注

^② 蒂贝（又译提比利乌斯，前42年—37年），罗马以暴虐闻名的皇帝。

^③ 塞让（约前20年—31年），蒂贝之宠臣。

^④ 宁录，《圣经》人物，相传为古代两河流域尼尼微城奠基者之子。

^⑤ 维克多·雨果：《黑暗的大口在说话》（《静观集》，第6卷）。——原注

人、动物和石头，都应该受到同情，“犯人值得怜悯，铁门更值得怜悯。”要恶心的癞蛤蟆，为肮脏的蜘蛛，为蠕动的虫子而哭泣。他们都在向上帝赎罪，最终也都会被上帝宽恕。

不要失望，不幸的生灵”

不存在无尽的悲哀、无望的疾病，

地狱也不会永恒！

雨果就以这种世界的突变构成了他宗教思想的基本内容。一瞬间，上帝便可以拯救出地狱中的灵魂，赞扬屈辱之中的生灵。雨果本人由可怜的青年时代到受众人仰慕的转变过程就很有戏剧性。强大的能力使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令他一直很乐观。他坚信一民一定会打败篡权者，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因为他是雨果！

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间，雨果一直处在狂热的创作激情中。他完成了《静观集》中宗教诗的创作，同时，还写完了神学长诗《撒旦末日集》、《上帝集》两篇的大部分创作工作。他超越了宗教、帝国、以及时空概念，是继但丁、弥尔顿之后，第三位能有如此开阔视野的诗人。《撒旦末日集》是写撒旦由天使变为魔鬼的覆灭过程，同时还有优美的诗句描绘了耶稣的受难情况。在《上帝集》那首长诗中，诗人则表现了他那超越星辰、世纪与宗教的思想，六种景象则喻示着“这令人眩晕之音节”^②，对“上帝存在”问题，他用六种景象代表六种回答：无神论即不存在上帝；摩尼教认为上帝是两重的；摩西法典主张上帝是唯一的；基督教宣扬三位一体的上帝，唯理论的回答是人就是上帝，诗人自己则承认上帝是无法形容的：

他看着，这已足够。“看见”就已够崇高。

他只看一眼深渊，一个世界就造好了。

这始终存在着的存在能看到一切，

无始无终地始终创造着一切世界。^①

……

雨果认为，人的有限的智慧局限着人们去理解，去认识这个不可知的上帝。“这扇门不是愚昧的钥匙所能打开的。”^②掀起一角的面纱，渴望一睹上帝丰彩的人必将暴死。雨果认为，人没有必要去看见、去理解上帝，只要相信他的存在就可以了。能与之相见，这是冥冥之中的缘份。“希望张大着眼睛比代数看得更清……”^③

作为一个虔诚信奉上帝的人，雨果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怀疑论者。他认为，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中必定包括了怀疑的自由。“怀疑使人更自由，自由则使人更伟大”。如果人类洞晰一切，人类也就不再存在了。雨果没有否认智力的作用，聪明而现实的他是相信科学的，但他只认为在掌握一些明确事物的规律上智力确实有用，但对于“无限”，智力却无能为力了。“思维

^① 维克多·雨果：《黑暗的大口在说话》（《静观集》，第6卷）。——原注

^② 指 Dieu，即“上帝”。

^③ 维克多·雨果：《光明》（《上帝集》，第2卷，第8首）。——原注

^④ 参见亨利·吉伊曼：《雨果及其〈上帝集〉一诗》。此文载《欧罗巴》杂志一九五二年二、三月专号。——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兽类的愤怒》，第2首：《纵览》（《驴子集》）。——原注

时必须讲逻辑，但如果用逻辑去思维则收效不大，就象用几何学去画风景一样……”^④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雨果能“把清楚的东西表述得更清楚，把模糊的东西也表述得更含糊……”^①

一八五五年以后，两部神学长诗的创作进展很快，可是“墓冢之魂”却让他不要急着发表，这一年发生的一次事变也逼着他离开了泽西岛，创作不得不中断下来。

^④ 维克多·雨果：《精神》，1：《碎石——《人生附言》。——原注

^① 夏尔·波德莱尔：《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艺术》，19：《对我某些同时代人的感想》）。——原注

五 回忆与沉思

静观是在痛苦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之后的。

阿兰

因政治原因而流亡的人总是生活在危险之中，他并没有被接受，人家只是允许他暂住，不会对他提供可靠的保护。很可能，这些流亡者就会成为寄居国用来向原来所在国表示友好的牺牲品，泽西岛当局向来就讨厌这群法国人的多嘴多舌，讨厌这位周旋于妻子和情妇之间的诗人，更讨厌他们对帕默斯顿勋爵^①的斥责。雨果之所以惹怒当局，是因为有一次他为根西岛上的一次死刑抱了不平。他本来就反对采取死刑的处罚，那次无能的刽子手竟然在执行死刑时用了好长时间。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雨果的反对是正确的，在当局看来也是错误的。于是，雨果便在信中嘲讽了帕默斯顿勋爵。他说：“恭喜您了，先生，您绞死了那个人。这很好，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我曾与您共进晚餐。这件事我一直清楚地记得，最引我注意的，是您结领带的方式。别人告诉我，您打领带的方式是很有名气的。现在，我发现您打起别人的领带也很有艺术……”^②

按照英国绅士的标准，我实在 shocking, excentric, improper^③。我不会打领带，只在街角的理发店里刮胡须。如果是十七世纪的巴利亚多利德^④，我可能还象个西班牙贵族；现在，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我只能算个工匠了。

（这在英国是最下等的）。我不喜欢 cant^⑤，讨厌死刑，这太不恭敬了，我还以“先生”称呼您这样的勋爵，真是该死。我不是天主教徒、不是英国教徒，不是路德教徒，不是加尔文教徒，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卫理公会教徒，不是美以美会教徒，不是摩门教徒，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我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共和主义者，一个流亡者，这真叫人可恨、可恶。这还是一个失败者，这得让您耻笑了。最可怕的是，我是一个诗人，难怪我这么不讨人喜欢了……^⑥

早在一八五四年，罗伯特·皮尔爵士^⑦就在英国下议院里对雨果进行攻击：“这家伙，他是因为与法国正当选的君主有私仇……”一八五五年，雨果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共同对付俄国，英法两国君主一洗旧怨，成为同盟的朋友。两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⑧也因拿破仑三世的英国出访而结束。精心周到的盛大欢迎场面唯一的疏漏就是在皇帝必经的达多佛尔^⑨的墙上贴着雨

^①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一八五五至一八六五年间正出任首相。

^② 维克多·雨果：《言行录》纪事，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③ shocking, excentric, improper，英语，意为“讨厌，古怪，不成体统”。

^④ 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城市。

^⑤ cant，英语，意为“伪善的言谈”。

^⑥ 参见比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⑦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政治家，曾数次出任首相。《大英百科全书》载皮尔的卒年为一八五〇年，与本句年代不符。疑原书有误。

^⑧ 克里米亚战争，一译克里木战争，指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间土耳其与英、法三国联军和俄国所进行的战争，旨在抗衡俄国企图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野心，俄国失败，一八五六年各方签订“巴黎和约”。

^⑨ 多佛尔，英国城市，与法国港口加来隔海相对。

果致路易·波拿巴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上写着：“您来干什么？是来表达您的愤怒和辱骂吗？您是想在英国人民中间骂英国？还是要在法国流亡者中骂法国？……还是别破坏了自由！别扰乱了我们流亡的生活吧！……”^①

费里克斯·皮亚特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拙劣攻击，导致了事态的恶化。他是流亡在伦敦的法国共和主义分子。他嘲笑女王在回访法国期间“替康罗贝尔^②洗澡，喝了香槟酒，与热罗姆亲热”。他的这封致女王的信在泽西岛流亡者的《人报》上被刊登出来：“为了您的同盟者，您奉献了您的一切，包括地位、门第、性别，甚至廉耻，您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女王的尊严，一个女人的羞耻以及贵族的骄傲和英国人的感情……”^③这下触怒了女王，政府下令将《人报》主编夏尔·里贝罗尔、董事皮昂西尼，还有一位名叫托马的报贩驱逐出境。

本来，雨果与此事毫无牵连，他也不满意这封信低下的趣味。但是，因为他参与了反驱逐的活动，在抗议书上签了名，替被驱逐者申张正义，他也被英国政府驱逐了。十月二十七日，他正式得到要塞司令德·圣克莱芒带来的女王通告雨果及他的两个儿子“不准逗留于本岛”。让他们尽快收拾行装，一个星期之内即十一月四日之前必须离境。维克多·雨果无不嘲讽地对圣克莱芒说：“司令官先生，您可以回去向您的主人副总督交差了，当然副总督也可以向他的主人英国政府交差，英国政府再向它的主人波拿巴先生交差了。”^④他忽然记起，自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有关米拉波的。

虽然，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的抗议，英国政府仍然没有收回成命，雨果他们不得不分批流亡于根西岛。第一批是雨果、弗朗索瓦·维克多、朱丽叶·埃德鲁及她忠实的女仆苏珊娜。他们于十月三十日离开泽西岛。两天后，夏尔·雨果也赶到根西岛^⑤与他们会合。未被驱逐的阿黛尔母女及奥古斯特·瓦克里在料理完搬家事宜之后，伴随着大小三十五件行李来到这里。因天气的恶劣，在搬运行李途中，一只装满雨果手稿的小箱子在往小船上搬的时候，被汹涌的浪涛吞没了。包括《静观集》、《悲惨世界》、《撒旦末日集》、《上帝集》、《林园集》在内的多本名著手稿毁于一旦，真是前所未有的损失。雨果在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三日的手记中写道：“付两法郎的搬运费。”

比起泽西岛，根西岛更显其崎岖而狭小的特征。就象“海水中的一块暗礁”。不过它却以它的粗犷赢得了雨果的欢心。在诺曼底人瓦克里的笔下，根西岛则更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

圣彼得港是该岛的首府，也是我们的驻地。位于翁弗勒河口两岸的科德贝克^⑥呈现着一幅无法想象的情景：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古老而狭窄的街道，整个城市在杂乱中透着一股生趣。街道两旁是一道道或上或下的石阶。房屋一层层向上高去，在每座房子里都能见到大海的身影。在那个很小的港湾里，密密地排满了大小船只，双桅纵帆船的桅杆直指着码头边屋子的窗户，窗洞

^① 维克多·雨果：《致路易·波拿巴的信》（《言行录》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② 康罗贝尔（1809—1895），法国元帅，一八五五年曾指挥克里米亚远征军。

^③ 费里克斯·皮亚特：《致英国女王的信》，载一八五五年十月十日的《人报》。——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泽西岛被逐记》（《言行录》第2卷：《流亡中》）。——原注

^⑤ 根西岛，英国海峡群岛中第二大岛，在泽西岛之北。

^⑥ 科德贝克，法国滨海塞纳省小城，有哥特式教堂等古建筑。

里是那些巨大的海鸟搭建的巢穴……船只就在我们身边行使着……穿梭往来的渔船、单桅船、双桅横帆船、三桅船、还有汽船，令人疑为正置身于维勒基埃。这里有塞纳河的生机、有拉芒什海峡^①的壮丽。它是大江与大海的交接处，是建于海上的一条街道……”^②

当是，雨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又不愿动那些存在比利时的固定资本。

《小拿破仑》、《惩罚集》都因批判性太强而不能公开出售，便宜了那些流动书贩，雨果却得不到一点稿费。住了几天的欧罗巴旅店，他赶紧搬迁到那幢位于高城街二十号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一座岩石顶端；但他还是担心波拿马先生再次将他“exprioulicheune”，^③他按月付租金。从这座屋子的窗口向外看，景致极其壮丽：“一眼望去，拉芒什海峡的所有岛屿尽在眼中，脚下就是那美丽的港湾……月夜里，就感觉自身是置于梦境中一样……”^④一张桌子、一点稿纸便是雨果的全部要求，他很快地又投身于工作之中了。其他人则因为经济的拮据而感觉难以度日。

在这样的条件下，《静观集》诞生了，雨果的手头边有将近一万一千行诗的原稿。有些是昨日幸福时光的忠实记录，有些则是现在的回忆和思考。流亡者中的书商埃采尔愿意由他来负责出版。雨果也对原稿进行了修改，打算分成两册出版，并以此作为武器，发动对敌人的进攻。问题是，这本书能通过审查，在法国公开发行吗？幸运的是，负责书刊审查的保安总署由比埃尔-埃克托尔·科莱-梅格雷担任署长，这位曾经是《时事报》的一名编辑，在该报与亲王总统产生分歧的时候，乖巧的他幸运地站到了亲王一边。他对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对维克多·雨果也推崇备至。保尔·默里斯前往与之洽谈。迎上前来的署长问：“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默里斯向他说明来意，问法国政府是否会拒绝发行它最伟大的作家雨果的作品？并且从一八四五年开始，雨果就没有发表一篇作品。科莱-梅格雷的回答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具体得看作品内容的性质如何。”默里斯告诉他，诗集里都是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且雨果不愿他的作品接受预先审查，科莱-梅格雷对默里斯说：“你要向我发誓，你敢肯定《静观集》中没有攻击当局的诗句。”“我发誓！”于是，这位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的署长勇敢地承担起风险：“好了，就让它出版吧！”法国当局自恃自己力量的强大，态度也不再那么强硬了。

保尔·默里斯在核对清样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他深知，雨果是位极其严谨的艺术家，他容不得半点细小的误差。一次那位“精通法兰西学院词典”的校对者擅自把作品中的lys改成lis^①，雨果对此大为恼怒：“我不相信那本学院词典，我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从来没把那位伊希斯女神^②放在眼里。”^③他凡事都要亲自过问：蓝色的封面必须上光，在装饰上只需要烫一条

^① 即英吉利海峡。

^② 奥古斯特·瓦克里：《侧影与怪脸》。——原注

^③ 这是用法语拼写的英语词expulsion：驱逐出境。

^④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① lys及lis是“百合花”的不同拼写法。《法兰西学院词典》历来被公认为最规范的词典。

^② 伊希斯，女神，源出古埃及神话，其形象为一正在哺乳圣婴的圣母，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各国被认为是最高女神。

^③ 《维克多·雨果与保尔·默里斯通信集》。——原注

细线就可以了。“封底上，《上帝集》三字要大些，‘维克多·雨果著’几个字则必须小点”在脱去浮华虚笔的通信中，雨果简洁地提出了技术性的要求，表现了他冷峻性格中通情达理的一面，正如玛格里亚在奥林匹欧中显露出来一样，雨果身上也自然地具有两重性格因素。成为公众目光交点的人物，只能按照别人要求地那样，去努力扮演自己。英雄在行为表现上有些戏子的味道，在台上扮演着观众要求的角色，戏演完，回到家又是原来的自己。

默里斯一直在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工作着。如先在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报纸上登出作品的一些部分内容，把样书送给那些值得相信的评论家等。一八五六年四月八日，维克多·雨果在信中嘱咐他：“此书最好能与某些友好杂志的出版是同一时间，象《巴黎杂志》等，（其它什么杂志也可以）那一天，最好能各家书店同时出售，还要在一些愿意的报刊上登出引文或摘要。出售的前一天，希望你能替我把书赠给以下一些人，他们是：于勒·雅南、欧·仁·佩勒唐、泰奥菲尔·戈蒂耶、马塔雷尔、儒尔唐、内夫策尔、吉拉尔丹、萨西、爱德华·贝尔坦（还有易丝·贝尔小姐）、洛朗·皮夏、马克西姆·杜康、路易·于尔巴克、路易丝·科莱夫人、多内夫人、拉马丁、米士莱、邦维尔、保尔·德·圣维克多、保兰·利梅拉克、保尔·富谢、贝朗瑞、大仲马——本来他是第一个要送的人，吵闹的邮船启航的叶轮声扰乱了我的思绪。此外还有路易·布朗热、于勒·洛朗斯等。有些我一时想不起来，您就看着办吧。我所列的名单很不完全，有些重要的人还没有写上。随信寄去写给您及其他几个人的题辞（六份），请您把它们放在那些赠书里，以后，我会再寄上几份的……”^①

《静观集》的销售情况好得令人吃惊。初版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这种成功大出人们的意料，因为大家一开始都不清楚法国当局对这位因反对他们而流亡他乡的法兰西诗人会如何处理，在法国评论界中，也出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拉马丁没有表态。圣伯夫也未做任何评论。面对公众认为他害怕杜伊勒里宫的批评，他解释说：没有能力来对雨果进行评论，发表了有所保留的意见，便是对雨果的不尊，因为此时才华横溢的雨果正过着一种不幸的流亡生活。但如果他的意见过于褒扬，又会有一种施舍的感觉，“所以，我最好是不发表意见——我想表现得更公正客观些。需要声明的是，这样做绝对不是出于对杜伊勒里宫方面的考虑。说出来也许您不会相信，先生，我至今从没跨进过杜伊勒里宫，不管是哪个政权执政，现在也一样。再明白地说，我从没与现任国家元首有过交往，更是没有与他交谈的荣幸……”^①另外，对于这本书，居斯塔夫·普朗什持保留态度，为波拿巴服务的报纸对其也进行了大肆批评。但它在读者中的影响之大是谁都没有预想到的。

在这部书里，那些优美的法语诗句令诗歌爱好者们大为惊叹。一开始，雨果是打算把一些零散的诗篇结集成书的。出于对称的考虑，他后来又以一八四三年为界，把全书分成一八三一年——一八四三年的《往昔》和一八四三年——一八五六年的《今天》两个部分。整部诗集的感情基调也以爱女的死为界线，从“往昔”温柔的、开朗的心情转变为“今天”凄惨的阴郁的情绪。为了达到这一结构的安排，他改换了在泽西岛创作的部分诗歌的日期，把它们提前到了流放前。因为，流亡中的生活并不是永远得那么阴郁、凄惨。

^① 《维克多·雨果与保尔·默里斯通信集》。——原注

^① 圣伯夫：《文豪作品选》。——原注

事实上，诗人偶尔也会沉湎于情欲的享乐之中，在对昔日欢乐生活的回忆中得到精神的放松。因此这段时期他也创作了一些雨过天晴、暴风雨中的一角蓝天之类的作品。它们都被诗人毫不犹豫地纳入了第一部分。艺术作品的真实并不要求完全等同于生活的真实。

从内容上看，诗集呈现出一派多彩的画面，在令人陶醉的田园诗中，有表现童趣的（《丽莎》、《歌谣》），有显出香艳色彩的（《她已脱掉了鞋……》），其中多数是为朱丽叶而创作的（《来！——一支看不见的小笛》、《天气多冷》）。除此之外，他还有浓墨重彩之作（《泰蕾兹家的节日》）。还有模仿布瓦洛^①讽刺风格的诗作（《答一份起诉书》、《谈贺拉斯》），悼念莱奥波特蒂娜的作品（《在维勒基埃》、《明天天一亮》），表现对贫困者怜悯的诗篇（《苦闷》）。最后要提一下的是他哲理诗，这些诗是对“海上梦游者的神游历程”的描绘，为以后公开问世的长篇哲理诗（《黑暗的大口在说话》、《麻葛》）打下了伏笔。

玄奥难解的抽象哲理诗让国内一些传统的、浅薄的评论家大伤脑筋。有人无不嘲讽地说：“维克多·雨果要告诉上帝：‘只有我们俩还存在世界上，你却已经太老了。’”即使这样，弗约^②也不得不认为，象《在维勒基埃》这样的作品，从诗歌的创作技巧上看，已经完美地无以复加了。至今没有谁能在操作法语上达到如此自如程度。雨果巧妙地借鉴了散文特有的亲切味道，用一般性的词语，为所见所感的事物制造了一种淡然、虚幻的氛围；^③令人惊叹的是，另一方面，雨果又成功地创作了一些明瞭、简洁、完美无缺的诗句。可能人们再也找不出其它任何一首四行诗能在简洁有力方面同下面这首题在耶稣受难像下的诗一争高低了。

哭泣了，来找上帝，他也在哭泣。
痛苦时，来找上帝，他为你治疗。
颤抖着，来找上帝，他对你微笑。
是过客，来找上帝，他在此永驻。^①

与下面这节诗相比，波德莱尔也会惭愧。

初恋，是突发的热情，迅速降临，
让孩子受诱惑吧！让他神魂颠倒！
你是清晨、是黎明，点亮我们的心灵。
当黄昏伴随着痛苦来临，
请再次让我们的心灵受到迷惑。
初恋，已了无踪影，迅速归去！

而下面一节，则脱胎于瓦莱里的创作风格，是《海滨墓园》一诗的前奏。

^① 布瓦洛（1636—1711），法国作家，著有《讽刺诗集》、《书简诗》及《诗艺》等。

^② 弗约（1813—1883），法国记者、作家，以攻击雨果闻名。

^③ 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平和作品》。——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写于耶稣受难像之下》（《静观集》第3卷）。

^② 维克多·雨果：《丽莎》《静观集》，第1卷）。——原注

啊！回忆！黑暗中更显宝贵的财富！
过去的种种情思由此升起
使隐没的事物再次出现！
使消失的往日重见天日
庙门中射出心灵的视线，
在梦中，把你们悄悄窥视！

一个名叫斯特凡纳·马拉美的桑城中学生在《静观集》刚一出版时，便深深为之陶醉。他的父亲无不担忧地写信给他的祖父母：“你们的孙子对诗歌着了迷，但受他崇拜的诗人维克多·雨果却不属于古典派作家。他的这种兴趣是会妨碍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的……”^②

文学上的成功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收获。五月十日，在收到埃采尔寄来的两万法朗的版税收入后，雨果买下了“高层居”。他之所以在根西岛上置办产业是为了不再被女王政府驱逐。按房产法上规定，雨果只要有了自己的房子，向英国政府交纳“poulade”^③税，他就有权利不再被驱逐。此时的他，已对法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看到，法国人一味只知赚钱，对于自由却不加注意，这让他失望。事实上，他也不愿离开根西岛，这里的环境对他的创作，对他的健康都十分有利。

雨果夫人及小阿黛尔却对要一辈子居住在此而暗自难受。这对她们意味着：要一直过着这种流亡生活。阿黛尔知道，雨果是出于自尊的考虑，而不愿回到帝国政权统治下的法国。但是，当初为什么不找一个更繁华一点的地方做为流亡地呢？难道不能住在一座与人和睦相处的城市里，好为小黛黛找到一位合适的丈夫吗？母亲整日为女儿忧郁而沉默寡言的表现担忧，但她又不能对雨果谈起，因为每当谈及此事，雨果总是强词夺理一番，让她无话可说。于是，她采用未婚时的方法，用书信的形式来提醒雨果：

这孩子虽然现在还能忍受着这种生活，但长久下去，是会毁了她的，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我注意到女儿又有点振作不起来了。为了不毁了她的前途，我必须尽我的责任了……你们三个^①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女儿的生活是一份空白，她对自己无能为力，这是我的责任，对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每天种种花、做做手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②

阿黛尔的抗议引发了雨果的怒火。他责怪可怜的小阿黛尔太自私了。

阿黛尔不得不再次致信于他，提出批评。“今天，在午饭的餐桌上，你责怪女儿太自私了。当时，因为孩子们都在场，我没有反驳你……为了你，小黛黛失去了青春，她没有半句怨言，她也没有要求你的感谢，她自私吗？……阿黛尔是有点冷淡，近至不近人情，可是她，没有欢乐的爱情，得不到身心的愉悦，没有完美的生活，我们怎么要求她象别的

^① 维克多·雨果：《傍晚，我仰望天空》（《静观集》）。——原注

^② 参见亨利·蒙多尔：《马拉美传》。——原注

^③ poulade，布拉德，为英属根西岛方言，指“地产税”。

^① 指维克多·雨果和他两个儿子。——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姑娘那样呢？她的痛苦有谁了解？毫无希望、日复一日的生活会给她造成什么痛苦？你说你无能为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流亡也无法避免，但在选择流亡地时，你应该考虑到她的生活……我知道，你是出于对名誉、使命和人格的考虑，才选择了这里，这里的环境对你也很有利。可是，这个靠你支撑着的家，为你的荣誉、你的形象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作为你的妻子，我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对两个儿子来说，流亡的生活是苦了点，但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只有阿黛尔，什么也得不到。为了弥补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我要尽力去照顾她。我这样做，不仅是一个母亲的责任，更是为了公平起见……有人能为情妇所做的事，为什么就不能为女儿做呢？……”

阿黛尔的肺腑之言却没能起多大作用，只顾埋头写作的雨果根本考虑不到家人的烦恼。他总是说：“看我，我怎么没什么怨言呢？”一八五六年末，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修建房屋。因为根西岛上工人的低工作效率，这花费了他好多时间。他在给埃采尔的信中抱怨说：“^②几只乌龟在给鸟儿搭窝。”这是一幢宽大的英国式建筑，正面墙上是十四扇拉窗。阿黛尔母女的起居室在二楼，三楼则住着诗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四楼上，雨果让人修了个“lookout”^③，可以俯视大海，还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眺望到法国的海岸。整幢建筑的修建及屋内家具的设置都是雨果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的，他有“神奇的细木工”之称。走在幽暗的走廊里，让人感觉似乎是行走在伦勃朗的某一版画中。念旧的意味充斥了整座房屋。

壁毯挂满饭厅的墙壁，古色古香的瓷器和哥特式雕像随处可见，一张古老的萨克森式扶手椅用一根链子连结着左右扶手，陈列在饭厅中。它还是达戈贝尔^④时代的产物，上面镌刻着“Ab-sentesadsunt”^①的题铭，并刻有雨果家假定先祖“乔治·雨果”的名字，及“纳瑟夫·莱奥波德·西吉斯贝，一八二八年”（雨果将军）等字样，暗示着它乃先祖之遗物。这就象是一种对亡灵表示尊敬的仪式。由布朗热画的莱奥波特蒂娜肖像及维克多·雨果的绘画作品一起陈列在肖像画廊中。屋子里布满了用拉丁文写就的箴言：Ede, i, ora（时餐、行走、祈祷），Amaetcrede（爱与信仰）。甚至一只牙雕骷髅上还刻着：Nox, Mors, Lux^②字样。一部分具有中世纪古朴风格的陈设及一些远东风味十足的陈设混杂在一起，陈列于室内。这此，有的是巴黎那些家具的幸存者，有的是朱丽叶，她的情人，还有夏尔辛辛苦苦从根西岛的旧货商那儿，“翻箱倒柜寻觅到的，其余的则是雨果或在他指导下的工匠的手工产品。雨果喜欢在他的手工产品上刻些格言警句。象“生活着就是一种流放。”、“六点起床，十点上床，能活一百岁。”这类的法语箴言等。客厅的颜色是红色，一座披一袭精美的帷幔的威尼斯木雕大华盖捧在六个彩绘木雕的非洲黑奴手中，他们个个都有真人那么大小。大块的纯水晶、穆拉诺^③出品的玻璃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② 帕尔梅尼及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出版家埃采尔及其作家的故事》。——原注

^③ lookout，英语，意为“畅观楼”。

^④ 达戈贝尔，七世纪初的法兰克人国王。

^① Absentesadsunt，拉丁文，意为“逝者长存”。

^② Nox, Mors, Lux，拉丁文，意为“黑夜，死亡，光明。”

^③ 穆拉诺，意大利威尼斯玻璃器皿制造业集中的地区。

器具、绣金的幕帐，还有各种纹章、标记，塞满了客厅。颇有一种略带做作的浮华氛围。即使是由雨果这样一位浪漫作家一手设计出来的，也让人感到有点浪漫过火了，其中呈现的一派东方色彩竟然在东方也找不到可与之相媲美的，虽然很富丽堂皇，但又大都是不能入俗的，屋里的每一件陈设都显示着主人的审美趣味。

雨果把四楼兴建的那座名为畅观楼的小楼当成他的创作室。它位于“高城居”的最高处，在全岛来说，也是一个最高点。天花板和墙壁上镶嵌的镜子玻璃，使得这间小屋呈一种透明状态，象极一座暖房或一间摄影棚。处在“浩浩太空和茫茫大海”的包裹之中。屋内，有张小桌，这就是雨果写作的地方。桌前的那面镜子上，是雨果创作的一朵有着奇特花瓣的花。创作室的隔壁分别是雨果和他的女仆的卧室，但波阿斯^①总是不能入睡。在雨果的卧室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是用一段圆木做成的枕头。总不能入睡的雨果在他的私人手记中记载了大量的一些有关年轻女仆的事。她们是：范妮、朱莉娅、康斯坦丝、美人儿夏娃、玛丽安娜、罗莎莉、塞莉娜……这些都是用西班牙语或拉丁语记录的。“VistoYtomadoJnlia。”^②

睡梦中，雨果常能构思出一些好的句子。于是，他就常在睡意朦胧中记下这些诗句，第二天早晨进行整理、修改。邻近要塞的炮声常常在黎明的曙光中将他唤起，在太阳的暴晒之下，雨果一直要工作到十一点钟。然后他裸身浸泡在冰凉的冷水中，再用马鬃制成的手套擦拭全身。知道他这一怪癖的路人总是抑制不住的好奇，常常偷偷地观看着他的奇怪举止。中午，全家人聚在一起用餐，夏尔与父亲商量着一些问题，维克多·雨果夫人则在一旁略带骄傲地倾听着“她的几个男子汉”的讨论。吃完饭，大家各自分散，去做个人的事情。正象雨果夫人在给于勒·雅南的信中描写得那样：“我丈夫在散步；多多学着城里人的模样，在穿衣服；阿黛尔或弹段钢琴或学点英语；夏尔则躺在一张已经很破了的长沙发上，抽着烟在幻想，我呢，有了这些大孩子，正考虑着要把晚饭做得更可口些……”^③奥古斯特在他的房间里继续工作……^④奥古斯特·瓦克里早在流亡一开始，就和雨果一家住在一起了，他一直守候在自己唯一钟爱的女人身边。很久以前还是一个青少年的奥古斯特便对长他十三岁的维克多·雨果夫人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柏拉图式精神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忠贞的感情。

饭后的散步，总是由朱丽叶陪伴在他身边。朱丽叶住在雨果为她安排的那幢精巧的名叫拉法吕的别墅里。这幢别墅就在高城居的附近，她可以看清情人在顶楼平台上梳洗时的每个动作。她每天早晨都急切地盼望着黎明的到来。那时，她便可以看见她所钟爱的情人的身影了。雨果远远地冲她扬起她的情书和两个煮熟了的鸡蛋，并在信上吻一吻。这是她叫人放在他们家门口的。然后她便看到，雨果脱下那件红色的睡衣，淋浴一下，便走进玻璃小屋里去工作了。他来找朱丽叶总是在吃晚午饭之后，朱丽叶对于他只准她走在他身边，不许和他讲话的命令大为不满，总是抱怨：“头脑中别总在寻找创

^① 波阿斯，《圣经》人物。年老的波阿斯和年轻的女亲戚路得结合的故事，详见雨果的诗《波阿斯入睡》（《历代传说集》）。

^② VistoytomadoJulia，西班牙语，意为“见到并吻了朱莉娅”。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

——原注

^③ 参见克莱芒·雅南：《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原注

作的灵感，让我靠近你一点，好好谈一谈……”^②她有满腹的话要对他说。她想劝他别总跟女仆调情；她要对他谈一说被拒之于高城居的大门外，成了别人眼中一个不明不白的人的痛苦；她还要向他要些他的绘画去张贴拉法吕的墙壁。她告诉雨果：“我也要那些画有吊死鬼、城堡、月色、日出、迷雾的作品。”^③在她的这一要求被满足后，她便感觉到一种“全身心的幸福”。在夜间同雨果一起散步时，雨果会指那弯新月和长庚星，对她说：“看，这就是装载灵魂的船和它的小艇。”

还有一件让她感到高兴的事是：自一八五九年五月开始，雨果的两个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也愿意常来拜访她了。他们对她的态度是亲热中带有尊重，他们喜欢吃她家的饭菜，喜欢能在这里认识几个朋友；他们感觉，在这里，父亲要远比在家显得开心。高城居是有种阴郁的气氛，母亲也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不快乐的表情。阿黛尔是在担心：雨果购买了大量的包金器皿、豪华挂毯和雕花木器，他更不可能离开这里了。她写道：“这样，我们更不能搬迁了……我们把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正因为如此，我丈夫对这个岛的喜欢程度更深了。他频繁地洗着海水浴……似乎更年轻了，他过得很得意……”^①

阿黛尔所能做的就是看紧那个爱惹祸的厨娘奥莉芙，还有替夏尔誊写文章。“我放弃了我的写作工作。因为我的愚钝，我变成一个连配还不如的无足轻重的配角。我会就这样衰老下去吗？没有很大的不幸发生，我也会一直处在这个位置上。我的最大作用，就是为身边这些有才华的人服务……”^②她提出的带着女儿去巴黎或伦敦作一次短期旅行的要求，被坚定的流亡者用不屑的语气加以了斥责：“流亡让你们忍受不住啦？你还是别在这么梦想了！”在给雨果的信中，她为此辩解道：“在你幸福而胜利的时候，我与你一起分享过它。我为能替你分担不幸而感到荣幸……”^③可怜的阿黛尔！心地善良、诚恳是她的本性。她只想努力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换来家人的平安。她只希望能让她的孩子们都得到幸福。她原来打算在根西岛上接待朱莉·富谢，她“亲爱的小妹妹”。朱莉一直待在圣德尼的荣誉勋位寄宿学校，在那里学习长大后就留下来任了学监。可是，阿黛尔再怎么节俭，每日由雨果交给她的四百五十法郎的生活费还是不够用。她在信中向朱莉·富谢解释：“我不敢向他要钱；钱不是我给他带来的；他必要的开销也很大……而且，亲爱的朋友，我实在没法开口向丈夫讨钱……我太胆小了，我的胆小也被看成了卖弄风情……”^④啊，十八岁的那个高傲的长着一双西班牙人眼睛的女孩，那个曾让神童激动地颤抖的阿黛尔，早已隐没在岁月之后去了。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这些都是雨果自己创作，并挂在家里的画的常见主题。

^④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⑤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⑥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⑦ 《维克多·雨果夫人致其妹朱莉的信》，刊于《巴黎杂志》（1912年10月1日）。——原注

六 守门人的传说

《静观集》为雨果赢得了在巴黎的朋友们的称赞。米士莱、大仲马、路易丝·科莱、神甫安方丹以及乔治·桑纷纷写信至根西岛，表达他们的喜悦。他们从前的家庭画师路易·布朗热也写来了祝贺的信，信中他一方面对他出版这样一本书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告诉雨果，他五十岁时娶了一位少女。对于这位年轻时的朋友的婚姻，雨果表示赞同。他在回信中表达了他欣喜之情：“我又想起在创作《东方集》时的那段光辉岁月。当时的我们是那么年轻。我们常到沃日拉尔原野上去散步，常到残老军人院的圆屋顶上观日落。我们亲如兄弟。您是创作出了《玛扎帕的伟大画家》，我则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有勇于探索的幻想家……”^①他在给乔治·桑的回信中邀请她对高城居进行拜访。当时，他称这幢还没修建完工的建筑为 Liberty House^②根西岛上的一些能干的工匠误以为我是富足的“法国大老爷”，为了能正正当当地刮多点油水，他们很乐意地延长了工作，也延长了他们的兴趣。但，房子总会在某一天被修建好的。那时，如果你能突发雅兴，不计较时间的浪费和空间的遥远，来到我们家，使它能因您的到来和您留下的所有回忆而世代闻名……”^③一直保持沉默的路易丝·贝尔坦也在信中回忆了美好的往事：“石筑的城堡、鲜花、音乐、您的父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美好的光阴……”^④

出版了《静观集》之后，埃采尔要求把两部哲理诗集《上帝集》和《撒旦末日集》的出版工作暂时缓一下，因为法国当局正在为处罚雨果而挖空心思找借口，他们就需要这种《启示录》式的作品出现。同时，埃采尔又对《小史诗》的创作很感兴趣。这是对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历史现象的真实记录。雨果在史诗创作方面很明显地有着特殊的才华，他有着不可抑制的激情，笔调流畅，有着极高的气势。他手头已经有创作完毕的《埃梅里约》、《罗兰的婚礼》等篇史诗似的诗歌，只需要补充、整理一番，便可结集出版。“这部集子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人类，从而反映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历史、传说、哲学和宗教统统归结为唯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前进过程；把单一而又善变、悲哀而又快乐、命定而又神圣的人类复杂形象，在一面昏暗而又明亮的镜子的照射出来。——也许，这面镜子会随着人类历史的自然终结而破碎，不能达到被期望的规模。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中，《历代传说集》^①诞生了……”之所以以《历代传说集》命名，这是他参考《人间传说集》、《人类传说集》后得出的结果，其意明确而合题。他在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九年间的的工作远不止只有这一本诗集。他的战车是用四匹马拉着的。他不仅在做着《历代传说集》、《林园集》的结集出版工作，同时还在忙着戏剧《笃尔凯玛达》的创作，还要为他住所的修建工作做些指导。

《历代传说集》有着高度统一的创作思想，集中的作品都创作于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九年间。诗集是按照历史的发展来排定次序的，但有着广阔历史视野的雨果，总是很尖锐地一眼辨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线。这几乎只有置身于时空之外的上帝才能做到。头脑中升起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形象，让他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② Liberty House，英语，意为“自由之家”。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历代传说集〉·序》。——原注

时时刻刻都感觉必须溶于历史传说中才能解决问题。他是世界万物，他是上帝。为了满足埃采尔的请求，他也创作了一些“短小的”史诗和一部分舍弃了深奥哲理的叙事诗，有《波阿斯入睡》、《良心》、《西班牙公主的玫瑰》、《穷苦人》等。但从总体上来把握，全节是以人类的进步及精神逐渐摆脱物质的过程为主要线索。《林神》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中洋溢着伟大的反抗精神：一位森林之神，他具有双重性格，一面是神秘、荒唐而又凶狠，另一面则满腹才情、极具英雄特色。他勇敢地告之了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有关他们失势的真相。在这么个森林之神身上，寄托了雨果对自己、对人类的理想，即虽然也有错误、欲望、意志软弱等缺点，但比起伟大的天神朱庇特，他们要更显伟大，征服自然的只能是他们。

世界上，诸神的外形是罪恶的源泉。
他们借用光明制造出黑暗。
为什么要让灵魂飘浮在生命之上？
透明的太空中哪来上帝的王国？
要有蓝、黑二色的天空和晨昏晦晓，
让它们永不停地交替变换乱翻搅！
要有神圣的原子，让它们燃烧、流消！
要有宇宙的灵魂，让其光芒万丈！
战争是国王、黑夜是神明。
把教条摧毁，建立起自由、信仰和生命！
要让光明遍在，要让天才遍在。
爱情和谐，万物相亲相爱。
明朗的天空驯良了群狼。
要一切！我是潘神。^①朱庇特！命令你跪下。

象以上这样的优美诗句在《历代传说集》中可以信手拈来。娴熟的语言运用技巧令站在他对立面的作家也叹为观止。于勒·勒纳尔赞道：“会说话的只有维克多雨果，其他人都是在结结巴巴！说他是高山、是大海，怎么说都不为过，就是不能用形容过别人的东西来形容他”福楼拜也评价他：“以前，不知是因为没看重，还是因为多创作，他总是以一个守门者的仆人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常常表现为一本正经，且夸夸其谈，让人生厌，也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他的真实面目……政变发生后，离开了那个留在巴黎照管房产的守门人，独立的工作使《历代传说集》诞生了……”^③

史诗的创作期间，身边人的生活依然还是那单调。每个星期的安排恒古不变：星期一晚上，夏尔·里贝罗尔来吃饭，驼了背的内·德·克斯勒则在星期二的晚餐桌前出现。星期三，男人们的晚饭要在朱丽叶·德鲁埃家中进行，星期四，去杜韦尔迪耶夫人家喝茶，星期五，又到阿利克斯小姐家去喝。星期六，是维克多·雨果夫人的客厅最热闹的时候“空气中飘着苹果酒的香味，人们尽情地欢乐，一件件漂亮的长袍裙暗暗较着劲”。^④星期天，雨果家

^① 潘，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的山林、农牧之神。

^② 维克多·雨果《林神》（《历代传说集》，第2卷，第22首）。——原注

^③ 参见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3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夫人致其妹朱莉的信》，载《巴黎杂志》（1912年10月1日）。——原注

最为冷清。少了请了假的康斯坦丝（失去了那个当兵的丈夫的奥莉芙已经不干了。）奥古斯特·瓦克里养的那条名叫舒尼亚的母狗正与情人幽会；母鸡的咯咯声从未停止过。阿黛尔要么在织绒绣，要么就写信给朱莉·舍内妹妹。她写信用一种亲切而又天真的口吻，就象出自一个女学生的手笔，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古怪语调。如，她喜欢用“小姐”一词来替代“大郡主”，把 Requiescat in pace 拼成 Requiemin pace，^①说根西岛上的六十家大户，用法语拼写英语词 Sixti。年近半百的维克多·雨果夫人似乎仍是当年的那个阿黛尔·富谢，把阿塞林叔叔由塞纳河左岸搬到泰尔恩^②区去住当作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一直是住在圣日尔曼郊区的啊！“要是有一天我回到巴黎，可真糟糕。我对巴黎的一切都很陌生。要到泰尔恩去找叔叔，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③胖夏尔正在着手创作一个有关宇宙灵魂的幻想故事，以一滴水珠为故事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很不易成功的题材。年过三十的他有着极强烈的性欲，性格上跟他的祖父很相似，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老是在不停地抱怨，寂莫的生活，经济的紧张、乃至根西岛的女人都是他抱怨的内容，弗朗索瓦-维克多正在进行着他早就开始了的莎氏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他的进展却令人满意，不过因为经济的贫乏而不能外出，不得被困于一个小岛上的日子确实也够难以忍受的了。“和 Lord Spleen 及 Lady Nostalgia^④一起散步令人很不舒服……唉！活得真闷！我们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亲爱的！我们硬着头皮过着这种流亡生活，快跟一个乡下人一模一样了。现在又是冬天了，雾很浓，我们只能把自己关在一只水桶式的房子里，整六个月……”这一切对雨果来说，并不是什么痛苦。他整天想的的就是他的创作。他每天都要外出，没有戴帽子，仅披件斗篷、拄着手杖。从不考虑天气的好坏。可是，在三个孩子的脑壳里，除了脑浆、愿望和苦闷便再也找不到其它的东西了。一八五六年，黛黛的精神衰弱变得很严重，连弹钢琴也被医生取消了。瓦克里也起了回法国的念头。一家之主的雨果不得不以免收他每月五十法郎的膳宿费为条件，极力挽留他。

雨果对家人是有爱心的。但他那愚蠢的“为他们好”的爱的方式，只能让大家产生受压抑的情绪。一八五八年，他遭到了正面的反抗。一月十六日起身去巴黎的阿黛尔母女私自把两个月的度假时间延长到了四个月。阿黛尔在信上就生活费和假期问题，做了态度坚决的斗争：“亲爱的朋友，我是爱你的，我也是属于你的。我不想让你产生不快的感觉，我只是要和你好好谈一谈，当你选择了泽西岛为流亡之所，我也一起去了那里，泽西岛上被驱逐，你又独断地去了根西岛，甚至都没问：‘你可以去那里吗？’我毫无怨言，还是忠实地伴在你身边。你根本没问我是否同意，就擅自地买房定居在根西岛上，我也就住了进来。我是对你十分地顺从，但你不能因此而把我当作一个真正的奴隶啊……”^⑤从这封信里，雨果总结出了这样一个意思：“房子是你一个人的，我们要把你孤立开来。”他用了这句亚历山大风格的诗句，并把它记录在自己私人手记中。为了筹集到带着郁郁寡欢的小黛黛出门旅行散

^① 拉丁文，Requiescat in pace 是“让他安息吧”，Requiemin pace 是“安息吧”

^② 泰尔恩区在巴黎西北部第十七区，是资产阶级住宅区。

^③ 维克多·雨果夫人致其妹朱莉的信。载《巴黎杂志》（1912年10月1日）。——原注

^④ Lord Spleen, Lady Nostalgia, 英语，意为“忧郁勋爵”和“怀旧夫人”。

^⑤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心的费用，雨果夫人卖掉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其它一些资料，从买主采尔那里得到了一点供旅行用的钱。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六日，雨果在手记中这样记载：“早晨九点二十分，妻子女儿动身去了巴黎。她们要经过南安普敦和勒阿弗尔。心情有些烦闷……”^①接着夏尔也提出了度假要求。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中，雨果夫人告诉他：“亲爱的朋友，夏尔前天告诉我：‘我是很爱爸爸的，我最不愿意他会因我而难过。但我确实不能总是待在这里，一刻也不能离开，我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拼命干活，就是为了能获得一个调剂生活的机会。旅费我可以自己支付。如果父亲会因此而不高兴，也会让我快乐不起来的……’”^②

现在，朱丽叶也敢冲着他发牢骚了。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据传统习惯，根西岛上所有的妇女都要戴上“胜利的战盔”，相互评比。但雨果却拒绝了朱丽叶为自己买一顶新帽子的请求，于是，朱丽叶便对他在钱的问题上的斤斤计较进行了抱怨。她提到雨果不愿花钱找人把那本散页的纪念册重新装订一下。那是本红色封面的“周年纪念册”，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随即，她又为她的抱怨而后悔，小心翼翼地请求他的谅解：“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提过分的要求。我答应，我在所有事情上都听从于你的吩咐。不管什么事情，就象装订那本珍贵的纪念册的问题……”^③事实上，雨果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丰富和火热，便推己及人，想当然的认为别人也该受他的情绪影响，对生活感到满足。

六月份，雨果一生中的第一场大病降临到他身上。幸好，阿黛尔母女已于五月间回到了根西岛。一个痛疮发作了好几个星期，几乎危及到他的生命。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夏尔·雨果在给埃采尔的信中这样描述：“父亲因一个疖子而经受了长达三周之久的痛苦折磨，近十天里，他一直没能给您回信是因为他还不能起床。剧烈的疼痛刚刚有所缓解，痛疮又引发了两处脓肿，开了一刀才消除了硬块。这个很大的创口又正好在背部正中，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害得他至今也无法行动……”^④这倒是实情，背上那个大窟窿似的创口使得诗人只能躺在床上，高烧之中，他还不忘以此为诗：“夜晚，耳中鸣响着脉膊不息的跳动。”三个星期里，可怜的朱丽叶也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没得到允许，她不能去探望病痛中的情人，她只有送去她所能送去的所有东西：鸡蛋、情书、处理伤口时用的纱布团，此外还有鲜花、葡萄、花园中的最后三颗草莓，以及女仆苏珊娜。“可怜的爱人，此时此刻，我情愿是你家的女仆。我要把你照料得无微不至，并且不会惊扰你家人的生活……啊！为什么我的真诚竟不被你那圣洁的妻子所理解？否则，对于我的要求，她不仅不会发怒，而且会被打动，并对我表示感谢的……”^⑤直到雨果病后出现在阳台上，可怜的朱丽叶才能看见他：“可怜的人儿，虽然离得很远，我仍能感觉出你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真为你担心，你那英俊而高贵的脸庞憔悴了许多，脸色又是那么得苍白！我希望你不要劳累了自己，不管是外出散散步，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②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参见帕尔梅尼及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出版家埃采尔及其作家的故事》。——原注

^⑤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还是在那间玻璃的小屋里工作。刚刚病愈的可怜的好人儿啊……”^③

一八五八年剩下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依然处于一种忧郁、厌倦的情绪之中。日复一日地无所事事。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伤感地说：“现在，‘高城居’的那种阴郁、烦闷的气氛肯定让你难以想象得出……我担心，这一度曾经相依为命的人可能很快就要各奔东西了。而此刻，我们的流亡生活又正处于最阴暗的时期，我找不到前途的光明……”最先是忍受不了的瓦克里，他丢下那只名中穆什的母猫，前往维勒基埃了。维克多·雨果在给路易丝·贝尔坦的信中这样说：“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回到法国，为此我也尽了最大努力，可是我的家人不愿离开我，返回巴黎，孩子们希望留在我身边的感情，和我向往自由的感情一样强烈。夏洛、多多、还有黛黛都已长大成人，具有了高尚的品质。他们愉快而又严谨地泰然面对孤独与流亡……”^①

这当然是诗人故意美化的结果，事实上，不管是夏洛、多多、还是黛黛，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泰然地面对这些。尽管三人中没有谁打算彻底离开父亲，但越来越长的短期休假的时间说明了这一切。一八五九年五月九日，在夏尔的陪伴下，雨果夫人与女儿启程到了英国，弗朗索瓦-维克多也随后赶到了。这个年纪挺大还没出嫁的小阿黛尔在伦敦开始了她的社交生活。她看戏、跳舞、到博物馆去参观，还重逢了那位自泽西岛别后令她一直挂念着的平逊中尉，在根西岛上，朱丽叶则一直在为增进雨果父子的感情做着努力。两个儿子已经习惯了留在她家吃晚饭。夏洛和多多对这位“亲爱的朋友德鲁埃夫人”很友好。她也取出珍藏的雨果纪念品让他们欣赏。但是，面对雨果一次次的情感背叛，她实在有些厌倦而灰心，便生出回到布列塔尼的解决办法。

面对情妇的责备、与女仆的调情及家中的一些矛盾，雨果视之为转瞬即逝的云烟，从不以为然。他的本性就是不知改悔，也不知恤情。他大步向前，离众人越来越远。他所看重的是他的创作，他的《历代传说集》。这本书在巴黎出版后，令最顽强的敌人也大为称道。福楼拜在给欧内斯特·费多的信中，对雨果推崇备至：“雨果老头真了不起！真是神奇！竟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我一口气读完他的两卷书。可惜，当时你不在场，布耶也不在场。身边一个有资格做听众的人也没有。否则，我会大声诵读这三千行诗，用从没用过的声量诵读……雨果老头让我困惑。真无从去评价他！”^①……”对雨果来说，重要的还有：要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八五九年，法兰西帝国颁布大赦令。有些流亡者接受了赦免而回国了。但雨果坚决不接受这种赦免。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他写道：“我曾经凭自己的良心许诺：为争取自由而流亡到最后，我要遵守诺言。什么时候帝国中有了自由，什么时候我才会返回法国。”^②他的这种顽固的态度使得那些已经成为法兰西帝国上议员的作家，象圣伯夫、梅里美等大为恼火，但同时，又暗暗地激励了法国人民的斗志。雨果最后所看重的一点是：他正在为揭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奥秘而努力着。他从自己和家人身上体会到这样一点：我们是一些可怜的人，受尽生活的磨难，总是处于犹疑和不幸之中。同时，他还清楚地知道：这些可怜的人在诗的灵感迸发时，会在朦胧而壮观的想象中，依稀可见驱除了黑暗的地平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① 居斯塔夫·福楼拜：《通信集》，第4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声明》（《言行录》第2卷：《流亡中》）。——原注

线上出现的黎明之光。他写道：“孤独能够消除某种伟大的惘惑，这种惘惑有如荆棘燃烧时升起的烟雾。”他的高声疾呼响彻在荒漠般的人群中，拯救了自由在法国人民心中的高贵地位。同时，改变了日趋浅薄、浮糜的第二帝国文学，引导人们去重新热爱那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形象。正因为法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雨果获得了他该获得的地位。

第六章 灵魂的通道

一 《悲惨世界》

我知道，在地位上，雨果远远低于大福汝主教。然而，正是这位大地的儿子，在各种激荡人心的情感中，创造了这个出众的人间圣人。

阿 兰

三十多年来，雨果一直计划着要创作出一部气势宏大的社会小说，并一直在为此做着准备。有些题材，象不公平的审判、犯人的赎罪、穷苦的现象，还有一位真正的圣人所带来的影响等都是在他的《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和《救救穷人》等诗歌的创作中就已经具备了，至于素材，他也积累了一些，其中有关于苦役犯监狱的，有关于迪涅城的主教米奥里斯的，有关于一个名叫比埃尔·莫兰的苦役犯的、还有关于蒙特勒伊城这个海滨城市中的玻璃制品行业的，及关于粗汉把冰冷的雪团塞在一个可怜的妓女衣领里的故事，等等。早在一八四〇年，小说的最初提纲就已草拟完毕。名字就叫《贫困》，具体内容包括：《一位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人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此时，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正向表现人民疾苦的方向转移，乔治·桑、欧仁·苏、大仲马、弗雷德里克·苏里耶^①都在进行表现这一主题的小说创作。《巴黎的秘密》^②的成功也对《悲惨世界》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涉及到具体的写作技巧，则完全要看作者的天赋了。

我关心着劳动者，关心着穷人，
心里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兄弟。
怎样去引导迫不急待的群众？
怎样使权利增多、增强？
怎样让人世的痛苦渐渐减少？
饥饿、繁重的劳动，
疾病、穷困的生活，
我关注着这所有一切的问题。^③

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心中对穷苦人民广泛关注的强烈感情。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八年期间，他全力以赴地进行《悲惨世界》的创作，原名定为《让·特雷让》。

革命形式的激化打断了《悲惨世界》的创作。《惩罚集》的强烈批判主题冲走了表现人民疾苦的主题。后来，雨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那些对浩瀚神秘的世界的幻想，及《小史诗》的创作之上。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天，当他决定定居于他的小岛时，他打开了存放《悲惨世界》手稿和素材的箱子。这个箱子经历了几次流亡途中的海上余生。“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我极力把

^① 弗雷德里克·苏里耶（1800—1847），法国小说家及剧作家。

^② 《巴黎的秘密》，欧·苏在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

^③ 维克多·雨果：《致路易·布……》（《诗琴集》第5卷）。——原注

以前的手稿及素材内容溶入大脑中，以便十二年前写的和现在写的不会出现矛盾。而且，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足。Provisares。^①

现在，我又重新开始这部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断了的作品的创作，希望这次不会再中断……”^②

众所周知，《悲惨世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大人便是作品中人物米里哀主教的原型，甚至比书中描写得还要完美。这位两袖清风的高级教士，一生都在实践着禁欲苦修的原则，以仁爱之心宽待别人，质朴的话语中表现出一股不凡的气度，受到了迪涅城里每个人的敬重。议事司铎昂日兰曾经担任过米奥利斯主教大人的秘书。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比埃尔·莫兰的苦役犯在被释放后，被拒之于名家客店大门外。最后，是主教大人友好地接待这个来敲其门的苦役犯。就象书中冉阿让的经历一样。不同的是，比埃尔没有偷走银烛台，而是被主教送到其弟德·米奥利斯将军手下，当了一名传今后兵。现实生活中提供的典型形象在艺术家手中更典型、更清晰起来。

再深入探讨下去，我们会发现，书中的一些人物、情节其实就发生在雨果身边，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书中有神甫德·罗安，书商鲁瓦约尔、沙格大娘、斐扬派修道院的影子。青年时期的维克多·雨果则在书中化名为马吕斯·雨果将军则化名为彭眉胥。马吕斯追求珂赛特就是维克多追求阿黛尔的翻版。珂赛特曾在卢森堡公园里被风把她神圣的长袍裙吹翻到松紧袜带之上，马吕斯为此生了她三天的气。在政治上，马吕斯的转变也就是雨果自己的转变。一八六〇年，雨果在一段笔记中写道：“必须对马吕斯进行修改，让他对拿破仑有个真实的评价。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保卫党人，二是波拿巴主义者，三是共和党人……”^①珂赛特在修道院中的那段生活细节是由朱丽叶提供的，小说的前期手稿中就只字未改地把她拥有的《一个前圣马德莱娜修道院女学生的自传手稿》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根西岛的时候，雨果又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大学生与青年女工的故事；根据其朋友夏拉斯上校撰写的一本好书的内容而写的滑铁卢战役；靠搜尸发财的德纳德第；小比克布斯修道院；隐身棺中而逃亡的故事；一八一七年，“ABC 的朋友们”社组织；路易·菲力浦及其他等等。

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朱丽叶一直坚定地支持着他的创作。她对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誊抄原稿为一件快乐的事。她与珂赛特老朋友似的，分手十二年，又再次相逢。“我迫切地想再见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想知道她那个漂亮娃娃究竟怎么样了。我还急切地想了解这个贵为市长的可怜而又伟大的罪犯是否摆脱了沙威这个恶魔的追捕……”^②一八六一年五月，她幸运地陪伴着雨果在圣约翰山^③的“圆柱旅馆”住了两个月，因为雨果想在实地完成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某些章节。作为一个沙文主义者，朱丽叶总是在跟着雨果外出时趁机采来蓝色的矢车菊、白色的雏菊、红色的丽春花，编织成国旗的三色标志。当雨果去布鲁塞尔的家中探望时，她就单独一个人留下来“誊誊

^① Prkvisares，拉丁文，意为“材料已熟悉”。

^② 转引自爱德蒙·伯努瓦·莱维的《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书。——原注

^③ 参见爱德蒙·伯努瓦·莱维《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⑤ 圣约翰山，是滑铁卢的一处高地，滑铁卢战役的整个过程即是围绕争夺这片高地而展开的。

抄抄，这是我治病的万灵药……我最喜欢的除了你之外，便就是这心爱的小活计了……”^②雨果回来后，两人又一起去查看那毁于战争的果园。果园内每棵苹果树身上都留下了子弹或霰弹的痕迹。“英国近卫军仓惶溃败。法国雷耶^③所率领的四十个营中也有一半死在战场上。有三千士兵死在乌戈蒙的一座破房子里，他们被砍、被剝、被掐、被射、被烧而死。似乎这种种行径，只是为了让现在的一个农民向游客说：‘先生，赏给三个法郎吧，如果您愿意，我会给您讲讲滑铁卢战役的情况的’……”^④

全书终于全部完成。维克多·雨果写信给奥古斯特·瓦克里，告知他这一消息：“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的今天，上午八点半，窗口射进缕缕灿烂的阳光，我的《悲惨世界》完全诞生了。我相信，听到这个消息您是会感兴趣的，我也很高兴，能由我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我应当把它的诞生告知您。这是因为您对它的喜欢态度，并且您还在那本优秀的《侧影与怪相》书中为它作了介绍。现在，我要正式告诉您，这个孩子健康状况良好。我是在用书写剩下的最后一滴墨水在给你写信的……”^①

维克多·雨果自知这是一部会取得极大成功的优秀作品，因此想利用这本书取得丰厚的收入，保障家人未来的生活。交给哪个出版商负责？这个问题令他颇费脑筋。埃采尔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但他又觉得他不会做生意。有个名叫阿尔贝·拉克鲁瓦的年轻的比利时出版商“个子瘦小，活泼好动，对文学十分喜爱，且文学修养也不错。做事很有干劲。长得一幅机灵模样，一架夹鼻眼镜架在那略显突起而细长的鼻子上，不断地上下运动着。一双目光狡黠的眼睛藏在镜片后面，棕红色的络腮胡子长满在脸上……”^②他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以三十万法郎换取此书的十二年独家版权。^③雨果得到了他从未得到过的一笔巨款。在当时，拉马丁、斯克里布、^④大仲马、欧仁·苏挣得稿酬都远远高于他。拉克鲁瓦虽然有勇气、有见识，但他缺少资本。还是从银行家奥本海默那里借来了二十万法郎。雨果拒绝了几家报纸准备连续登载这部作品的要求，他要为出版商保留下一切成功的机会。而且，零散地发表也会伤害到作品的价值，对于拉克鲁瓦的删去一些专讲哲理的段落的要求，雨果也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内容发展迅速，气氛轻松的戏也许会在十二个月内取得成功，而只有内容深刻的戏才能成功十二年。”

在巴黎，还是由忠实的保尔·默里斯负责出版前的宣传工作，并由维克多·雨果夫人，奥古斯特·瓦克里及夏尔·雨果协助宣传。一八六二年七月六日，保尔·默里斯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中向他汇报：“六天以来，整个巴黎都在迫不及待地读着《悲惨世界》。人们在议论着它，各种评论也开始出现在报刊上。这一切都表明，您已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让人们都沉醉而入迷。不会有人提出任何微小的反对意见，也不会有人会对它有所保留。这部气势博大的作品显示出崇高的情操、凛然的正气，充满了对人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雷耶（1775—1860），法国元帅，参加过瓦格拉姆及滑铁卢等重要战役。

^④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2部：《珂赛特》第1卷第2章。——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笑面人》记事。——原注

^③ 折合一九五四年六千多万法郎。——原注

^④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十分多产的剧作家。

类的怜悯之情。它有压倒万物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抗拒它的魄力……”^①《悲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它曾付出过三十万法郎代价的拉克鲁瓦，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八年的几年内却净赚了五十一万七千法郎。在布鲁塞尔，还有人专门为《悲惨世界》而举办了一次宴会，以示祝贺。

论界因为受政治方向的影响而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表现的较为冷淡。居维里耶-弗勒里把“法国头号煽动家”的帽子扣在雨果头上，巴尔贝·多尔维则指责雨果善于“繁长的诡辩”，是一个“令人难懂而又毫无趣味的保尔·德·科克^②”。但他的一些朋友，象于勒·雅南、保尔·德·圣维克多、内夫策尔、路易·于尔巴克、歇赫尔^③、于勒·克拉斯蒂等，则表现出了预料之中的兴奋，只有拉马丁的态度有点慎重。他写信给雨果：“我亲爱的、优秀的朋友，您表现出来的超常的才华让我甚为惊奇。于是，我必须针对您及您的这本书，谈一点我的看法了。而且，我感到，我们在观点上是处于两个对立面的。当然，这种对立绝对不涉及到感情。这也是我提笔发表意见的一个原因。我想，对违反常理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攻击，一定会引起您的反感，因此我放弃了，只有当您正式告诉我：‘排除掉感情，我同意把我所有的思想交给拉马丁，由他任意评论。’时，我才会在我的《文学随谈》中对您的这部作品加以评析，回信时不必客气……您只需考虑自己那一方面就得了……”^④

雨果同意让他任意发表意见，于是拉马丁便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作家本人持肯定态度，对他的哲学观点却大加斥责：“这是一本很危险的书……它把最最要命的激情即作无望追求的激情灌输给了读者……”^⑤结果引起雨果的不满，批评它是一篇“天鹅咬人的作品”。波德莱尔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文章在以《林阴道》杂志上，违心地赞美说，这部小说“对人有教育作用，因此是有用的”。私下里，他却对母亲承认，他“对这部恶劣而荒谬的作品赞颂之辞实则是一些谎言……我讨厌雨果的一家和他的那些学生。”^⑥他对雨果进步的思想大为反感。虽然他很欣赏雨果的诗歌作品，但他对雨果信中的那句“前进吧！这是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艺术的要求。诗的语言就在这里。Ite^⑦”，^⑧其中加了着重号的词语使他“随着心情，或不屑地笑一笑，或产生极大的愤怒之情。”^⑨

到了今天，时间作出了最好的证明。全世界的读者都接受了这部作为人类思想的伟大产物的《悲惨世界》。在具有世界性的小说人物形象队伍里，冉阿让、米里哀主教、沙威、芳汀、德纳第夫妇、马吕斯以及珂赛特都占据

^① 《维克多·雨果与保尔·默里斯通信集》。——原注

^②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其作品多描绘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年轻女工的生活。——原注

^③ 歇赫尔（1815—1889），法国记者及文学批评家。

^④ 参见爱德蒙-伯努瓦·莱维：《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原注

^⑤ 《悲惨世界》评论汇编，第6卷。——原注

^⑥ 夏尔·波德莱尔：《书信全集》，第4卷。——原注

^⑦ Ite，拉丁文，意为“前进”。

^⑧ 维克多·雨果：《写在波德莱尔之〈泰奥菲尔·戈蒂耶〉一书前的代序——原注

^⑨ 帕斯卡尔·皮亚：《波德莱尔谈波德莱尔》。——原注

了一席之地，与葛朗台老爹、包法利夫人、奥利佛·特维斯特^①、娜塔莎·罗斯托夫^②、卡拉马佐夫兄弟^③、斯旺、夏尔吕斯^④等人比肩而立。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也因其人物形象的突出而占据了群众的心灵。这是为什么呢？小说完美无瑕吗？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所评论的“书中的人物不是平凡的人”是错误的吗？

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的是因为他的宽大慈悲的胸怀和仁爱之心而胜于常人，有的则因为他的残酷和低劣而低于众人。但是，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刻画是否成功，而雨果则特别擅长于过分、夸张、庞杂的人物刻画。这些虽然不是创作一部佳作的必备要素，但因有了雨果崇高而真实的感情，它们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对米里哀主教大人雨果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对于冉阿让的喜爱则又是真真实实的感情，至于沙威，雨果却是带着既厌恶又尊重的复杂情感来刻画的，在这部小说中，真情地流露和视野的宽广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悲惨世界》中的真实成份较多，是一部令人信服的作品。不论是现实的内容还是历史的成份都是极其可靠的。维克多·雨果亲身经历了第一帝国、王权复辟和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有着切身的体验。而且，他的现实观察能力很强，常能透过事件和人物的表面现象洞察出其中的隐情。这一点在关于一八一七年的一章中或关于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几页历史》里都有很好的证明，这些段落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十分完美。正象雨果认识到的那样，复辟王朝“自以为强大，能轻易地把帝国象舞台上换景片似的给推翻。实际上，它并没有想到自己也是被操纵着走上历史舞台，同样也会被拿破仑的手操纵着搬离舞台……”^①对路易-菲利浦采取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显得情文并茂，极似雷兹^②或圣西蒙^③的风格。

不出那位出版商的预料，最受评论家批评的是作品中与内容无直接关联的部分。他们批评说：“作品中过多的哲理阐述损害了故事情节的进展。”持对立态度的巴尔贝·多尔维利却承认，他对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推崇备至。“我不得不说，这场战役的描写极富有雨果特有的那种抒情风格。他站在奥林匹斯山上对大炮、军号、操练、混战和军装进行歌咏。使得我们的心被战役的发展而牵扯住……”^④不过，他又认为，这一段议论同对比克布斯修道院的论述、对金钱的论述一样，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不能起任何推动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的批评也曾加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身上，梅里美却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前面两人要比后者更显伟大。在《贝亚特丽丝》^⑤一书的开头，有着大段过长的对盖朗德的描述，很难设想，缺少了这一大段的描写，作品还会剩下多重的份量。必须具有期待、沉默和

^① 英国狄更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原注

^② 娜塔莎·罗斯托夫，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

^③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④ 斯旺和夏尔吕斯是法国二十世纪作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

^①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4部第1卷之1。——原注

^② 雷兹（1613—1679），法国政治家及作家。

^③ 圣西蒙（1675—1755），法国回忆录作家。

^④ 《悲惨世界》评论汇编，第4卷。——原注

^⑤ 《贝亚特丽丝》。巴尔扎克的短篇故事，一八三九年发表，收入《人间喜剧》的《私人生活场景》。

从容不迫的心境。《悲惨世界》中的《哲学序言》开宗明义地说：“此书是宗教的著作。”这就是奥秘的所在。具有很强的判断力的圣伯夫不可能分辨不出这样的作品是一部上乘佳作。虽然他一直不写文章表示他的意见，但私下里，他却在秘密的记事本上写着：当与维克多·雨果同时期的艺术家们，一个个老得只能坐在残老军人院的长凳上晒太阳时，雨果却正显示出他的青春年少。

在一次纪念马尼^①的晚宴上，泰纳^②无意中说道：“雨果吗？……他缺少真诚。”他的评论遭到了圣伯夫的强烈批评：“怎么？您，泰纳，竟然认为缪塞高于雨果！要知道，雨果成功地创作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他是在有着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的……他深得人心，妇女、人们，没有谁没读过他的作品……他的书一旦出版，会在八点到中午这一段时间内迅速出售完毕……自从拜读过他的《颂歌集》之后，我便把我的所有作品送去请他务正……《环球报》的人还批评他没艺术鉴赏能力，可是，我所写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指点下完成的，《环球报》的人却在十年内没教会我任何东西……”

泰纳不服气地反驳他：“对不起，雨果确实是当今能引起巨大轰动的人，不过……”

圣伯夫急切地打断了他的反驳：“泰纳，您不能谈论雨果……您还没有真正了解他……这里，只有戈蒂耶和我两人懂得他……他的作品确实非常精彩！”^③

^① 马尼（1529—1561），法国抒情诗人，以风格接近彼特拉克而闻名。

^② 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二 不带行李的旅客

一位跨越国际的天才。

波德莱尔

泰奥菲尔·戈蒂耶在评论《悲惨世界》时说：“这本书说不清好坏。它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界某种元素的产物。”用这句话来形容流亡期间所作的其他作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尤其是形容《威廉·莎士比亚》一书。这部有着史诗、大海般宏伟气魄的评论作品^①，象是正在喷发的火山岩浆，一座座闪着暗红色火光。灼热逼人的巨大雕像从中源源涌出，雨果之所以会对莎士比亚发表意见有三条原因：首先，一八六四年是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的一年，主题具有根现实的意义；其次，弗朗索瓦·维克多请求他能替自己的莎士比亚译本作序；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有必要在《克伦威尔》完成了四十年的今天，作一个总结来取代那个宣言，并且这个总结要是十九世纪文学及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一篇作品。

雨果并不了解莎士比亚。读者不会忘记，一八二五年五月，当他在兰斯第一次听人说起莎士比亚时的情景。当时，年轻的诗人还曾为诺迪耶随口轻易地翻译出《约翰王》而激动万分。他不愿意去读勒图尔的法文译本，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而后，诺迪耶、维尼又介绍了莎士比亚其它的剧本给他。弗朗索瓦·维克多刚到泽西岛时，曾向父亲询问：“你要干些什么？”雨果的回答是：“我打算注视着大海。”然后反问儿子：“你泥？”儿子回答：我要进行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对此，雨果曾经很自豪他说：“就有人象大海一样。”

对话富有戏剧意味。但值得赞扬的是，一直不思进取的弗朗索瓦·维克多现在竟能有如此大的勇气去进行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三十六部戏剧和十二万行的诗句都必须译出。”根西岛上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和一位名叫埃米莉·德·皮特隆的姑娘的帮助对工作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几乎不懂英语的雨果也对这项工作倾注了尽可能的关注。在这过程中，他开对天才、艺术以及诗人的作用产生思考。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可以在谈莎士比亚的同时，趁机谈一谈对自己的自我认识。原来打算好的篇幅被灵感冲破，一篇序言被扩成了整整一部书。内容中，真正涉及到莎士比亚的很少，谈天才及历史的各个天才倒成了作品的主题。他把荷马、约伯^①、埃斯库罗斯、以赛亚、以西结^②、卢克莱修、尤维纳利斯、塔西伦、圣约翰、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人提到与莎士比亚同等的高度。这其中只有一位是法国作家，一位是希腊作家。因为没有提到德国作家，因此受到那位留着红棕色胡子的小个子比利时出版商拉克鲁瓦的抗议。他要求增加一位歌德。雨果却不理会他的建议：“歌德的才华有限。他太有分寸了，不符合天才们不被分寸限制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他们身上无穷尽数量的源泉。他们有不被人知的东西、欧里庇得斯^③。柏拉图、维吉尔、拉封丹、伏尔泰等人也被拒之天才之外，他们既没有夸

^① 让·贝特朗·巴雷尔：《雨果的生平和作品》。——原注

^① 约伯，《圣经》人物，以逆来顺受之美德著称。

^② 以西结，犹太四先知之一。

^③ 欧里庇得斯（前 480—前 406），古希腊悲剧诗人。

张过分，也没有晦涩难解，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他们就是缺少这种不受分寸限制的特征。”

这也是对某些人的一个回答，他们也是因此而对雨果进行攻击的。这本书成了雨果的一份 Prodomo^①的辩护词，批评不应加到天才身上，天才的错误也是他的优点所在。天才是超越不了的。“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它是停滞不动的，不前进也不退后……那些金字塔及《伊利亚特》^②永远是最伟大的。杰作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人人都同样适用……这就是诗人信念的源地。他们有着蔑视一切的信心，而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人们在回顾历史时，总是对自己的同类感到亲切。雨果相信自己能与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他的同辈们嘲笑他的自负。现在看来，这种自负是自有它的理由的。作者在新书的产生辞上这样写：“法国最伟大的诗人评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

天才这类神秘的伟大人物具有三种天赋；它们是：观察力、想象力和直觉。他们能够与人类、与自然，以及那些超自然的事物直接相通。“梦中的岬角，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出现在一切伟大诗人的作品中……”^③ promontoriumSomnii^④是《威廉·莎士比亚》一书中的一章标题，这个迟迟没有发表的一章正是了解维克多·雨果的关键作品。“每个梦幻者身上都具有一个幻想的世界……一种或暂时、或局部失去理智的精神状态、这个现象无论在个人还是在民族身上都很平常……”^⑤从思想上或文风上来看，《梦之岬角》一文均不失为一篇重要作品。出于众所周知的考虑，雨果不打算把这篇歌颂疯狂的文章发表出来。

《威廉·莎士比亚》也是被拉克鲁瓦买走的。签订协议后，他告诉雨果，为了纪念这次的三百周年，他也向拉马丁约了《莎士比亚》一稿。他在信中说：“我想，这件事也许不会对您产生不便。”雨果大为恼火：“这不仅是不便的问题，这是一种侮辱，不仅侮辱了我优秀的朋友拉马丁，也侮辱了我。我和拉马丁成了参加一场竞赛的两个小学生，考试题目已经定好，就看谁能取胜了……您还说：‘希望您的书能成功，您的成功也会推动德·拉马丁先生作品的出售。’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不可能带动象德·拉马丁这个杰出的诗人，德·拉马丁先生也不会愿意被人拖着走的……”^①

这次三百周年纪念活动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法国作家中成立了一个莎士比亚委员会，由维克多·雨果担任主席职务。因他不能参加为此而举行的宴会，委员会就决定，让他的座位空着。在整个宴会期间，为这位伟大的流亡者留下的空位就会引起全巴黎的注意。大家还计划，宴会后要“大旅馆”到圣马丁门剧场观看保尔·默里斯的《哈姆莱特》的演出。乔治·桑夫人则写了一封庆贺信要在宴会上诵读，这是一封“简短、令人失望、调合了莎士比亚和伏尔泰”的信，但也有可能，政府出于会引起公愤的考虑而禁止宴会的进行。默里斯对瓦克里说，如果政府真的这样做，这本身就是在这部书作的绝好广告。

^① prodomo，拉丁文，意为“为自己。”

^② 《伊利亚特》相传为荷马所作，与《奥德赛》同为古希腊两大史诗。

^③ 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补遗。——原注

^④ promontoriumsomnii，拉丁文，意为“梦之岬角”。

^⑤ 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补遗。——原注

^① 《威廉·莎士比亚》纪事。——原注

宴会确实被禁止了，但书却得到了出版。马拉美评论说：“有几处文字雕琢得非常精美，但也存在不少让人不舒服的东西！”^①各家报刊都对它持保留的态度。有人竟以诗人居然创作一本专门的评论作品为由，对雨果加以指责。雨果的回答是：“要剥夺诗人评论的权利，这是不可能的。请问，谁能对矿井里的坑道比矿工还要清楚？……”^②阿梅代·罗兰^③在《巴黎杂志》上写文章讥讽他：“本书那个掩饰得很糟糕的言下之意就是：‘荷马是爱琴海沿岸的伟人，埃斯库罗斯是希腊的伟人，以塞亚是希伯来的伟人，尤维纳利斯是古罗马的伟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伟人，贝多芬是德国的伟人。’‘法国的伟人是谁？什么，没有？拉伯雷呢？’‘不是！’‘是莫里哀吗？’‘不是！’‘您可真够挑剔的。是孟德斯鸠吗？’‘更不对了。’‘伏尔泰行吗？’‘一边去吧！’‘那么究竟是谁呢？……’‘是雨果！……’那位威廉·莎士比亚，我谈论得并没有维克多·雨果多，但他只不过是雨果打出的一块虚晃招牌罢了……”^④

这位现居于布鲁塞尔的神奇的老人正在整理他的手稿。“我把一只中等大小的，配有齐全的暗锁、挂锁的新箱子送到了第二高城居。”^⑤箱子里装的是还未发表的《历代传说集》续集。还有一只箱子，装有《撒旦末日集》和几部剧本，如《奖赏一千法郎》、《干预》及喜剧《祖母》，另有正在使用的一些材料，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间所记的日记《我的手记》，再有就是几部分已经出版了的作品手稿，包括《悲惨世界》、《威廉·莎士比亚》、《历代传说集》及《林园集》。还有一些最近刚刚完成的手稿（还没有发表），包括了《伽弗洛什之歌》和《让·普鲁维尔诗稿》，最后是一部《流亡言行录》。这只箱子是由苏珊娜保管着的……”^⑥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位流亡的旅客是绝对不会不带行李的。

^① 《威廉·莎士比亚》纪事。——原注

^② 《天地间》。——原注

^③ 阿梅代·罗兰（1829—1868），法国作家、剧作家。

^④ 《威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原注

^⑤ 在维克多·雨果的手记中，高城居第二指高城仙境。这是诗人安置朱丽叶·德鲁埃的一所乡村别墅。当时拉法吕太潮湿，他叫她搬了出来。——原注

^⑥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三 短披风

一八六四年，《威廉·莎士比亚》出版。一八六五年，《林园集》又出版了。它的出版使人们又重新忆起那个风流的、开朗的维克多·雨果。并且，它也让那些曾攻击雨果是启示录式的诗人、普罗米修斯式的评论家的人大为吃惊。雨果的一生中，爱情至上，最乐于对爱情进行歌唱。青少年时代的雨果就在头脑中构思着一些色情的诗歌主题：农牧神躲在树枝背后窥探林中仙女们雪白的肉体，中学生透过阁楼的缝隙偷视年轻女工的睡姿；姑娘洗完脚后那脱了鞋子的可爱的光脚，头巾的一角在诱人的酥胸上掀起、撩起的裙子直到露出粉红色的松紧袜带处，把拉得很紧的长统袜也露了出来，还有与一个陌生的少女偶尔邂逅的情景：

她脱掉了鞋子、披散着长发，
从那儿经过，我以为看见了仙女，
她坐在灯心草中，光脚没穿袜，
我问她：“你可愿意去到田野上？”

温柔的河水，轻轻拍打岸边！
美丽的姑娘显得矜持、快乐又胆怯，
穿过高大而青色的芦苇向我跑来，
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却挡不住笑意。

这样的诗句充斥了他的文稿夹。自一八四七年开始，他就有出版《林园集》的打算。在创作了《历代传说集》后，为了放松一下自己，他又创作了几首新诗，补充了这个集子。一八六五年，完成了诗集的增补工作。这个集子与前面的几部作品在主题上形成鲜明对比，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诗人让飞马^①吃点青草”放任灵感的自由驰骋。用八个音节的短诗形式取代了亚历山大体的十二个音节的长诗形式。整部诗集中都是八音步的诗句，每节有四行，是泰奥菲尔·戈蒂耶和亨利·海涅常用的那一种。这好象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游戏。大胆的笔调，使人们把他与青少年时代的缪塞联想到一块儿。这种做法惹怒了那些正统的评论家，却冷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人所赞叹。路易·弗约暗自得意地说：

雨果先生是一八〇二年诞生的，在这他已经年老的时候，两个老人偷偷走近苏珊娜的身边……^②如果这两位老人愿意唱上一首歌，不用说，他们一定会唱《林园集》中的歌。这是他们灵魂的所在地。这真可恶……”^③

另一个对手巴尔贝·多尔维利则无不嘲笑地讽刺道：

维克多·雨果先生是一位全能的号手长，他似乎生下来就能吹响多

^① 维克多·雨果：《曙光》，21（《静观集》）。——原注

^② 飞马，源出希腊神话的有翼天马，为诗神所骑，后成为写诗灵感的象征。

^③ 《圣经》《但以理书》补篇载：两个老人垂涎苏珊娜的美色，曾偷看她洗澡。

^④ 《林园集》评论汇编。——原注

种锋号。他想做一个文学上的蒂尔西斯，^④想轻轻地吹起那管吹奏田园牧歌的木笛。并在上面轻轻地颤动着。可是众所周知，他的嘴唇和胸膛是能吹裂最坚硬的奥菲克来圆管乐器上的青铜螺线……

为当局服务的报纸则是另外一种表情，他们极力要从一个老人还具有年轻人那种喜欢歌颂爱情的兴趣中寻找他已经老朽了的证据，他们这样来描写雨果：“生活的荒唐让他感觉心力憔悴，头发也都全部脱落了”。实际上，他还是象脚下踩着的岩石那样结实。他寻欢做乐的兴趣一如往昔。他把性欲当作是促进健康的一个因素。在根西岛上，不论是海滨的沙滩，还是女仆的帆布床，都要承受这位激情澎湃，精力充沛的老人。这是一种罪过吗？“我们是否能够把青年时代唱的歌与成后之后的严肃谈话混在一起，并使之协调？……我们是否可以出版自己死后的作品？老人是否有权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此才诞生了这本书……”^②

其实，这种解释是根本用不着的。《林园集》中每一首诗歌都表现出了娴熟的技巧运用，不得不让人敬服。这一点就连他的敌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巴尔贝·多尔维利这样赞美他：“乐师用自己的乐器演奏，显示了他高超的技巧……不仅是在法语中，而且在雨果先生的法语中也是独一无二的……”^③他认为诗人自由的落笔，神奇的诗句技巧，会令人叹为观止。“使用了这种只有天才才能驾驭的诗歌节奏，给人一种只可意会的魔幻感受，其作用能与绘画中那位天才所绘制的阿拉伯曲线装饰画相媲美。维克多·雨果是那位诗歌中的绘制阿拉伯曲线装饰画的天才。他写起诗来非常顺利，比起阿勒甘^①要用自己的帽子才能变出一只船、一把尖刀、一盏灯起来，雨果先生更为伟大，他的诗句就可以化成许多别的东西。他玩弄诗句的技巧就象我所见到的那个波希米亚女人玩铃鼓那么娴熟。有时，我真会怀疑自己是在梦中……”^②

令人厌恶的弗约对这些技巧的赞美还要利害：“一点也不显其软弱，也没有为字数和诗韵伤脑筋。这充满活力，结实无比的血肉，只有具备了强健的肌肉、沸腾的血液才能使其腾跃、跳动……我真想不恰当地打个比喻：这是一头由法兰西语言组合而成的活生生的动物……”在这一点上，敌人的表现倒也不失公允。我们也和弗约一样，对这些语言优美，内容充实的一排排诗行大加赞赏。八音步的诗句禁止有衬字的出现，要求想象丰富，尽量避免单调。要在奇想构想中显出神奇：

如今的爱情中到处是
生意场上的鬼花招。
借方、贷方。
被剪光的绵羊不多，
银行家却不见少。

^④ 蒂尔西斯，维吉尔，《牧歌》第七篇中的牧童。

^① 《林园集》评论汇编。——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林园集》补遗。——原注

^③ 《林园集》评论汇编。——原注

^① 阿勒甘，意大利喜剧中的丑角。

^② 《林园集》评论汇编。——原注

心是一架神奇的计数器。
女人的腰身要象弗丽内那样，
根据用费表来收费、定价，
其中的诀窍很容易被掌握……

轻拍罗扇，是按时计算，
眼中有神，会有更高的要价。
达夫尼斯柔软的粉脸递上，
就知道赫洛亚^①的价码是多少……^②

每一节诗都十分完美，象一个起步轻盈，又能适可而止的舞女。可以明显感觉到，诗集中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只是些对树林、春天、接吻和漂亮女孩、还有贫穷和玉腿的赞美诗句。它反反复复向人们证明：大自然中到处都有相似的东西。“一件短披风就是一条衬裙……——雏菊，是戴着圆帽的美人……”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暂时摆脱掉那些重大而深刻的东西吗？

朋友，幕间休息扫了你的兴。
我有什么办法？树叶变得金黄。
在海报上标明“演出暂停”。
我要到草地上寻找快乐。

可以说，这就象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语言中最优美的一些词是其中翩然的舞蹈者。这是集中了华托—谢尼耶—成奥克里托斯^①的芭蕾舞，一首首的田园诗嵌就成一幅幅挂壁的图画，洗衣的姑娘取代了林中的仙女而走上舞台，随着乐声的响起，这位天才的芭蕾舞大师在向读者证明，在这样急促的节奏中，他同样能轻易地从田园诗转入史诗。有这样几首杰出的诗篇：《播种季节的晚上》、《战事六千年》、《古代战争忆旧》。使用同一件乐器的戈蒂耶、邦维尔、都德引发了人们可以想象的热情。可是雨果所具有的这种高超技巧即使对那些语言大师们来说，也正如巴尔贝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最崇高的享受”。这本书流行于第二帝国的上流社会中，因为它那表现风流和高雅的情趣，正是时代精神所需要体现出来的情趣。但那些更倾向于《惩罚集》的读者们却对这种工于技巧的诗歌没兴趣。乔治·桑在《民族未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林园集》的优秀作品。她因此而收到一封叫人惊奇的答谢信：“您的文章是我的书得到的最好报偿……天才就是存在人群中的上帝。您存在也就意味着天才的存在……！”^②这是证明本体论的一种新形式。

^① 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古希腊作家朗戈斯田园诗式的同名爱情小说中两个主人公，是一对追求纯洁爱情的青年男女。

^② 维克多·雨果：《最年长者最年轻》（《林园集》）。——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且唱且小事》（《林园集》）。——原注

^① 忒奥克里托斯（约前 310—前 250），古希腊诗人。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 2 卷。——原注

四 海上劳工

一位到根西岛中学来教文学的法国青年教师撰写了一份有关维克多·雨果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九年情况的旁证材料，语气嘲弄，然而却是真实的。诗人与住在一起的小姨朱莉·舍内在家里接待了他，并常请一个驼背的流亡者克斯勒来一起用饭。因为这位外国作家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有关维多利亚女王的颇为刺耳的言论，根西岛上绝大多数的人与他过往甚少。只有法官的女儿凯里小姐喜欢他的诗歌，认为他是个伟大人物。老人总是沉着、挺直，天色阴沉时便在肩上披一件外套，两手插在衣袋里，脚成弓形。那种优雅、高贵的举止给斯塔菲尔的印象很深，总想着即便他穿着乞丐般的破衣烂衫，却依旧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气派。

作为一个老派的法国人，雨果总是拘泥于礼节，非常客气，常常对年劲的斯塔菲尔的接待表示“非常荣幸”。他在私下里的交谈朴实自然，充满了法国式的机智。可是一到人多的场合，他就变得好讲大话，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对唯物主义大发雷霆，以厌恶的心情引述泰纳的一句话：“‘罪恶与美德，犹如蔗糖之与劣质烧酒，都是一种产物……’，这是在否定善与恶的界限，……我真希望能在巴黎，对，我希望能法兰西学院，和奥尔良主教一起投票反对那位先生！”他把拉辛视为另一个眼中钉。“他用不顺手自己的工具，”雨果说，“他有时写得简直糟透了：

请珍惜你的鲜血，我斗胆向你求告，

请你别让我听到你的鲜血在呼号……

相反，他《唱经台》的作者布瓦泳，《冒失鬼》的作者莫里哀以及喜剧作家高乃依等评价甚高。他往往是在晚饭过后变得“崇高”起来。年轻的斯塔菲尔不无嘲弄地这样写道：各种漫无边际的大问题，诸如灵魂之不死，上帝的本质、祈祷之必要，泛神论之荒唐，实证主义之荒谬、生死两大极限等等都在这时被提了出来，并得到了如下解决：“啊！无神论有多可怜！有多渺小！有多荒唐！上帝必然存在，我相信这一点胜过相信自己的存在……我绝不会连续四个小时不作祈祷……要是我在半夜里醒来，我就祈祷。我向上帝祈求把他的力量赐与我。我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就我自己而言，没有力量却做那些我很明白是善的事情……我们都依附于上帝。他是万事万物的缔造者；要是谁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实际上上帝在永远不停地创造着这个世界。他是无限的自我，他是……怎么，你睡着啦，阿黛尔？”

那天晚上，雨果夫人恰巧在根西岛小住。已六十有四的她，穿着臃肿，身体沉甸甸的，头上则是一大堆成小山状的粗大鬃发，显得很有气派。她讲话时一字一顿，语气庄重，给年轻的斯塔菲尔留下极深印象：“您是巴黎人吗，先生？……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呢！……”她妹妹在旁说话的时候，她不停地加以纠正：“哎！朱莉，你怎么可以光说‘梅多克’呢？得把‘梅多克葡萄酒’的名字说重。

维克多·雨果对当代作家的评论非常坦率。他说：“我们怎么可能从缪塞的诗歌中找出非凡之处……只能给他下一个‘拜伦小姐’的定论，多准确，多美妙……他远在拉马丁之下……本世纪只有唯一一个伟大作家，那就是我，维克多·雨果。在我之下，可能要排到圣伯夫与梅里美……当然，梅里美成不了大气候，不过是仅仅当得起‘简洁’二字罢了。确实，这也是不错

的褒奖了……至于稀也尔则是个门房作家，只有那些门房读者会买他的书……古里耶^①是个典型的无赖……夏多勃里昂虽然有着不少可称道之处，但他对人类没有感情，实在讨厌……有人指责我傲慢，一点不错，我的力量与激情正是源于我的傲慢。

一八六七年，雨果夫人拜访了高城仙境的德鲁埃夫人家中，离开根西岛有两年了，她想对这位“亲爱的代理人”表示感谢。朱丽叶意识到“她的饭锅被打翻了”，她那“糟糕的厨娘使命”也将结束，心中怅然。但她依然高兴于‘原配夫人’这种郑重的表示，并马上以同样郑重的方式作了回拜，在给雨果的信中，朱丽叶这样写到：“我立刻回拜的原因，在于真是以你妻子这种公开表示敬意为荣……”^②

从此，她“习以为常地插手各种家庭事务并以之为快乐。”不久，她伴着雨果在布鲁塞尔住了六个月，并在广场上受到了接待。她甚至被邀请在热泉森林里度了几星期的假，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夏尔夫妇以及他们四个月的孩子乔治。她还在度假时为雨果夫人读书。朱丽叶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三日给雨果的信中写到：“我心中也辨不出你们大家谁对我最好了。近半个月以来，身边有着鲜花、孩子、阳光、家庭、爱情，我真是快活，入迷、感动、幸福。我真是怀疑现有的幸福已超出了我这样一个老太婆所该享有的程度。深爱你，为你而祝福……”^③经过了漫长的内心折磨、苦行赎罪，朱丽叶在她六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得以“感受到重新受人尊敬所带来的深切的默默喜悦。”

在根西岛，周围的人们对这对虽不是名正言顺，但已经历时间考验的情侣所一度抱有的偏见也正在烟消云散。当雨果夫人不在时，朱丽叶被允许在高城住上一两个月。虽仅是短暂相聚的幸福。但回味无穷！朱丽叶在信中写道：“我要尽情地享受万能的上帝与你所赐予我的无比美妙的每分每秒，为此，我向你们两位致以深切的感谢……”在此前后，一个流动剧团来到岛上演出《艾那尼》。本来，朱丽叶一直担心着岛上六十户大族的偏见，但出乎她的意料，演出大获成功。这时，根西岛上开始出售一张雨果在圣诞节时与孩子们一起拍的照片，销路极畅，连面包商都想购买。大家都已真正把维克多·雨果当作了“高地居家衣”，真是一份令人欣慰的迟到荣誉。

他们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雨果夫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住在巴黎，夏尔夫妇则不时去陪她住上一阵。弗朗索瓦·维克多与夏尔及艾丽斯一起守着布鲁塞尔街垒广场上的房子，而朱莉·舍内和朱丽叶则留在根舍岛上顾管“伟大的流亡者”。一到夏天，雨果全家便相聚在布鲁塞尔。在一八六五年时，波德莱尔曾对昂塞尔断言：雨果必然会在比利时定居。“但是现在看来，他已和大海闹翻了！或者是他缺乏继续在大海上呆下去的勇气，要么是连大海也不容他了。想在一块海礁上去构建宫殿，真是天真！……”^④他错了。雨果自己至始至终坚持认为。根西岛是他之所以有着创作力量的根本，他永远喜欢他的“宫殿”。

唯一不足的是，同时负担巴黎、布鲁塞尔、根西岛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小阿黛尔这四处开销，让雨果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开始，他每月给小阿黛尔寄

^① 古里耶（1772—1825），法国作家。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参见乔治·皮亚：《波德莱尔谈波德莱尔》。——原注

去一百五十法郎的生活费，后来经母亲恳求，又添加了每年两次的三百法郎衣装费用。在生活费与启程方面的开销，雨果全家一年大概要支出三万法郎左右。此时，他在比利时银行和英国统一公债方面的定期利息已达四万八千五百法郎，此外还加上法兰西研究院的年俸一千法郎。而且，此时他已将《悲惨世界》的版权卖了三十万法郎，再加上他陆续收到的每册新书四万法郎的稿酬（一部小说可分为四册），以及小说连载与无数次再版书的收入，可以称得上是收入颇丰。但是，他却在开销问题上与家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价还价，的确有些让人感到奇怪。

因此，便有人指责他吝啬，说他晚年期间一定要每年存上一笔钱才能心安。对这一指责，我们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除了负担整个家庭与朱丽叶·德鲁埃的生活以外，雨果还自愿地提供了大笔的捐赠。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帮助从不量入为出的流亡者埃内·德·克斯勒，后来更是干脆将他接到高城自己家里来同住。在根西岛上，他每周要为四十位儿童提供一顿丰盛的饱餐。他每一个小记事本，上面满是帮助穷苦人的记载：“一八六五年六月九日，给玛丽·格林及其生病的孩子送去汤、肉和面包……”，“三月十五日，给刚刚分娩的奥斯瓦尔德妻子送去一小箱婴儿的衣着用品……”，“三月二十八日，给奥奎恩家送去木炭……”，“四月八日，给维克托瓦尔·伊达丝送去几条床单，她正在坐月子，却连换洗衣着都没有……”他的家庭开支中的三分之一左右总是用来救济他人，好一位乐善好施的守财奴！

其次他还一直认为，为着整个家庭的未来作长远打算，省吃俭用是必须的。两个儿子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小阿黛尔更是不名一文。一八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夏尔生了个孩子乔治。但是这孩子很快便于第二年四月十八日夭折了。到了同年八月十六，夏尔又得了个儿子，依旧取名乔治^①，不久乔治还添了个妹妹让娜^②。在给夏尔的信中，维克多·雨果写道：“我始终在考虑，怎么让乔治和让娜的未来生活有着足够的保证。为此，我一直尽量在避免入不敷出。你看，在我的头脑里，始终还在为孙子和孙女的未来绷着一根弦呢……”^③在另一封给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的信中，他写道：“让我们来商量商量家里的事情。我总觉得你们的那个酒商要价太贵了。三月底，我得为送钐布鲁塞尔的酒付出三百三十四法郎，这样，从十月份算起，酒费已达九百七十八法郎，仅此一项，我们一年的花费便超过了二千法郎，你们看呢……”^④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除了定期拿钱外，还时不时向他举债。而他，很多时候便干脆把这些欠帐一笔勾销了。

这样还是不能阻止雨果夫人借钱去支助她的亲人。她总是对那位缺少才华，人品低下的艺术家——她的妹夫保尔·舍内百般迁就。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照料流落在他乡的黛黛。同时，她自己又重病在身。一直让亲人们担心的是，她在到了泽西岛之后，一只眼睛便暂时性地失明了。这是她视网膜出

^① 乔治·夏尔·维克多·莱奥波德·雨果，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布鲁塞尔，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卒于巴黎。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波利娜·梅纳尔·多里昂，后又与和让·阿亚尔贝离婚的多拉·夏洛特·多里昂结婚。——原注

^② 莱奥波特蒂娜·阿黛尔·让娜·雨果，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生于布鲁塞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于巴黎。她先嫁莱昂·都德，后嫁让·夏尔科，最后是米歇尔·内格尔蓬特夫人。——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血的缘故。她还有心脏病，时常头晕眼花的感觉使她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中风倒下。她在给妹妹朱莉的信中说：“你一定不知道，我已经把遗嘱立好了。人活着的时候要能为死后的情景做一番考虑。对待死亡要象对待朋友那样。我已打算好把蒂蒂娜结婚时的祈祷书留下来送给善良的阿塞林婶婶。”丈夫不相信她真的重病在身。他在信中告诉两个儿子：“你们母亲所需要的只是些牛、羊肉之类的食品，还有上好的葡萄酒……”这些都是根治高血压患者所必需的东西。

他希望她能来根西岛，以便于他的亲自照顾。他在给她那细心的看护人瓦克里的信中说：“亲爱的奥古斯特，请您转告我那身体不太健康的亲人：如果她不担心坐船过海，根西岛随时欢迎她的到来。只要她愿意，她的那‘热泉’的伴读者^①还会继续为她伴读；朱莉则可以按她口授的内容替她写信；我自己则会尽力让她开心，帮她散散心，解解闷。现在又是春天的大好时节，她一定会恢复身体健康的……”^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则充满了美好的心愿：“亲人们，都来爱我吧，我是你们的，我信赖着你们。虽然我们相隔很远，但已成为我的生命的你们和我的心紧紧相连在一起。我所钟爱的，亲爱的妻子，你的每一封信都那么亲切，都充满了芳香的温情。每次嗅着你的来信，就象嗅着开放在美丽春天里的鲜花！啊：你说得对，我们应该是全家团圆。我把你们紧紧拥入我的怀中……”^③

同时，雨果依旧在进行着他的创作工作。一八六六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出版了。喜爱高大的建筑物的雨果；很高兴地把这部书当成是 Anankè（命运、天数）这个高大建筑物上的一块石头……《巴黎圣母院》是教理的天数，《悲惨世界》是法律的天数，《海上劳工》则是事物的天数。这部作品十分壮丽。雨果把他从海上生活中得到的感性知识用到书里去了，象大海、船只、水手、迷雾、海怪和暴风雨等，还有根西岛的民俗、流传于岛上的各种传说、想象中的房子、海峡群岛居民所使用的奇怪的法语语词，等等，这些表现在书中则使这本书具有了一种清新感人而又新奇的特色。

一八五九年，雨果曾与朱丽叶，夏尔一起去过赛克岛。他在那里见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新鲜景物，如水手们攀登悬崖峭壁的情景，走私犯们使用的岩洞，还有章鱼。他后来写的惊险的与章鱼进行的搏斗就是源于这次的所见。所有这些，以及他在记事本上略略提到的一场场暴风雨，都被他写进了一本初名为《水手吉利亚特》的书中。吉利亚特最后的自杀也是源于笔记上的一段记载：“赛克港，六月十日上午十一点，一名男子滑进了礁石丛中，夹在狭缝之间无法挣脱。他眼睁睁地看着潮水慢慢地涨起，最后淹没了这个岩缝，他的死很是悲惨。”他在岛上度过的日子里，记载了许多因大海的肆虐而带来的灾祸。

《海上劳工》中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了波涛、礁石和海怪，这得益于一位伟大画家的手笔。在近景人物形象的描绘上，这部作品却有所欠缺。书中有些人物似乎是大仲马或欧仁·苏小说人物的翻版。书中还有轻歌剧里的走私犯及情节剧里的叛徒。而主人公吉利亚特和德玉西特则是作者特有的虚幻

^① 指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的神话人物。年轻的未婚妻德玉西特是被作者理想化了的少女。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冷酷，她正是犯错之前的阿黛尔，是现在阿黛尔的前期形象，是一个一直在心头缠绕着的幼稚梦幻。吉利亚特是一个崇高的失恋者形象，代表了雨果的另一方面。从住在蟠龙街的小阁楼里时，他便开始构思一些在屈辱中奋起反抗的人物形象，考虑再三，它包容了天才和幼稚这两个方面。这是一部主题新颖的作品，能吸引人，一定会获得成功。

雨果不愿急着把这部小说发表出去。他要立刻投入到下一部小说的创作中去：“我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还有好几部重要的作品等着我去写出来或做个结束……”^①可是那个靠《悲惨世界》而净赚了一大笔钱的拉克鲁瓦，总是缠着他，用热情而悦耳的话语劝服了雨果。这种人口才很好，他能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下去，恭维和哀叹同时并用，令作家毫无招架之力。雨果让了步，以十二万法郎的价值把《林园集》和《海上劳工》这两部已完稿的作品卖给了他。接着，《小报》与《太阳报》的社长米约和《时事报》的社长维尔梅桑要求让他们以连载的形式抢先登出作品。米约出价五十万法郎（相当于今天的一亿法郎），还附带有许多似乎很通情达理的缘由。“您如果同意花十生丁就能买上一期有您的连载作品的报纸，那么您就在普及作品上做了一件大好事。您就使您的书成了大家都能都能接触，都能读到的了。也不需要家里的母亲、善良的城市工人、好心的乡下农民掰下他们孩子嘴里的一片面包，省下他们的老人用来烤火的一块木炭。这样，您的作品就能把光明撒在孩子和老人身上，给他们以安慰，为他们提供娱乐……”^②雨果拒绝了他的诱惑：“我是按照我的文学良心办事的。不管我对我所做的是否会后悔。这种良心迫使我甘愿放弃这五十万巨款。我只希望《海上劳工》能以书的形式出版……”^①

《海上劳工》终于出版了。弗朗索瓦·维克多在信中向父亲表示祝贺：“你取得了普遍公认的巨大成功。人们意见的统一是我前所未见的。甚至成就还在《悲惨世界》之上。这一次，你终于找到知音了。人们已经理解你了，这能说明一切。对于这么一部作品，读者的理解也就意味着欣赏。所有的报纸上、墙壁上、所有的橱窗里、嘴巴里都出现了你的名字……”^②因为他的缘故，章鱼成了最流行的谈论话题。科学家对章鱼危险性的否定，更增加了书的轰动效应。制帽商设计出供“海上劳女”即那些前往迪耶普或特鲁维尔的小市民女人戴的“章鱼帽”，餐馆里供应出“珍味章鱼”。一些潜水爱好者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多梅德大楼的水族馆里展出了一条活章鱼。正如雨果夫人从巴黎给妹妹朱莉·舍内写得信中描述的那样：“这里成了章鱼世界。唉！为什么我丈夫要成为我心上的根西岛章鱼呢？”

《太阳报》重新连续转载了这部小说后，尽管已有书出版，报纸销售量仍由两万八千份激增到八万份。新闻界大胆地声称对此感到兴奋。这本书因为只描写了人与自然力的斗争，所以没有引起不同党派之间的争论。青年评论家埃米尔·左拉评论道：“这里，在这里，诗人有着自由的心灵和想象力。他没有说教，也没有辩护……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这个伟大作家所作的宏伟

^① 《海上劳工》纪事。——原注

^② 《海上劳工》纪事。——原注

^① 《海上劳工》纪事。——原注

^② 《海上劳工纪事》。——原注

的梦，他让人直面茫茫的大自然，努力斗争，但紧接着，他又只吹一口气，一口由樱桃小口里轻轻吹出来的气，便打败了人类……”^①可以说，他完全领悟了作者的意图。雨果说：“我只想赞美劳动、意志和忠诚，赞美所有能让人伟大的东西。我所要表达的是人心，它是最无情的深渊，它能逃离大海，但它逃离不了女人……”

雨果夫人针对此书，给丈夫写了一封言辞极其夸张的信，信中点缀着许多能和朱丽叶相比的形容词。雨果对此信大为赞扬：“这是一封美妙的信……你具有崇高的精神和心灵。亲爱的，我为我作为一个作家，能让你满意而高兴……”^②阿黛尔毫不讳言地谈到自己就要死了，并冷静地考虑着这件事。“但是，我很难过，因为正当我欣赏着伟大作品的时候，正当我刚刚拥有才智的时候，我却要死去，远离这个人间……”^③她现在抱有了对民主的信念，并不屑一提地谈到“以前的迷信”。这是富谢家的幽灵！

^① 《海上劳工》评论汇编。——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③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五 现政权的敌人

教士告知泰斯特夫人：“您丈夫的神色难于揣测。”

保尔·瓦莱厘

巴黎自从政变以来已经很久没有上演过现政权的敌人维克多·雨果的戏剧了。一八六七年这一年将举行万国博览会，大家认为要向世界展示法国最出色的东西。拉克鲁瓦出版了一本《巴黎导游》，维克多·雨果作的序言。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法兰西喜剧院对一位自己的伟大作者能置若罔闻吗？有人建议重新上演《艾那尼》。但是警察当局难道不会派人来起哄吗？维克多·雨果有点不相信。瓦克里和默里斯，他在巴黎的代表却不这样认为。女演员珍妮·埃斯勒的情人是保尔·默里斯，他更希望《吕伊·布拉斯》一剧能在奥迪翁剧院上演，他的女友可饰演剧中王后一角；可是取得胜利的是《艾那尼》。

大家决定把以前“嵌在”剧中的诗句作些修改，只是为了让任何起哄者无机可乘。雨果，在写给瓦克里的亲笔信中说道：“不要‘对，是随从，国王啊！我就是你的随从。’改成‘对，说得对，我就是……’”他本来希望演员德洛内有胆量说：“笨老头啊，他爱她！”倘若他没有这个勇气，“可换一个愚蠢而没有危险的说法……就说：‘天哪！你怎么啦？他爱她！……’”^①顾虑是没有必要的。这些改动正是使一八六七年的观众不满的原因。熟记这个剧本的观众便从剧场正厅后座站起来纠正这些诗句。雨果已将由他签名的入场券从根西岛寄来了，而且要求瓦克里在券上盖上那个著名的戳记 Hierro（剑）。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文学上的胜利，政治上的示威，再加上可观的收入（七千金法郎）。

这次重演活动雨果夫人坚持要出席。任何激动对她都有危险，她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清楚，本来想至少要不让她参加彩排，那很可能给大家添乱子。她不听：“我在世间的日子已不多，重新上演《艾那尼》的机会不能错过，对我来说，这是对美好青春时代的一种回忆。这次盛会我怎能错过？不能，先生！首先，《艾那尼》不会被起哄的。况且，我能对付吵吵闹闹……我的眼睛能挺得住。就算我眼睛再次失明，我也要去《艾那尼》，即使把这条老命赔上也在所不惜！可惜，他们不会给我什么大事干……”^①

这样谦卑的请求，也和重温《艾那尼》战役的愿望一样，都有悲壮的色彩，因曾为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幸福时光增添光彩的正是这一战役。巴黎看到她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每次排练她都到场，奥古斯特·瓦克里领着她来到剧院。瓦克里这时候正患风湿病，行走也不方便。一个瞎眼，一个瘫痪。维克多·雨果夫人在巴黎的消息各报都报道了，这让她很高兴：“我的名字多么响亮！”和从前一样，大学生们要求得到座位，愿意出力助威。有个大学生对保尔·默里斯说：“维克多·雨果先生是我们的宗教。”

成功“无法形容”，这是阿黛尔用的形容词。然而她还是形容了一番：“一片疯狂。人们拥抱着一直走到剧院前的广场。年轻人的热情超过了一八三〇年。他们确实可爱，勇敢，愿意赴汤蹈火。我感到幸福，我上了天堂……”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①大厅里坐着大仲马、戈蒂耶、邦维尔、吉拉尔丹、于勒·西蒙、保尔·默里斯、阿道尔夫·克雷米厄、奥古斯特·瓦克里。年轻的中学生在顶楼上。戈蒂耶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可叹啊！在昔日的浪漫主义队伍中，老战士已屈指可数；不过幸存者都在场。当我们从单人座席上、从包厢里把他们一一认出来时，想起已经永远离开人世的那些好伙伴，心情既高兴，又凄凉。再说，《艾那尼》也不再需要昔日的那帮人了，这出戏也没有人想攻击了……”

②“您可是我的一头漂亮高贵的雄狮”这一句曾经使复辟王朝心惊肉跳，现在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于勒·雅南证实道：“这种重新出乎意料地轰动的场面，真是不可理喻。”③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圣伯夫告知维克多·雨果夫人：“亲爱的夫人，在种种您所接受的祝贺当中，应该也有我的一份表示。这是对我们青年时代的向往和追求的最精彩的确证。天才属于他的时代，同时又是属于一切的时代，正是这样。天才能不止一次地普照大地。我在座上动弹不得，不能目睹这一宏壮的场面，不能亲监这一诗坛庆典，即使到剧场休息室坐一坐也好；我没能到现场耳闻那一阵阵令人喜悦的、会在我们心头勾起多少回忆的掌声，也没能表明，我是不想失掉《艾那尼》一名老战士的资格……”

他也觉得自己来日已所剩无几了，往日的怨气也逐渐地消融。夏尔·波德莱尔当时在比利时，经常见到雨果一家。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他在写给波德莱尔的信中说道：

有时雨果还是你的邻居，他自己则成了一个说教者，成了一个长辈。就算在他说的开心话里也会有人道主义。您有时向雨果夫人提起我，非常感谢，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唯一始终不渝的朋友。而其他的朋友从来不肯原谅我某个时间分手。那些[雨果家的]孩子，可能只是根据他们的偏见来了解我的。最使我反感的是最后的这一类门徒。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诋毁这个行将消失的“流派”，给它们留下无法磨灭的可笑印记，我相信这一点。雨果对此毫不感到不安，犹如风神坐在高高的堡垒之上一样，他超脱于这一切之上。我敢相信，他和我要是面对面碰上，不论是谁，被尘封的感情，会一一从暗中苏醒，因为后来每一次重又碰到他，一瞬间我们又彼此了解，一切和以前一样……

一八六八年四月，艾丽斯的患脑膜炎的头胎子在布鲁塞尔夭亡，而她本人又怀孕已五个月，夏尔便带着妻子来到巴黎，丧葬事宜由他弟弟来负责。夏尔·雨果在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六日给弗朗索瓦-维克多的信中写道：“这可怜的心肝一定认为我们是在陪着他上路的，因为你就是我，就是艾丽斯。何况，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灵魂没有随他的躯体而去。他的即将出世的弟弟将会在自己的肉体上把他的灵魂给我们带回来……请立刻告知父亲，他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② 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文章，发表在《世界导报》上（1867年6月21日）。——原注

③ 于勒·雅南的文章，发表在《辩论日报》上（1867年6月20日）。——原注

④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⑤ 圣伯夫：《文选》。——原注

要改变寄钱的地点，多寄点到巴黎，因为如果仅靠她那点微薄的收入没办法负担新的开支……”^②雨果夫人也活不久了。夏尔给弗朗索瓦-维克多的信又写道：“妈妈状况没好转。阿尔森费尔德大夫对我打过招呼，说她‘病情不轻’，体质失调，对此只有权宜之计而没有根治的办法。她还在尽力支撑着。我们照看着她，想办法使她散心……”^①

夏尔原本想留在巴黎创办一份报纸。可是这时候吗？征求“父王”的意见，回答是他不想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在这件事业上冒险。有时，他会接连一个多月不写信，只是因为他又要创作一部新的小说《奉国王之命》。生活费用由默里斯负责提供，钱从《艾那尼》的收入中提取。

一八六八年五月三日，雨果夫在给维克多·雨果的信写道：“亲爱的伟大朋友，你要知道，夏尔和他妻子要住我这儿，这主意很好，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能让他们住下而又不必增加房租。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家扩大了三倍，我开销的不足部分，只好省下来伙食费和其他的费用了。于是，正象维克多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的那样，这时最重要的负担是在巴黎。布鲁塞尔方面的负担已经很轻了。只剩下维克多和一个女佣人在那里了，一共两个人，因为已经暂时辞退了厨娘。维克多一定也告诉你了，你会因此而增加我们的预算……面对开支增加的情况，默里斯还会继续当我们的银行老板吗？只有那么一点收入是靠不了的。或者，你是否自己愿意当这个老板呢，正如你对布鲁塞尔那家时的处理一样？默里斯处存有多少钱你应当知道的；倘若他依旧当我们的银行老板，那你要下达指示给他，你要了解《艾那尼》的收入是否已经用光？帐目我记得一清二楚，倘若你需要，我可以给你把帐寄去。在儿子媳妇来到以前，我还能维持着支出水平，你心里明白。我们生活中物质方面的情况，上面都讲了，由于远离你，这种生活很不幸，不久前遭受的打击则犹如昨日之事。

夏尔·雨果附言：“最最亲爱的父亲，不久再见。德鲁埃夫人抛洒泪水，我非常感谢，她是很爱我们的小乔治的！我拥抱她，也拥抱你……”^①

夏尔试图说服弟弟来巴黎和他生活在一起。在巴黎生活会何等快意啊！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日，夏尔·雨果在给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的信中写道：“差不多每天我们都出外吃晚饭。[……]昨天，我们与多内夫人和她那动人的女人^②在这里一起吃了晚饭。倘若你乐意来巴黎，我们有多快活啊！大家不理解你，在这方面你老是不听他人意见。人人都很惊讶于你的禁欲主义和你的信仰，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在巴黎拥有最大、也最吸引人的沙龙。你想一想吧。把花在布鲁塞尔的钱花在这儿，我们会生活得有面子的，会很舒服。另外，我们家将会成为一个中心，

^② 此信未曾发表。勒费弗尔-瓦克里之女加沃夫人藏品。——原注

^① 此信未曾发表。勒费弗尔-瓦克里之女加沃夫人藏品。——原注

^① 此信未曾发表。勒费弗尔-瓦克里之女加沃夫人藏品。——原注

^② 玛丽-亨利耶特·比阿尔，即佩若尼子爵夫人，当时二十八岁。——原注

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在文学界给自己创造出一种有利可图的局面。我确信如此。至于父亲，只要待在巴黎，他自己一家只会进而在此插下一只脚，这无论在舆论上，或是在人们思想上，对他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岩礁上的沙龙。但倘若你还说：‘如果只有一个人，我就是最后一名！’^③那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你要我给你讲讲波拿巴的消息吗？我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或布洛涅森林公园见过他几次。他的脸肥得很，显得非常憔悴。皱纹布满了苍白的面孔，目光总是无神，胡须灰白。但他气色还好。唉！这个无赖身体棒得很呢！他总是坐在车子里。差不多没有人对他行礼。也没有人骂他。总而言之，他还统治着。

巴黎鲜花纷呈，犹如锦堆。新的街区富丽堂皇。现在建造的房子真正漂亮极了，并且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广场、花园、散步场、喷水池越来越多。豪华之风真是极少有的！车辆、马匹和漂亮女人构成一幅欢乐的景象，任何时候都使人大饱眼福……”^①

可是弗朗索瓦-维克多打算还是去过流亡生活好，夏尔以稍带嘲弄的口吻叹息道：“只要你就是最后一名，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抱怨起“父王”来。在一八六八年六月十六日写道：“老得不到父亲的音讯，自从我们到了这儿以来，^②他一分钱也没给我们寄。我们是靠默里斯的那笔钱过日子的……妈妈把给阿黛尔的一百法郎给你寄来了，我附在信里……”在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又写道：“妈妈想知道，在四月份父亲是否记得把三百法郎给阿黛尔寄去，以便她添置夏天用的衣服？如果还没寄，你就请他寄去。要坚持，妈妈惦记着这件事呢！请来信告诉我们……”^③夏天就要到来，全家聚会的时刻也就随着来了。雨果夫人认为和丈夫重逢是自己的一大快乐。“至于我，只要我一抓住了你，不等你同意，我就会牢牢吊住你不放手的。我会非常温柔，非常可爱，让你没有勇气甩开我。我的最后梦想就是要死在你的怀抱里。”

^①她已很虚弱，这时她所紧紧依靠的，就是丈夫过去常令她心惊胆战的力量。

事情正如她渴望的那样。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她与丈夫一起乘敞篷马车散了步。他非常温柔，她十分开心。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她突然中风。呼吸困难，全身痉挛，半身瘫痪。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维克多·雨果手记写道：“今天早上六点半去世。我替她合上了眼睛。唉！上帝会收下这颗温柔而崇高的灵魂的。我把她还给了上帝。愿她得到祝福！我们将遵从她的遗愿，把灵柩运往维勒基埃，在我们亲爱的亡女身旁安葬了她。我将伴送她到边境……”当天，瓦克里与默里斯从巴黎赶来，参加入殓仪式。埃米尔·阿利克斯大夫没有在棺材里盖住她的脸。

^③ 这是雨果《惩罚集》名作《最后的话》中的最后一句诗。

^① 此信未曾发表。勒费弗尔-瓦克里之女加沃夫人藏品。——原注

^② 指巴黎。夏尔与艾丽斯在巴黎应该是短时逗留，但住下已有两个月。他们在巴黎待到七月底，后来又到达斯帕游了几天才返回布鲁塞尔。维克多·雨果很不高兴，生气了。父亲“历时九个月以后，终于把我那份生活费给你寄去罗！”夏尔不是味儿地给弟弟写道。——原注又：注中斯帕为比利时温泉疗养城市。

^③ 此信未曾发表。勒费弗尔-瓦克里之女加沃夫人藏品。——原注

^① 参见居斯塔夫·西蒙：《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注

我抓起旁边的花朵，撒庆她头部四周。我围了一圈白雏菊在她的头部，脸露在外面。随后，我又将花朵撒遍全身，直到棺材被装满。接着，我吻了她的前额，低声地对她说：“愿上帝保佑你！”——我在她身边一直跪着。夏尔走近来，维克多接着也过来了。他们一边哭，一边吻母亲，站在我身后。保尔·默里斯、瓦克里和阿利克斯都在流泪……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俯下身吻了她。五点钟，铅棺给焊接起来，橡木棺也拧上了螺丝。橡木棺的棺盖放下之前，我用袋中的一把小钥匙，刻了“维·雨”二字在她头部上方的铅皮上。棺材合上之后，我吻了它……离开之前，我穿上黑色的丧服，我再也不会脱下了……^②

维克多·雨果伴着灵柩直到法国边境。瓦克里·默里斯与阿利克斯大夫一直送到维勒基埃。诗人和两个儿子过夜在基耶弗兰。^①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写道：“有本插图版的《悲惨世界》在我房间里。在上面我写下了我的名字和日期，给店主人留作纪念。今天上午九点半，我们返回布鲁塞尔，中午时候到达……”八月三十日又写道：“拉克鲁瓦对我没有完成的几部作品提出建议。好了！要重新开始工作了……”^②维克多·雨果夫人，就在逝世的床上和现场拍过一张照片，^③维克多·雨果专门为自己将这最后的遗容放大了一张，并在上面写道：“亲爱的已获原谅的亡妻……”^④

九月一日，他接到下葬的消息。在维勒基埃，保尔·默里斯读的悼词十分动人。雨果嘱咐在墓碑上刻字：

**维克多·雨果之妻
阿黛尔**

遗嘱拆封了。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维克多·雨果告知奥古斯特·瓦克里：“亲爱的奥古斯特，我妻子的追加遗嘱上有这么几句话：‘我的漆面托书架和写字台上的全部东西，都赠送给奥古斯特。此外，我的一只钱袋也赠送给他，那是多尔瓦尔夫人送我的，挂在我画的蒂蒂娜肖像上面……对保尔·默里斯夫人，我赠给她自己每天戴的银手镯，那是以前奥古斯特送给我的……’这个追加遗嘱的签字日期为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从那时起，我妻子就不住在根西岛了。她桌上的东西（一八六二年时）已经不在。但是，亲爱的奥古斯特，托书架和钱袋在我这儿，由您支配。那只银手镯，她带到巴黎去了，而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她有不少东西被偷。我们找过手镯，还没有找到……”^①

^② 维克多·雨果：《手记摘抄》（《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① 基耶弗兰，比利时小镇，位于法国边境。

^②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③ 恺撒·密特凯维支摄影社，布鲁塞尔新街二十九号。——原注

^④ 路易·巴尔都旧藏。——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手镯找不到，是因为小阿黛尔在逃离根西岛时，带走了它和属于自己的一些首饰。

“维克多·雨果之妻阿黛尔”……这是自豪的表示呢？还是表示要把活着时有一天溜走的女人死后重新夺回的愿望？还是对这位朋友的忠诚表示敬意？朱丽叶是按最后这个意思解释的。她不但没有让已成鳏夫的伟人娶自己为妻的企图，而且还对阿黛尔表示崇拜。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朱丽叶·德鲁塞埃在根西岛给维克多·雨果写信：“我觉得，自从在这里我重新获得生命以来，我的心扩大了，好象变成了两颗，而我既以你的亲爱亡妻那高尚的心，也以我自己的心来爱你。你在人间生活的卓越的见证人是她，我请求她在天上上帝面前为我作证。我请求她允许我永远爱你，不论在人间，或在阴间。我还要求她赐给我一点她那让你幸福的神奇天赋，我希望她答应我，因为她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②阿黛尔真的使她的丈夫幸福吗？至少，在接受既成事实之后，她是不是没有再给丈夫带来不幸呢？一位天才丈夫的妻子，与他那种生活，那种“似乎使所有别人的生活变得不值得一提”的生活，近在眼前，又远隔万里。

在高城居他立即恢复了那种勤劳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周一，款待四十个穷孩子用了晚餐。每天晚上“在第二高城居用饭。从现在起，天天都会这样，上帝的意志……”^①而工作是从黎明到黄昏。他继续在把“佩利翁山堆到奥萨山上”。^②一位六旬的老人，宣布要写一系列的小说：《笑面人》（或《一六八八年后的英国》）；《一七八九年前的法国》（题目待定）；《九三年》。内容：贵族制，君主制，民主制。为了写《笑面人》，象往常那样，他从根西岛和布鲁塞尔旧书店里所能找到的书中收集资料，竟能开出英国贵族议员的完整名单，画出旧伦敦和上议院的平面图。令人惊讶的是，根据这些零散驳杂而且丰富多彩的知识，竟然产生出一幅结构严谨的图画。对这些千百种奇特而又无用的细节，雨果总是津津乐道，但他又感觉到主要内容是什么。

为寻找一个合适的书店他花了很长时间。他对后来出版这本书的拉克鲁瓦宣布过，书名叫《奉国王之命》。后来，又根据朋友们的意见，把书改为《笑面人》。是历史小说吗？他回答说，既是“戏剧又是历史。在书里人们将会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英国。时代是从一六八八年到一七〇五年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这段时期为我们法国的十八世纪作了准备。安娜女王这时在位，对此大家谈得很多，然而知道得很少。我相信这本书里会有些新的东西，就算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的。麦考利^③终究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历史学家而已。我努力想挖掘得更深一些……”^④雨果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不同于沃尔特·司各特或大仲马。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应该从远处、从背景上和侧面隐约看到，令作者感兴趣的只能是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者和本书有密切的关系。在夜幕中孩子面对绞刑架所感到恐惧，与从童年起就困扰着雨果的那些可怖景象如出一辙。主人公格温普兰（后来成了克朗查理爵士）是社会的牺牲品，正象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信》。——原注

^①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② 两山在希腊境内，相互毗连。希腊神话：阿洛阿德巨人族对主神宙斯造反，为了能上天，把佩利翁山堆上奥萨山。

^③ 麦考利（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特里布莱、狄杰、伽西莫多、艾那尼、冉阿让。一出世这个人就被毁了面容，他那笑的样子挺可怕，是个不幸的人。在恢复了自己的继承权之后，他还忠于那些穷伙伴，并且还在上议院的一片哄闹声中发表了一篇演说，令人想起维克多·雨果于一八五〇年在议会作的那些演讲。

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是荒诞怪异的，使它仍然具有人情味的另一个特点，那是童男格温普兰与肉欲之间的冲突。在维克多·雨果身上，从他既品性端方，又欲火中烧的青少年时代开始，在女人的肉体面前一直是朝思暮想、却又望而生畏。女人的肉体是“感官的福气，灵魂的威胁”。在熟睡的约瑟安娜面前格温普兰颤栗了：“有的只是简单得可怕的赤裸。这是一种神秘的召唤，无耻的伊甸乐园式的召唤。人的整个黑暗的一面都受到召唤而行动起来。夏娃比撒旦更厉害……这种快感是令人忧虑的，本能最后会残暴地战胜本分……”^①这种胜利他十二分地熟悉，这是一种在他身上“负有责任的人”所惧怕的胜利。

《笑面人》没有以前几部小说成功，这与拉克鲁瓦造成的过错是不可分的，他把这本书看作书店里赚钱的买卖；一部分也是因为，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小说家已使读者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悲壮的感情。“毫无疑问，”雨果写道：“一种差距在我的同辈人与我之间正在形成……要是作家只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写作，那我不如把砸碎扔掉。”^②然而，也就在同时，他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既受到他的时代称道，也值得任何时代的赞誉。但他把这些诗塞进箱底，不愿意过多地发表作品。再说，他还有同辈人吗？拉马丁不久前离开人世。他一八六九年四月写道：“拉马丁逝世了。在拉辛式作家中他是最伟大的拉辛，包括拉辛本人在内……”^③维尼也在一八六三年逝世了。“可怜的波德莱尔”，要年轻得多，在一八六七年也永远离开了人世。大仲马已远不如从前。梅里美有心脏病，看来也在人世不会长久了，圣伯夫旧病缠身，情况相同。只有雨果，依然那么结实，精力充沛，不可思议。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七日，他告知奥古斯特·瓦克里：“啊！我很清楚，我不在见老，相反，我还在见长！我的身体在衰败，我的思想却在成长；我的垂暮之年正在孕育新的生命……”^④一个巨人？“不是，”米士莱对龚古尔兄弟说，“一个火神，一个强壮的地下精灵，正在大地腹中的深处，在巨大的锻炉里锤打钢铁。”

莱奥妮·多内夫人收到一本《笑面人》，书上题词很审慎：“珍藏。维克多·雨果”。

^① 维克多·雨果：《笑面人》，第2部第7卷第3章。——原注

^② 《面笑人》纪事。——原注

^③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六 赦免暴君

一八六九年，现政权在几起爆裂声中预示着就要崩溃。墨西哥那边战事失利，欧洲这儿外交受到挫折，这些都使法国人感到愤怒，感到耻辱。此时皇帝身心疲劳，由于患病而精神委顿，他一再忍让，也提到“那些使前景黯淡的障碍”。他仍然还在希望能改造自己无法维持的东西。有一位青年记者亨利·罗什福尔，真正身份是罗什福尔-吕塞侯爵，为了增强自己的威信，他放弃自己原有的身分。他创办了一份抨击性的周刊《路灯》，讲话从不顾忌，诙谐风趣。创刊号上有这么一句名言：“法国有三千六百万臣民，不满意的臣民不计在内。”每星期四售出十万份。原来《时事报》的那些编辑（雨果的两个儿子、保尔·默里斯、奥古斯特·瓦克里）受到这个榜样的鼓舞，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办一份报纸向第二帝国发起攻击，并找来了两位出色的笔战老手：亨利·罗什福尔本人及演员的儿子爱德华·洛克鲁瓦。大家想给报纸找个名字。维克多·雨果建议叫《向人民呼吁报》。结果最令人满意的是《集合报》这个名称，就被选定了。在一八六九年五月八日这份报纸创刊了，印数一下子就达到了五万份。

这份报纸批评性强，喜欢批评责难，办得十分成功。维克多·雨果在根西岛鼓励这些斗士。在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给弗朗索瓦-维克多的信中写道：“我的维克多，象给夏尔那样，我愿给你寄去我的欢呼声。你的第一篇文章写得很有力，站高看远，很有头脑，使人爱不释手……虽说如此，你和夏尔可以放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爸爸，我以后不会给你们两人、对你们每篇文章都这么写信的。不过我预先在这儿寄去一大叠空白的掌声给你们……”^①当然，报纸和记者都受到了迫害。罚金、搜查、起诉接踵而来。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今天审判夏尔。他有幸让这个混蛋发出嗥叫了。这很好……”^②雨果呢，他正完成了《笑面人》，并以《笃尔凯玛达》一剧重新投身戏剧。象往常那样，他在布鲁塞尔度过了一八六九年的夏天。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给夏尔及弗朗索瓦-维克多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孩子们，知道你们在布鲁塞尔我很高兴。在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五日之间我将抵达那儿，这时我正在结束某些事情。我争取出来旅行一下。我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我的午饭要你们供应（即我喜欢的咖啡和排骨）；我呢，招待你们晚餐，就是说，我请你们全体四人（包括出了六颗牙齿的小乔治）每天去邮政大厦用晚饭。这样省事多了。不要忘了安排一个女佣人，睡在我房间（正屋尽头）的隔壁，半夜里我总是感到窒息气闷……”^③他考虑周到。一八六九年八月八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我在街垒广场找到个新来的女仆泰蕾莎，她在我隔壁的房间睡。她长得不好看，佛兰德^④人，金色的头发，她也不清楚自己有多大。自称是三十三岁。我问她：‘结婚了吗？’她用一副道地巴黎人的表情回答我：‘讨厌！’一八六九年八月十日又写道：“早上五点。泰蕾莎……”^⑤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②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④ 佛兰德为比利时南部与法国北部地区名，濒北海。

^⑤ 未曾发表。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九月份，他同意去洛桑出席和平代表大会。火车经过沿途时，人群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共和国万岁！”他向他的“欧洲联邦”同胞们作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照理说是要谈和平的，但事实上非常好战：“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是知平……可是我们如何能得到这和平？我们难道要付出一切代价吗？……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和平我们不要……和平的首要条件，就是解放。为了赢得解放，肯定必须进行次革命，那将是至高无上的革命；也有可能，唉！必须进行一场战争，那将是最后的战争……”^①这是第一场这类“最后的”战争。在这之前的一个月，现在自称是自由派的皇帝再次实行大赦。雨果的回答是：“《克伦威尔》中有这样一句诗：

行了，我就赦免你。——你有权利吗，暴君？”

归途中，他想和朱丽叶把瑞士游览一番。离开三十年之后，在沙夫豪森^②他高兴地再次见到了莱茵河的瀑布。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塔式喷水池壮观极了。上帝让水珠喷溅时，可不象路易十四，立刻便筋疲力尽，声嘶力竭。他的泉水历经无数个世纪而不枯竭……在潭边我摘下一片小小的绿叶，送给给 J.J.^③，在登山间石阶时又送了两朵花……”^④十月一日又写道：“抵达[布鲁塞尔]后，见艾丽斯已分娩。一个漂亮的女孩，八个月就出世了……”一八六九年十月四日写道：“昨夜，接替泰蕾莎的新女仆睡在隔壁房间。她名叫埃丽丝。乡下来的。深棕色的头发。肤色接近黑色。”十月十日写道：“今天早上让娜吃奶时抓住我，小手紧紧夹住我的手指……”^①十一月间，他启程回根西岛：“思想家有自己工作的场所。”一八七〇年四月六日，他一向厚待的驼背流亡者埃内·德·克斯勒去世。孤独的圈子越缩越小了。但到六月间，他的孙儿孙女来和他作伴了。朱丽叶自动当了“我们可爱的小乔治”的桂冠诗人，她按卡玛尼奥拉的曲调编了这段词：

小乔治曾经答应到这来玩，（重复）
来看望他的各位好朋友。（重复）
这次他来到根西岛，
要让大家亲亲抱抱！^②

大家都非常高兴。祖父叫人把水池和屋顶晒台用篱笆围好，并把满满一盘面包心放在孩子们玩的阳台上。在盘子上他写道：

请从空中和水上飞来，

^① 维克多·雨果：《洛桑和平代表大会》，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四日（《言行录》第2卷：《流放中》）。

——原注

^② 沙夫豪森，瑞士沙夫豪森州首府。

^③ 即“朱朱”的缩写。雨果在《手记》中通常以“朱朱”指朱丽叶。——原注

^④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①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麻雀，黄雀，云雀，红喉雀。
各位小鸟先生和太太，
小乔治先生家多喜悦，
请到他家来吃个痛快。

他依然在按照他订得死死的时间表进行工作。但他的工作又象是动身出发前最后几天的情形：已经感到自己的心思和旧世界没有联系，便赶快结束手上的工作。每个人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什么事快要发生了。“地基塌陷的时候，自由就要降临大厦。”一八七〇年五月，各项改革措施交付全民表决。似乎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又巩固了自由派帝国，但“千万片雪花，”雨果说，“只会造成压死人的雪崩。”

好罢。大地好象盖了一层冰凉的尸布，
明天，太阳出来后只要过一个钟头，
再看看这场大雪是否还有？^①

在欧洲，俾斯麦正寻求战争。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七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三天前，七月十四日，正当我在高城居花园里种植欧洲联邦橡树的同时，欧洲战争爆发了。罗马在宣称教皇是永远对的。一百年以后，一定不会有战争，不再会有教皇，而橡树，将会长大……”^②这三条预言中，只有一条已经实现：橡树长大了。

对雨果来说，这场战争有一个良好问题。帝国如果胜利了，那么十二月二日有政变者地位就会巩固；帝国要是打败了，法兰西则将蒙受耻辱。是否不要考虑帝国，作为国民自卫军回国，为法兰西献出生命呢？在朱丽叶的协助下，他整理好行装。不论怎么样，他可以去布鲁塞尔。八月九日，事情变得更清楚，战争正在成为一场灾难。三次战役接连失败。一八七〇年八月九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我把所有手稿即刻塞进三只箱子，作好准备，听从责任和形势发展的召唤……”^①

八月十五日，他登船启程，有朱丽叶、夏尔、艾丽斯、孙儿女，以及让娜的奶妈和三个女仆（苏珊娜、玛丽耶特和菲洛梅娜）随行。对维克多·雨果小乔治既不叫“祖父”，也不叫“爷爷”，而是叫“老爸爸”。八月十八日，大家重又在街垒广场安下身来。“我恢复了生活习惯：洗冷水浴，午饭前工作……当夏尔在桌旁坐下时，在他盘子里我放下一叠一千法郎的金币，附一张小纸条：‘亲爱的夏尔，请让我支付小让娜的旅费。老爸爸，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②

十九日，他去法国大使馆办公室申请去巴黎的护照。他对代办安托万·德·拉布莱说，他要回法国尽其公民义务，但又声明他并不承认帝国：“我在法国，只能是增加国民自卫军而已。”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九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他态度显得很有礼貌，对我说：‘首先，我向本

^③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序言（《凶年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流亡中》记事（《言行录》第2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流亡中》记事（《言行录》第2卷）。——原注

^② 让·蒙塔吉先生转交的《手记》第3册。——原注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致敬。’他叫我等到晚上，他会派人把我所要的护照送到我家里……”^③

朱丽叶·德鲁埃的侄子路易·科克启程去巴黎，并且约好，他要会见默里斯、瓦克里和其他朋友；还约好，要是雨果应该回国，他就给菲洛梅娜^④打电报：“把孩子带来。”布鲁塞尔各报已经发表消息，说雨果即将入伍，并称他为“新兵老人”。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维克多·雨果在给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的信中写道：“我的维克多，你不在我这里，我又不在你那边，这令我难受。一切又要开始乱糟糟了……我们在观察，随时准备好动身，但条件是不让他人说我们这是要去救援帝国。拯救法兰西，拯救巴黎，让帝国灭亡，这就是目的。这毫无疑问，我将为此拼尽老命……有人刚才向我说，如果我去巴黎，我将被逮捕。我一点也不信；这种事，巴黎一旦受到象滑铁卢战役那样败仗后果的威胁，面临死亡的危险时，我去巴黎是什么也挡不住的，与巴黎同生共死，这将是我的光荣。也许这会是一种崇高的结局；可我担心这种种丑恶的事情会有一个渺小的结局。我不想分担这种结局。普鲁士一旦住手，会是一种可耻的和平，接受肢解，接受妥协，或者是波拿巴，或者是奥尔良家族。对此我会感到厌恶；除非人民行动起来，否则我会重新去流亡的生活的……”

九月三日，皇帝投降。四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巴黎拍来一份电报：“将孩子速带来”。五日，维克多·雨果在布鲁塞尔火车站售票口，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到巴黎的车票。”他头戴一顶软毡帽，肩挂一只只有背带的皮挎包。他看了看时间，这是流亡结束的时间！他的脸色苍白极了，对陪着他的一位青年作家于勒·克拉勒蒂说：“我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十九年转眼就过去了！”夏尔·雨果、艾丽斯·雨果，安托南·普鲁斯特、于勒·克拉勒蒂、朱丽叶·德鲁埃上了他的车厢。在朗德尔西镇，他们第一次见到了路上走着的法国士兵，这是撤退下来的部队，显得很疲劳，低垂着头，毫无生气。他们身着蓝色军大衣、红色长裤，雨果含着热泪，向他们高呼：“法兰西万岁！法国军队万岁！”士兵们眼色茫然、神情沮丧地望着这个在流泪的白胡子老人。“啊！祖国的士兵，”他说，“重新见到时竟会这样，重新见的竟然是败兵！”

法兰西这珍贵的名字曾让异邦惊破了胆，雨果将军的儿子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岁月。他模模糊糊地怀有一种希望，想能重温甚至是激发某种惊心动魄的史诗。他难道没有预言这一切吗？他难道不曾是自由崇高的支柱吗？还有谁能比十九年来从未迷途的老人，更加胜任去引导年轻的共和国呢？月光皎洁，透过车窗，他们见到了法兰西的原野。雨果哭了。九点三十五分，火车进了站。来迎接他的群众如山如海。真无法描绘那欢迎场面。

迎接的人群中还有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女儿朱娣特。在这位美人的搀扶下他走到车站对面的小咖啡馆里。到了咖啡馆，她伸开腿，把“欣喜若狂的人群”挡在门外。雨果和她讲话时“口气殷勤迷人”。后来，默里斯来了，

^③ 维克多·雨果：《流亡中》纪事（《言行录》第2卷）。——原注

^④ 菲洛梅娜·贝尔内是艾丽斯的侍女。

^①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2卷。——原注

认为他应当对人民讲讲话。^①有人把窗子打开。于是，这位“伟大的流亡者”不得不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后来又站在自己的敞篷马车上，作了四次讲话。人们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有人朗诵《惩罚集》中的诗句。人群想把他送到市政厅去。他喊道：“不行，公民们！我回来不是为了动摇共和国的临时政府，而是为了支持这个政府。”有人还高呼：“小乔治万岁！”到他即将住下的在弗罗肖大街的保尔·默里斯家门口时，他对人民说：“你们一个小时的欢迎，就是给我二十年流亡生活的报酬！”夜里，暴风雨来了，雷鸣电闪。天公却是帮凶。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第七章 归来与最后的时刻

一 苦 难

当你遭到磨难的时候，在你被秃鹫叨啄时，
我希望自己不是法国人，以能向你倾诉：
法兰西啊，我宣布，我已经选定了你，
你才是我的祖国、光荣、唯一的爱情！

维克多·雨果

度过漫长的流亡岁月后返回到祖国，这使人觉得寒心却又令人心情愉快。愉快的是，因为再一次见到了多年来所苦苦思念的故人故地。“法兰西这片土地多秀丽，一片金黄！”雨果常在根西岛上喃喃不已。重见这块土地，又见到这样可爱的巴黎，是的，是件愉快的事。但又感到寒心，因为回到祖国时，发现一切都变了样了（“使我温暖的家园，现在你又在哪儿？”）；也因为此时眼中的祖国死者比活着的人还多；还因为，置身在这样多的陌生面孔中，几乎有成了异乡人的感觉；尤其是因为，一回来，就得从流亡的奥匹斯山上下来，从这座只有纯洁的思想笼罩一切的山上下来，卷进街头的吵骂声和广场的闹市集。

二十年间，雨果一直是共和国的预言家。是一位远方的对抗帝国的鼓动者。尽管他不承认，但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他有可能隐隐怀着一个希望，即自己能被拥戴为一个联合抗敌政府中理所当然的领袖。但情况已无可改变。于勒·法弗尔^①和朋友们在九月四日最先采取了行动，占领了市政厅，从而阻止了组成一个巴黎公社。特罗胥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统。将军是反波拿巴派，教权主义者，实质上是君主主义者，但在形式上他是军队首脑，因此离不开他。那些本来想建立公社的人，象弗路朗斯、布朗基、勒德律-罗兰，强忍怒火，拒不接受新政权。倘若能把雨果和他的威望争取过来，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的；可是，雨果明智地采取脱身事外的态度：“我几乎是个不能被揉合的人。”他说。对他来说，比起当共和国的总统或共和国的对手来，做共和国的诗人要好得多。不过他也感到有点沮丧：“我是大海上年迈而孤僻的流浪汉。”^②在他的小岛上他曾是一位海上的神明；而在一间巴黎的居室里，他又变成了一个脆弱的普通人。

在佛罗肖大街他住下的保尔·默里斯家里，他接待的来访者不计其数。有小个儿路易·勃朗；作家于勒·克拉勒蒂，他给雨果带来一只从皇袍上飞下的金色蜜蜂^③一些将军。他们来向雨果要求指挥军队；还有一些官员，他们来向他要求职位。他回答道：“但是我什么都不是呀！”这样说，就在客客气气地表示：“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他又见到了泰奥菲尔·戈蒂耶，温和，亲切，但显得挺难堪，因为善良的泰奥^④曾是“帝国的雇员，”作过《通报》的评论员，是玛蒂尔德公主的图书管理员。”我拥抱了他！”雨果写道，“他

^① 于勒·法弗尔（1809—1889），法国政治家。一八七〇时为国防政府重要成员。

^② 维克多·雨果：《十月》，第1首（《凶年集》）。——原注

^③ 请参阅本书第八部第二章《海景台》中《皇袍》（《惩罚集》）的译诗。

^④ 泰奥是泰奥菲尔的昵称。

有点害怕。我叫他来和我一起吃晚饭。”倘若对戈蒂耶态度严厉，恐怕这太过火了。一八六七年，《艾那尼》再度上演时，他显得既勇敢又忠诚，一点未减从前穿粉红色紧身衣时的情形。而且，《通报》曾要求他删改一篇被认为是过于热情的专栏文章，结果他提出辞职不干。现在，一切都完了。“本来，我就要被任命进法兰西学院、进上议院了……到头来我自己毁了自己……去他的！共和国一来，一切都完蛋了！……”^②

爱德蒙·德·龚古尔来拜访这位“海上老人”，并以此写成笔访；这是他的职责。默里斯的家里朋友挺多，他们就在长沙发上过夜。令人担心的是，夏尔·雨果胖得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逗着小乔治玩。在半明半暗中，雨果头部光线却很强，气概显得不凡。大家很欣赏他头发中“那不容易平服的一缕缕的漂亮银丝，就象米开朗琪罗笔下预言家的头发一样。他的面容不同寻常地沉着，几乎可以说沉着得入神了，是的，是有点入神了，但在入神之中不时从他那黑黑的、黑黑的眼睛里，流露出几乎是一闪即逝的警觉的光芒……”^③龚古尔问他，重返巴黎是不是使他高兴。“不错，我爱现在的巴黎，”雨果答道，“要是布洛涅树林里依然有各种各样的马车招摇过市，那我才不愿意看到呢。这时候它成了一个大泥坑，一片荒凉，我感到高兴……真美，真壮观！”

在这次拜访期间，维克多·雨果显得：亲切，朴素，随和，毫不装腔作势或故作高深。那罕见的品格，只有在他巧妙地让人揣摸他的言外之意，好象谈到巴黎的美化和圣母院时，才使人感受到。人们感谢他那种略显冷淡、高傲的彬彬有礼态度，不过在此感情的流露变得平庸的时代，因为大家喜欢看到这样的态度……”^①成为民主主义者之后，他依然保持着一八二〇年时年轻教士的那种不易接近的庄重气派。朴素，但并不随便。

龚古尔持怀疑态度，神色沮丧，已经承认失败；但他发现维克多·雨果仍满怀战斗豪情，令人吃惊。“我们将重新振作起来，”“老人”说，“我们不会灭亡。”他是一个强烈的沙文主义者，他在街上一面听着一队队士兵高唱《马赛曲》和《出征歌》，一面老泪横流。“我听到了这惊天动地的呼喊：每个法国人应为她而生，每个法国人应为她而死……听着听着，我哭了。前进吧，勇士们！你们去哪里，我也会哪里……”^②他给特罗胥写信要求参军。朋友们劝他，说他活着要比死去贡献更大。

一到巴黎，雨果就写了一篇《告德国人民书》。“德国民众们！一个朋友正对你们讲话……这场不幸的误会是怎么回事呢？两个民族创造了欧洲。这两个民族便是法兰西与德意志……今天，就是这个欧洲，德意志要把它弄垮。办得到吗，这场战争，是我们挑战的吗？要打这场战争的，是帝国：打了这场战争的，是帝国。帝国已经死了。这是件好事。我们和这具死尸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德国民众们！倘若你们一意孤行，那好吧，你们小心着。干吧，来吧，攻打巴黎的城墙吧！在你们的枪林弹雨下巴黎将奋起自卫。至于我，一个老人，我将赤手空拳留在巴黎。我喜欢和受苦受难的各国人民

^②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4卷。——原注

^③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4卷——原注

^①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4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手记摘抄》（《见闻录》）第2卷。——原注

站在一边；我可怜你们与各国杀人的国王站在一起……；^①他曾希望这个呼吁能被听到，而他维克多·雨果，只要在两军中间一站，战争就会结束了。“为了他，战争也会结束的！”有人不无讥讽地说。

见到巴黎四周铁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老人”勃然大怒：“普鲁士人看来已经明令：法兰西要成为德意志，德意志成为普鲁士；而这时候在讲话的我，生于洛林，我便是德国人。他们相互告知：清天白日就是黑夜；厄罗塔斯河、^②尼罗河、台伯河、^③塞纳河都是施普雷河^④的支流；而四个世纪来照亮世界的这座城市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个柏林就行了…似乎，没有谁证明过太阳是不可少的；我们好象成为坏的典型，我们好象是蛾摩拉^⑤，而他们普鲁士人，却应当是天火；好象结束的是时候到了，好象人类从这时起仅仅是个二流的国家……巴黎会奋起抗击，你们大家要安静。巴黎奋起抗击，一定会取胜。公民们，人人开火吧！……巴黎啊！你曾给斯特拉斯堡塑像献上鲜花，而历史将给你献上星星！”^⑥

变化已经发生在被围的城市里。在帽店里出售士兵带回来的普鲁士尖顶帽盔；雨果拿一顶普鲁士帽盔给孙儿女们看，他们万分惊奇。剥了皮的马肉和驴肉在肉店里卖。城市四周，森林在燃烧。维克多·雨果象在《东方集》时代观看落日的情景那样，也去看了天边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满天用绳索系的气球。他进行这种“朝拜”活动时都有朱丽叶陪着。他们乘环城铁路绕了巴黎城一周，见到奥斯曼男爵^①高大的新房子他很惊奇。朱丽叶发现，在普拉迪耶从前以她为模特儿塑造的斯特拉斯堡塑像脚下，摆满了一堆堆的鲜花。在许多剧院里，人们朗诵着《惩罚集》中的诗篇，收入用来为巴黎的军队购到三门大炮，分别命名为“夏托登号”、^②“惩罚号”、和“维克多·雨果号”。演员们常到弗罗肖大街来进行排练。这样，维克多·雨果接待过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丽阿·费里克斯、玛丽·洛朗等人。为能重新回到剧院的气氛中来他很高兴，这种气氛如此热烈、如此令人陶醉；不论是谁只要呼吸过一次，便终生难忘。

大街上，人们可见到一队队步兵、国民自卫军别动队和义勇军射击手开过去，他们往往带着在敌人炮火下收摘下来的蔬菜。商店变得一贫如洗。身穿工装、头戴圆帽的工人高呼：“公社万岁！”集合的鼓声在敲响。十月三十一日，公社（布朗基、弗路朗斯）企图推翻临时政府。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午夜，一些国民自卫军来找我，按他们的说法，要我去市政厅‘主持新政府’。我回答说，我谴责这种企图，并拒绝去市政厅。——凌晨三点，弗路朗斯与布朗基退出市政厅。特罗肯重返岗位……”^①各报赞扬他避免卷入。

象所有的巴黎人一样，他也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有人做鼠肉馅饼，据

^① 维克多·雨果：《告德国人民书》（《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② 厄罗塔斯河，希腊河流。

^③ 台伯河，意大利河流。

^④ 施普雷河，德国河流。

^⑤ 蛾摩拉，《圣经》中一城市，传说因淫乱为天火所毁。

^① 奥斯曼（1809—1891），第二帝国时代曾任巴黎塞纳省省长，曾主持过巴黎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工程。

^② 夏托登，法国厄尔-卢瓦尔省一小城。一八七〇年十月普鲁士军队攻占该城时，遭法军英勇抵抗。

^① 维克多·雨果：《见闻录》第2卷。——原注。

说味道不错。”巴黎植物园^②派人给他送来熊肉、鹿肉和羚羊肉。元旦，他送给小乔治和小让娜一大筐玩具作为新年礼物。路易·科克给姨妈朱丽叶·德鲁埃送去两棵白菜和两只活山鸡。这是多么贵重的礼品啊！

祖父对缺少食品，态度乐观，还非要把缺吃少用的事写成诗不可。美丽的朱娣特·戈蒂耶^③没能接受邀请来吃晚饭，便以诗相赠：

我敬重的美人啊！倘若你那天来到，
我会请你吃一顿空前绝后的美餐；
我要宰杀诗神的飞马，等煮好马肉，
就会给你端上来飞马的翅膀一盘。

他甚至能把遗嘱写成四行诗：

我留给国家的不是骨灰，
而是我的好大一块排骨。
美人，你们拿我一饱口福，
会发现我的肉又嫩又美。^①

巴黎让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他童年时居住的斐扬派修道院一带深受其害。圣稣尔比斯教堂的圣母小堂被一颗炸弹炸坏了，这里曾是雨果从前举行婚礼的地方。公社的朋友们敦促得越来越急，要诗人帮助他们推翻政府。现在他看不起特罗胥，这人口口声声说要“突围”，但却一直没出去。他给特罗胥下的定义是：“特罗胥徒有其表，脱落虚才是真名。”对他雨果写过非常严厉的诗句：

……战士勇敢、正直、恭顺、害怕，
一门好炮，但可惜就是后冲力太大。^②

但面临强敌，比起维持这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来，他认为起义对国家危险更大，临时政府虽说是个“声称要让法兰西女神生个孩子出来的侏儒”。起初，巴黎怀着乐观的勇气迎接围城；随后，英勇的喜剧变成了悲剧。饥荒严重了。炮声阵阵，炮弹呼啸而过。远处，玫瑰色的圣克卢宫^③在燃烧。尚帕尼、蒙特尔图等处几次突围都失败了，巴黎人说，“都是因为头头无能”。记者亨利·波厄尔给特罗胥起了个绰号：“马背上的埃米尔·奥利维耶。”^④一月二十九日，双方停战。天下着雪，就象《赎罪》^①中的情景一样。冷酷的俾斯

^② 巴黎植物园实为动物园

^③ 朱娣特（1850—1917）是泰奥菲尔·戈蒂耶与欧内斯塔·格里齐最小的女儿，也是卡蒂尔·孟戴斯的第一个妻子。——原注

^①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目击者谈雨果》。——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凶年集》。——原注

^③ 圣克卢宫是拿破仑三世夏宫所在地。

^④ 埃米尔·奥利维耶（1825—1913），法国政治家，一八七〇年时任政府总理。

^① 《赎罪》是雨果《惩罚集》中一首著名的史诗，写拿破仑征俄失败。全诗首句即为“天下着雪……”

麦说：“这头畜生死啦！”鸡、肉运进了巴黎，但同时，一顶顶尖顶帽盔也开了进来。为了签订和约，必须选出一个国民议会，会址设在波尔多。雨果是塞纳地区的候选人，当然也确信自己会当选，于是动身去波尔多。尽管他想到要参加一个将批准失败的议会并不高兴，但他又没法置身事外。他在《手记》中写道：“我到巴黎是希望在这找到一座坟墓；我去波尔多是想从那里重新获得流亡……^②在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三日他动身了。刚选出的议会并不反映维克多·雨果的共和党人感情和爱国主义感情。全国应付匆忙，不愿意接受波拿巴分子，这些人要对失败负责；但也不接受共和党人。全国选的是老牌君主主义军官，要的是和平。一些乡村的绅士，正统派的老家伙，从一八三〇起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堡一步，这时候在波尔多的图尼林荫道上聚会了。这些人使诗人大为愤慨。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维克多·雨果告知保尔·默里斯：“你那边。我这里，形势都很吓人。国民议会是个‘无双议院’^③在议会里我们是五十对七百……面对多数派近在眼前的无耻攻击，在陈述理由后左派集体辞职，也许是唯一的对策。这将国民议会不得安宁，说不定会给它致命的打击……^④在这座议员蜂拥而来的城市里，要找个住处很不容易。对雨果来说更是这样，他不把一家老小带上是不得挪步的。在圣莫尔街十三号夏尔一家找到一个小套间。艾丽斯注意到“十三”这个数字和他们形影相随：出发日期是二月十二，火车车厢里旅客人数也是十三。诗人十分迷信，他预感到不幸就要发生。可是他一出现，全城一片欢腾。国民自卫军都挥舞着军帽。人群的欢呼声惊天动地，使老人激动得满嘴热泪，只好躲到一家咖啡店去。十六日，巴黎的选举结果公布：路易·勃朗获二十一万六千票。维克多·雨果获二十一万四千票，加里波第获二十万票。随后，议会右派出矮个儿梯也尔为政府首脑。

甘必大、路易·勃朗、布里松、洛克鲁瓦、克里孟梭团结在维克多·雨果周围，他被推举为左派主席。他的日程安排得没有空余的时间，有议会的大会，有左派的小会，还有个人事务。一有余暇，他便带着小乔治和小让娜散步。“人们完全可以这样形容我：维克多·雨果，人民代表兼小孩保姆。”二月二十六日，雨果满六十九岁。二十八日，梯也尔将一份“可耻的条约”提交议会批准：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奉送出去。在委员会上雨果宣布，他不会投票赞成这些条款的。

“巴黎可以听任自己的死亡，”他说，“但它不会忍受我们的耻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巴黎正是既为法兰西、同时也为欧洲，才委托我们要响亮地讲话。巴黎在尽它欧洲大陆首都的职责……”^①他说，就算法国签了字，德国也不会得到这两个省。“占领并非拥有……征服就是掠夺，这样简单罢了。征服已经成为事实，好吧；但不等于提供权利。阿尔萨斯和洛林愿意仍然是法国领土，不管怎样，它们仍将是法国领土，因为法国名叫共和国和文明。从法国各方面来说，它根不会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放弃自己的义务，也不会放弃对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先生们，在斯特拉斯堡，有两尊雕像，那就

^②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③ 指一八一五年十月至一八一六年九月由极端保王党人组成的法国众议院

^④ 维克多·雨果：《通信集》，第3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关于战争的演说》，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国民议会大会（《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是谷登堡^①和克莱贝尔 这斯特拉斯堡是座被普鲁士炮弹打得遍地鳞伤的光荣的斯特拉斯城堡。好啊！在我们身上我们感到有个声音响了起来，它向谷登堡起誓，决不让共和国遭到扼杀……”他宣告要复仇。

啊！钟声将会敲响这神奇的复仇时刻，它的到来我们已感觉到。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听到，我们那胜利的未来正在历史的进程中大踏步前进。对，从明天起，这就要开始；从明天起，法兰西只有一个念头：在失望的噩梦里思索、将养生息；恢复元气；抚养子女，以神圣的愤怒熏陶这些日后要长大成人的孩子；铸造大炮，训练公民，全民皆兵；借科学协助战争；研究普鲁士人的方法，正如古罗马研究布匿人^②的方法一样；加强力量，坚定意志，脱胎换骨，重建伟大的法兰西——一七九二年的法兰西，理想的法兰西，尚武的法兰西……最终，会有一天，她一定会突然重新昂首挺立起来！啊！她将令人生畏。人们将见到她一举收复洛林，收复阿尔萨斯林。就到这为止吗？不！不！听我说，人们还将看到她夺得特里尔、美因兹、科隆、科布伦茨……整个莱茵河左岸……人们将会听到法兰西高声大呼：“轮到我啦！德意志！我来啦！我是你的敌人吗？不，我是你的妹妹。我夺回一切，我又还给你一切，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从此我们要成为一个唯一的民族，一个唯一的家庭，一个唯一的共和国……”

走出议会时，他听到右派的一个家伙在对另一个人说：“路易·勃朗可恶，但维克多·雨果更坏。”诗人本来希望全体左派能和阿尔萨斯及洛林的代表同时退出议会。别人不同意。当议会因害怕巴黎，决定迁到凡尔赛时，他抗议道：“先生们，我们不要坑害巴黎了。我们可不能走得比普鲁士更远。普鲁士人已经肢解了法兰西，我们别再砍它的脑袋了……^①别人不同意。

三月八日，议会讨论加里波第^②问题。有人提议，将这位意大利杰出人物（在阿尔及利亚）的当选宣布无效。然而他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法兰西尽过力，效过劳。在一片吵嚷声中雨果提出抗议，使多数派气得发抖。怎么？仅有一个外国人前来为法兰西助战；而在这战争中的所有将军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过败仗，可居然有人声称要赶走他！……雨果每讲一句话，洛日里尔子爵都要打断他，并将加里波第看作“情节剧无关紧要的配角”，最后还说：“议会拒绝维克多·雨果先生发言，因为他不讲法语。”在一片“服从命令”的哗噪声中，主席请雨果表示意思。“我会满足你们的，先生们，”雨果答道，“而且要走得比你们更远。三周之前，你们拒绝听取加里波第发言……今天，你们又拒绝我讲话。我这就够了。我辞职……”^③

^① 谷登堡（约 1400—1468），德国印刷工人，一四三四年移居斯特拉斯堡，一四四〇年左右在欧洲首创活字印刷术。

^② 布匿人为古罗马对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称呼。

^③ 维克多·雨果：《关于战争的演说》，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国民议会大会（《言行录》第 3 卷：《流亡后》）。——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巴黎问题》，一八七一年三月六日会议（《言行录》第 3 卷：《流亡后》）。——原注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间站在法国一边参加普法战争，后在法国四省当选为议员。

^③ 国民议会，一八七一年三月八日大会（《言行录》第 2 卷：《流亡后》）。——原注

议长表示了议会的遗憾，但没有用；路易·勃朗也说，见到一位天才被迫离开法国的议会无数法国人会有多么痛苦，也没有用……“因为他存心要辞职！”一位右派议员叫道。“这是他本人的愿望。”马米耶公爵又加了一句。左派全体一致到诗人家中进行劝说。三月十一日，雨果开始准备启程去阿尔卡雄^①。被他把大门弄得乒乓作响，十二分高兴地离开了所鄙视的这个议会。但他也感到可惜，还有些事没能办成。他写道：“辞职使我未能提出的法令提案：取消死刑；取消名誉刑及身受刑；改革行政官员任职制度；欧洲联邦筹备法；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妇女权利……”^②一个世纪都完不成的纲领。

他戏谑地模仿议会中的情形，设想在议会高乃依讲这样一句话：“你们要他怎么来对付三个人？(Quevoulez—vousqu’ilfit(ontvetrois?))”据他所写，情形可能如下：

高乃依：“伟(Que)

多里瓦尔：尾—尾巴？

贝尔长斯代表：红颜色的！

右派(全体)：红尾巴！（一阵阵长时间的哄笑）

拉乌尔·杜瓦尔(对高乃依)：请遵守各项法令。

高乃依：“培(vou)”。

阿尼松·松·佩隆：呸！呸！……（哄堂大笑）

高乃依：“榜(iiez)”。

巴班·夏维：绑？对，把疯子绑起来！

普拉克·斯-巴里(对高乃依)：就象您这种人！……

雅弗尔教士：这种语言和议会很不相称！

洛日里尔子爵：议长先生，请不要让高乃依先生继续发言。他不讲法语！（高乃依张口想说下去。）

右派(全体)：够啦！够啦！

（高乃依想说的话最后淹没在吵闹声中。）^①

可惜，这并非夸张。

好几天来，雨果睡不安宁。他在想这些：“十三”怎么哪样碰巧地都凑到一起来了，他还想到，他即将离开这里临时住地的日期又是三月十三。多不祥的征兆！在夜间他听到一些敲打声，象是有把锤子在敲木板似的。整整一个白天，他都在波尔多城内游来逛去，还去看了加立安宫殿。他将用晚餐在朗塔饭店，同时还有艾丽斯、夏尔和三位朋友。到了约定的时间，艾丽斯与其他三位客人已在场，还要等夏尔。突然，侍者走了进来，告诉维克多·雨果，说外面有人要见他。原来是波特先生，即圣莫尔街十三号住所的房东。“先生”他说，“请坚强些！夏尔先生……”“怎么啦？”“他死了。”雨果身子靠在墙上。“是这样的，”波特继续道，“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波尔多咖啡馆’，车夫开门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鼻孔、嘴里都在流血。一种暴发性中风……”雨果对艾丽斯说，他马上就回来，后来即刻赶到

^① 阿尔卡雄，法国纪龙德省小城。

^②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补遗（《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碎石集》。——原注

圣莫尔街。夏尔的遗体已给送到了这儿。孩子们还在睡觉。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我安慰了艾丽斯。我和她一起哭了。第一次我用‘你’称呼了她。昨天在朗塔饭店用晚餐，我们等待夏尔赶来的这顿晚餐，账已经付：“二十七法郎七十五生丁。”^②

雨课决定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安葬儿子，即在雨果将军的墓地里。三月十七日晚六点三十分，他离开波尔多，神色黯然，但并不气馁。

打击和丧事不断。唉！好可怕的考验。
好吧！沉思者接受考验，将不变脸色。

^② 未曾发表。国立图书馆藏品。——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三月》，第5首（《凶年集》）。——原注

二 在柏树下沉睡

我曾见到遭难的人因为得不到援助，
逐渐沉没到水里。我和他们同甘共苦，
你们的欢乐我不要，我要跳上这艘沉船，
我宁愿同他们一起死去，也不和你们做官。

维克多·雨果

当载有灵柩的火车驶进巴黎时，正是骚乱的高潮。公社在夺取政权。革命者和爱国者由于愤怒，团结在一起，反对和约与国民议会。谣言纷纷扬扬：蒙马特尔高地战斗；可能两名将军已经被枪杀。在奥尔良车站，一群人在等候维克多·雨果和他儿子的灵柩。在站长办公室穿着丧服的父亲接待了各位朋友。他对龚古尔说：“您经受了打击，我也一样……不过，我的情形大不一样：两个晴天霹雳落在一个人身上！……”^①送丧的队伍开始起步。行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些文学界人士，费朗索瓦-维克多靠着父亲，人民都拿着枪。“雨果两鬓斑白的脑袋，嵌在一顶风帽内，领着杂沓的人群跟在灵柩后面，象是神圣联盟^②时期一名好斗的修道士……”^③走到巴士底广场，柩车周围自发地形成了一支仪仗队，枪口低垂。一路上，直到拉雪兹神甫公墓为止，整营整营的国民自卫军持枪致敬，向国旗行礼。沿途阵阵鼓声咚咚，军号齐鸣。有些街垒使送葬队伍不得绕很长的弯路。

到了公墓，瓦克里致了词。人们纷纷将鲜花撒在灵柩上。棺材过宽，只好将墓穴两边的石头凿掉一些。这花了不少时间。雨果神思恍惚，望着流亡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坟墓，望着长子的棺木，也望着他那块大概不久占用的地方。诗句不由自主地在他脑海中构思出来：

致敬的旗帜下垂，致敬的鼓声敲响。
从巴士底广场至沉闷的山岗方向，
这儿旧时代正面对新世纪
并在纹风不动的森森柏树下沉睡。
人民都手持武器，在沉思，也在悲伤，
人民浩荡的队伍静静地站列两旁。

死去的儿子以及渴求长眠的父亲
在行进，儿子昨天勇敢，漂亮，有劲，
父亲已年迈，藏起脸上的眼泪盈盈，
他们经过时，每支队伍向他们致敬。^①

灵柩放进墓穴之前，雨果跪了下来，吻着棺木。这是他的惯例。他离开时，在他身边围了很多。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握住他的手。“这些父老兄弟

^①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4卷。——原注

^② 法国十六世纪的天主教联盟，一五七六年建立，反对加尔派教徒。

^③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4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葬礼》（《凶年集》）。——原注。

多么爱我，而我又多么爱他们啊！”

他和朱丽叶、艾丽斯及孙儿女立刻动身去布鲁塞尔，那是夏尔结婚后生活的地方，同时，那边欠债很多，已经提出了继承问题。有些人指责他，说他找了个方便的借口远走高飞，而没有作出抉择。然而这时候去布鲁塞尔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艾丽斯和夏尔都常去斯帕，在斯帕输得“精光”，输得多，借的债也多。一八七一年四月八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艾丽斯与小家伙们吃了午饭……随后，我们与维克多去找公证人范·哈尔滕。他把夫妇俩财产方面的债务文件交给了我们。在布鲁塞尔提出的这些债务达三万多法郎。〔……〕除了这儿（夏尔及艾丽斯共有财产上）这三万法郎的债务以外，还得加上欠《集合报》的四万一千二十五法郎，以及埃米尔·阿利克斯大夫那儿要付的八千法郎期票。另外，还有巴黎的丧葬费，布鲁塞尔公证人的费用……^①一八七一年四月九日又写道：“我已告知维克多，艾丽斯必须把那还没有付款的披肩退掉（金丝棕榈叶披肩，价值一千法郎），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付这笔钱，因为我不愿让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又多受这一份损失……”^②

雨果密切注视着巴黎事态的发展。情况不妙。法国人在敌人面前互相残杀起来。倘若雨果觉得自己能在某些事情上起点作用的话，那他——他说——早就丢下家庭的责任回巴黎去了：“什么事也留不住我，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我只会激化局势。我总是说话毫无顾忌，只讲真话，除了真话还是真话，这就是我的过错。还有什么更令人恼人的事呢？……议会容不得我，公社不了解。显然，这是我的错误……”^③消息越来越糟了。公社又杀人，又放火。凡尔塞在轰击巴黎。“一句话，公社愚蠢得很，议会凶残得可怕。两方都疯了。但法兰西、巴黎和共和国是会度过难关的……”^④他这样说，是在最后时刻坚信一个古老国家的聪明睿智。八月二十日，他听到埃米尔·德尚的死讯。这是他最“贴心”的朋友，终年时高龄八十，死前非常痛苦。月光下，在街垒广场的树丛中，他听到有只夜莺在鸣啭，就想：“这是不是自己哪个亲人的灵魂呢？”让娜睡着了，在睡梦中叫着“爸爸”。她父亲已经死了。祖父在教乔治读书写字。他写诗《集合报》。诗名《呐喊》，这是号召战士们，请求他们结束这场凄惨的杀戮。

唉！战士们！战士们！你们怎么考虑的？
你们杀死的是理智、希望和荣誉！
你们就象一场吞噬麦田的大火！
怎么？这边是法国，而那边也是法国！
住手！你们的胜利只会带来苦难。
每一次法国人向法国人发射炮弹，
——因为谋杀罪都会有一个水落石出，——
向前面撒下死亡，在后面留下耻辱……他不赞成公社的过火行为，

^①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②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2卷）。——原注又：应为《言行录》第3卷。

^④ 维克多·雨果：《一八七一年手记》（《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呐喊》（《凶年集》）。——原注

但他请求凡尔赛政府不要用残忍对付暴力。不要报复。

理智、进步和责任，权利、荣誉和诚实，
我不会降低我信仰的词汇的价值
走一条弯路不能通向正确的大道。
要公正，只有这样能对共和国效劳。
要对人人讲公平，才对共和国尽责，
谁不温和就不会公正，请不要生气……
我流亡了二十年赢得严峻的权利：
面对狂暴的行为，我可以不理睬它，
可以不让盲目的愤怒闯进我灵魂。
如果看到有东西威胁着我的敌人：
铁链、门闩、阴森的牢房，我就爱他。
就是放逐我的人，我也会开门接纳。
可以说，遭到放逐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会去拯救犹太，倘若我是那耶稣基督。^①

然而仇恨左右了一切，不论在巴黎或是凡尔赛。每天雨果都会得到哪位朋友死亡或是被逮捕的消息。弗路朗斯被杀，公社枪毙了肖代，凡尔赛逮捕了洛克鲁瓦。随后，在凡尔赛军队五月二十一开进巴黎后，罗什福尔与亨利·波厄尔被投入监狱。“红色圣女”路易丝·米歇尔，其“了不起的慈悲心肠”得到维克多·雨果赞赏，也有性命之险。公社已经杀了六十四名人质；国民议会则枪毙了六千名俘虏。一百比一。“这些人，”雨果写道，“这些人喊什么‘一切为了法律，一切通过法律’。可你们干了些什么？立即枪决，不经审判的屠杀，匆匆拼凑的军事法庭……^②失败的公社社员纷纷涌向比利时。雨果叫人告诉大家：他在自己家里（街垒广场四号）将向新来的流亡者提供避难处。“我们不要把逃亡者拒之门外，也许他们是无辜的，而肯定是不自觉的……”^①

《比利时独立报》发表了他旨在争取避难权的抗议书。他收到许多祝贺信，可是在夜间，一阵阵喊声把他惊醒了：“处死维克多·雨果！处死这个强盗！将他吊在路灯杆上！”一块块大石头砸碎了他的玻璃窗，砸碎了的吊灯。小乔治害怕极了，说是“普鲁士人来了！暴徒们企图强行砸开护窗板。他们极力抵抗。寻衅者是五十来个浪荡青年。实质上这件事不算严重，但比利时政府的一道法令却命令“维克多·雨果先生，文学家，六十九岁，立即离开本王国，以后不得再度入境”。^②

应该为比利时讲一句公道话：无论是众议院或是全国各地，抗议对他的驱逐都很强烈。雨果写了一封正气凛然的信：

每样失败的事业都是一件预审的案件。我曾这样认为。在审讯之前，

^① 维克多·雨果：《不要报复》（《凶年集》）。——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补遗（《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比利时事件》（《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尤其是在判决之前，尤其是在处决之前，让我们仔细审查一下吧。——我以前并不相信这可疑的原则。看来，还是马上干掉为好……也许在我一生中。总要去流亡，流亡倒是件好事。再说我始终不会将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看作一类。在比利时，我有幸长期受到款待，因此，我原谅政府，我感谢人民……”

这时候回到法国，肯定会被卷入激烈强暴而又毫无意义的纷争。他决定去卢森堡。在他的几次夏季旅行中，曾和朱丽叶在小城菲安登停留过四次。这地方使他感到留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城里的居民在认出他来之后，曾于清晨在他窗下为他演奏过晨曲；而他自己，很喜爱一座倾塌的古堡，俯瞰山谷，很富有雨果的风格。在那里他会得到宁静。卢森堡市隆重地欢迎他的到来。在车站月台上，从他身边经过时人们悄悄地喊道：“共和国万岁！”有些非常动人的姑娘，很有深情地望着他。

他在菲安登租了两幢子：一座是所古老宅第，装饰有雕花，俯临奥尔河，自己一个人住；^①另一座在对面，给家里人住。^②他马上便投入工作，又能摸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他很高兴。不过巴黎传来的消息也令人心烦意乱。默里斯已被捕，瓦克里正被追究，罗什福似乎已被判为终身流放。“难于驯服的小幻想家”路易丝·米歇尔，在军事法庭上大声喊道：“你们有种就杀了我吧！”雨果为她写下了动人的诗行，^③并对极端的报复提出抗议。路易·勃朗及维克多·舍尔歇言行谨慎，而且目标更暴露，于是和他分手了。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我要回答你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既不要红色的罪行，也不要白色的罪行。你们一句话也不敢讲，我讲了话。要 VoeVictis^④我反对。’”^⑤

到处都有人在说，他热情接待了避难者，因此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玛丽·梅西耶给他写信，要求收留。她本来是锁匠莫里斯·加罗的女伴，加罗曾接受公社委派，管理过马扎斯监狱。看来虽然他并不心毒手辣，但还是没有审判便给凡尔赛方面枪杀了。他这位情妇象从前的索菲·雨果一样，踏着血迹，跟随着尸车一直走到贝西公墓。“加罗家寡妇”玛丽·梅西那想找点事做。经儿媳同意，雨果让艾丽斯雇她作女仆，自己则把她当作情妇。玛丽很漂亮，“棕色的头发，鲜艳的圆脸蛋，肉感的嘴唇”。她常给雨果讲述公社的一些情况。她说：“我看到了血流成河啊！”

在居丧期间，玛丽对委身给新的情人有过犹豫，但奥林匹欧善于使人服从他。“他自有叫人喜欢他的办法，”三十年后她承认说。她当时不知所措。思想幼稚，悲哀满怀，万念俱灭，二九妙龄的妩媚中透出凄楚，黑绉面纱后红润的面庞上泪珠欲滴”。^⑥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他向我颂扬，”玛丽说，“我丈夫和我过去所热爱的一切：自由、正义和共和国……”^⑦象以前

^③ 维克多·雨果：《致比利时人民五位代表的信》（《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① 现在是“维克多·雨果纪念馆”馆址。——原注。

^② 现是“维克多·雨果旅馆”。——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无比伟大》（《诗琴集》第1卷）。——原注

^④ voevictis，拉丁文，意为“迫害失败者”。

^⑤ 维克多·雨果：《一八七一年手记》（《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⑥ 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⑦ 参见加斯东·斯蒂格勒：《维克多·雨果的陌生女人》，此文发表在一八九三年五月五日的《费加罗报》

对朱丽叶那样，他也给她讲上帝，讲不死的灵魂，讲花草，讲树木，讲无穷，讲爱情。“她爱恋他，敬仰他，热爱他，并且希望他给她生个小孩。”^③为了顺从他的意志，当着这位老来少的情人的面她在奥尔河里裸浴。雨果与她一样动作轻捷，带着她在附近爬山，作长时间的散步。从这些情意绵绵的爬山涉水回来，他便一个人关在小屋里，站着在桌子前面写作，有《凶年集》、《九三年》以及《历代传说集》续集中的诗。在这部续集里，他在讲到穆罕默德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有的时候，他叫人把女人脱得精光，
他凝视着裸女，静静地观望着她，
大发感叹：“人间有美女，天上有太阳……”^①

玛丽·梅西耶那些血淋淋的回忆，促使他写出了动人的诗篇，凄惨而又豁达。诗中有高傲坦然地走向死亡的少女在歌唱。雨果多次重复地不断表示；遭受迫害的人是他的兄弟；他卫护胜利时被他反对过，现在是失败者的人；大炮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爱。

流亡者心中却闪过如下的思想：
唉！什么都没有结束，一切也没有告终，
因为，有一个长官指定了一堵高墙，
在一些穷人放倒墙前，就放起排枪，
因为，有人在街上挖掘了一个墓穴，
因为，有人在马马虎虎地随便处决，
不加选择，或者是枪毙，或者乱扭，
处决父亲和母亲，疯子、病人和强盗，
因为，有人用石灰还在匆匆地掩埋
大人血污的尸体，和热乎乎的小孩！^②

在成了妓女的国家利益与温和宽厚之间，雨果作出了选择。不过。现在的国家利益还依然有它的道理吗？它对国家还有利吗？他又以《惩罚集》里的语气和辛辣讽刺，来嘲弄所谓国家利益：

怎么？要象手足一样亲，这是胡思乱想！
渴求自由的欧洲，就象美国一样，
企图公正和理智，一切都要研究和审查，
这就是借云和风来建造大厦！……^①

这两个月的创作令人难以想象的多产。征服这个年轻女人，使他精神振奋。别的妇人也送上门来，他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快结束停留的日子时，

上。——原注

^③ 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伊斯兰教》（《历代传说集》第1卷）——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在菲安登》（《凶年集》）。——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六月》第2首（《凶年集》）。——原注

他去了蒂翁维尔，想看看这座过去他父亲曾经保卫并因此闻名的城市。然后又停留在阿尔特维斯，在那里又见到（经他安排）已当上制帽女工的玛丽·梅西耶。他在手记中洋洋得意地写了很多。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Maria...parece amorosa^②九月十一日：“Quiero que esta me haga un niño^③九月十二日：“Ahora todos los días y a toda hora, misma Maria。^④九月二十二日：“Misma—toda^⑤...”^⑥这些西班牙语可以保护手记中的秘密，避免朱丽叶好奇地产生妒忌。

他于十月一日抵达巴黎。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在戏剧家协会，格扎维耶·德·蒙泰潘已经要求把他作为谋杀集团的支持者开除出会。格扎维耶·德·蒙泰潘是连载小说和情节剧作家。他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良心自由才是一句空话。”一八七一年九月五日，维克多·雨果在手记中写道：“一年前我回到巴黎。那时欢声如雷鸣！可今天的反应，又是何等的冷落！我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尽自己的义务而已……”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六日又写道：“接到默里斯电报。在拉罗什福科街六十六号他为我们租到了一间房，租期一年……”^①

回来时巴黎的景象真令人不敢睁眼看一看。他与朱丽叶乘马车转了一圈，见到杜伊勒里宫和市政厅都已是一片废墟。有人求他为罗什福尔求情。他要求会见梯也尔，但没抱多大的希望：“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他乘火车去凡尔赛。车厢里有个戴黄手套的人认出了他，发怒地瞪着他。到了官邸，他给引进一间挂有深红色丝绸帷幔的客厅。梯也尔走进来，态度显得很热情，出乎雨果的预料。雨果说道：“我们之间意见不同，这您要坚持，我也要坚持。但良心的交流还是可能的。”

决定不将罗什福尔送去流亡，他可以自由地见到孩子，可以从事写作。雨果坚持要求实行赦免，大家不再盲目服从那些穿军装、戴肩章的人。梯也尔说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只不过是个身穿黑袍的倒霉独裁者而已……哪象您一样，实际上是失败者，样子倒象个胜利者。哪象您一样，要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声前进……”回来时在车厢里，有个少妇指着报上的一行字对她丈夫说：“维克多·雨果是英雄。”“当心，”丈夫低声说道，“他就在那儿。”少妇拿起诗人放在座位上的帽子，吻了吻帽子上的绉纱，又说道：“您受了不少苦，先生！请您继续卫护失败者。”他吻了吻少妇的手。

第二天，他去看望罗什福尔。“要不是您，我早就死了。”这位身处于险境的人说。在后来的那几天里，他想看一看他的巴黎。过去他住过的房子，现在几乎都成了一堆废墟。《集合报》终于获准复刊。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封《致编辑们的信》：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唯一事情，是重振法兰西。人们再次点燃火把，是为了把火重新灭掉，还是为了德国，才应该重振法兰西。因为德国是

^② Maria...parece amorosa，西班牙语，意为：“玛丽……显得很多情”。

^③ Quiero que esta me haga un niño，西班牙语，意为“我希望她给我生个娃娃。”

^④ Ahora todos los días y a toda hora, misma Maria，西班牙语，意为“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是玛丽。”

^⑤ Misma—toda.....，西班牙语，意为“总是她——完全是我的……”

^⑥ 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一八七一年手记》（见闻录第2卷）。——原注

奴隶，它只能以法国才可以重获自由……

这期报纸受到极大重视，但也受到显贵们的憎恨。而今流行的是保王党人和波拿马主义者的沙龙，因不喜他的政治主张而攻击他的天才。有天在马蒂尔德公主家里（她只流放了两年），只有泰奥菲尔·戈蒂耶一人替他辩护：“咳！无论怎么说，雨果是伟大的，是吟咏云烟和大海的诗人——吟咏变幻莫测的诗人！”^②可这位吟咏云烟诗人同时又歌颂穷人，这就犯罪了。

一八七二年对他而言是不幸的一年。他在一月的选举中失败。二月份，他的女儿回到巴黎。

有段时间，阿尔黛尔下落不明。平逊给派往巴巴多斯^③边防，她追随到那里，也没告诉任何人地址。在那里，她孤单而身无分文，神经错乱，只好将她拘禁起来。查明身份后，一名叫“塞利娜·阿尔瓦雷兹·巴阿夫人”，在那块殖民地很有影响的黑人妇女将她带回了法国。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维克多·雨果在日记中写道：“laprimeranegrademivida……”^④三月六日：“去阿利克斯大夫家，给十七日又将（从利物浦）启程，去特立尼达^①的巴阿夫人家，送去：

1 酬金	500 法郎
2 去特立尼达旅费	800 法郎
3 去利物浦旅费	100 法郎
4 各种开销补贴	100 法郎
总计 1500 法郎	

巴阿夫人递给阿黛尔的首饰。一般都损坏或偷光了。这其中我发现妻子的戒指。也为了替阿黛尔作个纪念，我将两只金手镯赠给巴阿夫人，还有一枚首饰别针、两个金耳环也给了她

……”三月十日：“她将十二日星期二动身。我交给她一千五百法郎bank-notes^②和金首饰。让娜跟在我身边，她总是看着黑皮肤的巴阿夫人……”^③

阿黛尔被禁闭在圣芝代。自到雨果逝世后，她才从那儿出来，也只为着去叙雷讷^④城堡。一九一五年，八十五岁的她在此与世长辞。她是个音乐家和钢琴家，态度温和却常胡言乱语，将著名歌剧说成自己的作品。和从前欧仁还在时一样，雨果生活中一直有着隐痛：“我可怜的阿黛尔，可怜的女儿，比死人还像死人……有些痛苦的心情，我不愿意多说，昨天看望可怜的女儿，叫人多心酸……”^⑤

只有创作和女人尚可以使他摆脱这些痛苦的幽灵。“我讲话费力了，作一次讲演象三次房事一样疲劳，”沉思片刻后，他又说道：“甚至四次喔！”

^① 维克多·雨果：《致（集合报）编辑们的信》（《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②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③ 巴巴多斯，南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当时是英属殖民地。

^④ laprimeranegrademivida，西班牙语，意为“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黑女人”。

^⑤ 特立尼达，南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一个岛屿。现为特立尼达及多巴哥共和国。

^② bank-notes，英语，意为“钞票”。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④ 叙雷讷，在法国上塞纳省。

^⑤ 参见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①他已经七十岁了。奥迪翁剧院又一次上演《吕伊·布拉斯》，让他又一次接近女演员。朱丽叶也参加了剧本朗诵会。他在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朱朱在场，往事啊……”^②从前，雨果夫人没使朱丽叶扮演王后，萨拉·贝尔纳却成为了王后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最初，这个妩媚的女人象小孩一样任性，不喜欢去雨果家。但当她了解了之后，便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个老魔鬼很有魅力，风趣而善良，而且总是快快活活。……”

有天排演时我坐在桌上晃荡着腿！他便从正厅前站起来大声喊道……一位西班牙王后，受人敬重，素有教养丽不该坐到桌子上，象现在这副模样！……”^③

首演结束之后，作者和女演员早已情缠意绵了。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日，雨果手记：“客满。我看望了贝尔纳，并向她祝贺。Bisedeboce……”^④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去奥迪翁剧院。在化妆室见到萨拉·贝尔纳小姐。她正在穿衣服……”^⑤在布雷邦家举行的演出—百场晚餐会上，一群美女围住了他。萨拉对他说：“吻吻我们这些女人呀！从我开始。”当他将在场的美人儿吻了个遍之后，她又说：“到我这儿结束嘛。”^⑥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他在手记中记下：“Noseraelchicohecho。^⑦……不会怀上孩子的。”在与利尼亲王偷情时萨拉已有一个小男孩；^⑧她是否也有与玛丽·梅西耶一样的愿望呢？她是否以为怀上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呢？“至于英国，这次旅行推迟了。”一八七五年当年，她写信告诉她的医生德·朗贝尔大夫说，“真正的原因，来自维克多·雨果而担心有麻烦。我病了，精神紧张……人们利己主义的无聊令我气愤！明天我要作最后一次拼搏。——萨拉。”^⑨

正是这个萨拉，曾在一八七二年，来向“亲爱的魔鬼”报告了奥迪翁剧院经理夏尔·德·希利的死讯。在葬礼上，雨果遇到了八十高龄的泰勒男爵。在文社及维尼在世时，泰勒曾是他最早的朋友之一，他们已有二十五年未曾谋面了。雨果说：“光阴荏苒，他当上议员，而我却成了流亡者。”

当时，女演员、女作家、沙龙贵妇等等，数不清的崇拜者都纷纷自己送上门来，她们的照片塞满了私人记事本（细心地贴在某几页的反面，往往还附有干枯了的花朵）。在这些崇拜者当中，首屈一指的王后是朱娣特·戈蒂耶。她姿色姣美，头发黑亮，皮肤白里透红，有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使人感到这昏昏欲睡的女人象斯芬克斯，无可挑剔，又充满神秘……”^⑩那是在布鲁塞尔，她与丈夫卡蒂尔·孟戴斯一起来时，雨果便认识她，并向她献过

^①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④ Bisedeboca，打丁文，意为“吻了嘴……”

^⑤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⑥ 维克多·雨果：《（吕伊·布拉斯）演出—百场》（《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⑦ Noseraelchicohecho，原文为西班牙语。

^⑧ 即莫里斯·贝尔纳。——原注

^⑨ 此信未曾发表。西蒙娜·安德烈-莫洛亚藏品。——原注

^⑩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殷勤。一八七二年，她常常见到雨果，向他谈自己父亲的事。善良的泰奥当时心脏病很严重，但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很重友情的雨果，建议把戈蒂耶接到根西岛自己家里去，后来考虑到路上对病人会危险，便给他争取到一笔年金。七月十二日，雨果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致敬，女神，行将就木的人向你致敬》，此诗为朱梯特而作。

美貌和死亡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它们都有浓郁的阴影，和瓦蓝的晴空，
一如姐妹，使人激动又害怕，
都那么神秘，又使人迷惘。

女孩啊！花一般的娇容
闪着光辉，我虽将朽！但也深情，
啊！浪涛中有一颗明珠，
啊！幽暗的森林中飞出迷人的夜莺！

只要见你我的容颜，
彼此的命运早已紧紧相连。
你灵性的眼眸才窥透神明的深渊，

我感到我的心中布满星辰。
你如此美丽，我如此老态龙钟，
心上人啊！我们离天堂都已不远。

而他已年届七十，她才二十二岁，但她早已 toda^①。她引用了《吕伊·布拉斯》中的一句诗，巧妙而不失体面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情：

我的主人，
在你脚下有一个人，在暗中等待……
我已考虑好，并下了决心。谢谢。

令人陶醉的征服！他希望朱梯特能到高城来居住，他想在这里过着隐世生活。《吕伊·布拉斯》的成功，使各剧院的经理都想把维克多·雨果的其他剧本重新上演。“但是，”他说，“排一部戏会干扰我，以致无法去写新的剧本。我可写的时间只有四五年了，所以我想把脑子里的最后一些东西写出来……说真的，最好得远离尘嚣。”他这个人兴趣极少，魅力极大，政治和美貌女子使他无暇脱身，现在他渴望独处写作，并且好好读点书。他从一八七〇年的巴黎那段蜜月时期，到一八七二年时，正如拜伦所说，成了“霉月”。《凶年集》这本出色的集子，读者反应并不热烈。报上指责他为路易丝·米歇尔、亨利·罗什福尔和一切公社失败者讲了话，批评他有社会主义倾向。龚古尔写道：“我在拉罗什福科街拜访后下楼时，这位奇才的优雅风度和彬彬有礼令我感动。同时，我心里也在嘲笑那种费解、空洞、浮夸的行

^① 维克多·雨果：《致敬，女神，行将就木的人向你致敬》（《诗琴集》，五 [34]）。——原注

^① toda，西班牙语，意为“完全给他了”。

话，米士莱、雨果这些人就用这些行话来卖弄权威，仿佛就象和神仙们打交道的预言家似的，企图让周围的人敬服他们……”^②种种因素凑在一起，迫使不得不离开巴黎了。朱丽叶这个嫉妒女人，她出于喜爱乡村生活的心愿，提出去“惬意而美丽的根西岛”。雨果本人作出响应：

既然我在城市中那么稀奇古怪……
既然我乱说疯话到如此地步，
那么爱情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

由于在双方狂热分子中他都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他渴望再次流亡，过那种体面的、赎罪式的流亡。一八七二年八月七日，他满怀喜悦地去往根西岛，并在泽西岛作了短时间的停留。

^②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三 漫漫长夜

这顽皮的丘比特^①在我心中，又神气活现地闯了进来……

维克多·雨果

高城居。再次看到畅观楼，还有那广阔的大海，朱丽叶心花怒放“火焰、阳光、爱情，天地皆有，我心中也有。我是多么爱你……”^②每天早上，她又注意起信号来了；她看见自己的心上人又在投入工作，她感到无比幸福。几个月时间，雨果写出了《自由戏剧》的部分情节提纲，《历代传集》续集的部分作品，还有他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九三年》。

由于艾丽斯和孩子们的出现，高城居起初也充满了欢乐。可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绝不可能喜欢在公公的老情妇的监护下，在岛上过孤寂地生活。夏尔·雨果夫人生性温和善良。要是她感到无聊，这是她的错吗？朱丽叶在提到艾丽斯时，口气尖刻起来了。一八七二年九月八日：“我们沿着这秀丽的小岛散步，充满了温馨和甜蜜，那可不是人人都享受到的乐趣啊……”^③一个月后，艾丽斯便决定将孩子们带回巴黎。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信：“她和孩子们的离去使你痛苦，想到这些，我就心痛……我爱你；不过我觉得爱你还不足以使你此刻就不是最不幸的父亲……”^④

十月一日，弗朗索瓦-维克多（正患肺结核病）、艾丽斯、乔治和让娜乘船回法国。手记：“他们上了马车……我吻了吻让娜。她感到奇怪，对我说：‘上来呀，老爸爸！’我关上车门。马路上路了，我跟着他们一直走到街头拐角处。一切都看不见了。我心如刀绞……”十月十五日：“没有小家伙们的音讯。如果没有他们，我会早死的。这倒不是大坏事……”十一月三日：“艾丽斯来了信。维克多看上去很痛苦。我难受极了……”^⑤

但是，保尔·默里斯和爱德华·洛克鲁请他尽早回巴黎，以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还不想离开根西岛。他为刚刚去世的泰奥写的“碑文”，堪称法国诗歌中最优美的诗句：

朋友，才子和诗人，你告别漫漫长夜。
走出喧哗的人世，跨入光荣的境界……
我在坟墓之外向你问候……

我就快来了。请别关上天堂的大门。
这是法则，走吧，没有人可以逃脱。
夕阳西下，伟大的岁月分外灿烂，
现在已走进我们的黑夜。

^①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为赫丘利^③的火堆，砍代橡树……

啊！苍茫暮色之中一声声十分清楚！

绝对高超的技巧，无与伦比的技巧。朱娣特·戈蒂耶致维克多·雨果：“大师，谢谢了。自父亲故世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喜悦……神明给弟子的这份敬意，如果他能见到，他会多么快活啊！不过这些诗句不是您珍贵的手迹。您能将手稿寄我吗？……”维克多·雨果致朱娣特·戈蒂耶：“夫人，现将手稿寄上……令尊是伟大的诗人，他重又活在您身上。他追求理想，因而创造了您。您是有才智的女人，在这两方面都是‘完美’的化身。我亲吻您的双翼……”^②这句话使语气随便多了。

过去他写小说时，从来也没象在写《九三年》时感到更大的幸福。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今天开始写《九三年》一书（第一部）。在我的crystalroom^③里，夏尔的像挂在面前，还有乔治和让娜两人的像。我取出在巴黎买的新的水晶墨水瓶。再打开一瓶新墨水，注满新墨水瓶，我拿出一令专为写本书而买的纸，一支很好使的旧笔，开始写下第一页……”^④十二月十六日：“现在我将不停手地注下写，只要上帝允许我决不停笔，……”^⑤

他三十岁时写《巴黎圣母院》的写作方式就是一口气地往下写，这位七十老翁创作时无论气魄和毅力都不减当年。《九三年》以他很熟悉的朱安党叛乱为背景，写的是冲突，是他青年时代的冲突，白军与蓝军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同于《悲惨世界》里的马吕斯那样，只限在心灵里，而是在行动上的冲突。富热尔、多尔、空心树身的森林、博卡日、佃农的农舍，这些都在朱丽叶家乡，过去他和朱丽叶都参观过了。朱丽叶执笔记载下来。他们几次游历的经过，还有那次战争，营长助理雨果是打过来的，而且打得宽宏大量。作儿子的有权对这一题材作一番探讨，以仲裁者身份加以公正的处理，在保王军和共和军两个阵营里，表现与凶残相对立的情操。年轻的蓝军首领郭文（雨果为他用的是朱丽叶·德鲁埃的姓氏^①），是位纯洁而高尚的英雄；但作为贵族和朱安党人的朗德纳克侯爵牺牲了自己救出三个孩子，对话都富有戏剧性，又具有悲剧性，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既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都有崇高的姿态，至死不变。为了刻画这些超人，就连雨果的缺点也是有用的。朱丽叶热情地誊抄了书稿：“看着你的创作获得丰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八七三年元旦，朱丽叶又用上了从前雨果为她写的祈祷词：“上帝啊！让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吧！请借我满足他的心愿，请借他满足我的心愿。让我这辈子陪伴他，让我在有生之年时刻伴随着他。请您让我今生来世永远有用，得到爱情。对我‘心上人’有用，得到他的爱情。请您拯救我们，请您

^③ 赫丘利，罗马神话人物，即希腊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相传他因误穿一件染有毒血的长袍，自焚身死。

^① 维克多·雨果：《致泰奥菲尔·戈蒂耶》（《诗琴集》，4，第1卷）。——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③ crystalroom，英语，意为“水晶宫”。

^④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⑤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① 朱丽叶本姓戈文。“郭文”的译名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年》中译本。

超度我们，请您把我们结合在一起！……”^②在他们初欢的纪念日这天，她第四十次请他回忆起一八三三年二月的那个早晨：她从窗口给他送去一个个飞吻，而他则一步一回头，频频将飞吻一一送回。“今非昔比，我虽然老了。但我的心和灵魂依然年轻，就象第一次委身于你的那一天一样依旧爱你……”^①

啊！为了能有继续活下去勇气，她多么需要这些膜拜。需要这些回忆啊！因为她这位神圣的主人（这个亵渎的名称是她取的）本性难移。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当“清澈的奥尔河”水中仙女玛丽·梅西耶出现在根西岛上时，她夏天的情人对她接待并不太好。维克多·雨果手记：“我敦促她去伦敦，再转道去布鲁塞尔。我将支付她旅费……”^②其间原因，是朱丽叶在一八七二年三月，不慎雇用了二十二岁的洗衣女工白朗什^③，漂亮得具有危险性。这个新来的女佣很有文化，她的拼写和书法大可与朱丽·舍内一试高低。她会背不少诗句，尤其是雨果的诗句。朱丽叶对秘书工作已感到厌倦，打算将她培养成雨果的抄写员。白朗什十分淳朴，不爱打扮。朱丽叶在一些忠于政变时代的老朋友家里找到这个文静的童贞女，便想让她离开洗衣铺。当时她根本没有想到因此而危及了自己的幸福。

白朗什由朗万一家养大，她就算是这一家的女儿或是孙女，而朗万自己也从未否认过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事实上，白朗什-玛丽-泽莉亚生于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四日，父母均不知为何人。这种情况，法国法律规定得取三个名字，其中一个可代作姓氏。白朗什有棕色的头发，深黑色的眼睛，苗条婀娜的身材。她仪态庄重，举止从容，自然会使维克多·雨果喜欢。朗万一家对朱丽叶十分忠诚，对那位“弥诺陶洛斯”^④并不抱幻想，叮嘱养女要千万千万小心。不过在巴黎，她倒无须防范，朱娣特·戈蒂耶、萨拉·贝尔纳、珍妮·埃斯勒、欧仁妮·吉诺、泽莉·罗伯尔、阿尔贝蒂娜·塞朗以及其他许多女人，足以满足主人的胃口了。

而在高城居。白朗什一人与“海上老人”住在一起，雨果开始对她施展强大的诱惑力了。荣誉、天才、智慧和创造力，这些，对一个眼看杰作有如涌泉的女性来说，怎么会不被征服呢？敬慕乃是通向爱情的道路之一。故而“大卫王”受到了诱惑。有段时间，他正正经经地试图抵御欲望的侵扰。手记可以证明这一点。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Alba Peligro. Aguardares. No quiero malo para ella, ni para la que tiene mi corazon…”^①白朗什。危险。你要当心，我既不愿伤害她，也不愿伤害爱我的那个人……”^②当他变得急不可耐时，可怜的少女似乎十分痛苦，竟至同情起这个妖魔来了。“由于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温存……/她结结巴巴地说：“先生……’而我呢：‘夫人……’/我至今只有见到她的一点点肩头……”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③ 白朗什的原意是“白皙”

^④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之人身牛头怪物，以食人肉为生。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② 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我们一如牧歌的斜坡滑下去，
爱情神圣而阴险，在坡上扭扭曲曲，
不知要去什么花园怎么越滑越远，
有时滑向地狱，有时滑向乐园。
春天里一切如此美好，一切都在变幻。
我们散步，她的脸红成一片，
我为幸福而发狂，我已经忘乎所以，
只明白我的心情就是她的心情……

他给她重取了个名字叫阿尔巴^②，并给她写了不少的诗。兴高采烈的她招架不住，但还是进行了自卫。后来，可怜的姑娘退却了。她的美貌给她带来的欢乐无异于昔日的朱丽叶。他把优美的诗念给她听，仿佛以前对一个个女人部做过的那样。老迷人精写出比过去更为火热的诗篇，创造力倍增，他笔下的小说也散发着田野和花篱的野香。

但是，惯于从蛛丝马迹中看出苗头的朱丽叶一下就猜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五月二十二日，雨果还能想起常说的：“在祝福的节日，愿两颗心如晨晖交织在一起……吻你的双脚和心……”^③朱丽叶让白朗什招了供。姑娘哭着请她原谅，并表示马上离开根西岛，免去了一场大吵大闹。

一八七三年七月一日，维克多·雨果手记：“白朗什离开朱朱家。一由昂里耶特〔·莫尔旺〕接替她，定于七月十五日上工……白朗什今晨启程，经由泽西岛去巴黎。苏珊娜陪她去上船。明日星期三无船去格朗维尔，白朗什只好去圣马洛……”^④一八七三年七月一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请帮着可怜在白朗什准备动身，心头不无惆怅；虽说我有（或者说是我相信有，这都一样）很多理由不必为她的离去而难过。再说，她自己也是希望能够跳出这个地方。此刻她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希望她在巴黎找到幸福……要是我有可能为她的幸福尽些力量，那我是很乐意的，只要这不损害我自己的幸福……”^①

有可能，漂亮的阿尔巴在向朱丽叶保证，她“回巴黎后要结婚”的，这是一句心里话；有可能，雨果自己也诚心诚意发了誓，今后再也不会见她。但寻欢作乐的吸引力一句誓言是挡不住的。《九三年》已经完成。弗朗索瓦-维克多的消息变得令人焦躁不安。没有阿尔巴的根西岛使他感到无聊。一八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她携朱丽叶回到法国。这时麦克-马洪^②刚刚接替梯也尔，戴肩章的人都洋洋得意。因此人们思忖，是否又一次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不管怎么说，镇压日甚一日。梯也尔信守诺言，曾让罗什福尔留在法国，现

^① 维克多·雨果：《森林》（诗琴集）第2卷，六，第40首）。——原注

^② 阿尔巴“白朗什”的拉丁文意译。

^③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④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保王派。一八七三年任共和国总统，一八七九年辞职。

在罗什福尔却给装在苦役犯的囚笼里，要出发去努美阿^③。“伟大的赦免者”又不得空闲了。他在谈到议会或麦克-马洪时，“表情嫉恶如仇，目光灼灼逼人”^④。

不久，他就住到奥德伊区的埃及无花果街^⑤他儿子家里去了。垂危的儿子此刻正由夏尔·雨果夫人精心照料，龚古尔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弗朗索瓦-维克多坐在圈椅里，“脸色蜡黄，两条胳膊在痉挛，怕冷地抱在一起”。父亲站着，“僵直得象是戏里的一个老胡格诺教徒”。晚饭时，雨果喝着不掺水的叙雷讷葡萄酒，一边回忆起从前在沙格大娘店里他哥哥阿贝尔请客吃的大盘炒鸡蛋和烤子鸡。“这种土酒，颜色暗黑，漂亮极了，我们在那里喝得可不少……”^⑥龚古尔想道，在生命垂危、冷得发青的儿子身边，父亲这么健壮、结实的身体，叫人心里难受。

尽管雨果答应过朱丽叶，他却立刻又与“全心全意的”白朗什相会了。他将她安顿在拉图纳尔堤岸街。他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就爬上巴蒂尼奥尔-植物园一线的公共马车，前去欣赏这尊有血有肉的雕像。

她问我：“我穿这件衬衣好看吗？”

“女人穿的最美的衣服，”我说，

“就是一丝不挂。”啊！艳阳的春天！

她先是笑笑，而后沉默不语。

伊希斯^⑦的原形毕露多么可爱！

你们可曾看见一颗升起的星星？

这多么美。“好吧！”她说，“我就是。”

在阿多尼斯^⑧面前维纳斯也是这样……^⑨

有时，他们一起到植物园散步。她带着针线箩，手里忙着，“一言不发，神态严肃。”要么，她会突然高兴起来，“唱某一曲儿歌”。这情景真象是首田园诗一样令人惊讶：一对菲莱蒙与阿马利里斯^⑩。回去时，如果路上碰到一个穷人，他会给些施舍，为的是向神明偿还不知什么债。他手记中那一笔笔外出游乐的开支旁边，仔细地记有布施的帐目。要想评价雨果，“就得了解肉欲怎么进一步激发他的天才”^⑪。当男人的本能和诗人的天性凑到了一块儿，还能从哪里找到不受诱惑的力量呢？不过雨果自己有时也自我谴责。待在一蹶不振的弗朗索瓦-维克多身边，待在艾丽斯和孩子们身边，这时，他偶

^③ 努美阿，太平洋中新喀里多尼亚岛首府。该岛是法国殖民地，十九世纪时法国流放苦役犯及政治犯的地方。

^④ 爱德蒙·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⑤ 蒙莫朗西别墅的私人车道。——原注

^⑥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⑦ 阿施塔特和伊希斯，分别是腓尼基神话中的生殖女神和埃及神话中的母神。

^⑧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是美神的情人。

^⑨ 维克多·雨果：《裸女》（《海洋集》，第59首）。——原注

^⑩ 菲莱蒙，见本书第十部第六章中有关“菲莱蒙及博西丝”的注。阿马利里斯，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中的一名牧女，以后泛指牧女或农家姑娘。

^⑪ 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12卷，——原注

尔也会对眼前的双重生活感到后悔，甚至内疚，似乎有种堕落的感觉。他的理智、他的良心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清静淡泊的晚年。但他的肉体却拖住他往公共马车走去，往拉图纳尔堤岸街的那座白皙的雕像走去。

人是多么可悲，常常被肉体占有！
感官这样兴奋啊，心醉神迷便污浊！
白天鹅会变黑！纯结的天使会堕落！
女色，这是暗礁！人间的一世英雄，
到头也会因此而渺小并栽倒！

没有好汉不摔跤，有的人已倒下。

女色使大卫爱上拔示巴，逼她另嫁；使苏格拉底迷上阿丝芭荠^③，所罗门^④

离不开床上的苏那^①女人……^②

这些垂暮之年精力旺盛的例子安慰不了朱丽叶。九月间，她象个私人侦探一样发现了他的一桩“可耻的艳遇”。雨果手记，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九日七时三十分：“大事不妙了。朱朱有信。焦急万分，夜不能寐……”^③朱丽叶在留下一封诀别信后，仿佛年轻时一样出走了。雨果大为吃惊，到处派人寻找，还向各地拍发电报。

雨果手记，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焦虑不安的三天……受尽折磨。此事决不能外传。我得只字不提，神态如常……我得装成若无其事，却心已碎了……”^④终于他得悉，有人曾在布鲁塞尔见到过她。“这可是一线希望。”她给找到后，同意回来。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手记：“我不去参加《玛丽·都铎》一剧的彩排了……以便不错过九点零五分到达的火车。我等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我去时未曾吃饭，买了一个苏的面包。只吃了一半。九时零五分，列车抵达。我们重逢。悲喜交集……”^⑤因为他是爱她的，爱得情深意切。“我的灵魂飞走了。”还在他以为已经失掉她的时候，他这样对自己说过；但他身上的老色鬼并不愿意死去。朱丽叶又无法明智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自己色衰憔悴之时，一个精力无与伦比旺盛的男人却依然保持着青春。她让他“对着自己垂危的儿子的脑袋”发誓，要与白朗什断绝关系。但誓言并未得到信守。危机过后马上旧病复发，手记本上满是一次次幽会的记录。

一八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朱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也许，

^② 据《圣经》故事：以色列王大卫撞见美女拔示巴沐浴，即传其进宫，与之圆房。大卫设计杀害拔示巴的丈夫后，娶她为妻。

^③ 阿丝芭荠，古希腊才貌出众的贵妇人。

^④ 苏那是巴勒斯坦城市。“苏那女人”在《圣经》中指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的姘妇阿比萨格。

^⑤ 维克多·雨果：《你就做个半神吧…》（《海洋集》，第58首）。——原注

^⑥ 维克多·雨果故居。一八七三年手记。——原注

^⑦ 维克多·雨果故居。一八七三年手记。——原注

^⑧ 同上。

你并没有去追求年轻女人，是她们自己送上门来的，但这一点尚无证明。我只知道，我可怜的老爱人一而再、再而三和年轻女人的诱惑这样进行搏斗，我是无法长期经受得住的……”^①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亲爱的心上人，我不愿意对你的好运气喋喋不休；可是我总不禁感到，在那些有毛甚至还有嘴的母鸡儿中间，我的老爱人却是愁眉苦脸的。母鸡儿们在争先恐后亲切呼唤：‘佩科潘呀！佩科潘！佩科潘！’而我这只成了标志的鸽子这时也在声嘶力竭地叫着‘博尔杜呀！博尔杜！博尔杜’^②”。这种荒唐的追逐继续很久了，而你却看出不出有厌倦和沮丧的意思……从今天起，我的心儿这就走了，让自己去仁慈的上帝那儿溜达溜达……”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弗朗索瓦-维克多去世。维克多·雨果手记：“又是一次打击，我一生中最重的一次打击。现在我的后代只有乔治和让娜了……”^③葬礼与夏尔的一样，没有宗教仪式。“人真多啊！”福楼拜给乔治·桑的信中写道。“没有一声喧哗！没有一点混乱！我禁不住拥抱了雨果这可怜的父亲，他心都碎了，可是很坚强……”有家报纸责备他戴着软帽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小个儿路易·勃明作了一篇动人的悼词：

维克多·雨果两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去与哥哥相会了。就在三年前，他们两人都还生气勃勃。随后，死亡将他们隔开，现在，死亡又让他们重新团聚了。他们的父亲这样写道：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亲人中间，
如今只有他们剩下。
我几乎孤单一人！死期已近的暮年，
上帝夺走我的全家！

当这声焦虑的呼唤，“啊，都别走，我就剩下你们两人！”从他悲痛欲绝的伟大心灵里喊出来，这时，他是否预见到，造化对他竟会如此无情？他是否预见到，家里没有个孩子，竟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似乎，命运有意要使其痛苦与荣誉平分秋色，使其不幸与天才分庭抗礼……”

^①

一八七四年元旦，凌晨二时左右他醒了，要将想到的一句诗记下来：“如今我究竟还有何用？仅一死了之。”但他知道，这不是真话。尽管命乖运赛，这棵老橡树依然挺立；尽管丧事不断，他仍然在幸福地创作。他不倦地“在其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追求强劲有力……还有什么神奇的诗句，”保尔·瓦莱里说，“还有什么在广度、内部结构、音响铿锵和内含丰富等方面都无与伦比的诗句，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没有写出来呢？……”^②莫里斯·巴莱斯喜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此外指《莱茵河》一书中关于美男子佩科潘和美女博尔杜的传说。——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维克多·雨果：《流亡后》纪事（《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① 参见《流亡后》（《言行录》第3卷）。——原注

^② 保尔·瓦莱里：《波德莱尔之地位》（《杂著级编》第2卷）。——原注

爱“雨果的晚期诗作在坦荡荡滚过沙滩、向四面八方播撒开来时发出的沙沙声”。他赞叹“一位老人所具有的力量，这位老人身怀珍宝，他愿意将珍宝公之于众，他不久即将故去，便不再加工制作，就把纯金给了我们……”^①

雨果也已意识到自己这种空前而卓绝的活力。一八七四年一月，乌塞曾在他家吃过晚饭。他告诉乌塞：“我就象一座给人砍伐过多次的森林，小树越长越壮，越发生机勃勃……半个世纪来，我用散文，用诗歌表达我的思想，但我感到，我只说出了我所想到的千分之一……”^②青年诗人企图在他可能未曾占有的峰巅上取得一席之地，以便站稳脚跟，但却失望了。他们无法在他的领地上打败他，只有另辟蹊径。可能象征主义正在诞生。可是，又有哪一首象征主义诗歌能比《楼梯》更优美、更神秘、更晦涩呢？马拉美那条“神奇的走廊”，难道不能通向雨果的“大衣帽间”吗？马拉美很清楚这一点，而且对老魔术师“壮观的殒落”，谁也不能象他说得那样明白。他是耍花招的高手，常常把这个新流派中的哪句诗说成是雨果怎样写出来的，以此自娱而乐。“你们是否知道，”他说，“我认为他的哪句诗写得最好？今晚太阳已经在‘浓浓的云’中落下。”^③雨果与他的同辈人几乎不再有什么来往。挚友们都已谢世。他也不去法兰西学院了。从前他很喜欢那些编修词典的例会，因为他对词源学颇感兴趣，虚拟语气的奥妙令他如痴如醉。但现在政治使他和同僚们走不到一块儿去。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那是自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来的第一次，他去孔迪堤岸街参加一次选举，他想投老朋友大仲马的儿子一票。二十五年没去了，学院的工作人员竟不认识他了。有个传达对他说：“不许进！”另一个却叫了起来：“嘿！是维克多·雨果先生！”主席在点名时也把他忘了。只有五位院士前来同他握手。不过在院子里，当他走过时，来看热闹的人全部摘下了帽子向他致礼。

^① 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9卷——原注

^② 阿尔塞纳·乌塞：《忏悔录》第5卷。——原注

^③ 这行原诗出自雨果《秋叶集》中的《落日》（第6首）。

四 依旧在清晨写作

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全家在克利希街二十一号住了下来。雨果在那儿租了两层楼面，一层由自己和艾丽斯及孩子们住，另一层是几个客厅和德鲁埃夫人的套房。朱丽叶因为没住楼上的房间就不得安宁；可艾丽斯又埋怨说少一个房间，还吓唬说要带乔治和让娜走。这可是吓坏了祖父，只得请求朱丽叶再住下来。但她将这个小小的麻烦看得严重。自然。她把自己所有的不幸归结于“夏尔夫人那些冷酷而自私的苛求。”

一八七四年五月七日：“亲爱的、亲爱的心上人，我害怕分离如同害怕不幸，现在分离已成既定事实！……我心里满是不祥的预感。将我们隔开的这一层楼，犹如横亘在我们两颗心之间的断桥。今晚起，我们再也无法亲亲热热了……当我想到，你会在你孙儿孙女身上得到我所失掉的幸福，我便又努力使自己打起精神……”^①

自然，她将自己所有的痛苦都归咎于“夏尔夫人那些冷酷而自私的苛求。”前一年夏天，她在离开根西岛回皮加尔街时，就已在信中这样写道：“让我们一起祈祷，使安静、和睦与幸福再回到你们家中，永不失去……”^②她在信中提醒她的维克多，说他“一直当了家中和身边忘恩负义行为的牺牲品……夏尔夫人周围的人不好，听到的话也不好，她正受到你那些敌人的有害影响而一无所察……”^③然而艾丽斯的年轻漂亮：使雨果对她有所偏爱。

他们家处在第四、第五层楼上，但雨果爬楼时一点也不气喘吁吁。他的视力和年轻人一样好。当他生平第一次牙疼时，他好生奇怪，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每天晚上，他的餐桌上总有十二或十四位宾客（“十三”这个数字依然使他产生压抑不住的恐惧。）他喜欢把讨喜的女性围在自己身边，吻她们的手，并且大献殷勤。他站着接待客人，在翻下的衣领尖角下，系着一条打有大花结的或白或黑的丝领带，右首是德鲁埃夫人，她“举止娴雅，但略显做作，不大入时”，穿一件黑天鹅绒长袍裙和老式花边的无袖胸衣，脸色比她身上的缕空花边更加苍白。菜肴几乎千篇一律，因为雨果不喜欢换花样：奶油调汁菱鲆鱼或龙虾，烤牛肉，肥鹅肝酱以及冰冻饮料。主人的食欲依然旺盛非常。晚饭后，大家来到红色客厅，德鲁埃夫人打起了瞌睡，“一头柔美的白发披覆在她清秀的脸上，犹如白鸽展开的双翼；短上衣上的花结随着这位入睡的老妇人平静的、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呼吸而一起一伏……”^④

可怜的朱丽叶还在守卫着她的老爱人，不过照样毫不留情地进行查访。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给维克多·雨果的信：“我象以前那样，目送你一直走到我这条街的拐角处。只是您——您未曾象过去那样回过头来，向我温柔地悄悄打个招呼。这说明了什么？？？对这三个问号，我宁可不要得到答案，它们象一群张牙舞爪的母鸡儿……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大家，我想你最好能一步步摆脱这些追逐男性的轻挑女人，她们象饥不择食的母狗一样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参见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阿尔方斯·都德夫人：《文坛忆旧》。此文发表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蓝色杂志》上。——原注

围着你打转呢……”^①她有封信的前面引用了伏尔泰的两句话：“谁心里忘了自己的年纪，/就会有自己年纪的不幸。”

她的心上人每天都要坐上巴蒂尼奥尔—植物园的公共马车，去品味一下他说的“置身于人群中的孤独感，”而实际上，他是到白朗什那儿去。虽然如此，她的嫉妒心有段时期却集中在朱娣特·戈蒂那身上。雨果答应过，此后即使做不到忠实，至少也要诚实，所以便把他为雪肤花貌的“朱××夫人”写的诗拿给她看：《并不寒冷的白雪》^②。如此正大光明却也能称得上残酷无比。不过比起地位卑微的白朗什来，朱丽叶宁可接受这位既是诗人之女、又是诗人之妻的自负的情敌。她请维克多“自由行事，悉听尊便”，并申明：她“不反对”诗人与其“美丽的灵感激发者结合”。而雨果则发誓，说他这种愿望仍将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其实早就不是柏拉图式的了。朱丽叶回答说，有愿望就已经是不忠实。雨果为了安慰她，给她写了一些诗，与献给朱娣特的一样优美。《致一位永生的女人》：

什么？光辉而荣耀、迷人而优雅的你，
永生而不朽的你竟怕短暂的东西？……
怎么说，你是国色天香，你这位女神，
你凌驾一切，竟怕人间地上的美人？
你竟畏惧由春天撒下的闲花野草，
它们如点点火星，一个个青春难保，
这鼠尾草、马鞭草、百里香一时兴盛，
只在稍纵即逝的熹微晨光里诞生，
一瞬间能把清香送给草地和绿荫，
既是曙光的女儿，也和曙光一起消隐……
你在嫉妒！嫉妒谁？你难受！为何难受？
你是无穷的爱情，你是不夜的白昼……

蓝天上你请宽心。你有火焰的光彩，
你是光明，是荣耀，象灵魂时时存在，
你有火红的天穹能使人欣喜若狂，
永远接受阳光的亲吻，有一点亮光
随便在花间稍留，其实与你无所谓！
星星在天顶照耀，不怕地上的玫瑰……^①

朱丽叶“给迷住了，从心灵深处感到激动……”她补充说：“这又使我不能不感到，诗中象是有枚尖针，它刺透了我的心……”^②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荒唐事会使她的老情人感到幸福。然而雨果还并不幸福。朱丽叶致维克多：“你喜欢故作风雅的调情，不分好歹，甚至很轻率，这使你的生活也使我的感情感到恶心，受到折磨……你白白将你的幸福、也将我的幸福，扔进这只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参见维克多·雨果：《诗琴集》六（第35首）——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致一位永生的女人》（《诗琴集》第6卷第51首）——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达那伊德斯的水桶^③，你永远无法将桶填满，可以尝到一点一滴你朝思暮想、借以解渴的乐趣。你并不幸福，我可怜的亲亲；我也不比你更幸福。你身受女色这个烂伤口的痛苦，伤口还在不断增大，因为你没有勇气将伤口忍痛结扎。我呢，则为过于爱你而痛苦。我们两人各自都有不治之症。唉！……^①实际上，两人的疾病都是感情上和意志上的。

不过，热衷于色情并未妨碍清晨的写作。邻居们常看到他黎明即起，在他“乱糟糟的屋子”里穿着一件红色的宽松短上衣和灰色长外套，站在小桌子前面。晚上，他身边聚满了朋友，据福楼拜说，“样子挺可爱”。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爱德蒙·德·龚古尔在克利希街吃晚饭时，见到他穿着一件天鹅绒领燕尾服，颈子里围着一条已很陈旧的白色领巾。他倒到长沙发上，谈起他今后要担当和事佬这个角色的打算。晚餐仿佛是“一个乡村神甫为其主教大人所准备”似的。席上有邦维尔夫妇，圣维克多，达洛兹，朱丽叶·德鲁埃，艾丽斯·雨果，她“穿的黑花边长袍裙有一点起皱，笑靥动人……他淘气的孙女和目光温柔的可爱的孙子”。饭厅的天花板不高，在那里，宾客们头顶上的一盏“煤气灯，热得可以把脑袋煮熟了”。艾丽斯感到厌烦，满口怨言。可是雨果照样喝他的香槟，夸夸其谈，模样动人，而且口若悬河，对别人的反应视而不见。晚饭后，他朗诵了诗歌。

我们又在饭厅见到了雨果。他独自一人站在餐桌前，准备朗诵他的诗作。情形有点象在一场戏法表演之前，魔术师要在角落里先试试他的手法一样。现在，雨果将身子往客厅的壁炉一靠。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大西洋彼岸誊抄的纸——这是他留赠给国立图书馆的手稿中的一段。他告诉我们，手稿写在纤维纸上，以便保存。

接着，他不慌不忙戴上眼镜，这副故意有点装模作样迟迟不戴的眼镜，拿出手帕，以心不在焉的动作，慢条斯理地抹拭额上青筋突起处沁出的汗珠。终于，他开始了，抛出这么几句话作为开场白，好象是要提醒我们，他脑袋瓜里装的东西还多着呢！“先生们，我七十四岁了，而我才开始于我的本行。”他给我们念了《父亲的耳光》，这是《历代传说集》续篇中的一首，其中颇有些绝世的佳句。看他雨果念诗真有意思！壁炉那儿安排得象个舞台，供朗诵之用。上面点着十四支蜡烛，从镜中可以反照出来……在他身后映出一片火光，他的脸，他自己可以休之为暗影重重的脸，轮廓分明地围着一圈光环，散射出闪闪的光，照出了他毛烘烘的头发茬和洁白的衣领，以一层淡红的光照透了他森林之神一般分叉的双耳…

一八七五年，艾丽斯带着两个孩子去了意大利。祖父没有忘记给他们写信。一八七五年九月五日，“亲爱的艾丽斯，近况如下：一切均好，不过……八月十六日，我下公共马车时——乔治，你要听好，让娜，你也要听好——有位公子哥儿撞着我的头。这一下真够劲，令我大吃一惊。不过，我只是肋骨被撞瘪，眼青鼻肿的，所以爬起来就跑，一声不吭就回家了，以免教

^③ 源出希腊神话。达那俄斯有五十个女儿，她们在新婚之夜，除一人外，均将自己的丈夫掐死，后被罚永世朝一只无底桶内注水。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爱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5卷。——原注

会起劲地宣布我死了……老爸爸。——哎，我忘了：可怜的雌小八哥死了，我给花了二十法郎雄的找了个新的相好，这只雌八哥是我送给鰥夫小先生的，亲爱的艾丽斯，这二十法郎是我送给您的。”^②帐清方好治家。

到克利希街来的，除了文学界的朋友外，还有政界的友人：路易·勃朗、于勒·西蒙、甘必大以及克里孟梭。时间已使人们的思想平静下来，对公社倾向于采取一种宽容谅解的态度。雨果是宽厚诗人的人，象是带了个头。朱丽叶希望雨果能获取民心，因此希望能见到他重返政治舞台。一八七六年一月，由克里孟梭提议，雨果成为上议院候选人，并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九日，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信：“看来，在这乌七八糟、充斥着愚蠢和丑恶行径的地方，仅因你的出场本身就会带来光明，即带来善和美，也带来福祉和公正，犹如上帝之 fiat lux^①……”^②但他立刻就明白，他的影响不会很大。历来的议会里都是厚颜无耻胜过理想主义，而这第三共和国的首届上议院几乎没有共和思想。

雨果为大赦辩护，揭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气愤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是镇压三月十八日事件的参与者（即公社社员）；另一方面则宽容十二月二日事件的策划者。“是不让人类的良心感到震惊的时候了，是结束不公正持平这种可耻做法的时候了。对三月十八日事件，我要求实行充分、彻底的大赦……”

^③投票表决。赞成雨果的：十票。上议院其余的人：反对。可是巴黎民众欢迎他的态度要比议会热情得多，他们向雨果投来一个个花环。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信：“要是公众能够投票的话，大赦就会立刻得到通过；而你，由于慷慨陈词、仗义执言提出大赦，会被人兴高采烈地抬起来的。可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以后这帮凶恶的蠢材总会接受的……”^④

这次挫折使她感到失望，她怀念起流亡生活和幸福的小岛来了：“小鸟们你追我逐，看来它们已感觉到春天的来临……我自己呢，感到对我们年轻时代爱情的回忆，又使我心中的花蕾一一绽开。而此时此刻，当我想到你时，我这颗老人的心却跳动得越发厉害。待在根西岛相亲相爱，该是多么快活的事啊……这时，我那小小的花园正盛开着鲜花，它们拼成了你名字的首字母。大海在我的窗下轻柔地歌唱。啊！我多么乐意用凡尔塞和它的宫殿，用它的上议院和它那些无良心又无思想的演说家，来换取我的小家高城仙境，换取高城居中‘上议院’里善意的争吵啊！……”^①

公元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是充满政治风云的一年。内阁总理于勒·西蒙是克利希街的常客，也是一位有着红衣主教气质的犹太教徒。他想与麦克-马洪和睦共处，没有成功。麦克-马洪受不了甘必大的反教权主义态度。“我们再也无法走到一起了，”他对于勒·西蒙说，“我宁可被赶下台，也不愿再让甘必大先生对我发号施令。”在这位元帅看来，这可是个等级尊卑的问题。他宣称，他将行使宪法所赋予他的权利，在取得上议院同意后解散议会。

^②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藏品。——原注

^① fiat lux 拉丁文，意为“创造光。”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上议院大赦》，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大会（《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雨果将左派的各位领袖召集到自己家里，想阻止这一计划的实现。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九日，维克多·雨果手记：“麦克-马洪宣言。一个向法兰西挑衅的人……”^②

几天前，他在克利希街接待了巴西皇帝唐·佩德罗，时间是上午九点。皇帝对他的态度，想必就是这位皇帝过去希望法国的国王们对他的态度：平等待人。皇帝一进门，便说：“请您让我放下心来吧，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接着又说：“我有个奢望，想请您把我介绍给让娜小姐。”雨果对孩子说：“让娜，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巴西皇帝。”她感到扫兴，嘟嘟囔囔地说：“他怎么连皇袍都没有……”这时诗人说：“陛下，我给您介绍我的孙子。”皇帝答道：“这儿只有一位陛下，那就是维克多·雨果。”唐·佩德罗接受邀请，同意在一个星期二到诗人家来，作为普通游客与当天的常客们一起用晚餐。

上议院象是个嗡嗡喧闹的蜂窝。维克多·雨果是反对麦克-马洪一派的急先锋，他在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要是总统解散议会，而他又被击败，他会认输吗？”当时有位部长在场，他不敢回答。六月二十一日，维克多·雨果作了一篇伟大、精彩反对解散议会的演说。

在我求之不得的事便是相信正直。可我记得，我们对正直是相信过的。如果说我还记得这一点，这不是我的错误。我见到类似的情形又在出现，使我感到不安。不是为我自己不安，因为我活着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死了反可得到一切；我是为我的国家而担忧。先生们，请你们听听一位白发老人的话吧！他经历过你们也许又要经历的事情；他除了你们的利益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别无其他利益；他直率地向你们好言相劝，不论是朋友或敌人；他与永恒的真理近在咫尺，已经不会记恨，也不会撒谎。你们很快会开始一场冒险的举动，那么请听听一位过来人的话吧。你们会很快面对未知的事物，那么请听好，有人在告诉你们：“未知的事物，我是见识过的。”你们很快会登船启航，船上的帆篷已在风中抖动，去作一次充满希望的伟大航程。那么请听好，有人在告诉你们：“别去啊！我是翻过船的人哪……”^①

他受到左派的欢呼。翌日，让娜（八岁）跑进他房间问道：“上议院里情况好吗？”好是好极了，不过象往常一样，给演说说服了的，只是那些原来就已经信服的人。

解散议会一事勉强通过：一百四十九票对一百三十票。在选举时，共和党人得到压倒多数：三百二十六票对二百票，元帅的处境很是尴尬，“要么屈服，要么辞职。”甘必大告诉他。他先是屈服了，随即便辞了职。维克多·雨果在左派胜利中所起的作用，由于他年事已高，又远离事务，所以比较有限，但他所起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自此以后，他“在第三共和国具有族长和贤哲的形象”^②

这位族长拥有好几名路得。^③每天用过午饭后，他便离开克利希街。在这

^② 维克多·雨果：《见闻录》第2卷。——原注

^① 维克多·雨果：《五月十六日。解散议会问题》（《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② 比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③ 路得，《圣经》中族长波阿斯丧妻后偶然重娶的年轻妻子。可参考雨果《历代传说集》中的名篇《波阿

个“有如地狱的家”里，洛克鲁瓦因为受到艾丽斯的垂青，专横跋扈；而朱丽叶因为“心情恶劣，”到处翻衣袋、开暗展、查看私人笔记。雨果时而去白朗什家，时而与“浴女玛丽”相会，因为当年这位菲安登的水中仙女“日子过得不顺遂，”写过信来要求再次得到帮助。她住在克里米亚街，离肖蒙岗公园和德意志大街^④不远，这地区乘星形广场-蒙托隆-御座广场一线的有轨电车可以抵达。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八年的手记中，“克里米亚”、“肖蒙”、“德意志”及“星形广场-蒙托隆”，均指玛丽·梅西耶。在这些地名前，通常写有“帮助”、“周济”等字样，地名后有一个数字。风月中事要使老年人付出多大代价啊！有些爱情的标记十分明显，使人想起这位奥林匹欧的一件件壮举。我们从手记中得知，他带玛丽去过肖蒙岗公园，去过卖香料蜜糖面包的集市，去过拉雪兹神甫公墓。

我经常乘坐从星形广场到御座广场的这一路有轨电车，也常乘坐从巴蒂尼奥尔去植物园一线的公共马车。”一八七八年元旦，维克多·雨果写信给公交总公司董事长说。“请允许我通过您，转赠给这两路的司车和车夫五百法郎……”^①

同一时期，“里沃利街一八二号的多内夫人”也使维克多·雨果重忆旧情，向他要钱。“我赠她两千法郎。”他记载道，“已立即送去。”谁使人份心，就得付出代价。

斯入睡》。

^④ 一九一四年此街改称让·若雷斯大街，——原注

^① 这一新年礼物可谓厚赠。一八七八年时的五百法郎至少相当于一九五四年的十万法郎。——原注

五 乔治和让娜

一八七七年，雨果的诗集《祖父乐》问世。他一直喜欢孩子，理解孩子的心情，对孩子们身上淳朴、自然、富有诗意的天性感到极大的乐趣。在子女一个个不幸失去以后，他便把他的爱虔诚地倾注在孙儿孙女身上。乔治俊秀、稳重，让娜淘气、活泼。祖父常和他们一起玩，给他们画像，还收藏他们的小鞋，就象冉阿让收藏珂赛特的小鞋一样。孩子们说过什么话，他也记下来。

让娜说过：“我是老爸爸家里的宝贝，不过我一句话没讲。”一八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维克多·雨果手记：“乔治没听他妈妈的话，吃了一罐果酱。他对我说：‘老爸爸，你就答应我今天早上吃了果酱吧，好吗？’……”

①十月二十九日：“昨晚，我发现床上有个洋娃娃，是让娜放在我枕头旁的，‘好陪老爸爸一起困告’（睡觉）。’”②这些新发现令他高兴异常。两个孩子将玩具摊在他的手稿上，他也听之任之。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午饭后我们一起去了圣芒代，有她[朱朱]、我及让娜。可怜的孩子要多乖有多乖，很文静，身体也结实。让娜拥抱了姑妈，回来时老在谈她……”③归途中，他们在糕点铺里买了糕点。乔治四岁半时（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四日），看过重新上演的《玛丽蓉·黛罗美》，第二天，他便老是在说：“穿红衣的人走过！”在巴黎圣母院前，乔治骄傲地说：“这是老爸爸的塔楼。”雨果将自己的书题辞赠给两个孩子，而且郑重其事。在要送给孙儿的一本《凶年集》上，他写着：“留赠乔治，十五年后”。

我热爱未来，这来自心底里的想法，
因为，我将要死去，而你、却你即将长大。

在送给让娜的那一本上写着：

你的小身影充满这部古怪的史诗。
读吧，让娜。既要长大，又要永远是天使。①

两个孩子都还很小，但雨果要求儿媳，凡是重大晚宴都要让他们参加。保姆们往往要到晚上十一点才能带他们上床睡觉。不过有时候，乔治·雨果后来写道，“我们给嘈杂的人声弄得头脑发胀，饭才吃了一半就睡着了，爱德蒙·德·龚古尔告诉过我，说有天晚上，让娜手里拿着鸡腿，面颊埋在菜盘子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②

逢到重大日子，孩子们举杯祝“老爸爸”健康长寿。二月二十六日这天，让娜说：“我呀，人最小，我为最大的人干杯！”在默里斯或瓦克里的文章里提到过此事。庆祝她自己的生日时，让娜不好意思地说：“为我‘甘’一

①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②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③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藏品——原注

① 《祖父乐》纪事。——原注

② 乔治·雨果：《我的祖父》。——原注

杯呀！”要是雨果在嘀嘀咕咕，让娜便责备他说：“有我们爱你，别怪人家了。”小玛尔特·费瓦尔（三岁）不听话时，让娜（六岁）便一本正经地对她说：“玛尔特！维克多·雨果先生在看你呢！”祖父常常给他们讲故事，有《坏男孩和善良的狗》，有《该死的国王与好心肠的跳蚤》等等。他用鹅毛笔在硬纸片上画画，有给好学生画的，也有给坏学生画的，两个孩子都能在餐桌上自己的餐巾下找到。“这些画，有的是画头发鬋曲、头上顶着一圈星星的孩子天使般的小脸蛋；有的是一些画得古里古怪的鸟，它们栖息在繁花满枝的枝头，张嘴唱歌……”^①

《祖父乐》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根据这位“疼爱儿孙、满心欢喜”的祖父的笔记写成的。有好几首诗（《月亮》、《“让娜在黑屋子里被罚吃干的面包”》），便是把孩子们的话编成诗句而已。还有一些诗，则表达了这位祖父的诧异心情，他是一个曾经向皇帝宣过战的人，却被一个小小的孩子打败^②。他认为，诗人始终应该从生活的场景升华到神秘的境界中去。在植物园，他用孩子和圣哲的双重眼光观看猛兽。孩子们的笑声不断。老人却陷入沉思：

我从来要求上帝小心，
如此伟大的诗人依然劲头十足，
应该允许他这样，且不要生气，
如果他把粉红的桃花画得很精细，
却把一条彩虹套上温顺的海洋，
先给我们小峰鸟，再给我们大象！
他有他自己趣味不雅的古怪脾气：对任何事物都理解得太离奇，
让水蛇深渊翻滚，叫小虫阴沟浮沉，
能集米开朗琪罗和拉伯雷于一身。
这就是上帝，我接受……

这首诗是为上帝也是为雨果而辩护，同时又在为大自然和诗歌中的反衬现象进行申辩。在老虎面前；孩子们说：“瞧这只大猫！”诗人为“感到无聊的深渊张开大口打呵欠”而困惑不解。同时又为能看到“一个方面是恐怖，一个是方面是爱情”而欣喜异常。由于这位大师精湛的技巧不断在提高，他又给这部集子补充了一些毫无内容可言的诗篇，其中有些居然竟是超现实主义的，如《黄昏即景》，另一些则是印象主义的，如这一首描写根西岛清晨时各种黎明声响的诗：

我听到人的话语。眼睑透出了亮光。
当当当是圣彼得教堂的钟在摇晃。
游泳的声音。近了！远了！不！越来越大！
不！越来越小！小鸟，让娜，都叽叽喳喳。
乔治在喊她。公鸡在打鸣。一把镢刀
在刮层顶。蹄声得得，马在街上奔跑。

^① 乔治·雨果：《我的祖父》。——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胜利者被打败》（《祖父乐》第1卷之4）。——原注又：雨果的名字“维克多”在拉丁文中意为“胜利者”。

^③ 维克多·雨果：《植物园之诗》（《祖父乐》第1卷，第4首）。——原注

嚓嚓在声，整修草地的长柄镰刀。
层面工在层顶上行走。砰！乱糟糟。
海港的声音。机器发动，在尖声鸣叫。
军乐队的军乐声正一阵阵地轻飘。
码头上人潮汹涌。有人用法语说：“再会。
你好啊！谢谢。”时间已肯定不早。因为
我的红喉雀到我身边来放声歌唱。
远处打铁铺的铁锤已敲响：当当当。
水声劈啪。听得到一艘汽船在气喘。
飞进一只苍蝇。茫茫大海在呼吸。^①

诗集极为轰动。人人都被诗中朴素而美好的激情所感染。一个当祖父的人，肯当祖父，爱当祖父，总是会叫人喜欢的。把孩子们视若神明，犹如众多的诗人曾咏唱过自己的情妇一样，这种做法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泰奥菲尔·德·邦维尔写道：“写出《历代传说集》的诗人，也只有这位诗人，才会想到将诗的题材转到这上面来。因为确实可以说，在诗歌及艺术中，“孩子”是从雨果笔下诞生的；而且也只有雨果作品中才开始生活……”^②初版在几天内被抢购一空，很快又连续再版了几次。正象伦敦人赞美他们的王太子一样，乔治和让娜成了巴黎城所赞美的两个传奇般的孩子。

^① 维克多·雨果：《打开的窗子——晨睡未起》（《祖父乐》第1卷，第11首）——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祖父乐》评论汇编。——原注

六 两张重叠的桌子

甚至在入土以前，躯壳已离你而去

维克多·雨果

祖父带着乔治和让娜所作的甜蜜散步，他写的那些富有天使气息跃然纸上的诗篇，都改变不了维克多·雨果的晚年形象。喜爱孩子们的纯洁无瑕，并未使这位祖父的风流韵事就此打住。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艾丽斯向他声明，在度过六年的寡居生活之后，她即将与爱德华·洛克鲁瓦结婚。洛克鲁瓦是罗讷河口省的议员，曾作过勒南的秘书，是一位泼辣而富有才华的记者。艾丽斯正准备去定制请柬，她表示，希望能在请柬上列上誉满天下的公公的名字。这无异是请求维克多·雨果先生本人来出面宣告：夏尔·雨果夫人将不再使用原来这个“响亮和姓氏”了。为了维持和睦家庭的假象，诗人作了让步。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维克多·雨果给艾丽斯的信：“亲爱的艾丽斯，您知道我从未给人发过请柬……不过为了您，我将在这一点上打破我的惯例。您如此温柔大方地向我提出的请求，我不忍心拒绝。既然您切望如此，那就将我写上您的请柬吧。一路易·勃朗及瓦克里两人^①，您选得再好不过……”^②又有一天，艾丽斯觉得雨果的一首诗好象是在影射某些不能守节的寡妇，她说为此而感到难过。雨果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少妇的烦恼，便写信说：“温柔的、亲爱的、可爱的艾丽斯，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您放心好了。这些诗是一年多以前写成的，我把手稿给您看好了。我和您一样明白，您将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一位善良、高尚的人。除了为您祝福，别无他念……”^③

这件婚事使维克多·雨果的行动更自由了。他虽说年已七十有五，但依然控制不了自己。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上了年纪的情人是得不到青睐的。他写过一部名叫《堕落的菲莱蒙》的喜剧，只打了草稿，没有完成。他在剧本里对自己这个角色笔下也很严厉。菲莱蒙^②并未因温柔的博西丝受到痛苦而约束自己，反而拜倒在女郎埃格莱的魅力之下：

找个年轻的女人，甩掉家中的老太！……
想吃新鲜的嫩肉，还有细软的面包，
不吃腌制的咸肉，不吃干硬的饼干！
迷惑的魅力正在我眼前闪耀金光！
我要和老太分手。要叫她早点儿走开！
我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可怕的无赖。^③

当菲莱蒙鬼混了一阵回到家里时，他发现博西丝已因贫困和痛苦而死去。绝望之余，他想在情妇身上寻求解脱。可是，当这位老情夫在阵咳的间

^① 此二人为一八七七年四月三日艾丽斯再婚时的证人。——原注。

^②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藏品。——原注

^③ 此信未曾发表。阿尔弗雷德·杜邦藏品。——原注

^② 菲莱蒙原是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歌颂过的一对贫穷老夫妻。

^③ 维克多·雨果：《堕落的菲莱蒙》（《未完成的喜剧》，第2首，《自由戏剧》补遗）。——原注

歇中哀叹“我爱你”时，埃格莱却将他无情地嘲弄一番。剧本结尾：“夜色笼罩着老人。正是他的能叫每个男人失魂落魄的魔鬼化装成埃格莱，用爱情冲昏了他的头脑。博西丝才是他的天使。这点在她死后用一场戏，借舞台一片蓝色表现出来……”^①

通过这出朴实的小戏，人们可以看到菲莱蒙是在自我审判。灵魂并不宽恕“禽兽获得的又是卑劣、又是肮脏的满足”。此外，不管身体有多结实，凡此种种不可能不使他感到疲乏。“初次告警。graviscura^②。”他的手记这样记载道。^③还有：“一八七五年六月三十日。——我记忆力突告消失，这是异常的现象。前后约有两小时之久……”^④

其他事情也使他耗费了过度的精力，如出版他认为此时才更有现实意义的《一件罪行的始末》一书；支持于勒·格雷维进行竞选；在纪念伏尔泰诞辰一百周年的各种集会上发表动人的演说；主持一个国际性的文学界代表大会，等等。这此事，即使是对巨人提坦来说，也是过于繁重了。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这天夜里，天气炎热，加上晚餐过于丰盛，又和小个子路易·勃朗激烈争论了一番（为卢梭和伏尔泰纪念仪式一事），他出现了一点轻微的脑充血症状。讲话含混不清，动作变得迟钝不灵。随后，他似乎恢复了镇定。第二天，尽管全家反对，他还是要去拉图纳尔堤岸街的阿尔巴家里。“亲爱的心上人，”朱丽叶在第二天晚上（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晚七时）写信给他：“我觉得你……身子有点疲劳……”^①阿利克斯和塞两位大夫不安地密切注意了他一整天之后，暗示他今后要放弃肉欲的欢乐。“可是，医生呐。”雨果天真地说，“您得承认，那老天爷事先会发出警告！”博西丝的化身朱丽叶央求他尽快去根西岛。七月四日，他终于让步了。

在岛上雨果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那些贪馋的美人儿保尔·默里斯作信箱，情书依旧不断。这一次来岛，朱丽叶住进了高城居。她看到每次邮件到达时，雨果总会将一些信藏进口袋。她在每天的涂鸦情书中，恳求雨果自重：

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日：“我的灵魂自豪地俯伏在你的灵魂面前，向你这位超凡的圣人讲话，而不是向一个给堕落、无耻的情欲所支配的庸俗、禽兽般的偶像讲话。你普照天下的荣誉，也照亮了你的生命。你的黎明是纯洁的，你的黄昏也应当可敬而又神圣。我愿不惜我的余生，保护你不致犯有和你威严的天才、庄重的年龄不相称的错误……”^②

雨果非常恼火，对她态度粗暴，说她是“小学女教师”。他问，她怎么能把那些“歇斯底里疯女人”写来的信当真呢？“我很清楚，”他在给她的信里写道，“我的灵魂是属于你的灵魂的。”但朱丽叶也很生气，感到受了侮辱，非常失望，于是显得“特别好斗”。“什么事都可成为她争吵的借口，即使在根西岛也是如此。”维克多·雨果秘书的妻子胡安娜·莱斯克里

^① 维克多·雨果：《堕落的菲莱蒙》（《未完成的喜剧》，第2首，《自由戏剧》补遗）。——原注

^② graviscura，拉丁文，意为“严重不安”。

^③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原注

^④ 国立图书馆手稿部。——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德说道。“这个女人，她为了主人都可以让人杀了自己，却老用挖苦主人来取乐……这一次次无休无止的争吵造成了精神上的不快，使患病的大名人常对自己的亲友大动肝火……有天早上，为了从前一个保姆写来的信而大吵了一场。德鲁埃夫人拆开看了，因此哭哭啼啼、咬牙切齿的……刚刚安静下来，新的风暴又起。原来德鲁埃夫人平时常跑进书房乱翻一气，这时她在一个暗处发现有只‘大钱包’……”^①

大钱包上有维克多·雨果的姓名起首两个字母 V.H.，里面放有五千法郎金币。“这五千法郎买的是什么欢笑？她怒气冲冲提出这个问题……又有一次，全家又给一件事闹得天翻地覆，起因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册五年前的备忘录，上面有几个女人的名字。于是又是眼泪，又是责骂，闹翻了脸……”

^②有天晚上，雨果逛了一圈根西岛上的花街柳巷小号角街。“德鲁埃夫人空前地发作了一通之后，向她不知悔改的朋友宣布说，她决心要离开他，而且这个决心再不改悔。”^③她说，她要去耶拿^④，在她侄子路易·科克及三个侄孙那儿了此余生。十月间，她还在犹豫是否要随雨果去巴黎，并提出要与看守高城居的朱莉·舍内作伴，免她一人寂寞。可是到十一月九日，这对老情人却双双登上“狄安娜”号启程回巴黎了。

默里斯已在埃洛大街一百三十号为他们租下一幢屋子，这是属于吕齐尼昂公主的产业。洛克鲁瓦夫妇、乔治、还有让娜，住在旁边的一百三十二号。朱丽叶原则上应住二楼，但她很快就在三楼维克多·雨果就寝的隔壁房间里安顿下来。雨果的房间里挂着樱桃红的锦缎；睡床是路易十三时代的，床柱饰有雕像；还有一只放针线、饰物用的小柜，上面是一尊象征共和国的女神胸像；此外还有两张重叠的桌子，他就站着在这上面写作。事实上，自从那次小病之后，他就没怎么动过笔。由于他的弟子们作了周到的安排，所以他每年都有出色的诗集问世：一八七九年有《至悯集》，一八八〇年有《宗教集》和《驴子集》，一八八一年有《精神四风集》，一八八二年有《笃尔凯玛达》，一八八三年有最后一集的《历代传说集》。文学界半是冷眼相向，半是赞叹不已，对其晚年还如此多产感到诧异。其实，这些诗全是以前写成的。

自从艾丽斯·洛克鲁瓦另立门户之后，朱丽叶虽说身体很不好，却大权独揽，当上了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对一个年老力衰的老太太来说并非轻松。门铃不断，晚宴频繁，“还不算那一次又一次爱情的表白，它们象三月里的冰雹密匝匝地袭来”。雨果让她和里夏尔·莱斯克里德一起，负责拆启所有寄到埃洛大街来的邮件，这既是为了使自己能摆脱一件苦差使，同时也是让这位焦虑不安的女伴感到放心。但他最保密的信件却是通过保尔·默里斯转来的。

洛克鲁瓦有时冲撞大名鼎鼎的老人，朱丽叶在他的支持下，终于使白朗什从此与雨果断绝了联系。他们吓唬白朗什，说维克多·雨果有可能会倒毙在她怀中；他们还告诫她：要是她不离开雨果，会把他害死的。朱丽叶以维克多·雨果的名义托人给了她一笔钱，可以盘下一片书店，劝她结婚，并答

^①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克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②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克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③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克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④ 耶拿，德国小城。

应让朗万太太能原谅她。自从发生了根西岛意外事件后，朗万太太便不愿再见这个以怨报德的姑娘。

有个职员^①，与白朗什关系密切，对她的美貌大为倾心，建议这位有三个名字的姑娘嫁给他。埃米尔·罗什勒伊一表人材，富有浪漫气质，也很聪明。阿尔巴从根西岛回来时，他便已和她相识，白朗什对他讲过自己的不幸。他提出要娶她，既去区政府也会教堂结婚。白朗什因为被人遗弃，灰心丧气，看破红尘，便答应了。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日，在第二十区区政府他们举行了婚礼，又在圣施洗约翰教堂接受祝福。白朗什的两位邻居（理发师比埃尔·莫罗和肉铺老板巴齐尔·莫罗）作新娘的证婚人；男方证婚人是他的一位亲戚（贡斯当·罗什勒伊）与一位同事（职员安德里昂·博内）。朗万家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两次仪式，但罗什勒伊的寡母维克图瓦·拉歇，同意儿子这件婚事。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维克多·雨果手记：“白（朗什）已结婚。她已于十二月二日在贝尔维尔举行婚礼，请柬送到时我才知道这件事……”他们生下女儿爱米莉及乔治和路易两个儿子。这一结合使阿尔巴感到痛苦。“她极为沮丧，不同家事，不管店务，听任自流。”^②

白朗什走后，来补缺的女人接踵而来。雨果七十八岁了，还暗地里给人写信，有让娜·埃斯勒，某一位阿黛尔·加卢瓦小姐，还有“莱奥妮·特·维特拉克，勒萨日的寡妻。她是接替我的候选人，只求有张桌子有张床，不要你一点儿家产。”朱丽叶讥讽地写道。“她是诗人，她很爱你，别的都一样……我希望，我大名鼎鼎的心肝，你别再轻率地将这位夫人引到自己家里来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破碎的心怕新的伤口。我心上的伤口依然血流如注，因此我无法对此处之泰然。不管这女人对你有多大的吸引力，我请求你别让这事使我坐立不安了……”^①

心地高尚的情妇此时又有最后几件事感到欣慰。一八七九年九月，她陪心上人去维勒基埃，瓦克里一家的热情接待使她感到自豪。她未陪维克多·雨果去公墓。他也确定没请她一起去。一种自卑感始终困扰着她，使她觉得去祭扫阿黛尔的亡魂可能并不光彩。人们并不相信，从她每日几句的短信里可以看出些许嘲弄。

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三日朱丽叶·德鲁埃于维勒基埃致信维克多·雨果：“昨天，你很虔诚地去扫墓，我不敢和你一起去。但我也向上帝、向你那些亲人的亡魂作了祈祷来弥补因遗忘卑鄙舆论带来的牺牲。如果你允许，我一定要在离开维勒基埃之前，向一座墓碑屈膝、行礼，顶着苍天，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与祝福。当然，只有在得到你的允许之后我才会这么做。因为我不愿意当我将对你所有亡亲所怀的崇高情感表露出来时却违反了人间的礼数……”^②

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午饭后去看望女儿的墓地。莱奥波特蒂娜的墓地在一片分散的坟墓组成的家庭墓地中央，紧挨着的是教堂。她的墓旁紧挨着她丈夫的墓，上面刻着他们结婚和遇难的日期。墓碑下面刻着这么一行

^① 埃米尔·贡斯当·罗什勒伊（1849—1894）。——原注

^②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科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字：‘Deprofundisclamaviadte^③’。前面是我妻子的墓，上面刻着‘维克多·雨果之妻阿黛尔’，周围是瓦克里一家的墓地。祈祷。思念。我一直在那儿待到晚上六点，我走进这座十五世纪的教堂。简朴，但却赏心悦目，维修得很好。”

一八七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去了墓地。祈祷。他们听到了我说话，我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①

一八八一年是雨果八十诞辰，庆祝活动如同国庆节般隆重。在埃洛大街竖起了一座凯旋门。巴黎的市民受邀列队从诗人窗前经过。外省也来了不少代表团，送来不少鲜花。前一天，总理于勒·费里便已代表政府出席这次活动。公立，私立中学和小学中，学生的各种处罚被取消。不顾春寒料峭的雨果，一整天站在敞开着的前窗，乔治和让娜陪在两侧，望着底下六十万崇拜者通过。马路上的鲜花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神情庄重地挥手致谢。

一个名叫夏尔·德·波梅洛尔斯的人告诉雨果，说他深深地为他两手搂着儿孙子女，银发满头、热泪盈眶的形像所感动。雨果望着乔治和让娜回答：“是的，他们很可爱。这是两个出色的小共和派呢……”^②一星期后，他走进卢森堡宫大厅的那一刻，上议院全体起立鼓掌。会议主持者莱昂·塞伊简洁地说：“天才出席了会议。上议院鼓掌向我们的天才致意。”过去从未有过这种情形。这位在青年时代曾经踌躇满志、身穿金色束腰制服的贵族院议员，现在有如“一个老木匠，一个老瓦匠。”穿着一件黑色羊驼毛短上衣的他，有如一块饱受经年累月浪花拍打的顽石，终于得到法兰西的尊敬。七月，埃洛大街更名为“维克多·雨果大街”；朋友们给他写信这样写地址：“维克多·雨果大街，先生本人收”。七月十四日，再次游行，各式小队列队前进，一遍遍吹奏他喜爱的《马赛曲》。七月二十一日是圣维克多节，他这天是和亲友一起度过的。

得不到安慰的白朗什总喜欢跑到这条充满喜气的大街，混杂于人群。她四处徘徊，希望至少能在远处再瞧一眼那位已经失去却无法忘怀的老情人。她相当痛苦地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无赖。这人“滥用妻子的信任，挥霍她的钱财，”^①甚至威胁洛克鲁瓦，要将白朗什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勾引者手里收到的情书、情诗公之于众。雨果此时正直步青云、飞黄腾达，如果此事闹出去，会比一八四五年那次当场捉奸更为严重。诗人以一阵绝望的呼喊来作答：“漫长而真诚的一生；八十个春秋；一生耿直；我行善积德对妇女、为妇女、并通过妇女做尽好事……结果却得到卑鄙、无耻、庸俗的侮辱，惹来一身臭水……”^②欺诈者以昂贵的价格将所有原件卖给了洛克鲁瓦。心地纯洁的阿尔巴为这桩可耻的买卖倍感痛苦。

“她接近主人的朋友们，”莱斯克里德夫人写道。“在卢浮宫模型馆，我们常能见到她。”她去那儿，目的是要打听“先生的消息”。“她以何等贪婪的神情听别人讲先生的事啊！冷漠的脸间或露出喜悦的表情，接着却又黯然恸哭起来。这是她真诚的痛苦。”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她久久仁

^③ Deprofundisclamaviadte，拉丁文，意为“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① 维克多·雨果：《见间录》第2卷。——原注

^② 参见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10卷，——原注

^①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克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② 参见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于人行道上，想伺机见诗人出门，哪怕是远远地望一眼他。从屋里出门的保尔·默里斯对这个煎熬在痛苦中的可怜姑娘态度温和……一天，她被德鲁埃夫人认出。她勃然大怒，和主人大吵一架……”^①嫉妒，是任何人心里特有的病！

朱丽叶，这位荣誉情妇终于于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期间与维克多·雨果公开地在弗尔-莱-洛兹^②的保尔·默里斯家里小住了一阵。保尔·默里斯夫人以前一直不愿在家接待她；现有她的被承认，对于她是件值得欣慰的事。回到家，她必须卧床休息，因为她的消化道长了一个恶性肿瘤。那张在一八三〇年时曾经花容月貌的脸，如今已被癌症折磨得骨瘦如柴，除了那双依旧柔情脉脉的双眸和线条分明的嘴。每当她蜷缩成一团，勉强在窗口坐下，便看到街对面修道院中的一个静谧的花园。“为了不去想什么别的事”，她就盯着看那些修女。她们令她忆起在永敬会里度过的童年。

她清楚自己得的是绝症，因此能最后商定合葬之事。她希望自己和女儿克莱尔合葬，一直以来，她都希望能修建一对坟茔，但雨果却不在意，未拿出必要的落实措施。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朱丽叶写信给维克多：“如果你不喜欢这事，那我请求你让我一个人来办，就在最近的某天早上，这样一点也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习惯。关于这事，你不能拒绝我；我请求你立即答应，因为时间不多了……”^③一年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一日），病中的朱丽叶还要求诗人，“从你以前赠给我的所有的优美诗句中，找出几句，在我们离别这个世界之后，作为我的墓志铭……”^④

这对老情侣于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最后去了一次圣芝代。朱丽叶祭扫她女儿的墓，而雨果看望了他禁锢中的女儿。刚过八点，雨果接到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亲爱的人儿，我感谢你今天带我来，作最后一次凄凉却甜蜜的圣芝代之访。站在我孩子的墓边，我会觉得悔恨之心稍减……我希望见到你女儿身体健康；我还希望，经历了这次旅行，即使我们那虔诚的心未能得到慰抚（今生今世已不可能），至少也能对上帝的意志臣服……”^①

也许大家还记得，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那场《国王寻欢作乐》仅演出了一场被遭禁，以后一直未能上演。然而五十年之后，法兰西剧院的董事埃米尔·佩兰重又排演该戏，以庆祝该剧首演五十年，并把演出日期定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命已垂危的朱丽叶·德鲁埃和雨果出现在剧院董事的包厢中观看演出（至高无上的荣誉！）。舞台旁边的政府包厢里坐着的是共和国总统于勒·格雷维。^②得到这最后一份殊荣的朱丽叶渐渐无法进食，于是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

^①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科里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② 弗尔-莱-洛兹，法国滨海塞纳省一小村镇，濒英吉利海峡。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①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② 于勒·格雷维（1807—1891），法国政治家，1879—1887年间任共和国总统。

七 尘世啊！……

“我的好友，当我已离开尘世的躯壳，”她说，“不要让任何人替代我。不要找别的情人！”又凝望苍天，加上一句：“否则，我会在天堂中死去。”

维克多·雨果

朱丽叶缄口不提面临的死亡，尽管她对自己的病情一清二楚。这是因为，雨果（像哥德一样）要求大家“把哀愁抹去”，要求大家“进他家门之前，把悲哀抛在门外。”^①朱丽叶此时已瘦得不成人形。她在埃洛大街晚宴上的强颜欢笑令人感动万分。“在餐桌上，她不要别人照顾。当维克多·雨果举杯祝她健康，并说‘有幸于五十年前与她相识’时，她举起了自己的空酒杯。当诗人问她：“您不吃点什么吗，德鲁埃夫人？”她回答：“我不能吃了，先生。”

“然而，夜里，她一听到雨果稍一咳嗽，还能起身为他准备药和茶。”^②一八八三年元旦，她写了最后一封信：“亲爱的人儿，不知明年的此时我会在哪里；但我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是，我在签署我的人生证明书时，为我的一生写下这唯一的一句：“我爱你。朱丽叶。”^③

老人这一天的祝愿，也是她最后的祝愿：“当我对你说：‘愿上帝祝福你’，这是指天；当我对你说：‘安睡吧’，这是指地；当我对你说‘我爱你’，这是指我。”^④她已吃不进任何东西。雨果每晚都要到床前陪她一小时。“她虔诚地倾听他滔滔不绝。雨果希望用这些活让她相信，她没有痛苦。”^⑤她尽力想微笑一下。她在雨果面前始终保持勇敢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

她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她葬在紧靠着克莱尔·普拉迪耶的圣芝代公墓，安息在她自己选定^⑥的墓石板下。心力交瘁的雨果，无法离开丧居去送葬。奥古斯特·瓦克里主持雨果家的一切殡葬事务。他致悼词：“我们为之悲哀不已的，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他说，她“分担过他的考验，有权分享他的荣誉。”^⑦

这同样是雨果怀有的感情。一八八三年二月，为纪念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他曾送给她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题有：“五十载的相爱，是最美满的婚姻。”这是对这位女性很公正、尊敬的评价，因为她历经了一段不清不白的生活之后，为一种悔罪式的爱情作出牺牲，成为典范。对于她作出的牺牲，雨果不愧，是吧？欲望淡薄下来，而感情上的依恋从没减弱过。她被雨果与他的作品相融合，这就赋予了她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意义。人们已对那种“有如怪物的雨果作风”颇多谈论，但要唤起这样伟大的爱情，除了天才，还得具备富有人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力量能比这位伟大女性忠贞不渝的爱，更能增加维克多·雨果的威信。”雨果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①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② 参见保尔·苏雄：《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③ 朱丽叶·德鲁埃：《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原注

^④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⑤ 路易·甘博：《维克多·雨果与朱丽叶》——原注

^⑥ 时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日。——原注

^⑦ 参见保尔·苏雄：《朱丽叶·德鲁埃》。——原注

请记在我的坟上，这是我的殊荣，
这场深沉都被人钦羨，诋毁的爱情，
曾是错误，终究变成美德……”^①

朱丽叶留下一份遗嘱。她确实曾拥有过大笔财富，因为雨果曾用她的名字为她买了比利时国家银行的七十份股票（一八八一年时价值十二万法郎，相当于一九五四年的二千四百多万法郎）。他以为自己会比她先死，想为她今后的生活提供一个保障。她病得无可救药时（特别是科克一家对朱丽叶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让朱丽叶签了份转让书。朱丽叶笔记：“今天，一八八一年九月八日，维克多·雨果先生已完全恢复对比利时国家银行七十份股票的所有权，其中三十五份是持票者证券，三十五份为记名证券。这些都是他以前大方地送给我的。出于我的意志，转让书于今天由国家银行寄送给他。朱·德。”^②用以报答她这慷慨的宝璧归赵行为的是，雨果答应万一她后死，她会得到两万法郎的年金。

人称朱丽叶·德鲁埃的朱利安娜·戈文，除了证券外，还遗留下一批首饰、文物和宝贵文件。她死后，高城仙境及巴黎的家具、银器、首饰、手稿、信函和画像等，看样子都归了她侄子路易·科克。

朱丽叶遗嘱第三项：“如果维克多·雨果先生要购回我所开上述遗赠物件以作纪念，我的遗愿是希望我的各位遗产继承人尊重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意愿，同意出售上述物件……

第四款：至于金钱之类的贵重东西，如金银币及纸币，可能会在我房间找出不少，我声明：这些全属维克多·雨果先生所有，因为这是他为管理其私人财产而托我代为收存，因而金钱上的贵重东西全部归还于他，因为这些是他所有的……”

维克多·雨果没有买任何东西。如果他检查一下朱丽叶房中堆着的文件，便会发信一封当年莱奥妮气急败坏之下寄给朱丽叶的都是他写给比阿尔夫人的情书，但不管莱奥妮有多讨喜，却从未在诗人的生活中扮演与这位伟大伴侣同样重要的角色。雨果的一切思想和情感自德鲁埃夫人去世这天起，全部打上了悲恸的烙印：

唉！她去也，岁月该如何消磨？
上帝。带我走！拿走我的生命，
不想再等待一天，哪怕一刻！
直至离开尘世，我无所适从！

^① 维克多·雨果：《我》（《碎石集》）。——原注

^② 参见德格尔德：《国家银行名股东维克多·雨果》。此文发表在《比利时国家银行杂志》一九四八年二月号上。转让前后棘手的谈判经过可详见该文。——原注

^① 安德烈·加沃夫人（本姓勒费弗尔·瓦克里）藏品——原注

^② 维克多·雨果：《梦中得句》（《碎石集》）。——原注

八 盛大隆重的葬礼

从人心中抹去上帝不是件容易的事。

维克多·雨果

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他以惯有的礼貌接待来宾，吻女士们的手——如果她们戴着手套，就吻她们裸露的手腕。他的信件都由秘书里夏尔·莱斯克里德替他起草。每逢星期二的例外招待会会招来一大帮子人，吵闹不停。雨果对一切已无动于衷。卡米耶·圣桑^①在那儿用过餐，他这样描写：“坐在餐桌尽头的大师沉默寡言。他那洪亮的声音、温和的脾性、健壮的体魄，让人感觉不出他已年老，而是不受年龄束缚的人，也许时是老人不敢惊动他。然而，神情恍惚的现象已出现在这位奇才身上，时光老人开始侵扰他……”^②

朱丽叶死后，白朗什·罗什勒伊力图再见到他。那一段私情，虽说短暂，却是她遭受凌辱的生活中唯一值得回忆的美好片断。德鲁埃的去世带来的空缺使她“希望维克多·雨果挣脱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最终回到他身边。”^③然而，八旬高龄的老人或许还能记得久远之前发生的事，却对新近发生的事失去记忆。雨果在朱丽叶去世前已有五年没见过阿尔巴，说不定已将她忘掉。她曾经力图和他通信，未获成功。她那些“时而飞扬跋扈，时而哀号恳求，时而蛮横强硬，时而低声下气”的信件给一一扣下。此时，她被雨果的朋友们认为是个讨厌的女人。“白朗什离开了此地。”一八八四年莱斯克利德曾有此记载。“她的所有权被剥夺。不幸的她住在圣路易岛^④上的一间阁楼里……”^⑤

雨果希望大家不要再为他的生日举行庆祝活动。“祝贺我的生日！朋友们，别再祝寿。/哀愁充斥我的一生，已无庆贺可言……”^⑥他强壮的身体终于垮下。追赶公共马车，爬上马车的顶层，对于他已不再可能。但他仍然出门。对于法兰西学院，他有会必到。席位有空缺时，他因厌烦在候选人中挑三拣四，所以总投勒孔特·德·李勒^⑦的票。终生秘书果卡伊·杜塞提醒他：“这可不合规定。只有有了提出候选人资格的信时，才好投票。”“我知道，”雨果说，“但这样做方便多了。”^⑧在纪念马尼的晚宴上，有人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到了我交出一部分世界的时候了。”他沉思后加上一句诗：“瞬间，我不再挡住地平线。”

雨果经常在世界各地过问事件，或为拯救一名囚徒，或为保护犹太人，

^① 卡米耶·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

^② 雷蒙·埃斯科利耶：《一位天才的情人》。——原注

^③ 胡安娜·里夏尔—莱斯克利德：《维克多·雨果的私生活》。——原注

^④ 圣路易岛，紧挨塞纳河斯德岛上游处，属巴黎旧城。

^⑤ 参见莫里斯—比埃尔·布瓦耶：《维克多·雨果的最后一次爱情》，此文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号《你往何处去》杂志上。布瓦耶先生掌握莱斯克利德的档案资料，他提供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资料。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项户籍说明：罗什勒伊遗孀白朗什，一九〇九年死于拉埃内克医院，系该院的护理妇。——原注

^⑥ 维克多·雨果：《我》（《碎石集》）。——原注

^⑦ 勒扎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巴那斯派大师。

^⑧ 莫里斯·巴莱斯：《备忘灵》第3卷。——原注

或为反对沙皇大屠杀,或为保护起义者,反对某次镇压。那时尚年轻的罗曼·罗兰保存着一期画有这位“老俄耳甫斯”肖像的《堂吉诃德》画报,是彩色的,二轮光晕笼罩着满头银发,弹拨着竖琴为受难者引高声吟唱。好像是法国的托尔斯泰。“他确认自己是人类这一芸芸众生的保卫者。”“苍劲有力的豪迈语言在发颤,”罗兰说,“刽子手未必能被吓倒,但‘我们千百万人,虔诚、骄傲地聆听那遥远的回音,’”维护正义是美好且必不可少的事业。雨果老人的大名与共和国的名字紧密相连。“雨果是唯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一切文学界和艺术界中的伟人……”^①

一八八三年八月,年轻的罗曼·罗兰在瑞士首次见到尚在人世的维克多·雨果;艾丽斯·洛克鲁瓦带雨果来这里修养。从莱蒙湖两岸赶来的人挤满“拜伦大旅馆”的花园。三色旗在阳台上飘扬。孙儿孙女簇拥着老祖父出来了。“看他有多老态龙钟!银发苍苍,皱纹遍布,双眉紧蹙,眼眶深陷。我觉得他仿佛是从时光老人的掌握中硬摆脱出来,停留那么几分钟。”人们欢呼着:“雨果万岁!”对此,雨果双手举起,似乎竭力吼出声,喊道:“共和国万岁!”罗曼·罗兰描绘道:“人们深情地望着他,总也看不够。我身旁的一个工人对他妻子说:‘嗯!他够难看的!……但他又很耐看!’”^②

人们总能在巴黎的街上见到他,即使下雪天,也只穿一件礼服。“我的大衣,我的青春。”^③他说。他和艾丽斯一起参观了“自由女神像”,拜访了正在工作的巴托尔迪^④。他外出的时候,常挽着托拉·多里昂。这位年轻的女诗人曾翻译过雪莱的作品,也曾当过俄国女皇的外语教师,出身是麦斯切尔斯基公主。一天,他和托拉正漫步在耶拿桥上,他停下脚步,面向落日,指着满天的晚霞说:“多么壮观啊!我的孩子,您看到这美景的日子还多着呢。而我,不久将见到更宏伟的场面。我老了,快去啦!我将与上帝会面!见到上帝!和他交谈!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我要对他说些什么?我常为此事思索并作好准备……”^①

他深信不疑,灵魂不朽,有人这样对他说,人一死去,灵魂随之灭亡,他答:“也许,您的灵魂会是这样;但我的,将永恒。”^②秘书提醒他注意:“今天天气挺冷的。”他冒出一句:“这由不得我们,别人掌握着它。”朱丽叶死后第二天,他和一位叫唐·博斯戈的教士谈论这些。“是的,我接待了他。”教士承认。“我们交谈了一阵。看得出他对舆论有所顾忌。以及他周围的人!周围的那些人哪!”^③毫无疑问,他替自己或为死去的亲人祈祷,而周围那些无神论者为“这些缺憾”感到难堪,并极力掩饰“老挪亚的为幽魂而疯癫。”^④一位叫阿纳托尔·法朗士^⑤的年轻人常在星期天到埃洛大街

^① 罗曼·罗兰:《老俄耳甫斯》,此文发表于《欧罗巴》杂志上(1952年2—3月专号)。——原注

^② 罗曼·罗兰:《老俄耳甫斯》,此文发表于《欧罗巴》杂志上(1952年2—3月专号)。——原注

^③ 阿尔塞纳·乌塞:《忏悔录》第5卷。——原注

^④ 巴托尔迪(1834—1904),法国雕塑家。一八八六年揭幕的“自由女神像”为其著名作品,矗立于美国纽约港。

^⑤ 参见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10卷。——原注

^⑥ 参见莫里斯·巴莱斯:《备忘录》第10卷。——原注

^⑦ 参见保尔·贝雷《维克多·雨果与永生》。此文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的《两世界杂志》。——原注

^⑧ 参见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来。他写道：“不得不承认，他的谈话同汇多于思想。他把平淡无奇，东拼西凑的幻想视为最高的哲学，实在忍受不了……”^⑤应把它与哲学家勒努维那的话作一比较：哲学成为诗时，雨果的思想便是哲学包蕴着的意义。”阿兰也说：“**整智能后迪有才之人。但预言无人追求，也无人愿意的事，这就不再是整智。因此，对于我们这位诗人，今天并未停止被人嘲笑的光荣。**”

“海上老人”早就明白自己的信仰。他坚信一种神奇万能的力量创造、支撑整个世界，并对我们作出裁决。他相信，肉体灭亡之后，我们会继续活下去；我们要负责自己的行为。他曾于一八六〇年写过信御书：“我信仰上帝。我相信灵魂。我相信应对行为负责。我乞求上帝庇护。目前，各种宗教都无法对人类、对上帝负责，因而不要任可教士参加我的葬礼。我将把我的心奉献给我所爱的亲爱的人们。维·雨果。”

一八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他用坚定自信的手写就一份遗嘱。

上帝。灵魂。责任。人有这样三种概念足够。我有这三种概念也已足够。这是最真挚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支持我一生，现在我要带着这种信仰死去。真理、光明、正直、善良，这就是上帝。Deus, Dies.^①

我给穷人留下四万法郎。我希望将我用穷人的灵车送到公墓。

我任命于勒·格雷维先生、莱昂·萨伊先生为我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可另外增加助手。^②我的全部手稿及能找到的任何手稿、画稿，均捐给巴黎国立图书馆，以后它上成为欧洲联邦的图书馆。

留下一个患病的女儿及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愿他们每人都能获得我的祝福。

扣除我女儿每年八千法郎生活费，其余均归我孙子孙女，在此，我注明，尚要保留两笔终身年金：一是给他们母亲艾丽斯^①的，年金一万二千法郎；另一笔给那位勇敢女性，她冒着生命危险在政变时救过我一命，后来又救下装有我手稿的行李箱。^②

不久，我将合上我在人世的肉眼，但心灵之眼永远明亮，并且将比以前睁得更大，不要在任何教堂为我祈祷。请为芸芸众生的灵魂祷告。

维克多·雨果^③

一八八三年，他交给奥古斯特·瓦克里一份简单的追加遗嘱，同样的意思用雨果式的文笔表达得更干脆：“我留给穷人五万法郎。我拒绝任何教堂

^⑤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近代著名作家，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奖金。

^⑥ 阿纳托尔·法朗士：《文学生涯》第1卷。——原注

^① Deus, Dies，拉丁文，意为“上帝，光明”。

^② 甘必大在一八八年生于雨果而去世。于勒·格雷维则根据一八八五年七月一日登记在册的文书，拒绝作遗嘱执行人。以后由保尔·默里斯、奥古斯特·瓦克里及欧内斯特·勒费弗尔（瓦克里之侄）忠诚地完成了文字方面遗嘱执行人的任务。——原注

^① 在遗嘱的前一份文本（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中，孩子们的母亲有好几处称作“夏尔·雨果夫人”。仅仅代之以名字（艾丽斯）的作法，是否表明，雨果对把自己儿子再嫁的遗孀称作“西蒙夫人，又称洛克鲁瓦夫人”感到讨厌？——原注

^② 此条款后来失败，因朱丽叶·德鲁埃已于一八八三年去世，——原注

^③ 国立图书馆藏品。——原注

为我祈祷。我请求为芸芸大众的灵魂祷告。我信仰上帝。维克多·雨果。”^④
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八八四年一月九日，他在手记中写道：

你已老朽，
忧郁、沉默、耳聋，
双目合上，眼中
不再有蓝天。

去世前几天，他在金狮饭店与文学家协会的委员们一起用了晚餐。他沉默不语，大家以为他在打盹。可是他把别人的交谈听得一清二楚，还以令人吃惊的口才谢答了人们对他的祝酒辞。他不时睁开一只可怕的黑眼睛。他对孙子说：“爱……要寻觅爱……尽情地去爱，给人快慰，自己从中得到乐趣。”^①即使是这最后片刻，他身上好色的农牧神也要找仙女寻欢作乐。“到最后一刻，他强烈的性欲仍未满足……自一八八五年元旦起他的手记中，还有八次记录，最后一次是一八八五年四月五日……”^②但他明白，寻欢与荣誉并不能使他在这个年龄还能逃脱死神。

正当此时，声名已如雷贯耳，
无形的力量，将我拒之门外。
藏身于地洞，也徒劳无益。上帝来到。
无力插上一根门闩。
无法逃脱这可恶的家伙。
唉！我的主，天灾人祸将至。
只需骏马乱跳，只需尿道更窄，
只需肚里腰间有结石捣乱，
只需冬天忘记紧闭门窗，

就会神甫进门，而非姑娘。其实，致他死命的导火线是五月十八日的肺充血。他感觉到最后时光的到来，用西班牙语对保尔·默里斯说：“就是这个时候了！”动人心肺的是，在这弥留之际，他迸出这么一句完美的诗：“白昼与黑夜，不期而遇，在此战斗。”这句诗概括了他一生，也涵盖所有人的一生。

五月二十一日，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古伯尔致信洛克鲁瓦夫人，说他“已为这位大名鼎鼎的病人多次作过祈祷”，并说，倘若维克多·雨果希望见到一位教士，那么他“将快慰地负起这一责任，送去帮助与抚慰；这在受苦难的人们眼中，无疑是雪中送炭。”^①“爱德华·洛克鲁瓦复了信，婉言谢绝。接到回信，红衣主教说“雨果希望去上帝那儿，又不愿上帝进他家门。”^②

^④ 维克多·雨果：《言行录》第3卷：《流亡后》。——原注

^① 乔治·雨果：《我的祖父》。——原注

^② 亨利·吉伊曼：《雨果谈雨果》。——原注

^③ 维屯多·雨果：《精神四风集》，第1卷，41。——原注

^① 保尔·贝雷：《维克多·雨果与永生》。此文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之《两世界杂志》。——原注

^② 阿尔塞纳·乌塞：《忏悔录》第5卷。——原注

事实上，雨果已命在旦夕，人们未能征求他本人意见。五月二十二日，与乔治、让娜诀别后，他与世长辞。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见到黑色的光。”这令人想到他最美的诗句之一：“这恐怖的黑太阳令黑夜光芒回射。”他临终前，嘶哑地喘气，令人仿佛听到“海水压过卵石时的沙沙作响。”^③“老朽的伟人弥留之际，巴黎上空风雨大作、雷鸣隆隆、冰雹呼啸而来。”^④

上议院和众议院获悉雨果逝世，立即休会，全国沉痛哀悼。且作出决定：为雨果而恢复先贤祠在立宪议会中所规定的用途，将在先贤祠上重新镌刻“伟人们，祖国感激你们”；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先停放在凯旋门下受人瞻仰，而后葬于先贤祠。

整座庞大城市于五月三十一日守灵的情景，“应当看到才好啊！”巴莱斯写道。“应当看到人们在漆黑的夜幕中抬起灵柩……绿莹莹的路灯下，帝国的廊柱黯然神伤，灯光直射在骑兵护胸甲上，他们手持火炬、挡住骚动的人群。黑压压的人群，一阵又一阵拍打着，从协和广场直涌而来，冲击着马群，直涌到退灵台西百米处。他们为自己造就的伟人而激动狂热、欣喜若狂……”^①

两支自发的仪仗队由十二位法国青年组成。成千上万的诗句被吟诵在凯旋门四周的大街小巷、吟诵于家家户户。“尤其是语言、语言、语言啊！”因为，巴莱斯又说，“法语语言大师”才是他的称号，也是他魅力的所在。确实，他的称号之一是法语语言大师；此外，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称号：指导芸芸众生人类情感的大师。因为，人皆有之的情感，无人能比他歌颂得更好：祖国嘉奖牺牲者的崇敬心情、年轻父亲的喜悦心情、儿童诱人的天真无邪、宽容的高尚情操，等等。所以，整个民族以同一个音响慰藉长眠中的这位逝者。

罗曼·罗兰说，这一夜是庆祝狂欢的一夜。“协和广场和法兰西的每座城市，沉浸在悲哀中……但在星形广场、在凯旋门四周，在他安息的从拿破仑手中夺来的光荣场地的四周——不曾见到哀号痛哭与跪拜不起的场景……好一幅约尔丹斯^②笔下的《乡村狂欢节》……”这仿佛古罗马广场或苏布雷贫民区^③的人群，在围观一具皇帝的尸骨。天亮时分，“透过欢乐的气氛，透过盛大仪式中个个身穿制服的侍从和军人，透过堆堆鲜花、花圈，透过一列列士兵”，人们看到空旷的地方出现“一辆没有任何披挂、漆的穷人用灵车，只有两只小小的白玫瑰花圈。已丢弃尘世的人啊！最后一次使用反衬手法……”

^①与此同时，雨果将军的侄女玛丽·雨果（教名玛丽—耶稣之约瑟夫修女），在蒂勒^②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昏暗的拱廊下，正在一群女伴中跪着，为这颗灵魂的永恒安息而祈祷。

维克多·雨果被盛大的送葬队伍从星形广场护送到先贤祠。灵柩后跟着两百万法国人。《悲惨世界》、《秋叶集》、《静观集》、《九三年》等书

^③ 雷蒙·埃斯科利耶：《维克多·雨果，这位陌生人》。——原注

^④ 罗曼·罗兰：《老俄耳甫斯》。此文发表于《欧罗巴》杂志上（1952年2—3月专号）。——原注

^① 莫里斯·巴莱斯：《背井离乡者》。——原注

^② 约尔丹斯（1593—1678），佛兰德画家。

^③ 苏布雷，罗马古城的贫穷居民区，为芝人、盗贼、角斗士等三教九流居住。

^① 罗曼·罗兰：《老俄耳甫斯》。此文发表于《欧罗巴》杂志上（1952年2—3月专号）。——原注

^② 蒂勒，法国中部城市。

名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两房、在柱杆顶的后形牌上随处可见。蒙着黑纱的路灯大白天也亮着，晦暗的火焰轻轻摇曳。一整个国家把奉献给君王及将帅的荣耀献给一位诗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这哀痛但光荣的时日，法兰西人民也许更愿意向他重复五十年前他对拿破仑之灵说过的话：

好！盛大的葬礼为你举行！
或许，我们自己将战斗胜利。
你尊贵的灵柩，将用胜利为慰藉。
欧洲、非洲、亚洲，一起参加！
新生的诗歌，带给你脚下，
新诗，为新的自由而唱！

盛典如此隆重，令人想起“规模宏大的东方葬礼”。部长们和人群已散去。“老作家、青年作家，从先贤祠回来，像拿破仑的元帅们在枫丹白露宫行过告别礼^①后一般，大嚷一声：‘好啦！’……马拉美未说此话，使他遗憾的是，雨果在先贤祠，跻身于常出入于议会和学会的圆屋顶下的政治家和学者之列，他却在地面下的小教堂深处安息。在卢森堡宫的话，他则会生活在‘绿荫丛中或宽敞的空间’了。”^②

人们会厌倦一切，即使是赞美之辞。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雨果的荣誉经历了一次次考验。其他一些诗人，如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显得更为完美，他们的力求创新使他们更经久不衰。然而没有雨果，不可能造就他们。他们自己这样公开表述过。波德莱尔说：“大家只要比较一下，法国诗歌在他出现以前，在他出现以前，面目如何焕然一新；大家只需设想，如果不是他的到来，法国诗歌会是怎样一副惨相……我们就会由衷地把他看成举世无双的，上帝派来的人，他在文学精神上拯救了诸位……”^③瓦莱里说：“他是力量的化身……只需研究一下围绕在他四周的那些诗人，何以为了能站住脚要独辟蹊径，就是以发现他的价值所在。”

几十年的岁月可以淹没土丘和山岗，却无法淹没高岭。十九世纪的作品已有多少沉沦于遗忘的海洋；然而雨果群岛以其姿态纵横、耸立于云海。最具纪念意义的法兰西历史性建筑的命名总与他的某一诗句缘不可分。从巴黎圣母院塔楼的“是他名字中的H”到残老军人院圆屋顶下被他吹动的旗帜依然作响，从凯旋门到旺多姆铜柱，都以维克多·雨果的颂歌向我们展示整个巴黎的容颜，石块可以砌成诗篇，历史上的每个圣地也许就是这样这首诗的一个诗节。

雨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先贤祠举行，仪式上充满子女对父亲感激的敬意。一个国家和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此水乳交融不可多得。半个多世纪来，作为我们斗争的见证人，传递我们叹息的回声、颂颂我们的辉煌业绩，他为我们这传统、荣耀的大家庭报喜、传忧，敲丧钟。“今天，他的诗句、他的呼唤、他的激情、他的笑颜，仍在图书馆的寂静、墓穴的石板下作

^③ 维克多·雨果：《致铜柱》（《暮歌集》第2首）。——原注

^① 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在此签署退位诏书后，与自己的将军们一一告别，然后去厄尔巴岛流亡。

^② 亨利·蒙多尔：《马拉美传》。——原注

^③ 夏尔·彼德莱尔：《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艺术》），19）。——原注

用着……”^①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硕大的教堂挤满默哀的人群。三色旗从高大的穹顶一面面倾泄而下，犹如簇簇火焰，有了生命。向巴黎一个很古旧的街区半掩着的一扇扇大门中涌出滚滚人流，像在往日的凯旋门四周，声势浩大，阵阵拍打圣热纳维埃天山前的广场。^②

“唉！萋萋青草伴随死者！”我们在官方庆典之后几天欢欣地凭吊了两位该在此次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的坟墓。德鲁埃夫在葬在圣芝代她女儿克莱尔的墓旁。如今城郊住宅已矗立于这片荒野四周。朱丽叶则会要求将雨果的这几句诗刻在她的墓碑上：

当我成为死灰，冰凉，
当我面对阳光，却紧闭双眸，
你说，对我的思念，依然如故：
世界，得到他的思想。
我，要他的爱情！

然而，乔治·雨果或让娜·雨果；朱丽叶的侄子路易·科克，都忘了去了却她的这一遗愿。她的墓很长时间内，既无姓名，也无生卒年月，只有光秃秃的石碑。在她身后，才为她的朋友，路易·伊卡尔夫妇^③帮她了此夙愿。现在的：“朱丽叶·德鲁埃之友联谊会”负责保养这个两重墓地。蔓草丛生的荒冢唯有这块白色的大理石板熠熠发亮。

在维勒基埃，小小的公墓延伸到一座古教堂旁，布满碎石，一道围墙掩映于木草丛生中。公墓里葬满塞纳河上的水手和领港人。入口处是雨果和瓦克里家族的十九座坟墓。每座上面皆生出玫瑰。一九一四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④和安德烈·比利^⑤来到莱奥波特蒂娜的墓前，摘下一朵白玫瑰，给埃列米尔·布日^⑥带去。墓碑上刻着：

夏尔·瓦克里 (×·×××)
(二十六岁) (××××)
与××××××·×××
莱奥波特蒂娜·瓦克里
(本姓雨果) (××××)
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五日结婚
××××××××××××
九月十四日亡故

^① 莱昂-保尔·法尔格语。——原注又：法尔格（1876—1947），法国近代诗人。

^② 圣热纳维埃夫（422—502），巴黎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埃夫山即是先贤祠的所在地。

^③ 路易·伊卡尔，法国画家、雕刻家。伊卡尔夫妇珍藏了朱丽叶·德鲁埃一生写给雨果的一万八千封情书。伊卡尔夫妇的朋友、当年雨果纪念馆馆长保尔·苏雄，据此编订了本书多次引用的《给维克多·雨果的一千零一封情书》。

^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近代诗人。

^⑤ 安德烈·比利（1882—1971），法国作家、评论家。

^⑥ 埃列米尔·布日（1852—1925），法国作家。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 Domine.^①

一八四七年的一天，雨果来过这里，搁下“一捧欧石南红花，一束翠绿的冬青。”阿黛尔，维克多·雨果之妻，葬在这里。另一位阿黛尔·雨果，一个性情怪癖、与人无害的可怜姑娘（1830—1915）安息在她左边。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墓的右侧为她的丈夫留着一块空地，人们当时也无从得知，雨果是否喜欢靠着他的两个儿子和将军父亲，安息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里。他被“感激他的祖国”迎进先贤祠，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这个诺曼底的村子，奥古斯特·瓦克里选定自己要葬在自己的父母及他一生纯情爱恋过的女性身旁。他为自己写下墓志铭：

我希望，我的墓，像她的墓，
如此死去，我无所牵挂。
又见她与我房间相邻，
我的老习惯，一如既往。

他的意思是他母亲就安息在溺死的孩子们身边。然而，能够否认这几句诗不隐含着他对女友的剖白吗？这个问题在我们心中考虑过。立于凄清的高岗，我们凝望铅灰色的塞纳河上一条条大船逆流而上。乌云漫布天空，飘渺的雾气弥散开来，笼罩着我们。顷刻间，狂风骤雨倾泄而下。电闪雷鸣交作而行。道道洪流冲击坟墓，条条长绳将我们捆缚于原地，不得动弹。站在雨果身边，我们的心灵被引导直至奇妙境界。我们别无选择地感到，曾经一呼百应的神明，如今叩响天国的城墙，是想以此来证明：尽管他的躯体不是躺在这块家族的墓地上，但他的精神则驾风驭雨，庄严神圣地充斥于这块墓地之上。

^①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 Domine. 拉丁文，意为“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喊”。

